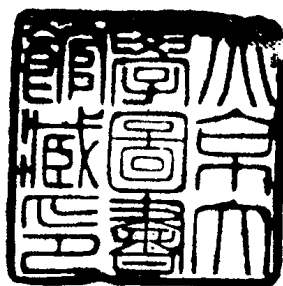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〇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〇二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栖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文集十五卷
〔清〕高珩撰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四十四年刻合印本……一

誠正齋文集八卷
〔清〕上官鉝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四二一

栖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文集十五卷

〔清〕高珩撰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四十四年刻合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栖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提要

先曾王父司寇公服官如千年宦情實淡讀阿
殿燕臺遊賦等篇志可知也家政如千年又未
嘗一日果哉斯世亦即於文章見之顧晦迹沉
名方禁後人不得請恤謚於
朝又於文乎何有故強半散逸不自收拾然後
人於遺澤所留則曷敢失墜詩存僅數千首蒙
宮贊趙秋谷先生選定棠泉宋先生又拾其餘
珍前後刊刻成編文存數百篇猶寶諸衍笥欲
求名公先生遴選竝梓以永其傳乃年甫逾艾
早衰且病恐志不能遂敬附數言於藏稿之末
以授二子時
乾隆乙酉九月九日曾孫紃緒謹識

嗚呼此先大人未竟之志也今曷幸逢我
藩臺吳江陸大人搜羅遺文蒙賜選輯恭依
明教先以正集付梓小子榮樂蒙蒙何知
先高王父日監在茲其有曠世知己之感也
夫　五世孫貽榮貽樂沐手謹識

淄川高念東先生始以雄才博學受知於
世祖皇帝由史官歷擢至少冢宰小槼下遷入
聖祖皇帝朝槼進至少司寇一退再起卒引年以歸臥
里第者前後二十年薨年八十有六遺令不具遺
疏不請祭葬及謚於
朝不求碑誌傳記於世之名輩蓋澹於榮祿名位其
本懷也少爲諸生與益都孫文定公馮文毅公及
先叔祖清止公齊名厚善咸推其詩筆超拔敏贍
非時流所及新城王司寇漁洋公與先生爲中外

雖晚進詩名絕盛稱先生詩超詣妙悟不可以耳
目町畦限之每欲爲之論定先生笑而謝焉親知
間有學識者晚以爲言先生不應於是子姪輩無
敢復請討先生平生詩不下萬首皆晦於家終不
使斯世一睹光氣也已先生薨後垂四十年有賢
孫三人不忍其終晦也合力排纂搜藏發覆乃知
先生都無容心隨手棄置而已於殘帙敗簏中零
星綴拾得詩僅數千首而重複訛闕者什三四請
余訂正之余時已衰倦譬若獨持斧斤深入名山

大壑所見者罔非干雲徹霄之木將安施其力乎
黽俛勞思久乃有緒刪其複者闕者定其訛誤者
凡存若干首區爲若干卷縱觀而長嘆者久之蓋
詩之道極敝於有明尤壞於科第館閣一落其中
盲聾畢世積習堅牢卒不可拔而南北風氣則大
異焉南中勦襲假請僞久成性其立門戶笑北人
爲空疎北人固無辭也有粗知問學者苟得而輒
滿不足忌其或卓然能自成就則必遭排擠俾斥
廢終身而後已先生獨能破除積習擯其聲華從
容而至卿貳其遺篇發露於四十年後將與岱北

名山同其不朽非若文定文毅兩相國家書籍蕩
散或付諸薪炭或辱於市儈卽漁洋尚書歿僅二
十年亦彷彿無餘而先清止公集已雕之板遂無
一片存者先生棲心空寂澹於祿位超然忘名矣
而二者顧相隨不去一由於遇時一由於有後殆
天實假之以吐科第館閣之氣而刷鄉邦閥閱之
恥豈偶然者歟余自弱冠登先生栖雲閣既而隨
先生於

朝又侍先生於家誠不自意先生詩集乃成於余手然方今之時經識先生面者海內無幾人況欲知其出處大槩究其詩格之所造與其久晦之由非余其誰屬哉余故詳述而謹書之庶有傳於後辛亥夏六月晦日鮐山後學趙執信序

栖雲閣詩總目

鮐山後學趙執信選定

第一卷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第二卷
七言古詩四十三首
第三卷
七言古詩三十二首
第四卷
雜言詩十九首
第五卷
五言絕句詩四十五首
第六卷
六言絕句詩十二首
第七卷
五言律詩六十四首
第八卷
五言律詩六十六首

第九卷
七言絶句詩八十一首
第十卷
七言絶句詩九十七首
第十一卷
七言絶句詩一百三首
第十二卷
七言絶句詩九十七首
第十三卷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第十四卷
七言律詩七十首
第十五卷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後學同邑畢海珖崑朗

博山趙　愻去畬
姪孫　肇晊徑千同校字
元孫　貽棨
貽檠　重校

栖雲閣詩卷第一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五言古詩四十九首

都中二首

呵殿走長衢塵土汙君顏旁觀或嘖嘖誰知如檻猿何時出城去極目青滿田野廬多好景雞犬皆蕭然行行重行行碧山當我前擲流幽澗灌抱雲古洞眠奇花饒芬馥野鹿時往還鬱鬱百尺松瀧瀧千派泉松與烟嵐迷泉兼氷雪寒葩鋪淪石芝

書帙粘苔錢霞軿雖未來塵疴忽已痊所以陶貞白金鶴偕一官

長安多貴人火龍蹴欲死宛宛轉甑釜中遥羨林居子林居樂何如稍讓神仙耳竹樹十丈高週匝數十里萬鳥鳴其巔千泉鳴其底高人靜者流歌笑遞相倚各有一匡牀各據一棐几或卧看雲飛或坐濯流水楸枰剝啄聲琴筑參差起焚香或瞑目靜息觀無始微颸來不窮已諦晩霞紫凉月出東山青霄去人咫可以避暑無軒車未能爾

欲出遊

燕臺苦風沙溪山亦懷新豈曰無勝地所少蓋閑人人囿有時閑役役乃其神誰能勇且智振衆出城闉我聞高梁橋萬柳照水濱昂首冀土中乃識天地春傾觴對輿卒所與皆子倫山水開昏蒙性情猶其身

欲假一廛於響閘畔

車馬盡日馳逐逐無時休其中不相謀各有喜與憂僕本澹蕩人投箸輒出遊雖逐屠沽塵而心無

所求嘗若艤岸舫停橈閱衆流意將買一廛雜于負販儔庶數往來騎後枕清溪頭垂楊間高槐一榻衆影收處囂心乃寂用以勉吾修

正陽門

朝進正陽門暮過正陽橋雜沓萬人趨車騎何囂囂馬下多負販馬上多金貂呵殿九衢喧飛揚意氣驕那知百年內公卿向此銷豈無陶貞白掛冠躡雲霄怡然懷昔賢未覺仙路遥誓將脫塵氛赤城有霞標羽車浮上清鸞鶴紛相招

贈王敬哉

携酒云贈君自傾瓶已頽譬如閉門飲何關主人事佳餚與清歌了了閑人意此則郇公厨良與蓬蒿異一揖謝不敏所對明妝醉京洛多飲醇蓼蟲獨依桂醴甘非不知性情有所寄仲祖我輩人臭味能無類

警悟

羲和未整轡驚門征馬嘶揚鞭至康莊冠蓋馳多時問君何爲爾營營各有詞馳驅夜未休來日復

如茲月月復年年吳霜乍滿鬢撤瑟行方休徒爲達者嗤車聲馬足塵萬刼盡于斯

送友人歸

故人翩然來朝夕成良晤笑語毎分榻過從或徒步所恨駒隙中忽言某日去是時意不驚把臂猶如故冉冉至其期門前僕馬具攬轡一揮手飄然如烟霧次第一一歸皆云歲將暮而我滯京華豈爲名所悞霜下旗亭柳雲隔津門樹昔來當有時夢去豈無路牽衣更相詢今夜宿何處

安知

安知道旁塚不有昔年吾遺山真達人念念與化徂一身隨萬變豈止如斯乎大均喜怒泯驅我如驅奴蟲肝與鼠臂游麟復蔓胥鐵石或我骨土壤或我膚泉澤或我血蓬蒿或我鬢安知我食我已爲菽與蔬安知我用我已爲缶與壺譬如舟無帆海飈狎天吳譬如車有輻轣轆閲三途誰能卓然立不爲造物愚一念未起處豈與太空殊長嘯歸去來海山豈荒蕪

東歸

臨岐慨以慷泱晨乃惻惻引領馬南首靡靡方越陌揮鞭顧日影亭午當食息險道附車徒欲憇安可得

途中咏

懐歸思美酒到口亦平平健羨皆妄馳學道貴無營息心聊晏眠風窓策策鳴

冬宿平原張氏齋頭緑竹獨茂

襆被宿精廬天風鳴珮環推枕開北窓愛此碧琅

歼我來自薊丘黃竹萎且痠嚴威無華滋清臞如
枯禪幸托君子庭森森青鳳翰天姿豈有殊所殊
燠與寒賢達無令名托處良獨難所以千載人易
地乃達觀悠悠大谷中萬變固無端區區偶榮枯
乘化何足言

長安歸途

不待渡白河良鄉已足喜千里好歸途宛在吾足
底名郡指河間荒城不足紀衛水一橋橫幸入高
陽里三日過黃岡灤水清瀰瀰單椒空翠來鞭拂

華山趾龍山邐向東長白當面起客子良苦辛數
月重見爾

閒右

支牀臨清流鼓枕對遥山卧看疎林中勞者趨息
肩遠望或相羨始悟我正閒亦日隔簷檻南來風
颯然

夜中有感

十年習劍術劍門虹不起胸臆五嶽填冠髮忽上
指寧可進神仙快意聊爾爾天下無不平髑髏化
為水

窰頭遊

吾弟村居久今年添草堂昨日招我遊河水聲琅
琅亦足踏清波逸與江湖長雲破日侵人昏昏睡
欲倒吾弟頗解事云盡陟前岡南北夾雙溪其中
草樹荒其窄僅容坐其高風來翔久之攜手歸當
庭支板牀于時忻然卧意適神亦揚西望怒雲垂
傍日金碧燦久依槐鬱森仰視雲頡頏諸弟咸愛
留我歸為俗妨入城便燠悶乃識野宿良逍夜月

甚明湛溢爐金黃此時念諸弟坐卧將興狂晨起
怳有悟臧穀同一牟晚涼既不存好月亦已亡世
間得意事萬變固難量逆計神欲飛入手事亦常
過去如蛆蜕搏影將流光熟思聊忻然萬化皆茫
茫

窰頭河上

出郭意忻然雪清晴日矣猶恨北風來峭寒時作
止策蹇不入村就泉行靡靡咫尺忽欹望望之如
止水久坐對沙紋方見流芳芷淙淙漸有聲似為

遊人起貸鉦疏小潭遊戲同童子所憾百步餘到
橋沃焦北莞然還自笑我識爲祟耳若不窮源流
兀然坐於此焉知源自東不隔千山趾焉知其流
去赴海不千里若令元駒步定詫張騫使再見飛
仙遊大千一彈指崑崙到滄溟如此而已矣修短
何足校且用滌吾菌

爾爾

天地誰所爲未能探其始其來不可窮其去安可
止所以耳目前日日鬪人死相逼何咄咄未免或

爾爾哀哉智勇豪安坐行即此

過五弟不値

昨日夕陽好薄言可出遊及到君齋前應門但平
頭連夜月如霜野望意方快今晨叩君門云昨宿
郭外苟在名教中爲樂無不可所憾見事遲往往
已先我息駕三里溝主人偕他出清風忞酬眠無
主意更適縱筆了應酬策蹇緣溪去若過佳石潭
浴可同鷗鷺歸來月在橋諸弟或當返解鞍話晚
涼此興復不淺我憶三夕前娟娟綠與竹安得吾

歌人唱和遊仙曲小閣卧空明如在瑶臺表荷香
來不窮風露忽清曉紅妝箇箇鮮斜對盤龍鏡青
山曉黛濃早已來相映

漫興

脊梁而病噎不如泌水飢貧賤得自適遠勝公卿
危啄雀常廻顧粒粟禍所基鴻鵠爾何能冥冥天
外飛仙凡途自殊造物寧有私

聽鳥鳴

好鳥愛佳樹日來鳴其巔宛轉聲不窮妍若笙歌

然正宜南窗下幽人展轉眠俗客祝無來逸興方
翩翩與爾期久要暫去仍當還不妨多呼偶永以
相周旋

偶成

我愛王右丞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此語良有
味浩然見君心胷中無一累事事是真如萬物歡
來會移境惟此心哀樂將誰對不見漢家王鬪樂
反垂淚

古意

昂首蓬萊宮眺望西山曉烟起失峯巒螺髻青綠繞中有幽人行褰袂拾瑶草下望鳳城深笑指塵浩淼

醉吟行

粟米如故人來自滄海曲慗入君子堂黽勉伴粱肉樽中復何有潞酒湛醽醁微醉發高吟燕坐梅花屋偶念南山匯叢桂發新綠雨雪迷空山幽人方獨宿

贈謝起東

家有十年酒隣有萬頃荷何不携嬋娟扁舟日笑歌問訊元真子所得孰爲多不則歷名山蝸廬棲雲阿黄鵠鳴罡風絳節來相過聳身凌倒景挹斗傾天波下視蟻子羣擾擾方稱戈其名曰項劉云是爭山河䩄然開笑口如此滄桑何

送遠遊

牀下一尺地畏與蜀道同故人駕星軺快然萬里蹤驅車懸崖巔呼吸閶闔通鼓枻大江流夷猶玻璃宮諸君身所閱皆我意所從井蛙拘泥淖黄鵠翔天風委心命不猶一榻遊鴻濛

遊西堤

秋色汝何來乃與閑人遇起舞意飛揚不知身在處高唱紫微詩走馬城西路遠望通高墊雉堞止數步叢碧亘里餘峩峩郊壇露黄屋北崆峨晻靄雜烟霧下視積水明横塘如疋素中有拄杖人石梁方半渡安得蕩爲湖扁舟狎鷗鷺童僕追我來携壺治草具地僻莽問難喜牘馬繫樹豪飮恕聖賢山色冉冉暮虛翠漸西濃塔立烏横度忽念八

行書故人或左顧周眺俛首歸故人則已去意亦不可常景亦何可任夢作韋杜遊庭戶歸如故

閑居

心在青冥間身如土木偶隨日可尋花無月亦飮酒醉卽水湲眠狂夠山巔走借問葛天時斯人或多有

自慰

行過太行山磽确平如砥舟過灧澦堆江河池沼耳諸事不關心向來巳九死所以拂意事受之常

歡喜

萬年溝

鬱鬱萬年溝左顧高岺蟠山溪自西來琤琮橫其前老樹大十圍枝榦交樛纏赤日從不至俯仰天蒼然居人夜布枕行者朝息肩我來暫徘徊僕夫輒解鞍安得攜樽坐高枕聽鳴蟬十里綠陰稠直至山城邊

紀遊

處暑夜來雨曉起庭如沐駕言出東門天氣頗清

淑野有饁女笑林無鳩婦哭小園棗纍纍半赤已可撲北駕臨藍泉渟泞不潤菽賈莊樓如斗青藥再三讀元起亦仁人其說在推轂如何捨命跗乃欲乘頗牧不止喪其元而且覆公餗一編留博濟或可資冥福西至三里溝門前茵苕馥門內棫棘艮數株團簇簇我曾羊棗同頻年搜林麓坐得踰望涯豈非天所篤殷勤囑圃人勿使兒童觸秋紅攜友來開樽嘗新熟振衣登笠雲雲山豁遠目湖漲小錦秋微風縐紗縠閣南花如星閣北荷如屋

遊魚疑落紅拍手揚鬐倏秋藕老多滓秋桃卅勝肉葡萄黑乃酢艮者水晶綠主人有奇懷五丁藏心曲許田似可假當戶裁方幅入眼愛嶔崎爲園厭平陸將以畚鍤靈突然出岳瀆穴洞作崆峒引流躍飛瀑鬱鬱環長林娟娟茂修竹草屋與茅亭綠岸遙相屬名園匠心成其妙尤在速何異樂化天宮殿手反覆世眼驚神通不爲天地束禹水稷教稼皆是偶然欲愼勿商俗人笑謗肘爲縮一願沃土外峻嶒山骨禿二願秋禾豐鹿囷悉多蓄三

願石鄧財助子成金谷我爲了東隣卽當同版築驅馬就廟阜隱牛撫壽木三杯暮色催渡河濕馬腹無乃南山雨潮漲來何促漏下僅入城高枕對燈宿明日北村行更叩君平卜

山遊

壘池巨靈手劈此萬仞壁老松踞其巔垂蓋如相揖白雲將求友來往時翕集欲跨青田君萬丈凌秋碧

石嵓下

夕陽萬里明颯颯天風鳴欲超石壁閒坐對拾得
語

贈趙韞退

塵中靜固難稍靜已若寂所賴接宇人素心可晨
夕過從時無數微光月在壁候門童子熟聞聲暗
巳悉主人催短檠倒屣未覺憤一問新聞見笑謔
雜太息

中元月坐

雨歇新月上翠海玉蟾過翩翩素女裳風露影婆

娑乘此千里光宜泛萬頃波舟楫若浮空魚龍答
浩歌

夜半

小立四更天何事清如許正當明月中幾點花梢
雨庭空戶牖開四顧無人語漏促鷄又鳴此聲消
今古

對菊

寒香似幽人自是溪山偶展卷意悠然秋色落吾
手乾坤共東籬畢竟爲誰有靖節與靈均不識果

某某昔賢今也亡對花且飲酒

河上

火雲猶未斂返照在東壁野靜游氛薄涼風淡將
夕曳杖大河湄波聲晩益急驅犢童子還父老門
前立村墟息車徒問價商晩食清泉十步近操綆
身自汲偃仰古槐陰有鵲方喈喈傳聞貨價騰沽
酒莫深惜

北寺

鄰寺借綠陰高臥誰予侮敧枕常近北風來涼欲

雨簾鈴玉珮鳴宛轉隨風舞枝搖天不定隙中鳥
可數久之頗覺炎起看巳日午安得佳士來楸枰
聊共賭勝敗同一笑豈作攢眉苦

東岡

翹首入淸商溽暑漸轉轂久乾連朝雨時時驚霖
霂蝸舍閉柴扃欲出躡草服新晴東郭外雲山聊
送目豔妍似新妝美人初出沐雲縈天愈高大火
驚西墜嘒嘒晩蟬鳴夕陽掛高木孤枕倣秋亭起
看亭前竹十日惰未來遶砌驚新綠共東桐丈餘

驚秋將瑟縮其北柳参天緑錦張高屋菡萏復無
餘孤花媚幽獨雨多堰反頹流斷涸溝瀆深爲魚
婢愁轉恐鳩婦哭西成萬物終大化遷何速吾生
亦有極安能空碌碌

遊南旺莊憶舊事

負笈垂髫初別墅倚山樓拋書有餘暇挾侶清溪
頭烟火近相隣愛此南村遊平田百步盡深澗道
阻修土窟懸半天稚子疑猿猴登陟息盤陀行歌
如有求村樹已迎人入門庭舍幽空堦生緑陰斗

酒不須謀盤餐草草成九鬨薄五侯重來三十年
逝水安可留老樹緑猶前榮落了無愁清風如笑
客枝間聲颼飀

僻怪自笑

章亥非不華猿狙視如仇鼓鐘非不樂爰居以爲
愁乃知性情殊喧寂難相謀掐浮富貴中肯效巢
與由嗟彼沉淵人明主何深求

秋夜

四更不成寐起望月如玦亭亭懸東方西壁光明
滅微風泠然來砭體寒霜雪清適惆悵幷幽意難
指說身化淨琉璃寒輝疑可吸浩思潮海溟萬里
方澄徹有芟神骨清乘龍翔玉闕反恐天雞鳴塵
事紛爪瓞

看花

好花看不盡不看更超然色香何所與耳目便相
牽只如已謝後或作未開前莫被穠華悞賞心總
可憐所以觀空士看花中有禪

河上

流水向人鬨向水人亦爾客心何淡淡清波正齒
齒人境兩蕭然太清遊無始勞勞車馬塵誰是滄
浪子

贈友人

卿相恐難求神仙亦易得千年樂未央祝君好顏
色上客盡才人清言各出手仍抱明霞心此會豈
易有凉月轉簾鉤草蟲語不休風前雙杵接鴈外
皷星流

河上浴

誰能塵土中甕領神仙福碧樹蔭方濃青溪流似穀上爲翡翠帷下爲玻璃坐毅然脫衣衫莞爾投脛足不愁便滅頂乍喜才及腹若藻紛可穿沙石或相觸大勝南面樂便擬東潭宿留若與倮蟲分甘向水族世人耽牀第形娛神乃辱試問妮妖紅何如濯淨綠落日波氣寒行歌返初服好月與亦僥與我同出浴

陽垂訪友人山居

孤村面平原老樹百餘株相去百步許叢木各相

如東西與南北連延亦分區柴籬垂野花三兩小茅廬種菜兼鋤瓜井泉流清渠短榻并棋局兼有得意書時或杖青藜過從一胡盧夕陽呼斗酒涼月來相娛酒家幸不遠甁竭仍沽諸人如沮溺倫世郎黃虞初

待月

待月卧匡牀星高庭如井展轉烏夜啼簷額忽烱烱不見明月輪但見明月影

栖雲閣詩卷第一終

栖雲閣詩卷第二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古詩四十三首

帝城泥

長安潦雨濛濛注九衢成河人不渡快風吹轉憶山雲朝喜新晴午有路明日潦乾泥亦空併向行人足底去始信王城个个忙紅塵入夜無停步自笑我亦隨忙人終身了不知其故

殘紙中得去歲李家莊園丁報花開單

垂柳陰中花幾樹盡是飛觴行樂處栽花不是看花人花村西北長安路歲歲春風歲歲花主人匏繫在天涯園丁莫報花開未花正開時人憶家

太常樂

長安百職趨路遼說向閒人皆不宜惟有館卿云最樂官身惟閒私家著其次屈指則太常碧樹清風秋滿廨數日文書一兩紙不過牲牷榛栗耳巡簷閒步據牀眠葉聲摵摵催鳴蟬病叟荷鋤行菜圃青蟲化蝶迎風舞萬物自得移我情何止芳草嘗憶生此署終身無不可誰云曼倩戲公卿會識會推揮汗雨寄謝諸君良勞苦

仕宦趁筵行

古人看花每欲遲遲開還得遲遲看我謂趁筵正欲早早集還得早早散世人且莫笑先登百尺竿頭在豈能不妨談笑取公卿

和同年孫介黄仕不可爲行

仕不可爲隱無所郡邑憂危輦下苦高飛莫道是冥鴻彌天何處逃網罟漁舟往歲送君行今日我

來君笑迎問我長林之樂何所至又向金門來避世我亦大笑復握手君勿多言飲我酒蔭葉誰防卿在旁登臯且任柳生肘片帆大海共沉淪漂泊風中豈我身非歲垂亡竟不果偶得生全復自可荆棘蒼蒼閉目行閑卿高眠起復坐有何不足乃犂眉逝水流光到眼非會稽王郎才邁俗我宗子靜清如玉非關于靜悠凶王郎死不意驊騮遭止此又見蹀躞驄馬來黄金突兀高如臺脩鵲東予空淙日雙鬢婀娜何爲哉我輩所得無乃多暇日

相尋且放歌身健囊空何足愁與君屈指計交遊

老樹行贈艾學士長人

僕本疎慵塵外人生平所好山與水騎來瘦馬走京華魯國男子疲欲死但見長林駐馬蹄清凉不減山水喜君家老樹何年種濃綠侵天猶未已到來巾拂自蕭然神寒骨冷氷壺裏湘簟楸枰借主人院静時時聞落子青州從事肯偕來日日訪君從此始

北邙行

閶闔王城人似堵吹箎鳴鐘伐大鼓流風廻雪吳姬妍絳紵更作天魔舞道旁嘖嘖羨行樂貴人宜與仙人伍那知得失一翻手五内如焚足愁苦城外松楸多古墳千古公卿一抔土慨然一嘆轉成笑樂如電光愁萬縷人居朝市心茫茫請聽香山歌北邙

送吳美成侍御歸

芙蓉城主神仙客乘風歸去留不得欻然披髮馭麒麟歲星汗漫誰能識青蓮内覩爆神光大千換作黄金色尺書莫斬薊門鴻潮斷潯陽報消息

送張石帆

大勞小勞青芙蓉倒懸海影玻璃同故人爲我築茅舍至今猶抗塵中容長安逢君君大笑几案五城仍未到上書行掛神武冠與君攜手棲雲嶠

訪友人

六月殷涓驚介馬勞勞誰是安堵者刁斗黄昏荊棘行訪君快飲東山下涵來出岫雲無心驪馬緇塵染素襟何時拂袖長安道攜手千峯萬壑深

午衢聞賣氷者唱云一錢任飲也

緇塵亍亍愁亭午籃輿負擔同愁苦鳴蟬嘒嘒柳陰陰一息停車抵萬金長安六月無好處只喜寒氷汲水注長鯨縱飲只一錢不羨封侯移酒泉

寄受之弟醉後墮馬

聞君大醉鞭怒馬纔旋蟻封墮馬下知章騎馬似乘船那得船中安枕眠伯倫荷鍤常隨步應解糟丘隣塚墓再來醉卽臥壚頭繫騮牢繫壚頭樹

看象行

吾兄天眞全於酒日日解酲傾五斗蹔足將過巢燧前低頭亦是阮嵇偶愼因世事小觸眉常向風光開笑口未知何事便離鄉不告家人不問友千里長歌薊門行輕舟忽渡趙北口入都惟問象房橋百錢看龍疾回首帝闕天墀了不知吾事畢矣何遲久春明門外萬人趨紫綬金章牛馬走千人未見一人閑風塵此客曾聞否瓢笠高流說亦驚尚平五岳夫何有歸來僕怨妻孥訝但喜巨羅仍入手

五弟九日書來

君走尺書述快遊坐我去年萬仞之峯頭錦石丹楓雜翡翠長天鵰鶚橫淸秋秭杵千村互隱見羣峯東走如飛虬從者四客皆浮白君胡飄蕩茱萸愁西北浮雲翹足望有人兇繫金臺上笳聲吹落夕陽寒黃花與爾同惆悵

城南行寄五弟

聞君讀書城南村老樹倒天綠掩門去我下帷廿餘載敗筆醉墨留遺痕頂耳萬竹穿屋角夜來過雨生龍孫村西桃花開滿院紅裝千畝如雲屯斜日曳杖或徒步淸風颯颯吹前軒河流捲雪西南去藉沙展簟棋與罇醉聽鳴泉如絲竹繁蟬破睡侵黃昏零亂月影隨歸客遠村燈火棲鳥喧淸齋下榻剪短燭孤城遠隔秋山雲幽人夢淡百無慮何知朝市多紅塵金臺題詩空矯首羽翰安得乘風翻山水之間結茅屋與子漁釣終其身

送友人歸里

太嶽之後隆隆起我家合是高陽里才子唐宋指

難屈酒人燕趙肩相比阿兄崛起位文昌爽氣逸情艮自喜麴部尚書銜可兼平原勝地圖難擬穜德行高東海閭遺榮不艮南宮履青門祖帳何足道翩翩一笑黃鵠比莫向官家乞鏡湖出門海淀波瀰瀰于將誓掛貞白冠剥啄登堂爵先洗攜手一葉千頃波我歌浮白君還歌

買畫

報國寺開百貨集塵起千人騎馬入屈指浹旬一度來無錢但對長松立作眩大秦珠錯落一一檢

顆非所急若能訣遍纂中人可以揮灑爲收拾我
文乘與將無同日斜下直明光宮支頤巡簷看古
書撥棄名蹟如蒿蓬與我意合畫郎我山水乃與
神明通故紙能令阮籍笑欻然馭氣遊其中耳食
關展爲古役其見無乃如兒童君但賞心勿復道
若過清流應大笑

長安道

長安大道香塵起七貴五侯驂欲舞馬嚙金銜青
幰飛車輕油壁紅妝語北風獵獵塞垣來氷結天

津菜菜苕偃卧蛟龍呼不起柴車歷落聲如雷渾
河蒼茫方東注萬里玻璃天水路醉來赤脚踏罡
風吹簫閑訪三山去

燕京雪中行

嵗云暮矣無雨雪金臺日没紅韎鞨一夜北風偃
玉龍走凌千尺堅如鐵負擔徒步乍躊躇錦帳爭
紅凍玉虬不見黃頭轉雀舫忽聞紫電走爭車短
轡蹀躞長衢八羽衣鶴氅分前後傳呼狹路大官
來僕僕畚折㲉馬首并軑不獨遊冶郎亦有娥娥
翡翠妝事異採蓮湘浦岸人如解珮洛川旁蕙風
蘭雪清凉意紅塵拂袖非人世飈輪摇曳坐雲陰
羽車漭漾行天際憶昨經過蘆溝橋層氷南望海
天交便思單衣飛渤海琉璃萬里乘神鰲蕭然天
地無儔侶阿誰銀闕同遊遨

遊京師西山

世間快事誰能伍閑日尋山攜勝侶歷歷青峯掌
上來翩翩黃鵠雲中舉石經西去是桑乾東下洪
光又玉泉到處琴樽嬲老衲賜來湯沐領羣山浮

手把袂同追逐信步遨遊隨地宿僕射三公未若
閑神仙五日君何福樊籠自笑耐京塵遲鈍多生
禽尚身芒鞋竹杖行歸去共訪閬風蓬海人

分夢

參寥夜夢非坡翁曉來一笑迎匆匆聘夢何如分
夢好拙庵學士將無同學士文章道山最天下楷
模風不墜千載康成留後身一時矜式推前輩斑
衣十載海之涯鰲禁重來髮有華心懸青帝峯前
月眼冷元都觀裏花遂初每續與公賦世祿未盡

聊復任化爲胥也南華遊偶乘莞爾東田顧高臺
突兀意方舒浩浩平流席緑蕪罷釣還呼大戸酒
課農復駕短轅車華胥譜盡俄成覺稍帶餘歡旋
作惡纔欣解綬返茅堂又賦招弓別雲壑起來小
襞烏絲闌字字吟成樂志篇閒適欲添高士譜嫵
媚如借麻姑搔背謂先生計亦左便夢沙堤何不
可野人湯沐忍瓜分假璧許田仍付我先生大笑
君侯愚分席希逸幸有餘閑足華山誰敢侮秣君
馬矣駕君與江月山風吾與子楚漢鴻溝不到此

夢中人結夢中盟如卿此意復佳耳麋鹿啾啾愁
在樊野鶴何事乘高軒侯骨公才君細數豈有吾
輩耽榮膴文人回首亦神仙侍晨玉闕相爾汝此
日山林貔虎多籍籍假鬼牙方磨灞陵醉尉尊如
帝橫溺儒冠奈爾何行調玉燭三辰叙神武門前
客緩步安期玉舄待多時與君同跨明霞去

初春

自古春光年少事屈指十朝六七至寶馬爭趨蹴
鞠場柳絲已樹鶯花幟青帝多情逐斗旋絳幡有
約皆鱗次彩杖徐麾萬卉蘇挈春樓敞更歌呼洴
十年前一回首當窓下筆蛟龍吼神驂遍人荷品
題渥洼汗血吾何有雙丸轉轂太匆忙宦海浮沉
鬢已霜漫道簪纓堪附鳳那知臧穀盡亡羊務役
舊夢如俯仰白髮青陽忽消長未論鐵馬久驚心
且喜銀螺猶入掌潯陽江上霰雪乾樊圃峯頭搖
珮響春來春去奈春何十二萬年一曲歌

春風

退飛六鷁躋沙渚鶯黃嫩柳婆娑舞桃花杏花海

棠花努力妖紅嬌欲吐妝點穠華與冶遊只愁宿
麥皆乾土但得黃雲慶有年百花不開亦無苦酒
香再拜社公筵願以春風換春雨

古寺行贈龍脣大弟

蓬頭跣足者誰子三伏長坐禿松底古寺無垣塔
半傾松陰著袂凉如水門外紅塵障嵑嶈門以松
風穿醉耳兩三野衲坐復眠但取諧謔非析理拂
曙來遊薄暮歸塵緑膠葛一時洗問君閑遊何所
爲君言日者許我死歲在龍蛇不可逃符到奉行

而已矣假以數年固自佳倏然而往亦可喜歲暮我自長安歸薤露歌聲竟未起相見抵掌舊時同仍來飲酒高齋裏

題同年馮易齋冶園圖

三尺鵞溪玉版光盤礴能事極毫芒驅策輞川入筆底欻然林壑開虛堂崇禎之初里無事走馬南尋仰天寺古洞乳垂幢蓋形老苔名剥金元字迤運遂爲冶水遊十里未至溪聲幽流泉縱横行路接名園錯落環滄洲千畝渭川清玉簇杈枒老樹

凌清秋碧潭萬丈綆難續父老云有神龍遊年來摩詰高卧久難忘道北金絲柳蔓遶南塘第五橋華清閣圮重新否道元賞會千載餘尚書遊記同不朽摩娑生綃病眼明模糊雲樹觸懷生如嘯阮屐何許覓便將曳杖此中行繡嶺興衰已旦暮平泉花石還如故小咏登臨憶侍郎琴樽密藹叢篁處漢家休沐王恩殊不羨知章賜鏡湖彩雲影散秋孃老寂寞東山絲竹圖

玩竹

頗訝黃葉幾時墜暮去朝來已滿地青青嫩葉自何來鬱森忽有參天勢衰老人生事亦然頓覺眼前多少年

閒行

我愛荒田古墓好墓外白楊臨古道石門千載永無春今古紅顏此中老

贈唐濟武太史

主人逸興忽爲山一拳五嶽鶩巑岏縹緲危峯不可上笙鶴彷彿遊其巔逸興未已重栽竹五日未

來已百束長夏蕭條緑玉寒廣樹琵琶青鳳簇梢有月更森森蘋末無風已謖謖譬如高士立重巖宛若佳人在空谷肩輿徑造莫相嗔豈豆大嚼何堪辱金莖瀉來應百觴玉釵敲能或一曲兩舟我昔下南荒洞庭之浦衡山陽琅玕倚天天亦綠檀欒覆水水能蒼七載南雲空月送澧草沅花香欲動何可一日無此君瀟湘滿眼連雲夢小圃新開東郭東銀塘瀲灎散芙蓉乞取新栽環浦溆十年滿地攢虬龍市門野色忽蕭爽六逸策杖常相

訪一生張萬苦侉人此中天地屬吾黨

寒食

百歲年光插柳中佳節清明四海同一百五日寒食節二十四番花信風賜火宣傳五侯第禁烟冷落連昌宮棠梨樹底紙錢白杏花村邊酒旆紅歲序自新人自老東風西日無終窮

清明

幾過花朝重細數此日良辰一百五人世皆誇寒食節天工莫作清明雨秋千處處聚釵環歌舞村

村聞社鼓火空介子竈邊烟酒遍劉伶墳上土紙錢已作蛺蝶飛柳絮還爲鸜鴒舞歸來痛飲洗杯觴明日東郊更遨侶

咏史

海水爲杯酒瀾瀾帝方沉醉猰貐喜手竊金箭招天狼阿房宮中按劍起粉黛含啼西入秦吁嗟六國多美人憔悴西江苦不售咸陽市上如雲屯英雄今昔無定主得意爲龍失爲鼠君不見堂堂萬乘會稽行道旁男子擬代女

泥馬渡江圖爲同年梁玉立題

道君之季火德微靖康內禪事已非鐵騎突飲汴流口六甲神兵戰不歸太微彗掃衙璽走孟婆方便何曾有青城爭笠啼洗瀾濁水北渡登伺首錢王入葵索山川質于天教毳帳還肅王不返康王任磁州物色相州去蹀躞神驄夜半嘶茫茫天塹驚飛渡躍梁蟠結翼潛龍四蹄曳練生陰風神怪元虛何必問滹沱氷合將無同良工盤礴心獨苦吮毫如對陽侯語一尺生綃屋欲崩天吳紫鳳爭

飛舞蒼髯司馬昔少年游藝久參書畫禪過眼雲烟爭著意箭中弓玉更欣然秋碧堂前落妙墨與君俯仰興亡蹟年年社屋閉朝陽自古豈有不亡國其間往往說中興司隸南陽多氣色延秋門西玉壘長統于山頭凍雀息永嘉建炎亦自好配天宗祀仍踰百乃知凡事讓昔人此後偏安那可得杜鵑血灑碣石裂駿裹骨朽金臺坼落葉寒潮帶夕陽還君此圖淚沾臆

初秋庭中積雨縱目

葡萄今年枝葉短龍蛇上架青偃蹇紅玉青霞相
映明海榴纍纍垂鵠卵芭蕉昨暮青初卷森森綠
影橫窗展平明缸向走金鱗碧甃一夜秋濤滿

癡男子 哀青田也

青田昔有癡男子抱膝自比隆中龍海上憤結揮
七首歸來侘傺存微躬宿業難消心不死縱酒談
笑西湖中白眼指點雲五色真人鵲起吾將從丈
夫出則帝師耳明良千載而一逢蕭曹小兒未足
爲把筆躡渭一何雄是時坐客皆辟易慨然長劍
撐崆峒其後所言果不爽志則酬矣命乃窮明良
之效昭如此儔侶更有金華翁

夜雨

山中聽泉如聽雨斷崖幽澗相爾汝澎湃銀河瀉
九天枕面疑有鮫珠吐城中聽雨如聽泉竹屋淙
淙飛瀑懸大似曲溪哀玉走蕭蕭襆被空堂寒雨
聲不斷泉聲怒砌然清夢湘沅去曉來明日欲成
霜丹我山中楓萬樹

夜聞葉聲

秋樹未霜已半禿空階落葉風相逐蕭蕭一夜隔
窗鳴幽人似傍山泉宿

漫興

世人盡道爲官好望門也是仙人島那識周秦士
不同燕函越鎛元皎皎人生只合任江南錦綺方
與花竹山啞手風中生珠玉轉鞭地上走金錢中
州饑盼何矜貴廬兒著頭多意氣館下雍容猗頓
多更番直日供甘毳教坊法部讓山西三五盧姬
社鼓齊十丈纏頭渾不問朱門供奉尚愁遲生世
不諧齊與魯狼籍朝士賤如土租吏皆同石壕村
山溪不過朱提賈猰貐磨牙日飽人飛章接踵叩
重閽李斯太息倉中鼠甘苦紛紛那可論

庵子溝玩水

前崖北去庵子溝巉嵒百仞臨清流我來拂蘚支
頤久頓如浩淼滄溟遊沉沉黝綠深無底正好琴
高藏赤鯉軟玉刀輕千疊飛爍銀火熾百光起長
風倒東壁神山西去崩騰東捲還誰凌牛斗藉機
石欲取珊瑚拂釣竿鱗鱗起伏天不定只疑鰲足

金輪動張目恍惚世欲空寘心性或身如夢性空
與水與還同霆擊雷轟豈有聲海印上人慶巳盡
月光童子觀應成

遊暢然園

二十年前曾到此寒花千本東籬紫秋孃分身笑
滿堂玉蛆鈕面猶浮滓幾年入夢今重遊忘却某
地與某年桃瓣千層錦簇簇丁香一樹玉雕鏤就
中尤喜山茶好焰焰珊瑚海上島吳天回首虎丘
東玉雪江梅瀰壓倒拾級仝登叢桂山下看竹樹

滿朱闌連延近圃牆南路萬緑迷濛到遠天梓橦
齾齾薄雲外影入飛觴青似黛拍浮一吸盡芙蓉
回頭笑顧青山在

佳節愁催租

石泉槐花爾能新四壁不改相如貧縣吏不來宿
稅竟賀客開宴誰敢嗔嘈嘈絲竹遍遍鼓爲若楚
歌爲若舞出門忽見天地寬杏花柳絮參差吐里
胥重過驚人寬今年楚倘嵗于黍十分三月程期
促望斷青龍蘭若門

無題

美人貽我鹿角膠丹田淼淼如春潮使我健翮凌
重霄衛霜不怯紫宸朝綏山一桃巳足豪青黏青
精徒爾勞糟坒速致百斛醪

青州懷古

寄奴南來氣如虎隻手席捲青齊土大峴關空戰
鼓鳴降王檻車送吳楚西擒姚羌埽咸陽水仙南
竄如奔牟草澤英雄乃爾爾功成何不身早死始
也桓文竟莽操蛇足五年作天子

晴雪

雪晴宜向山頭望玉峯萬仞白雲上瓊枝琪樹高
插天斷續高低千百狀萬井炊烟青不度毫芒指
點漁樵路人在冰壺熒玉京翩然跨鶴三清去

栖雲閣詩卷第二終

栖雲閣詩卷第三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右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古詩三十二首

看海棠

往年與客東郊行海棠灼灼藏杞荊醉眼摩娑三太息佳人空谷難爲情幾株移我松窗右三載猶憐紅樹瘦慚愧今年作數花破瓜碧玉春風透舊叢聞道已平蕪樵柯牧火河陽屠豈是物情難兩大大鈞有意換榮枯衣冠南渡矜江左一任咸陽

三月火但得春風到處宜陳廢田與無不可

約王子下看花

鶴背笙歌何地去梓橦山東三日佳梨花清酒是誰家垂柳秋千凡幾處歸來冉冉過清明水滿銀塘插古亭未聞茵苕香催發不見漣漪風疊成倦卧南窗蝶未栩敲門父老爭言苦今日民愁官亦愁非胥檄下顏如土我若與君兩無涯拙宦眞慙不作家司農新法誰能免且向隣園看杏花

同馮孔博遊寺

君家門前柴車路向西晚靄入烟樹巷陌風清雞犬幽蕭散偏宜野客步簷蔔依依遶竹林長流北枕玉河深抛書攜酒斜陽裏秋色蒼茫世外心

暑日途中

青門瓜種故侯良綠玉爲膚紅雪瓤帝城日積如堵牆行人不顧去揚揚豈知驛路險且長火龍得意熾而昌暍人寸步行復僵溶溶清泉隔遠岡田家深屋支繩牀前路迢遞任未遑乞水一勺敵瓊陽井乾水濁鹵不凉肩輿靡靡敞兩窗上清梅桂

非良方何况輿卒汗如漿火咽烟鼻兩頤張夸父棄杖意驚惶安得青林出道旁綠沉纍纍飛盈筐勸君繋馬暫解裝大餐坐卧恣徜徉飽及騶從潤枯腸遲遲高枕待斜陽起望前途燈火光酒家留客風滿堂

廣平城下湖

武安城下水空廊十里波明綠浸郭五月芙蕖香滿天居人蕩槳客解鞍郡吏拔葵公儀子蓮實秋老沉波底漳耶滏耶遶城陰我欲重挑百尺深世

間綏急時時有他日蒐來但搖手

成安樹

成安萬樹何年種百里走馬陰不動且快遊人眠復歌何論他日爐與棟長吏不勤那有此樊侯樹漆文公梓百年之計亦爾爾

邯鄲道

邯鄲城北神京路願作盧生不願寤偶驚鐘鼓睡眸開飽食黃粱追夢去祠前再拜爲涕洟不愁醒時愁夢時

使君怒

巡鹺使者來何許平于太守色如土敲扑卒吏血滿堂豸冠峩峩劇虓虎卒吏附耳守再拜前路揭竿例鬪戒使者一笑顏迴春回朝薦爾好官人

曲周藍

曲周城下水北注百里濁漳公莫渡老圃夾岸荷鋤歌桔槹啞啞斜陽暮不種名花只種藍十金一畝綠毵毵千樹濃陰籠岸口老圃擲鋤還飲酒

廷尉癡

爵國男子被欲死呵殿鬪鬪來不止閽者謝客客怒嗔客喜主人多苦辛羅雀門庭良不惡廷尉翻嫌無剝啄我自樂此不爲疲乃知廷尉真癡兒

平定州山𡸣

桃源不必武陵溪水遠山深饒異境太行中斷井陘開青天陡落芙蓉影文爲歷井乍穿雲千尋碧磴披峯頂數間茅屋挂銀河松桂香中讀內景

襄陽行

襄陽城中罷高宴飛書吳會期酣戰赤壁懸兵未

鬪時阿瞞肯信周郎健投鞭驕語斷洪波千里合圍兵百萬平陽料陣馬踏泥泥水血流甲帶箭破釜一戰兩成功從此奠丙江之東乃知立國須人耳遺恨譙周劍閣空

題海水桃源圖

武陵千載桃花水是隱是仙未易擬衣冠俎豆乍堪驚雞黍酒漿亦可喜年來牛斗遍戈鋋浩浩三湘百戰天青燐血撲神仙栩丹竈難當熊虎船子驥路迷問津漁曲瞿童跡晦閒風鬢眼開尺幅神爲

爽晉耶魏耶還惝怳似同靖節賦歌行止憑稹陸
悠清賞飛步已循綠水灣閑情更度白雲上刺促
塵埃那足留翩翩白鶴伴青虬綠緗騣捲呼高枕
度索山頭汗漫遊

秋送

西風吹送豆花雨蝴蝶影藏石燕舞馬背征人白
紵單郵亭深閉誰留汝芭蕉葉大一尺寬颯颯風
掃生暮寒禰褫高低鳳尾烟幽窗迷目綠参天蘭
舟夢泛湘沅渺紅裳憔悴芙蓉老一夜雨聲天又

明濕雲如幞人清悄

晨起

膠膠喔喔隣雞鳴鳴譙門曉角聲遙窗朦朦曙
色啓褰帷又喜今朝晴昨日何福仍未死辜負天
公徒爲爾今朝不識欲何爲百封千生只若此學
仙無若解偷閑三尺蒲團即海山跏趺穩坐如鶴
背十二樓高任往還

舟中玩月

開窗船影穿秋碧天水光粘海氣白何人鶴袂拂
璃雲歷歷星榆低可摘下看五嶽青芙蓉濯髮銀
河寒沁魄老桂花香八萬年玉斧吳剛修不得飛
瓊玉管雙成舞紫雲回寫遊仙譜遺恨人間作尹
邢芙蓉城小聊爲主

清江浦

官河舟遲岸上速雨後閑雲飛相逐行倦歸船坐
啓窗棟宇蟬連堪送目北望岱宗五日耳女兒已
覺清如玉淡妝結束稱時宜倚門解唱鷓鴣曲門
外南來北來檣籬下一叢兩叢菊南國秋濕霜信

遲扶踈嫩柳垂垂綠估客鱗集十里墅叩扉新酒
誰家熟蒸濕久愁艙底眠襆被今宵登岸宿

弔韓信二首

無食垂釣君良苦執戟典廄復去楚大將壁中已
怖人眞王鐙下遂殺汝赫赫因人難有終爲德不
卒將無同何因呼取南昌長一校咸陽隆準公
古來苦樂元相倚莫恨君恩薄如紙五鼎食還五
鼎烹丈夫直以封侯死族彭滅英血九原孺子辟
穀亦堪憐茹芝老叟商山笑何事殷勤抱虎眠

登吳山

武林樓閣空千啟樓下家家旋馬廳蝸舍蜂房蟻子穴伏首低眠難為情卜居宜在吳山足後戶才登緣山麓轉逕盈盈盡短牆引眠處處多修竹盤廻猶未到山巔已見長江天鏡懸沙鳥幾羣飛浦外蒲帆千幅落尊前極目忻然開笑口臨觴愁進杯中酒青州從事汝來難拂衣越水吾何有

回首歎

少年縱控如飛虎馬上能為折腰舞一點流星滅沒間翩翩雙袖凌風舉回首當時三十年此君雖在已堪憐凍蠅暖日行如醉鳩杖龍鍾扶不前

放言

未能免俗聊復爾胸中五嶽隆隆起擊劍長歌髮指冠毫端恨血胭脂紫道人讀罷笑絕纓欲奏赤章禳故鬼無以氷炭置人腸且借松風吹醉耳

北人愚

昔我蹩躠上公車下鍵株守一束書吳越孝廉殊不爾高會姸歌心自喜猖狂似是忘南宮榜發聯連皆鵲起又鬧一葉過江天牛醫馬走各怡然千錢之傭暮進酒姑婦歡呼傾一斗人生得失各有道得算豈在多煩惱剉藁為糧飽亦難南人何慧北何愚

朝岱

歲云暮矣當豐年香火逐羣禮泰山半夜鳴金催社侶踏星靡靡霜花斑千聲一佛潮音吼甲馬咸云神掖走闉中巖屬戒腥葷梵宇琳宮徧稽首上山竭蹶下山輕三百青蚨沽一斗歸遺兒女買銅鉦千里泰松猶在手泰山滿腹誇鄉人鞭聲霹靂天門神

明湖行 憶癸未夏寓濟南趙孝廉書舍

大明湖頭久作客葦葉蒲花風瑟瑟遠山嘘霧入空檻盡日讀書消不得漫將清霽倚湖山清霽湖山對正難不有紅妝臨卷畫縱依翠巘意闌珊我欲當軒三里許跨溪樓閣鄰洲渚曲榭風開翡翠簾曉妝擁髻迎人語顧步鴛鴦七十雙解環鳴珮將翱翔紫綺臨波還自笑青鸞帳底入迷香幽入

墅是桐陰鋍一葉鳴榹疾于馬飛飛白鷺掠吟瓢
送人直到朱闌下龍香罷調又箏徯舞入陽阿樂
未休縱不相憐許相對遲遲延竚正嬌羞有時漢
女臨溪訪清瀨采芝還蕩槳芙蕖城外水仙家昝
堂六博留清賞不然隔岸生遥態閑睇紫釵消欲
墜菖蒲門畔畫襲遮碧銀塘下雙鳧睡斜日遊人
也自、宜哀絲聲落彩雲遲回睥低扇偷成笑擲果
君前知不知濟南白昔稱名勝投鞭一度風流爭
秋孃老去泰孃衰十里平湖空似鏡文鴛盡日立

茨菰不見歌船到裏湖乃知佳麗關時運弱翠飛
瓊今日無書記閑遊無一可果然好夢輸江左神
仙桃葉渡頭船一曲秦淮留待我

青蘿洞行

僕本野人宜嵒壑百種疏慵安落拓揣分端尋樵
牧宜宿緣偶被冠裳縛翩然掉首賦歸田十日疾
看海上山蜃市依稀感海若天吳紫鳳嬉吾前重
陽之後尋吳越帆壓錢塘江上雪王謝風流千載
人殘山斷水還嗚咽禽尚高風不可招擔簦五嶽

亦勞勞香山皇甫寧無厭宁下綏桃正自豪歸來
又踏東池道一線青溪斷續好芋葅蔬畦葱蒨成
平疇荒野崯岈少芒鞋布韈杖藜遊步屧東風倦
郎休烟村去郭餘三里綠浦環嵒占一坐村西郭
界垂楊道卯君布置非草草橋上茅亭鳳蠟明潭
中畫舫菱歌繞主人遺世去學仙白雲坐臥南山
巔潭洞亭傾歌板歇重來芳草悵芊芊風光流轉
忽已屢此日村東堪左顧小闢龍渠百步長縣開
猿岫三峯聚風流張緒自何年雨葉烟條剩可憐

已布清陰藏浴鷺尚遲啼蝶待鳴蟬藉草高眠時
脫帽任人拍手從吾好酒客顛狂不足驚朝衣塗
炭何煩校閑人有例供閑遊拍浮兒背笑不休承
乏同封酒泉郡凌風自訖龍驤舟伐石可成千金
堰秋水洋洋浮竹箭驅來北地錦秋湖幻出脩州
溧陽縣一尺奔湍一寸山會心不遠自開顏喈
神遊嵩華上浩然置我湘沅間主人飯後徒步到
野客閑人皆可召奇書重疊每雙襲楸枰輸贏或
一笑有與開樽倦郎眠陰陰小澗鬱羅天不須楚

簟涼如水但愛奐歙調欲仙夕陽山翠飛相向更陟南嶺舒遠望處處柴門帶綠蘿陰陰喬木穿青嶂呼馬更衣客欲還娟娟月出虛危邊銀漢沾衣塵土盡空堂小榻盍留連明年更種桃千樹武陵彷彿那鄂步回憶於陵萬片霞尚謌歌舞誰家去若家西郭好林泉石帆南接畫橋烟百株楊柳長溪外十畝芙蓉小圃前般流浩浩方北注鵁鶄鸂鶒如家鶩一葉重添載酒行長歌便可滄溟去西溪風物勝東田小小經營卽大觀穀洛爭流那敢

爺楚秦分伯竟誰賢平泉蕪沒名花死千秋興廢元如此夢幻豪華何足言人生適意爲佳耳

惆悵

天下夢綠都是妄風流一往餘惆悵世間幽恨幾人間紅淚珊瑚照鏡臺多情自古偏多恨蒼茫最是天難問莫道觀空可息心未能化石焉辭困何人能免有情癡飛絮乘風未作泥不見隋堤三月葬杜鵑血灑綠楊枝

宿山家

山深短景忽忽入徑轉茅村歷落出夜寂風鳴鳥不聞十年偶宿山中室明日途長欲早行荒村寂寂無鼓聲三五但看明月墮闌干北斗天河橫玉人丁寧起莫早霜重天寒曉欲飽饔飧新酌玉粱浮粥熟羹香紅日曉

寄懷友人

昨日訪君君出城小駟逍遙信轡行童僕皆云無定所處處清流茂樹迎我因闇揣閑行處短杖隨綠皆小住香溢東池花可觀風來北牖簟堪布日

涉何妨百度新夕陽郭外淨無塵尚堪攜酒無多地能解看花有幾人

酒器

至正巧匠朱碧山屈指康熙三百年冶鑄精鏐爲鑿落封灰未燼留人間一笑張騫鑿空手葡萄天馬西極走崑崙諸國未沾風浩淼孤槎將犯斗君平之卜何荒唐黃姑碧漢兩茫茫何如屈作槽垦長滄溟一吸蛟龍狂繁父之弓肅慎矢茂陵玉盌苦花紫千古弓裘傳舍移泗濱九鼎仍爾爾子京

年來亦可憐若盧猶賞舊青氈遷客囊中一蕉葉
乞兒杖底九府錢河朔縱飲君無怪需次京華啓
事在市上荆高酒客稀林中稽阮吾徒代俯仰蒼
茫可奈何予能楚舞吾當歌三商未放螺鸚鵡百
罰寧辭金叵羅博簺通侯豎子耳安能蟠髮銀河
水吾將改作太乙仙人蓮葉舟與君拍浮香海裏

後長恨歌

後庭玉樹傷心曲六代茫茫烟草綠永嘉南渡不
成龍五侯七貴已紛遝當時阮馬氣熏天得意金

吾亦盛年鳳翼龍鱗誇侍衛金貂玉珮儼神仙小
兒程李何足齒賈鄧元勳一屈指天子無愁將相
驕只言千載常爾爾趙李經過珠箔開連錢細馬
下朝來呼盧客賭青娥伎滅燭人分紫燕釵鸚鵡
嬌語鸜鵒舞藏春別院嫖姚府花奴羯鼓壯秋歌
天魔小隊霓裳譜重興詔獄殺清流中起晉陽朱
衎愁乍傳鐵騎飛天塹又見降幡出石頭降幡一
片江頭豎匹馬啼妝江北去羅綺春寒青塚霜胭
脂淚灑白門樹麻姑書信幾時傳滄海桑田劇可

憐楼櫓共驚銅馬火勾陳新闢玉京天鴛鴦七十
深深宿誤向綺筵誇碧玉遥接金陵曲未終爭知
鐵騎來相續建業荒亡怨狡童丘墟亦復坐諸公
祁徐流落臨春廢璧月瓊枝回首空昏昏叔寶已
黃土次第天誅及社鼠自古奢淫是死媒槊臣懷
璧誰容汝紅顏無主任飄搖又向何門鬭細腰輕
薄花方辭舊砌翩躚燕亦換新巢豪華百歲元難
保步障錦綵春悄悄東市誰憐石季倫珍珠十斛
驚波渺就中別有斷腸人慷慨相期贈紫雲細揀

花枝鑄琬琰鴛鴦待鈇嗅真真那知三日存亡變
宛轉蛾眉空掩面月榭綺窗鬼火青彩雲一散何
由見日成苔憶曼波明掛玉風流一座傾銀灣乍
涸瑤宮圮紅淚珊珊曉鏡裏叔夜不仙廣不俠千
秋恨事多如此座客幾聞已斷腸如君那不消魂
死幽懷禪觀竟難忘尚憶縷金菱裏香人生莫作
多情物才有情時恨更長

獵

天風颯颯催枯柳野外雪花大如斗短衣走獵南

山下合圍觭角南山阜細馬妖姬玉轡輕銀箏歌板還隨肘貂領能爲出塞妝下馬更衣上馬走山中雉兔飢且寒鷲啼已分鷹犬口厚地高天定汝憐雕弓持滿還停手攜鐏篝火最高峯不搏兔雉只飲酒

棲雲閣詩卷第三終

棲雲閣詩卷第四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雜言詩十九首

城門行

城之門閎閎高影陰陰風騷騷凉颸掠面如霜濤負擔車馬聲嘈嘈路地何人白眼驕笑爾朝入暮歸逐共曹承明之廬無乃勞蓼蟲蓼蟲自云豪

賈客樂

仕宦愁苦願爲商賈商賈偃仰樂有餘畫廊棐几臨廣除客到拈鬚聊爾汝客去六博還吹竽俠客名娼時送酒不問封章毀譽口商賈之樂無不至腰有金錢心無事

別

昔亦曾爲客迢迢千里行千里雖云遠日歸故有程所恨身王都送子歸鄉國子歸我天涯安得不惻惻送別雖同意不同人在文通別賦中渭城酒後千絲雨平則門西萬里風

涿鹿道上

田家喜客來呼兒旋埽地言貌何溫恭棗栗紛綸
置粗糲暾亦佳深愧殷勤意都門列肆一何惡客
子不來牽臂挺解鞍冷面與難應橫索金錢如欲
搏短杖疲馬走風塵一宿君應擇主人

憶東海

天雞猶鳴海天紅東窓曙色方曈曈醉眼乍開曉
夢破垂楊垂柳浮長空野客恍惚多異想置身不
在京塵中我開青門之外韋杜曲綠野爲堂嵓壑
重栽移花樹光映煜引流載舟水淙淙東去一千

五百有餘里大澤山起何穹窿十里松交浮碧雪
攫拏騰踏紛蛟龍之岑崑崙莽相接笙鶴往往摩
蒼穹我友昔年向我語大槩恨未靑鞋布韈藜杖
俄相從滄海茫茫幾萬里波涵日月天無窮羨門
安期諸人所來往五城十二樓閣蓬萊宮神風截
舫片帆不能到飈輪羽仙呼吸咨其峯欻然御氣
吾將往回首綠林聲靄遥相通

休歌

小休歌依深樹中休歌旅中任大休大歇須到家

盡捲征衫擲馬檛認各作家君莫悞三生石上東
西路

廉吏行

廉吏不可爲牟腸難爲趨君不見陸益都益都治
狀二東無手哺子遺如哺雛訟庭鳴琴鞭以蒲爾
盡力田早輸租戟門持牒胡爲乎梗楊之賄誰敢
汙瞬然氷心濯玉壺杞菊蕭蕭郇公廚三升乾飯
無酒沽誓戒蘭絲賴尾蘸春陽盎盎滿薄姑夫也
含沙毒短狐謂天蓋高安敢呼關西男子意自如

掉頭歸去天爲徒奔走父老泣且吁他年空寫攀
轅圖噫嘻乎廉吏廉吏罰何辜牟腸世路難爲趨
君不見陸益都

郭外

二載不窺長河堧秋半徒步躡西田放脚猶堪追
年少聯影布蓋何翩翩百武溪聲已聒耳亂流分
道爭相穿安得平波蕩漾十里淵噴喋白鷺臨漁
船南來支流別有派杖藜相與窮其源窄徑脊蔚
無道路長溪乍展逢深淵東有疏樹可以避風雨

西有菰蘆數頃綠酣碧怒或恐藏桃源山雲霧蹤
迷茫深東風吹過西南偏村前流水清如玉山腰
北瀉來潺潺今年亢旱百川涸石橋中圯砂磧乾
古寺村背地幽僻入門客樹高摩天風物清凉殿
宇靜夕陽萬葉增鮮妍意思恍惚雙眼炯俯仰階
石井人間滿年掛樹今幾代虬枝鐵紐相樛纏殿
後古蔥疏百畝曠朗乃與平疇連自顧渾疑行脚
至襆被欲掛僧寮單須臾雨止歸途直農夫歌笑
來出間入門解衣催煮茗晚風淅瀝猶蕭然積陰

蝕月寒蟾泣熒熒短燭搖簷端人生適意斯佳耳
麋鹿豈憶夔龍班吳越扁舟雖有阻溪山蠟屐豈
無緣芒鞋棕笠吾已辦明日鼓勇南山巔

嬾水園看竹

我年十四五肄業水竹村短竿釣魴鱮徙步探泉
源竹徵僅比箸羸瘦如王孫年來人說肥如瓠虬
龍入眼森森怒萬戶侯封或有時千尋長影遂無
度舒嘯酣眠事事宜子猷之癖豈云癡安知百歲
槃槃後不與淇園渭水齊座客勸我亦種竹此語

欲笑還欲哭誰能更待四十年看渠拱把圍寒玉

漫興

景升兒豚犬耳荊州拋擲輕于紙阿瞞一一好兒
郎奪取山陽帝洛陽仲謀嘖嘖羨阿瞞那識渠家
亦可憐長沙桓王長沙守父兄都死他人手兒好
兒劣何關人高陽苗裔今幾存

喜得長孫

世間快事寧有此七十年生五十子八千里外瘴
烟歸敢望殘年重見爾爾已喜孫更奇憂喜轉伏

人豈知虎穴覓緣能出穽龍鍾適意又含飴福禍
人生元有數明神有意垂呵護當知奇事盡天恩
夢中相對聊忻忻棲心仍有香光在萬事紛紛奚
足論

張幼量古劍篇

何年歐冶子鑄此切雲鋒神物恥隱淪煒煒豐城
中青蛇出土繡妖血剝犀蝕鐔鍔未缺長宵風雨
吼空牀百丈寒光一尺鐵鷿鵜細拭手摩挲白帝
方驕猰貐多風塵澒洞無人用長鋏空彈奈爾何

丁亥淄邑三烈行

收馬急收兵急鞦鞴夜半縋城入姑烈死婦烈死一門水雪寒青史妖雞甲夜喔唔鳴海潮淵湃賊登城吁嗟乎伏虎不刺卒吞噬長衢白骨何縱橫鷩詫蕙褻明珠碎烈火精鏐色無改笑呼白刃氣橫秋絜結無爲夫子羞沉沉深碧千尋冷漢水巴陵此義井凜冽應齊玉檻香蟬娟猶掛銀瓶影斷腸鵑鴂莽穠華風雨夜深聞鬼車一瞑千秋天雨泣驚呼投刃賊咨嗟是姑是婦婦有母噫嘻三烈

同不朽蘭菊終天陳楚詞義漿拜酹萬人悲佩若英兮冠翡翠靈之來兮光天地

梧宮秋

梧宮秋吳王愁姑蘇草生麋鹿遊水犀三千帶吳鉤酒城蓮涇浮蓮舟黃池爭長方遲留甬東爲君卜菟裘吳耶越耶一回頭江東錦衣亦蜉蝣西風又滿百花洲兩君千年共一坵茫茫啼笑從爽鳩

題丁野鶴夢遊赤城卷

五城十二樓連娟若烟鬟不識今宵夢將尋何處山罡風吹綠髮影落滄海間滄海兮渺渺華芝兮瑤草遊八表兮澹忘歸拂若木兮天雞曉

秋夕

西風半夜銀瓶秋魚鱗雲散星西流蟋蟀草根啼不止來我牀下能相求飛飛螢火映枝頭乍飛旋落如深愁羅幕凉生露未休小院疎砧清且幽小院幽輕風裊茵苕香芭蕉雨

擬古

車摇摇馬迢迢如斯逝者方滔滔雲喬喬風蕭蕭

神遊八極天寥寥

感悟

華山一覺眠失却數十帝武陵一叩扉失却數十世燒却廿一史天地從今始今日以上元無人只問木槿與蟻子

靣衣

摩掌亦有火摇掌亦有風乃知陰陽力不獨造化工君不見犀甲良工矜七屬駿馬陷陣無金鐵假靣雖凉人靣溫人靣人靣何須真

棲雲閣詩卷第四終

棲雲閣詩卷第五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五言絕句詩四十五首

清明寒

清明寒若此似不惜鶯花佳節春三月勞人天一涯

旅夜

月懶偏遲照窓虛已送明旅懷春更切不耐五更情

舊夢

故里天涯遠雙丸幾度新時從歸夢到猶是少年身

旅夕納凉

日夕人意閑歸鳥紛可數風過送微凉知是何方雨

登寓中木臺

空翠久相待脩然世外閑秋臺小築後今日見西山

殘歲二首

殘歲醒偏早蕭晨起易遲雲陰將欲雪又復畢多時

浮名真自苦殘歷不宜看風雪欺人甚天涯幾倍寒

湖湘雜咏十三首

未入衡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 詣通庚

兩岸倚脩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

幾日舟行倦今朝眼乍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

南嶽連雲盡東流際海長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

菰米鳧鷗聞蒲帆江渚秋不知湘漢水辛苦為誰流

初意黃州郭重追和仲遊那知客路緩纔得發衡州

彰汴襄陽路武昌衡嶽中滄桑君見否處處故王宮

廻鴈匆匆過重尋石鼓嵒萬家城郭底一一度江帆

廻鴈峯邊過秋初鴈未來渡江驕語鴈我自永南回

小泊愁江口鳴鉦意爽然微陰不作雨大好放舟天

西郭溪山好長松午蔭濃飛頭雲起處已識祝融峯

江澗眼光大舟空意思清漁歌風外好更借兩三聲

未得長沙任東歸趂素秋瀟湘千古意輸與釣魚舟

途次

烟村望尚遠倦鳥歸何處青山漸近人忽過青山去

武昌道中五首

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烟水五千
里

緑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淡相涵中有數聲
櫓

偶作念首詩投筆飛雲過此後莫豪吟毘盧頂上
坐

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
響

苧火夜經聲悲喜寒嵒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

事

寫懷

忙處身多健閑來念起頻晴窗高臥久却喜叩門
人

漫興

把酒還臨水抛書忽對山未知此日裏曾有幾人
閑

雨

淅瀝方愁任濃陰且莫開遊仙多少夢專待雨聲
來

即事

好鳥解評花對坐枝頭語似數夜來紅幾點隨風
雨

即目

矮屋水邊村斜陽山下路垂柳緑遮門中有幽人
住

山村

絶澗斷乃佳小橋過亦好澗邊倚樹看不踏橋西

道

題子下壁

庭花寂更妍主人不知處開却東西窗清風自來
去

坐東園柳陰下

柳陰定奇涼黄鳥來一个不負百囀心主人方閑
坐

西郭漫興

買瓜大道旁如傍煨茶火忽憶抱琴人清溪洗山

果

桐下

綠葉何翩翩長風偶到此歎呼童子集桐下拾桐子

六月菊

黃菊夏已花那能待重九但布給孤金莫勸淵明酒

芭蕉

濃綠欲迷天將有輕風動煩君帶雨聲助我蕭蕭夢

秋意

應苒林中閣以就山下泉閑心微酔候秋色遠遊天

秋二首

草尚離披綠花猶敘奠紅蝶來庭下少應是怨西風

遠浦初開鴈斜陽乍倚樓閑從芳草語又是一年秋

窓下

几坐覺微風篆烟飄縷縷何處乍心空點點芭蕉雨

秋望

芙蓉不耐秋八月蓮房黑夕陽一片山中有萬古色

秋夜

夜從人淡蕩秋與月精神長笛聽宜遠疎星望漸親

即景

雲低古洞寒雪壓梅花屋殘燈淡欲無悄對山僧宿

西郭外

酒盡莫重呼殘陽半已無遥天連積雪一望似平湖

栖雲閣詩卷第五終

栖雲閣詩卷第六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六言絶句詩十二首

初春遣興二首

鶯語初依弱樹鷗波漸漸方塘細問浮生百歲能消幾度斜陽

料峭東風乍轉漸看桃李花穠慙愧昏昏醉夢勞他天外晨鐘

春遊

走馬沿村覓酒敲門隨處尋花天氣清和時候柳陰淡蕩人家

閑坐

遠處高樓燭影靜中明月簫聲且緩三杯淡酒先賒一枕風清

題扇

猿嘯林風策策鹿眠溪水潺潺高巘幽人獨坐夕陽樵客將還

抄書

何云小偷郭象便欲仝贈齊至直恐兔園冊敝難因筆祜名留

題畫

斜日斷雲冉冉蘆花楓葉悠悠十里平沙無舍一行高岸維舟

偶成

介甫不近人情平叔尚工姿首安仁土壘皆妍張載胭脂亦醜

雲

何處飛來青嶂壓予茅屋嶙峋熟視莞然一笑連天潑墨雲新

訪友人二首

幾度攝衣到門闍云高枕自在恐君正友莊周未敢便爲樊噲

沈約得朋分病東方有客同飢何處與君對面應求如許多時

載績云殷家泉可以避暑

百畝森森緑樹千岩瀧瀧長流我欲從君避暑聽

泉直到深秋

棲雲閣詩卷第六終

棲雲閣詩卷第七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五言律詩六十四首

簡梁著邑

帝里終何事匆匆已暮春從容花鳥伴潦倒醉眠身我懼妨賢路君當恕放民嵇康非漫語慵病本來眞

送仇景萬歸里

啓事遲司馬輕裝出帝畿鶯花三月至笑語五陵

歸月射青萍劍風廻白紵衣到家誰共醉約略杏花稀

遊草橋

茅屋縈畦合閑花映水香看山如得藥出郭似還鄉醉眼方塘濶風林野蔓長始知南浦樂絕勝北窗涼

與篁庵年友話次偶成

樽酒唱青驪河梁返照低宦緣眞可見世論本難齊賣舍裝猶薄廻舟事又稽邪堪楚水上鴻鴈數

行迷

贈李闇修

宦遊疎酒政頗憶竹林遊昔日狂歌侶蕭蕭鬢欲秋鄉心霜後雁野興渚邊鷗新報秋田熟行將歸故丘

送沈靜瀾觀察越東

河梁今日意立馬更徘徊樽酒離亭晚軒車驛道開天風滄海樹秋色越王臺別後知相憶時看旅雁廻

留康表弟

命駕君無遽臨岐我欲愁離家難計日送客便如秋已作三年別何辭一夕留娟娟今夜月相待石橋頭

和易齋示兒二首

故國經時隔安危近若何檄嚴愁轉餉戍久困橫戈牖戶綢繆少乾坤跼蹐多髫年寄家世勉矣慎風波

客歲氷霜道歸鴻又早寒世方稀善地吾豈戀微宦海洄無家別辛勤行路難鄉書遲累月何計客心寬

寄五弟

今身多事日蕭散足娛親空橐無憂盜孤村尚有隣閒心拙自可廢業懶尤真莫作楓林夢金臺憶遠人

長安送客

不盡開籠意離懷亦黯然輕將輦道柳折向海門船鼓枻東風外懷人北斗邊名章何日上涿水有

閑田

立秋日汪園小集次韻三首

仇池何歲到羈紲夢悠悠落葉經年別涼雲醉客留巳知連夜雨併作故園秋洗馬臨江日茫茫始欲愁

風雨宜蘿帶青葱對小山猿歸披樾宿鶴唳帶雲還松菊雖開逕蓬蒿自掩關坐來飛瀑近拄杖聽潺湲

無何力能飲持此駐京華客夢風前絮塵情雨後

花笑談𦤋豨雲意氣增青霞歸路長林晚爭枝笑暮鴉

都門西閘

休沐閒身快河梁勝地偏猶嫌騎馬路未有釣魚船夕暐明空翠平波上遠烟樵蘇將過盡何處笛與還

早秋

西風客興好是夕月微凉千里天雄酒三秋楚畹香流螢穿竹牖斜漢掛書牀上客從安坐厭厭漏漸長

京邸秋日雜咏四首

聊飲王城酒柴桑事若何歲荒軍壘盆關遠稅條多秋色誰開眺浮生盍放歌依依明月下白露遍庭莎

苍南村落近秋色淡斜暉蓼苦林泉少遊嫌伴侶稀讀書窮野衲多病羨癡肥新寫林居錄巾車胡不歸

南柯閒夢眼歸路有柴車豈敢薄卿相聊求便拙

疏心慵書自少脾病食常餘獨羨青門畔行歌暮荷鋤

隱几風篁冷頗宜幽夢深蝶棲如有待蕉綠本無心藥裹醫初去觥籌客欲臨莫嫌秋色淡隔院足長林

秋夜

繁星晴欲墮斜月尚東廊遙憶秋湖曲時聞杜若香燈摇村歷歷天貼水茫茫鼓枻吾將去蓬壺路不長

將遊退谷

都門餘退谷退士揭來遊禪問黃楊閏花愁白露秋山幽宜卧鹿泉出便浮鷗修竹真奇絶檀欒近帝里

季秋獨登報國寺閣

野色横今古西風滿帝州山寒雲外出水遠日邊流萬象秋皆靜浮生倦亦休長松幽意愜少爲夕陽留

問五粒酒熟

豈復金臺味洛洛水雪香滌槽將計日到口似還
鄉舊德元青社新衙自釀王莫嫌嵇阮輩晨夜數
登堂

寄王子下

霽雪輕寒後蕭條仲蔚居鄉心飢益切花事閏還
疏奕鈍慵尋諳官閒喜借書一樽桑梓意暫枉故
人車

憶歸

五嶽多生願微官假尚平馬蹄何事苦鶴髮幾年

生已辦歸田計微須抱病行嵩華雲卧處醉墨一
題名

告歸

拭目忻然笑而今始是歸朝來著箬笠昨已捲朝
衣招手青山近同心白鳥飛到家樽酒在先上釣
魚磯

給假將歸

今朝遂發起已覺是閒身簷雀皆成兆庭花重作
春束裝看日歷貫舫向天津况近茱萸節秋山杖

履親

早行

巳與朝陽約長天淡曉星鳧鷗遠近浦雲樹短長
亭白社新來創黃壚舊所經前途息馬處遥見一
山青

歸途次良鄉

楊柳多情甚旗亭遠近圍雖將佳節過猶及暮春
歸暝色輕依市山光遠映扉不妨時駐馬小看栗
留飛

旅宿野寺

晚照斜街樹寒雲澹下田但求今夜宿敢問詰朝
天爐火熏衾熱龕燈照壁圓殘書讀倦否賴爾引
安眠

途中偶成

愁深勉自解遂與世人同杜口雲山外投身車馬
中世惟卿相樂人被鬼神蒙自笑吾真悟紅塵不
負公

贈友

帝城三歲別復此駐金羈花月元宵後琴樽濟水
涯每從遊子路偏與故人期所悵容華歇蘭芳憶
往時

雪後

角立誰爭立當前意洒然鴻濛鐘報夜清瑩雪交
天錯會巉嵒境休耽枯木禪玉壺氷意永爲向洛
陽傳

春日雪後

雪後微陰徑東郊欲問津閑行穿柳陌遠趂看花
人清茗疑妨酒微寒不損春遠山晴乍好峯頂翠

微新

早春

杏花消息近芳草已叢生馬識尋花伕鶯呼載酒
行秋千歸夢遠寒食禁烟輕俯仰東風裏天人各
有情

二月

閑庭天地内元化豈吾欺草色還如夢東風似不
知只留春住久何恨燕來遲無限王孫路青青萬
里時

村居三首

倦鳥聯翩動殘陽約畧微勞生何自苦拙宦不如
歸竹塢鋪琴薦桃花簇釣磯磬聲誰款戶應是水
田衣

風塵來往路僕僕亦何緣殘臈抽身早孤村盡日
眠牀頭酒注缶門外雪垂天城市多新狀人來一
一傳

名刺投還却柴關應客遲人傳楸枰譜客贈竹根

巵懶與閑相得衰將病不辭菟裘只此是莫問世
差池

偶興

作意綠參差東風小立時鳥聲如有憶春色欲何
之晴意醲於酒閑情蕩若絲感人離别處柳陌有
殘枝

問友人山遊

把袂相逢笑諸君去幾晨爲張臨水屋細問看山
人竹徑何村好桃花幾處春卜期吾命駕禽尚本

同倫

與友人

十年初會面俱是遠歸人往日燕齊路平生湖海身酒酣能喝月詩就已離塵共跨明霞去翩翩鶴影新

閑遊

不必預為期閑遊日日宜泉爭溪口路花放嶺頭枝縣竹從吾好壺樽任客持醉呼笙鶴下已見白雲隨

看花

冗竟真閑矣流連庭際花飄風仍淡蕩晴日又攲斜槐柳自如市笙歌凡幾家我思偏有在濃綠水之涯

訪友人不過

訪君君不在留語向隣家案敞曾翻帖井甘空試茶相期須竹塢再過待桃花欲候行歌返前林日已斜

新柳

插柳休嫌小踰年已有陰自然權佬羽乍可慰遊心旁接叢祠古斜穿溪水深當風聊駐馬子細拂塵襟

即日

城東山水好自在野鶯鳴雨後潺湲出耕餘犖确平雞豚隨傖婦樵牧笑經生故舊誰相訪林扉片月清

新晴

新晴初出郭山翠已相親白髮人非舊青陽序又

新有情皆酒伴無事即良辰臨水風光好桃花欲暮春

閒居二首

未說歸田樂停官已自由閑行書佑肆小試水關舟祛暑聊憑月尋山好待秋名場如快飲一醉復何求

驟雨方垂幕新晴又捲簾卧宜翻畫譜懶久厭書籤斷酒期頻改遊山與屢淹君平為送喜驛馬入新占

警悟

未証無生理難辭有漏身壽元愁積算樂即病爲隣覺路憐岐路前因悟苦因阿誰同寶筏翹首向迷津

感

花開旋即謝那得四時春何意匆匆去都爲草草人山河元自舊名姓幾回新珍重千秋事無爲負此身

述夢

夢中尋拄杖直欲跨崆峒蓬閬三山外鴻濛一氣中欲歸忘世界不住到虛空下看天難小扶桑葉葉紅

墳

誰能獨免此今古一荒丘但要歌呼去全難涕洒留身元如過鳥世已付虛舟大好菟裘在飄零莫漫愁

悼亡

鏡影鸞留半東風夜可憐夢爲埋玉世春是落花年腸斷鴛鴦水魂消鶗鴂天空將一點恨和淚寄重泉

哭亡友二首

比歲人琴恨連翩王謝微夜臺疑最樂良友盡如歸滄海吞山盡清霜入夏飛寢門多少淚幾度盡沾衣

鵩鳥來何遽驚聞轉自傷病花甘早殞飛兔乃先亡埋玉天如夢探珠事竟荒申池嗚咽水一賦憶山陽

慰人喪子

莫詡涕漣洏霜摧玉樹枝參天那可問浮世本如斯香燼三生夢蓮胎萬劫期不妨歌薤露便是步虛詞

放歌

知復幾朝在伸眉且放歌花催樽瀲灩月放舞婆娑聽命消前業乘流信逝波唐生真悞矣雪涕欲如何

溪上小酌

但對東流水依愁西去烏雲陰濃草樹城影落江湖一曲黃金縷三杯碧玉壺遥憐秾䄪客解向此間無

少年行

百萬賭樗蒲鮮衣過五都長歌佑客樂調笑洒家胡袖裹金條脫腰懸玉鹿盧下春馳獵去雨血灑平蕪

次康祿茀韻

浩浩乾坤濶吾生固已微勞薪何自苦籠鳥豈忘

飛人是休文病時難賀監歸心期錦水上竹篳傍苔磯

次李吉津韻

猶有鬚眉在浮生竟若何聊將禪板舞莫擊唾壺歌天地誠難問風塵亦易過息心心未得久矣愧蹉跎

栖雲閣詩卷第七終

栖雲閣詩卷第八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五言律詩六十六首

東園

岸幘照平池疏麻緝短籬燕忙新雨後蜂懶落花時夢起尋書卜燈竣待客棋壁間題伏日移竹莫愆期

載酒堂

短楫點方塘輕輕燕尾忙風來柳四面人在水中

央山壓城樓翠蜂穿菜圃香便應鋪枕簟吾欲夢瀟湘

即目

一望綠茫茫城南野興長長溪聲到枕席竹影隨塘郭近輕微雨天炎愛夕陽吾將師柳下袒裼亦何妨

亭前新築高臺二首

改作高臺好長天一望同曠收遥浦月虛納廣城風濃蔓遮簷綠飛花落逕紅夕陽猶不盡初月已

朦朧

新篁林自滿長夏更宜過花愛風中舞萍看雨後多凉因知北牖夢莫負南柯直待黃昏月匡牀就綠莎

野外二首

宜人野外色策杖不辭煩樵牧高低徑鶯花遠近村微風吹鶴袂斜日倚柴門囊澁愁沽酒隣家借一樽

牽纏遂匝月此夕乍閑遊綠樹人消夏黃雲麥報

秋臨城堪放眼入舍即科頭又欲西郊去寒泉雪滿甌

新晴

積雨快新晴歡呼世太平招邀宜小飲放浪更閑行有水皆添鷺無林不聚鶯便尋絃管試絲竹有清聲

晨起

自笑妻孥在居然方外心嫌花輸竹冷愛水較山深岳下停樵斧空中抱素琴更思瓢笠去風雪坐嵩岑

洞子溝

纔到幽嵒下蕭然意不同迎畔遶寺柳撲面度溪風淸瑟疑天外長歌似夢中山城三里近只在夕陽東

窰頭河上

靑山容頓倦吾意愛漁莊垂釣芙蓉浦讀書楊柳堂茶炊小甑軟歌引大堤長睡起支笻去平蕪滿夕陽

坐聖水溝寺門前

別客廻趨墅沿山曲過灘獨來多蘊藉所得是荒寒溪落泉分浦碑殘蘚出瘢東南峯更好宜向夕陽看

過李淦秋山居

閑行入翠微蠟屐淡忘歸谷靜溪聲滿山深日影稀鳥醒樵客夢雲起定僧衣便結宗雷社長林話息機

寄白東谷太常

此日黃冠長眞當署道民宿生居易是晩節玉蟾眞降謫歡如素浮休夢是身只愁齋解日微醉有人嗔

送王子下自里門還京

七月登車去悵然如未歸又將官道絮一拂故園衣遊子休回首居人已掩扉良時須努力六翮刺天飛

遊東南山

窈窕千峯曲青葱幾徑苔瀑池穿地轉石室自天

開佳樹隨鼓入幽人信在來焚香翻內景心到夢羅臺

閑遊

名士無塵事追尋水石間沉酣千日酒長嘯白雲關自喜班荆臥誰矜騎馬還同人皆曰可爭肯負青山

簡易齋

已恨相從晩遥憐乍返疲須君喜客日是我叩門時出郭溪山富懸車日月私閑心無不可爲樂想難支

東園

清風全領略閑客興翩翩鷗喜新來水蟬爭欲午天矜誇酒可聖斟酌奕猶賢殘照依依在諸君未可還

避暑

避暑何方好隨緣到即休花宮古殿角柳浦遠溪頭夜坐堅邀月晨興早借秋自寬還有術箬笠向西疇

野興

赤日行何緩青溪坐正深遥知田畔笠羨我洞中琴水瀉千嵒雪雲垂萬樹陰提壺待林叟和月或相尋

夏夜

四更殘露下約略欲成秋夢斷求重續天空憶遠遊風來池北面月掛屋東頭莫便匆匆曉晨光劇可愁

秋

白鳥蒼波遠偏憐夕照宜秋歸人靜後雨與客來時楊柳遊峯斷蒹葭故徑移幸君能賭墅攜酒聽哀絲

秋日

莫信東方語浮沉金馬門青帘郭外路紅葉水邊村古寺僧分座閑園酒滿樽應須仗幽事盡懺市朝喧

秋日漫興

識得西風否銀屏昨夜聲行吮流水急嘯共遠山

倩草媚蝶翻去果殘禽不爭蕭然皆自得委化復何營

與六弟夜坐話舊

坐久凉侵袂疏鐘入夜輕蒼茫追舊事依約似前生慶弔年多娛鄉城第屢更流螢如昨暮還向短枝明

雨後聞蟬聲

蟬聲咽不盡又報一年秋挾枕千章樹鳴琴百尺樓雨窗宜穩卧晴日便閑遊騷客殊難問浮生底事愁

答友人

秋色西風滿吹來錦字書哀容雖已減狂態尚如初緑酒真佳士青山即敝廬迎門應一笑黃葉滿柴車

遊嘯園

殘陽駐馬處最好是秋山雲物淡將息圖田寬且閑匡牀假仰卧樵牧嘯歌還廣大清凉月遲遲莫掩關

遊青雲寺

漁樵小逕好今日始能來山色寒逾翠林陰午乍開屋廬穿澗鑿車馬破苺苔擬覓登真訣遲留未肯回

秋日

積雨秋如借無風意已凉花低皆亞砌苔上已侵廊長日宜攲枕重帷有暗香虛亭生好夢隨意泛瀟湘

秋月

不信今宵月清光委積陰絃歌咽夜永風露閉門深旅枕進秋夢殘燈聚宿禽明河凝望入倚醉更長吟

秋夜庭中望月

天漢穿簾入盈盈白玉堂哀絃千里夢凉月一樓霜燈影連峰遠蟲聲向夜長南溪風已定穩著睡鴛鴦

夜遊

閑人無逸興那解夜分遊華子岡頭屐臨皐亭畔

舟月高天放曠水曲地深幽約略殘燈火東村隔一丘

夜坐

滅燭諸緣盡微風細細生殘香人一榻好月夜三更夢易湖邊去詩多枕上成高樓河漢接頻起遶闌行

秋夜

西窻燈未暗影射小池頭白露堪消夜紅裳不負秋提壺吾自喜促織爾何愁明月闌干外茫茫河漢流

清夜

銀灣星斗浴風起夜蕭蕭月色天鋪雪林聲海上潮送歌來繡幕吹夢向蘭苕敧枕支清漏爐香半欲消

村居

村居風物好纔到便蕭然清籟樓頭起寒蟾樹杪懸溶溶遠浦溜淡淡下山烟一卷從高枕渾忘薄暮天

掩關

掩關何所事高枕望閒雲樓鳥爭枝動流泉過竹聞盤餐蒸棗熟燈火績麻分已漉松醪未殷勤問細君

九日

重陽佳節至風日最堪憐酒合乘秋縱山尤向晚妍青溪九曲地白鳯數行天寒儉束籬客聊依錦瑟前

高卧

凝矣何多福殘年直至今自緣匡世拙敢謂入山深鼓棹隨漁父函經問道林雲陰將作雪高卧短長吟

夜坐

黄昏人事寂散髪望星河高樹風來大空庭月占多鳴蟲將入夢宿鳥更成歌高枕承天寵長竄解網羅

過滸山泊

千尋斜日下百尺板橋浮歷落龜鼉影蒼茫江海

流長灘奔渴馬倦客羨閑鷗欲買扁舟去乘風問十洲

泰山

扶輿元氣在浩刧尚濛濛獨立滄溟岸高盤青帝宮千峯五嶽長一雨九州同漫說崑崙大窮荒故易雄

宿南陽村舍二首

立久看忘去長松積雨痕孤亭遂作驛百里未逢村溪曲藏山口林開到縣門幾年豺虎後喜有數家存

車馬過從少城隅古驛偏青苔生砌底綠水過牀前狖鼠將分地蓬蒿欲刺天流移聞漸復深歎長官賢

江舟四首

江岸仙人界追思昨夜凉不絲沾鬢雨無跡落衣霜月益蒼茫甚風偏窈窕長秋槎如可借銀漢女牛鄉

我愛漁舟好飄飄一掌輕卧堪垂素手坐已濯蘭

纓逐燕飛揚去牽鷗自在行官船何足盡頗覺負狂生

日昃明遥浦山眠橫素波候人紛已靜舟子倦方歌爭路前期候詢程衆口訛來舟風解事飛鳥掠人過

三楚如天外蕭然幽夢多雲生嶽麓寺葉落洞庭波芳草今如此遊人意若何與亡君莫問江上有漁歌

孫琰仲攻王虞服旅柩歸過于岳陽詩以贈

別

萍蹤宿分在相遇岳陽間白鳥沙頭侶青螺水面山王程驅我去家信附君還掛劍五千里高風難可攀

武昌道中二首

一丈齊簷綠芙蓉劇可憐舟廻三楚水雲斷九疑天孤館留人坐高臺背雨懸瑶笙如可接一笑視融巔

牽夢千峯翠長林未易忘畫將青作月夏以綠爲

霜居者常移榻遊人定解裝况聞泉漱玉決決滿秋塘

秋日湖南

登臨楚客意又似去年秋鴈塞千峯出楓江萬里流歌聲風卷幔花影月窺樓絡緯何多事添人五夜愁

送人之金陵

初踏白門路蒼茫楚水經秋聲高下鴈旅思短長亭僧茈依殘磬漁燈散遠汀鍾山應有恨未改六朝青

斗酒

斗酒英雄地興亡感未休高眠滄海外下聽大江流叢竹綠山轉千帆入浦收悠悠鷗鷺夢知否有孫劉

秋夜

遥夜繁砧起天涯那可聽燈昏人寂寂風急夜冥冥斜漢垂簾押殘香簇枕屛空山趺坐客重展蕋珠經

項羽

天亡誠有據人事豈難知父老傷心地英雄掉臂時太公生不惡義帝死無詞石勒如相值參差兩可見

憶唐文宗語

和親真失計甥舅與誰名社稷將無辱安危托亦輕豈宜啞魏絳那得笑陳平尚覺明妃可琵琶萬古情

丹徒華氏園

水行時息棹散步晚凉天是岸皆修竹無村不畫船曲廊淋下水叢樹酒家烟來悵寒霜後橫塘斷采蓮

初春揚州

風雨南塘塘垂楊緑未勻輕帆蘭渚路微雨杏花春青眼逢人笑蒼頭貰酒頻乞槳元有地莫訝叩門人

擬贈郝雪海四首

投鼠誠知罪寒蟬愧不鳴師爝蜀地疊疏入漢臣驚議貴輕編管全生頼聖明盈庭方切齒豈易舊京行

大有崔亭伯柴門幸接聯白衣三事祸青海五燈禪舊疏邊人問新詩過客傳傷心精衛比敢望賜環年

燕趙仍吾土翩翩劍履新中山城下路浿水夢中身香火酬前願存亡問故人翻思遼海事千載合威賓

萬死身猶在投荒幸少年談兵元爾素報國更誰先一節監諸校孤軍定兩川書生堪授鉞淮蔡有前賢

舟中

孤枕對蘭橈飛霜入夜驕風寒鷗夢斷波涌月光揺遠戍通漁火輕舟漾晚潮鄉心頻計日前路尚迢迢

栖雲閣詩卷第八終

栖雲閣詩卷第九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絶句詩八十一首

深巷

長衢北下似重阿老樹亭亭百尺柯斜日惟行深巷好鳥聲多處綠陰多

途中

丁香花下過清明白鴈風前忽北征二十餘年來往處酒帘郵樹似前生

贈雪海

西清重到侍垂衣萬死人從淟水歸正可極言天下事莫言主聖諫書稀

啓事南臺口占

寂歷烟林入畫圖風蒲貼水水禽呼石橋沙渚頻來往金馬門邊見鏡湖

出郭見秋蝶

寥落空村少物華翩翩鳳子向誰家知無國色留君賞好去籬根問菜花

時京官多外轉予欲作杭州道爲湖山主人

宿夢常牽越水濱十年氣盡軟紅塵可能乞得湖山主換取東華待漏身

秦鏡爲袁松籬作三首

奇珍千載刦餘分玉璽曾留軹道雲人世興亡彈指事不煩傳語滈池君

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咸陽迹已陳多少人間惆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

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

月在可能還照櫟陽宮

憶家

不是秋來苦憶家秋香笑客戀天涯杖藜韋曲城南路歲歲西風十里花

雨中高卧聞早朝者

寒柝城烏夜五更何人呵殿入承明雲窩高卧情何似但聽空窗細雨聲

嚮閘浴

夕陽携手浴平流嚮閘灘西狎白鷗此樂莫令朝

貴覺恐爭林壑賤公侯

送貽上二首

青山約略有前期乍聽驪歌攪夢思少折都門西
去柳霜條留待我歸時

談天有客日相過長笛孤城奥奈何我欲留君風
雪裏旗亭同聽小鬟歌

貽新從軍二首

塞草青青白鴈高龍香低撥送葡萄平安火遠無
征戰六博花前解寶刀

笑脫征裘換苧衣浮雲西北望金微傳聞幕府徵
奇士紫燕乘風出帝畿

貽隣

攜手桐陰叉竹籬頽垣醉壘尚淋漓相思誰解相
關處槐影陰陰過院時

聽雨

風雨寒催夢欲生瀟瀟淅淅亦多情不知誰向空
窓坐聽盡芭蕉一夜聲

黃葉

漢闕新秋晩照前飛鴻舊驛楚雲邊青山有夢開
新社黃葉無情似往年

京邸

閑情何計謝緇塵涸跡京華誤幾春久客渾如僧
挂褡苦無一事報家人

都門

亂後離家驛隙催故園昨日有書來手栽霜果華
陽館秋半嘗新已幾回

有感

山川戰地髑髏寒河水東流血未乾十六年來如
昨夢漁樵已作項劉看

下直

槐影陰陰透晩颸斜陽青瑣倦歸時翹生風味殊
堪憶散髮紅窓聽竹枝

與友人談

儘教白髮飛揚減但說青山意氣高世上狂終還
我輩夢中官合讓兒曹

警悟

癡便多情豈有窮老來自覺百分空始知角枕羅襦味正與風鳶竹馬同

退食即事

抛擲牀頭舊酒瓢名花何路解相招殘陽退食惟高卧惆悵南塘第五橋

陞官圖四首

三遷一日薄天閶執戟東方是鈍根無限好官擠眼熱不知彈指已黃昏

賜緋奕奕勝呼盧一擲驚看四座呼揮手雲霄從此去幾人垂首尚泥塗

和嶠王戎果孰優局中上策與錢謀卜歲推轂渾閑事賸索諸君賂幾籌

三公策免漢家非台門由來少息機紙上恩榮深似海才登師傅淚言歸

有羡

同在乾坤路各岐閑忙何事各參差如今疲馬隨朝去合是山僧入定時

寓感三首

幾見金烏照海波九衢冠蓋已如梭莫嫌車馬爭來急元自城闉路不多

過去飛帆半已沉停橈聊復憩微陰元無萬里乘風意只對沙鷗自在吟

百計何由避夜臺塵勞相逐苦相媒分明撥瑟須臾事猶問除書幾日來

優人

向誰含態向誰顰廻雪腰肢踏錦茵歌舞成來心力盡多生啼笑為他人

漫興

百尺竿頭下自難沙堤以上更無官輿圖萬里圜滄海過却崖州有底看

寓意

八萬天風帝闕高翩翩鷞翼自能豪醴泉竹實渾無恙腐鼠何緣鬭爾曹

凉夜

月出已收侵幕雨簾開仍見照燈花幽懷遠夢方千里凉夜清樽正幾家

漫興

纔爭蠻觸天疑小飽看輿亡事甚平喜慍尚留難語道死生如夢枉多情

看人別

淚當似雨留君住夢定成雲入夜遥江合多情應笑我殘魂如許替人消

送客

龍節迢迢萬里餘客星回首望扶胥古人未免留遺恨陸賈歸來未有書

京署懷友人

愛書眯目惟宜睡薄宦勞身那得遊無那懷人方遠道不堪作客況深秋

閑居

葵扇桃笙午夢遲荷香隨雨入簾帷薄情燕子相將去客裏閑愁祗自知

奉使邢襄道中二首

天上龍章散八行攜來雨露滿邢襄老槐古驛漳河水併入南來陸賈裝

燕南趙北意何窮驅馬尋真控綠驄夢裏似曾來此地隋家楊柳漢家宮

驛路

烟雨空濛映酒旗金鞭揮斷最長枝征人日暮猶回首豐水橋西駐馬時

早行

遥村殘月尚蒼凉客路裳衣半帶霜欹欹平林風過處寒鴉萬個點朝陽

見道旁塚

勞勞四海走雙輪欲碾崑崙作細塵終與諸君同一臥塚中前輩笑征人

衡湘道中

楚水南來好驛亭長松高柳到天青經遊第一長沙好滿院蓮花待使星

衡湘道上

山水高深各異方兼長合是數衡湘東吳回首無喬嶽嫵媚青山似女郎

旅邸夜雨

旅店蕭蕭對短檠淙淙偏急是平明夢回忘却天
涯在一樣樓頭夜雨聲

舟行

五兩風微水面寬長年高坐意安閑酣眠乍起江
城近過盡銅陵岸上山

江上

舊蹟郵亭尚宛然十年憶自洞庭旋可憐今夜湘
沅月不照漁船照戰船

悟

留侯東閣元難久子建南雲未可知六十平頭晩
景好始知早貴不如遲

虎溪

雲鎻廬山面面峯禪關下榻語從容不知來往三
生裏幾聽東林寺裏鐘

巴陵道

螢火高低照遠明露凉河漢已西横夢回不識巴
陵道絡緯分明故國聲

旅中食棗

纂纂歌中赤玉脂主人勸客飫餐時三湘却恨歸
來晩辜負秋林露滿枝

客路

客路春光似錦城吟鞭揺曳曉霞輕花枝馬背行
人笑猶有風情未老成

歸途即目

百尺松前奏玉笙天風策策紫雲輕仙人嵒洞元
無暑况對清泉萬壑鳴

贈驛樹

古驛斜陽月已升清談老樹倦堪憑只緑閲盡興
亡事羸得心空似老僧

途中看花

領略穠華在此晨碧桃紅杏莫爭春垂楊萬樹棠
梨外緑錦屏風白玉人

途次

雨少風多侵客袂騰騰酷似帝京塵京塵貴重君
休厭慣撲人間將相身

歸署

九卿絡繹到瀛臺分步摳衣對御回啓事已完初日上攜將殘夢著中來

元宵

坊曲盈盈出綺羅畫橋香霧玉樓歌縱然節物燈光占畢竟遊人愛月多

清明柳

渭水橋東客舍前鵞黃金碧斷腸天千條烟縷微茫裏不道清明尚禁烟

京城柳

昆明池上柳絲斜百尺盈盈覆睡鴉何不深山大澤去也來依傍上陽花

春草

乘時無復怨春寒帶雨籠烟綠作攢生向金堦仍是草那堪便作杜蘭看

即日

雨慳嫩蘚難辭瘦風簇垂楊易作顛闌似官曹煩料理山如佳士耐周旋

早朝

夜涼幾睡已驚眠待漏東華怨墻天高位多金猶道苦輿夫能得幾文錢

戲題

避債臺高劇可憐好官不抵一囊錢閬風樊圃從容去學得陶朱後學仙

報國寺

一月招提到幾回長松百丈羽幢開市人熟識應含笑又向東廊看畫來

仲績將歸

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春歸

杜宇啼春不可留臨江洗馬始言愁清霜只在珠簾外白露丹楓未是秋

早起

已送啼鶯又聽蟬懵騰起坐尚思眠不知殘月東華漏何故能堪四十年

水關四首

輕鳧蕩漾緑波凉風物長安似水鄉莫問金魚池
上路一泓真笑夜郎王

臨流飛閣四時秋夾水珠窓映莫愁夺取汴梁行
樂處金明池上見樊樓

桃葉遥來西子湖秦淮慘澹没平蕪地靈王氣皆
趨北移得江南入大都

平湖已羡夕陽開更約良宵載酒來明月高天凉
露下鮫人爲捧碧霞杯

水關竹枝三首

田田荷葉水濛濛獵獵菰蒲剪剪風欲買蓮舟人
不見棹歌遥過翠林東

得勝門前菡萏鋪漫誇汪上有西湖阿誰更作長
堤主與種垂楊一萬株

酒家亭畔喚漁船萬頃玻璃萬頃天便欲過溪東
渡去笙歌直到鼓樓前

栖雲閣詩卷第九終

栖雲閣詩卷第十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絶句詩九十七首

長安歸途

挹來日觀千蕁翠洗却燕山十丈塵無奈邯鄲爭
入夢望中多少北來人

歸來

歸來栗里萬緑輕社酒歌場最有情三月東風芳
草徧高原攜酒看風箏

徒步塔寺後巷

步屧城闉愛晚晴槿籬茅屋總多情那知伏枕京
塵客又向斜陽巷陌行

元宵

百花闌畔暗香輕敢向鈿車想目成一一霓裳皆
似雪不知好月向誰明

元宵二絶句

絳紗燈隔玉河微金鳳觚稜淡暗朣大似初秋臨
水見流螢巧作鴈行飛

逝水無情豈自持不堪把玩總如斯一年佳景回頭過明日天街寂寞時

元宵雪

夜深已換舊衣裳女伴躊躇嬾下堂雪霽月明遊尚好只愁泥涴繡鞋香

春

溪色山光最可憐春來嫵媚似嬋娟誰能歲歲看楊柳爛醉東風七十年

粉紅梅

芳華憶破大江寒載酒銅坑夢未殘不是清香風送過遊人眞作杏花看

寄懷濟武南遊

羅浮香夢玉橫斜一載錢塘竟作家藕小墳前西去路西溪幾度看梅花

和濟武

皺玉清波花影明道人難盡是閑情願爲文履陶元亮聊賦梅花宋廣平

春遊二首

喚客東風大有情朝朝出郭問東城閑行不踏當行路緩轡穿村曲折行

山色微鮮半畫眉柳條初長未成絲遊人莫訝尋春早酷愛東風乍到時

出郭

出郭先應過酒家馬蹄芳草印平沙薄烟細雨消魂路正好橋南問杏花

野園

風過花間添嫵媚水流石畔倍澄清莫嫌睡熟東

軒久自有流鶯喚客聲

春來

春來佳節故牽連纔過花朝寒食天老病昏慵渾不憶泥人稚子問秋千

過故人居

東西村墅恰相鄰茅舍迷離憶未眞獨倚危樓惆悵處欲談舊事更無人

到門

到門柳色綠堪憐一曲清溪百道泉縱使主人深

避客客來元只借牀眠

戲介黄

留歲屠蘇樂未央春風銅雀豔歌長不知同夢殘燈夜餘夢能分到故鄉

戲代

學道灰心祇自憐何因與覓小乘禪羨他采藥天台去贏得佳人又作仙

東池

一溪萬柳緑陰濃樵牧爭來坐卧同付與諸君無

不可有人便不負淸風

閑行

夕陽佳麗天如改明日端應大好晴縱使杏花開尚晚緑楊溪上也閑行

郊原雜咏三絶句

雪後桃花尚杳茫柳條深碧淺鵝黄孤村猶有淸明意一架秋千出短墻

淸泉瀧瀧傍河干楊柳新栽日影寒他日柔絲長百尺不知攜酒共誰看

河舫當年大道旁河中短棹泝波長如今一一埋幽草說向行人總斷腸

五弟書齋

狼籍桃花斷送春小窻風過凈無塵斜陽忽見臨池影六十年前舊主人

寒食

寒食空閨午夢慵薰爐留火傍簾櫳斷腸春色梨花老斜挂秋千細雨中

寒食雜咏六首

一樹紅妝映淺塘東風才過便聞香好花亦乞延年否小院庭陰又夕陽

煌煌漢殿方傳蠟漠漠縣田正禁烟憔悴繁華悲喜地參差愁煞暮春天

靑山東望對層樓近郭彎環一水流城上風高難久立桃紅梨白鎭回頭

桃花柳葉盡多情勾引攜樽出郭行明日酒醒如夢杳回頭昨日是淸明

靑山如黛遠村東嫩緑長溪柳絮風烏雀不知郊

野好穿花翻戀小庭中

羲和來在本無情便作蜉蝣了不驚屈指懸弧才幾日已過七十七清明

清明

浮生憂樂轉相生除却神仙盡有情痛哭棠梨歸去晚還將歌舞過清明

清明過嵛頭水曲杏花未開

杏花寒食燕呢喃臨水行人勒馬銜記得年年經此地紛紛紅雪點春衫

送王贈明北歸

到村定自遶溪行楊柳東風野客情今歲春深山雨少杏花開已過清明

楊柳枝二絶句

垂楊城裏鬭嬌嬈城外絲絲傍短橋橋畔垂楊多野色應知不及楚宮腰

樓頭玉笛落江梅紅杏遲遲尚未開春色三分到楊柳斜陽日日上城來

柳枝

嫩碧輕黃雜翠紛流鶯幾日戀溪橋好陰不肯留人任枉向東風賣細腰

風箏

飛翥重霄也大難如何脫手便雲端偶然借得東風力已賺羣兒仰面看

郊行

桃花半落柳絲黃芒屩沿溪到遠岡翻憶幽窗清夢穩祓辰風雨似重陽

尋花

遠近遊蜂報午衙牆頭一樹是誰家疎枝到眼何勞詫曾看西山萬壑花

問花開

不拘茅舍與精藍遍訪春叢不避貪常恐花開人未覺日呼童子到城南

花發

花發春深倍有情門前垂柳自交横荒村空寂誰同話寒雨連朝倦入城

看花

遠收光影近能真跡寄高低各可人馬上牆頭猶
戀戀最難忘是未相親

對花

海棠得意占長安芍藥春歸興已闌抛却天香對
穠豔只慚白髮不宜看

雨後

芳草迷人襯碧蘿閑花落地雨聲多疎疎幾點平
池滿奈爾鳴蛙得意何

牡丹莖

改得花闌次作池牡丹移後放應遲紅珠映水春
如海正是東皇蘊藉時

寄頭溪上

柳陰濃處水平堤石徑參天路欲迷忽憶扁舟當
日事為看絕壁數行題

閑居二首

夢廻方厭夢迷離猶喜濛濛曙色遲遮莫五更風
雨惡分明往日早朝時
曉晴風寒尚不支烏衣舊識有相思可知春色今
多少細草方埤綠滿時

閑

看遍征人益覺閑隔籬不必掩柴關偶來樹底俄
驚雨幾出村來便有山

春燕

天地蘧廬日日新幾家王謝盡黃塵新來燕子憑
君住莫問當年舊主人

惜芳草

蛛絲鳥跡可憐生童子殷勤運帚輕略掃浮埃須

任手要留芳草襯階行

菜圃

綠綻垂楊百鳥啼雨餘菜甲蘸香泥桔槔聲靜園
公醉自在春流已滿溪

食新菜

西郭遊魚雲水鄉城南花鳥繫人腸老來恃粥前
賢意七箸新添菜甲香

殘春二首

每從春晚怨天工細雨無多盡日風庭下斜陽遲

亦好桃花能更幾朝紅
添妝才看丁香雨吹蔓將成芍藥風莫訝鵑啼春
欲去好春正在晚春中

漫興

經籥摩詰終何解術業君平尚未疎室內散花從
有漏牀頭除易更無書

春殘

綠滿平蕪水滿塘殘花半落尚餘香數椽白水青
山下門與烏衣共草堂

惜牡丹

五日天香已作塵風光空自占殘春如今始信秋
花好一月東籬看煞人

覓絮

春殘偏憶雪濛濛誰惜飄零野水中霽日微風塵
事盡綠尋柳絮到城東

庭花晚開

春殘蝶翅捲晴絲嫩綠鶯紅乍滿枝占取穠華休
恨晚隣家花落已多時

看海棠

花枝憔悴人多病辜負春光易愴神白髮棠頭君
莫笑當年手種此花人

城隅

綠幕迷天樹百圍清流如帶絮爭飛幾年蕪沒城
邊路白髮遺民記亦稀

雨

雨足筠雛傍母生鳴鳩逐婦太無情蠶方簇薄猶
愁濕麥未登場各望晴

贈燕

顆顆臺城幾落暉掠泥新自小池歸烏衣不管興
亡事只向朱門宛轉飛

贈魚

清波无缶鬣風鱗海石榴花壓絳巾幾日新荷舒
似掌勝魚張蓋學夫人

喜新筍

酒樽棋局欲分凉謖謖風來散綠霜怪底清陰覆
門逕滿林新筍過檐長

聽歌

麥秀離離陌上歌美人帳下夜滂沱蕪城舊賦雍門山四座柔腸暗斷多

嘲鶴

經訖浮丘亦浪傳漫將華胄羨青田餐腥啄腐誕垂地不信高飛便是仙

閑立

黃鸝啼處雨蕭蕭彌望平蕪嫩綠饒泛泛孤舟橫野渡有人閑立看春潮

閑居二首

燕子呢喃報晚春東風吹送落花塵雨窗淸寂非人世應是長安夢裏身

廣庭花竹影扶疎賓客稀來意自娛石上無塵憑偃仰分明小駟袞塵圖

卽目

高柳陰陰一道斜小溪宛轉向天涯流鶯日午啼應倦閑向池塘啄菜花

堂下作池

移石西堂小作渠愛看波影上衣裾不妨流向牀前過置足潺湲坐讀書

新荷

雨餘風露入淸和竹影雲光盪碧波爲念韶華易拋擲臨池日日數新荷

池荷

紅妝婀娜可憐生盡日淸樽對爾傾欲問風塵騎馬客牆頭遙望更多情

蓮池

柳色東西接畫廊浮萍雨後漲銀塘風從菡萏叢邊到減却爐中沉水香

東園二首

芳草如茵接薜蘿東風吹送雨傾荷無心添遺平池滿只有鳴蛙得意多

晝長人倦意如何南北分遊蝶翅多處處匡牀儲好夢諸君隨意選南柯

西閣

靑山西望晚霞飛貰酒人家半掩扉斜日趁墟人

去盡閑情久坐斷橋歸

載酒堂雜咏四首

荷幾有葉尚無胎颯颯微風荇藻開誰向烏衣雙燕報小塘剛緑便飛來

夜合花前夜漏遲微風白苧正相宜瑶臺不在重霄上高枕空庭月滿時

緑陰三尺已揺風玉樹青葱憶漢宮不是主人能種樹隣家槐子落庭中

琅玕拱把昔親栽多少龍孫破緑苔不道平安應

走報老夫親候起居來

聞蟬漫興

精思蛻白自飛揚羽化凉柯風露香正恐秋蟬他日悔蜣螂滋味未全嘗

蟬

碧樹青山大道旁鳴蟬分隊競宮商須臾雨過千林靜又換新聲報夕陽

芭蕉

幾日芭蕉正怒生森森濃緑與檐平丁寧巳與幽窓約穩送新秋細雨聲

東園荷花

輸與沙鷗日日來山城欲出屢遲回今朝客自園中至為說芙蕖一朶開

東池風雨

分破銀塘萬點萍輕雷纔過已如傾何人頗解江湖意來聽風荷戰雨聲

小灘竹

瀟湘雲夢到應難嘯咏名流只數竿碧玉揺風三

十里無多宿雨帶烟寒

即事

雲鎖柴門未易開常嫌車馬破莓苔林青溪碧山如畫只許幽人看竹來

苦暑

雪海仙山路杳茫人間未敢覓清凉只求晝漏三分減併向清宵作許長

即目

碧漲盈盈接斾泉飛來翠鳥愛翩翩不知為飲池

中水爲看摇風出水蓮

村舍

繩牀移就豆花風敘歴疎籬野色通畢竟村居風味好蟬聲也覺勝城中

村居

人到村居意自閑溪流如帶遶柴關半村斜日漁樵靜石几高眠看晩山

栖雲閣詩卷第十終

栖雲閣詩卷第十一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㦂佩

七言絶句詩一百五首

即事二首

井闌緑滿荀荀葉籬落紅垂扁豆花窓下蔬畦䞗客圃門前樵徑野人家

平沙晴入淨無苔見地臨流互𨚗杯莫畏長天斜日影柳陰十丈過溪來

邀友人圍棋

空庭棋待客來過勝負無妨笑語和不必爛柯人換世午陰已換晩凉多

月下

庭陰如蓋草如茵凉月風吹過比隣石枕横階塵土淨昨宵曾有納凉人

窓頭即事

竹下翛然出世心屢移湘簟就濃陰斜陽啓樹難窮望便似千峪萬壑深

溪上

避暑長林西復東披雲細數塞天鴻長鬚擕酒尋
應易多在淸溪綠柳中

溪園

千章樹暗穿雲合百道泉交怒雪飛短策幾人騎
馬路匡牀盡日釣魚磯

訪友人

一曲淸溪近可通疎籬掩映夕陽中柴門獨有丹
靑意楊柳芙蕖盡不同

過楊用孺

雨後苔侵薜荔深小齋猶喜綠交陰客窓夜話期
重聽惆悵先生已賣琴

感舊

亭軒舊地盡蒿萊石丈蕭然立綠苔憔悴繁華何
足問只如閑看故人來

悼宋直方

荷衣枉說遂初閒虛結茅茨傍水灣七十二峯殘
照裏何年林屋令威還

漫興

喃喃兒女已無情幷笑英雄似老兵鐵綽板猶非
我意排雲須作步虛聲

東園三首

錯道雲峯洞壑幽何如散髮臥溪頭揶揄笑向東
山道輪與般波一道流

風皺銀塘瑟瑟秋柳絲百尺蘸平流離披影已吹
難去況有流鶯在上頭

豆花放後雨絲絲曉日初晴晒粉宜蛺蝶便應頻
見訪涼秋汝在不多時

聞西樵歿二首

雞骨支牀血淚新夜臺猶是雪衣人名流江左於
今在和嶠王戎共一身

來往中陰掉臂行人間文度尚關情知君已到金
沙界爲報蓮花幾葉生

戲贈易齋二首

三年萍迹曾秋胡千里高軒泰大夫皙見提筐疑
不盡黃金可試道旁無

靑蛾不獨怨分攜白兔焭焭東又西織素織縑何

似好新人惆悵舊人啼

附人悼亡二首

白骨紅顏自古哀返魂香遣幾人回朔堦腸斷啣
蕪草莫爲相思入夢來

畫闌桐發愁新綠寶抹脂殘怨舊紅反爲月明愁
此夜照來魂斷繡幃空

枕上

枕上遊仙更不疑南柯命駕莫遲遲空庭客去槐
陰轉正是淳于欲睡時

晝眠

庭前山翠落莓苔庭下琅玕手自栽睡訣五龍新
授得夢中親訪華山來

長眠

高枕人如天上遊南柯何事早回頭已知使作千
年睡破夢晨鐘更不愁

睡起

竹塢花闌赤日長畫屛寂寂帶殘香鶯聲喚醒瑤
天夢又是西窗半夕陽

溪上

湘簟筠樓對水開幾停葵扇好風催高低乍見沙
鷗起應有行人問渡來

東池

微凉忽上越羅衣呼馬還停到落暉不是貪看花
滿眼好風未肯放人歸

對盆水憶道開泉上坐

瓦盆風動浪痕圓梧影蕭蕭挂遠天忽憶山村臨
水坐科頭竟日對寒泉

朝

老去精神信未眞攢眉愁蹋軟紅塵林間扶杖朝
端健世上英雄大有人

秋海棠

團扇西風漸欲收長生殿下望牽牛不知嬌卧時
多少檢點紅裳已到秋

南臺看小蟲化飛蛾

繭室翩翩羽化年飛揚乍欲刺遥天幾驚蟬蛻乘
風起多少蜉蝣慶選仙

秋日邀友遊東池

閑中賞會古猶今嵇阮相逢定入林酒近清眞名士味秋能消散道人心

山村

村落西風景物奢家家茅屋挂匏瓜秋光不屬繁桃李付與疎籬扁豆花

秋日感懷

大火西流感易深客中無那是長吟季鷹何止思蓴菜秋雨秋風總到心

夜聞蕉雨

更深斗帳乍蕭蕭只有殘燈伴寂寥不是夢回聞細雨那知窗外有芭蕉

嘗果

聞說王家十八孃摘來三日便無香勸君莫負枝頭果曉起穿林帶露嘗

京署夜聞風聲因憶去年此日泊舟江上

安慶城東晚泊船江風霜柝夜蕭然分明湖海餘聲在又向長安攪客眠

秋池荷花

清商零露已相欺猶喜盈盈見一枝此後孤芳合珍重風光非復豔陽時

偶感二首

世事元知是幻緣不平隨地向相牽塡胷五嶽衝冠髮未覓神仙覓劍仙

累葉簪纓夢已虛登壇投筆意何如陰符正好從容看元是軒轅正道書

卜

自愛閑行卜肆前久將消息任流年披簾一笑無他事聊與君平送酒錢

秋蝶

翩翩白蝶襯秋光斜日輕風有底忙大似幽人閑不耐也來乘興繞池塘

秋

霽色頓如天可接秋聲偏與夢相求丹楓極浦宜臨水白鴈寒雲數倚樓

秋夜

與愁爭莫催秋老避舍雲能放月晴老去風情難
一笑歌來河漢易三更

蕉雨

風動仙鸞尾滿庭幽人攲枕幾回聽雨聲昨夜添
多少又展芭蕉一葉青

秋夜雨二首

蕉花梧葉各颼颼靜掩重門燕子愁莫怪蕭然涼
徹夜無風無雨不成秋

細雨三更未肯休峭寒眞箇是深秋山窻元與天
涯異聽盡蕭蕭不作愁

聽雨感懷

幾載天涯故國情棲雲閣下野花明今朝卧聽梧
桐雨何似東華夢裏聲

感興

丏客青蠅亦可憐死生只要兩超然一抔掩却無
窮事參透劉伶荷鍤禪

良夜二首

良夜渾疑世已空單衫消受是微風分明四十年
前月又挂長松五鬣東

疎春寂歷度重門華子岡頭意可論不盡犬聲來
枕上嚴城中夜似山村

野興

荒陂秋水子牛鳴破𢿌寒蔬草柵橫平楚何人殘
照裏酒罌斜挂蹇驢行

病中寄子下

伏枕匆匆畏景斜兼旬曾未到君家紅裳褪後蓮
房重開盡閑庭夜合花

窘藥

清河珍藥積如坴病到陶朱自易瘳二豎新來渾
解事別分佳恙與黔婁

病餘遣興

支頤短杖青山近曝背空齋白日長病起乍如人
隔世心閑聊當客還鄉

閑居

閑客從來怕有情幾關我事便營營花能隔舍看
方好雨向僧林聽更清

卧看庭下梧陰

羲皇未解是何年風雨梧陰意灑然不信淵明當日語試來卧我北窻前

憶東池

塵土情懷亂若絲那能容易到東池好花同盡無人賞惟有溪鷗一一知

聞笛憶故友

短杖單衣野寺旁衰年惟識舊斜陽自從記得山陽賦長笛無聲不斷腸

憶都門西山

淙淙蕉雨酒盈卮十載空山入夢思永夜泉聲鳴枕上來青閣裏醉眠時

夢

三生香燼世無涯噩夢茫茫舊事差縱使重來如柳絮飛揚知復在誰家

卜

病骨闌心怯世緣端宜坐壑置身偏燈前愁聽君平說還向塵中二十年

秋無釀料

琴本無絃作枕眠科頭三逕意蕭然新來陶令閑情減檢點西成欠秫田

六十七中秋

白髮清樽興易闌蕭條辜負水晶盤中秋六十七番過只作尋常月夜看

老

往日嫌人雪滿顛如今何計取人憐風情未肯甘遲暮只怪相逢盡少年

偶成

纔展靈樞意自驚久宜百死偶然生已知萬里無多假日向刀頭劍脊行

社燕都來忘往返雪鴻那復憶東西十年楓下人空老千樹桃邊路欲迷

悶坐用寒字

鎖月蟬紗夜已殘離枝愁葉向秋寒爲花請假溫存足與酒題名懊恨寬

有所思

悵望南雲有所思楓林蘭渚女郎祠寒鴉飛盡行人少對酒長歌薄暮時

無題

鏡中憔悴恨難傳人道鞶時態更妍妾正倚牀郎作客却于何處得相憐

閨情

楊白花飄拂畫檐黃鸝恰恰雨纖纖合歡纔繡鴛鴦頭拋却金針自卷簾

聞螢

愁生聞見情爲累電轉春秋去不停一任寒螢勾落葉道人只是未曾聽

回頭

永州道上千峯玉鄮縣江頭一葉舟萬里征夫斜日影十年前事莫回頭

竹

千畝淇園蔓草長連昌宮畔亦荒凉殘枝好向柯亭去還與人間訴斷腸

東方生傳

執戟酣歌肆滑稽金門誰識歲星栖怪來大隱飢將死那得餘錢買小妻

明妃

琵琶幽咽悵君恩寵辱由來未足論何似華山毛女好仙人掌上拂蓮痕

禰生

七尺昂藏笑自仇鄴中不死楚中遊惹將刀槊緑詞賦何處青山少一坵

太平廣記中鄭餘慶寄書事

狡獪從來未易量一盃醽醁竊何妨神仙自古偷兒事朱鳥窻前漢侍郎

九月八日過受之弟齊頭

柳絲秋老自然黃三逕蕭蕭不待霜黯淡孤城雲似夢欲將風雨迓重陽

山村

短杖山腰步屧輕小村紅樹遠相迎溪深不見清波緑錯道鳴泉是葉聲

九日

龍山落帽失童心乍覺堦前眾壑深未敢平原門下去美人樓上笑難禁

憶五弟山中

策策芒鞋小尚平穿林度壑問山名可知今夜西峯月曲傍幽人杖履行

遊山

十年幽夢憶山家石上泉聲嶺畔霞便過籬邊休盡醉留將一半待黃花

栽花

年來布置興無涯籬菊寥寥未足誇要使小庭如小圃不教一尺地無花

淵明家伎圖

五柳庭中度管絃東籬秋色更嫣然人生努力爲官好彭澤歸來有俸錢

自笑

塵蹤那敢望三丰人道丰姿約略同爭海仙山無不可金沙池上蕋珠宮

戲作

莫問麻姑滄海波雲璈且和幔亭歌飛符只取餘杭酒六甲行廚也厭多

閑

百計難消萬種思寒灰枯木是吾師支頤閑對秋花坐頗喜今朝未有詩

戲贈柳在斗

柳四先生未可輕淵明相遇定呼兄不辭五斗腰曾折百折柔腰更有情

候仙圃有感

素壁熒熒醉墨顛芙蓉花落客淒然何人分我西州涕也對清溪嘆逝川

贈翌明

揮絃猶憶少年歌子野如今喚奈何閑向風前吹一曲從他白髮上頭多

栖雲閣聽鄰寺樹聲

古寺長林相與清閑庭獨立夜濤生十年塵事風吹盡不辨波聲與葉聲

坐臨水小閣

臨水柴扉鎮日關漁歌聲斷雁鵰閒夕陽小閣收
書坐細看溪東遠近山

空庭

荒寒轉覺益清凉此地偏宜八尺牀半夜夢回心
骨冷無風也愛月如霜

慰人斷絃

鶼鶼百歲影終分紅淚琴臺濕斷雲若較相如君
有幸預將渴病哭文君

過子下

疎燈影淡襯莓苔花外重門半不開知道幽窓人
睡少驚秋風雨夜深來

口號

門啓任從風四入燈昏須讓月孤明殘妝花懶偏
多態破夢鳥啼乍有聲

感興

顥俊嘵嘵正競鳴汪洋叔度似無情那知衛樂淸
談外別有經營老士行

東阮亭

升堅難知轉世因聰明元是墮時身欲知彈雀明
珠賤比似文人與貴人

偶拾松枝

同雲癡慣占昏巒敝絮離披歲巳殘拾得枯薪添
土銼不愁風雪夜分寒

蠟梅

蠟蒂緗衣影亦妍追隨殘菊晚霜前春光自許能
先占喚作名花恐未然

雪

銅坑元墓太湖隈畫舫淸歌載酒來河朔少年渾
不信梅花萬樹雪中開

雪夜口號

剡溪一棹路漫漫未到門前興巳闌不見戴公猶
自可對舫無酒夜行寒

栖雲閣詩卷第十一終

栖雲閣詩卷第十二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絶句詩九十七首

元宵後赴三里溝

闌珊燈火夜來塵短杖殘樽野水濱昨日快遊今日卧村村斜照靜無人

展三里溝門前溪

東風吹水緑參差展拓江湖在此時半畝橫塘斜引處新開別業待鸕鷀

三十年前課文竹間室

俯仰乾坤付刼灰春來花鳥舊亭臺三楹破屋千竿竹曾見相如作賦來

憶舊遊

藜杖東風逸興奢隣村處處有梅花細詢鬧日誰先後排比連朝置酒家

同諸弟遊趙段溝

沙中細路青溪岸厓畔微陰緑草坡繫馬高眠塵事盡也堪一局爛樵柯

遊洞子溝

幾樹垂楊緑染衣小溪添取釣魚磯不妨洞口攜書卧縱有行人識面稀

題子下壁

蝶喜蜂爭意自私東風偷入短長枝欲呼竹榻尋仙夢待爾芭蕉緑滿時

太河道中二絶句

尋春晴日便閑行疎柳烟寒未見鶯狂煞東風亂蜂蝶杏花如雪媚清明

驢背風吹布帽斜曲溪轉處見人家山深誰道迷歸路記里分明有杏花

沿孝水行至賈村訪張嗣宗

遠山青破近村遮策杖行吟日未斜白石細沙三五里便隨流水到君家

袁家莊泝流西行

短杖沿流蹙浪紋溪山曲折沓難分不如高岸看能遠下數前灘鷺幾羣

題寶塔寺元時碑

苦信殘編定是癡古碑題字豈吾欺分明曾改般
陽府今史方輿奈未知

早

四月南風麥欲枯官家猶督去年逋秖應傳說能
霖雨知入深宮夢裏無

過歌場

乍歇歌場客欲愁君平卜肆一時收斜陽瘦影消
今古盡在街東賣酒樓

過友人別墅

深巷無人徑欲迷柳絲美影畫簷低流鶯得意閑
來往啄盡櫻桃自在啼

過友人園亭

竹樹軒楹宛轉逼過門安敢道匆匆莫因剝啄頻
相厭特借清流與好風

張相國廢園

綠野堂傾石丈存嵯峨猶帶舊苔痕曾經相國衣
冠拜合作前朝耆舊論

候仙園二絕句

細雨隨人不厭多愛他沾濕脫重蓑預期高枕聽
雷後明日諸溪漲綠波

蜻蜓風定抱花癡茅屋無人燕子知兩月不來花
滿徑新篁爭送隔牆枝

笠雲閣下作二絕句

清波瀲灧動銀塘鏡裏嬋娟正靚妝添出酒帘幽
意好解鞍小醉藕花旁

謾道虹橋又彩舟藕花蒲葉伴眠鷗臨平莫作江
南夢箇是山城小錦秋

坐石磯上是孝水般水合處二首

清風偏傍曲流隈白石還同步障開要識綠陰中
好處須從赤日裏行來

逝水飛花閱古今往來郵遞莫沉吟垂髫黃髮行
還坐盡是前人老樹陰

滸山泊

水鋪萬頃玻璃地雲襯千層翡翠天已覺途移存
老樹乍疑山出是朝烟

南定別墅

懶水閣前絲柳長新篁簇簇緑相當榴花日射熏籠火荷葉風吹醒酒香

河上

杖藜先問釣魚磯策策微風上苧衣野外鳥聲偏可愛譬如高士到城稀

傅家灣

遠樹長橋圖畫開沉沉斜日尚徘徊大如輕薄丹陽尹一个漁舟日日來

新城道中

新城南去好清溪欵欵東風送馬蹄尋得當壚堪一醉杏花猶在酒帘西

至新城

新城南下水浮天過客停車與小船薄日酸風騎馬路白鷗相對話桑田

山家

枝頭作雨白楊葉籬畔揺風紅豆花客到解鞍溪上坐不知沽酒向誰家

南湖

緑皺清波浴素鷗人從晴日愛林塋閒遊爭道秋光好不信西堂宋玉愁

湖上

無緑歌扇共清宵腸斷花前百尺橋秋意欲來先報雨滿湖烟樹自吹簫

湖上口號

一葉蓮花寄客身滄溟東去是通津不妨直取蓬壺路此日仙山正少人

野寺

閒雲似欲欵柴關遮莫忙人到此閒流水長松殘磬寺落花飛鳥夕陽山

古寺

槐緑如雲塔影斜閉風伏雨梵王家門前爾許閑田地不種優曇萬樹花

入寺

名藍纔到意仙仙閑坐閑行客自便竹院松壇皆世外不逢僧話更蕭然

行僧

未必宗門繼一燈宿生雲水愛擔簦頹垣破屋欣然坐半个蒲團一个僧

過友人村居

入戸蕭然擲馬鞭嚶嚶鳥語促高眠南窓幽夢元堪借只在青林緑水邊

山遊

野意閒循熟路行逢人到處問村名芋畦瓜圃柴門外迸客流鶯作意鳴

仰天遊詩十首

身似銅梁玉壘迎仰天槽畔落鐘聲驕驄遲鈍非無意紅葉林中不肯行

壞壁前題掩緑苔金堂有分待人開十年未脫多生垢慚愧名山又到來

仄徑延緣一線開山腰選地坐莓苔那知俯首千尋下猶有行人策杖來

遊蹤絶地欲參天垂脚千峯萬壑前不是虛空驚失手那能取次墮人間

山腹空懸濺沫垂遥遥滄海舊來疑誰穿石鏬褰裳入或是桃源未可知

桐葉楓林半變霜千山斜日亂丹黃紫絲步幛酸寒甚已入錢王錦繡鄉

重岡高下斷猶環殘照荒荒宿鳥閒八百里餘青不盡千峯東去到勞山

渴擲詩瓢欲發狂似聞滴瀝暗泉香懸崖特吐蒼龍髓付與高人自在嘗

谷遠路逢流水轉山深村受夕陽重炊烟裊裊西風外只隔前溪一兩峯

馬上清歌足解顔溪聲林籟共琤潺空山清遠宜絲竹未許遊人索莫還

河上

繫馬開樽孝水濱麥場風過靜無塵籃輿南指山陰道笑折荷花贈遠人

友人入山

猿鳥西風足往還知君佳興與秋關年年紅葉長相待白鳥來時定入山

山遊迷途問王八田姓者乃得徑

溪轉雲深徑易還枯藤老樹不知年無端邂逅田山叟得到華陽小洞天

宿亡友家

高館蕭閒棐几清熒熒殘燭月三更依然舊榻分明下笑語相看屬後生

楮樹堂躋高厓探五雲洞

欒臂長繩縋裹頭陰平覓路走江油可憐鄧艾癡狂甚不覓神仙覓徼倖

五雲洞

千丈摩霄聳玉臺杖前紫翠向人開已知邀得山靈喜迎客清溪出谷來

古寺

白楊凋盡尚多風古寺無垣暮境空廊下僧雛燒落葉茶烟一縷破窓中

山遊歸

碧嶂青溪自此分相隨惄愧嶺頭雲遊人自愛紅塵去豈有名山逐客文

途中

長途殘照萬峯明息馬荒村旅興生有客青帘呼酒坐何人紅樹杖藜行

自笑

須知身世兩亡羊未審廻頭是故鄉岐路重來應笑我晶瑩雙鬢足秋霜

客況

客舍孤衾雨雪凉雞聲燈影下藜牀何如尚欠東華債丹鳳門前一夜霜

旅館

飢馬爭芻夜向闌啼鴉飛去漏聲殘北風掠地長林吼不跨霜鞍夢亦寒

大夫松

西峯得得又東峯先聽天齊曉殿鐘五十餘年重蠟屐故人惟有大夫松

沂水道中

沂水南來斷鴈啼晴堤驛路淨無泥斜陽一抹沙如雪碧水青山送馬蹄

黃河氷解

河朔天寒積雪橫東風吹出斷氷明朝暇乍上殘澌下萬馬西來鐵甲鳴

畏途

童僕殘年乞早歸畏途瞻顧識人稀過淮便覺南音少細馬雕弧短後衣

揚州城外

輕車不過市橋頭蓬轉江郊到遠垂過眼繁華元是夢寒烟一抹失揚州

揚州

殿脚垂楊夾岸栽楊家天子舊多才墓田合傍山光好直為雷塘特地來

江舟口號

遲速風帆任宿因何須封豕賽江神今朝伐鼓鼓逢坐大似人間得意人

有感二首

玉陛級平飛獵馬金鋪蘚長黯宮城猶留雲氣三山在莫聽江流六代聲

屈指繁華六代都蜉蝣弔古任揶揄阿房繡嶺何曾改元是青山與綠蕪

舟行三首

官樹郵亭簇簇新攢眉車馬入紅塵連朝篷底枯禪坐又羨閒行岸上人

送目船窻古岸昏前灣彷彿綠楊村不知何處槳堪乞開徧桃花人倚門

長流浩浩幾時休破浪心情已倦遊夾岸垂楊樵悴甚只堪繫著釣魚舟

舟中口號五首

波平日暖水無烟獨立船頭意浩然撾鼓賦詩兼飲酒乘流真欲上青天

梅花奏角夜遲遲好月船窻意自私更愛空明天水影漁村燈滅是眠時

瀉盡銀河迴不愁崑崙一滴幾時收憑舷翹首扶桑外想像歸墟納萬流

點點遥村數得無剩堪穩睡過朝晡却愁晏起金烏出失却輕陰細雨圖

驚起沙鷗避釣絲微波盪槳散魚鱗飄將旌尾當

船背得意舟師拜水神

漁父

菰蒲獵獵濛漣漪雨向漁舟聽最宜萬頃玻璃千
點鷺半醒半醉棹歌時

華氏園

率爾衝籬未得門孤舟且繫老梅根栽花種樹渾
多事十萬琅玕緑雪村

越中雜咏三首

越水歸帆鼓棹行長歌一葉入空明天隨尚有能

言鴨共爾溪頭泛曉晴

老樹濃陰彌望中如椽修竹萬竿風縱饒花露無
心飲緑醉紅酣定不同

夜行虛放子猷舟亭午蕭山又滯留斜照渡江應
自好不過今日入杭州

七里灘

七里灘聲雪浪開懸崖百丈没蒼苔朝歌亦是回
車地未及公卿忌釣臺

七里瀨二首

釣臺千丈水雲孤傲睨何能耐世途如此溪山良
不惡羊裘真是挂狂奴

故人雅意似綈袍同卧蘧蘧興亦豪一作公卿那
復爾台星元讓客星高

中秋作客

塵緣消遣自風流家是樊籠種種愁萬事不知惟
痛飲便宜客裏過中秋

憶白下竹

傍寺臨溪萬玉繁插天青鳳羽翰尊願隨薊訓分

身去有竹人家徧叩門

柳

南歸好友贈新詩祖帳青門得意時從此改爲歡
喜樹不須仍折斷腸枝

吳山口號

飄飄客子滯風塵來是青秋又見春久與吳山稱
好友山靈恐亦愛新人

憶辛卯以臘月離姑蘇

翠羽羅浮夢久踈臘前草草喜還家如今翻恨還

家早不見銅坑鄧尉花

南菱

青梨如雪齒難勝還讓江南紫角菱說與北人渾不信請君六月到吳興

過江

江干殘照尚當頭海面風來送去舟瓜步潮回人臥穩闌珊燈火到揚州

渡黃河

拜祝陽侯風日嘉中流擊汰似乘槎南來慣怕江湖險幾過黃河已到家

舍舟從陸

曉枕茅茨燭影昏故鄉轉近轉驚魂五更驅馬寒霜裏猶有篷窗睡味存

宿高橋與吳門皐橋同音

渡河八月客程賒漸近青齊問酒家喚作皐橋空自笑可能駐馬看梅花

渡汶水

汶水湯湯津渡迷征途今落穆陵西不須更憶扁舟好如笑春山待馬蹄

棲雲閣詩卷第十二終

棲雲閣詩卷第十三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蔥佩

七言律詩六十八首

北上道中二首

荒原高下斷蓬驚不待何朝此廢城父老未能言舊事流移且喜競新耕歌揚媛長優伶氣古殿風收燕雀聲據榻清凉如世外好憑殘衲悟前生

夜語闌珊囈語訛童奴耽睡耐譙訶荒村火重曉雞少大道年殘歸騎多醒夢從堪參鼓漏東西未

可定星河爐頭幸有餘樽在隨意挑燈起嘯歌

壬午元宵

年少輕拋無計償已知容易負春光太平盛事趨逾下薄倖良時過易忘著意尋歡知興淺與春作劇讓人忙不知天祿中宵火得傍青藜幾許長

元夕次吉津韻

花信輕寒不礙晴乞來休沐任閒行從教袍鼓聞三輔不用車輪逐兩生短策紫塵爭大道長刀佐酒割鳴筝同心攜手能無醉莫負星毬萬點明

次韞退元宵韻

曼衍珠勒蒲梢馬短劍輕衫御道平雙闕紫臨燕月老九枝青動漢宮明行瞻北斗星河近醉倚東風笑語生懷抱總添風物換攤書空憶夢華名

次坦園韻

遠岸鶯黃柳漸舒走從詹尹卜何居幽棲舊譜心偏憶漫士新銜手自除芸閣豈容嵇叔嬾蘭臺未就孟堅書丁丁宮漏黃雲暮悵望昏鴉下直廬

送客之楚

預借春風送客行千峯晴日賦南征河臨瓠子嵩全出江照梅花漢水明短策頓離驪馬路長歌行接斷猿聲桃源父老如相見爲報年來已罷兵

贈王松侶

布袍芒屩踏京塵紫陌東風浩蕩春海嶠幾年容浪跡帝城今日見閒人書如薑桂偏宜老囊有珠璣不受貧投紱東歸知有伴十洲隨地可垂綸

贈施尚白視學山左

才名獨步白雲司久識西曹絕妙辭掌故重驚施

氏學殊方應織宛陵詩虞廷四岳爭推轂稷下諸
生共得師滄海魚龍翹首處迴看冀北馬空嘶

偶成

天涯芳草望中深漫興春來總越吟客子情懷渾
耐酒帝城風日不宜陰厭留宦邸匏瓜夢懶去公
車泣玉心世事參商皆似此爭嫌明鏡曉霜侵

送人返里

去住隨緣度歲華浮生何許是天涯歌殘夜醉銀
甖酒坐久燈垂金粟花往事十年人憶夢春風二

月各還家青青芳草依依柳到處增君悵望賒

都門寒食三首

薊草青連灤水濱就中難著宦遊身聽鶯柳浪徒
許晝走馬蘭臺不當春幾日禁烟傷粥舊昨宵微
雨杏胎新年年未識東風面總爲穠華解悞人

翻嫌寒食到匆匆老去情懷漸不同春事頓拋鄉
夢外雨聲全在客心中相爭燕壁東西水欲放梅
商冷煖風最是銜泥朝鳳闕禁鐘幾斷火城紅

萬年天地尚多情作使閒人樂事生青眼柳窺挑
菜女紅樓人夢賣花聲燕爭社日驕春雨角起霞
天報晚晴爲促君歸多釀酒好隨簫鼓過清明

寒食同子下子濂竹浦小集

細馬燕姬寒食天故人一笑閱華年吟懷遲日鶯
花際琴思長松水石邊已破海棠三月夢莫驚宮
蠟五侯烟城南載酒當時路回首天涯意惘然

感事

吾負青山恨已遲移文驚看鬢邊絲若思南省真
成妄便盼西臺也自癡畫裏欲尋三島路夢中偶

誦上清詩碧桃洞口應相笑荒盡瑤田萬頃芝

即事

寥廓談天碣石宮市中擊筑更誰同夢來燕子東
風外春在丁香細雨中對酒歌宜金錯落搴帷珮
憶玉玲瓏雲間尺素誰相寄翹首迢迢問社鴻

有感

帝里深春戸自扃驚聞閶闔下雷霆金銀氣掩文
昌座貫索城填宦者星痛哭唐衢寧解笑沉酣阮
籍不教醒賣漿屠狗皆吾偶何事元成業一經

韋公寺看海棠二首

燕子初來杏子酸早朝幾度又春殘莫嫌逆旅鶯偏澀但出城闉地自寬縱使海棠嗔醉客豈無芳草待吟鞍風光好處皆遊遍不信如今是作官

占斷穠華別有情妖姿帶睡亦傾城三章約法棋書酒一夜關心風雨晴藜杖自當酬語燕金樽可忍負啼鶯出門無限尋春路笑煞沾襟阮步兵

咏孫二如新寓梨花

肯將妖豔競春光風味真宜白玉堂百寶欄深遮

鳳子三更月淡照霓裳梅花已笑徐孃老蘭佩空輸楚客香結子金盤氷雪冽山中長史合先嘗

題友人園亭

息機何必入山深三徑蕭然抱一琴花傍酒開香更遠鶯聞歌至友相尋碧溪洗研書生業青隴鋤瓜故老心何日期君同命駕南宮舊事話桑陰

都門贈起東

白苧新衫著體輕客來連日問閒行明窗敲枕談初劇倦手抛書夢已成風靜庭花嬌有態日長孔燕寂無聲新蒲一寸波三尺滿眼瀟湘萬頃生

過內湖分韻得五歌

太液三洲事若何空懸柳淚憶銀河忘機白鷺穿林雪隨意青錢散水荷遊客乍來詢玉輦夕陽不斷上漁蓑漢宮春盡蘅蕪老惟有銅仙涕淚多

送王子側表弟歸里

杏子微黃蝶亂飛苧衣初試玉驄肥陸機入洛年方少賀監抽簪志久違已耐垂楊飄絮老何堪痛飲送君歸錦秋湖上花如錦莫惜扁舟傍釣磯

送人之江西

槐里天低月影清檀槽風雨夜來聲擬將秀曆留君住何事流鶯與客行錦字遠煩彭蠡鴈布帆高挂豫章城遥峯青眼如含笑知有匡君絳節迎

送鄉人歸里

垂楊無際雨濛濛千里隨君到濟東地出青門辭陸海人同黃鵠駕天風舟抛三峽波非險負釋千金路未窮故國好山相對笑青青一望暮雲中

贈里人

花嶼松風舊業存檣山遥帶緑蘿村快談足使天荒破薄醉方知麴部尊白髮圖書消藥裹緇塵車馬憶柴門幅巾何日東歸去下榻存亡與細論

示友

握手燈前夜未央氷心錯道是疎狂開樽乍可傾三雅爭席何須愧五漿楚客大山叢桂賦蜀江小隊浣花莊倚樓不盡驚人句新濯薔薇露巳香

署中與福兄談志

藤陰小立話心期窮相楞材自可知多病已嫌醫

藥妄言歸空重友朋疑墮身婚宦真前業入社漁樵定幾時纔念抽簪殊自喜祈君先作送行詩

南臺即事

緑水分流宛轉通五雲樓閣入空濛紛披樹色隨心異自在鶯聲不約同帆影乍移朱檻上荷香忽起畫橋東曲闌無限江南意肯信風光是帝宮

過子下新居

衣桁蜻蜓緑影雙青絲碧井響淙淙憑闌柳織千家雨臨圃花吹四面窻休沐乍知酣睡美談諧巳

覺旅愁降貝多翻能跏趺坐自豈閒居精進幢

過敬哉齋頭有贈

莫作靈均漫問天年來得力是隨緣若科乞酒真無賴纔説尋花便放顛坐卧自尊閒日月朝參不繫散神仙偶尋子晉吹笙語滄海紅塵劇可憐

答王康侯

迢迢遠道各天涯五月停雲有所思蘭茝王途兄弟少風塵薄宦友朋疑別懷薊北驪歌後醉憶曹南錦瑟時便擬投簪神武外濠梁秋水故人期

贈梁玉立歸里二首

少小飛鳴冀北空翩躚曳履遍南宮宦成那識心元淡身退才驚道益崇他日匡時終藉手此行學道早成功十年宰相渾閒事煨芋香留榾柮中

朱門不識豈公卿幸負鬚眉慨髀生入幕各爭三婦豔袒衣誰擇五侯鯖譬如馬失寧非福便作牛呼亦甚平千古儒生渾不解紛紛涇渭太分明

寄家兄

酒醒漏盡夢難追始信繁華有盡時幻影無多應

了了浮生何事尚嬉嬉老來與會憑誰借病後筋骸頓自疑業識千生真误我火輪直下忍相欺

送玉立

彭義門前把袂時西山青入柳絲絲離懷對酒杯疑淺別路逢陰馬倍遲驛閱存亡楚子淚歸當春夏落花時微風吹醒邯鄲夢惟有樗冠道士知

與某尚書

旖旎瓊枝夢未真風流廻首已成塵西園洒客皆名士南國歌兒勝美人八俊宗盟猶可數六朝花月幾回新貞元朝士無多在說到何戡淚滿巾

不寐

青鏡鬖鬖白髮垂驚聞䌯蕞肅朝儀宵殘紫陌雞先曉夢覺紅窓日已移心切歸田僚友勸眉攢待漏侍兒知野鷗惟憶青溪樂不道人間有鳳池

自適二首

不妨高卧待清秋蕭寺香林足醉遊且任家書千度寄併將歸夢一時休簾間燕與春來在水上鷗同月去留世界蘧廬乘與住等閒那得許多愁

閱盡升沉好息機勞勞終歲欲何歸救時姚相身無具巧宦任安意久非婚嫁已將學道悮溪山復與賞心違累生塵垢何由洗豈獨殘年未拂衣

寄盧德水

天地蒼凉衛水東十年蘭雪夢盧鴻道兼夷惠宜斯世酒與離騷須此翁避世青山羞負販摩天黃鵠笑樊籠何時南下扁舟住秋水蘆花明月中

送王子下歸里

將歸且爲我徐徐忍向殊鄉看去車天是何心迷客夢人從今日嘆離居定歌黃鵠消名酒肯負青山有異書知爾故園相憶處一瓢新綠月窓虛

飲左且明所聞王學治訃音

遲歸邀月借微明一曲山陽意自驚白骨生苔真惡謔黃泉呼雉憶他生客談仙跡心先去馬識歸途足久輕此夜定知無好夢与螿同耐短長更

次介黃韻

病結林巒想益狂輞川歸夢帶宵長但尋歡伯償名地不用桑君授禁方歌後伯鸞愁滞越病餘司

馬倦遊梁夕陽啼鴂堪回首昨日闌珊百草芳

寄龍膺弟

散髮柴桑事若何蒼㝉天地穪漁蓑借廬舍遠入
城少種秫田稀沽酒多阮籍回車空有淚王郎拔
劍尚能歌宦遊每憶十年事風雨池臺暗薜蘿

送友人自晉還里

晉陽秋色太行雲攜取東歸與客分九折夢回驚
險道一封疏入訝深文書經郢說元難定字以烏
訛恐益紛罷取風波無足道淸歌且遣故人聞

憶山居

步屧河梁逸興生臨岐不是世中情檢來丹籍名
先注歸去青山道易成天仗夢回雙鳳闕仙璈風
送九霞城秋期定訪希夷去攜手蒼龍杖履輕

龍潭

澄潭風雨對龍吟雲氣山光晝作陰人似枯株將
入定樹如老衲已空心多情戀闕非卿相有道尊
生閱古今楚筆從茲留宿約松風和夢任相尋

新秋

車馬紅塵晚不收掩關小築自然幽薊門玉塞黃
雲暮漢闕金盤白露秋三徑懷鄉思越鳥一官望
署怯吳牛夌風欲挽銀河水聊爲張衡洗四愁

新秋閒居

解官雖旅亦徜徉病起維摩只一牀秋爽乍如人
出世身閒聊當客還鄉風催香返青縈幕雨長苔
驕綠满廊波漲新聞鷗報喜更期載酒過南塘

秋夜同友人作二首

萬戸蕭蕭擣素音玉關錦字動秋心堂前果落悲

摩詰門外香來憶法深茉莉開時燈冉冉芭蕉鳴
處雨沉沉騷懷憐汝能同調起和西堂蟋蟀吟
勸予早賃屋沉沉三嘆還兼笑不禁童僕妄爲台
輔計妻孥詎識水雲心試看丹旐人馳驛何似靑
鞋客入林悮却前賢多少在尊前空自話抽簪

夜坐

唱徹梁州入破長盈盈河漢落繩牀莫愁北闕三
更漏且領東窓一夜凉息定翻成鸜鵒舞心空忽
送曼陀香錦秋有夢依依去十里菱歌樂未央

移居二首

剗却酧榮天亦寛睽風僥月共盤桓不妨直任蓬三徑那得全無竹數竿宦到善貧應近市書占相宅幸宜官何當賜第湖山上絕勝旌旄夾道看

洒氣茶烟次第生懷新犖動各經營社公雨過苔痕長少女風回萊甲鳴稍約簾旌通燕影已閒刀尺應砧聲主人據榻欣然笑不待凉颸體已輕

巽甫詢遊西山之期走筆戲柬敬哉

秋色蒼然晩照明蔚藍西望倍多情試將樽酒催

禽慶莫以肩峯泥馬卿官不礙遊今有侶天能破例豈難晴驅除風雨登臨快笑買籃輿出鳳城

警悟二首

天地當知如許寛閒人領略自成歡不妨再整將殘酒大似重彈已掛冠待缺黃花方有興乘時白鳫豈愁寒浮生正是逍遥誌只要張眸子細看

漁歌一曲愛滄浪自笑龍鍾入建章借問早趨丹鳳闕何如高卧赤城梁闌干北斗天無際鐘鼓西清夜未央安枕誰與清夢穩烘窓紅日問衣裳

秋日

旅懷無地發長歌短燭空堂意若何蟲語似因秋半苦簫聲偏向月明多南枝宿鳥驚殘露北浦眠鷗簇敗荷晏坐焚香心似水參天笙鶴倘來過

秋日漫興

豈是灰心學小乘年來癡淡意如氷旅同鴈久歸還讓心與書違跡未能宦苦無方寧易熱官緣自覓又誰憎此生大錯應回首文度前盟況有徵

秋日感懷

節候清商喜漸温朝來庭樹驗霜痕懶看除日驚

新刺快睹懸帘滌舊樽自詫左慈仙是眇共嘲季布貴緣髡微風苦憶茅簷下豆粥蓮頭趁早暄

秋日四首

凍鳥經霜欲斂翰斯人豈合尚彈冠勞同馬足衣衾澀枯比桑心筆墨乾薄醉遠歸愁晩道凌寒促直厭晨餐宦情如酒無何飲纔望糟丘興已闌

吟眺蒼然極望中心情又與昔年同窮秋行盡愁無盡薄宦難工病轉工沙浦回鳴憐白鴈蓬窓歸

夢傍青楓補天無計空搔首何事談天有故宮

旅鴈啼霜入夜聲黃花時節旅人情到家除睡無方略問客消閒有姓名賦就一生仍卜易恩窮百事但歸耕重門久與斜陽約爲照吟鞭送我行

敗葉蛩思返照升拋書起立意懵騰客疏漸少騶先快史課重添影自憐配就一潭真似鯉蘿殘雙鬢尚輸僧當歸未必還惆悵客裏高臺莫漫登

秋思

西堂惆悵至今存九辨哀歌斷客魂旅鴈未能臣

白帝啼鵑偏欲惱朱門樽當露下寒難醉蕉近窗生雨易昏多少炎涼團扇似羅衾已覺少奇溫

棲雲閣詩卷第十三終

棲雲閣詩卷第十四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律詩七十首

獨酌

花影蕭然酒一巵晚涼書卷頗相宜燈昏欲灺挑還暗雨細如絲卧始知不盡餘香蘭燼瘦漸成長夜禁鐘遲昨朝輪直巡初過更乞遊仙夢少時

枕上曉角

畫角誰吹出鳳城嗚嗚拂曙夢魂驚三千水擊蛟

龍怒十萬軍馳鐵馬鳴哀樂都來惟月影古今何物入秋聲不知絕塞情何似一夕金臺白髮生

過舊寓

折逕添垣權作樊小山叢桂綠猶存雖留混沌遲金谷已拓提封到玉門壁上青苔蝸篆冷井邊碧甃鴨池喧煩君移取西湖樣三竺風光入野園

長安雜興二首

緇塵重上芰荷衣鵾鴂聲中事事非秋老金臺寒蔓草波搖玉蝀淡晴睇市中擊筑華陽晚閣上收

書太乙歸別後故人相憶處蓍苔黃葉滿漁磯
西風吹夢與歸與南望閒雲指敝盧縱使鳳池收
短翰不妨牛角挂遺書人來人去雙蓬鬢江北江
南一蹇驢笠頂茱萸應待爾側身渺渺獨愁予

九日

百感重陽雜笑嚬牛山何怪淚沾巾東徐戲馬英
雄沒南楚呼鷹鼓角新萸嘆右丞天寶後菊香陶
令義熙身龍山縱酒誰宣武亦是當年可惜人

登高

黑窰厰北五雲懸黑窰厰南秋可憐不見南徐寄
奴馬還憶西湖蕪子船老我徜徉好風日何人啼
笑舊山川長房萸囊兒戲耳吾將採藥三山巔

送明術兄歸里

不盡殘陽驛路長西風摇落倍堪傷勞人瘏馬休
辭酒去國單衣詎耐霜樓上何時驚旅鴈天涯明
日過重陽不成風雨還多病又負秋花一度黃

送友

好友相看賦遂初長竿歸釣孟諸魚紅香塵裏休
回首黃葉村中自卜居蕪晉逃禪桑落酒維摩抱
病貝多書知君元是瑶臺客一曲琴聲夢寐虛

送人歸里

潞水寒波照旅顏都亭疎柳帶霜攀連城且緩懷
中玉拂袖聊尋海上山愛弟青藜輝禁閣慈親白
業掩禪關趨庭如問金門朔為道新歌倦鳥還

送客

忽驚澤國露團團幾度來過廹歲寒樽酒無人歌
白苧柴車有夢入晴巒應思鷺羽廻明鏡不見漁

舟掠遠灘惟有同儕魚貫去長堤歷歷望中看

京邸二首

慵飛猶見上林鴉細雨絲絲帽影斜北地早寒將
落葉西池重到已無花自緣病久應辭祿不為秋
深始憶家名嶽縱遊何日遂五年如夢耐京華
乍思笙鶴刺天飛便覺蟪蟟生事微六十年來真
自悞三千界內更何歸只今萸菊皆前夢如此湖
山又夕暉采采華芝應恨晚那能枯骨戀朝衣

閒居

客于衣裳早欲霜京華日月以閒長登山病後籃
輿健嘗酒秋來蟹甲香小作津梁須益友薄安鵰
鶂是空牀讀殘書史忻然笑又看蝸牛戰一場

礪岳招飲將往忽病腰

清泉旋作鬱金香異味從來豈易嘗鼓缶方思桑
落酒檢書如註橘皮湯腰應有鬼欺饞口福豈無
丑照醉鄉何日廻波翻舞袖長鯨不厭海爲觴

寄馮孔博年丈

早幍織牀似海東雪宮秋盡看飛鴻書窮元晏人

方壯詩近黃初感益工玉尊行招珠浦月香箒偷
送錦湖風女蘿宜笑思招飲有待同歌桂樹叢

次孔博韻

雲璈天畔憶揚州燈火交衢十二樓俠少輕衫裁
紫鳳美人畫帳卧青牛爐烟入夜香飄陌氷雪融
春玉滿溝拾翠目成斜月散攜歸淸夢爲君愁

秋懷

侯骨卿材豈易優閒情久付海天鷗篋中五嶽圖
雖在石上三生願未酬癡鈍自宜朝士笑龍鍾聊
作化人遊嘉平屈指猶三月境滿東華更足愁

次仲若韻

久客年來意已輕猶將消息問君平殊方鴈足書
難寄險道熊轓夢易驚紅友蕭疎風雨夜青奴慙
愧短長更狂癡又欲煩詹尹何日鸞星較有情

次介黃韻

畫壁金釵記月痕鈿車依約望如存聽歌有客雙
垂袖背燭無憀獨倚門瑣闥嫌燈思紫陌明妝留
伴待黃昏天街薄醉輕寒失呼取貂裘傍酒樽

答友人

薄暮空樽信使還知君獨坐正蕭然擬將錦字投
河伯爲取天風送酒船微雪欲侵羈客夢輕寒不
散禁城烟何當走馬南山去獵火燒空笑割鮮

對酒偶成

燒殘短燭意如何獨酌空堂未易酡北鴈霜啼秦
塞柳西風雪捲洞庭波青山夜雨狂歌盡白髮秋
宵客夢多何用擔囊尋五嶽玉泉西下足烟蘿

幽題二首

峼峒長劍五雲樓司馬于今正卧遊疏奏風清丹
鳳闕朝回霜滿紫貂裘千羣組練元戎帳萬斛艨
艟下瀨舟正恐麒麟高閣影遲君磔穀爲君愁
湖海蒼茫訪釣磯元眞西塞是耶非百年日月雙
蓬鬢萬里關河一衲衣笠澤浮家人未遠商山采
藥志多違不知命駕何年事只聽經聲叩竹扉

與友人小酌話舊

雪後偏驚撲面風臘殘窮鼓若逢逢家音久待寒
雲外鄉思誰堪好月中五夜先愁新夢擾一樽聊

與故人同國門連日看人去極目南天送塞鴻

和韞退早朝韻

從知到處是僑居樓上元龍意久除世事譬如殘
臘盡塵情都向曙窗虛身隨香泉三生業債與蟬
分一束書忽憶御牀猶昨日披衣起聽寺鐘疎

除夕次和韞退早朝韻

天涯蓬跡愛鳩居長日支扉罷埽除歲晏風烟牽
夢亂夜情是漢到詹虛論交地密常耽酒學道心
收欲棄書明日東風高卧穩南枝應笑宦情疎

張家灣登舟得韞退詩扇倦遊招隱喜而有

寄

嶺徼梅花倚戍樓新詩知又徧南州作開懷袖三
年字相對江湖萬里流遷客猶憎溢浦月歸人已
上潞河舟東蒙黛色清樽滿莫負秋風汗漫遊

途中

擲筇南行就柳陰火龍戢影避長林久藏椎待漁
陽鼓新買絃裝靖節琴得地樽罍方有興問天風
雨亦何心便當襆被投蘭若凉夜虛堂聽梵音

河間道中

爲客始歌行路難飛鴻遠驛每爭先平原靡靡孤
村出大野荒荒獵騎還客爲歸途歡旅酒鳥當霜
葉逕吟鞭關河劫羨田居樂榾柮匡牀抱膝眠

嘗羅欽瞻酒

瑞露天漿總未眞每從德水想清淪不慙名下如
佳士乍對樽前信故人部署無雙從事好風流第
一麴生親蒲城耆望吾何敢一斗從君借小春

感興二首

滄海何曾見駐波人間元少魯陽戈紅塵有味端如此白髮無情可奈何八德池邊回首路三生石上斷腸歌九皇九世遲歸去豈止青行醉尉呵乍爲擁鼻洛生吟馬上看山意不禁自淨居來皆孽海出神京去即雲林秋聲竟淡人間世山色能增物外心僕僕終年成底事三生石畔好相尋

途次

憚人睡思早騰騰薄被寒因夜氣增燈影高低風頓挫柝聲斷續夢侵凌思隨驅馬歸田客慵羨聞

雞持課僧火宅尋門君自解禪心一片玉壺冰

將抵里途中作

堠亭歷歷已分明屈指吾廬三日程偶遇熟人詢邑事忽看老樹憶村名店嘗鄉味牌加健馬識歸途足自輕勝地相隣休負却近家乘輿更山行

歸休

麋鹿天真未可留直拚衙泌始歸休秋田蕪後糜無策米價低時稅轉愁執戟舊時狂曼倩挂冠新署病黔婁誰能種秫傾家釀又向雲山讓醉侯

即日

曲岸漁磯傍竹籬東風拂苻散漣漪已驚雪霽鴈歸早復恐春寒花發遲多病勳名長路倦中年情事短節知願遂禽尚應相笑拂袖京塵已早離

春日

落盡梅花小院深逍闌閒立更微吟漸成柳色牽遊興小結香烟試定心夢滅飛揚安老懶寒添藉藉賴春陰牀頭昇幛丹青好勾惹林泉意不禁

閒居

乞得閒身詠遂初藥囊詩卷酒隨車有林泉處皆留屋正放歌時且罷書白苧紅綃風雪後青鞋黃帽海天居褰裳更有三山在萬頃瓊田自荷鋤

寓園晩坐 子下園名

新篁滿徑水平灣稚阮穿林共解顏高枕全勝三錫命浮生誰對萬花閒樽前淡蕩宜雲水樹底清凉夢雪山穩睡明朝仍晏起停杯莫待夜鐘還

靜室

寓園北去寺東偏曲巷幽蹊日往還細草無心生

竹逕輕風有意敞柴扉倚花池面時窺月隔柳城頭一望山莫訝寒巖披衲去精藍幾傍已成開

乞粥

飯後華鐘報未曾羨他香積氣猶蒸吐魚或是汾陽客托鉢聊爲舍衛僧豈以隻雞恭郭太久將一飽笑何曾虛空嚼破求滋味試向曹溪問老能

送韞退北上

時變如棋塹日驚登朝何計問澄清艱危節鉞恩仇易門戶封章反覆爭未敢深心規社稷豈因低

首羨公卿欲全吾道艮非細初入蛾眉太監生

春遊

春光元不許人愁綠樹青郊與野遊三日看花花滿眼五更宿酒酒扶頭晴雲照水宜臨榭斜日看山更倚樓散吏玉虛新拜命官銜不署醉鄉侯

過拱玉園故址

玉津莫嘆前朝事拱玉園邊最惱人小樣輞川殊藕藉別裁金谷更淸新傳來父老雖能憶寫向丹青恐未眞石丈當庭無恙否金仙消淚似前身

答馮殷公年友

妙香疎磬柳陰陰麈尾風搖祇樹林百戰餘生眞再世三車覺路乍同心維摩室外緇塵染博望槎頭淨海深應笑攢眉居士去遠公今許數招尋

贈丁野鶴

鄭鬢蕭蕭暮已疎闌干苜蓿意何如借將燕市當歌酒澆盡名山未檸書白眼雲霄袁馬賤黃粱天地問奚虛靈風習習吹華表知有新聲試起予

贈星士

未買曾聞聯騎過廿生星緯又如何何星入命宜詩酒無疏回天縣計羅說偈已知人電夢談天不若爾狂歌出爲小草堪傾倒終向般溪老釣蓑

戲賦

買歡重壓少年場人笑維摩病轉狂心願化絃依錦瑟座將擲果代明璫司空見慣還應惱丞相微嗔亦不妨謝傅中年知此意陶情絲竹正相當

次二兒韻

枝頭紅萼燦來坼拆醉酣春病未能雀噪鶯啼三

語椽周妻何肉一分偕歸流風送奔泉颿靜坐天空脫臂鷹文字小乘難盡去猶嫌永夜讀書燈

讀家兒記興

大力誰留大壑舟北邙元不礙天遊暫來公幹翻成泣欲去遮須定不憂人鬼皆真非是夢幽明何地不如鄰三途輪轉無常住探取瞿曇第一籌

見齋得子

拂袖南宫道益明河汾夫子魯諸生別懷良友三年劇老得佳兒萬事輕頻夢熊羆勞豁秀再傳弓

冶付元成璿雲王屋徒翹首無路問孀一試聲

東方朔

金門大隱陸沉中謫笑天家氣若虹仙界蘭來緣阿母歲星明處問王公賦才未抵相如富諫草全勝汲黯工更羨朋情餘宛若陽臺雲接海霞紅

戲爲

泯道昌陽可引年居沽得意地行仙生憨白額山君隊死乞青蠅弔客憐卜式羊填精衛海鄧通銅補女媧天何緣覓得純陽術五百年中且放顛

漫興

但矜食指未觀頤一刻河魚便不支無病那知人易死乘歡益覺志難持驪歌入破催三疊鴆酒方酣醬一卮欲問黠癡君自審矛頭淅米劍頭炊

即事

薰籠香燼硯池乾柳線風輕拂釣竿遠信乍如新夢斷舊詩尋作故人看春波惹恨遙聞觸晴日投懷鎮倚闌莫厭棠茸相伴久東風還恐送餘寒

憶亡友

屈指官途意自驚長歌回首薊門行幾思河朔椅中酒便有山陽笛裏聲社燕旅鴻催短鬢溪花原草黯孤城青山無恙還今古莫問黃壚舊姓名

感興

浮世何來萬劫新回頭念念似車輪江寒翡翠堂中酒人老芙蓉城裏春夢去崑崙或邀月書來滄海已生塵長松危石香烟斷屈指前身與後身

次韻枚先太宰寄贈

書來香露浣薔薇飽叔知深喜我歸自是休文驚

葦帶非關宏景厭朝衣閒思行脚千峯老病感浮生萬事微君健自當酬聖主莫將雲壑換綸扉

起東枉顧

却埽柴扉久已扃雙眸乍看故人青只將眞率同羊尹敢以芝蘭擬謝庭濟勝脊山誰可繼高談倚枕尚能聽輪君百事吾何羨並駕惟期化酒星

次瞻明韻

梅花鼻觀欲通禪安置閒心病榻邊呼酒還宜盧女曲買春休笑沈郞錢築堤一水添輕舫策杖千峯覓暗泉行坐隨緣無不可胷中淸寂便超然

郭外

遶郭濃陰處處苔天留閒日待徘徊小舟初就波隨漲上客將臨花始開擇樹鶯鶯歌管去忘機鷗趁酒人來楸枰可代投瓊賭麤得新詩薦一杯

山遊

萬仞峯頭近上淸芒鞋欲逐野雲行珍禽聲向幽谿聚老樹花從隔岸生車馬天街無穩步漁樵山徑有閒情晚歸莫憚溪橋險望望西村月已明

遊葯園

中興三徑刦灰餘樹色堂堂爲意舒南客來傳分竹法東風吹送乞花車水和高士遨方到山愁佳人秀不如客杏移家伏生里濤箋常擘酒常儲

濟武南宅新成小山

襟抱由來坐壑全幾經位置便超然丹青選出移山手烟雨催來種竹天青似九華搖鏡裏綠疑千頃落樽前眼中勝賞千秋事始識蘭亭亦偶傳

殷家泉

舊地重來歲已遥擘窠書識舊圖瓢松藏濃碧猶慳葉柳炫新黃乍染條且就樽中商月旦肯從野外𠤬花朝河橋駭浪溶溶滿知是西山雪盡消

題法家莊廟壁

赤日停鑣乍解顏荒村路盡做禪關花溪命酒鶯先到竹院無僧客更閒欲咒龍添林下水忽驅雲就畫中山前途緩轡行還止不盡閒情暮靄間

龍口園

名園步屧試相求方怪經年此暫遊竹作夢天移

世界樹如耆宿閱春秋雙鶯隔岸啼來合亂水懸厓裂處流到此朋愁渾破盡只應酒盡爲君愁

滴水嵓

千仞嶙峋碧玉屏看山雙眼夢初醒海霞日射桃花紫石髮泉垂竹葉青厓阜淌傳蓮社約湘靈瑟付楚猿聽老龍睡嫩春波瘦移橄陽侯問不庭

嘲人下第後娶妾

夜光不售亦何妨十斛留貽碧玉孃作客茂陵春有賦渡江桃葉影相將頰邊好避蒲萄刺市上新

開皁莢香我欲乞醯君絕倒狂夫莫待老來狂

栖雲閣詩卷第十四終

栖雲閣詩卷第十五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有感

孽海狂風未有涯茹荼自喜又何嗟禿毫楚壁天難問雪涕漁陽鼓罷撾劍樹不傳千古恨僧衣未挂幾生差古墳留血終成土歲歲春開原上花

狂言

破殼游思引益狂黃繚答問怪何妨水非東走方

隅仄天止西旋日月長載地神鼇輕粒米出禪稚蝨嘆洪荒公明不死騶生在碣石宮中未易商

次龔孝升韻

椿蟪經營各百年居然醉飽壯登筵飛鳴何盡娥追日犂笑難工蛇任天芻狂青山悟後乘手扶滄海讓先鞭臨流高唱公無渡喚取蛟龍聽短絃

讀史

銀闕存疑博浪驚奇人遺事想平生擲椎師有山中石採藥人留海上城仙聖高蹤常傍亂英雄定

論不關成啼雞到枕時長嘆曾是劉琨夢裏聲

讀謝滬水詩寄贈四首

澤畔行歌絕妙詞晴窗潑墨上烏絲箜篌秦女憐
中婦筆札楊郎謔小兒三尺借人看鸊鵜一樽知
我在鸕鷀眞孃墓上傷心綠淚洒春風恨所思
荒城歲晏意誰論潦倒飛揚濁酒樽前輩高呼管
子墓小垂眞署謝公墩猶分醉醒難同社莫問妍
媸盡倚門作意楚歌爲若舞猖狂天地厭招魂
海曲狂名未易才魚腸飛動射雲開朱纓北闕談

天壯白石南山叩角哀羈氣未消滬水岸孤吟疑
上越王臺向人捉鼻妨高卧曾見君家太傅來
五嶽塡胸壘塊生短衣走馬大堤晴西來露掌金
人淚東去江潮鐵板聲得歲秋田狂易辦擲書蘭
畹恨難平陶情少借絲兼肉未抵弓弦霹靂鳴

訪客

徑曲籬疎草未删款門進應識君開逕詩憶舊翻
書得近郭招人帶酒還滿砌紫苔邀晚照孤城紅
葉背春山數聲長笛穿雲去知在漁村第幾灣

初夏

蕭索華林謝瘦紅浮萍收盡絮浮空樹平南澗青
無際泉瀉西溪綠已逼泛蟻金船荷葉露畫鸞紈
扇枕函風幽人高卧休尋夢占斷瑤天雪海中

答孔博弁解嘲次和韞退早朝韻

閉門寂歷似齋居蜩甲蛇膚漸解除夢後彩雲香
入散水中璧月影還虛空思謝傅登山屐不問麻
姑洞口書任作人間惆悵事瑤臺將近鳳臺疏

贈孔博

文場問字乍交歡聯轡秋風振羽翰薊北一書分
客袂城南雙玉掛臣冠浮生都付雍門泣險夢頻
驚蜀道難掉首鸞坡還共去好從俗可覓心安

有感贈友人

高鳥良弓事有因空留故壘在三秦妄思慷慨酬
明主不念迍邅有古人吳楚已知非俊物漆宵幸
可恕閒身麒麟粉本從圖畫何處清江少釣綸

遊王氏園亭次韻

萬綠陰中寄數椽池開貯想碧荷錢千花覆處紅

使䫉五嶽移來翠满拳鳥道曲懸高閣路蟬紗薄
起畫廊烟看殘素女圖堆枕猨李微風到四絃

至荷池

郭外銀塘萬緑灣遊因晴日一開顔蕭然靜坐看
新澗偶爾徐行過遠山邀客預期攜酒至出城全
許借僧閒晩凉白苧單衫透夜合花香送我還

次子下韻

輕颸策策赴高城雨後千峯競晩晴天濶遥憐烟
墅小人閒偏愛野塘清深隄鷺雉時雙起客樹新

蟬試一鳴田父黃昏聞笑語飯牛知待夜凉耕

亭橋

籬槿朱榮間緑蕉小亭北去到危橋波驚乍訝樹
傾倒樹盪翻疑天動揺雲外風來催進酒花前棋
罷靜聞簫茫茫便有滄洲意莫道琴高不可招

閒適

林陰溪曲傚茅茨客到先看滿壁詩峯爲王維添
粉本鳥如宋玉有微詞麥場吏緩催科後雨隴人
爭種豆時好月宜觴先布簟忻然解事有盧兒

友人遣妾二首

別鴻淸淚入琵琶帳挹蘼蕪去路遐已盡宿緣風
外絮乍添行色雨中花可能有夢時相過便使無
情怨已賒帶水莫驚淇衛渺幾離杜曲是天涯
重幃回首已消寃往事悲歡敢細論故素新縑空
手蹟還裘歸扇盡啼痕飛花落水抛殘豔去燕巡
巢戀舊恩莫憶西陵松下路傷心芳草斷腸猿

東郭荷陂

出郭蕭然便解顔了知家事不相關晴雲幾片山

千疊垂柳多層水一灣過客何妨同語語居人亦
解暫閒閒支頤何似江湘去高枕漁歌杳靄間

再遊王氏園亭

每度登臺悵望遲重來皺緑已盈池方懷好雨靑
冥借纔得新流白小知出水疎蒲穿幾寸占灘靜
鷺立多時主人無限湘沅意碧杜紅蘅有所思

偶成

穩卧繩牀自在身紛然萬化耐横陳桐先趨悴非
徒我鳩自閒鳴不喚人日送脂和寧畏夏風隨杖

屐已勝春近城未必無盤谷爲報溪山事事新

感懷

少年豈信鬢終皤種種顛毛奈爾何脫手春秋惟恨促到頭耄耋亦無多馬蹄卒歲人空倦燭影催衾日又過世上英雄皆是妄可憐垓下暗悲歌

偶同子下作

楞髮兼拋折角巾風塵雅稱阮家貧蓮心無恙天還恕虎口難歸旅已馴笑對醯雞樽有酒嘆當廣武世無人九歌山鬼殊堪友薜荔衣裳潑眼新

雨

雲漢誰臨舊日圖直將炎海泛王都物皆有數卉逢刦雨豈無心天賜酺庭作銀塘宜菡萏樹如鮫賓瀉珍珠神工立換清涼界不待秋風病骨蘓

題便面畫竹

便面蕭然對此君寒香出袖已氤氳枝繁欲碎金波影幹直能垂玉筋文秦地春陰含渭雨楚天秋老帶湘雲晝闌深處微風過苦憶山窗靜夜聞

題三弟壁

緑柳朱英照碧流晴窗盡日坐清幽三湘九畹移佳夢爽籟輕颸作好秋酒客歌成雲散塵美人簫罷月當樓會心不盡滄洲意十斛還堪傲五侯

寄贈徐小巒

賦哀憔悴滯蘭成何計相從事耦耕鳳德久知關治亂冰心豈但棄科名詩題甲子柴桑在學守庚申梨棗生夢向錦秋湖上去娟娟雪月爲君清

次韻

萬卷殘書欲廢吟晴窗兀兀靜觀心憶人如夢半

成古說鬼爲歡聊永今已問麻姑知海淺因逢曼倩笑山深雙丸不爲長繩繫又看秋霜上短簪

七夕二首

閒門疎雨暗空林坐久簾幃裊斷香蟋蟀西堂秋有夢芙蕖南浦夜無霜金城過鴈懷人遠銀甲調箏滴漏長白帝黃姑期有素也應天上怨清商

輕寒白苧夜沉沉短燭長歌代越吟桂樹風高清露冷豆花雨細緑蕪深河梁歲歲天孫駕砧杵聲聲故國心一自楚臣傳九辯蘭芳惆悵到于今

次王敬哉秋懷韻四首

枀息驚雨上苔痕蟋蟀西堂應客言華髮自應溲仄逕繡絲且與奠平原醉鋤蘭畹長春圃瞑解緇塵獨樂園斜照登臺時送日數家燈火憶漁村

却扇西風滿目塵夜行猶自望三辰已憑天地驚新製莫倚詩書議古人假塞赤貍裘楚柱摧頹紫鳳抱湘筠狂談碣石非無意稗海茫茫待問津

寶衣爐後噴塵凝玉盌人間憶茂陵騷楚問天愁莫對荒唐說鬼怨無微穹砰磨劍披蝸蘚燐火穿

林射漆燈恨血千年斜照裏寒烟霜葉自層層

瞑色長楸意黯然輕雲不散鵲爐烟現因忘却非今世舊夢尋來似往年短劍化鳧飛雪練長鏡倚月種芝田塵緣看足慵開目賴爾龜茲一枕眠

五弟書舍夜同張孔繡作

塵緣擺脫自翩翩也勝巴山短燭前走憶駒駼行冉冉舞成鸜鵒態仙仙老槐防露能張蓋疎竹乘秋更走鞭鮭菜已殘重進酒星河莫問玉衡偏

次韻寄韞退

長沙太息得無同誰念先朝補袞功招隱山中歌綠桂懷人江上夢青楓旌旄始識參落重文賦還從過嶺工捉鼻從君三日語十分莫惜酒船空

秋夜

寒蟬擁樹漸無情機畔停梭絡緯驚塵世一番黃葉落庭陰幾度綠苔生擣衣風急懷難遣團扇恩疎意未平欲賦秋聲童子睡殘燈斜漢兩盈盈

讀王西樵遺詩

星河垂地夜漫漫殘卷秋窗月露寒舊雨猶思官

舍飲新詩忍作古人看空談淨業棲心懶竟負仙才任世難千載名山惟數語玉樓賦恨見無端

秋思四首

霜林落葉問何歸嘆息浮生共爾微太史藏山姑舍是愚公填海未云非客能談劍猿公老巷莫蒔巢燕子飛此日登樓休作賦醉鄉侯好任相依

憔悴形神漸不親長虹猶欲射秋旻百年若只如今日七尺終為何等人哭愛唐衢能濺淚笑憑鄧禹話逍遥除將濁酒相料理架上琴書積寸塵

心息依微本道場客來再拜問中黄勲名自拙元非淡機械全疎反類狂卜命星辰醒夢幻臨流肯相濟飛揚熟思畢竟投閒是致向雞棲競稻粱驅馬時時過水濱清流迎送笑緇塵灰心自古榮華事著眼如今將相人槐夢已嫌非待覺蕉甘須盡況兼半百年刺促皆人事與我周旋尚未真

九日登高石君弟脩道之南山（壺盧頂霹靂尖背峯名）

壺盧頂結翠氤氳霹靂尖留雷斧紋谷遠長林藏曲塢峯高倦鳥抱歸雲出村溪壑諸流合過嶺人

家兩縣分了了孤峯天外起騎龍來看小茅君

古寺

古寺閒遊似遠村長廊深邃莫敲門蒹葭遠引騷人夢蟋蟀寒招楚客魂有恨鶯花消白露無情風雨易黄昏閒心細與爐香斷蕉鹿茫茫底處論

過藏績石隱閣

位置閒人須一丠逍遥乘化是天遊雨中溪上行看鷺晴後窓前坐聽鳩啓戸風檣鶯欸欸移牀霜簟喜休休老饕不俟新蓮子摘取荷花泛酒甌

感興

高卧因知萬事平好懷幾向靜中生繁花炫老愁多態宿雨留眠夢有情蟋蟀自應添恨賦琵琶何故作秋聲蕭然淡盡人間意枕上遊仙碧落行

贈王瞻明

長宵守盡博山烟透幕明河曌已偏握臂自憐金釧冷卸頭猶戀燭花圓鄉書北道飛霜後春事南枝瘦影前二十四橋應載酒古來惟有月嬋娟

易酒而飲

分覇糟丠與不同酒泉擬寄大江東沉雄我愛幽燕將嫵媚君憐田舍翁敢謂李桃元待報或容粟布略相通老饕食指還成笑與在坡仙一賦中

酷愛

古來賢達亦何窮酷愛香山與放翁常以琴樽遊物外懶將氷炭到胸中一生懷抱如斯足千載襟期與我同此外卿材兼相業野人笑對馬牛風

冬至

玉琯灰飛子夜清天心元氣一時生想多自覺三

天近夢破方知萬事輕香海青蓮將托體藍編丹闕又書名不妨暫醉聲聞酒枯木寒嵒借化城

送仲美訪道蒙山

采真名嶽意娭遲踏雪千山一杖時但助文心司馬鈍定完塵事尚平凝瑣樓自闢壺中路樵斧休耽洞口棊他日玉清携手去鶴衣同拂五雲旗

畢載績過訪與五弟鬬奕

黃池雄長久爭鳴捲土重來更背城不欲上人名似奕無多酌我酒猶兵偏宜過從當殘臘未廢歌

呼尚太平昨日條風春已到南枝香夢一時驚

歲杪

氷雪東亭未易親晴來便覺是佳晨溪山無恙終歸我花鳥多情略似人浮世定須消悶酒韶華錯過斷腸春時光幾日條風到隔歲青皐羽衛新

巳亥元旦二兒園中

茶烟苔影罷將迎遠眺微吟稱野情此地閑人宜痛飲何年芳草不叢生橫塘半畝添春雨斜照千家傍古城並待芙蕖香遶屋移牀來聽水禽鳴

元宵石君弟邀看花燈

已有條風拂綠漣還催新月到華筵愁因齒髮稱前輩喜趁歌呼冒少年三雅莫辭消夜酒九微恰照試燈天香車寶馬空如夢玉漏金壺並可憐

梅花

庾嶺寒香憶未親玉妃婀娜下重叐先春綠鳳疑傳語著月青溪欲寫真風裊長纓渾耐瘦天寒薄袖自然貧南枝無語南窓晚問取羅浮夢裏人

石君弟室中看梅

綠鳳羅浮有所思幽窓賒與看花期難逢月寫東西影不信春殘南北枝飄拂暗香凡幾度護持清夢已多時主人京國青驄緩玉笛無情莫遣吹

看孫禹年梅花

貧病如何也累花幽情未滅去年賒任尋玉照豪門宴莫戀孤山處士家捲幕有風香掩冉臨池得月影橫斜須攜姑射仙人子去訪湘山萼綠華

春日漫興

酒后新時世界新稍釜元與玉宸隣琵琶舊事彈

連鎖囉嗊清歌唱采春日涉溪山成合節天當花月賜閑人北部寧有黃金在白髮榮期莫厭貧

春夜

鑿動蕭然似太清一星夜夜正中明雕梁燕子初歸舍臣夠梅花巳落英把酒風前聞遠笛翻經窓下聽殘更誰能跨鶴東歸去濯髮滄溟與月生

即事

春風勸我日尋芳一箪一書還一觴偶買酒時來妙妓每揮鞭處礙垂楊眠逢林鳥喧皆好坐對留

泉濺不妨更向名藍參老衲支公臺近淨名牀

春遊

竹裏清溪柳外臺好花只共笑顏開風知醒酒披襟入鶯爲窺人隔樹來度曲曼聲低欲斷藏鉤珠狀詭難猜渴羌偷眼紅螺影錄事殷勤借一杯

春晩郭外

乾坤容汝甕婆娑解事無如春夢婆但傍龍樓開日少不知馬檄故人多客何方至分寄酒鷗汝來前共聽歌斜日雖低風漸暖寺鐘聲急欲如何

郊外

貧到心閑樂有餘一行出郭愛郊墟青峯碧澗狂催酒晴日薰風緩跨驢驚夢春明門外路沉思夏口甕中書營營塵際誰爲我烏有先生字太虛

看花

撲面韶華夢未空頗嫌多事是天工離亭柳與銷魂綠幽谷花堪薄命紅傳送寒暄驕北鳥招搖開落任東風爭知天上容華好萬刼長春日日同

栖雲閣詩卷第十五終

栖雲閣詩卷第十六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七言律詩六十七首

漫興二首

安得長林百里連飛泉高閣迴浮天鸞簫歇處留鶯語棋局拋時上酒船衲子蒲團千澗曲仙人鶴駕萬峯巔明窻來致真師命欲授金璫玉珮篇

浮世蒙頭百丈塵蜉蝣枉自作勞薪溪山方占神仙窟花月能輕將相人萬事誰云非幻影三生元

不是吾身法航行指金沙去菡萏香中有宿因

閒居

下壽已經天所賜殘年敢怨病相侵尋山登眺愁春晚縱酒歌呼怕夜深柳下碧池追舊夢案頭青史損閒心栗留花外殷勤語五十年來識汝音

栖雲閣漫興

小閣栖雲古寺隣蕭條鐘梵似山村但臨流水先攜簞非抱琴來莫叩門香細休教風捲幕書閒恰值酒盈樽蒲團定起流鶯語寂寞伽陀與細論

小齋

月季花聯柳葉桃今年忘却種芭蕉臺端狂客紅螺盞洞裏仙人紫鳳簫四五株松工部宅兩三尺水廣陵潮浮生萬事元兒戲莫笑童心老尚饒

次龔孝升韻三首

逝水穠華得幾年狂名消盡向珠筵空樓明月梨花夢高閣春風燕子天拾翠停車飛彩扇踏青廻勒盼遺鞭十千沽酒君無惜銀甲新調蜀國絃

忘懷聊復置淄澠骨瘦新驚眉有稜一坐已將消

短刦雙輪何用繫長繩珠沉赤水深難覓龍示元言近可承頗愛曹溪分一滴多生禪觀憶吾曾

據梧莫問異還同鏡裏妍媸照即空錯錯欲同批頰鳥羞羞應笑叩頭蟲淨緣垢業花飛雨笑果啼因籜解風撥盡浮雲消盡翳妙高峯頂日方中

夜

棲烏幽花望不明星河拂地夜三更纔聽舊曲偏多感每到良宵若有情好月須爲懷夢草洞簫元是斷腸聲輕風驟起蘭塘外漁火篝燈分外清

雨

颯颯東風雨欲來坐看嫩綠到莓苔放舟烟浦衝鷗去乞笠山村走馬迴消酒莫嫌桑落盡催花崗與牡丹開直須淅瀝聲來後枕上重過舊大槐

客過

老樹扶疎影借鄰叩門一笑兩閒身開樽半曼能眞率作黍雞公忘主賓小試選鋒談壘破暫爲酷吏酒條新夕陽投轄休言去同向前溪把釣緡

漫興

把酒看雲且放歌丹房清寂奈君何方知霞客相思苦自古錢奴出世多天路仍愁眉黛少風情不怕鬢絲皤維揚大有遊仙夢江樹篷窗字未磨

過梓橦山下友人家和濟武韻

山腰東去問幽居有客攜壺駐鹿車斜日殘砧多隔巷深秋寒葉半堆廬鄭虔有秋十年晚司馬無琴四壁虛囘首滄桑多少事幾年今是到門初

飲謝啓東齋頭

那復開樽與奈何重逢正喜鬢絲皤地仍抱郭碧山在人似飛花黃壞多傳舍高堂新燕子素封極浦舊漁蓑離懷未有河橋恕夜合香中任醉歌

水仙祠

江妃羽蓋水仙祠蘭浦蘅洲有所思布席爲尋花發處抱琴直到月明時波翻嫋嫋藏鷗葉露壓垂垂宿鳥枝百尺高樓天似水何人閒弄玉參差

龍口閣

走馬飛塵上短蘺到門人意已蕭然青山欲走還圍座碧樹雖蔽尚刺天小步客留留畔字低飛鳥

趁竹間泉重來攜榻追清夢更對西溪結數椽

青蘿洞

伯推楊柳仲菰蒲夾輔溪山入畫圖劈石五丁新洞府開塘十步小江湖倦來正喜蟬同靜酣去如招鳥共呼每到斜陽成小社一樽一局聚潛夫

荒塚

千載荒坐只廢基巍峩高塚復爲誰茂陵玉盌何年出秦帝銀鳧幾日移獵客乘孤遺宿火牧童吹笛卧殘碑牛山一笑空今古多少癡人尚淚垂

感興

一杖斜陽世盡非三生鴻雪跡依微溪山元讓漁樵占仙佛從看將相稀刦火梵天中未免香蓮世界外何歸藕絲難斷輪難止便請吹毛劍一揮

過楊用孺

停車山塢憶當年老健驚逢地上仙垂髮交遊霜鬢後孤村語笑素秋前尚餘荒徑流泉涸不盡疎籬夕照懸無計療窮窮可送陽春郎到廣文氈

湖上

藕花銜日淡烟流斷柳平將遠翠收十里聞歌香近遠四天涵碧影沉浮何人命笑仍攜燕有客相呼却道鷗彈能銀箏終闋後隨他花畔看停舟

雨

一點雲陰能幾時芭蕉葉重已先垂清寒正愛空林好淅瀝偏于小閣宜繡幕影搖殘燭見芳塘漲滿浴鷗知紅蘅碧杜湘君夢八載孤舟楚水湄

青雲寺

平地相看意未驚登山始覺險難平還居憩足如郵傳與杖相隨似弟兄高下千盤孤鳥沒陰晴萬壑片雲爭有人泉畔跏趺坐看我飛笻上太清

墨龍池

千年人說墨龍池龍去池荒有舊基老樹心空如衲子流鶯聲媚亦歌兒到來晉魏知何代坐久鴻濛正此時唱演三丰招手在蓬山我欲往從之

山寺

相輪天外挂晴暉馬繫殘碑叩竹扉遠浦光中孤鳥去斜陽嶺半一僧歸村舂晚急炊烟合芳草秋深樵徑微清梵頓醒塵土夢閒心初地欲皈依

山遊歸東園即景

五日名山蠟屐回又攜餘興到亭臺重陽未過秋先老小院無人花尚開曳杖莓苔鋪繡亂閉門風雨作潮來阿誰喚起遊仙夢鶴唳三天酒一杯

東園

觸熱紅塵欲發狂乍來窩日已清凉柳絲風攪偏多影荷葉花稀尚有香負郭帶郊天曠遠入吳遊楚夢蒼茫將軍金碧天工畫尺幅依稀挂夕陽

小園

萬柳陰圍一草堂小園近郭愛荒涼送迎風雨惟啼鳥妝點溪山有夕陽歌板聲催青箬夢茗爐烟颺緑荷香錦秋一棹何時去越水吳山寄興長

水閣曉起

曉露翻荷送暗香蕭然未盡夜來凉倦遊益覺青山好早起方知白日長地僻人疑忘晉魏枕安心欲借瀟湘談深客倦茶烟裊偶爾攤書亦不妨

雨

午窓驚起夢蘧蘧飛雨輕霑案上書豪客歡來頻命酒旅人愁處屢停車新名亭子珠還讓舊買蓑衣錦不如南浦又添多少緑莫將清淚濺芙蕖

初秋

作賦休言宋玉工人間那有大王風波寬須入鳬鷗社林遠將分燕雀宮漸覺斜陽垂閣畔即看凉月到牀中西堂蟋蟀知人意騷辨淒淒氣味同

秋夜月下

清凉只道已難期斜照何如汝亦移風化衣裳爲鬟雪月將天地入玻璃長吟喜有秋蟲和幽夢唯應宿鳥知濯髮銀河猶未足沉沉露下五更時

得友人書

莫歎蕭條白髮翁百年誰是日長中從教上客參差笑頗憶前賢約略同退鷁飛鵬均有故岡梧巖桂各爲叢喜看尺素山中到好語新傳無上宮

笠雲閣閒坐

秋風祓禊宛深春短策佯狂孝水濱好月乍來如快友少年重憶似前身瓊樓貝闕遊仙夢滄海名山結願人吹徹玉笙天若水飄然散髮馭麒麟

贈子下

東山五畝吾何有南面百城君見招楚客自然聞蟋蟀秋窓似欲映芭蕉胷中全壑遨雲易嶺上笙歌待月遙歸即草書飛帝里尚期清夢伴漁樵

飲韞退園亭

雲關長日未嘗扃幾曲嶠峯展翠屏畫裏詩情開幔到夜中酒病聽泉醒芙蓉欲種先成堰枕簟須安更作亭浣罷薔薇香已炷琅函初啓蕊珠經

秋夜

草蟲絮絮已難休殘燭何人更倚樓幽夢能通千里月良宵穩占五分秋人間已識清霜近天上爭看大火流狡獪楚臣君莫信不言歡樂反言愁

寄浙臬宋玉叔

芙蓉彩筆玉嶙峋執法星懸浙水濱今日湖山須大手當年爇白似前身六朝柱櫂寧無夢八月銀濤若有神大好雲棲堪結社宗雷匡阜又何人

中秋東園次韻

步屧園林晚照明廻廊小坐待深更枝頭果動風才度浦口鷗驚月已生紫袖低鬟歌玉樹紅螺泥露瀉金莖撫來世界空明甚乍似飄飄問五城

秋雨

望遠傷離楚客心蕭森積雨意難禁人憑佳夢潛來往秋與閒愁校淺深苔蘚有情窺畫檻管絃無力咽重陰閉門亦有茱萸酒戲馬臺荒更莫尋

登高用杜牧句起

牛山何必淚沾衣千載茱萸各是非轉轂舊秋和夢到踐更新鴈綴行飛遊須野宿歡方暢客甫狂歌日已微明日相期重載酒好山未肯放人歸

秋柳

當年張緒久相思海燕東歸夙有期青眼窺人風葉葉紅亭罷酒淚絲絲參差玉笛空樓上憔悴金城暮雨時爲語蘭成休作賦春光會到短長枝

即事二首

頗恨風沙尚喜晴閒遊借得馬駒名柳當郭外偏增態水到城隅倍覺清一一征人皆有故年年芳

草本無情不知幾箇華陽客瓢笠青門拂袖行

夕陽天氣短長砧高柳人家淡蕩陰水自何來遶寺曲山從此去入雲深蒿原葉下麒麟塚楓樹霜前蘚鞠林繞轉城隅秋色滿誰能出郭一相尋

悼亡

莫驚紫玉抱如烟但說容華便可憐洒雪堂中春夢夢遺香殿裏月娟娟已知龍劍終分水豈有鸞膠可續絃惆悵槿花枝上血杜鵑啼盡是何年

有感二首

舊業相招須此來重重羅網亦堪哀學疎宜入漁
樵社命薄元無醉飽才萬派流皆歸海盡千株花
總待時開若能會得生前事果劫陰雲一夕回
萬劫盲聾乍自驚拈花消息幾時明餘年拚我還
天地多故嫌人識姓名非想到來猶有業忘情入
去始無生諸緣寂寞君知否試聽風鈴自作聲

病起

回首浮生萬事非朝華日及鬬芳菲死如蟬蛻公
卿賤貴屬鳶肩者艾稀寶地無塵何界似金沙有

路幾人歸宗雷舊社前緣在一笑閒浮便拂衣

適楚

詞客精靈定可呼移情林壑涉難圖江山自昔多
情甚屈宋於今有賦無獵火驅車雲夢澤仙舟吹
笛洞庭湖翩翩黃鵠排雲去天柱峯頭望眼孤

過梁王城

樵風薄暮送南征憑眺梁王有故城遺殿久隨原
燒滅寒花猶上女牆生神絃送酒靈狐嘯漁火搖
檣鸛鳥鳴欒布吞聲千載怨漢陵耕牧亦將平

自楚歸時地震後

楚水扁舟萬里餘遠行方解愛閒居人歸嘗酒逢
新雪客過分茶得異書莞爾長松存骯髒依然高
閣貯空虛崩騰劫火渾無恙珍重乾坤一草廬

曉渡汶河神祠小憩

白髮抽簪起每遲宵征又喜見朝曦葑田水落通
樵徑野墅雲深失酒旗細雨黃壚三日醉微風青
柳萬條絲神祠回首人惆悵四十年前駐馬時

新泰道中

風過郊原見燒痕曉晴霜袂一時溫平溪清淺忽
成浦小逕灣環逈入村醒酒石多移綠野名山書
不戀朱門滄溟莫惜東流水惟有昆明劫火存

淮南道中

水國輕裘耐晚霜神烏猶送去來檣小山賦就淮
王老大澤風廻海氣涼月向波心光更遠山連夜
色望尤蒼馮夷起舞湘妃笑倒瀉銀河勸羽觴

客夜

落落風沙旅鬢侵悠悠物態日追尋道求頓猛聞

人死榮過偏驚閱世深不盡寒波長改路無多霜葉强依林觀心未寂狂奴興禪板輕敲又醉吟

旅邸

蕭條樽酒傍香篝烟樹蒼茫始欲愁百歲便來能幾日終年如夢奈雙眸悲歌羈客偏憐夜風雨天涯易得秋拔劍燈前紅淚盡吳霜明日鏡中稠

舟中

把酒長歌一扣舷白鷗沒處入吳天浮雲弔古蕪城賦明月懷人采石船龍旆只今餘蔓草蜃樓强

半是秋烟定知自在輸漁父箋乞天公署水仙

故人

故人久別長安市簿領羈身笑語難偶爾帆檣遲郭外翩然騶馭到河干風波如此留君住雞黍從教盡我歡記取臨岐攜手意蓮花金地七重闌

弔古

今古茫茫貉一丘登高憑眺涕神州長江飛渡憐三閣大峴平驅笑五樓不是地靈貞有盡自緑天子欲無愁山河元借英雄力錯莫東陽憶仲謀

金陵舟次過友人話舊

丹竈難封六乙泥焚香且讀紫陽詩紅塵落刦天酬懶白髮尋師客笑遲舌底醍醐三昧酒橘中世界四仙棋他年若剪巴山燭須話金陵道上時

金陵感興

雲霄江海各浮沉花月長干尚可尋淮蔡欲平誰有相輕肥自許我無心褰裳五嶽追禽慶揮麈三支叩道林離郄塵緣人自在驊騮頓轡已駸駸

秋

自是征夫愛遠遊西堂蟋蟀强吟秋溪山爲我支銷嬾風雨因人整頓愁多事星躔趨北陸耐勞江海競東流禁他幾度飛鴻影白帝懸知亦白頭

南中即目

裙腰濃緑草萋萋雨後微風躡杖藜野水自明斜日外烟村只在斷橋西竹知避客回穿牖鷗識忘機近過溪縛取飛亭松五丈巢居人鳥兩堪棲

杭州臘底

三吳臘雪舊來稀預怯春寒上客衣了已無情堪

惹夢不知何事又懷歸旅中少病天能念老去尋
師願已違一壑千峯終歲好笙歌長傍五雲飛

歸舟即事

行客招呼遠道應雲垂天濶影昏昏大星照水將
爭月野火連村不辨燈五里荒陂司夜柝三更枯
寺課經僧舟師薄醉憑篙卧敲盡晨鐘未肯興

途中憶家

何時匹馬穆陵關正恐人歸未肯閒遍閱新書初
雪後乍嘗臘酒小梅間疏渠驅使穿花水闢戶招
呼近郭山兄弟相尋詢異事留連往往暮忘還

客遊

薊門行入越人吟步屧河橋酒緩斟楊柳風微牽
客夢秋千影過引歸心莫愁風雨催寒食乍喜雲
山似故林沂水仙壇三百里可能策杖一相尋

栖雲閣詩卷第十六終

淄川少司寇高公才高學富隨遇有作惟詩最
多其言浩瀚充溢文則淹肆詞賦益加排蕩焉
然俱不存稿蓋公無事以之爭名也凡所存錄
皆出其好事吏人之手爲訛音謬字者什三舛
錯重複者什二埋金玉于沙礫吏實爲之矣垂
今四十年公之孫保寶繹常武安三人思欲表
章其著作摟括記錄得數十束詩踰萬首文亦
數千篇詞賦之流殆不可數則爲蠹食瀕盡屬
其所親崑朗畢君先裒輯其詩剔去殘缺棼亂

者什之四念當世之知公與公之才之學者唯
益都飴山先生爲致切以訂定誠告先生笛不
容卻爲之正其訛謬刪其舛錯重複沙礫之汚
淘汰淨盡精益求精拔尤得一千首分十六卷
爲一集又病其題目先後無章時余北學于先
生命爲校對排次乃俾先生叔子西陵繕寫成
帙序而行之庶幾表章之無憾矣比輯文來訛
舛愈甚倘一潤色則失公之精神訂更有難於
詩者非先生割愛舍之蓋愼之也其他詞賦雖

隹公之末技耳既敗於蠹亦姑置之噫公雖無事於爭名吏知寶惜乃爲存錄功亦不可泯也然一出其手幾汨作者之光華苟非公有三賢孫擇人淘汰烏能出其金玉以焜燿於人間哉

常熟仲昰保識

先大父平生吟咏致多俱散置遺命不聽輯故吾父與吾叔父兩先人遵約弗敢踰垂四十年仲兄肇鼎慮弗輯後遂不可知謂豐及弟慢曰吾同祖兄弟八人存者惟吾與若及叔父之子

此一弟耳失今不料理將爲子孫羞盍圖之豐等唯唯念當世惟鄰邑趙宮贊飴山先生爲風雅宗雍正戊申奉所綴錄詣先生居懇請選定先生夙敦舊好不復辭竭精力閱三寒暑事乃竣方謀授梓人而仲兄復齎志以歿乾隆戊午豐慢兩人始黽勉從事剞劂成集豐既感先大父之詩藉飴山先生選定以行世又悲吾仲兄之不克見集之成也刊校已竟爰述輯之之意於後云 肇豐謹識

栖雲閣詩拾遺小序

高念東先生栖雲閣集飴山老人定爲十卷凡一千首海內譚藝之士以獲睹之爲快也第閱先生詩盈二尺許或疑其多遺美矣弓至濟南乃覩其全卽老人所閱原本也古體丹黃精細幾無遺憾近體二十餘大冊寫者多複出其所選間有漏略因摭拾所遺得二百篇以歸先生曾孫俾附前集之後漁洋山人嘗謂先生欬唾珠璣而用之如泥沙詩幾萬首廣大難周今之所錄非有加於前正

使求盡菁華不湮沒耳取金于山求珠于淵其寶必有不盡者豈取之者之過耶乾隆丙子秋同郡後學宋弼序

栖雲閣詩拾遺卷第一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古律詩四十二首

贈張王二壻

春王正月之望前欲雪不雪回風旋山城久貧歌
吹少九枝青玉誰爲然客何自苦擁裘几撚鬚囁
嚅如秋蟬六博呼盧者誰子君輩沾沾博士言小
宋飛觴故自快大宋讀易殊酸寒衞樂當年恐不
爾慷慨爲歌行路難人情冷煖當面異四達摧車

忽九盤意氣肯與絳灌伍貧賤恥受屠沽憐況爾
俱稱名德裔清才奕奕凌雲煙十家忠孝喜有後
章氏經術堪紹先賈生弱冠終童逹卿相當朝皆
少年彈指槐花淡墨榜拔鰲而舞何仙仙蹀躞九
州驊騮步風飈萬里鵰鶚摶公車來春應並駕黃
金突兀高臺懸草罷新篇且共倣狂言勿爲他人
傳

夜中有感

梟棋十二豈不危漆園寧作泥中龜麒麟不如上

蔡犬賓孟何以羨人犧世上快談多樂事莫及不
祥將相字急挽天河洗耳根津津何事屠羊肆使
君於此故不凡子野搊箏涕橫沾

古意

郎何所妾獨苦空房明鏡相爾汝隻影涼涼已自
憐娟娟明月來相傍蕩子何曾解憶家斷腸芳草
連天涯雙棲紫燕尤堪惱秖那中庭雙蒂花菖蒲
葉凋蘭葉短郎去日多行益遠剪剪燈花蟢子飛
燈前含笑掃蛾眉新衣乍換重看鏡門外馬嘶郎

已歸

戲題與二孫

兩孫四五齡比肩日遊戲問其何能爾胸中無一
事每來必登樓或有仙人致折花知插頭騎帚以
爲驥奔趨不可止跼蹶或流涕索果曾無飽一日
頻復至跳擲以爲常追逐欲捕趐青果掇樹頭酸
澁何曾避捕我蒲中蛙折我池中芰兒弟或爭撲
小婢遭罵詈有時向我訴詰之亦知忌洗面避多
端跣足不憂刺每飲酒一盃輒云已大醉雀雛瓶

復虐蟻穴遺其粟賜錢謗以詩閒日猶能記想我
嬰孺時當亦同此意稱者日以長老者日以悴無
物可爲歎有故皆相累我聞學道人觀化如假寐
松鶴等大年豈以老少異峗嵫事已遲臨崖難返
轡書此於爾紳壯年勿自棄

送六弟南歸

終惜匆匆去輕裝已在門乍調新市馬寂憶故園
樽旅雁三春急衝流二月渾到家寒食節南墅杏
花繁

送人歸

匆匆三月莫春事又空過惆悵王孫路其如芳草
何從情緣病減鄉夢向離多匹馬靑門道愁聞折
柳歌

仙槎

褩火映仙槎淸樽對莫笳去帆千里遠歸雁數行
斜淮浦鷩遺壘央宮問落花日新多聖政好向遠
人誇

過石隱園

瀟洒幽人宅柴門長夏淸自然蒼蘚徧不禁野雲
生小水侵階濕疎花隔樹明何當白羽扇盡日對
楸枰

送人歸省

積雪靑門路軒軒去國人所期終悟主此去且寧
親諫草郎官切輕裝漢吏貧行看澧浦上丹鳳問
垂綸

答張天石通政二首

塵土誠堪厭居諸祇自知百年今已半五嶽更何
時北闕辭明主南州覓導師仙才吾豈敢頗訝夢

華芝
賀監支離甚朝簪已晚抽擬將乘化去或爲看山
留海上琴尊約塵中支許遊故人相憶切語笑待
淸秋

都門西閘同謝馮兩同年晚坐

野興由來劇羈懷向此寬波聲淸入夜水氣晚生
寒沽酒紅橋肆燒燈綠樹灘欲歸期後約好月更
來看

立秋日汪園小集次韻三首 原選三首

勝地多愁遠褭褭此易尋牢愁楚客賦歌泣酒人心雲日驚秋淡松杉閲世深柴車門外道應閲管絃音

舊語徵文獻虛堂歛衆喧茗香文字飲河朔辟彊園燕子將辭社筍孫欲滿軒阮嵇何事業避世酒盈樽

未覺新豐似偏驚杜曲移淸秋梧葉節斜日藕花池酒態宜猢市蟲聲不隔籬山公倒載去信宿再來期

將抵武昌

楚塞王程遠江風笳吹輕斷雲樊口樹晴日武昌城豈有英雄在空餘山水淸帝陵行可望縹緲緑雲生

臨淄道中

班荆忩笑語遊子意偏閑漸覺前村夕因看飛鳥還水奔將入海地遠似無山涼月催歸杖田家欲掩關

莫論

莫論千秋事千秋事可哀地皆前輩歴書任後人裁黃壤英雄骨靑蒿將相才乾坤多故甚只有劫殘灰

游錦秋湖

不負湖山美諸賢集錦秋衣冠君子國煙水化人遊夾岸闐闐鼓浮波點點鷗聞聲同好至盛事冠營邱

出郭二首

謀野原宜蚤行來晚逕迷遊人皆問酒倦鳥已停啼淡靄千峰接殘陽一寸低看花明日事一斗更同携

靑谿處處苦野色滿城隈言就東陂飲翻從北郭來閑行宜遠道佳卉愛遲開吾意將學圃樊遲未易裁

憇山寺

到此忻然笑寒居上古天溪聲低作雨柳色遠為烟時有鶯雙過何妨琴一絃蕭蕭人世隔長日抱

雲眠

出穆陵關

單車三日路已出穆陵關旅興沿途寫家音附客還黃連九曲水青接二勞山吳國行將近飛鴻滅沒間

春草

何物爲春草無心却向榮能鋪金谷徧解向玉階生柳外多閑態雨中饒遠情杖藜塵事少獨向大堤行

舟行

小艇緣溪好狎鷗依晩汀晴春嬾卽臥漁唱醉還聽南國來鴻雁東風長綠萍遊人挾趙瑟渺渺憶湘靈

送人之任楚南

扁舟楚南去擊楫洞庭間蘭憶騷人賦香來帝子山九江仍浩蕩三戸正屯艱廉叔來何莫遺黎已解顏

寓大明湖側夜聞風雨聲

天籟自泠泠迢遙下遠汀地疑憐楚甸人似對湘靈頓覺秋聲壯偏宜醉客聽移情卽此是不用泛滄溟

秋風

何與人間事秋風百感生西堂鳴蟋蟀北渚浴鵁鶄役役征夫路蕭蕭倦馬聲歲荒村社急鈴鼓正爭鳴

新正

新正來幾日風物漸柔嘉香霧仙人館歌聲酒客家長松時落雪遲日欲催花天意如人意韶光轉物華

洞庭舟中

長安風雨夜往往夢孤舟乍作舟中客何殊夢裏遊想因皆是夢人境總宜秋一片氷心在蒼茫對十洲

江上寄京洛故人

登舟風日好便覺是閑身朱紱如前夢沙鷗自故人斜陽芳草渡寒食杏花辰南浦離懷劇郵書莫

厭頻

蘓州

十日吳門外匆匆已莫春簫聲餳粥過柳色酒帘
新風雨維舟樹漁樵問渡人蕭然雲水夢持謝軟
紅塵

野寺

偶到招提境心降謝俗攖人閑足禪悅院靜有棋
聲不似京華住自然風日淸只疑金粟老大士欲
將迎

送客

驪歌不可聽況復夕陽時山澗雲歸晩風驚鳥去
遲青門宜悵望紅樹寂相思迢遞金微路還愁夢
裏知

初秋

不知秋到否已覺夜來涼殘燭欹斜影薰爐掩冉
香砧如愁玉塞花欲老銀塘漸有讀書火丁丁喜
漏長

春日過友人山居

斗酒向何方遊情信馬韁穠華憐野圃風物憶官
莊柳盡青羅密溪皆碧玉長此宵君有夢春草徧
南塘

思歸

未必無餘暑君能幾日留雁來鸞扇怯蟬噪鳳城
秋歌舞宜新社山川供醉遊湖天應更好處處採
蓮舟

夜中

吟惜殘春夜情添出世心疎春和漏永短燭閉門
深雲嶠懸歸夢風枝妥宿禽碧霄眞有路只是戀
朝簪

送人歸里

帝城南去路客裏過淸明官道郵程近晴春酒旆
輕無花遲去馬有樹聽啼鶯歸向山中說今年漸
太平

有感

易破穠華夢難招惆悵魂鴉飛梁苑樹客散信陵
門汾水秋來雁巴山月下猿南朝多法曲歌罷有

啼痕

冬夜

古今彈指盡惆悵一燈前夜色留寒夢風聲憶往年爐薰侵藥裹書帙潤茶煙顛髮遽如許回頭意惘然

與友人夜話

胛病愁孤坐談諧慰寂寥歲憐秋事半樂憶故鄉饒楓雨沈紅樹蕉風展翠翹所嗟景物似歸夢滿寒宵

栖雲閣詩卷第一終

元孫貽榮校字

栖雲閣詩拾遺卷第二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蔥佩

七言律六十三首

秋興

秋風客夢送將歸千里蕭條木葉飛遠舍幾移新燕壘夕陽不改舊漁磯向平婚嫁尋山晚廣武英雄風指稀悵望江干鴻盡去芙蓉白露上人衣

揭來

握手驚看意惘然揭來輕騎越江邊從戎書記三千里去國萍蹤八九年客路風花羈旅酒長衢歌管禁城烟前遊廻首皆陳迹此後心期雪夜船

送唐濟武歸里

成名需次暫雲阿携得天恩到薜蘿千里飛花隨短劍一尊微雨對長歌學從閱世風波定天與探書歲月多第一延英期大對蓬山把臂共婆娑

再送濟武

殘春走馬青門道歸臥般湄意若何緣酒尊前無感慨碧山影裏有菜歌志能自見復何恨士所當

爲政自多別駕英州眞不忝更添佳話向戀坡

送門人陸處實司教寧國

世人作吏易爲豪疏乞青氈意已高要使諸生服
雅頌莫躭名士醉離騷佳山水處風塵盡多簿書
時郡邑勞絳帳談經足自喜廣文博士是仙曹

廣平道中

星軺預怯道途賒十里穿林上曉霞略彴似萍驚
病驥流澌如掌漾寒沙計程屢屈長亭指乞火兼
詢賣酒家自在雲霄如意客刺天飛雁數行斜

送邁塵下第歸里

馮文敏詩云我已倦游君未遇楊花如雪送歸
人邁塵臨岐予忽憶此句方知其妙賦此寄懷
泣玉陵陽淚滿襟倦游誰念越人吟舊詩漫誦徒
經眼新恨全同始上心如雪楊花征路渺和雲芳
草馬蹄深他年此味君應解只恐吳霜鏡裏侵

次王敬哉秋懷韻二首　原選四首

醒自能狂憶次公歌呼颯爽得無同十年客夢星
河下千里秋聲砧杵中烏匝疎枝空傍月人依病

葉乍驚風未知造物成何事曉漏昏鐘竟不窮
切切秋蛩何太頻蜀絲燈下唱迎神黃金歌舞醫
愁藥青史英雄佐酒人縱步茫茫皆暗海回頭念
念已成塵香烟未斷風中穗辛苦前身與後身

新秋　原選其一

山翠空濛傍晚收疎鐘且夜轉清幽穿雲玉管星
河近照夢銀屏燈火秋白露簾櫳辭去燕碧花籬
落上牽牛篋中團扇乘鸞影應爲西風歲歲愁

送蔣維章監揚州稅務

畫省鳴珂乞暫閑持籌秋色照巖關淮南樹影蕪
城月瓜步潮聲建業山已喜越裳通累譯行看蒟
醬下諸蠻不知誰作狂書記廿四橋頭共往還

送張孔繡之沁水荊石署中

春寒猶斬柳成陰西去征塗雪滿林上黨地當天
下脊太行雲繫客中心元成世業餘經笥單父風
流對雅琴到日清明官舍酒縣田烟火寄微吟

送李有文按粤西

玉節金臺破臈行條風送客賦南征桃榔影裏莣

由出翡翠烟中灘水清欲致太平惟綮吏尙煩石畫是屯兵桂堂莫悵長安遠封事時時到漢京

謁周公廟作

殘碣斜陽野殿虛龍旂想見閟宮初弟兄王業岐豐後父子文章河洛餘三握幸瞻元聖貌六經亦是一家書西京日遠空懷古悵望千秋蘋藻踈

淮南道中 原選一首

青女霜前罷晚砧維舟斷岸柏林深守更風柝依殘葦沽酒寒燈起夜禽楚水聲中遊子夢嶽雲影

裏故園心此時通德魂應斷痩影單衾意不禁

歸田雜典

故人相贈有瓊琚載酒青門白板車舊署勇能辭貫索新銜穩許老樵漁山中酒政閑人課海上軍儲計部書賜復十年公輩事九州歌舞莫躊躕

寒食偶感

蠟炬誰分漢殿香禁烟景物似秋涼歸寧兒女爭紅袖寒食風烟讓綠楊上冢羣趨芳草路冶遊半問杏花莊唐陵麥飯啼鵑血不及東郊倒一觴

竹園

烟樹苔磯石逕微揭來長嘯惝忘歸穿林忽得登山路看竹全勝食肉肥寒以古香迷客夢清留蒼雪上人衣不通姓字慚傖父未必肩輿徑造非

入都寓報國寺僧舍

緇塵不到梵王家鈴語天風靜若譁客久能持龍樹偈僧貧解餉虎邱茶名山遙憶心先往帝里重來鬢已華棲鴿禪房原自好一枝休羨上林鴉

九日二首

節序遲遲勒物華尋芳遍歷野人家天容桓景山頭酒人就陶潛籬下花斜日幾回臨古道秋風何事又天涯重陽風雨驚人識偏喜新晴噪晚鴉

九辯登臨楚客愁茫茫懷古又悲秋久銷仙氣荒臺馬空憶歌聲聖水舟人似塞鴻皆滅沒酒同金馬任沉浮終期蓬海山頭駕冉冉仙輧碧落遊

贈梁玉立二首 原選二首

纔出春明野興新向來正色冠朝臣久推燕趙無雙士竟作滂膺以上人綠野從今躔鈌典黃扉那

許換閑身鵰弔絲 水濃于染欲濯長纓未有塵
十載中樞慶得朋年來進退似相仍索瘢豈謂公
無過强項遂疑天亦憎跡近與同艮易構言滋毀
譽總難勝西州豪士應相羨黨籍求名得未曾

題家兄小園

隔院先驚藹藹生平池略受一橋横接來園菓兒
孫滿架得牆薇洞壑成揮麈憑教山鳥怯科頭喜
與野人爭連朝止酒閑亭坐却笑歐公醉署名

送謝起東南遊

步滕河梁意不禁輕衫遲轡綠楊陰三吳澤畔鶯
花路五岳圖中會向心僮僕漸親疎白酒肝腸差
貴賤黃金密雲一曲今誰唱巾拂慇君問道林

入都過德州

懷土行期定復更登車頓欲到承明東風忽送神
靈雨南浦重看春草生路徑依稀前問渡郵亭驚
顧舊題名一舡便覺燕齊異無復青山送客行

平原顏魯公祠

白楊風雨戰旛搵颯颯金戈鈸馬聲故老難詢天
寶事廢墟猶藉魯公名磡涎篆處殘碑盡馬閫來
時春草生欲薦芳蘅無處所荒荒斜日下孤城

感興 原選共一

辭珮情如酒興闌轉從林麓話長安當權方識風
波惡退步終因天地寬婚宦累多出世少禪元說
易息心難快談莫問城頭漏晏起何妨日幾竿

送客

神武抽簪汗漫游鳴琴載酒問高邱霜浮紅葉千
林滿客歷青山十日留野館花闌巳著子空庭槐

老自成秋故人久擅青藜閣乙夜何人共校讎

步子下韻

芙蓉城裏畫陰陰夢即遊仙醉即吟地可聞琴宜
水榭僧招說偈向風林撩雲春絮人間世濯月秋
潭定後心不盡精魂鴻雪路三生石畔漫追尋

清明

鏡裏容華雪滿頭陽春何事滿皇州杏花微雨秋
千索燕子輕風歌管樓客夢迷如思遠道老懷冷
似坐深秋蒲團一片鴻濛海鐵作虛舟自在游

春日漫興

酒面新時世界新糟邱原與王宸隣琵琶舊事彈連鎖囉嗊清歌唱采春日涉溪山成令節天留花月賜閒人北邙空有黃金在白髮榮期莫厭貧

憶華東先生語

翹首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矣推先輩微語尤堪悟後賢卑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對酒

斜日憑欄花氣香疎林淺瀨泰壇旁紫雲樂府人嚬笑紅豆歌聲夜短長送客西風連下杜愁予北渚憶清湘便成往事徒迴首莫負蘭陵琥珀光

遊勞山三首

紅霞不盡戀山椒坐聽波聲識晚潮沙嶼高低分斷鷺烟村寂歷數歸樵臨溪人勸風前酒隔岸誰吹月下簫機息蕭然皆自得添圖何處說逍遙

風吹雨過淡晴暉犖确漫漫石逕微山路漸高人藉杖海風忽到客添衣迴潮溪水來無爽守洞山雲靜不飛惆悵鶴山高士去萬松影裏閉巖扉

何年蘭若此修真彷彿空山姑射身湘瑟鼓來疑帝子秦簫吹後憶仙人石惟壘在猶如黛杏已花殘不復春過客漫勞頻弔古縱餘珠翠已成塵

自嘲

春蚓秋蛇任卷舒僧虔拙筆定誰如顛毛濡墨嫌張旅柿葉爲箋笑鄭疎尙不折腰八貴座豈能俛首二王書臨池有訣君知否蛙跡苔痕宿雨餘

過金磯

漣漪細細鏡花平却羨漁舟不計程兩岸霞明孤嶼見九疑雨過晚潮生蘼蕪綠入湘君曲杜若香牽楚客情酌酒天吳相念否蒲帆百幅待飛行

漫賦

猶向西曹乞俸錢流光冉冉失華年書拋鄴架三千卷畫愛匡廬十八賢作佛未甘靈運後著鞭誰在祖生先焚香自浣薔薇露細校虛皇內景篇

北上別諸友

乍對離尊意不禁蕭蕭驅馬望遙岑再歸應自重

迴首此去能無事繫心百叠青山牽遠夢半林黃
葉散秋陰酒闌欲起還長嘯莫道桃花潭水深

江上

錢塘門外酒帘斜明聖湖光浸落霞十里何從詢
古樹六橋不信有桃花夢回南浦懷春燕潮打西
陵噪晚鴉却恠子胥癡未減凌波白馬恨猶奢

贈濟武太史

七年兩度共君游前送殘春後莫秋舊事難驅花
徑馬旅懷常覔酒家樓蓴羹秋老宜吳會杜若香

寒泛楚流五夜雲栖清梵好虎邱小駐問杭州

游山陰和唐太史贈許竹隱韻二首

遠游原勝掩柴關縱不登臨意已閒白髮天容婚
宦外青山人在向禽閒殘霞低覆千溪水斜日高
啣萬叠山一任使君歸騎促城南有客坐忘還

芒鞵猶未蹋禪關輸却雲門衲子閒筇杖古松流
水外蒲團修竹緒風間閒行正好穷尋墅小倦何
妨不上山無雲此時兼有月輕舟應勝剡谿還

登瑞石山 曉起將窮吳山而乃登瑞石山之巔左望爲通元觀爲吳山東南盡處下臨修竹參天則壽春庵爲掃帚禪師故刹也詩紀其勝

門外青山傍屋難山家也只是柴關那能晝閣參
差處直在奇峰杳靄間松頂偶看猿定去雲心時
喚鶴飛還翠微蹋破千峰上天眼方知世眄閒

渡江

萬口歡呼潮已生翩翩乍覺片帆輕陽侯已借停
橈力舟子休辭擊汰行明日登高浮玉頂幾人誤
住呂蒙城猶慚漏下銅壺後辛苦江干候吏迎

大明湖

刪抹湖光應更妍遊人驚顧似遊仙綠添柳岸千
重錦白豁葑堤十里天繡幕朱樓清瀨上新妝紅
袖小舟前便將西子新圖樣移向齊州亦可憐

初秋憶家

回首韶華雪滿頭西風嫋嫋幾時休單衫易浥愁
新雨半臂重尋感素秋雁影欲連湘水夢蟬聲能
結楚臣愁翩翩一舸南征去更濯滄江萬里流

送別

沙明溪曲路橫斜獨樹村中三兩家耕事乍閒牛

乳犢柳陰漸放鷺眠沙晴春芳墅償樽酒閑步微
吟就野花車馬勿來驚枕簟東風吹夢向天涯

江上

何人縱目妙高臺吳楚青蒼望裏開白鶴似將仰
月去青山如欲渡江來楓林客夢牽漁火鐵板商
歌侑酒杯今古滔滔渾不異誰云刼火有洗灰

閣上

小閣微涼扇影遲眠沙鷗鷺靜相宜醉醒誰是難
詢酒勝敗雖忘倘看棋好月精神佳夢得東風熟

業落花知漁歌不斷江天遠惆悵樽前耐所思

放言

失笑風輪萬古忙九州一葉海中央久看星宿方
知變熟閱滄桑翻覺常蠡樣捷連章亥躄土中常
寂化城殤管窺莫信談天衍天外何曾丈尺量

清明

荒原初霽有啼鴉出郭風吹帽影斜新火幾家調
杏酪舊醅何處就桃花麥雖遇雪仍無恙燕正銜
泥已有家門巷不須重插柳綠陰芳草遍天涯

咏燕二首

舊事昭陽倘可尋長門枉却貯黃金掠花灞水還
灃水試舞花陰復柳陰泥落空梁成恨譜謠傳咏
矢累佳禽還愁樓上霓裳歇二十年來夜雨心
秋社愁霜去莫尋重來猶傍辟寒金珠簾細雨商
春晝彩棟雙棲憩午陰應笑鵑啼名怨鳥亦嫌鷗
去是鷙禽芑豐翼子烏衣最始識鎬京堂構心

韓燕翼邀飲候仙園

自嫌乘興徑登堂一揖開筵旋命觴松栝已驚皆

玉樹芙蓉何客種金塘野人禮數寒暄簡名士風
流几硯香倒載方歸無不可吾徒隨處是高陽

過故人園

茅亭重到杖藜遲洞壑苔驕徧廢基歌舫皆隨宿
莽盡清泉猶與故人期空山寂寂宜幽鳥好月溶
溶付酒巵不負晚颸高臥穩笛聲又起夜涼時

再宿清河

截渡樵舟掠水輕黃昏鼓枻嘯歌行鷗藏密靄寒
無夢雨滴孤篷夜有聲行客十年迷舊館秋潮一

夜到空城採蘋欲問陽侯兆可爲游人借早晴

舟中夜起

半夜披衣坐復眠空樽惆悵頁江天頻年堰廢潮侵岸幾夜牕虛月滿船篷側風檣喧楚語水浮霜樹接吳煙蕪城帝子知何處秋老淮南桂樹篇

聞長卿卒於西湖

如此人亡百感生茫茫神理未分明縱橫談笑千人見跌宕風流四座傾三竺或疑依佛座六橋仍可聽歌聲九原更買千金笑蘇小西陵尚有情

梅花

領袖羣芳天亦私偷春分付向南枝美人鉛粉妝偏素高士風霜性不辭臨水香濃雪霽後横牕影瘦月明時從教玉笛吹難落夢繞羅浮有所思

登樓

獨上高樓思悄然雞牕燈火憶前年年隨逝水潺湲外心在飛雲淡蕩邊去馬駸驛穿孝水歸鴻斷續入吳天西堂有客傷搖落遙指楓林落照懸

清明送客

紅蠟烟輕出禁城天涯也復有清明佳晨作客風情惜晴日還鄉意氣生果下金丸年少去水邊珠祓麗人行讀書燈火無勞乞且喜前郵酒旆迎

候仙園銷夏

園林又見落花泥新雨銀塘燕子棲日盪樹心光掩冉樓横水面影高低堂堂久自知魚計恰恰惟宜聽鳥啼長晝閉門如小刼寬心已過夕陽西

小酌示客

華筵鐘鼓馬牛風小酌清談興不窮熟睡忘情兼

蝶夢閒行無意與雲同年光俱向歌吹換山水能將哀樂空返照超然塵壒外笙簫縹緲大瀛東

棲雲閣詩拾遺卷第二終

元孫貽棨校字

栖雲閣詩拾遺卷第三

刑部左侍郎前吏部左侍郎淄川高珩字葱佩

絶句詩九十首

舟中

清流到郡城氣色失清淨高人居市塵屠沽喪真性

菴子溝

青嶂雙環鋏作關隔塵谷口杖藜還桃花千樹鶴千隻盡日扁舟繫柳間

話長白山

聽君細話溪山曲便覺江湖意渺然短策疏泉楓葉路扁舟吹笛藕花天

夜坐

冰壺濯魄意蕭然欲躡青霞到碧天不審瑤臺風露冷此宵天上是何年

感舊十三首

介子西京壯略傳延陵又著祖生鞭忠魂甘作揚州燐不為山光好墓田 吳

傳家忠孝久空羣絶命詞哀姓字芬終古未申嬰臼意阿誰為弔信陵墳 浙江魏

傳粉風流舊有聞清姿年少復能文南歸躍馬無消息多恐蛾眉解誤君 何

玉骨修眉野鶴身嵩雲高臥大歸人想應又作緱山夢夜月瑤笙未可親 魏

靈心如鏡筆如霞妙絶文詞擅作家天壤王郎今寂寞始知慧業亦空花 王

香山司寇尚巖棲洛社風流二老齊三晉素稱君

子國靈光今在太行西 山西

西州傑氣信難儔元禮溫醇自雅流青瑣官移能幾日素冠人去竟千秋 李

少年樹幟霸文壇部署羣英壁上看江左衣冠厨顧盡至今煙雨秣陵寒 周

詞館蕭條惜四張嶺南元子闢西堂登壇薊北星忽落不獨山東相早亡

小築臨波花滿湖蘭亭新本貴三都瓠園花木今蕪否猶有藍田別業圖 岳

浣花溪是芙蓉城五色雲車上玉淸璧月在天君
不死遺經今已付元成 杜

旄仗儀形羡伯仁素心尤愛聃翁眞鄉書一紙先
朝露汶水南來哭故人 周

一賦皇華遂不歸四愁有詠怨斜暉都門舊第崢
嶸甚知與何人貯舞衣 魯中張

聽歌

昨日春風聽艷歌此宵涼月弔青娥芙蓉零落胭
脂冷却悔東君雨露多

奉使邢襄道中二首 原選二首

小麥花稀野雉飛曉寒客子木緜衣何來柳絮粘
泥久又逐薰風上錦襪

苜蓿花開柳散緜孤村曉日上炊烟綠陰滿地遲
征馬種樹方知漢吏賢

江上雜咏

嶂岸驚風疑陸沉崩濤永夜似秋霖他時急雨鳴
階夜又起江湖萬里心

斜陽

斜陽客去酒盃空臥愛南牕欵欵風意思蕭然如
出世閑庭松竹到胸中

九月八日留客

黃花白露意相關瑟瑟秋光客自開風雨不來租
吏去明朝同醉梓橦山

東池

細柳新蒲繞坐隅石橋南北是征途風荷偃仰行
人住畫作臨平五月圖

新秋

芭蕉淅淅戰長廊庭下秋花有暗香二十五聲淸
漏永西風一夜到匡牀

欲雪

穆陵北是青齊地翹首鄉關亦可期連日南風將
作雪待予前路酒佳時

驛路即事

林邊簫鼓過遲遲父老將迎引畫旗挾策兒童應
羡我那知我憶似君時

即事二首

紅牕一曲怨東風芳草青青滿苑中沽酒先尋銕綽板與君齊唱大江東

宛蓋依然滿帝畿重來燕市酒人稀開元舊曲誰能聽斜日東風掠客衣

漫成

片語能令節義輕那知名教是干城閨中有女或新寡未許臨文說長卿

舟中

酒家燈火過籬紅帆卸猶驚擘岸風烟鎖孤舟清

睡穩明朝晴雨任天工

趙段溝

古廟盤陀柿影迷數村都在梓橦西行來饁婦穿溪笑坐久山禽出谷啼

菊

管領重陽秋色嘉西風原不鬭韶華粗疎枝葉妖姸少自是東籬處士花

桃源圖

疑鬼疑仙總未真山中世代幾先民桃花歲歲東風裏也是秦時花後身

出郭

百疊青峰萬樹花流鶯啼處板橋斜驕驄認得來時路青斾臨溪賣酒家

擘柑

樹樹金丸綴晚秋甘泉香髓更無儔坐中客說霜柑好便枕殘書夢廣州

窖頭溪上

庵子溝宜著隱淪窖頭東畔草如茵千株細柳真

名士一曲清溪似美人

漫興

高下星河斷續風一盃笑對燭花紅那知心賞流連處正在哀絃惆悵中

即景

柳影荷香入畫樓差排驟作小瀛洲昨朝客到迷前徑高下分溪水亂流

秋

西風半夜梧桐雨曉起蟬聲便帶秋入世幾番驚

落葉吳霜催上老人頭

雨中垂楊

蕉展梧欹酒乍醒平池萬點散浮萍不知細雨何顏色能使垂楊一倍青

感舊遊

青山西北是陽邱回首當年載酒遊縱向青樓重駐馬何人爲唱小梁州

張燮公園亭戲題

五畝荒園鳥下頻野花細草鬭時新蒙茸雜樹層

沾耳大似名山少異人

平原道中望泰山

纔到平原笑語生天孫含笑已相迎飛來雲氣吾家物淡日微風馬足輕

燈下看海棠

紅妝簇簇壓闌干乍對傾城破曉寒自昔美人顏色好偏宜燒燭隔簾看

秋蟲

如泣如歌怨不窮分明秋意付秋蟲夜深無那殷勤語擬入繁絃急管中

閑居

風雨陰陰促落花蕭閑意思似天涯輕舟欲訪元眞子西塞山邊第幾家

過磁州

馬蹄處處踏清流驛路塵沙望已收乍似江南風景好水雲滿地入磁州

秋夜二首

白雁南飛汾水流送來惆悵是新秋金風玉露年

年事何與騷人爾許愁

山上流泉風雨哀新凉剪燭意徘徊讀書牕下蕭蕭響身入秋聲賦裏來

梅

景物遲遲淡日陰似無春色到園林連朝細檢南枝蕊著意東風看淺深

自三里溝入城

爽氣朝來致已清溪山曉日晝難成無窮顧愷王維手乍向閑心靜眼生

瓊花觀

錦帆千里赴雷塘小杜風流事亦荒何處瓊花歸
劫火蕭蕭鴨脚滿長廊

浙中歸途

𦒍𦒍一棹越江東來固欣然歸亦同西去鄉關在
眼底東來邱壑滿胸中

柳絮

不知楊柳誰家樹嫩綠陰陰隔幾坊今日微風吹
絮到西郊應已滿橫塘

維揚懷古

垂柳陰陰覆汴河司花宮女逐龍舸西京誰唱安
公子又是陳家玉樹歌

錦秋湖

垂柳垂楊酒幔懸畫船短笛藕花天麻衣猶有同
人否細雨平湖似往年

百花橋

西風吹老碧梧枝蓮子房空藕有絲小院閉門風
露下百花橋畔暮秋時

客中

漠漠寒雲旅雁哀離離風葉豆花開新詩莫訝皆
秋色昨夜山牕聽雨來

都門秋日

翠柳涼生白苧衣銀塘蓮子漸應肥甕頭春社留
餘酒屈指秋風待我歸

游西山回二首　原選一首

萬山深抱古招提摩漢長松咫尺迷古洞雲深鐘
磬悄佛燈初上野禽啼

萬叠楓林萬壑烟無情夕照與人還歸來仍有青
山夢留在西岩黃葉邊

舟次

北斗闌干帶絳河輕風遠送榜人歌不知僮僕懷
歸否船尾殘燈絮語多

揚州

汴水東流事已非錦帆殘日轉霏微柳絲又作春
來絮一夢雷塘何日歸

柿岩

潺潺偏攪道人眠靜夜空山瀉暗泉骨冷神寒幽
夢醒來靑軒外柿若前

登高望遠

路當曲折靑山外人在蕭疏紅樹中九月雲寒依
北陸三湘水闊待南鴻

漫興

醉餘掉臂去堂堂富貴他年亦不妨若遇少陵同
一笑江頭酒債本尋常

尋梅

空山何處問梅花策杖穿林石徑斜擬向羅浮選
好夢翠禽啼出美人家

題畫

紅葉疏林映草廬蕭然秋色地仙居輞川已拜維
摩賜粉本眞疑畫不如

偶憶溧陽同館

山邱華屋恨難平相國墳頭草又生重唱渭城人
隔世山陽笛裏斷腸聲

使楚雜詩十三首

鄂渚君山更幾程軒轅張樂百靈驚蕭蕭風荻非
人世遙聽湘靈瑟一聲

千頃菰蒲水鳥呼推篷涼月滿平湖古人妙句今
方解白玉盤中一粒珠

屋角臨江舟過遲疏花高下半遮籬幾株綠柳蓬
門外好置黃壚挿酒旗

幾聲嘔啞送吳船便覺江空夜寂寥何事木蘭舟
畔月又教絡緯送秋宵

篷底科頭半卸衫舟如駿馬乍除銜中流得意徐

徐好莫爲乘風滿掛帆

洪山東去塔分明決決飛泉下嶺聲綠錦鋪山山
接寺愛教屐笠雨中行

雨蔣風蒲半帶烟巉岩如臥畫巑前崑崙挾長休
相笑正愛靑蒼小似拳

篠簜成林夢想中此來眞見楚材雄大人龍伯森
然立百尺虬龍拜下風

小展沙開村意成蘿陰遙聽午雞聲幾年兵燹荒
殘後驚見王人過楚城

南來幾月使臣星望岳浮湘過洞庭巴陵暮雨堪
惆悵篷背瀟瀟不可聽

溪畔赭山封紫泥森森松鬣蓋畺畦楓牕竹屋人
來少嬴得山雞自在啼

適意當前意便安無監有蠏果宜官人生只合湘
南住大竹如松綠萬竿

五老峰高烟水長輕舟有客下瀟湘匡廬飛雪三
千尺一洗十年塵土腸

易齋相公過松筠庵見訪

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
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

感興

畫角晨鐘動曙烏回頭遥思滿江湖曉風殘月依
稀似得似蘭舟酒醒無

答人贈別

文通一賦入離歌不用樽前嘆奈何說與少年能
信否白頭原聽渭城多

日日斜陽送晚潮啼烏過盡草蕭蕭只因曾作繁
華夢惹得閑人憶六朝

戲作咏史

揶揄鬼子笑人忙漢殿諸公未易方但有黃金總
不礙歸爲廣受出王陽

燕子

王謝堂前巢已傾又從傳舍構新成不須重問興
亡事燕子如今亦後生

犬吠

漁火禪燈樹樹霜空山遠夢月蒼涼禁城吠犬還
如豹觸忤心情華子岡

道中

荷篠行歌憶故郎燕南惆悵使星留他時只恐銜
門下又向天涯憶遠游

漫興

鈍根塵網出常遲滋味如秋漸已移昨夜新涼風
露爽心情祗許暮蟬知

一曲驪歌日已西渭城雨過意淒迷青青折取情
難盡更遣飛花送馬蹄

客中感興

丹青顧陸已千秋畫盡繁華寫盡愁若問上林空
有賦平蕪斜日滿秦州

夜雪

亂撲簾櫳點箔旌重于柳絮較花輕敲牕幾點清
人耳抵得空堦夜雨聲

蠅

秦庭傳赦爾多能毎笑歐陽亦誤憎淨拭銅匜輕
點染傷心始解賦青蠅

平原道中

天寶平原古戰場神仙節義萬年香向南又見青
山色莫把天孫作太行

棲雲閣詩拾遺卷第三終

元孫貽榮校字

曩余因事按淄川信宿故侍郎念東高
公第問所為棲雲閣詩文集其元孫貽
榮揖而言曰先公詩曾為趙宮贊秋谷
選刻惟文集尚藏於家方謀剞劂而未
能越六年貽榮之弟貽樂奉其兄命手
公文來謁余獲而觀之知公雖以詞翰
起家而所懷常在民物當

國家景運方新之日東省草昧初闢餘
風未殄哀鴻滿澤莫為念此嗷嗷及至
田功漸即朱提貫踴催科之吏撫字無
方公局外持籌發言流涕見於救荒序
與當事書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
歎末俗之淩遲痛藝林之波蕩杜奢有
疏砥士有議趨僵立仆斯為藥石矣或

以公文涉及二氏喜闡宗風即齋諧夷
堅傳奇樂府亦復津津齒頰疑止以跌
宕文史自奇而不知其意念所存有如
山也且公之於文眼如明月口如懸河思
如湧泉筆如翻水充沛而不嫌其冗秀
贍而不覺其腴叙一事必灼陳其事之
情狀舉一義必盡顯其義之底蘊如

輿畢少保論計相陳百史說冢宰會墨
序之議時文瀛洲草之繪詞苑令人如
身厠其列為之喟然興歎而不能已焉
新城王尚書所稱咳唾珠璣用如泥沙
者尚不足以盡公行文之妙斯不亦自
足千古已乎頋揚雄後世安有子雲子
建當年深期敬禮歐陽手訂六一朝宗

乃有壯悔公之文未嘗自定篇第閱者
易以文詞之工而掩其蘊含之大今略
為差次凡得如干篇訂為正集其出入
二氏與夫散碎零雜近於小說者則歸
諸別集庶幾拼艾攸分淄澠各別而公
之真面目為不泯矣貽榮兄弟如力不
足以全梓先出其正集以傳世也可乎

乾隆四十一年孟冬上澣山東按察使
吳江後學陸燿拜譔

栖雲閣文集後序

高侍郎念東先生宦京師少交遊獨與金沙蔣公虎臣稱莫逆交金沙故逃於禪而讀栖雲閣詩每使人有遺世務棄塵埃之想又凡二氏之文有求必應不立畛畦先生自云附於隨喜贊嘆者也於是天下謂儒而兼釋者必曰高侍郎嗚呼是焉足以知先生哉蓋以未見全書無足怪也余昔承乏般陽與先生元孫木欣昆季善求先生文集則以尚無定本意欲余爲删別未果余以憂去矣蓋乾

隆己丑歲也後八年木欣之弟益三肄業濼源書院以栖雲文集質正於廉使吳江陸公公時有切問齋文鈔之舉簡閱之餘分爲正別二集以爲先生之本領具見於文存之惟其愼擇之惟其精猶不敢自是既屬巽齋錢子攷其訛舛又以書命百二商酌其出入焉噫余安足以知先生哉惟是悔從前交臂之失且幸廬山眞面目今乃見之於論學見先生察識擴充之旨體驗甚深於說經則有左右逢源之樂至國計民生風俗之所係必痛切言之直痌瘝利害之切於肌膚而不能自已焉其氣滔滔汨汨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港汊洲渚無不到以其餘潤泛濫於老佛正如江之有沱河之有灉而已若遂以先生爲禪伯何異以沱灉爲江河之經流哉用附數言以告天下之讀栖雲文者竝以質巽齋云丁酉正月秀水後學盛百二識於任城書院之學海樓

棲雲閣文集目錄

吳江陸　燿朗甫選定
秀水盛百二秦川參訂
震澤錢大培巽齋
歷城周永年書昌
淸平劉　湄岸准
歷城方　昂訒庵校閱

第一卷

序十二首
易解序
史竅序
讀莊一咉序
山東通志序
淄川縣志序
馮再來滇攷序
虞孝百行編序
江南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重修萬歷丙子齒錄序
朱翠華鄉賢錄序
陳侍御名宦鄉賢錄序

第二卷

序十三首
張西山靑齊治略序
張西山救荒書序
永豐紀事序
天中理牘序
鄧氏族譜序
劉一止族譜序
黄侍御家乘序
張氏族譜序
募修淄川學序
募建義倉序
募重修官垻序
重修六龍橋序

募化重修興教寺序
第三卷
序十首
畢少保公石隱園藏稿序
畢少保公石隱園藏稿又序
沅公集序
陳吉雲編序
象六先生文集序
孫文定公文集序
張西山文集序
復陽先生文序
愚山集序
瀛洲草序
第四卷
序十首
息軒草序
新城雷令詩序
耿又朴詩序

于子先詩序
起東詩序
起東南遊詩序
涉境詩序
白東谷南遊草序
朮子石髮詩序
松濤詩序
第五卷
序十一首
黃韞生文序
勞學臺文序
人岳時文序
珠善義序
實庵詞序
大雅堂詞稿序
鍾一士詞序
楚遊日記序
盧先生傳序

張相國醫驗編序
鵰邱雜錄序
第六卷
序十六首
贈張大中丞滅寇保民序
贈守憲張公滅寇救民序
成青壇大拜序
陳百史進秩太宰序
賀劉憲石先生擢少宰序

賀葉郡倅序
賀籠水通判齊君序
贈長山南令序
劉尉署淄令序
祝萊蕪令戎公壽序
壽白公祖序
祝施方伯壽序
壽敎諭房子明序
送王子下先生還朝序
魏俠庵學士終養序
三君子序
第七卷
疏六首
請建常平倉疏
杜奢疏
察貪疏
湖南民瘼事疏
酌裁提鎭疏

裁督撫疏
第八卷
議七首
與巡方議
與巡方議
與當事論民害
行錢議
實行保結以砥士趨議
三教議

時務五款
第九卷
策問一首
禁訟策問
論一首
申韓論
說三首
充齋說
華刀風說
鮑德輿字說
解二首
易解
喪棚迂解
第十卷
記十一首
世訓記略
重修淄川城記
重修學宮記

縣治旌善癉惡亭記
恤幼局記
京都學院署記
修般水官埧記
道州橋記
河工底績紀事
亦園記
重修禹王山廟記
第十一卷
題辭十三首
翕社申約題辭
勸民緒言題辭
釐弊題辭
題玉駟疏
李子常爲長支立嗣題辭
仁孝題辭
戒牛題辭
范文正公薗薛辦題辭

粕箋甲集題辭
題陳子文詩
題蘭亭圖詩
偕老圖題詞
會舘會約
跋二首
平心錄跋語
張玉庵先生傳跋
贊一首
呂新吾先生集贊
第十二卷
碑文二首
祀炎帝碑文
京都建彌陀寺碑文
募疏二首
補修梓橦山鄭公祠書院募疏
募修甘露王菩薩祠疏
傳五首

何思先生傳
劉顋之傳
一門三義傳
韓節婦傳
孫節婦傳
第十三卷
墓誌銘六首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鄂公墓誌銘
浙江麗水縣知縣蓼庵田公墓誌銘
陝西按察司按察使子仁葛公墓誌銘
刑部尚書五紘李公墓誌銘
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嶧巃劉公墓誌銘
監察御史巡按浙江弼之王公墓誌銘
第十四卷
墓誌銘六首
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友白杜公墓誌銘
太僕寺卿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乾宇韓公墓誌銘

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誌銘
戸科給事中樹百孫公墓誌銘
王太公暨元配孫孺人墓誌銘
黃母孫宜人墓誌銘
第十五卷
神道碑銘三首
贈戸部尚書澗遡王公神道碑銘
誥封中憲大夫範宸王公神道碑銘
江南無爲州知州在公李公神道碑銘

墓表二首
兵部尚書庸足仇公墓表
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在川李公墓表
祭文一首
祭通政王子下先生文
賦一首
遊賦
附錄
神道碑銘
傳

五世孫　貽榮
　　　　貽樂
　　　　貽華
六世孫　鳳謀
　　　　廷謀同校字

栖雲閣文集卷第一

淄川　高珩　著

序

易解序

三代而後易之專門也始於菑川田生予幸與先儒同里自高曾而下世受一經然不過爲科舉之業期於一第而已非能究心往聖之傳也年來體驗人事方知易理在焉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似覺未盡也旣而思之人事皆陰陽也天道原在人事中離人事而言陰陽則聖人豈欲以天文法象名

家乎必不然矣間與友人商訂此意友人問曰天下皆易道乎曰然天下不皆易道乎曰然問者疑焉予應之曰天下皆易道所以無易天下無可專指爲易道者所以易之道無不在也或又曰易言天道乎曰否然則易不專言天道乎曰否問者疑焉予應之曰言天而如周髀渾天諸家也於人事遠矣言人事而消息盡變以游環中也謂非用天道不可也故易之爲義難測也觀聖人之用易而了然聖人不已言之乎曰彌綸天地之道以順性命之理者也故元亨而承以利貞惟於乾可訓以四德耳至坤則貞已爲戒詞矣此人事也戒不及於天地也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以敬而誠以恕而仁聖學盡於此而六十四卦統於此矣人事也履謙九卦以處患假年五十以寡過文王孔子之用易也人事也聖人之用易也中庸如此而後世學者皆欲遠過於聖人何也此猶以易論易也卽以非易者論易四經四子皆易之疏也而吾尤謂善言易者莫若中庸善體

中庸者莫若鄉黨一篇其要諸時中而已中之一字啓自唐虞而後易與中庸再見焉戒誠不及於天矣而聖人乃必以天道律人事故於剛健之下純粹以精之上而會以中正謂足以盡天地之道故也旣足以盡天地之道而卽足以盡萬物之道故也夫中正者體用一原之道也而亦體用合德故乾元亨利之末而曰貞貞者三德之固也體也諸卦間亦言貞貞者三德之救也用也猶之乎時

中者用也而未發者體也時時以中爲體而正爲用也亦有時以正爲體而中爲用中而不正焉內則枯寂外則流倚正而不中焉道術則爲小成偏門世局則爲蜀洛甘陵本持世也而反足以禍世者有之中正未全不明乎易故也中正合而時措焉則易之道盡矣則學易之事畢矣故京房管輅術數耳王弼郭象清言耳說術八師蔓吞三爻支離奇怪耳非易學也今先生之圭約出若視標而趨握用而診嗣君虎臣太史之言曰重義理而後

象數崇易簡而紬紛紜允矣片言居要哉其義切故有經世之業其學閎故有盡變之文其研理精而擷教廣故兼有柱下之精乾竺之諦易以睟盤示物先生殆攝齋諸先儒後歷歷詔之者乎而大約以人事爲主故彌綸天地之道而卒歸於仁智和順於道德窮理盡性乃可以至命則天與人之非二事而捨人事無以談天道尤彰彰哉或獻疑曰易之用在筮其秦火之存也亦以筮予謂此如滎陽之囷以誑楚解而終不敢謂紀信有功即可

代高帝大統也或又曰易之本在河洛予謂此如春秋一編雖以西狩受名而亦終不敢謂鉏商不獲春秋正月無書也凡此皆易之一端耳先生此集其彌綸易之一道也備矣廣矣先生於四經四書皆有註予謂皆註易也而會通此編即云以註四經四書而兼之亦無不可者進而求之變易交易而萬化之機繫不易而天下之道盡不易者太極也太極則已有之矣無極而太極即有而無矣即人即天即有即無是又先生之所不及註而亦

天下無由以文字求焉者也斯理也太史已久矣默識予將往而問之

史窾序

讀經所以明理也讀史所以明事也理者先聖後聖之所同故求諸心而易簡可盡事因勢而百變非悉古洞今泝源窮委不足以詳其異道而定其歸此經世者之不得僅以窮經爲足而曰我已得心理之同矣班馬以降紛綸汗靑儒者譏爲玩物喪志可置諸高閣而遠之也後生束書不觀而謬引皋夔稷契是何異後世之業在刀圭者靑囊諸編不一寓目而傲然謂黃帝岐伯所讀何書遂欲

以空腹方駕爲欵然而讀書者以讀史爲難而讀史者尤苦於讀之無其法博而寡要良史所譏古之人固已慮及此矣故邱明編年事統於歲而龍門變爲傳紀蓋統於歲者雜而係於人者專也其人之本末盡此矣此便於讀史者一通鑑綱目已撮諸史之通而紀事本末尤合二書之散蓋紀從分而驟竟爲難紀從合則一覽立盡也其事之本末盡此矣此便於讀史者二且讀書與經世非二事也遂紛則日勞而亂以日深得其居要之法故

御萬人猶一人昔人謂善馭兵者殺其士卒之半此讀書法也賦詩者得驪珠而棄爪甲此讀書法也馬援聚米山川指掌此讀書法也張華披圖宮殿如睹此讀書法也予素有讀史之志而以病廢業且師丹多忘欲撮要爲一書便記憶而未果石生年丈以其先君子□□先生史窾授予予卒業而後喜可知也考證詳矣而論斷復屹然如山學者疑難之端一展卷而瞭然揭諸日月然後知史不可以不讀而讀史不可以無法也然而讀史有

法尤貴讀史有用士苟於民生利弊國計重輕卬之如墮雲霧此卽竝百國寶書三墳史逸歷歷於口如瓶瀉水謂之一字不識可也今石生以家學見諸天下封事鑿鑿若粱肉之可療饑藥石之可伐病此可謂善讀父書者矣先生之學其康濟斯世者不旣多乎哉

讀莊一吷序

予讀莊子至輪扁之章乃廢書而嘆曰此獨非齊侯之冊乎子休固已告我矣奈何百世之下穀再亡羊也已而卧病無事漆園傲吏又在王掾床頭時有會心則復欣然獨笑曰英雄固欺人哉夫古人之言而盡糟粕也逍遥一編覆瓿久矣何以至今而猶肄業及之也且也昔則拔理於郭向近復殫致於袁譚雖所疏固有淺深然豈盡巫覡譫語乎及得西𡹷顧先生讀莊一吷味之而後心解古人微意正與五宗語句之參略同彼死於句下者醯雞自困耳古今何與焉夫以味之索焉而爲糟粕也豈惟千古載籍然哉面命而重垣在焉今人之言寧非糟粕乎豈惟今之言哉交臂而空𣪊浮焉今人寧非糟粕乎甚而形神不抱忽忽蜩甲我與我周旋亦糟粕也苟糟粕而不滯於糟粕也者蒙莊之言曰塵垢可以陶鑄堯舜何糟粕之不足以醞釀老列乎彼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子瞻下語妙得風雅三昧矣予謂讀書非此人定不解

此書則糟粕與河漢正復同趨耳彼蒙莊之言固世人驚怖河漢者也而獨以惠子爲郢人之質者何居夫惠固又一蒙莊也引而伸之百世之下而仍有蒙莊出焉則南華一編如其宿搆謂以蒙莊而疑蒙莊之語可乎然則西𡹷之註莊固昔人所謂以海受海者而世人蠡測或以文而祀之桑翰或以談而宗之麈尾一何小吾南華邪夫以牙籌兔窟之胷而舌借濠梁其爲蒙供粉題絕倒千古矣而後人耳食者乃欲以荆棘銅駝獄歸麈尾典午諸子有知不亦竊笑地下耶世儒雷同卒云文宗六經夫六經非盡出聖人手也其上者意不在文言簡而達故不盡錯綜之致而下者婦人戍卒之所謳吟並與俗儒之所𠯗啜又未足盡爲文字統宗夫世間文章鼻祖斷然莊左同有千古耳茀莊子之學久以文字掩之是亦管中窺豹者也辟之蠶絲之用黼黻元黄文允文矣而衣被四海功儷春陽今僅斤斤曰文也文也爭而於蜉蝣之羽又安有當乎蓋蒙莊之粲然成文者亦猶其卮言

云爾而道淵乎其中而用恢乎其外開喉見膽則逍遥遊三語略盡之矣晉人聞發數百言誠不爲過但語已不傳未審果盡精微否耳逍遥之遊非眞於人間世外別有建德之鄉可得而舟車托也源濬於大宗師而應備於德充符其於內聖外王之道美矣備矣而小夫夌夌乃吸精而揮醴遂不幸令扁輪笑語懸記千秋今西巘之於莊也窮其奧窔挹其液瀝貫其經緯標其峰粤陶冶應手縱橫爲章卽謂西巘之註莊爲鑄莊無不可也且西

巘之於莊又非止其子墨客卿之謂也之邑令則爲名邑令治行斑斑如也逍遥其寓於花封乎之御史則爲名御史封事鑿鑿如也逍遥其寓於柏臺乎是皆漆園之註也無往而不盡其道以底其用庶幾所謂涵也如海運也如風變化也如鵬而莫知天關者乎昔人謂子輿氏不談易而深於易吾玆於西巘也亦然以此推之則蒙莊之曳尾泥塗婆娑園吏皆糟粕也皆逍遥之遊也不楚也而未嘗不相楚也其相楚也治必越於莬而上矣吾

安知之知之西巘也

山東通志序

寧萬國而聖人申受天庥大一統而輿圖昭垂冊府此唐虞三代之鴻模而禹貢周官所以燦若日星重於球圖者也蓋聖人之膺圖馭籙也其經綸一時之草昧則爲之規州郡別物宜而定藝極審大川廣谷嗜好謠俗之殊而樹之風聲所以端政教者然也其明示奕世之規型則爲之緝縹緗緘金石使後之人有以酌因革而劑時宜神損益而宏通變故輿圖之志上而雄藩奧壤下而遐區荒

陬亦罔有遺焉所以垂典訓者然也竊啓之士或云志之與史似分道而馳不知史則以人事爲經而地其緯也故春秋重龜蒙郱鄑之田而諸史列郡國方輿之考志則以地爲經而緯以人事者也故華陽亦綜士女而益部□□□□殊途同歸異軼竝馳總以紀往詔來綜善敗而垂龜鏡耳故史之兼乎志也其地分則爲之列十二諸侯七雄之分彊胙土而錯綜之以至三分而爲蜀魏吳十六國漢秦涼蜀之紛紛較若列眉而志之兼乎史也

其時遠而戒三條之遥庭而上遡羲軒中延唐宋近迨元明若屈指而計朝晡也豈非其分合同異不可爲典要者哉我

皇上俞輔臣之請而遍詔郡國蒐輯輿圖亦猶行古之道也方伯施公既拜命乃聘名儒考舊章蔚然大典期月告竣予既受而卒業焉乃拜手颺言曰公之敏於事而有以黼黻皇猷潤章盛制也如此昔人云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此足以當之矣若夫二京巨麗於平子三都纂組於太沖以云綉其

鞶帨藻火藝圃則可耳其何足以儷斯大業耶夫二東十二河山蓋自昔以來稱齊魯文獻邦在於今日則尤京畿肱股之要地矣虛危之次海岱之雄載在故籍未易更僕盡也而撮其大要不尤以田賦兵防風俗人才之爲要乎夫田賦指掌可列非海王告匱於昔也二東附注之君子以及三軍之衆六族之良非不按籍可稽也子衿之挑達擬於鄭婦姑之勃谿擬於秦飲章告變豬衣斷指而茫不懲艾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也何以故豈

先王先公之遺風盡泯而文獻之邦遂有裔民乎此無他文武之道幽厲傷之秉國之成而因循泯棼政教日隳而和恆之治淪胥以鋪也夫力田之科不劭牟賊之侵不芟田卒汚萊矣蒐原之不閑執秩之不詔則甲士執冰而踞馬軼於林矣政在兵食國在富強而風俗人才則尤二者之嚆眠也夫東郊保釐以後商俗猶有存者我未之前聞是猶埏埴之在型耳則壤一書詳言物產而不及人才非略之也篠簜金錫之倫產於地而人才者天地之菁英社稷之楨榦不可以星土河漢之分而有定產也明矣即曰吳越儁民燕趙節概亦似介介分疆此猶之篠簜金錫猶可按圖而求而和氏明月之珠天閑龠雲之乘亦不可力索於荊山之圃廣求之渥洼之津也然而前聖過化遺澤猶存作人有型德造桴鼓夫非當權御物者之所優為乎故不必俟萬國之煌煌撫九州之翼翼拔三楚之邱索言百國之寶書也不佞東海之鄙人也請述東海之遺烈驅車營邱之野不慨然而如晤應

揚肝衡大庭之墟不宛然而覩赤舄陳書緇帷之林不仰焉而遇素王乎方今滇雲未靖南紀出車得一尙父而飲至凱歌可以立應也民瘼須蘇官才待飭得一元公而迓衡可以立奏也至於敷天常而立人極育英才而儲國幹則得一尼父而民譽咸蒸蒸矣是三聖人者非齊魯之所受治即其地之所篤生也故予不佞不敢如相如子雲侈其地之所有以矜巨麗而即桑梓前謨可以輔今日堯舜之治者寄懷焉以十二諸侯受命之府七十二君告成之地筦樞六寓攀提三古有餘裕矣六韜可陳也六官可釐也六經六行可迪率也載筆既竣爰企以是翊休隆焉是亦方伯公之有同志者歟

淄川縣志序

文者天之所以顯道也經以詳其理史以詳其事盡之矣而史之分區則郡邑諸志尤重焉刻畫三才昭明萬禩所賴翰墨之功能與乾坤同壽耳不然史志不傳事之小者固不足論矣將泰華嵩衡竝不能指其峙在何方唐虞商周亦不復知其列於何代即自號爲聰穎冠世之姿問之千秋四海事張目而止耳況能別險易之境治亂之跡利弊之端賢愚淑慝之紛紜乎然而輿圖郡國之志不

可同而邑志尤與郡國有異蓋邑志所貴以詳審精核爲功者也乃秉筆之士漫以言簡而意盡爲高手誤矣信斯言也則麟經二百四十年中之數百言寥寥已盡矣而邱明公穀連篇累牘不亦贅乎則文體之各有當也固矣而筆削盡致則更待之爲政者所謂人存而政舉者非乎予邑志之不修也有年蓋以官斯地者率視爲不急之務旣非錢穀刑名之考成可以登上遷躋淸班而剞劂之資又必待金錢始贍亦誰爲倡予和汝者是以崖

略雖完而束之高閣者數歲難久奉
兪旨而掛壁竟若罔聞此固無足怪也丁卯之秋予得新志讀之流連累日蓋以予耳目之所及者因而俯仰今古不能無所疑更不能無所感而究之忻慰無量矣其所疑者何也如鬼谷洞鄭公祠岑山公孫墓是也夫鬼谷見之輿圖者累累秦楚閒不一而足矣而梓橦山之洞尙不足容幽人數尺几榻令儀秦挾冊其中不亦隘乎鄭司農車轍之東也經過或未可知耳而此山之上數椽修廬

亦未具也欲令數百門人露處而講業不更難乎則影借於陽邱之黌堂嶺也鹿皮公岑山棲托數十年昭昭列仙傳中而予邑之東南萬峯雲際左俯滄溟而樵夫牧豎竝未有能名岑山爲何地者夫此山豈其靈鷲能飛瑯琊善徙與安得起古人而質之叩山靈而問之乎至公孫之祀於學宮也當自淄菑二字之彷彿誤之志中辨已明矣而向來乃又有妄指一邱以實堂斧者夫臯睪無言淄澠何據此可信乎若王孝子之繭室今乃竝不復

知其處矣人之重丞相而輕孝子也一至此乎此則疑似之難定者也然而往古之事若存若亡前賢之蹟傳疑傳信也亦久矣故回車之聖賈沉酉祠來蘇之橋南津志喜亦後人景慕之公情也與其過而去之不若過而存之猶足起人仰止之懷也百年之前昇平累代矣故予一邑中朝多顯仕而亦野饒素封卽田舍翁家皆高屋華軒出而飛轡洋洋聯騎塞路腰纏中動輒累數十金爲歌樓酒榭之資也至於園林臺榭分疆鬬巧而城北中

丞韓公之仙洲園尤爲第一其飛樓高閣鵠峙前軒溪澗山亭掎角後勁長流來於遠浦畫舫送以清歌天魔小隊仙媛長裾翩翩於琅玕數畝之中望之者忽爾作翠水樊桐閒想矣當是時也新城大司馬王公鄒平都御史張公平泉競爽綠野分雄而皆遠讓仙洲故大夫士庶人之遊觀者踵相次也又於清明上巳之際百貨駢集數邑麇赴爛若五都之市矣此日寧可復覩乎此則興廢之不同者也至於政教民風之大向者四海安安牧盛

無事故惟正之供考課亦寬百姓額賦之入每至歿歲方報竣焉且其時化成已久淑慝攸分士大夫皆知自愛未有吞噬閭右者而閭閻之下率皆循循畏法亦未聞有誣訟譸張輕生圖賂以蒼冥之鑑觀爲不足憑以憲典之刑賞爲不足信者今亦蕩然非昔矣此則隆替之不同者也乃低回不已忽復莞爾自笑曰夫穠華憔悴歷劫遷流旣能隱見無常渺若蜃宮亦且往復不窮轉如日轂不止季子之邱久湮橋畔平津之閣已圮秦封卽令

王詡之仙舍依然岑山之精廬猶故豈能碑效攝魂符呼駐節上挹浮邱之袂親踵松喬之武乎則皆不足置之懷抱耳而展卷忻忻差足慰意者亘以新志之竣工不日也且夫訛者已正缺者已補爲圖若吳越之丹青選語如簫韶之絲竹一編在手亦足以豪矣而所尤喜者百餘年之缺事一朝告成上旣可以仰答

一人下復足以楷模百祀則非我侯捐資擇賢之力不至此侯下車無幾期月有成而半塵不染百

度維新變齊已有厚望人存政舉邑志固止一端之共覩者耳而又幸撫軍吳輿朗亭錢公祖分麾伊邇海岱春回共知爲一代正人且行爲
九重碩輔叠來文告語語痌瘝止請更倉糧一疏殷陽之受福已無量蓋殷陽去德州獨遠故沐恩尤倍深也二東覆露未有涯矣况我
皇上武功聿隆聖澤日普蠲租減稅史不絕書乃煌煌
德音此日復下山城則治平之上媲三代也觀成

旦夕矣此固四海九州之洪休而吾邑載筆成書適逢盛事固不偶云

馮再來滇攷序

前賢輶車所至輒有成書後之讀之者以爲此藝林之瓊瑰而詞人之羽翰也然而經術有旅固非一揆輿圖之編其來尚矣神禹開疆於前職方嗣響於後而伯益嗜奇燦若九金之鼎猗歟偉矣雖然君子之載筆也固將經緯天地耳而經緯天地又以人事爲歸不然者鉛槧畜皇或失則不詳或失則不經其下者中郎秘之帳中耳即上之或以標羣玉之峯矜上帝之府也有餘哉而終於人事

鮮裨焉揚馬賦手麗而不則曲終奏雅其與幾何大言炎炎殊有逕庭矣再來先生以壯猷偉略擒危疆以還之
天子天子嘉之聖門之所謂可與權者非歟余乃得肩隨而朝夕共事幸矣迨讀滇攷一書乃知學固有本而志固有素良非偶然而一編爲百世鑑亦非華陽益部諸冊所可望其肩背者也意切桑能遠略故不屑屑摭山川土物之繁以爲富而於得失治亂之所以然者每篇之亂三致意焉正如

武惠悴盤左戈右印國土楸野扼要爭先此百代柔遠之龜蓍而玉斧之外永安覆盂以大臣聖治者也譬之日月所經嶽瀆燭照而萬物以滋千刧不改亦以人事爲功也經國大業不朽勝事於是乎取之子桓之言不誣矣其中扶翼天常激揚名義風敎所關彝倫式敘而大旨則尤在型玆仁廉懲彼貪沓蓋荒服之召釁也率由官邪促之榮公谿壑視金車之求千百倍而無算彼蚩蚩者怨詛不能自抑挺而走險固其所也不德則鹿不亦信

而可徵乎不然者六詔雖遐其審於利害固與冠帶之倫同矣苟能彊以周索蔡人亦吾人也豈其不惜項領而以上國之京觀爲樂乎必不然矣此固古今得失之林也後之讀是編者能得其意而用之無寧玆聶爾敉寧恪恭正朔我知王會可圖越裳可譯於是始基之矣先生詩文之外著述纍纍而世德世學之貽即閭閻遺澤有煒彤管夫嶓岷固有其源也先生之授簡也戒予勿辭費故僅誌其崖略如此

廣孝百行編序

仁義二字子輿氏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而孔門約其理止言仁蓋義者仁之用也能爲仁人自能爲義士矣探其本止言孝蓋仁者孝之達也能爲孝子自能爲仁人兼能爲義士矣惟元可以統天惟孝可以統道天下萬川未有不歸於溟渤者也無忝所生而天下遂無餘理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猶並舉之以垂世敎云耳夫春秋刑書也義失而後刑以正之使春秋君相果克天

明地察永錫爾類則二百四十年之間當上接協和風動之治有餘耳大書特書又何事殷殷載筆乎吾友淦秋氏少而好節俠以豪舉聞比年翻然一變視履考祥洗心入道卓然以仁人義士爲歸于往年策蹇長白山中得睹是編而嘆其學之得大本且所以端式穀而廣不匱者其施遠也夫孝經誠垂敎萬世矣大綱燦若日星矣然猶待學者之觸類以通之如素問難經匯其理而未詳其事也先賢庭訓諸書其所以範子姓者切矣而未必

事事悚其明發示以約守博施之道是編緯有兼
長允稱家庭球璧哉大學一書得西山瓊山兩先
生衍義而乃大備此編之善也亦何減於古人乎

江南鄉試錄序

歲辛卯天下復當論秀於鄉
上命臣珩偕臣 機往典江南試先是
上採科臣言下秩宗定取士之式遣使惟公衡藝
惟雅亦既炳炳矣迨臣 輶車就道院臣動色相勗
務期滌志登良以對揚
休命夫以文治鼎新之初
聖明化成之大而竅啓如臣何堪岐負臣 懼責之
重而荷之難也且臣 以三載史舘兩歲成均志淡
學疎素不作鑑衡之想而院臣循資察例特俾掄
材臣又懼望之深而副之更難也雖然臣 又敢不
以其難者自勉哉拜
命而南飲氷栗栗
簡書之靈赫然周道開矣入境待期取學臣所錄
士七千七百有奇三試之矢慎矢公得士一百四
十八人裁其文以
獻臣 乃拜手颺言曰猗歟多士何幸而飛鳴際此
時也夫士子芸窗握槧動語逢年矯首天衢翩然

入彀然此稽古有秋一人福命耳其與千載昌期
未必合也故慈恩姓字一旦煌煌矣其下者謂靑
紫已膺無復餘事詩書之報纍纍若若止矣此負
當宁側席之心實甚夫闕門大典無亦謂子大夫
席珍蓬蓽用逼羔鴈以佐郅隆不然者三百赤芾
其乏人乎而又勞八紘之羅以滋螟蝨爲也乃夙
懷大略幸履雲逵謂旦夕勳勤彝常矣而昌期未
邁展采多艱精華果銳之心漸以觀望
朝廷趨於頑鈍雖循資可取九列而內負宿心夙

夜浩歎者古今固不乏人豈非士之所難際者時
也雖具長材又登膴仕而上無聖人以爲之君亦
卒與庸庸無具之夫同一淹沒乎則家修廷獻一
人福命之期與
聖作物睹千載風雲之會固未可同日語矣今茲
多士所膺者猶然前日鹿鳴之典也而非前日鹿
鳴之時也蓋我
皇上恭默七年於茲矣甫攬乾綱萬方載旦
聖德仁政史不勝書方軼唐虞固不俟智者而後

知之也百世而下有志有才之士或當以不得立
朝爲大恨而躬際熙隆卑卑苟祿求爲一無咎無
譽之公卿此亦翅車之大辱也爾多士必不然矣
夫持衡者之與多士一日文字之知耳而神其鑑
者謂文字卽福澤勳名之見榮億則有中焉此或
亦倖得之事也夫福澤固非志士所期而言功相
合亦復得失相半使周公稷契生今日伏首濡毫
定當無欺世徇時之語然卽謂瞿薛歸胡油素策
勳便可參新建忠肅之座持衡者未敢俊此隔垣

之見也然臣以爲亦有可合者則非敢恃射覆之
知而專恃昌明啓運天與人合
皇上精神之感召有以司其左契耳夫賢士以才
翼運而
聖人以運鑄才世之否也顯貴若而人不與賢謀
也名德若而人不與位謀也文章之士若而人亦
不與勳業謀也故雖大僚充庭雄文掞藻而求殿
邦君師之一人了不可得至上治之世則不然赫
赫三事采采九德而其矢口陳謨皆喤喤嗜嗜足

爲千秋之謨語位與其德合而言又與其人合士人福命星嶽靈奇俱奔走翕合於聖主求治闓門一念精誠之內而水乳磁鐵鬱蔚奮起臣嘗持此論以折衷三古郎何幸於今日親見之也夫親見已云大幸而況持衡而與有榮施乎且臣之相士南國也咸謂三吳名地英雋之淵藪文字之嶓岷也而士或病於多才臣以爲二者皆未盡也夫

聖人在上名世登庸須輔世長民之士切矣以英

雋淵藪之鄉乃僅僅矜此春華何異還珠留櫝乎多士以尺幅雄海內又孰若以道德經濟爲海內人士之宗者之爲尤烈也彼多才故亦多慧致飾矜勝易長浮夸則躬行之道薄而功實之課荒矣臣謂此又不善用其所長以爲世詬厲可惜也夫士苟能殫力於

王室也者多才何病臣方病其或少耳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神明機鑑俯視曹馬有餘矣乃其於蕞國也則智而成都條桑佟其湯沐初不改草廬泊淡之素何者明略重於社稷而計數輕於筐篋故也雖謂之愚也亦宜士多才而能愚也若此亦足爲

天子大臣矣臣衡文事竟多士行且通籍所以告之者無辭費亦惟正誼報

國如古人而已矣郎多士遇合難定何得盡拾級崇峻也然唐虞之世千古泰交龍虎亦參弼諸不必胥職絲綸岳牧亦列明良不必胥司禁闥也名位高下之間亦烏足以論天下士也要惟以志定

其學以誠用其才不負其心斯斷不負乎

國多士能持是語以往也斯無愧於此千載一時矣則持衡一日之知其爲榮施也不亦多乎多士他日者功伐載在太常聲施煜乎世史而或以爲此如漢世文學率持其師說以有成者也斯爲多士之不負於臣而臣歌皇華而周咨詢以勤於始歌鹿鳴而賦旨酒以宴於中歌天保而頌升恆以祝無疆之大猷於奕世所謂對颺

休命者亦庶幾萬一有合哉

會墨序

古來取士之法蓋屢變而名臣碩輔皆出其中此造物之從乎王制者也雖然君相育才則不恃造物之能生之而恃我之立法有以鼓一代之才於無譌法之所係重矣哉取士之法至八股而弊極矣此庸人所尸祝謂可以立取卿相之術而以爲果有濟於國家則非也天下事有其始固自有說而繼乃失之徒爲詬厲又有其名甚美在古昔帝王之法之上而實則究出晚季之下者夫八股代

聖賢之語非鸚猩之謂也蓋將心聖賢之心而業聖賢之業耳乃功利益急經術益荒聾悅益繁理體益蕪固有組練華滋洋洋纚纚而求其一句作何解一篇果何說欲以尋常之語可以喻之香山老嫗者率啞然而不能應而其人已揚揚金馬石渠閒儼然公卿大夫矣夫買櫝還珠猶得其粗也刻楮爲葉猶竊其似也士人勺象以後強仕以前約二十年耳此二十年中貫串往牒講究時政曉然於往古之得失利害並今日社稷軍民之所急需而立效者猶恐抱膝抵掌綽然有餘起而行之當機縮手而乃顰眉聚族習此了無意味之語並其粗者似者而無之而高視大言曰有才有學造士進士登明選公夫此才何才此學何學造之何方進之何故雖明何當雖公何裨朝廷不知取此何爲而士人自審亦不知將以何用上與下兩不解而相悞也夫周以鄉遂里選漢以賢良孝弟降而唐宋以詩賦歷代之法不同如此八股之初將令士人深究性道精辨天人其待之在周漢之上

區區詩賦豈足言哉然而詩賦之無補民社者固與八股同矣而歌詠性情排陳景物卽比之優俳乎然猶可以悅心娛耳今八股之業名跨成周兩漢而過之而實則塵飯土羹更出優俳詩賦之下文皇英雄入彀之言以銷磨智勇爲得策此其失天作君師之意明矣卽期以能陶冶斯皇意甚盛也而實求名應燕月背馳前賢造士頗極苦心豈意其流弊之至此耶天時人事固已極矣予辛卯校士南闈時策中已力言之然猶意狃故襲常狂

淵莫祗何幸今茲
制詔立華頹波先天作人鞭策明試雖唐虞商周
之主起於今日我知無以易此耳何者取士之始
必借於敷奏者勢也帝王有可以覿面寓目立取
賢能之術必行之已久而不俟後人始爲之矣乃
以古帝之聖不能不窮於知人夫不能不窮於知
人則不得不循乎科目既循乎科目則雖畢智竭
力亦不過如虞周漢唐諸已事耳詩賦帖括士人
之小技也如蕣華然固無足言而世風日僞詭競

方張周漢之法名則甚美而實則益弊烏頭黃獨
易至殺人安得不以晁董射策爲制科聖書哉卻
孟之論後主也略其行履先此智略今小腆未授
首司農仰屋此日天下首須才耳而次卽以經書
之理覩其論斷則又何嘗不兼總體用文采彬彬
乎夫變通以利
朝廷改造士之法將以收士人之用也際茲盛典
奏技維新苟未能探策明徹晰理精微則亦汰夫
去蓋奇股不偶之文藝耳昌黎省試一論尚拘闈
中體製衰起八代談何易易耶諸君偶以南宮之
牘見示略爲染指不禁莞然沓梨味殊皆當於口
其中可以續丹扆之箴補袞職之闕者已有人矣
而復緯以雄藻規於古則情文燦然致足樂也夫
栝柏所以爲棟梁也而枝葉之扶疏文理之斑爛
不謀而已兼具江漢河海之利在通萬斛之舟而
阜困陳耳而波折淪漣粲粲沙石蓋才見而文生
乎其中副墨之精固景鐘熟釜之先資也建鼓而
求才能怒茁士人自命豈出律鐵車鐸之下哉故

始之以晁賈歐韓而終之以丙魏韓范上之爲丙
魏韓范而下之亦不失爲廣川洛閩蓋於是科始
基之而卽於是科之牘卜之矣

重修萬歷丙子齒錄序

士人既登賢書序以齒歡然兄弟誼也壽諸梓而傳之上及祖禰下及子姓咸班班焉曰由兄弟而推之猶吾祖禰子姓也云爾夫以一日之遇聯四境之盟而講數傳之好甚盛事哉然而吾身而上存亡半焉勢固不能以逮往而後吾身而來者則繩繩未艾也世講之誼方在百禩則夫上及祖禰下及子姓壽諸梓而傳之者意豈不在後之人乎故同籍登朝而有四方之役焉之一邪則必逆計

之日此同籍兄弟某某桑梓也起居無恙乎亟造請焉不則尺素及之矣其或存沒不偶則又未嘗不愀然有思詢其守宗祏者幾人隆替今且何狀而切切動於中也次之同籍子姓登朝而有四方之役焉之一邪則亦逆計之曰是得無故舊尚存乎亟敬詢焉不則求其後人而進之奬其休豫而恤其闕切切於中猶之同籍勿諼也此自士大夫之雅義而世風之淳澆亦足以覩矣然而士自通籍以後榮悴異軌而交馳其不相謀也亦久矣夫遇合福命即賢者固不能必之其友而不肖者同譜覯面而鮮介莫測是又安能以世講之誼力而必之於後也至於勿遏佚我前人光踵武而世其歡好如一日焉是則前人之志而後人之責無可逭也明矣不佞己卯薦鄉書於中獲事先世年家六七君子葢皆先人以萬歷丙子雋者既歡然聚稱兄弟矣而又加愼焉言念家聲各虞隕越用是相慶而復交相勵也日念昔先人哉更十年所則年家之繼起者益盛寧章周年兄乃首事庀材取

丙子舊錄而新之補闕訂訛粲然眉列至其考訪而未詳者則缺之以俟異日不佞卒業而念其意之深遠也一編哀輯無多耳然食舊德而紹之可以承先垂成矩而示之可以訓後丹靑不渝以存古道示醇是戒以愧薄俗庶幾剞劂之有成勞哉夫一本之戚緦麻而降遞殺幾埒於途人此勢之所疎推而遠之遠之故日以薄也異姓之士苹鹿而還累傳猶宛如同氣此誼之所覩引而進之進之故日以厚也彼流俗亦何常之與有吾誠褫薄

而崇厚淳篤所被不既多乎凡姓名之列於是編者吾願其披讀掩卷而慨然以長思思其始思其復思其可久而圖之則是編之日新亦當相將未艾矣是則寧章之志也夫

朱翠華鄉賢錄序

於戲士能以砥修利物自見於世豈必詡詡一命以膴仕爲豪哉庚桑之尸祝由來尚矣彼誠以淳節娉行有所豐庇於元元而人士於我乎歌舞非徒然也士亦弁鄙卒沒沒耳果能砥修利物揹揹若恐後然其又何顯晦之與有桐鄉伏臘勝於子姓彼分符所至固等於湯沐邑矣至於太邱彥方躬不出里閈而一以爲楷模一以爲幈幪則夫鉤弋杖履之所及又何異甓邱賜履乎是亦爲政尸而祝之固其所也按令甲春秋祀典自宣尼暨弟子而外仕於其地而賢生於其地而賢者蓋尤有專祠云夫仕於其地而賢也者則所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是其功在鼎彝者也生於其地而賢也者則所云鄉先生沒而祀於鄉是其行在桑梓者也夫功在鼎彝之士德施茂矣以享以祀以云報焉桑梓之行而蘋蘩之薦也何居噫嘻是茹未知先王九兩師儒之重也蓋先王之取士其於鄉也特眞故其崇祀亦於鄉也特重彼

夫銀黃、榮夫佩組山元後其璆玉可謂鄉之貴人矣貴人也可以百世祀乎曰否是蜉蝣之羽耳然則三桓六卿皆當與顏閔爭席矣擷班宋之華摩曹劉之壘可謂鄉之華士矣華士也可以百世祀乎曰否是粉題之妍耳然則相如終古不祧潘陸橫禍從祀矣彼其之子德不足以康民而教不足以廸世卽顯且藝其與能幾何鐘鼓既設有揚觶而退已耳故夫鄉賢之祀介介乎軒素修輊權藉黜華士崇躬行然後足以厲當世之先生長者而爲奕世鵠焉若是乎其審且重也則翠華先生之

崇祀也不亦宜乎先生以孝友齊家以仁澤濟世以清正訓子孫沒世而邑人士歌思益隆也投牒郡邑大夫上請烝嘗之典縷縷德美亦既信而有徵炳烺俎豆矣獨計儒者砥修蓬蓽中淑躬視履秩秩德音如漢廷賜韓福故事歲時羊酒衣衾煜煌策書亦足以師表人倫中牢之祠爲不朽矣而先生乃復饑溺若己藹目於大祲之來傾筐倒庋蘇無饘賣子者蕉澤中無算捍災禦患處士而坐

有其成是起業陽鍾離子於九原而爲王息民者也豈侯威后之問而乃方軌海表乎以視彼□□□坐視饑殍而漠然秦越者其賢不肖爲何如耶於世尠毫髮之益卽言語妙天下副在名山何貴焉宜哉人士之永思而尸祝之恐後也推是心也乘權而大布之油雲九有寧復可方域量與然則先生雖辱在泥塗未竟所欲爲而克昌如券用焜燿於而宗左司空嵩若年兄奉庭訓爲名柱史督學

王畿正色清修已爲人倫冠冕今褎然九列大用方將堯舜君民之業衆咸屬目俟焉先生之德自桑梓而廣輪又將烝烝無盡也維作維述以絜昔賢無愧矣庚桑去人何必有問乎余故喜爲論次焉令天下爲人父爲人子者有所興起焉

陳侍御名宦鄉賢錄序

予不佞己卯之秋隨家明衔舉於鄉乃得兄事今給諫君巽甫年丈時給諫君已裒然稱藝林祭酒從遊者濟濟多知名士矣而生計蕭然壁立之餘惟有硯田存耳進詢家世始知爲芸窗先生孫先生謝世無何而子姓一寒如素士蓋宿以淸白自樹云先生以萬歷丙子偕葵窗先生聯璧賢書與不佞先大父中丞公同籍友也閱六十餘年而不佞兄弟復辱與給諫君同籍蓋世講益隆風誼可

泝相善也而亦交相勗曰無遏佚前人光哉迄今又十年所乃得莊誦先生崇祀之書則恆山滹水閒俎豆已奕奕有章矣予惟古賢人君子功德之被於人者有永懷而無斁志矣於是乎載之以緹素章之以管絃壽之以旂常彝鼎皆所以志勿諼焉而粲列焜煌猶復慮其有遺擻也則又爲之壇宇馨香存其人以伞之匍匐跪拜而承曰庶幾某公在是焉故或則分符賜履之方或則釣弋遊息之地於彼於此曰庶幾某公之無往而不在焉伏

臘有期觴[illegible]不盡所百世祀者其思百世其德百世可考而知也跡先生以廉正之姿楷模當世珥筆螭頭正色言其大者爲天子骨骾之臣得以進其所學矣然而官不過七品齒未登下壽其終也蓋菀結而未竟其所施天下惜之而其始則一受專城殫心司牧便已齊軌古人轢召藉杜而未已蓋先生之甫通仕籍卽志存不朽一命之榮亦不苟受如此故雖異代緜邈而桐鄉如朱邑之廬甘棠乃召公之樹明禋薦醴何疑入人孔深歟至於

畏壘之社人拜庚桑康成之鄉門題通德僉拜手曰先生以義藩身而好行其德於桑梓自修業抵執法如一日也尸祝偕隆猗歟盛矣夫視履君子所自貴耳而仕人往往視功令之所急與所不及作而致其意一行作吏功令隨焉左顧王鈇右眈好爵雖不令之夫亦以有所趨避而貌襲名行以是拾級而登驟至卿貳往往功施在日月之際矣而里門之內父老疾首百年未半不復知其姓名甚者松楸之地詬詈及之向之所爲怒馬舞車上

揚揚驕市井兒者止增辱焉此無他彼其之子實有慆德封靡無厭為里人之所積苦以至此極也是安得以先生之風正告之哉或謂吏治之盛莫若漢神爵元康間考其時綜核之主立其上大吏承流遞降而各得盡其職以自建立先生筮仕當察相風勵之後方州而上若監司若直指使若都御史皆以盤篋自飭兢兢惜行檢故郡邑吏不苦於苞苴而潔身愛民得以成勞進於
王家其視今日難易殆逕庭也是固不然觀先生

青天白日之榜豈僅遘會其所以自命者實卓然矣此聖賢之學篤實光明進而寅亮端揆義縕正復無盡卽降焉蓬篥而行亦當沒而社祀之而花封布化僑也實有遺愛焉殷薦之隆隆兩地也不亦宜乎獨惜先生箕尾不淹促於短馭未及竟其所施耳然給諫君方以直筆侍承明侃侃補衮職之闕則發皇祖德以補先人未竟之志而益光大之手澤四字非直座右之銘殆其家學淵源在焉陳氏子孫用奉為球璧大訓可也持此以往先生之榮聞益振振有孚於永世哉

栖雲閣文集卷第一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二

淄川　高珩　葱佩

序

張西山青齊治略序

西山張公以青齊治略一冊授予予既卒業慨然而歎曰天下何可一日無姚元之而益知封德彝之爲萬世罪人也拘儒疎於時務動謂三代盛治不可復見於漢唐之後甚矣其非君子之言仁人之心也夫厲山氏萬世粒食之祖也令有人焉睹

壟畝而戚然曰茫茫禹甸提封萬里有餘矣然此漢唐以降之田耳我安得厲山氏之田而耕焉或又睹耒耜而敖然曰此固下農夫之器耳彼夫厲山之耒耜吾知其必刑以丹邱之木鑄以莊山之金飾以琅玕七寶非是製也田功罔郎是人也謂之爲尊古則可耳欲其免於黔婁之餒也難矣夫今猶古也齊州之東猶齊州也顧吾方略何如耳豈謂生斯世也遂不可復登於三代之隆哉吾三齊海宇之國也薄姑逢伯荒略莫考矣自太公管子以來則太公管子之沃田也曹平陽莅焉則曹平陽之沃田也至我

皇清定鼎洋洋東海張公茲實賜履焉與與黍稷固其所也今觀治略所載美矣備矣有爲之正其德者有爲之厚其生者有爲之興利而除害者有爲之明賞罰而率其屬者約而言之教養以立其本刑罰以盡其用設誠致一而課其成綜核名實而羣賢奉令各殫其心則萬物之效於前者如掇之矣蓋事不必求合於古能宜於時則意之所存

古人分座焉姚元之之爲政也舍人之所許者止以救時二字意若不足而未可儕於蕭曹房杜之班而元之之大喜不能已已者何則舍人之經世也淺而元之之匡時觀變之略深也古來稱安齊者每以平陽爲首以清寧不擾爲其道固矣而予上下古今之林其得失固亦有可深論者夫漢興於秦項百戰之餘甫出湯火與煦爲上此蓋公所以可師也倘後之人所際異於西京上之而踰額之蠶絲方煩下之而燎原之囂惡未悛乃泄泄坐視

日平陽之所謂勿擾市獄務容姦民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我將嬈美前賢焉豈非邯鄲之步東施之顰空其里而與壽陵餘子同失乎夫速貧速朽之言得弟子之闡論而意乃了然於萬世則平陽之言其或有含而未發其或史臣之略而未詳未可知也不然其與陶公所謂違養特賊者何異而欲睹海國之歌舞焉不亦難乎故吾謂公之治齊也不襲平陽之跡而得夷吾之心可以至道何止變魯可以推之四海何論安齊也而予猶有所惜

則公於此蓋亦有救時大略立起萊邑而所未能盡行其意者則酌開海禁與增價官糴是也夫海禁一開則海國可以驟富明矣而此猶一省之利也夫二東之穀賤如土蓋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而朱提之直日騰數畝之入納一畝之租而不足也此海內之大憂踰於兵革多矣予因公之議遍詢諸邑縉紳之留心

國計者乃咸有所論著來教予以郇宗周之闕謂是議苟行既足以濟三農之窮亦兼以足兩稅之額民不復憂逋賦而兵不至虞脫巾但苦於糴本無所出予因稽古而深思之此固無難也苟能遍鈔幣之窮倣劉巴富蜀之策改鑄大錢而行之以斷持之以信泉流山積立睹其成此固周官九府之所未議及敬仲陰里石壁之謀所遠讓者也但此非據公孤之席立廟堂之上爲國家深計利害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孰能當此任而愉快乎康濟四海但俟公之旦夕秉鈞耳

堯舜在上治平可期吾日祝祠而求之矣

張西山救荒書序

學者治書英雄創業其道略同夫經營四海屬意關中者漢皇獨有卓識矣操觚之士何獨不然故著述不在多端顧利世何如耳利世之著述亦止二端耳其一爲明道之書天經地義子孝臣忠所以立人極也其一爲濟世之書含哺康食亨屯出蹇所以延人命也而二者又各有緩急不可爲典要焉蓋溯道之大原則自未發而返乎天載太極而通乎神明無聲無臭以達天下不識不知以順帝則

矣然而中人以上世不多逢朝聞夕可微言不數數及之此非可緩而亦可緩者也何也凡聖人之訓世也但期比屋可封各孜孜於善人君子之途治已登於上理矣而聖人之濟世也恒產爲經尤以力起之溝壑爲急故孜孜於正德厚生而教復次於富焉其明證也夫天災荐至數窘金饑嗷嗷之鴻嗷其泣矣苟振業之無方坐視數千萬人之死乃復侈談帝王之業卿相之功聖賢之學不亦令天下之人齒冷乎故予讀西山先生荒政一書

而喜慰不能已已也先是先生應博學宏詞之
召待試
神京以賜履之地無年拜疏乞歸
皇上大悅
俞旨褒嘉歸而如富鄭公故事孑遺獲甦已不減二十四考中書矣而欲覃道濟於來茲也乃蒐羣集而成書焜煌一編雨露卿雲俱在是矣其網羅百代之牘郎如晬盤示物而其扼要得髓匠心應變者則已含於各總論中此百代不朽之言兼立

德立功而一之者也無論不可私爲帳中之秘卽使學士大夫家傳而戶誦之亦未足窮其量也予自侍交戟之下仰見我
皇上二十年以來事事欲出漢唐宋元諸賢君之上以接踵唐虞是書也倘得進塵乙夜之觀立下九重之詔令廷臣有心計者詳議而折衷之兼購利民諸書如王氏農書救荒本草諸編勒成一代鴻書永作千秋金鑑卽以列於唐虞二典禹貢周官之後何不可者而予不佞亦尚有對菲之談姑

妄言之以備一央者大道以經制而兼爲救急則常平社倉是也然而非公廪有餘貲不可此所當酌者一也以救急而不費公家則出粟而拜官或免罪或免差徭此所當酌者二也官諭富家各賑佃戶官爲印券迨歲熟而官爲追之如大糧然此所當酌者三也大吏以官銀糴於豐収之處運歸發糶此所當酌者四也其一則在變古法通時宜也此徧救急之策也固有老生常談卽爲足民旣欲富民必先富國則北而京東之荒陂當田有虞

集之議山西之水利當廣有鄭白之勳則漕運可折河工可省南而屯田當行有充國孔明及明太祖成效俱在當賞田功如軍功以府兵寓驍騎此可立效也至以大錢代金貝則有昭烈劉巴之成效在矣尚恐僞造者多不妨以織代鑄事非旦夕可成犯則發甚易矣但使鈔關鹽筴民間之納稅罷産半用之則沛然如流水矣此上更有本圖焉

其一則崇儉德也倡自

九重風移四海停不急之土木省可飭之官僚凡臣民之居食宴會吉凶禮度均須定式或亦有當議者乎其一則淸冒濫也惟王不會諸司必察軍旅土木無縱雀鼠或亦有當議者乎更有似緩而實急者則更在乎正人心以迓天和也蓋下民日澆上天示譴水旱荐至有由矣人主雖愛其民而無能代爲請命於天如父母雖愛其子而得罪於君無可救也似須嚴督臣工廣敷教化令郡邑有司彰善之典必先癉惡木鐸之功等之考課以革心而錫福庶有濟乎然此又非

實心力行不可也比年以來

皇上畱神教化

天語屢頒矣而郡邑泄泄虛文應之卽如前代各邑治所之前皆有彰善癉惡二亭詳書姓名朔望旌扑今盡鞠爲茂草矣有一遺址尚存者乎勿論淫賭寬暴人不以爲非卽毆詈父母尙有知爲不可者乎此亦大負

皇上移風易俗之意矣非諸有司之咎而誰咎哉

永豐紀事序

予竊啓無似然樂見濟世之才恨未能數數也則又樂觀濟世之書每讀虞升卿龔少卿諸傳未嘗不擊節歎賞若對其人而亦未嘗無遺恨也夫非常之人智略輻輳百變若神咄嗟眉睫之閒而已寢戈鋋於千里之外其難傾儲而告之人者十之三四矣其難載之書牘者亦十之三四矣至於衆口所傳幕府所上蘭臺汗簡之所班班而列豔稱於百世之下者崖略十一已耳若使九原可作把

先哲之臂而詳叩之所謂鼻端出火席上生風者其愉快爲何如也夫九原之無復起也明矣乃於百世之後忽忽旦暮遇之亦足以釋生不同時之憾而方隅之士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若江河之日下者不亦足發粲然一笑耶予友鄧元固先生以永豐紀事示予予卒業作數日喜先生釋褐令崑山則已翕然黃龔閒矣久之調補江右入官大行固閒曹日飲無何若袁絲長安道上蕭然無事人也乃予晤江右士大夫則言永豐之難治倍蓰崑山游刃盤錯砉然有餘不啻若自其口出云故予每暇日輒過先生一一委曲叩之若起龔虞而詢其史冊所未及之秘略蓋不覺日之易夕也載筆雖岸略然亦稍見一斑矣蓋永豐地廣數百里山谷居多而又當兵燹疊臻之後曾無鳩矣病萑苻之耽耽也司農之檄則未嘗以鵠面而稍緩之龔黃已將卻步矣況欲兼應而奏方召之績乎先生以潔身仁民爲幹而四應槃槃劘鐘斷兕則爲之緩征而恤荒蕪振旅而剪鯨鯢顏可犯也險可履

也雖
嚴旨駁之而仍申鄰封惎之而不懾誠之所結而智勇生焉禍之將成而天人祐焉區區一　銅墨之長耳而儼然具方伯連帥盧矢斧鉞之威人之爲先生危者固多矣而或以脫穎而出爲先生幸見其長然而泛艨艟於溝渠辱昆吾於菅蒯識者當爲先生惜假令擢先生而握節一道開府一方撫千里之荆榛統數十萬浴鐵之衆其所以恤孑遺而搗猰貐者功施煜熵爲何如耶不然而改鵠

冠佩雙鞬與鞢韐跗注者馳驅於建牙鳴角之間授鉞登壇萬戶侯豈足道者是虎牙鷹揚之功而反以令長累也卒乃積資例轉俛仰閒曹以精華星稅之氣銷之於軺車英蕩之間王人雖衆等於旅人人又爲先生惜而不知惟海內多故俊乂方騰跨而前彼以智名勇功倜儻非常之略而驟登顯爍者其時勢爲何如耶今

天子聖明寰海方臥鼓而嬉卽有非常之略無所見之先生正以此爲天下幸而先生方韜光自喜

拾級而坐進松喬之列假令風塵澒洞大用先生提封千里統師十萬而責之底定卽仍欲回風呼吸而內視黃寧其能之乎故識者又未嘗不爲先生幸也夫世之所謂大用者至將相而止矣唐人懸將相之科以求賢吾謂不若鍊將相之材以造士蓋設科者求之以言固不若鍊材者試之以功則莫若自令長始矣唐虞三代閒將者相之一事司馬者六官之一職一釋褐而兼綜六官者百里之令長事也故相可以兼將長令可以鍊宰相之才予生平之持論然也以今觀於先生一行爲吏而將相之業裕如焉吾言不亦信而有徵乎予比年來頗怪世之治郡邑者往往薄視所職不肯盡所長以大庇吾民疑若漢史中黃次公功名損於治郡時而慭留其不盡以爲他日鈞軸驚人地也者先生乃寧民而民以寧禦變而變以禦何不亦少加蘊藉爲他年鈞軸地乎所爲與今之君子異矣然先生之所以得見其能者以溫如張公開府其上無私謁無公卿介紹而以才力受特達之知

了不爲謗書所動故先生能觀厥成至今道之感不容口此古人之所以重知己士有才難矣幸獲乎上得盡其才之爲尤難也年來吏治愈卑矣雖有龔黃召虞豈能自全哉

天中理牘序

有四字而可以盡天下之理竝可盡天下之功者其惟上帝好生一語乎其內聖外王之藴道德之所由立而治平之所由達乎至與生相反而以殺爲事者曰兵與刑夫連騎百萬血流千里兵之禍信烈矣然而横延四海豎窮百年亦不恒見故人猶繩繩乎愼之刑雖輕重側不一而列郡之內一歳之閒時時論報焉赭衣載道履踊者相錯也乃人遂習爲故常而莫之省憂然則日耗天下之生

者惟刑刓道德之隆理而日滋慘刻者惟刑名之吏矣故大禹下車之泣千載漣洏後世之減膳撤樂三刺五聽三覆奏悉甲拆此一念之中以爲此三寸之牘毒民戕命不殊七十餘戰阪泉下也庭堅蘇公而降全好生之仁者視稷契畢散爲尤切則以返魂於羸博之閒而續命於刀鋸之下緜亘無閒故也吾年友枯先生以天中獄案見示予欣然卒業曰此非爽鳩之刑書而歸昌之瑞音也反覆讀之如觀扁俞一匕之投白骨立起旁觀歌舞不能已已不知其身受之手投之者愉快更何如也所以助

天子風動之化甚盛爲東海高閭之兆者甚明卓矣噬嗑師表哉而先生自序中駁申韓本於老莊之說尤與予素意脗合夫以道德之學莅刑名哀生於情法之中仁覆於威明之外非必一切縱捨以矜語囹圄盡空也其當生者固無死法矣至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亦復無憾夫死者無憾則生者心折而卻步矣寡過於未然而弼教於不忍生生

之所及孰大焉卽更以醫術喻之夫肌膚之痛雖童昏皆知乃王公大人或至千里走軺百純致覲延國工而拜祈其揲荒爪幕以爲幸是不亦慘刻不仁之甚者乎而識者反以爲愛其身有獨至而竝其操刀針而恐有餘力者皆目爲聖技仁心而俎豆於桐雷太乙之閒則刑名之學得道德而皆成大生之用者亦甚明也而予長子瞻乃以刑名而病道德乎夫子長長於史而博於學姑毋論矣子瞻學道人也而失言亦復若此且將千年而未

有辨之者何耶今先生之折子瞻也不以筆舌而以躬行丹筆之芒化爲卿雲下覆嘉石上掩貫索定國一石之餘不煩更勸一杯酒而落落星曜頓欲空矣以此爲麈尾子贍之舌不同於充宗之角乎夫先生治獄之功由天中而可以風四海功在一代先生立論之功則可以暢道德之宗旨救刑名之毒螫令後來有志道德者不爲一偏之論所惑而又能以躬行爲質皎然日月功在萬世不更多乎然予自承風先生以來即未讀此牘而知先

生釋褐爲吏時即能高置一座於于定國徐有功之閒無疑蓋予信道德之致治平猶反掌而先生學道人也

鄧氏族譜序

萬載茫茫馮生翼翼溯而上之皆三皇之裔也推而下之皆不知誰何之人也譜牒累累不亦贅乎然而黃帝以錫姓受氏載在冊府昭穆雲礽百世可稽焉率親率祖此物此志所以廣仁孝而植人紀未可斁也故聯道濟之宗拜汾陽之墓君子以爲譏王服官而忘其祖辨族而失其職君子又以爲陋矣晉矜王謝唐詡崔盧是一代之人表萬載之華貫也令其統系不詳譜牒無序問高曾姓氏

若存若亡等於尊盧可謂有亢宗之志者乎其視內譜倉曹艷稱古今明七穆之序著聲於卿大夫之閒者爲何如耶吾友元固先生世籍南陽其後移居豫章明初以軍功家濟南旋移東郡名德科第相望藉甚縉紳閒元固具經濟才盤錯之地游刃綽然吏治軍功昂首抗行韓范閒海內所共屈指者也重修家乘意良深矣夫高密以元功佐赤符褒然雲臺之冠而家法垂裕人授一經門內醇淑足爲百代師此又在六朝三唐之先爲王謝顏

柳權輿矣嗣子康功疏鑿爲烈非梁馬陰資祿稱通侯世祿者所可及也元固槃槃偉器經方應變自當於古人中求之而經緯利濟多方所至具有成績至內養湛深入伯陽紫陽之室將來殆不可量此更非節鉞旂常之所可同日語者夫濟世之謂德度世之謂道以此爲錫類其爲不匱孰與京焉予不佞讀鄧氏譜而重有期於元固而又以知其光前裕後者方大書特書而未有艾也

劉止一族譜序

商周而降宗法殊嚴唐宋以來家乘綦重故前代諸君子譜系之書焜煌奕葉傳誦不休有較之金匱石室之牒尤永者此非裦然鳴豫侈四姓之華貫揚八葉之貂蟬以爲榮觀已也吾讀周禮乃知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其五曰宗以族得民斯先王治天下之微權乎蓋其一本之推也倫則篤於天其九族之睦也教則成於近家與家各惇彝則於門內而四海已晏然大順之休可坐睹矣此於

變時雍之權輿也自封建之典廢世官之制革而大宗之法因之以泯卽王謝顧陸之英閥閱煌煌皆奮身自致於皇尷者無常貴也無常貴故亦無常尊無常尊故亦無常法何者勢不足以統之法不足以約之其散焉而掉臂視之若塗人者時勢使然無足怪也然而賢士大夫則有以起而濟其窮既貴且賢則族人之望歸焉故可以尊祖可以收族可以定祭享之儀可以垂訓行之則是則先王之法雖闕而先王之微義先賢之芳規未嘗不

於是乎在焉則家乘何得不亟亟也安邱劉止一先生以成書見示命爲褵粃之言予不佞年來抱疴杜門鵠眼塵生也何能爲役迨旣卒業則莞爾而喜曰彝倫攸敎也久矣何幸見此所謂先王之敘義先正之芳型其在此乎其昭穆秩秩則武庫桓穆之詳其先德愔愔則康樂先德之大備而彤管內則之遺意也其羨門祠廟之奕奕則瀧岡之表淸臣之碑所未詳也至補前賢之闕而可以垂示百世者則家訓家戒二則懿矣備矣子姓蟬聯

苟能世守而勿替納言太傅兩先生之業當有繼緒而紹庭者其爲劉氏之天球河圖也不亦多乎而天下之爲人子孫者皆可取法而自淑焉予安敢以不文辭哉先生以敦詩說禮之素登壇秉鉞旣以排韓轢白矣而息影長林中文筆之外乃湛於性命之學蓋其孝之大者世人未之知也夫淑世之孝首在修身以極於治國安民出世之孝在乎觀心以極於盡性至命則先生之所以孳孳也歟

黃侍御家乘序

三代風俗之美不俟上之刑政而化自成於下者其惟宗法乎其不復見也已久矣蓋三代所以治天下之具燼滅無餘何怪治化之日替也三代治天下之法伊何曰封建也井田也宗法也是三者固後世賢君察相之所共知也而卒不能復者何歟曰五德迭更其勢異而不可復返也古者提封數百萬皆在公家今田皆富民世業也無罪而奪富民之田曰以復古可乎數百年神明之胄守其

社稷在昔自不可驟奪今卽欲驟而予之人異姓易爲韓彭本支亦多吳楚矣世爵世祿原相因故宗法得以不壞今皆起自寒門驟班鷺序易世無何門牆房杜子孫欒郤比比矣宗祏不立卽周官九兩之繫安所施之所以好古之士雖著有成書而究不可行者以此也然而因時取濟其效與古人略等所貴賢者達變得古之意而已足矣夫州縣得人龔黃踵起五等可無班也限田有法兼幷無虞百畝可無踰也至於一家之中敬高曾而睦

子姓尊祖收族敬宗自可乘時爲之斯亦百世之仁也夫獨無君子之可自盡者乎故尊祖收族教養有道合謀立嗣修墓命名秩秩可守使數傳之後皆惟然如一姓之戚本於一人而瓜瓞緜緜慶流無盡則宗譜固始基之矣此予讀侍御在之黃先生之家乘而慨然有動也先生分支豫章占籍曲阜蓋世三百於茲土矣起家登朝自按察公始而重刻家牒授梓垂後則實先生釐定而重光焉按察公所云不可不時時修之者其有以哉一本

而同於路人先生之戒深矣彼瑯邪率祖始與趙郡勳云贊皇昔人久以爲肉譜笑先生於奕世而上者闕之蓋其愼也當吾世者倫次必詳後乎此者昭穆勿替蓋其貽謀之遠也夫匹士之家固與有天下有國者天壤之分懸矣而義則有可類舉者三代之君皆神明之胄允矣天之宗子也漢唐而來崛起田畝遂爲康濟九州垂統後世謂非天之宗子可乎今士大夫旣無世爵矣明經登第以亢厥宗得以創立廟祠光崇俎豆亦與古人別子

爲祖之義有合而復加以祭有恆田訓有恆法高曾而可起九原也將式臨之則宗法之變而獲通之道亦正賴有此耳復古之道固不以區區之迹論矣乃吾獨怪昔人謂天下將治天氣自北而南其將亂則自南而北然而衣冠之渡江左也則司馬永嘉之故而唐宋以來閩粵川湖之彥舊與僻壤者率移居陝洛往往爲望族如先生之里鄒魯而世昌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豈天氣地氣古今亦自不同而家與國復有逕庭歟非明天地之經者

其孰能知之

張氏族譜序

三代而上人皆爲善於家而達之國與天下裕如也大宗之法不綦重矣哉蓋天下之所以治平而人倫之所爲綱維者尊尊也賢賢也長長也以親親也三者去一則不治而宗法無一不備擧焉夫九族必睦所以親親也而自天子以降諸侯卿大夫士別子爲祖百世不祧者則皆受爵於朝而世守其祧以君命臨之者也有昭穆然後有壎箎而宗老之任則以族之宿德大艮爲之非一物而數善具焉者乎是以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如手使指如衣振領其教不肅而成其化不勞而馳如流水耳迨後世世爵廢而宗法亦數矣然而賢者略存其意猶足以裨教化而一風俗則在宗譜一書焉謂是卽天經地義之餼羊而曾閔之掌故可也明州張氏兩浙之望也自文定先生以名臣爲海內楷模而宗譜一書則先生手定義例最爲詳確夫西豪之里媲美高陽高敞行營阡題京兆醉白有記履道爲篇此輪奐卜筮之所協也肉譜倉曹

其來尙矣唐則崔盧著望宋而歐蘇載筆綸綍煌煌天寵臨之以及先賚之語羔雉爲羣嘉樹之西琰琬不泐羨門燦乎雲章贈言方於縞紵焜煌煒奕夫寧以幽明閒乎銘有道而除塵無慙仰女宗則綽楔爲烈慶錫靈壽授簡把彼弧南燕喜郝鍾介眉引諸龍月士敎人瑞風教所關何如耶七葉有集過於八蕭遠矣冊府玉峯求諸箕裘之載筆有餘至於太原戒命柳氏家儀譬諸九金之鼎其壽百世海內觀型焉豈止河東三相侈爲一姓嘉話乎此球圖之林莽而詩禮之淵海也然自先生而降闕而未修者已歷有年所矣炎瑛明府乃搜討累年之故實而補葺之以揚先德以迪來嗣其於尊祖敬宗之道不綦隆歟推諸四海人篤高曾之矩家揚式穀之瀾於以佐

聖朝惇睦平章之理當有不爽者然吾竊怪古人數奇之憾乃不意於炎瑛見之以延英大對之學而竟以明經筮仕而懸魚瘞鹿之守而悞以僕區解組是何數之不偶也然而當世之名公大人知

次英之爲宿學良吏者自若而未嘗以偶然之遇爲疵而且咸爲致惜不盡焉則或者此猶其未定之天也夫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次英𦍑𦍑五柳毋謖矣其繼自今克紹前烈而亢宗者當在象賢之嗣乎吾讀是編拭目俟之矣

募修淄川學序 以下五篇皆係募疏俟更

余抱痾杜門有日矣乃文學諸君貽之尺書蓋傷學宮之圮而以修復爲志者于慨然而歎曰甚矣諸君子之尊師而勇於義也道之將興也斯爲之兆云三十年變亂以來文武之道不墜於地者幾希矣其大者冠圓履句而彝行之不飭與市儈等且自以爲豪而相矜也弦誦無聞而春秋釋菜之期博士弟子夷然曰我不與知奕奕膠庠鞠爲茂草甚至下同於馬肆固其所也我

國家誓定武功紹隆聖緒所以崇進儒術者煌煌振振視唐漢有加等焉修闕里修虎闈於以風示百城者良厚而軍興旁午大農之金錢告匱乃下明詔俾士大夫各捐貲以佐焉一時烝烝雷動須水之賦嗣曾頌矣然而捄度之役猶煩璽書焜煌實督之今文學諸君非有上命亦非侯師儒諷諭及之也而義召同人展謁朔望番舖之役廣之以將伯之助而貞之以卒歲之期無促節也亦無媿色其於百堵之興也何有

乎是以卜其事之有成勞也且多士亦知
國家所以尊師之義乎膠庠禮樂非僅隆膴仕之
階亦非以金碧爲奕爲足以聳民觀聽與二氏琳
宮競華侈已也尊聖人之教者蓋將以學聖人之
道學聖人之道者先在於見聖人之心夫聖人之
心多士毋亦遠求夫卽此觀宮牆之頹而意不自
安趨拜如期而怵然恐後者是也人心有仲尼者
以此千聖所共傳者亦以此耳推之而彝倫以叙
民物以綏修身善世有餘矣漢儒發明經術未爲

無功而駁而不醇率以奇怪讖緯相矜尚不知仲
尼之不亡者在是而後魯壁金石之聲驚喜告語
所見不亦陋歟多士之學爲聖人其亦於此識其
端倪擴而充之可也至於宮牆旣煥厲禁宜恪洒
掃以時而闌入者必呵瞻拜有期而不虔者有警
吾知此固賢令尹良師儒所樂爲而無難者然皆
於是役也托始焉吾邑濟濟雅爲二東冠冕好義
尊師當有不謀而同者共襄盛事以副
聖天子右文之治乎拭目俟之矣

募建義倉序

載道死傷莫慘於凶荒之歲殫心拯救莫奇於儲
備之謀不儲而備闕雖堯舜在上岳牧如林坐視
一日之中數萬赤子立化餓殍而無能引手早儲
而備足雖匹夫匹婦之微蓄菜菓糠粃閱大祲而
不死此信而有徵無可疑者今幸
皇上痌瘝四海諸賢入告嘉謀力行常平倉法督
撫司道府州縣諸君子苟能仰體
慈仁實圖修舉四海壽域指顧可睹矣而仁人各

行其德智者自防其困可以濟常平之所不及而
且過之則又莫善於義倉苟非以視人死亡爲樂
事者談未嘗不津津而行之未見有孜孜者則以
倡之難得其人始之難具其貲耳乎以爲此亦無
難難於無志也夫濟世人有同心而率衆何妨始
隗古人不暇遠引如武林有慧智之社四明有義
倉之刻異地或未目睹而周村義倉儼然盛事謂
斯世無人可乎積少成多積歲益廣謂義舉無貲
可乎勸富勸貧二議痛快明晰灼然龜鑑也始之

以願力廣之以勸諭而乃議收藏之地而乃擇看守之人而乃定糴糶子母之法而乃定義田之規而乃詳濟荒平糴義學義助之法一邑如此一邑無餓殍諸邑效之千里猶一邑也一年不墮一年無餓殍累年遵之百年猶一年也爲善最樂此殊暢然作善降祥故當不爽矣諸名賢或議及現成盛事或規附紀崖略以標指南嗣卽輯常平義倉荒政全書公諸同志也

募重修官埧序

予觀前史賢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俎豆庚桑蘭鞠萬世者何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卽行其仁也佐辟之勳在以惠疇爲大無論三事百揆卽降而亭長三老井隧遺風亦奕奕蘭臺史籍中故存心於物一命亦有所豐庇而得志於時萬物皆稱得所此意同也予邑不興在羣山之中水皆自南而北若建瓴然往歲憲使三晉王公以予先太夫人之喪來行

諭祭成款忽謂予曰般陽固山水都會也湯湯如帶惜未遇西門豹耳敝鄉尺水未有不爲田功輔者不佞頃自顏文姜祠下來業已曾有成竹栗流河畔秔稻蓬蓬於二水之陽矣畚锸之役未敢多讓也予急謝焉乃無何而公以艱歸矣此可爲浩歎者也夫經始草昧之事仁人猶黽勉劬之矧成績百年而可以小變毀乎則窰頭莊之官埧所當復修恐後者也吾邑官埧蓋隆慶年中邑令侯君之所創也自是百年以來井得甘泉人飽菜茹利

已普矣而一水遶城諸賢登第縉紳蔚起海岱增輝則又諸士大夫之功臣而文昌帝君之靈貺也前令之遺澤如此其大且久也自當崇祀名宦明矣而天時不常秋漲執決然稍稍補葺便告成事今歲潰決過甯修復爲難非借力於仁人難仍還其舊規以方無歲敢覬有成然一禾一麥積之亦可盈車寸縷寸絲合焉亦可成疋倘邀推解之餘庶爲畚鍤之助一城利賴百世懷思其視修祠拜醮功德虛實百億由旬不侔矣聞先賢之每遊宦

歸也卽爲桑梓創一二利澤事孑空囊每以爲愧而幸邑有仁恕之宰痌瘝乃身知不遺力而讓前賢矣淄民得焉其在斯歟

重修六龍橋序

六龍橋之建蓋始於明萬歷之乙卯云是歲也邑之舉於鄉者六人橋以是得名自是年穀屢豐民有康食而官於朝者至卿相卽次之臺省亦若承蜩也而司牧者亦接踵陞遷去爲名臣冠冕諸邑此非止石梁之靈而人傑地靈三才相應固有徵矣丁亥六月賊還陷城迨秋霪雨越戊子夏復大水橋以圮自是而邑人及令長皆不振視三十年前夐異邑人之道西郭者咸太息焉三年偶一鳩

工及半而止今歲父老踵門復以募緣疏來請不佞因詢之曰諸君毋乃未熟計吾邑之人事而易言築之登登乎吾山左之視諸省也逕庭遠矣大江以南則百貨走集舟車輻輳之名區也固不敢望之矣卽實沈之墟風詩不以儉爲刺乎然而孑累年

京師每見其士大夫未嘗談及田畯事卽縉紳大家南畝東疇之業不過加吾省措大止耳率皆走僮僕攜巨萬之資貿易江淮中煮海鹽揮斥八極

者也二東之人有一於此乎至吾邑則較之諸邑尤爲下駟矣吾邑之接壤也東則益都西則章邱而章邱地則肥沃室多華潤至益之西河顔神鎮去淄邑四十里止耳而其陶冶煤礬之利淄人無分也不過守举确之田刺草發礫幸旱潦不爲災僅給饔飧止耳子將叩誰氏之門乎曰富室可求也予笑曰子意良善然亦知富室之學乎天下之富室其持論皆過於尼山遠甚而不熟讀子輿書如晉人爾雅者比比也尼父之善子荊明矣而世

人則竊笑之曰夫夫也薄命自畫見笑大方粟或一槩侈爲洛口之倉矣帛或一幅矜爲蜀都之錦矣此管仲之器耳孰若益之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欿焉者之爲日進無疆乎其家居者之視撲滿也則恨其未如百谷之王其兕青蚨也則惟恐其不若螽斯之百斯男也其居官者賜履江海則恨其未立化爲桑田分陝崤函則又恨其未能兼攝嚴道也而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能守之以鄙吝而天下之能事畢斯可以俎豆於陶朱猗頓之間

矣蓋官人之道必以好施爲大忌而世之慨然好行其德者皆分阮宣之杖倒趙壹之囊者耳夫人有緩急而不以有無爲解者其人誠不易得然苟以八物推之其司命之籍定是黔婁無疑耳性也有命此亦其一端也而欲其揮金不異行舟於陸此實難矣且也黔婁好施何所取之不過取之豐年朝哺之餘耳今茲旣又無麥矣乃旱魃之虐未已暴巫無罪伐鼓無靈兩稅之不充一粲之不給利涉之計將若之何卽勉旃解橐吾虞其以泣益

河也則羣對曰是不然此邑明府之德意也君無憂歲秋將大有年矣吾非瞽史安知天道竊以人事卜之耳吾邑得天明府蒞止視民如傷雖大吏之租檄如雷而催科視諸邑爲獨緩旁睨鄰封一問可知也詩人所歌豈弟君子非歟夫豈弟君子神之所相也天炽煌然倉箱可望無事鰓鰓吞餔也西京芍陂之復不徵於人而徵於神黃鵠之謠不亦幻乎予躍然而起曰君言良是夫人者三才之樞籥而奉

天子之符以司命百里則尤乎吸通帝座者也余居平每怪堪輿之說古今聚訟其信之過者則置人事而專恃青烏其疑之者則以爲此巫覡之說耳予嘗臆斷之曰是皆未得其平也元公卜洛考度澗瀍豈待楊郭爲之導師乎仰觀俯察周易亦既鄭重言之矣夫地必聽命於天而天必司契於人感天凝命則非修德之人事不爲功吾明府之爲淄人造福也以濟川之才極病涉之苦僑也衆人之母也豈復沾沾乘輿哉則豐年可覲而鼛鼓

可勤靈虹之天矯可刻日而觀厥成而百福之永被於士民如往代者正未有艾也予雖愧子贍之解帶而富平勝事旎美當陽不亦愉快乎諸君其俟之矣

募化重修興教寺序

邑之北郭外舊有興教寺創建於金年久而圮矣諸父老將重葺之以募化之辭相屬予笑謂之曰諸君之意善矣雖然願有商也葺寺與完稅孰急曰稅急明矣上關國課中係官常下關民瘼如之何不急予曰是矣葺寺與供親孰急曰親急明矣返哺慙烏汗顏覆載博施有本菽水爲先如之何不急予曰是矣葺寺與救饑莩孰急曰饑莩急矣枵腹連朝便登鬼籙漠然道殣是曰豺狼如之何

不急予曰是矣而諸君之奉佛慇慇也非以人天導師故皈依恐後耶然即以佛法論之亦自有緩急不爽者前代高僧之語善信也曰先完國賦次奉雙親次恤饑寒乃及檀度夫逋賦者國有常刑即緇衣亦不能逭則世尊亦以完稅爲急也高堂枵腹而苾蒭朶頤調御有靈先爲顰蹙肯以伊蒲之饌誘人墮落阿鼻獄鐵圍山乎是世尊亦以奉親爲急也哺及禽魚功齊調御呪開甘露薜荔先蒙是世尊亦以饑餓爲急也今歲饑如此而猶謀

土木之功不亦緩急失倫乎父老曰唯唯否否緩急固有常經而適莫亦非通變今創建寺廟有禁矣此則數百年舊刹也令舊貫可仍新田是侈此則比邱之私耳今紺宇將傾風雨剝膚古人有見之泣下者夫佛爲三界大津梁固萬刼之大父母耳吾輩稅未敢逋養未敢闕投粲起餓姑以讓之貴官長者而一茅一瓦以盡其心則又緩中之急也君且以爲何如予曰子言當矣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沿門持鉢何慮喜捨無人乎乃筆其語以附於隨喜讚歎云

棲雲閣文集卷第二終

棲雲閣文集卷第三

淄川　高珩　葱佩

序

畢少保公石隱園藏稿序

余邑自明嘉隆以來士大夫彬彬起多致身公若卿問而以厚德名於時者余所睹記則大司農畢公白陽先生蓋其冠冕云然余弱冠時則先生已致政里居余方俯首博士弟子業天下大計茫然如墮雲霧中不能知先生之功在彝常者何等比

余佐部當奏事入
朝與諸君子偶語廊廡間偶及計部之難其才大司馬坤安張公曰君同邑白陽畢公眞大司農也向余以子部事公公精敏嫺熟天下大計瑣瑣於胷屈指兵食款目如觀掌果時軍興旁午中旨日數十下公卽刻奏成手中一一當上旨不似後來者止署字紙尾令司屬具稿專以子部爲左右手也公每入署輿後置書二寸餘日晡事竣僚友倦劇皆呵殿出怡然大小三眛矣公方危坐火房一

燈熒熒必讀盡所挾書漏下數刻餘乃歸以爲常今安得再見其人乎余因歎服先生宦業如此是誠向者草莽所不能晰也然私念先生志在經邦鉛槧之事或當不復與文士爭鳴矣久之余以定省歸偶於友人家見先生七言近體數首金石之聲鏗然揖華泉滄溟而分其座乃大驚異自念管中窺豹殆無能測先生之高深而徧詢鄉中士大夫亦有知先生素嫺詩歌古文辭者因益歎服前輩之善晦其長如陽元縱送爲更不可及也迨稷

山君發篋見睍巨麗之編煌然富有乃得卒業焉作而三歎曰古人不朽之事有三先生其庶幾乎夫樹德以立其本經方以達其用大人之事備矣而摛辭虎僕復洋洋而登作者之壇澤於古者如此其宏也匠於心者如此其慧也時方以鉤章棘句棥徐蹬體爲宗工公夷然不屑爲而暢經術明德誼籌時務曲折如意條達醇懿復多風則此卽令刺藝績文之士抱槧而𧗠挾策以呻矻矻窮年分其一臠尚詫照乘而詡世人以所未有乃先生終童之年已分大府策勳内外迄於須白中册子墨客卿之变似無多日矣而謀篇之富乃埒猗頓何耶豈非林下息機服膺一編蕭然苑如素士而公餘退食仍與古人晤對如司馬所云仕優不廢學者蓋隨地而皆然乎夫前代傳人如何李諸君允樹藝林赤幟矣而經國大業未勩王朝卽鼂賈多石畫亦托不律垂之名山爾未見坐而言之起而行之之有成勞則昔人所言此輩束之高閣算子不知顛倒者其訴辱文士固有淺深而欲以閒

執其口則又戛戛乎其難之也讀先生此集固爲古人一洒之鄭侯劉晏遂抽鼂賈之簟照曜文苑此實古來僅事矣而先生闇然自晦畱有餘以裕後人者復事事數此宜哉稷山君之嫺於辭而艮於政發皇未艾知有以紹前烈而光大之無疑也獨惜余方少年時懵焉不知天下之大計亦不知名公巨卿雖海内之大亦不可以類遘遂至以桑梓密邇無能孜孜請益聞所未聞而逝者如斯年齒遽及方慨然有志詢往代之經猷考先民之文

獻而已不可復得故老日稀前蹟愈没百年之閒遂邈然如三代漢唐同矣此余讀遺文而追賞旁皇亦黯然慨息不能自釋於中者也然先生篋衍中尚有編輯書種種皆世人未見者俟稷山君政成報最畫錦歸里時當勤求壁中藏書而盡讀之先生音徽依稀如睹當亦不滅耳提爾

畢少保公石隱園藏稿又序

石隱園集予於二十年前久有糠粃之言矣此何以重序爲蓋悔予往日之踈也予不佞素無濟世之才故雖或披覽翰墨不過涉獵齊諧夷堅傳奇樂府諸書以爲樂事云爾今年逾七袠有五矣乃始知向來未讀一字蓋古今文字原度世濟世之津梁而士子乃止以娛情縱目了之豈非蒼頡之罪人乎即令勉一終篇而未能了了作者之意者多矣夫度世濟世此何等書而可以靖節之流覽

大意者負之乎蓋士人習氣但艷春華至家丞秋實十未嘗一置念也如宋人之垂名來世者韓范勲名歐蘇文筆竝駕千秋矣試向今人之號爲讀書者叩之歐蘇之文成誦者多矣稚圭希文之集藏書之家亦有之而能舉其數語者殊寥寥也夫度世誠未易論亦竝未知濟世之功勝榮世之文倍蓰無算故耳士大夫既立身廊廟矣苟無濟世之功卽翔步三台或非君子之所樂道也故予雖年在崦嵫猶未敢於自負居諸方欲細讀中庸周

易以及往哲濟世之書乃先細讀白陽先生諸疏連日累夜始作而歎曰甚矣濟世之不可無才而成功之不能違時也然時危則任益重矣慮周則心益苦矣如今之戸部尚書古人亦云計相夫相之名尊矣而計之任重矣周禮地官之職班班可考非能爲無米之炊也三代而後計相二字惟鄧侯足以當之而其時輔弼沛公未有位其上者則言動可以從心然亦未嘗有他技巧不過關中調發軍前不匱云爾至邇年來宰相逸而計相勞矣

宰相易而計相更難矣蓋自明初宰相不復兼統六部惟批代王言耳間有不合上旨諭令改票則人主自行其意亦自任其責矣若計相則一一身任之言之則未必悉從責之則無可他諉此則任事維難也即以奏疏名百世者無若陸宣公然以旁觀而代陳其苦則猶易於盡言以身任而言之過切甚或至於獲戾則任事者之盡言亦復難也然使任土無荒瓊林方裕內帑之發如泉惟正之供滿品士飽馬騰此非大臣報國而康時之夙願

乎乃先生之時果何如耶以經制之所入者校之而出已缺百萬有奇矣而震鄰之外滇黔煽動於南服左道跳梁於鄒魯既而遼瀋失守既而都邑戒嚴調發千端餉支百緒月益而日有加焉額解不前截留難料閫外不得其人故雖增兵而兵不可用即盈籍轉餉孰爲貔貅雖核餉而餉徒虛糜雖地走金錢究飽鼠雀以三空四盡之時復百孔千瘡之告共事者爲同爲異未必一心柄國者且公且私豈盡憂國呼饑繫於蜩螗尾閭竭乎溟渤

即使鄧侯再起輔之以百研桑而千劉晏仰屋之外亦無策也非點金雨粟將何術以慰庚癸乎乃一則曰問之司農再則曰問之司農當此任者不亦難乎而先生小心翼翼大度恢恢抒一策首廣君仁持一籌先軫民瘼故以捉襟露肘之時而收補偏救敗之績六年之中未嘗一告脫巾也雖玉燭不調而金甌無恙然猶不免以貝錦之言煉獄吏之尊矣乎所謂任事之苦者難者此也迨先生歸而繼之者非人益不可支三百年之社爲墟矣

然後知時事雖艱而賢者終有以自見其長若此然以視鄭侯之得志當朝而焜煌百世者何如耶可爲長太息矣余既讀戶部諸疏已津津不能自止乃取諸冊盡讀之知先生非待正席討和而始以道濟蒼生爲已任也雲間條議十則已慮周民瘼以告直指使者劉君代行之矣冀寧大閱十則已綢繆邊防以告直指使者蘇君登封事矣災祲款議十三則已救桑梓之顛連起金木之厄運亦由賑院達九重矣不止條議然也郎贈孟白之文

而權衡古今校量兵食洞如觀火是故前人所未發此可以應酬華藻之文視之乎吾山左文人向來奔走海內者久以于鱗爲大手而吾邑百年前則儀部張先生吏部王先生大暢宗風雄視藝林屹然矗矗三峰矣至先生則尤以經濟文章衣被海內不亦千秋大業彼來居上乎視于鱗峨眉積雪之評文人小技耳何足爲先生道耶先生仲子刺史君嘗請刻諸藁先生云吾之不朽或不在此先生大業之可傳誠不待文字然郎文以論之經緯起伏深入韓蘇之室郎四六儷語於鳴金戛玉之中極流水行雲之致豈徐庾之所能兼乎文之可傳也亦復無疑矣而家庭躬行則雍雍孝友奕世重光焚黃告墓之文云志切冰蘗爲國爲民以求不忝於先德兄弟中倘有武斷鄉曲關說訟事通公家之賦而斂私室之財者倘其是啓是佑以不隕吾家聲是又以純忠爲大孝者也沖陽公之遇變也先生上疏云願以臣慶典應晉之階及削去考滿加授宮銜贖臣弟罪而復其官以視子由

之於子瞻也豈復讓古人哉先生淑世之行如此白首而盡瘁王家未嘗談及出世之學也而紀黃髮翁之觀化也鳴金伐鼓而去視呻吟牀笫者何如而太夫人之白業則固昭然淸泰人矣予嘗謂人非忠臣孝子仁人義士無得妄希仙佛而先生於吳霞城誌中亦云古來大聖賢仙佛只先於日用人倫修持則先生於出世之學已於門內得其宗矣予所見公卿亦多矣如先生者殆未易再屈指也回憶五十年前予不佞與沖陽先生之伯子

孟議君績子女之好登龍布幣時先生之去古希一年耳而幸侍賓筵樽酒燕笑不知其爲海內達尊也歲月迢迢矣回首龍光如旦暮耳刺史君復紹明家學詩與文皆超超雋永卽不隱集諸跋引申義蘊足見一斑矣作述淵源有光前緒不亦永隆乎予數日來對先生之集儼然如侍側而謦欬伊邇也故不厭繁委而縷縷拈出雖成書具在宛如晬盤後之讀者能自得之予復薄舉其要使披數語而意已豁然予不佞雖不敢附於好德道善

之樂而亦以表予之欽慕於無斁也至刺史君重刻家集與先生之刻黃髮翁集略同蓋不尙聲華者君子之心而克揚前烈者孝子之道也所謂善述不拘治命者乎予祖中丞公所輯刻諸書約數十種自邑城陷後遂不可覓矣數年前予有事濟寧會其地給諫陳君曰此地有中丞公撫浙章奏板數百葉予聞之驚喜具禮贖之以歸吉光片羽幸有此耳然以視刺史君則遠讓多矣糠粃續言不止志予之悔而且以志予愧也

元公集序

謂道之必待人傳者非也道者人人之所同有也不以聖賢而增不以庸愚而減然而顯晦則有異焉雷霆動而百昌動日月光而萬物光謂斯道之得其傳而於天下之汚隆無益者亦非也故堯雖授舜而非有所加於舜舜雖承堯而非有所待於堯皆自明也而兩朝之幸則在宥中者時雍於變比屋可封何其風之隆而披拂沁入之速也然則道自與天無極不在於傳不傳而道之傳不傳足

以汚隆乎斯世斯民也亦明矣君師雖殊其同善有固然不爽者項予奉

命祀虞帝還息駕道州周元公後人濟濟來謁予欣然束帶見之向予庚子薄遊曲阜乃見周文公裔孫茲復見諸士何於先聖先賢之裔多緣也夫王謝崔盧降而輿隸陵谷固然何與人事哉而於先哲之後見者惓惓豈非緇衣之性有同然者乎諸公乃以元公遺集見眎謂此秦灰之後所僅存者急謀鋟梓敢以元晏托焉予與先生何能爲役

然嚮往有素未可以不文謝也遂亦欣然應之夫子起孔子千五百年之後而獨探先天得堯舜以來不傳之宗而直窺聖域彼春秋以後或自有遯世不知之聖人吾誠不得而知耳若其姓名著述表表於代由百世而等之尼山之後先生一人而已大約温粹似顏而閎毅復曾也精微似思而性善以立本仁義以立教則孟也伯淳受業異曲同工文字支離者瞠乎後矣有明胡公直一序有味乎其言之也曰無極曰無欲曰主靜尋孔顏樂處

凡窮理格物未嘗不在其中而不同於後儒之支離者中有主焉故也此大學之格物大易之窮理而豈漢宋諸儒傳註之格物窮理也哉知此者可以識先生之學並可以揭萬世之學而兼善天下有餘矣因更進諸生而語之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先生崛起斯道晦蒙之後而焜燿中天斯誠振古豪傑不待著書立言斯即足為百世之師矣而況遺書之嘉惠百世者方無已此冠圓履句之所宜法也又況諸士原本一氣乎尼山之學得子思而益光有為之後者也不然王謝崔盧猶矜門閥趙括讀書於其父何當焉昔晦庵文公之裔致命毅然曰我豈他姓者比此大賢後裔之鵠也諸士勉之先生之學其自今而大被於天下後世者端自二三子之繩武始矣

陳吉雲編序

聖人之道大矣然止在學人日用之間蓋本之於身心意知散之於子臣弟友而達之於天下國家所謂庸德庸言者是也而庸則本之於中中則受之於天命之性而合之於上天之載天人一原顯微無間至聰明睿智光照四表明德之全量彰矣其始之以知則格物也持之以敬則愼獨也純之以誠則天道人道兼之至於大學則言心中庸則言性其歸一也本於天者復其所爲性善修於人

者密之而爲時習所謂須臾不離者也是四子之大意略可睹矣開其統者爲堯舜精一允執君道也遜禪而爲禹湯文武述其教者爲仲尼忠恕仁義師道也孟周程朱分闡之而總以聖人之道復天命之性耳君道之大成位育盡矣然致中和而底位育或以爲儒者論理之辭耳久之而悟其義蓋以喜怒哀樂者之情故也性受於天而發爲情人之能接於天下國家者情也人主之喜怒得宜則政教得序矣則萬類得所兩儀得安無疑矣蓋

我盡其性而後可以復天地萬物之性我平其情而後性乃可以復則知也愼也誠也以爲舟車可窮覆載聖人之學其在斯乎至後世師道之殊諸儒聚訟則知行之分遂尊德性道問學之先後各有說焉是蓋諸儒質之有所近見之有所偏而未竟其所歸故也實則眞知必行喩如水火而行必在知中如足與目之不相離如謂知卽是行是千里外遙見高山卽謂已登其巓可乎眞能尊德性者凡學問之所已獲皆所以尊德性如博學審問

乃力行之是也卽學問之方致力亦可以尊德性如博學切問而仁在其中是也但明眞似不妨異同苟知主輔何憂矛盾乎夫殊途而同歸大道原相通而學者每自室焉此何止學者之質原自不同卽聖人之教亦不可爲典要子夏子張之論交由也求也之問行固已然矣歸之於中何病之有吉雲陳子有志於聖人之學者也薈諸賢之粹而擇其立可見之行者爲一編於以自勵於以淑人裕如也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可以興矣

象六先生文集序

象六先生以其文集示余余卒業焉慨然而歎蓋歎學之與治文之與仁離合大小之閒古今較然其不相及宜乎三代之隆今不復見於天下也蓋古人未嘗有意爲文也彼其經緯倫物之則秩然其有序矣而垂之以訓典樹之以風聲故天地以是平章而風猷於焉惇敍曰文思曰如天陶唐一紀分爲兩事不得也後世名卿才相以智名勇功馳奇騁險以爲理自謂因時就功豈知古之人固

未嘗汲汲於茲乎其所夙夜以圖者惟欲四海之廣萬民之衆油然如一家子弟恂恂穆穆於物則之中而屋已可封刑已可措兵已可寢而不用然則文固有其廣被學固有其要旨措斯世於三代之隆指顧而取名卿才相之所難亦直易易也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乎乃後世之命爲文學者不然儷事掞華或爲韓歐之篇章王杜之歌詠聳悅而粉題依希優孟伐鼓而矜於衆曰是已足爲文人矣及其施諸有位也五典之不敦五福之不錫三

德六德之未乂用泯泯紛紛横目冠帶之倫將謂豺狼鬼魅而方肆然於慆德之上曰是亦足以稱隆業矣嗚呼何其小吾文小吾治而離之於仁且學也是隋苑之剪彩皆可以埒七政三光而羣猰貐封豕之磨牙於宇下者皆曰無殊率舞也有是理乎如是以爲治姚姒之佐將揚觶而退之而其所侈韓柳王孟之文者其爲名卿才相束諸高閣不爲過也今先生之書有一言之離於仁者乎先生之治有一事之離於仁者乎夫肫肫其仁經綸

天下之大經者也經綸天下之大經乃天地之大文也正心而亦正天下之心明倫而卽以明天下之倫內聖外王之道具是矣故吾謂不必問先生之居業觀先生之政可知也不必論先生之課積觀先生之學可知也故所至立效其上以告之吾君者卽下以孚之於民此豈以修辭爲文以騁才爲政如吾所言離而二之小而隘之者哉夫先生之爲文不以握管竟猶先生之爲治不自綰綬始也蓋自其家塾書院般般於桑梓者而宰天下不

外是矣萬古之文學以尼父爲大宗世之所共推也乃自子夏之歸也吾道西矣故東魯之鐸禪於西河子貢之悟以繼子淵未可知子夏之修以繼曾子固有符矣三晉多君子宗風不替文中獻策而歸龍潛畢世文清雖云柄政矣而當時未能究其用儒效不彰天下惜之獨讀書一錄上續聖燈然亦未嘗周歷方岳躬親民事也先生起家西曹爲良二千石爲勸農使者爲名藩臬所至有成績設誠制行本身廣教雖銅馬之儔皆信之若父母

而歸心革志焉文學之所暨如斯則劉東山之辭辭章而請民社良有以也先生雖不沾沾以擒辭爲事而有德之言言言破的幾於學庸二序矣韓歐之筆不謀而合至於發揚先哲表章懿行忠臣孝子節婦義夫倫紀之際有味乎其言之也今天下教化之不明人心之不正也久矣吾嘗謂子輿之功不在道性善而在正人心蓋語上或非中人所知隱其所以然而訓之以所當然則遵路而同風者衆著矣故先生之文不必深言定性但般般以萬物一體者爲教而濂洛之旨已兼得矣夫教稼者思文格苗者文德文之爲義大矣哉以此光賛文思平章之治吾於先生有厚望焉詎曰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已哉

孫文定公文集序

文定孫公既卒之三年詩刻乃竣嗣君孟滋來索序言余持此編若吹昭華之管而慨然有所睹焉初則若麻衣席帽嘯咏於濟水之湄雖薛燭未逢而芙蓉之色爛徹絳霄也進之而所睹異矣則若晞峩冠長纓水蒼山元曳履星辰之表高議雲臺之上也再進之而所睹益異矣則若霖雨既歸晴昊寂若以辭榮之疏傳爲善病之酉侯鳩筇深衣緩步笑語挾手精藍之畔也蓋不佞與公古籍則

同地入泮則同庠鶚書復同薦於鄉猶憶丙子之秋應省會時海岱英游裙屐相接而予與公尤朝夕過從無間爲予衍庚甲一紙曰君今歲當中式乎紙尾題一絕有云分官皇路應相憶水國清秋寒雨天迨榜發公不偶予亦止中副車云此後公先予擢南宮兩歷外任旋陟天曹而予時亦官京邸自是朝夕過從尤密於挾冊旅進時矣久之公以閣學休沐致政而歸壬子之春不佞亦返長林赴公小飲單衣徒步至郭南佛院中暢飲而別隔歲無何遽驚薤露之歌回憶四十年中舊遊歷歷如旦夕事亦如枕上蘧蘧耳昭華之管不又爲山陽之笛乎太上忘情固未易言逝者如斯亦何能已已於懷耶公溫恭雅秀善氣如春至義所不可則侃侃正色凝然嶽立其爕和元化弼翼泰階出於睹記之表者非外廷所得而知也至於度支端揆之座精心正色亮節忠猷其効具在

王室夫人而能言之即以文字論之無論文昌諸疏其關海宇休戚人才消長者於賈陸已無多讓

即所著南征紀略漢史億顏山雜記諸編皆以古俊之筆上掩前賢遇事成書海內傳之至於溢爲聲律滌筆冰甌古體則遠挹三謝矣而沖腴兼劑以陶韋律體則近參王李矣而流美復儕於錢劉爲璚雲浮天爲芳蘭竟體執丹漆而隨尼父飾朱干以揖文公廊廟而有雲林之氣藐姑而叶廱喈之音始知雅歸平子潤歸叔度清麗之歸景陽茂先雕龍斤斤判鴻溝者昔人固未爲過論也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不亦兼擅長源之秀乎在昔

漢唐鼎彝名臣屈指蕭曹房杜姚宋韓張矣然草昧伊始武功方急金戈鐵馬之交筆札自緩借箸飛檄之下聲律亦稀故諸君子彝常之績偉矣而未聞蕭曹遊蘇李之駕房杜奪沈宋之纛也若夫以清正冠冕乎當塗而菁華紛襲於文苑子壽其翹楚乎公之平生彷彿伯仲不止風度似曲江而海燕秋扇之感無聞

聖世則始終榮遇又過之遠矣我

皇上以天縱之姿

聖學日就比年來方廣招天下儁異之士給札

天章上掩貞觀開元盛事而公則宿草已芊芊矣

調元贊化之勳四海待命者既未得一竟於

純熙之代而清廟明堂之什鐘鏞韶頀之音矢天

保而頌卷阿者又無能起九原而奏之

當宁上繼虞廷賡歌喜起此予所以味遺編而三歎而亦天下所爲共惜者也獨喜孟滋能世其家學雅什儁音風氣日上且才氣槃槃蔭映數人公有子矣予謂孟滋曰幸楫子姓固當以勳伐報

國家用補衮平所未逮而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亦兼及之贊皇會昌之集去人伊邇耳孟滋行即出而服官矣其以予言爲何如耶

栖雲閣　卷三　三十

張西山文集序

國家以制科登庸天下士故天下士無不號爲讀書者然而讀書豈易言哉夫讀書之所求以明道濟時爲歸而士之實能讀書者則貴乎深思而得其意參伍古今以觀其會通斯所貴於博依也彼八股之爲優孟固已卽以杜元凱之學涉淵涵司馬長卿之文藻巨麗是後世鉛槧之家掇其片羽而矜照乘之珠者乃前賢斥之以癖卑之以俳謂浮華戔戔無足道而舉世之人乃尸祝芻狗之餘

而拜禱其下倖博一第昂然自命爲卿相之材竟可掉臂丙魏房杜之林而無忝噫甚矣其不知愧也以此言之書之未易云讀也明矣項讀玉甲張先生之集而知海內之深思學道讀書而能得其意者固未嘗無人也先生之治營邱也視時之所急者而建之以訏謨申之以條奏播之以文告亦既達於上下溢於歌舞矣一時士大夫咸知爲救時之才矣而家學淵源文筆卓越時人未之測也人之以擬程數藝示予予讀之而心儀焉曰異哉不止非炎炎時賢所能至而亦非貌爲王唐前輩者所可同蓋以唐宋大家而兼註疏出之者久之復得是編乃聳然曰是矣是矣向固疑之今乃知予億之不爽也蓋古文大家自秦漢濫觴以來波靡於六朝聱牙則初救之以韓柳之雄峭再振之以歐蘇之婉暢盡矣先生不襲二者之貌而振筆所至沛然而溢油然而和骨堅情摯節應桑林修辭之家無能望其肩背固已度越時流矣至於紹先哲斯微言則超然發濂洛之扃鍵而登其堂奧

兼之鑑衡所暨游泳聖涯卽時所號爲壇坫宿儒有左次者然後知先生之所涉者深而所造者遠則羣賢之憒憒而未能深知之皆其宜也朱文公尼邱之大宗而斯文之嫡子也其董賈之筆則見於封事孝宗謂政事可觀者明矣其歐蘇之文則見之於大學一序孝宗所謂一日三復者信矣然而立朝四十六日其所及於天下者未足酬其所學之十一至晚年論定諸書則又不能不以晻靄爲遺恨先生今日者渤海之康濟牛刀小試耳英

聲茂實隆隆日起將
內召而大用之翺翔鈞樞之地矣而又方富於春
秋游泳聖涯未有艾也則所以康濟九州補前賢
之所未備而爲斯道之宗盟者豈復可量哉

復陽先生文序

余頃受復陽一編而卒業焉乃慨然於先賢之言不吾欺而其未盡之旨可引而申之無盡也夫才以濟世學以廣才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而古人之爲學也尤以見性爲本經方爲用大學之歸墟不誣而顯微共貫者也復陽先生海內異人也英英弱冠終賈讓席一持繡斧而出卽以定力昌言震盪海內屹然如山嶽之不可撼矣然予素寡交遊未之識也迨先生編管遼海偶一持牒入都門予

幸而把臂酒然異之時則又英華內斂淵淵學道人矣而瞻視非常則猶隱隱在眉宇間不可盡掩迨
賜環南旋視淮陽鹺政釐蠹奏最軍興賴之人又共知爲管敬仲劉士安接軫人矣然而此皆先生之一吷耳要未足以盡先生也然卽以鹺政論之官海之筴其弊積而不可詰也爲日久矣先生此一役也遠邁前賢鼓舞盡制如濂洛之析理細入繭絲如淮陰之用兵驅市人而縛強寇恢恢遊刃

固救時宰相才也先生過弖談次慨然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無已則爲臣之義盡矣弖因曰爲學亦無有已無已則爲學之義亦盡矣何也無已則無欲矣無欲則王佐之權輿無已則無我矣無我則聖人之橐籥也彌綸六合而冲漠一中者非此物此志歟則先生自玆以往佐

聖主之平康而傳前哲之心印者正未有艾也而四海之道濟須異才而千聖之薪傳惟同道弖謂古人不吾欺而其未盡之義可引申者正以此耳

先生其勉之矣至康濟之遠猷詩歌之奇致有心有目者當共遜心久矣玆僅言其大者

愚山集序

天下教與政合而後上治可成儒者文與行合而後大猷可立此亦古今人物得失之林章章不爽者也蓋三代而後急於功利久矣卽有英君才相往往詳於綱紀而略於教化以爲振長策而馭六合但以嚴刑厚賞驅策天下之才力以入吾彀中是亦足矣何規規三物六行之爲而且遲以歲月而未竟耶故亦未嘗不專敬敷之職而膺其任者止以士子爾雅能文多取太常上第爲稱職夫司

馬升賢之書豈子衿皆褎裳而避之乎而重煩璽書過督之也然則人才不茂而風俗不醇比屋之風作人之教遂以寥廓千古是又何足怪乎此一舛也士人一行作吏肘後纍纍之外無所復知語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適適然愕眙相顧笑且河漢惝焉者不足道矣卽能驅染煙雲凌沈轢謝傒然自命作者之壇可謂彬彬世不乏人矣而適志則夸而鳴豫失志則牢愁侘傺若無以自容於天地之間以是而大言曰斯文在玆吾不知其於鄒

魯與臺果何等也起八代之衰者昌黎也其著書
自待可謂不薄而歎老嗟卑羨光榮於二鳥至示
兒一詩乃沾沾於屋廬牢蔬卿士棊槊諸事又郎
何辭於後儒訕笑乎此又一弊也然則不朽盛事
文士空言自好聊以張楚可耳進而求其黼藻王
事難矣不佞往者竊祿
闕下即聞施愚山先生以詩賦古文辭名當世無
何握手則溫然修士也及來視二東學政則二東
人士之業蒸蒸起迨乎

賜告臥里門詢諸士子則人人自以爲得師云蓋
衡文之難也士子積習不能兢修業而好私詭其
上鴻都之質故無論耳即公且愼矣安能人人前
茅也者往往自謂連城而以陵陽之泣爲使者辜
乃於愚山則六郡無閒言者何也而帖括之外尤
諄諄以敦修藻行諸書納多士於洙泗宮牆之內
視前朝崑山魏恭簡先生之訓多士也殆無多讓
焉此可謂不負
聖天子教化之職矣然吾頗疑談經銓藝無暇晷

向所謂詩歌古文辭之業或者不無少損比乃得
近作累牘則深訝愚山兼才掩映數十輩及卒業
乃益爲之心折不能已已也碑版諸作大指以存
文獻修廢湮崇祀先賢哲爲歸而行文在子政子
固之閒聲律之作愉懌舂容大雅復振而淡泊寧
靜之致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良云溫柔敦厚之遺
哉昔人彈琴而見前修鬚眉如睹試取此編三復
過之其人安且貞穆然而寡營神之聽之和且平
有穆然於朱絃疏越之餘者此自足以靜流競嶶

嗣猗蘭文章之功固與教化通矣昔兩漢諸儒談
經推季長而文治首屬蜀郡然草奏西第止令絳
帳諸生汗顏耳即上之石室俎豆薄示儀型卒未
聞其所以敦諭躬行者何道之從而油素之業風
諭諸門下諸弟子者何所傳也愚山以先聖之教
陶冶薄俗爲
聖天子闡從風之化而霏微染翰皆足以鐫金石
備鼓歌庶幾文行之教殊途同歸淵源固有自哉
蓋愚山自其祖太先生與南皐復所諸先正切劘

濂洛之學裦然畏友愚山世業紹庭慨然有志於
聖人之道此後著述知將有進於今者予日俟之
庶幾文在茲矣

瀛洲草序

瀛洲草者吴庵葉先生官詞林時筆也士人通籍
金門後輒受一職治
天子之事獨詞林一席仍讀士子之書耳然
上命煌煌賓式臨之與博士弟子黨庠鼓篋者不
同是讀士人之書即讀
天子之書而治
天子之事者也然往往呫嗶之業反偷於家食時
何者士人有十年讀書之志視南面百城雅謂過

之下帷閉戶此可以自力者也至於長安道上儼
然子大夫矣酒食徵逐晨昏報謁時時有之甚而
二陸三張森然槐柳或不能獨異於時賢即僕僕
挾篋入官舍乎連廡分室人纔受兩楹耳片石支
門同人輒笑爲怪事綦履過從一彼一此倒屣不
遑何執卷之爲也一飽無何日下舂呼馬出矣故
入舘以後授職以前時不爲不久然三年荏苒猶
一日也謂此三年日月而嚴樂筆精淵雲大手爾
臣多闕茂先廣識於此中刻期而可得焉我未之

以政事

水當是士元縱酒臥嘯地耳矣

彥與灌絳伍雖賢者處此或未免於吏然不

肯也者而先生治事理民孜孜不倦視前代所傳

治辦能吏迺十百過之有不殫厥心不已者昔雲

閣徐文貞公以宮坊謫司李時忘懷奉職人不知

爲自臺閣出而已亦忘其左遷也識者卜爲公輔

無疑以視先生此日將無同歟噫嘻以

天子妙選時彥令館閣大臣日月課之若子弟然

而飽食游談藝不加進儼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爲之牧與芻矣曰此不足以辱函牛之鼎也則是

一登仕版便無可讀之書而宰相以下皆不足殫

力之官矣有是理哉先生以仕祗

天子之命者固與向之爲學也同而儒者素位之

學亦豈外於此歟人或訝先生之佐郡也奉職以

勤事上以敬不以素貴驕亦不以今約戚意思言

笑與平昔等而不知向者官詞林時同官中有攘

臂而爭差且以速化苟得之術慫慂者先生笑而

謝之視不義之得若將浼焉並視義之所得而不

得若將忘焉此非以道自安以天自樂也有素安

能顛而不懾知焚固未得凡仍不亡者有如此哉

予以是驚歎先生過人遠矣吾又聞先生壯年善

病乃刳心主靜者數年殆幾於濂溪無欲其遊乎

象帝之先者歟先生立乎其大者矣是學之得其

嶓岷而仕之失其盤錯者也予猶沾沾然以文字

求之不猶登崆峒之巔而詡詡於含陸包潘夌顏

轢謝也乎予其有蓬之心也夫

栖雲閣文集卷第三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四

淄川　高　珩　葱佩

序

息軒草序

今古蒼茫傷心之事多矣而名作不傳詞人早隕尤爲惻惻乃昔人恨賦竟未及之何耶長吉玉樓之召是始青黃會之閒亦知世上有才人矣而不能不以其遺什聽忌者投之厠中噫嘻豈此地固即淮王仙後左遷所司者耶不然何以金薤琳琅

於此有緣耶至於文考子安諸君皆以盛年不偶而且下從正則游不亦甚乎然以帝子王孫寂寂同昆明之玉而靈光故宮反以一賦巋然如存奇矣至畫棟珠簾成序後並佩玉鳴鸞亦與南浦西山共有千古煙雨空濛中呼之或出嗚呼前有百世後有萬年豈以蜉蝣歲月偶延旦夕遂詫爲松喬耶抑亦以金薤琳琅璘斑來禩爲大年不朽也耶余讀子下先生遺詩而潸然隕涕旋破涕而爲笑也予邑素多士大夫而以聲律鳴於時者代不數人人不數篇非盡不嫺六義蓋亦其地其時雅有殊云夫吳越秀民燕趙奇士較然如五岳三川之各有疆域欲易之而不能而三百篇以後六代三唐英英遞吐亦如曜靈之出扶桑浴咸池降桑榆而不可止此天下之所共知者也豈知百里之内亦有燕吳百歲之中亦有漢魏唐宋之分班班刱列者乎蓋予邑在萬山之中石田磽确非高賈大賈之所集與夫高軒華蓋文人詞客之所樂遊其風土有素夫亦與鄒魯深而吳越淺矣而士大

夫之有聞於時者又皆各以勳名旂常之業競相鏃厲意不及於詩歌即閒有以詩歌傳者亦復渾淪元氣勝於英華等差往代其猶在景隆天寶之前乎若夫簇簇能新油油自得出入於陸游許渾之中而爲吾邑樹貞元大歷之幟者其歸之先生無疑矣予與先生居同里官同朝朝夕過從無閒也故集中與予唱酬遺贈者頗多迴憶當時促膝揚搉分曹角韻高論文人之表游心濛洞之初擊鉢刻香撚鬚投筆一笑忻然輒棄去陶陶浮大白

矣其迴環諷詠細咀英華者未數數然也自謂此樂亦平平自可萬年如故若復耳所習聞生之有死合之有離此或古人漫談其理或他人偶値其事不足深信爲典常不然則亦俟之石爛海枯幾百年之後或者一日擊之耳不意數十年閒河山未改琴樽猶故而離合生死迷夢空濛追思向者擊鉢刻香撚鬚投筆陶陶大白之景如刼外緣如生前事已了不復得矣然後知塵世空花果有生死離合之事且止於旦夕迴首中便立見之益信

古人之言爲不誣而感歎固有同情也然予深感所至亦有獨與古人不同者夫古人所謂潸然淚下者正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耳譬若朝花久隕夕秀難期其不見宜矣何復三歎乃吾同堂把臂非有滄桑而崦嵫一沉望絕復旦其爲涕泗又復何如此其有異者一也夫中郎雖逝虎賁猶存抵掌如生叔孫固在俳場粉墨啼笑相宣之會三古英游不難宛然覩而矣而晷刻低徊便驚沙刼與我周旋去若風飇江漢東流斷無迴浪此其有異者二也至項者手息軒之什把玩浹晨谷嗟激賞乃深歎爲未易及豈文章一道亦與嚶鳴略同接硯聯几流連或淺至風雨離索之後攬停雲而寄慨援芳草以興思情愫風誼方思之而益永挹之而益無盡耶從來詩文之道興會懷新往往篋衍舊咏視若陳人對客擘牋芳華溢目此固常情也乃於此又有大異者何耶先生明敏爽豁蓋經濟之才也即使大鈞刓印不欲以公卿假之亦復可耳正不妨放歸田里斥逐巖阿使與此一二

同人者負瓢田閒行歌陌上南阡東陌鳩杖柴車數往來日月不延亦究爲黃髮詩老牆陰簷際之交檢點詩瓢憶天寶之歌聲數貞元之朝士仍有足以自適者乃棘人偃蹇旣遲其建節之樓而朝槿飛零復奪其生花之筆者何耶故予一有所憾一有所望焉長爪王孫承帝召太早故所傳於後者視青蓮杜陵十僅三四止耳倘使司命惜才拜章玉闕賦成之後昌谷更生錫以期頤數十年所則業以齒富比於香山渭南遂足爲後代詞人篋

術猶頓此非藝林快事歟吾昔抱恨於長吉今復愴懷於子下文考子安意亦略同豈烏衣靑箱之彥富於才者縱脫屣塵界亦仍如世閒公卿佳子弟往往爲造物所急收錄歟是又未可以呵壁致詰者也然而八極悠悠三生夢夢或鬼唱鮑照之詩或人夢靈芝之館布袍江渚杜陵野老之什不異生前日邸鶯聲芙蓉城主之詩更留仙後秋香蕓館夢澤曉靑太白撚鬚依稀可睹是鬼是仙爲眞爲幻吾何足以知之但無已之懷常欲借淨能

攝魂碑法盡呼古詞人才士而彙其新篇千百年餘咏吟之什故當溢於生前數倍則息軒近作又寧可量乎巫咸可降郵筒如生亦藝林奇快事未可知也息軒詩向已授梓蓋先生執友蜀撫張公坤育滇撫李公敬玆醵金爲之今先生從兄雪因先生感深花蕚補輯遺珠將以存先生於千百世後意良深矣剞劂告成日當焚一通於墓門幽明異道正復同情耳踐宿諾於文度或有之乎

新城雷令詩序

文學之於政事雖洙泗之門不能不殊科也久矣文通夢裏之花可以代召伯甘棠乎曰否否中牟車前之雉可以兼陳思繡虎乎曰否否夫吏治首指西京至歌詩則以六朝三唐爲大宗此人人共喻者也夫使卓魯龔黃握三寸不律與拈鬚奪錦諸君子伏首而爭一韻之長或有所不欲然使曹劉王孟棄其鞶帨授以一城一邑而責其桑無附枝邑歌五袴恐揚觶而退者抑又多矣此亦猶之

泰豆之車廐尹之矢皆可分存千秋耳聖人曰吾執御矣則兼長之難得也雖以天縱之資猶瞿瞿若此矣吾讀桓臺令君雷侯之什而適適然驚焉是何泰豆之弦廐尹之矢一人而兼長異曲而同工也久之迺然而笑乃知其故也夫對可以專政可以達寧非僑肸選才春秋賢士大夫之翹楚哉而尼父提衡乃合而責之三百之誦若以爲大田之稌黍其千倉也固然否則以鹵莽之報責之是卽非見卵而求時夜抑亦瑟之能工而求竽之淸

吹矣廸再繹聖人之訓學詩也曰興觀羣怨曰事父事君而有悟也曰興觀羣怨非陶情之大者乎曰事父事君非盡性之大達乎夫温柔敦厚詞人之志卽大雅之才有其本矣至於牢籠天地涵育萬有其於十五國之善敗勞人思婦民俗國風又洞若觀火矣善汲者之於操舟數數能之彼固有其具也詹何以綸郯邑以瑟於從政乎何有雷侯之涖桓臺也曠怡夷簡吏不勞而民以康阜矣其於報最而遷擢不亦宜乎學優而仕士元固非止

百里才天保治內采薇治外由此而大用恢恢其在江漢之変乎而桓臺則為之兆也云爾季子之觀二南也曰始基之矣吾於桓臺亦然至於詩之清新流逸掉鞅而前出於隨州考功之閒則有目者自能知之不俟予言也

耿又朴詩序

詩者六經之一也其道百變亦折衷於聖人而後可矣詩言志非聖人之言乎志以人異人之不同如其面焉而奈何欲萬人而一面焉如蒙倛耶三百篇之風凡十六國野人女子之言而雅頌亦諸公卿各矢其音者也其能笑啼優孟折旋簡子而出於一途乎李杜王孟詞壇巨手矣然王孟不同李杜而李與杜又復各取途焉其究各有千秋如宮商不同而皆為韶濩之所憑甘苦不同而皆為

易牙之所劑也至近代則祖分左右幟分漢趙矣苦詆其末流而獄歸於濫觴之星宿若必欲滅此而朝食祧此而自為別祖者藝林之隘不止等於朝局蜀洛其於西域各宗分河而飲者無多矣何其無昭曠之觀而韓白英流乃作鼠穴之鬬耶夫申一己之長而欲盡廢其於我異者則蘭必與菊爭帝橘柚查棃相捽而質於士師如元明御域而唐宋諸君皆當掃其國史而等之輿臺有是理乎此皆夜郎自大不能持其所長而必詆羣雄以自

張何淺之其爲丈夫也夫天下固有元音如天符所歸不屑與羣雄競力但自修其德而正統自歸湯武垂衣而九域星拱不待兵車九合而始尊也予居常持論如此而乃得之於玖先生又朴先生之詩出之於天素翁之爲元音一以爲初日芙蓉一以爲明堂鐘呂而又有山空水靜步屧安舒天際眞人笙鶴翺翔之致蓋翛然自得容與埃壒之表矣予往歲車驅東郡愛其風土淸美士大夫多嫺雅而郡伯園林窕窈淸華幾於武夷九曲及登

光岳樓屐履半天之上取又朴諸什讀之豈風四起松喬若可揖而絳節翩翩至也殆將揮手蟻穴呼吸沆瀣者乎又朴以名卿華胄紬書東觀石渠間讀禮之暇孜孜修業祇德爲郡國多士大師咫尺鄒魯故應有人聲律之班班其一央也求之往哲四溟何足抗衡東西不百里而遙則於文定谷城依依在望也文定亦起家詞舘卓然爲一代龍門而秉鈞之後功施未竟天下惜之又朴方富於春秋行當曳履星辰之際勳勒鼎彝補前賢所未逮是吾所日夕望之者也區區聲律之美方軌燕許已乎然際

堯舜之君在上拱明堂奏雲門而天下和平行睹之矣天保卷阿載賡無斁卽以此集爲

王事之權輿無不可也

于子先詩序

予自鳩車竹馬以逮弱冠之年蓋屢詣桓臺云以外祖大司馬公時方里居數往定省故也既至則蕭閒無事名勝之地皆得杖履及之而名山勝水長林修竹殊寥寥也雖長白副岳雲氣蜿蜒決眥可以及之而突兀偃蹇若外臣然傲睨四封之外孝水般水自南來去城殆二三十里去發源之地百里而遙安行地中無復崩奔飛舞之勢盈盈衣帶止耳然而科甲勳名則久爲鄰封冠冕豈冲和

之氣毓靈蘊崇如平遠之畫反足擅塲畫苑乎至於飛聲藝林則季木先生實爲開山鼎革以來阮亭兄弟復軒翥詞壇執海內牛耳嗣響于鱗宛如葵邱衣裳之會矣封胡昆從之以聲律鳴者亦復班班然倒篋衍而行世者指不多屈也其外隱君徐長公以雋才老筆能傳外祖季木之業而心淡問遠韜光邱壑海內之人亦未得見一斑也桓臺固多才矣頃予再出佐司寇乃識子先年兄神觀巍峩掩映數十人所謂旄仗下形也迨得新詩讀之則文如其人亦復軒軒霞舉回環諷誦則淸泉流齒香霧噀人如咀餘甘致足樂也吾聞子先之爲令也數載萊蕪茹荼百狀而治行煌煌薦牘中初則拾級貫索今已緩帶容臺臺之於諸曹中固蕭閒仙署也婆娑老樹無復訟牒糾紛啼號淒切之苦吏散鶴唳巡檐嘯咏以詩飄充宦橐將有猗頓敵國之富矣非必專以文章飾吏治也蓋文人慧業包舉萬有故提封百里則可以淩杜欒召提衡寸管則可以含任咀謝更上之而韓范羊杜叩

之囊底餘智裕如耳子先槃槃之器自當以勳名見於天下先賢旂常之業吾知將接軫而起矣

起東詩序

三才一生氣所周耳維詩亦然須性情勃勃有雷出地奮之意斯可比之弦管薦於靈祇先王之所爲作樂與士子之所爲賦詩無二道也夫風行水上而又附於地雷起地下而響聞於天然則天地自然之聲自然之色其皆起於動乎其皆成於不容已而生生無已乎不然彼生氣不存而傀以出之或剪彩或空花或鸜鵒學人語何當焉譬如令曹蜍李志建大將旗鼓出井陘拔趙幟不千年壁

立乎予友起東謝君具異才負一往不羣之氣故下筆錚錚入勝場與會所屬能令八公山鶴唳風聲俱鏜鞳作金鐵鳴斯亦奇矣然吾聞古之人日進無疆薈萃衆美以君占籍齊都則太冲招隱可賡也司理南康則淵明飲酒可和也至於華貫雅宗翹登六代寧惟是詢惠連靈運之筵而牢醴從之彼雍容廟堂洛下書生之咏君家太傅去人又何必有間乎太傅超世雅懷斂氣而歸之於道者是吾所期於起東異日之詩而又不僅望之於詩也

起東南遊詩序

天地之所以靈奇變化者雷也風也而兼之者惟詩易曰雷以動之子曰興於詩然則騷雅墠壝無乃豐隆鼓車歟發爲于喁譜以宮徵鞠陵之刀調蘭臺之披拂想見曹劉握槧王孟濡翰時也或正或變各極其致曰頌曰雅總是風之大小鳴耳故聲韻之爲人寶非可以端居拜跪而得者也雖才具雋上學涉淵通仍須帥以勝情逸氣乃可忽忽遇之昔長卿賦奏漢天子飄忽不禁若凌雲氣而

遊乎天地之間不知長卿意思蕭散時控引天地原自置身佐霄玉清之上下視墟埃不啻萬億由旬也起東年丈遠遊歸以一編示予予燈下讀之大驚急起把袂而詢之曰古人放浪江湖一節五岳或得異書或見異人乃可洗髓滌腸超超位著予之南遊作何狀乃遽抽三唐篔扇若斯乎起東笑曰君言不妄億則屢中矣予之拂衣而南也一葉浮江斗槎自命螺川廻舸容與龍沙躡屐五老峯頭披雲長嘯右楚宮左吳園蒼然短杖之間當是時也齊州九點寒煙丙蠛蠓起滅不堪一噢手有是乎予謝曰未能也起東曰敬亭寂寞采石孫花千古風流委之蔓草予乃躡位庳之遺跡揖青蓮而笑語銀罌檀板賓從如雲喝月席雲睥睨今古當是時也大兒宣城小兒長庚呼之欲出惟恨古人不見我耳子有是乎予急浮一觴酬之起東曰未也山川換文士之腸詩酒入古人之室致足樂矣然未免所謂冷淡生活也予復倚棹秦淮掇拾金粉墮珥遺鈿不減羣玉峯頭環珮聲矣邦江

載酒十里燈光如白晝平山畫舫藐姑目成贈漢瀟之明璫留芝田之瓊珶珮緗已結明霜皎日不殊也子有是乎予爲之搴掌起舞不能已已曰是矣是矣昔者子長浪迹小杜冶遊江畔酒樓敬亭雲氣古人一事便足千秋吾子兼之仙仙霞舉矣何怪新編脫手粲若芙蓉曉日也予因念起東雋才千人亦見其爲吾黨白眉豈止詞翰一斑哉年未弱冠以田何魁山左士一時羨爲璧人無何第南宮豫章綰綬金逆之亂跳身不屈托鉢匡廬蘭

若中說偈參堂與白足抗塵人不知爲故侯也已而王師渡江乃獻謀大將軍幕府以奇功超拜司理已而讀禮歸田貝錦作矣長卿揮毫鬚眉無是曲逆盜嫂金石爰書國人爲賦靑蠅焉我

皇上明燭萬里

制詔天官氏曰明堂計吏所以勸懲百城也而藩臬大吏往往猷散詭寶多以遷秩罷去及伏在草土者應格對簿比多不讐其有麗在肺石者考功爲湔洗以聞

天語煌煌寶式臨之則起東復雁門之蹻以用其所未足其庸以焜燿旌常者寧詎出古人下耶昔陳思王之見邯鄲生也勝情逸氣風起雲飛百技千長雷轟電掣今人眼如豆許妄謂世固未必有其事此當未見吾起東耳倘窺左足滙水當不河漢此言也獨笑予年來善病枯腸畏酒禿筆無花每當起東詩酒淋漓後予輒辟易袖手作鉅鹿諸侯壁上觀又大略如滕大夫醉後長揖希文時希文揶書不得不逡巡避去耳昔人云問法知詩妄覩身向酒慵三復此言㸌然自笑起東故當揶揄腐儒我哉

涉境詩序

古人縞紵未及而情愫相通者目曰神交予於西湖亦猶是也憶垂髫時得西湖志一編心目豁然寶持如連城璧晴晝枕函修遂馬背羅刹江干遂爲予湯沐邑矣自後蚤春氷泮輒向南雲翹首曰此放舟西泠時也堤上青驄湖心翠翰不知遊冶幾何人亦有於簫鼓凉月笙歌之外認取湖山清凉面目者乎偶逢南冠君子輒問蘇堤桃柳無恙否兵燹之餘西子顰蹙何似或不減姑蘇荒草後

捧心掩泣時也積年夢想而山川閒之蓋不能不惋福命之薄云何者梅花百樹鶴羽九皐處士風流孤山俱永可謂適矣而余也宅維青社托在龜蒙傖父吳儂渺如河漢則遜其地岢峩高帆茶監長鬣牙籌化爲歌板腰纏壯其纏頭銷金鍋畔亦少此豪兒不得而予也清白餘風泊然素士宣子杖頭元叔囊裏其與能幾何則遜其貲至彼麟符賜履燕寢凝香了公事於湖中排管絃於鏡裏可謂快矣而予也寄跡承明不嫻吏事則遜其才卽令幸而一麾湖海而功令森森與唐宋異轍一翺翔山水間柱後惠文旋至矣是將如西子何哉或爲借箸籌之曰勝地無雙河清難俟必待三緣輻輳明聖湖頭知君遊屐絕響矣何若以瓢笠雲水了此夙懷庶參寥子不終作無是公爲居緯眞補此一段實義可耳余爲首肯者久之會周康之以詩見示蓋歸自武林息肩都門之作也三復諸什倩燦秀發如湖上芙蓉灼灼出水三竺六橋之勝盡在是矣至其清機入悟境復似有氷雪集其腕

下味之泠然善也西山晴雪闘雖之亂將無曉漏聲中軟紅香裏猶未離斷橋殘玉釣艇茶煙畔耶康之雖含蘭臺省乎吾知其去塵壒遠矣

白東谷南遊草序

皇帝定天下之八年乃始總萬機禮百神遣在廷大僚出修祀事煌煌盛典也而東谷得吳楚之役夫

眞人御宇上之將與古聖帝明王通其響次之授岳瀆諸神職使其降雲出雨禦災捍患以福兆姓而佐平康之治此非温恭淑愼精白無二之士不足以揚

王休邀景貺也東谷殆其人哉乃東谷非止能恪修其職已也而又能以其嘯咏之情爲山川藻火或曰此吳楚之地爲之夫三都兩京抽辭華縟不過麗事累累以抽簟扇可耳中無歌哭之情也至於六代荒榛三湘香草蕪城可哀郢都堪賦瓊樓珠館白骨青燐此俱文人無端之夢想所棲風雨如晤者也而況復有高流逸士之所都遷客騷人之所寓姝子仙靈之所變現寥廓千秋呼之可應自非土木爲腸安能不徘徊動色依永爲歌哉予曰唯唯否否夫魯衛喜季札之來而南粵以陸賈

而著名山大川之精靈誠能助龍門椽筆古人固有以流離遷謫而使其地膾炙人口千秋憑弔如閬風玉井者矣況以六傳輝煌芝函赫煜天家一騎品目名勝者哉此雖培塿荒徼經東谷載筆嘗有以爲風土而被管絃勒職方而參耆舊不難也而況吳楚哉乃吾獨怪東谷之南也無負弩牛酒之歡無金馬碧雞之泰原隰載馳僕夫況瘁意歟然若有不自得者而武昌授予一編則慨然柴桑白蘇諸君子不能已已何耶夫靖節固羲皇上人黍田可念聊代躬耕彼其視緺綬也與服朱也無以異輿蓋便行不待督郵吾輩以卒歲窮經倖一通籍者原不得擬之香山玉局則固仕宦中人也文采風流照耀百世然此亦幸際昌明之期褎然得全其賢士大夫之身故卽坎坷挫折遷謫流離而所至聲施奕奕如所云湓浦廬山雪堂赤壁諸區猶足令後之過其地者徘徊想慕如或見之而不能頓去夫古今人何遼不相及而難易逕庭回異詭趨是以君子論其世而愾然三歎也東谷之

意其在斯乎武昌而南則千古騷人鼻祖屈宋之所歌所哭斯弔故都而隕涕者也二子所際又不逮蘇白遠甚吾知東谷之懷古益深固將懷椒糈伐靈鼓招巫陽命彭咸而低徊於回風雲旗之際驅朶煙雲山鬼招魂諸什中高置一座焉惜乎方持籌江干未能飛晨風之翼而搴其瑤華也至若莫愁石湖之歌宋玉朝雲之賦則東谷儻為之方以精禋薦玉而未之及云

朮子石髮詩序

吾讀朮子石髮之詩而愀然於昔人之言也昔人有言曰詩能窮人異哉斯言一以危之一以戒之其詛楚之文乎其送窮之文乎是將以一丸泥塞風雅之闗憫黙斐而大餔之也而或則椎連環而解之曰非詩能窮人乃詩以窮而後工是又為釜生魚者曹邱生矣乎不能無疑焉夫謂詩必能令人窮卿雲不累虞帝流火不祟姬公乎謂詩必待於窮乃益工則掌袂者掉鞅於詞壇而翳桑之人

皆可叶韻宮懸矣是二說者果可以為篤論歟或又謂詩能窮人而亦能富貴人有唐公卿率出聲律中然而李杜王孟其首選也主第新聲固所不論而三子撚鬚竟世未嘗一與月燈牡丹之席非必皆以南山北闕之句忤人主也青蓮飄逸草堂悲感夫飄逸非穠肥之士悲感自憔悴之音此中豈有猗頓乎故殘盃冷炙非不欲辭也雖欲辭之而不能五花馬千金裘非不欲留也雖欲留之而不可辭矣紛然皆詞伯也將無詩之功罪兩有所

不受歟無已吾妄以平衡爲調人謂必先定其人以爲鵠而後窮之與詩可折衷定也其人爲窮士之命也益之以詩而窮不可瘳也其人爲詩人之材也益之以窮而詩不可量也而窮亦不可量也夫以窮士之命而益之以詩則必率多好山好水好輕裝遠遊好聲氣倡酬好睨傲當途而有不可一世之意其所不屑若將浼焉好憂時憫俗而多有不快於中夫好山水則棄本業好聲氣則似浮薄好睨傲則所逆易窮好憂時憫俗則世人笑罵

所不能免其窮固無怪也今功令既不以詩取士則與富貴之途已遠而又不能與世之旣都通顯醉飽無事而染指詞壇令伯龍揶揄之鬼望而卻避者衡福命斗室蕭然而吟咏方侈令應劉沈謝而陟降及之也桃荊恐其不勇矣石髮清修自好意若蟬蛻於塵壒之外者而脫口泠泠又多氷雪之句磊塊之音與青蓮草堂若臭味然此可弔也雖然有騷人之才貧士之命而萬一能致力於逐貧之絕學必將擊鼓其鏜以與大司命交綏而爭則賀戰勝者十亦四五倖得之焉則人定勝天之說矣蓋人能狡詐毒悍視他人室中之藏無不爲我外府者逐貧之學也人能沈冥貨利畢智竭力視性命若毫毛者逐貧之學也能視仁心義槩古來賢哲之名如仇寇者逐貧之學也吾觀石髮恂恂儒雅其於絕學慙謝未能久矣夫石髮之所長者既不足與溫飽爲緣而所短者則深足以蕬貧所虐使而不能謝是且奈之何哉今將爲石髮忠告之益禱祠而求之使其碎硯焚毫執贄而乞陶

朱之門苟欲窮退必先使其詩退此殆不殊奪中散之琴步兵之屉而東之牛醫屠兒負販之中吾知石髮頗躄而退以爲大戚此逆耳藥石不能受也如是者將操夸父之杖追郊島於廣莫之野正無涯際則詩日進而窮之不可量者恐亦信而有徵矣石髮愼之哉

松濤室詩序

頃展雲石先生松濤集而爽然移我情也然而氷雪盈軸乃於京洛緇塵中垂首讀之則又未嘗不顧影增慚矣因自念麋鹿之姿幼耽林壑家世居城市中意殊不快也暇即郊遊或嘯命同人亦或率爾獨往雙屐纔出重闉輒有飄飄凌雲意壺觴枕簟書策棋枰作律師三車自隨泳清流依茂樹散髮高臥見紅塵中騎馬人輒揶揄其苦益返顧欣欣自得也久之夕陽垂巘素月流空村墅翳然

叩門寄宿率以爲常弱冠後稍稍有志四方蓋以天下邱壑酬其生來蓬矢聞某山某水爲海內名勝地意不禁躍然赴之嘗輕舠渡江欲振策華陽之館易遷宮畔雲𥤮或逢乃歷白門鍾山之勝弭節金閶揚帆明聖兩峯三竺間俱令有車轍馬跡焉而後上會稽弔禹穴問智者之踪窮輿公之賦坐瑯臺之巔叩胡麻之跡雙闕劃然而開遂於塵世割鴻溝無難矣而勝緣不偶浹旬回車迄今念之怏怏也年來東影樊籠喪其故我塵土堆畔性

情都盡譬如土木偶人尚啞啞言笑耳至炎歊驅馬長衢中短髮淫淫以汗自沐問篋中名刺多少爲息肩之期回念林泉舊賞惘然便如天上矣其稍可娛悅比於化城者西望芙蓉揷天爷翠或循河緩轡菡萏漣淪響聞百步之間雪影雷聲具體匡廬瀑布又或好事門巷佳樹亭亭縟綠惠風偃舒如蓋輒停策徘徊不能去以爲此長安中一息淸都矣安所得先生數畝松濤也者而納履從之乎先生至行淸淳道風秀世自當敝屣軒冕作塵

壒以外人諸什具在謖謖淸音欲洒貞白之夢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不虛也予雅志海嶠爲安期重陽諸眞來往地乃先生通德之鄉襟帶溟渤五城十二樓時時在几席杖履閒予壬午之夏東指大小勞山息駕渠邱者信宿聞警而歸恨未得一識先生面然披尋往牒流連閒居諸什竹里鹿柴諸圖輒如摩詰前席觴咏竟日豈必別尋右丞哉或謂兵燹之餘地童童龍鱗盡矣予曰不然桃花源之在太康中其果有與否未可知也但既有靖

節自應闕地武陵垂休圖什先生此地將無同歟至其始或云無終歸於幻閻浮百物孰不同歸正賴有先生之詩而此地千秋松聲如在耳予以邱壑畸人乘軒自笑息壤在彼豈負名山但每怪川岩佳話率言豐草長林而予雖足跡不廣南北二千里間亦復時慾登眺未見有所謂千章萬晳深蒨翁冥日月離合風雨奔會之區也私將推先生之意而廣之移家蕭閒之地溪曲湖陰荷鋤種樹須令松梅桐柳蔭覆數里不絕彌縫其闕則花竹

扶踈爲政焉至若良田廣宅之語大非幽人所宜此中卜築惟須草堂數椽漁舟一葉讀書釀酒放棹採苓衲僧田父二三朝夕從吾所好卒歲有餘矣然後取先生之詩一再賡之亦庶幾松濤之後塵哉

棲雲閣文集卷第四終

棲雲閣文集卷第五

淄川 高珩 葱佩

序

黃韞生文序

予友黃韞生豈以文字傳哉然自爲秀才時卽以文字爲藝林祭酒癸未成進士後二年而從容就義天下傷之久之而制義之散逸零落獲全於青燐白骨之間者實光陸離連城益貴嗟乎玉經焚而性見檀既燼而香留星辰河岳之閒其尚有不

亡者存耶予與韞生同出會稽周忠節先生門下韞生笑言不苟而意殊抑然有以自下望而知爲有道人也予心嚴事之無何而韞生請假南歸無何而北都告陷無何而浙潮不至漢燼遂寒韞生以身殉之比予今歲過吳而墓已宿草離離矣嗟乎士生窮鄉山谷中患不得遊名邑步帝都見天下之賢者矣而介紹無因縞苧不接定交吞杵古人奇事又未易數數見也至於旣分蘭譜再共函席可以盃酒連朝抵掌竟夕斯邱索之微言商廣

輪之大業矣而以塵土奔走門潤蘭言聚散不常存亡遂異子休爽質非古今人所同爲隕涕者耶蓋忠節先生秉人倫之鑑爲聲氣之宗而琥芥吸合群賢茅茹雖弓最不肖濫竽其中而諸君子彬彬立雪洵多才矣鎬京革命天與人歸而孤竹谿有千古臨秋尙庚俱從方外遊而或已解天弢或方揚宗乘合之攜手塤篪雉經鳳舉固有三人矣文忠之門不勝子瞻四學士耶晤韞生乃弟上枝於吳門蓋能字兄之孤者慷慨有義士風非韞生

無此弟也上枝長君今秋雋武闈駸駸將絕景而馳江夏之英賢有文武韞生谿不朽矣

勞學臺文序

昌黎之般般於師說也何哉夫繡段千純未若錦機之示者標立則羣趨器具而用博故也秋駕之夢期者難矣不若受六轡於太丙範我馳驅則白義山子躋樊桐於尺箠有餘裕焉鑄顏固貴乎師哉故弓讀書升先生多士鵠文藝而心折也制義一途固人人殊矣下視之以爲優孟衣冠而高擬之以爲鄒魯心印夫以爲優孟衣冠則抵掌可以得楚相而賢者薄之以爲鄒魯心印則其下駟猶

復西京註疏矣艾千子之斤斤於八股以與天下之才士詬厲者以此雖其持之各有故亦過當矣弓嘗平心衡之則才人慧業一語其蠻觸之調人乎夫慧業如太皡然鈞陶萬卉績繡飛揚慧業如幢珠然七寶繽紛雨四天下其力之所取則五丁之蠶叢魚鳧也其巧之所逞則武陵之衣裳俎豆也然其逞之也亦其力中之巧之所至也命漁父一棹日繫於武陵閭閻之中吾知秦人子孫風馬牛也久矣安得有埼節之紀介甫昌黎之歌行煌

煌千載哉先生以菲冑雋才弱冠褎然庶常中然
方讀中秘書時予正在田間及予再爲小草乃一
晤於津門時已持籌郎署矣心甚訝之曰此確然
道山片玉奈何以算緡爲也已而持衡南國得人
爲海內冠已而爲齊魯大師予乃驟然而喜非爲
先生喜喜多士之得師也故每巡行郡國試案未
發也其邑中先達屈指曰某子甲必雋矣旣而一
一不爽也其不遇者退而自咎無慍色其父以詔
其子兄以詔其弟者曰盍自勉乎夫今而乃知力

田之果可以逢年如左券也有如此先生乃復於
政事之暇出其緒餘以爲多士鵠大約濬以靈心
緯以豐藻行以古法或則賦手騷心煙雲繚繞或
則五花八陣風雨驚飛沈宋抗顏陶儲扶轂控縱
於蟻封之中刻鏤於玉楮之上猗與至矣盱衡前
哲倪鴻寶王季重以雋筆嘷一時胡安定以教法
式天下倪王固前東產而安定則尤先生桑梓三
先生皆越之良也先生兼之其殆後來者居上乎
方岳之職多矣至學使者蓋獨以學爲仕者也而

先生復仕而益學且將以海岱新機衣被天下可
謂盛事哉或獻疑曰先生筆妙天下頡頏淵雲矣
雖然亦知古人有以句拙才盡爲用晦乎何者假
令秉國成者進此編而麾
乙夜之觀因之著爲
功令俾天下覘學諸大夫試士必有程文以式多
士恐揚觶而退者多矣不幾爲入宮之蛾眉乎予
解之曰否否夫薛燭之辨純鈞也非必身兼歐冶
蹇修之締娉婷也非必人皆光旦左宜右有千人

一見耳官人貴乎器使通識何至苛求耶且時賢
一登仕版除目甲乙尊爲經史若王唐瞿薛之名
猶一吷也夫服葛者固須仲達而泣邢者亦得尹
姬古人有言斯世而求一解妬者不亦難乎或復
疑曰秋實淡彼春華至人黜乎健羨霜毫焜燿勿
乃大中之帝復欲與延英士子競一狀頭爲愉快
乎予曰否否聞琴迎葉不禁婆娑壁上桃花噴薄
班孟此固賢達高致也且士子之荒於嬉也久矣
三寸不律畀之若龍文之鼎惴惴絕脰而驚避焉

謝公不曰我嘗自敎兒乎先生以身型之小子有造正視鳌弧先登耳或復疑曰鄉會程式率倣先正緇冠練布豈尙穠華隨宜梳洗莫傾城者非歟予曰否否太羹元酒以列登歌之筵則舛矣島瘦郊寒以應昆明之制則左矣歸昌振乎九苞龍文迷乎五色斯乃臺閣之鴻裁而

國家之上瑞也則先生此一編也其不懈於位也身爲的也王多吉士意在斯乎夫天下之以學爲仕者學臣而外循而廣文上而司成皆是也向予待罪虎闈嘗以問津止宿兩圖課諸士歌行又令擬戰場秋聲諸賦亦博學鴻才之遺意也先生之詩温文大雅隨州摩詰之伯仲也古文辭尙斬而未肯示人然則此一編中而徐庾之學韓蘇之法具可知矣若以維桑先哲校之徐子與屠赤谷之間當高置一座無疑也畢比之暇或令多士獻其長必有競勸而進於古人者吾知二東之士他日爲

國家黼藻之臣以不朽盛事聞於後者其爲先生

門下士無疑也則先生之嘉惠來學寧有已哉

人岳時文序

予出山再佐秋卿思得賢才以匡其不逮數詢於部諸大夫而諸大夫嘖嘖贊人岳王公若出一口以爲此他日節鉞上選也予𡨚然而喜及退而詢桑梓諸公則又交口謂人岳立誠制行方軌前賢有餘裕矣予喜更有加焉久之而人岳以窗藝見示予初亥意此山左之文耳蓋予鄉山左之文以遂年爲正鵠期一當有司而止其標新領異自出機軸可爭衡於吳越閩者率寥寥也及開卷則愕

然而驚時氣洗盡子雲深湛之思杜陵沉雄之筆奔走腕下用筆如刀有力如虎如金鵰之擊海如巨靈之開山故人之昏散者讀之而如履滄溟意之凡鄙者讀之而如躋嵩華古人齋心而後渡江信非欺我矣世人每謂文場有鬼入彀者頭黠朱衣吏予每戲謂人司文鬼神亦復拘墟山左朱衣之吏亦老於山左場屋習見應制文體恪守爲金科玉律非是者即以笛軋黜之矣恐七曲帝子之分司亦未具超曠之覩也迨戊午鄉墨則迥出新

裁直欲排突江表斯一奇矣乃人岳之文則又揪闢蠶叢造物之生異才未可以地限如此戊午闈藝如太白之縹緲欲仙人岳窗牘則浣花之沉雄絕世異曲同工并足千古矣天下無淺語也深心者聽之則理能廣大矣天下無小技也盡心者爲之則致盡高深矣行文之妙有用筆疑過輕而不病於虛者有至理以包之也有用筆疑過重而不病於實者有大氣以舉之也則文字雖小技乎而用之達於政通之進於道也久矣我因而憶其下

筆時如對神明如侍君父如掬水洗腸如傴死樹杪以此文心奏刀於盤根錯節者然有餘裕矣而分藩無何乃得賜履西蜀予復笑謂之曰予雖不嫺弓義之卜固知君之宜於蜀而蜀之亦宜於得君也文章有神固與山川相召君之筆底嵯峨澄泓蛾眉錦江可掬也此地待人將焉避之秉才如是其非組舞康尨䛐諾庸福之人天實命之矣不寧惟是開闢蠶叢之烈又將於君有宿緣焉蓋自小䰟跳梁以來益州何止晉無鳩其將返於洪荒

也幾希矣人岳五丁之手又將於方輿試之焉使此二三子遺重睹康食重睹彝教井絡之墟重沐堯舜之澤此卽巢燧之分身也寧止王褒樂職文翁經訓而已哉夫一益州也前代矜爲宰相迴翔之地今乃頓爲巢燧佐命之鄉其功德不百億由旬無算乎然吾又有爲人岳惜而轉爲人岳幸者人岳之啣命也雖熊軾朱幡赫赫然二千石之上乎而腹笥則豐行裝殊嗇竟不能庀車馬挾襆被以行而同曹諸君子慨然義助如昔人襄名士之婚

以不得與名爲恨蒼涼古道此日重光諸君子之高誼自足千古而人岳之致此固有本矣何西曹之多賢視前哲加等也因竝書之

珠善義序

一言而天下無餘理者率性之謂道是已一言而聖賢無餘事者修道之謂教是已原始要終通復總歸一善故也舉世尊天而貴聖人豈知天道止一善道而聖人止一善人乎聖而不可知者卽其善而可欲者廣大而精微之耳子輿之以性善接踵尼山有以也然子輿之學在道性善而尤在正人心人心正則教行而善立天下乃復性矣昬衢日月人得以免陷阱之憂非所謂功不在禹下者

歟不佞往者以田何之業分校浙闈拔□□潘子歷有年所矣今歲來晤金臺得所刻珠善義讀之洒然而喜不覺其卷之立盡也夫五經首易諸卦首乾四德首元仲尼曰長善者其統天者也盡矣故學焉而無大過知焉而不遠復孔顏由此其選也物躬訓世道固一揆先儒謂子輿深於易所見卓矣予雖未能奪子厚之席潘子所輯固足干城名教與子輿心性之旨有合九師訓詁何足陳哉

寳庵詞序

六義之學至揚馬而乃浩瀚故昔人以能賦爲大手比來文士賦殊寥寥固宜歸之詞曲明矣夫聲律始於八關此星宿海也而其氣與天地之氣相通天地之氣日開故聲律之道亦日暢而詞曲中之天地亦復曠然無盡三唐可謂四瀆行地浩淼千秋矣至滄溟所歸非宋詞元曲將何屬焉蓋所貴乎大海者蛟龍出没風雨驚飛天地廻旋日月往來詞曲亦然一於六義中變賦之體而得風之用故非五七言詩之所可盡矣前人漫有軒輊其所長文人習氣耳恐未爲定論也今日之以詞曲名海內者指不勝屈而寳庵之詞則鍠鍠先鳴跗注之君子往往壁上觀矣予每讀寳庵之詞驚魂蕩魄惝恍不定初讀弔古諸作慷慨悲凉羽聲四起如逢祖士雅劉越石諸人既而讀咏物諸作入微窮變五色陸離又若樹珠幢於谷王之曲而百寳腐赴也陸海局促蛟蚋一器啾啾耳神遊八極之表攬化人之袪而上征者亦有人乎然而左思

曹唐尙窘邊幅位風未暢是則吾所深望於寳庵者倘肯走筆貺我當拍洪崖之肩瀝酒曼聲而歌之步虚之音上薄禹餘黃曾天上九華紫微諸仙子安知不拊雲璈而和之乎

大雅堂詞稿序

居恆抱膝作癡想欲奏牋重陽上邀鳳尾書得一切便宜從事以攝魂碑法追古來名姝數人則有若庭花翻砌者則有若犀導隨甌者則有若紅豆子譜拍者則有若黃金縷泥蔘者則有若柳絲芳草愴悅春風河滿一聲闌珊雙淚者悉勒令按部分銜引喉麟麟厲上易遷諸姊復以紅窗雅奏八琅璈柘枝沓坐無休而居士以一石葡萄主之箕踞自笑老奴差不負爾此鈞天七日遊也下視陸海中潑面紅塵日歷歷墨榜煙闍者詫語何物蓼虫刺促如此則浮白一叫絕乃碧翁且切責驕溢無狀主臣誠有之願悉罷遣自贖不止如汾陽驚心楊相大拜時也則三褫紅牙以班管爲九賓以銀光爲九錫自淸平廣大教主而下溫韋柳周迄勝國登壇諸彥一一吹之輒以此一九龍香敵魏太子閒房妙選上亂靈祇足令車子姤絲譬如啜墨嗅茗消磨熱惱翹首麴車上暫補平原十日豪於此芰嗜艮不能已已耳而表叔射甫以所著詞

稿授予快讀一過曰美矣備矣是固不佞案頭塡恨物也色則茵苕初舒百尺光明錦而情致芊緜似美人低鬟絮語字字入人心脾至本色名通無忝元人所謂當家者乃用髯蘇讀史法取類歌之晴窗點綠好客不來茶煙縷縷欲裊則閒居者宜至若玉瘦花啼愴薰淚照心在菊芳蘭秀之閒則懷人者宜及夫寒碧浴紅盟鷗揖鷺淫愴駘蕩敗葉遊絲頓若蒼茫移我情也昔人辨體以臚宮調之位拾柒拾伍較如列眉是編其有兼長乎然大約本色之語出於香艷尤佳旗亭雙鬟知無別唱允矣其當於雅云若世人高語白殺爲教祖謂可奪才人蔓毫恐牡丹亭未許問渡也

國朝作者比比梁閎梅鞏湯艷陸幽各具挺碎黃樓手茲固又當以雁行進矣不佞邇來欲辨寒灰枯木生活守綺語戒不復作垓頭弱草輕狂而卒讀是編聊復見猶蘭畹吳騷又復貫綠於絳宮銀海之交射甫殆快我哉然吾每聞其詩腸賦心蹋韓突庾閒以餘綺命雪兒此特其一斑也而雅能

深悟好道㽞心竺說宗乘事試問柳岸曉風較栢樹子相去幾由旬此重公案似向明眼人不妨爲秀鐵面下一轉語也

鍾一士詞序

鍾子以尺書來曰不佞待罪下邑絃歌之化未有當也惟是牛馬餘晷閒操柔翰竊以金荃蘭畹之遺佐子燕市一觴乎啟緘而大咤之曰異哉鍾子之强敏而肆於志也往乎總角時卽與鍾子爲筆硯交劘切藝林睥睨當世士期各以文章馳驅海內蓋交相勗也久之乎困頓文場鍾子率一再先登拔螯而舞爲吾黨軍鋒冠矣比年來乎承之詞館謂當以聲蛻爲功乃意與蕭然如秋後籜因自笑向者喜負稜稜恥爲跗注之君子後一何童心未盡也又以年踰强仕非與子曼客卿鬭春華時欲向鄉跟下稍究實際輒作焚硯君苗入識田中綺語根株稿盡矣乃鍾子佩組皇堂比聞茄茶百狀廚傳蕭然杞菊可賦也而韝拳事貴人郡尺符旁午而至吾意卽元道州當此捉襟攢眉或不復能染毫鏤思矣乃鍾子戴星之瘁不廢鳴琴曉衙塡委方執召杜之塵退食委蛇高揖周秦於座總持前彥不亦泰乎可異也豈邑大夫雖云窘瘁而

瘞仍有鹿縣尙得魚不至如金馬浮沉曼倩欲死卽有時單騎謁大吏歲不過二三行耳視長安客子曰以高骨馬蹴躪緇塵中風霾乍來鬚眉俱失者固有間矣外此而印泥丹筆陸離指揮如意驅卒伍伯纍纍魚貫而匍匐階前俯首北望儼若神明且也鈴下小史或亦堪代雪兒之唱故鍾子苦矣而亦稍有所樂於此而流爲宮徵以代鼓吹耶是亦未可知也且鍾子少爲貴介公子閒雅多藝能文史之暇自以絲竹度曲殊不減仁祖天際眞

人想造物者欲以艱危吏事姤之苦之而鍾子不受則曰是區區者固無若子何撫字之宇曾有鳩也猶不廢我嘯歌其倔強猶昔風流自喜如此苟造物者不紓其伎而必有以逞之也遺大投艱將後來者益力或賜履而分陝提封千里連百城而投之鍾子安所逃之然吾卽以管城子策之而知鍾子之有餘力於此何者鍾子而非槃槃大器短綆汲深將朝夕鞭策案餘積牘如日有食之奔走周呼鳴鼓搯鐸而不給於救也何能燕寢清香頊

然而聞于蔿之音乎卽不然恢恢遊刃有餘矣而以辱在泥塗枳棘自悼日作捉襟攢眉之狀戚戚無歡其器爲已狹矣夫才有以肆應而中又有以自廣天下行必賴之然則鍾子將何以自免於艱大乎

楚遊日紀序

袁中郎云三生舊發遊山願一卷新傳辟穀方每誦此言莞然獨笑曰是殆爲我詠也予河魚之疾四十年餘矣非得文成之訣能不食也而不能食於國風獨悟樂饑二字蓋饑之可樂勝於郇公廚遠甚一日循例兩擧箸所謂應酬故事勾銷前件者非謂人生必須此也至於杖履眺望垂髫便爾自念宿生豈久與禽尚有煙火緣乎不然者何以與會所關蕭然獨往青鞵勝於彤襜一杖過於八

騶乎取夫遊政固有定程矣九州未便行郡五岳故先染指而五岳之中秀削惟華雄博惟衡乃衡在南紀數千里外古來王者六龍巡駕猶憚遠而攝之以霍乃欲以瓢笠屩笙坐而有之難矣從來之高隱湘楚者大抵皆大江以南人士也予每引睇南雲逸若天外迨

皇上親政遣廷臣祭古帝王予以宗丞濫竽私計曰軺車其指西南乎而予友黃門劉君素善六壬課贈予詩亦有明年定向衡山去之句云迨隔歲而予果以神農虞舜二陵行矣以時將十月有餘以地將萬有餘里可謂壯遊矣而遊乃未嘗有紀此亦事理之所不宜者蓋以予之好遊有素不止身自好遊而亦往往好人之遊故每就遊人而叩其所至若山川風物在其人衣履眉睫間也不止好人之遊而竝好囑人作遊紀以相示蓋得人之遊紀而坐臥讀之如與之方舟竝駕而追夸父也故凡軺車將出就而請所託者予輒托以遊紀軺車旣返而或有所覩者予則先索其遊紀之覩以

爲此南金大貝之錫也乃予以十月之久萬里之遙而竟不成一紀則予之懶於筆墨好多望於諸君子而往往自恕有如此亦可發一大噱也至於歲暮歸來歡言故里親知過從斗酒而話萍蹤問山川之曲折吳楚何分高低何狀則問之嗣宗若對圖經也問綺紵之逢迎何地何人何時何故若披蘭譜也某方之風土何狀某邑之貨貝何等若指掌而列螺紋也蓋嗣宗已有成書燦然掌故矣予於是乃听然而笑謂非嗣宗之同我行也予雖

馳驅三湘乃如竹葉瀛洲圖恍惚如十萬縱向人抵掌娓娓謂嘗炳香二陵驅車三楚飛觴祝融之巔蠟屐君山之麓皆詭對妄言之或夢寐偶至而無稽如齊諧志怪而已或竝疑三湘九嶷者文人寄托之言如西漢未必有揚子雲亦未可知也予嘗念三代而下以壯遊稱者莫若司馬子長觀其於名山大川帝王都會稍一撰述皆可補輶軒之所闕職方之所未紀者而千載而下未聞龍門有遊紀而列傳八書貨殖數萬言垂之萬古何其詳

於人物錢刀而儉於攬勝山川一至此耶然使當時同遊有人載策多與當不爾爾何者子長之作多採左國楚漢春秋而爲一家言則萬里壯遊安知不採同人之冊而侈爲已有乎未可知也嗣宗之爲此篇也不資紛本而燦然成書詳記日月緯以英華星槎可信則嗣宗之功大矣其中閒及予者則嗣宗臆爲之宋玉微詞莊生寓意莫從見想當然之類非實錄也夫五岳勝蹟矣而岱宗日觀予家圃中物杖履已紫數及焉熊湘之奇茲復目

治禽尙之所侈者已有破竹之勢矣予自是以往天假之年將一載而恆華嵩高飄然而爲汗漫之遊不知從我者其誰耳

盧先生傳序

吾往年偶得先生孝廉約一冊竝清言數則洒然異之意服爲謹飭名行且蕭然自得人也及後讀皇明臣錄則列之魏黨案中轉而生疑豈染指通顯後塞之不變也果難乎久之乃得復閱全集則學涉洞通根柢道義非尋常士大夫可易及也又復疑之因質之同邑大參大參甚爲之不平最後乃得此傳讀之慨然而歎因以知古今是非原未易明不止悠悠之口雌黃易溢雖六計官評千秋

信史矣令人抱不白之誣者良多也昔闕文闕文雖稗官之言良有政矣此猶其遠者也予即以近事徵之如詞林陳長卿亦掛名逆案中然予見其人恂恂長者也迨其彌留之日多吉祥異徵知其久契於神明矣大學士孫沚亭先生見小史中云受李賊僞職其實先生當國修史月旦則京師未破之日已微服自盧龍返故園久矣令此書悞傳諸後代豈不以爲信史乎大抵史傳易淆以疑信而官評易行以愛憎則蒼黃之溷淆也易易矣盧

先生六年而至正卿正閹人炎炎之時人固不能無議耳蓋權臣當國濡首固易即不濡者而迹之相近事亦難白是以君子貴乎先幾之哲而投劾之勇也

張相國醫驗編又序

上帝好生慈尊救苦三靈千聖其道同歸更無疑矣而救苦之中又有爲好生之所尤急者蓋人共知生死爲第一大事矣而會當桁楊疾病不可復堪之時有覩一死快然得免痛楚如登仙界而萬不可得者亦深知之否乎蓋桁楊所橫加仁人之所急欲援手無疑矣若刑當其罰則仁者能惡不可姑息是死雖當救亦有不可救者在也至疾病之來或以天災或其自取事不可知然非有不赦

之罪也而號呼呻吟非又仁人之所痛若身受而無疑者乎故神農黃帝帝王之祖也而開統爲醫宗藥王藥師調御之尊也而垂名於龍藏至仙人而杏林之董太白之孫則更有表表萬世者矣此無他蓋救苦而全好生之仁固其尤急者故西域以醫爲科第仁之至也予邑相國聖鴿張老先生舊刻有效方一帙予於三十載之前久已僭爲糠粃矣今歲重檢舊作意猶未暢乃復申言之曰古人有言醫卜者聖人之外篇也故卜亦以伏羲文王爲鼻祖然卜止發蹤指示而醫則起死回生矣是孰輕孰重耶後世聖人以好生之大者爲事故志在教養四海而刀圭湯散則周禮姑統諸宗伯而已予嘗再四思之教養之成功人皆溫飽人皆聖賢事固大矣然溫飽之人其病之苦也與饑寒同科聖賢之彥其病之苦也與愚不肖同科則病之爲害至切而至重也不又爲聖人教養之所不能救焉者乎卽仙人未至飛昇禪人未證聲聞亦不能不以病而瞿瞿也故予平生竊有微憾焉以

人而不仁或雖仁矣而未智不能究五運六氣之變窮百草萬物之性者可無論也以仲尼之聖也子房孔明之賢且慧也而或以愼聞且以禱聞或以辟穀而從赤松子遊或以隕星而斃五丈原畔則其皆爲二豎之憑陵而莫禦也明矣卽上之仙佛已成神通不測亦安能遍四海九州諸紛紛碌碌之人而一一應之乎所幸仁人智士雖不能身爲扁和者而仁術出焉亦可與神醫分座則惟有刻行良方以廣其惠焉四海可以几席千秋可以

旦暮謂龍賓刴藤之力非假年於南斗而返魂於東岳不可也昔太史公傳倉公諸人也惜僅列其事而未載其方至陸宣公之書亦成於降謫之後耳未若先生方軒翥天地之時早已爲痛楚者壓同體之憂之爲大慈也予幼時愚而不知養生日以飲冷水爲樂未弱冠而脾傷曉起至午不能飧也必嘔盡宿食已而嘔水始黃繼綠苦矣苦矣如是者累月謂必死無疑後以蒼朮膏而愈庚辰暑浴於河自午至夕又以爲樂遂病瘧數日幸已愈矣飽肉而復作已治後事兼手書一紙托家兄至今日已四十餘年矣昨偶檢篋笥其紙猶在也當時偶聞新城一兵能療此病乃聘之來用大蒜搗爛貼於手腕之中央覆之以帛亦一二日而愈矣及去帛則肉之下陷也二指餘迨年餘則肉之上出也亦二指餘矣又踰年乃平而其痕亦至今猶在也後辛卯予典試江南甫閱文而瘡發盡背爲風襲故也卽欲出闈而監試御史爲同籍上官君三立挽留甚力予無如之何乃細檢行囊得予外

叔祖故方伯新城王公簡便驗方中薑茶飲方試之一服而霍然立愈此後予每遇一病卽多求效方而錄之遇人之曾得病而愈者亦急詢其效方而錄之各病各方輯而成書又嘗作求人效方詩一絕句刻之板而刷之並日日隨身一小冊名曰詢人效方冊爲行囊第一事求方詩中用東坡同醉語蓋東坡不能飲酒而樂觀人之飲迨人之醉也東坡之樂與之同焉故也同醉一語或以爲此昔賢寄興之詞而不知卽萬物一體之意也如有病夫於此號呼偃仰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矣而我乍授以良方號呼者遂破涕而爲笑偃仆者遂翔步而能趨亦人已同快焉否乎予平生作客遍歷南北若汴梁吳楚以至燕京皆有車轍馬跡焉而所至之地書廊市攤凡見效方未嘗不捐價收之過於鄉嬛秘笈也然而冊籍太多恐龐雜未必盡善且無以爲貧賤者地其利人也幾何矣未若此冊之博施濟衆也至百里之內則又有鄒平太保華東張先生懸袖便方及新城方伯康宇公驗

方之刻竝此刻而三矣故予嘗謂人能一日記一二節要效方其爲仁人無疑也而況於累累若貫珠可以廣應乎而況於授之剞劂可以四海無窮千秋不盡乎其爲樂也何如其爲仁也何如乎昔釋迦文佛之爲老僧穿針也自許爲不嫌功德之細不嫌功德之多者三界萬刼之慈尊爲人乃至如此我輩何可無此意也予閱今歲乙丑七月邸報恭讀

上諭禮部曰朕研究經史之餘兼閱諸子百家至於黃帝素問內經諸篇觀其義藴實有惻隱之心民生疾苦無不洞燭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執意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皆未精思極論文義每欠貫通朕甚惜之玆當海宇昇平正宜懷保吾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等可取醫家載籍酌古準今博採羣言折衷定論成爲一書永垂不朽以副朕軫恤元元之至意大哉

王言眞視九州如一體力廣上帝之好生者此與趙宋之聖惠方同而年復踰數百則方加廣矣書

復加折衷則選益精矣前代帝王盛事有遠不及今日者際當陽

聖主之鴻慈憶往代良弼之仁善再題數語以識樂事天下後世之仁人君子其來無盡將有慨然而同心益爲可久可大以洪大生廣生之仁者茁海洋洋化爲樂土無疑余不佞固有厚望矣

讀此文想見先生萬物一體之意吾儒之惻隱釋氏之慈悲盡在行墨中矣雖廣額屠兒能不動念沸涕耶乙丑蜡日王士正伏枕跋

鵰邱雜錄序

阮酒嵇琴奇人多癖飽食熟睡措大宿懷其來久矣而予生平亦有妄想欲以靖能攝魂之法尚友昔人看昆陽之戰遊梓澤之園參五家車騎之隊檢萬國王會之圖而猶未若陟嫏嬛之洞天登崑崙之冊府爲足愉快而滿志也丈夫坐擁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此固士大夫之高致也然而菁華可掇而徒記姓名譬諸沒人之於龍淵也鱗介專車便可頡頏照乘否乎卽令照乘之珍充內府其視

懸幢海墀雨被四天下者差數爲何如耶故百八之臚舍利也其所見者不侔矣將相之陳牂盤也其所取者不侔矣待其人而後行予謂讀書亦有然者彼康成車後褒然夜郎不亦戴晉人前之一吷乎夫訓世之道則備諸經治世之法則垂諸史古今之學盡於此矣而二者之外復有二端焉次之亦足以游泳情愫宣暢陶鬱所謂坐賓六籍圍圃七略者非歟至於研藏史而捐佐元籓貝多而追訶御盧靜佐牝之地希夷帝象之先則出世之宗尤超然毘盧頂上矣或則獻疑曰太極多此一動遂使萬象紛然世返鴻濛星緯亦寂惘惘此中豈有一字子毋乃爲蒼頡所役役乎予應之曰子不聞伊川之言乎何思何慮是有此理但言之太早耳不止束書不觀曾直爲笑至仙人而不識字是亦道華所揶揄不已者也或又進規曰雅言罕言垂訓萬世庸言庸德亦足以爲君子矣中人以上譬若曇華高語滋惑也何居予應之曰有是言也然而五經以易爲冠冕不曰幽明之故死生之

說鬼神之情狀乎此固尼山讀易法門也象先物表大暢佐風視與觀羣怨授政專對之語何如且朝聞夕可與柱下天竺之道果可以淄澠判否吾非易牙正未敢知也予不佞攤卷忘疲未盡書生宿業每發願悉屏卷帙而屢懺屢犯之餘依然故吾徐逸口栝時一中之迦葉聞琴翩遷起舞故當不異人意矣予向來南過秣陵北依

帝轂趍墟報國仁祠徙倚殿角書攤者予也吳越之駕甫稅早已書廊緩步者亦予也以至輶車遂

舫半載縹緗不知者或妄意爲陸賈之裝而不知其多遮眼故紙皆蠅鑽未出蠹魚爭伯者也卽今年踰古稀而老人無寐五夜呼燈一編達旦羣從執友每笑問予發篋揣摩尚欲南宮應試乎抑將以博學閎詞與諸君子爭一日之長乎予亦啞然自笑而無以應也而痂嗜所鍾則又與雜說稗史爲多蓋海珍適口不必大庖幽蘭爲芳姚黃郤步矣今歲乃得梁葵石先生鵬邱漫錄一書廻環諷誦之不能釋手其足以淑世治世灼然著蔡無疑

也至於出世之學偶一拈舉便是上乘吾嘗銜景前賢謂通明稚川兩君子百世上人邈焉不可復睹矣何幸於尺幅遇之頓把浮邱之袂乎昔漢皇經營九有屬意有在此編亦不佞之關中也先生神情開美朗朗如百閒屋而霽月光風之中蕭然塵壒之外望而知爲閬風樊桐中人無疑也故雖通籍多年端揆是佐而鳴珂佩玉松風之致宛然百尺樓頭不必寄跡羅浮尋丹勾漏也所謂鳳翙千仞下視九點齊煙神遊八極之表白雲先生攜

手待之者是耶非耶故其折衷六術提衡百氏鄴侯架上觴豆斯存而探驪得珠啐盤取印更有出於伊洛壇墠房杜埏埴之外者先生自此遠矣予登朝將四十年而謁告家居者二十年有餘閒中掌錄亦約得二三十卷而逡巡點定未及成書是自中散之懶尚未易瘳然亦可謂與先生同好矣而循省平生其相同者固不止一事也先生曾祖太宰公撫予二東而予先大父嘗案王畿也則同先生以丙戌舉南宮與予兄同籍而予與乃弟蒼

岩大司馬舉癸未也則又同先生官少宰而旋左遷也復與予同但先生爲
王國鼎鼐昆從琳琅鼎貴此則予不及者一也予蓬心瓠落百無一長而先生大器槃槃飛黃龍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詵詵孫曾濟濟而予滕下寥寥則不及者三也宣武之似越石得毋爲女子齒冷乎至於不佞比來禾麥不登黜妻分座祖吏畝門重陽擲筆此固當有獨長先生雖貧或不能不讓予一頭地耳朙當屈指海內藏書之家褒

然猗頓者以勝國言之錦江太史豫章王孫其巨擘也閱其書目尙令食指欲動至數十年內則有若退谷少宰櫟園侍郎爲最二公已謝賓客書亦多半散逸矣今則上黨四世方伯常山蒼岩司馬耳蒼岩廣搜秘笈賓朋盡是陳農予往亦曾攝袂鵷邸之下搴聳壽槐慨懷前烈而軺車猝發未得窩目帳中秘笈每思乘輿而北行吟長柳之廊飲馬滹沱之水造門而發藏書請以十日卒業焉今者老病侵尋都無宿志惟手此一編便似與先生

羽衣黃冠薄遊蓮渚開樽挹蘭之亭提塵高林之館訂釋道氏之異同評南北宗之頓漸溯洄泝懷伊人宛在矣不識先生以爲何如也

栖雲閣文集卷第五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六

序

淄川　高珩　葱佩

贈大中丞張公滅寇保民序

皇帝定鼎之四年中丞英翁張老公祖奉

璽書鎮撫山左時

國家威德遐邑獻琛奉朔百粵喁喁一候一尉暨於玉斧之外於維盛矣公至而字流亡庀組練壯猷煒如度師衽席之上韓范甲兵百城震霆焉豈

其囿我宸宇而小腆允蠢容其叢薄嘷踔也者盜自逆闖煽虐以來氓棼無紀猰犬之漸餘沴同胎賢者茹荼萬狀始知共主之德如天而一二不逞遂至軌物蕩然捐元首而雄鴟聚夫寧糜敗之不恤自取天誅若不皇而以爲病者乎無亦惟是囚德將終天厭其罪而奪之鑑蓋大僇行即及之使其一逞而無餘燼救世之功有所歸而安堵以大庇吾子姓也山左諸向來嘯聚者公至而以次授首既以書勳司庸焜煌史冊矣六月望前淄忽告

潰淄岩邑也屹然百雉而藺石渠答亦復蟻附所
阼指退者客歲陽月賊既薄東城叩闔數枚曾目
無睥睨焉者而一發殪之逡廵鼠竄鄰封諸人士
皆望之爲天都捐錢刀而願授一廛恐不得當焉
豈以一二亡命埀絙宵登合邑暴骨而山左爲震
也當是時溽暑炎歊濘潦接踵援師勁旅尚隔碣
石衆雖宛轉湯火日祝公之出車而轉虜下甲之
遲遲也百姓咸以爲憂曰公其棄我乎不佞則謂
若無憂也公之賜履海邦也舊治編氓襁從千計

歸市不異允荒也豈其受命撫有我衆而虎牙委
之必不其然乃公果已兼道東馳不佞聞而眛爽
迓焉既已遠矣詰旦率諸紳士拜於轅門公則和
顏降禮哀其瘨若而析其薰蕕若將不及不佞退
而語人曰既見袞衣諸君無復憂寇也已公暇以
整談笑折衝剪邑之蝨而昆崙不濫惻然豈弟君
子也我淄何福得此乃越日而虎旅以西不佞聞
而眛爽抵焉則又遠矣百姓復以爲憂且加甚焉
曰公之視師爲我來也今者捲旆言旋吾屬何望

其果棄我也已跧伏莽澤挾弩而出疆者是日蓋
相屬於道不佞則又進父老而慰之曰是固無憂
公七萃之總持二東之司命也望邑不戒而睨者
多矣無寧居重之不御而譾焉下邑敢久梲淮浦
之駕也者且公玉趾親臨二東跗注之君子萃焉
賊膽落矣方畧必已授諸居者寇游釜中此直偃
旗俟之耳涇以渭濁若輩鰓鰓實過公必有以處
此不然豈其回轅是愬耶乃公則息駕無何而憲
示果至從逆之外不許妄僇一人六軍惴惴奉法

而向之以公去爲大戚者乃忭告於室愉舞於塗
操豚肩巵酒而羣祝祏社神明曰張公活我張公
活我其自今而至於子孫千億烝嘗毋忘此恩也
不佞盱衡今古將相濟世不慰藉人心而可以建
膚功垂永澤者無有然而人心合忤如向背羣峯
其一之也實難方變之始聞也或里居無恙或越
堞幸全然賊已發騎持牒錄姓名而將驅入鐵圍
矣時則引領雲霓而城內者妄意其滿志疾歸恐
睨師之薄城而賊或負固也懼且甚及乎寇之嬰

城浹月城中之忿賊居僇也思與偕亡以甘心而國有常刑脅從罔治之恩未敢傾冀則前之城外偶全者雖幸餘生未盡乎又咸以妻孥族姓寒心矣慰其兩喜而釋其兩憂天地所爲有憾者而公乃於此令人無憾詩有之式歌且舞公之明德民不歌舞能乎此無論民也生全萬姓公真可以歌舞自慰矣不佞乃得進而颺言曰公之德無垠哉然此亦豹之一斑耳公槃槃大才樹德如圃小醜旣懾天威凡在覆燾咸欲以純灰自濯姑尤聊攝

我知其有寧域矣而一二遺黎知雖罹網內惟父母孔邇終鏡別而起之白骨也盜即偶有闌入其縛而獻諸麾下又何疑焉二東磐石直袵如耳闕文今上方思進庸股肱之佐嘉於海內敉寧宅茲百揆鼎丕基以霖雨天下舍公又將誰屬者公其申受天休惟無疆哉

贈守憲張公滅寇救民序

間嘗上下古今求夫智勇磊落所謂豪傑絕世之姿而尚友之代不數人戛戛乎難其選哉夫豪傑絕世之姿任人之所不能任與不敢任彼盤根錯節羊腸詰曲之地衆人斂手卻步而退者此直恢恢應之有餘驚人快人龍騰虎攫不可瞬視真足排溟傾嶽矣而求其油然愷易冬日之爲德也或有遺憾焉且夫事之不與謀期也久矣墉櫛之登不酬銖錙功成而變有司之者盛略槃槃而橫流

未極熟釜之銘其亦數爲之乎故夫豪傑之士鋒鍔爲先不專以純德責也德純而心與天下共見之難矣方略足傳並不專以成功繩也功成而事與天下共見之又難矣所謂代不數人百世而一出猶爲旦暮遇之者今乃於守憲張公得之一何幸歟公天才英敏足兼數十人有餘理劇經繁若不經意而叱咤立辦侃侃剛正人不敢以私干擊豪強卵翼百姓殆屬毛之不殊者稷門以及列邑人歌父母孔邇如出一口久矣往公行部抵般陽

時不佞伏枕杜門半刺未通也輒左顧草廬中抵掌言天下如指諸掌不佞驚服爲眼中未曾有豈惟不腆下邑是福其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實荷帡幪當無疑者至禍出不意而敝邑慘在刀几猰貐封豕荐食我二三赤子卒之藁街無赦京觀赫然不盡孑遺公起之白骨而重肉之敝邑受福果萬倍諸鄰土然而傷公之心多矣公救民水火若揭日月而行有口者皆能道之殆比兒童知司馬走卒識君實無異而其苦心妙手徵用沖懷公不

欲人知人亦未之知也不佞不能爲阿敢隱善乎夫淄爲公賜履地諸君子之濟師來者皆客旅也米鹽瑣屑靡至取給焉公一一應之左唯右顧口喻手揮未嘗不各得所欲去上自統帥降而偏裨以及橐鞬奔走之士皆能鑑公之勞而相與歡然因以與公一心而績用底成民用來蘇淄之生齒未具燼自慶餘生哉而公之心血不知耗磨幾許矣公吐辭有倫咳唾未嘗輕出當機一字若千鈞之弩一發往輒破的應弦而倒不留行也顛倒喜怒似不可測而水落石出卒以愛人利物爲歸委蛇玉成向之悚惕甚至怨悵而以爲疑懼者乃大喜踰望而感矢不可量留侯善藏其用信有之乎方城甫破而大兵沓至民驚潰而鳥獸散矣井里虛無人也誰爲應鼛鼓轉芻粟者公款曲招集躬撫摩之假以顏色勞以酒食而衆乃歡然子來畚鍤雲從播黍相餉居者行者皆恃公而無恐圍既合矣寇有宵入郛者人或憂之公笑謂是何難知若輩授首恐後故爲不速之客耳向者深巢箐巘

坐老我師孰能一矢加遺者今釜已困矣方益之薪彼漏網者正恐折東招之不至耳倘源源而來幸甚無憂異日有遺孽矣無何城墮而賊殲焉人方服公膽智無雙云破賊之後卽集衆城頭同大人並諸將校公訊順逆而立決之用鉞無冤解網無倖不移日而邑大定民重生感爲

聖天子祝萬壽無疆公不負簡書哉夫招魂續命卽古之仁人君子猶以爲難矣然行我之意而立生之視夫多方調劑於人而後可以行我之意其

難何居行其意而慶譽有加以覘夫欲行其意而左右顧畏焉乃卒行其意而生之其難又何居也公惟不憚此兩難而力行其德則前之所謂兩難公直易易坐進固有本已淄遺民萬口歡祝咸謂吾儕小人得張公而再生公則愀然改容且欲然不居也謂不佞曰吾宇下赤子而及此膏血原野忍言功乎且彈丸之復煢煢十一猶存者是諸大人之力而統帥之鴻慈也於予何有焉公平日通乾竺之學深究內典得性命大旨德被萬姓而居

之若虛固不偶哉

史氏曰懋官懋賞國有常秩所以酬德功旌往而勸來也慶何餘曰天淑何紀曰史不亦司契而金石無斁乎曹彬之下江南也曰仁以清帶礪永其世而今爲烈焉以予覩張公何以似也不嗜殺人奉揚

天子德意不虛矣而潔清無點枕戈之餘蔬食不飽鮭菜屯於野而壘是棲詢民之村無守憲卒也蹟於城而堞是守詢民之廬無守憲卒也墮城之旦爪士數十殪焉承制詔分婦口一二卽已慨念仳離尋其父母遣還矣覘數篋圖書不尤無累歟夫天人交爭亦待其定耳天之既定其績不書於太常爵不詔於司勳蠡斯閩閬鬼神不啓翼而降之祚有是理乎若夫垂文汗青以上與古人頡頏而並馳則有大書特書之筆在予不佞何敢多讓焉

成靑壇大拜序

昇平之待聖主與弼亮之須賢相豈不以時哉蓋天下當板蕩之餘父老之望德化久矣翹首跂踵嶷若不能朝夕俟而遲之又久志氣之應乃得之堂陛之間於是宇內喁喁知觀成之有日也我皇上受天寶命臣妾萬邦十年於玆矣然向者七年中㒨蜀法宮含光恭默文石之陛曜靈升而未普也故環海騷然揭竿數起若豫章若宣雲螳臂怒張不可嚮邇至遣期門羽林諸宿衛士歌釆薇

出車者匝月而後飲至有成勞浸及海岱東諸侯之地靑犢銅馬蔓延數郡道茀無足音焉靈旗所指未有衂也迨我

皇上端委明堂萬幾在手風行電埽不期月而跗注之君子弛弓臥矢此非泰運時開而

聖人斯作固有灼然不爽者存耶而改玉以來維新百度政本之制亦與前代輕重殊焉前代之初削宰相名散其權於六部繼而綸扉調旨帝綍實熙則名異而實固同也

昭代由舊未嘗不隆內院之名而實則六曹尙書皆豐沛舊德或以親王涖其事諸務皆得臆决奏成手中直取

上旨行之耳夫專則私私則善敗之數有所匿而不以聞也分則亂亂則甲乙之衡無所定而難以决也於是乎昨非今是乃未幾而又以爲非矣彼可此否乃無何而此又以爲可矣幸

皇上聖明天縱燭其弊而改絃下諸王大臣廷議頓復舊制機務一歸政府夫天下之事統於六曹

而內院受其成旣已無不相筦之事而

皇上優禮大臣期以棐忱用義大臣亦無不精白殫厥心者故凡機務之至於前者其是也則爲之盡義以廣其不逮其非也則爲之正辭以斥其不衷其封事未及而時務所急與

宸慮所周者則又爲播告之修以申之務期上德有所必周而下情有所必盡則事又無不可盡之言此眞千載一時躬逢堯舜而賢人君子宜歆弼治之昌期也乃靑壇先生則首薦

帝簡褒然登庸矣先生德器淵雅風度端凝夙負海內重望甫通金閨之籍一時士大夫卽以公輔期之正骨沖襟侃侃以名教爲己任而同人與處卒未嘗一覩喜愠之色也客歲以翰長校士南宮會執政乏人未出棘闈姓名已登啓事矣乃猶荐歷統均大計天下之吏旣閱歲餘以新命廣谘院臣然後秉均蓋異數也而待政本旣定可以盡吾所欲爲者於天下而後起而應之豈非郅隆將立奏而觀成固待其人歟夫秉均之職三代後或曰

平章名以命之義固寓焉是故意偏而昭昭輕重與好奇而沾沾矯草以一人之愉喜示於前而召天下之愉喜從於後往牒所在左監炳如海內之耳目何可盡掩也先生虛以受天下之來而靜以待天下之變履其至平而不以我與焉以贊
宸謨不亦熙乎以端士習不亦靜乎以求民瘼不亦康乎此不佞深爲天下喜而卜六符之叶也至於先生世文穆公之學因以世文穆公之業以大歆允升爲一姓之弓冶史表中快事不多覯矣稽古者謂西漢韋氏父子差可並軼千秋不佞謂文穆公楷模海內抗跡君宗之上史稱節侯守正持重庶幾似之若元成議大禮外無他表見僅以文采著稱耳今先生際
聖明在上大用秉乎昌期而槃槃之器應之裕如致治於三代之隆者豈韋氏所可同日語乎此又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而亦先生之慨然自命者也幾輔諸君子筐篚稱觴而授簡不佞夫王國克生而廣與燕喜山甫之詩豈止都人士之慶已哉

陳百史進秩太宰序

聖世必有綱紀教化此治天下之本也而大器當如規矩準繩此尤治身以治天下之本也古來賢士大夫獨行一意嚼然不欺其志者蓋不乏人推其功施所暨則謂此可坐鎮雅俗耳而道濟萌生救時之功或非所任焉似乎淸節易而宏濟爲難夫子輿之題大人也何居如盧懷愼楊綰諸君子儀型高潔風示百僚而功實未媲古人正而未大亦閒有之然未有不正而能大者也岳瀆之鎮其

無私蔭雨露之澍其無私潤而後三辰正而玉燭調酌瑤光而資糧萬物焉耳蓋立其本而準之正學大業古今人未當不相及也

國家定鼎五年於茲矣特承

帝簡創正國家萬年統均之席自先生始蓋

開天異數云先生文繼韓歐爲天下第一自史館

立

擢少宰受

夫子寵遇亦爲天下第一而

上意固以爲未足也先生學有本原以不愧天下不負主知爲期誓三年受事更縕袍飯脫粟一鮭萊稱大庖矣閒人抱箕而懸釜苞苴之屨一何不一及於室白丁也一時有關西夫子之擬至於殿最百辟無私喜無私怒無詭從違陟一人而當身若褒焉道揚恐後否則太宰曰可公曰否必正色爭之不憚頻難訴誶不恤也黜一人而當身若被焉激滌無已否則太宰曰否公曰可必正色爭之不憚頻難訴誶亦不恤也而天下賢士大夫亦尙

以爲未足盡公之用而猶有所企焉者何也夫季世之弊固有功令所不及典章所不載不知一何庸人始之而後之賢士大夫至相沿以爲金科至欲少少自見異而衆輒動色相戒以爲大不可者則其職之不盡不曰盡心之不殫不曰愧而以弊例之不遵爲大謬者是也夫進退人才之地堂案司呈少宰以一身仰俯其閒乃上而一語詢焉以爲爭權下而一語詢焉以爲侵職干木紙尾是不如其已也又其弊也明季選郎過於自好用一人

不如己意輒投劾去太宰至爲避席不遑㥶𠻳是又烏用太宰爲也乃今又有異焉者以東西之不相喻也爲之駟騎而發蹤指示者乃捭闔之於其際彼三山之冠重在上九鼎之舉重在下而叢神狐孽體物不遺非上非下而在於中而能令上下應之如左右手焉先生既以天下爲己任其能一日恝置諸懷乎然雖日力爭之而固不能不有所待也頃者

上採天下望進漢臣以六曹尚書而先生褒然士

大夫喜而相告謂陳百史先生正位冢宰矣銓政得人百官得序四海內外得歲而先生慨然益自力復抑然有以自下者太史成青壇亟聞其語矣先生之言曰不佞奉職無狀不卽斥譴而朱紱方來實鈇鉞臨之今吏道雜甚不能澄叙官方登茂良之士而剪莨莠將

聖上嘉惠元元至意其若猶書何何職秩之爲也且銓政之稠濁爲日久矣猝應之一事或失當輒轉竟夕必改紘乃卽安焉不敢過愛其醜也人苦不自知非好我孰以藥石進者同籍二三兄弟尚交警勿棄余不佞得以借手棄咎免大戾焉以規爲瑱必不其然先生之翼翼日新如此可謂能得諸己矣夫聖賢之學懼其日有所失也乃能日有所獲惟能內顧而得其身也而四海承流乃得進而有其待命之人先生自求如此宜乎天下士人人有一百史冢宰於其腹內而將有以責其大作於後也今天下可謂已安已治乎遠略無外矣而□□□□思皇蔚起矣而□□□□事勢洞如觀

火矣盜賊生於貪酷貪酷生於寵賂寵賂之章而不可堤也生於其拜官之有所來而成於其黜幽之無足畏公以天下爲己任又豈不以是爲鰓鰓也救而藥之豈易言哉

賀劉憲石先生擢少宰序

上親政之三年既集海內岳牧黜陟惟允矣已進
廷臣而親閱之其內外去留以及老疾禮遣者
明旨秩然有序求之古帝王中所罕覯也蓋
上聖明天縱銳意太平知致治首在用人故躬秉
銓衡之柄以與海內士大夫濯磨更新如此則銓
衡之重也至今日而益甚哉會少宰缺所司例疏
二人請
上裁則憲石劉先生褎然拜

命矣時先生名次在副蓋
特簡云不佞珥筆從先生後十年於茲矣憶不佞
癸未列庶常房師一章郭先生詔之曰子今讀中
秘書繩繩步趨毋亦先達是程乎矜式得人夫亦
兒於戾矣勿遠求子同鄉憲石劉先生其人也然
是時先生適以皇華出國門思一睹儀型不可得
後四年春乃幸覯止始信予師所示不偶也先生
良玉在躬德兼溫栗閤中肆外文章為海內雅宗
而鍊習掌故朝典不佞有疑輒請益焉先生未嘗
不娓娓言之則又方軌伯始裕如也一時詞林後
進賴以睹先正典型其為清廟明堂之寶蓋拾級
台袞衆共目屬之矣既拜
命即上
皇帝書曰臣不敏猥蒙不次之擢無以報
上恩然芻蕘是詢
明詔實式臨之臣以為今日吏道雜而考功之制
未詳也新制以銓翰臺諫補方面侯啟歷有成勞
入掌京堂制至善也夫方面既得廉察所部矣而

屬吏累累以貪墨敗表率之地豈曰能賢郎官出
即長百城也乃不擇人而授之州縣貪暴庸猥之
流歲月稍深輒翹足南省非盡治行高第也他日
期以襲黃之績知其揚觶而退明矣臣以為用才
莫若儲才之便而儲才在定典章明賞罰請以郡
邑貪墨之多少定方面功過而妙選有司之賢者
為部司其長貳不時疏稱職者以聞
詔曰可不佞三復先生之言而歎體國之誠救時
之失為至深也今日銓衡之地有所易亦有所難

其易者幸
上聖明求治方急可以驟拔非常之才破格得士
力而其難者不慎收之於始進而爭之於既敝之
餘則汰之不勝其汰而曹署爲空其甚者力勝之
以期一快而倚伏多端國事爲之不靜官守之所
專司耳目之所睹記者不能當下激揚而消其不
令而慢坐以數十年後聖賢不能自必與取必於
人之身則人皆可以自恕而無所悔於其心不能
創法定制使天下人才喁喁趨進以交赴

上之所期乃救其愿而驟有變置焉又未嘗慮其
可久可復也則變置卒無已時而天下惶惑而無
所守夫訓之秋駕不若先蕃冀野之駿以實天閑
歐冶鼓橐五齊紛綸咸詫剸鍾之銳而後薛燭品
目有當也持衡者不能儲育而變化之徒言辨論
官材其與能幾何先生所以舉要言之先事而圖
亦以云救也先生以司李起家吏事精敏冠畿輔
故老雅能道之
召試以異等入詞林其於人倫淵藪久稱水鏡矣

今乃自翰長出莅端揆甄陶萬品所素裕也一借
箸足以經久又何疑乎聞諸先民云往代詞臣出
而佐銓者不甚事事安坐堂皇雍容養望而已而
太宰一席地則諸曹之長遞爲之主
本朝開運三易天卿溧陽陳公靜海高公暨今元
城成公皆以佐銓進而正席亦皆由詞臣出爲之
陳公高公旋入院成公則先以內院廷推而後司
銓政者陳公既職論思矣無何復出兼銓政旋又
召入焉蓋

上殫心治理論道與官人之司並重故擇天下之
賢者而宮府參用之無不既其猷者先生槃槃大
器左宜右有亦無之不勝任自是而進總端揆入
參幾務朱紱方來非阿所私蓋以海內之將治平
卜之也先是
上優禮引年者以風勵廷臣先生年未及格也輒
欲從諸君子之後乞身歸營向不佞屢言之不佞
謂先生未宜及此也頃年來
上日親侍從之臣先生時承顧問德器淵閎在洞

鑑中久矣且
上睿照不世出廷臣濟濟止以齒髮而進退之也
必不其然不佞竊有犬馬之疾行將請告一邱無
恙正恃賢者當軸錫我菟裘耳至是
特簡而朝士翕然慶得人且以頌
上神明藻鑑非常果不可以尋常測也而不佞則
外爲天下喜而內以自快其私息壤在彼其可渝
乎先生門下士授簡於予聊泚筆以侑一觴如此
至不佞之焚硯有年先生固恕其不文矣

賀葉郡倅序

昔劉忠宣公時雍之官庶常也解館當留而自請
試吏及以子部郎將陟冏卿矣又以意出參閩藩
焉其言曰吾非不知京堂人之所欲也但吾爲士
時見府縣之政不修輒憤然曰使我當之某也必
行某也必罷今幸登朝不得一理民事非素志也
予每讀史至此卽徬徨掩卷久之曰前賢之不苟
於仕也其明於得志澤民之理如此哉蓋古人得
志非寵利之謂也功不被於時卽赫然卿相踐台

鼎酌斗杓翰音鼓妖其恥與撻市等況其下焉者
苟自我而有所利濟五兩之銅半通之綸秩至卑
也而覆在宸宇者歌舞之矣可以不負君不負所
學躋之前賢之廡而無愧矧其上焉者然則有志
之士其自命也有素而自慰也有成在此乎抑在
彼乎吳庵葉公之爲籠水未期月也而士民頌聲
百里一舌抱牒而赴訴者不遑千里繭足恐後公
何以驟得此聲於齊魯間哉昔人謂宰相不必詢
其論奏視海內治與亂而可知也予謂守令亦然

不必詢其與除視境內祝與詛而可知也公諸善
政未可更僕盡而惠我無私衆實有口穆陵之南
無棣之北喁喁如也公得民矣每禱輒應道叶爲
霖公動天矣惟勤民故可以動天夫至以勤民者
動天而民安得不歌且舞之也而公固非習於爲
吏者也蓋以翰林出云而又自監司左遷以受今
職夫翰林固世所謂詞臣也其人大約以鞶帨爲
妍而不嫺於治理問以龔黃之効猶雲霧也乃復
以貴倨而俯同羣匹夷猶不屑之意卒以拄笏不

親簿領爲高卽御史中丞及臺使者若藩臬大吏
亦不敢以吏事責之雍容養俸待次而已而公寵
辱淡然反若有以慰其素而有以効其所未足也
者豈非其澤民之志命之有素者欲上與昔賢並
軌乎或謂牛刀小試其與能幾何予應之曰否否
世之所謂大用者不過至卿相而止耳旣都卿相
且具濟世之才矣然而不得乎君無成也得君而
未久於其位無成也得君而秉政久矣而僚寀撓
於其旁而奉行壞於其下猶之無成也余不佞亦

嘗從大夫之後矣竊觀當世之賢者嘉謨石畫確
然可濟時艱然往往進前且郤十言而不得一當
退而憤歎徒有疾首耳公不鄙夷我彈丸朝出一
政而民朝得歲焉夕布一語而民夕解懸焉夫以
泰山之雲四海之雨其所攜者廣矣姑歛而爲一
邑一井之潤焉未嘗非甘露也謂小而非效也可
乎以視彼大而無可用與欲用而卒不能効者其
虛實爲何如耶予年友楊冰如先生癸未傳臚第
一人也乃郎雲陶今歲散館授令去予遺之書曰

釋褩分符勿以爲不幸也以世法言之何職不可
至公卿以儒術言之吾輩卽白首館閣不過老蠹
魚耳其可以利濟含生垂裕後嗣者何事也今觀
公治行若此益可信吾言之不妄矣昔黃次公爲
相功名遜於治郡時此或亦有說歟而劉忠宣之
旣爲大司馬也明孝宗腹心之毗踰於劉夏勳名
爛焉無兩忠宣有云吾之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
政之力也此語良有味哉公向在詞林正誼有素
循是以往秉雅志而懋新猷進無疆也他日爲黃

爲劉若固有之子不倭喜接壤有賢君詞苑有良吏姑以贍頴川之炎公爲愉快而以忠宣之秉大政者拭目俟之並以告天下之凡臨民而可以澤民與夫未得牧民而有志於澤民者

賀籠水通判齊君序

今天下甫出湯火而百姓之瘡痍未復呻吟之聲十室而九

天子加意元元哀痛之詔凡屢下所以體恤諸父老子弟者良厚顧九閽遠矣安能進子遺而喚咻之所與起癃瘵而躋之春臺非此纍纍大吏而下以逮諸州邑之司牧者乎然而親民之職獨專城司牧者爲實有成勞朝一言而朝得蔵焉夕一事而夕茹荼焉響谷景赴乃正非御史中丞直指使

監司若二千石之所及即中丞直指朝夕督察部中期奉職無罪狀亦正爲此二三專城司牧者而重之璽書鈇鑕也而比來職親民者理人之譜乃以蒼鷹乳虎爲口蔡掠食視肉方以雙凫之去烹羔伐鼓結社賽神而後來者反笑前人未工而務過之當之者乃復追頌向者蒼鷹乳虎亦猶古之遺愛也尸祝畏壘謳以騶虞千室之邑百雉之都遂以除目寥絕數月不補長吏爲幸然則吏治亦豈易言哉麟角鳳毛地方幸得一賢者士民之所

趾足豐庇者也而賢者過於自好以爲函牛之鼎
恥在烹鮮丈夫業得位而居之得民而涖之或數
十城或數百城提封萬井煙火千里不絕膚寸之
雲沾溉四海差云雄飛足以豪耳不者彈丸是隸
俯仰大人眉睫如低首矮屋中此直堪拄笏西山
不則士元一月醉以非百里之才坐謝昔人有餘
矣嗟乎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有民人焉吾與爲浮
沉有社稷焉人將爲叢竈野葛一寸足以殺人柰
何而以民命爲草菅也或者其實無濟世之心無

濟世之具而以畫諾爲雅望歟自得籠水別駕齊
君而予之言益信吾邑望籠水不一舍而遙若在
宇下其長吏賢否未嘗不耳而目之也丁亥予命
駕都門時公甫下車期月耳未謀一面而章甫之
頌已洒然異之矣迨比年來匏繫都門公旣聿觀
厥成矣而父老乃走乞一言以佐巵酒予心知公
之賢也則漫問父老曰諸君之觴公也若之何可
更僕治狀以代賦詩之遺乎或則躍然而前曰吾
籠水之難也則以與他州邑猋壘嶂之中伐石而

宮之雖翼然睥睨麗譙哉無程秸之納筦庫之司
焉惟是不腆束矢以佐籥牽耳公以敎讓爲心雍
雍無訟虞芮之質幾絕鈴下伍伯凜凜奉三尺惟
謹出名一錢卽斥去不崇朝矣至於捕盜固專職
也而項者鑿坯胠篋之豪可叱游徼吏尺組縛之
卽桴鼓宵鳴艮易與耳屬者封豕荐食連陷名城
大邑而巢窟箐岩實偪處我襟帶以爲干掫大憂
公晝夜登陴墨守無怠閒偵內應輒詗捕之而域
內以固鼓練鄉勇數以奇捷上幕府綠林不敢復

窺左足而封內以安至大賊之陷淄川也時則青
濟二府之交惶惶驚風鶴矣而公捐貲犒士鞏致
軍需選壯士穴城攻之而逆氛立靖者則公之全
力也至親冒矢石而山左之大警以息識其大者
功德焜煌一時可以爲難矣公以槃槃大器而不
狹小吾一隅恢宸宇而豐庇之民以寧盜以息吾
儕小人蜩螗之介尚亦有艮食毫髮皆明公之賜
也如燬孔邇願上一觴不佞乃謂之曰若等其謂
長孺薄淮陽哉夫君子之出而仕也志貴其見於

世而非宿計其時德期其被於民而不必介其位今夫由郵城而上自郡州進於省會及京邑權益加隆位益加崇而瞻顧日益加甚掣肘日益加難安能獨行一意而利澤究圖爽然自見於當時也者自不佞桒米闕下三年矣九卿之長受寵錫爲
天子股肱赫赫大吏也雖善敗之謨未嘗不敝舌而陳之然聽我囂囂以規爲瑱蓋十不得一於寮宷閒其賢者退食有憤懣太息而已欲行一事建一謨沛然朝發夕行立有所見於天下豈可得哉

夫寵水僻在山林爲豐沛貴人之所不屑雖蕞爾一隅哉公實自有之故志行效見捷於桴鼓或反能得諸卿寺大僚之所不能得而又以其地得長有公而不患有遵渚之鴻吭如之鼓鴻鴿鏘鏘維民歌之惠心悃愊而譽永功最也有以哉
天子方開明堂大計郡國吏將求司牧之賢而大用之以風示天下如漢故事賜金增秩超拜九卿丞相公將首膺其選寵水如帶實始基之則亦公之南陽穎川矣然吾聞公故江南名家子幼席貴介以經術世其家而詩歌古文詞裒然作者美無度悃愊固不足盡之矣

贈長山南令序

甚矣夫民瘼之可瘳而未易瘳良吏之不易爲而可爲也夫國家所重者惟正供井里所苦者惟賊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令甲久已森森矣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孰不宜凛凛功令也者但分數明則吏不能爲姦期會簡則民不致妨務覩多寡情情而敲扑竟嵗者賢不肖巧拙爲何如耶鼠竊必懲則鴟張自歛竊鈎無赦則發篋裹足矣何至萑苻飆起而邑邑曰盜未可得蔓難圖乎刁誣者攫

金而去若固有之敗民實有羨心焉是誨民以死市也父母孔邇之謂何而反謂是所以重民命乎是三者不佞之有慨於中久矣向之請告出都也曾草弭盜小言畱之言路諸君子其言曰朝廷憂盜蓋以寧民德至厚也但失盜之律過嚴則隱盜之謀益巧盜知有司之畏之也則勢益橫而不可止雖鐘鼓而招搖於五父之衢曰我綠林之豪也孰敢過而問焉豈惟不敢過問將卑辭厚幣而遣之恐後矣竊覩今日百城非不日具甘結曰桴鼓不鳴若一辭也然而不察盜而泄泄矣曰不鳴者偷也既失盜而惶惶矣曰不鳴者欺也其偷也似處堂其欺也似盜鈴卒之事發不能掩捕之不滿品則罪也孰與上寛其文網而下嚴其廵徼之爲得乎年來刁訟繁興實傷

聖治不佞偶著變齊論以達之上臺其略曰賢者之治國也如良醫之療病視其證之急者而投之藥一匙沉疴立起矣凡誣告者必按律反坐非眞正人命不斷燒埋此古來仁人故事也夫徒死既

不能陷人則人自不肯輕死則不特仁於償命之人且並仁於拚命之人陰騭也王章也南侯善政茲以得其崖略卓然循良之選矣而以不佞所聞尚有更僕未盡者而又聞梁鄒劉侯口碑嘖嘖亦鄰封之卓魯也將博詢兩侯治狀緝而梓之以爲海內牧民之大師則煌煌治譜非止傳氏一姓所得球圖秘之而式穀之誨堂構重光是又將以賢令聞於海內矣予以是知緇衣之好有同心而民瘼可療而不療者爲可惜良吏不易爲而力爲之

者可爲師而南氏之子姓光大前人之令緒授簡
而稱觴者將大書特書川至而未有艾者也

劉尉署淄令序

吏治至今日難言哉夫吏治之所以良者惟其能
自盡也蒲可鞭尸可伏貫索可空君子謂其盡於
仁焉魚可懸犢可留胡牀可掛君子謂其盡於廉
焉蓋其內之夙盟者立身誠有本末而外無旁撓
之勢以爲金柅而且也上日有安民之令而中素
裕養廉之資故志達而行立表於時而垂於後世
也以視今日何如哉天下非無賢者能自愛也而
大吏之符日至陽在考功陰在苞苴多如雨疾如

風怒如雷霆矣赫然而虎視日途車之不充爾卽
廉如公綽仁如卓茂爲爾上者何利焉四知伯起
一甑史雲逢彼之怒實多矣或曰棄此鷄肋將若
我何而未知解綬投劾容其高引此往古大僚大
賢大度事也今若悻悻一决旦掛冠而去夕縶約
而來廷尉望山頭矣婆娑五柳安可得哉蓋進退
維谷不驅之大貪大酷不止其得與古人校量否
耶然而世之所謂俊傑識時務者則莞爾笑曰時
乎時乎龔黃之骨久已朽矣世何以若人爲哉歟

扑鼓吹致足樂也朘民獲上道在朱提繭絲三之囊橐五之是區區者而不畀于三尺之設正爲是人我初不識循良何物上之清華侍從班次亦彬彬尚書郎矣然則今日而稱爲政者則又特易易也夫以難若彼以易若此吾爲斯民之淪胥憂吾又爲臨民之悃愊者危也蓋不佞因是而平衡吏治以古人循良之易而猶有不肖者出焉是直東陵之魁而分符也其罪蓋加於今之貪殘者數等以今日之吏之難而又有其獨易者以甚難其難

百倍矣而卓然猶能以字民自見此猶干盾於鋒鏑之下投餔於道殣之餘其加於漢唐良吏又何以數計哉是以君子論其勢而三歎也若劉侯可不謂今之古人哉侯之攝篆吾淄邑也于於琳宮一晤已灑然異之矣越兩月而歌舞頌德者載途也父老數輩登于門而請曰吾邑不天屢罹司牧者侯至頓躋春臺云吾儕目不識詩書然聞在昔不有伏謁而借寇君者乎今將走謁御史臺乞侯即眞長字吾蕞爾也于曰侯之中吾父老子弟者

何若而皇皇至是也則曰侯之善政悉數之不能終也請略言之以火耗止足解藩司指無染也以金矢止爲辨涇渭鍰無罰也以雜派則一切罷役條鞭之外無箕斂也以舊欠則一槩停征本年之外無溢科也而左右屬耳之言毅然盡絕此尤山左百城所未有矣于爲忻然色喜曰諸父老言不誣也昔人言仕宦有五瘴也比年來左右屬耳之瘴則兼五者而爲一增五者而爲六矣蓋不地氣而毒氛不天行而傳染不救者也吾邑二十餘年

長民者率以此敗而覆轍相仍不悛焉侯獨能洒濯此習其方執龔黃何疑哉借寇意良善今功令齦齦勿論士民之請不能得之天部而督撫亦戛戛難之矣然而以侯之治行上考花封將自得之故不煩伏闕請也無已則褎衣之頌勉泚筆以抒父老心可乎蓋天下事有不可以大常論者夫掄才而矜甲第筮仕而詡專城此古今治理所憑而國家考績之所尚也然而循資記秩此庸庸無志者之所託耳彼漢之卿相不起自明經乎唐宋之

科第不成爲簿尉乎侯之潔已仁民能盡破庸人所恃而開執讒慝之口則亢矣漢之明經而唐宋之縣佐哉古今人未始不相及而其事則更難也且談爲政於吾邑二十年來則更有可異者西漢循良類稱久任豈不以歷載鳴琴眞有家人父子之誼與悠悠行路者大有逕庭也哉乃吾淄比年以來部授而涖此土者往往疾視其民而民亦實應且憎至代庖者視若郵傳宜耳而善政屢見焉今侯又度越前賢遠甚雖謂之變常倒置可也今

海內善惡尊卑之間倒置多矣濟世者慨思砥柱返之往古若恐後然惟吾邑倒置甚仁民也若此雖禱祠以拜求可也其何太常之有今

聖天子方破格用人以勸天下之賢者侯率是以往何所不躋名臣之蹟非異人任矣不佞登朝亦二十餘年所每歎三晉多君子焉今於侯益信云

祝萊蕪令戎公壽序

予不佞伏首藥裹久矣籠水諸君以介壽之詞來請予謝之曰予硯田蕪矣且以無端諛人之詞爲戒故比年凡爲監司爲視學使者來請者槩未敢應也然君等衝寒遠道僕僕叩門亦將誰壽乎咸曰萊蕪戎侯也予因解顏一笑曰戎侯乎斯固難以側卻矣予聞侯實賢甚東諸侯中當屈第一指卽無諸君之辱已擬有所撰次以風海內此何可以不文謝也雖然君等隸籍北海於萊蕪爲鄰封

而稱觥樂効何居乎諸君同聲曰密邇花封實多寄佃湛恩所被無殊編氓卽或無田亦莫不傾懷盛化而願祝華封其何可以已乎予油然以與曰有是哉侯之德入人之深而籠水風俗之孔厚也此更何可以不文謝也夫筆墨之事亦於其地有宿緣哉萊邑固岱岳之北古來名區也地以人傳史雲之煌煌海內久矣今治河使者學亭葉公牧茲土時予嘗受簡侑一觴公蓋多才而又予道友也今聞戎侯之治又將超乘而上之奇矣奇矣予

每讀兩漢循吏傳炳朗千秋然於班范之紀不能
無遺憾者何也蓋吾輩肝衡今古誠可交臂前賢
而以語於促膝推襟把袂浮邱終有間矣卽後然
於煙雨空濛呼之或出恐[illegible]易易也何幸比壤賢
侯頓釋此憾置我於元康永平之間乎侯以青年
司民社不期月而頌聲洋洋四達矣接壤人士驚
相告語乎聞之驩然而喜竊就其宇下之人而詳
問之皆詡詡自矜且驕稱比壤之人以爲獨得樂
郊而諸邑無分者然乎益温顏款語再三求之乃

始相告曰君知扁和之以國工聞奕世者乎於秦
於周爲老人爲帶下亦惟察時之所大病而霍然
起之耳今日之萬室嗷嗷者何故豈非以惟正之
供雀鼠乘之呑噬乎軍牾之繁束濕重之况瘁乎
刁誣之積習虞芮不可復睹乎鈴下之追呼鷄犬
爲之囂動乎侯則雨露爲心雷霆爲手廉以持身
嚴以馭下里甲之弊已盡除矣雜派之差已盡免
矣至於解馬解硝則以淸俸備之而編戶不知也
有牙有角則以燃犀燭之而嚚風頓易也標騎來

吹民擾矣尺檄上而歛手游檄下鄉民驚矣牌票
絕而裹足此皆與民休息而登之春臺者也比歲
以來萊邑之科甲殊少靑靑子衿咸委之地靈偶
絀耳侯則毅然自任之曰[illegible]匡六星是誠在我乃
遴儁異之才而月課之餉以膏火且緩以征輸乃
優賓興之彥而厚資之使館飡與歌且使遺珠入
網是歲也賢書遂登二人則又侯之爲國育才鼓
舞髦士者也侯善政多端悉數之不能終其物此
其十一之崖略耳若夫匠心出巧破格爲仁游戲

而拔之網羅縱橫而登之衽席又皆前賢所咋舌
避席而未嘗有者宜乎宇下之人士歌舞矜張傲
列邑而不遜也不佞浮沉宦海齒髮已凋將治蝸
廬於南山之下或告我曰萊俗善訟而多悍未可
授一廛也乎躊躇久之旣而復有來者告曰戎侯
下車以來一變至魯矣乎聞之忻然將謝絕家緣
于焉避地而又念當吾世而得大賢綰綬於此豈
可守濟臺小節不一造膝也擬於冬夏之交上詣
鈴閣細叩言論風旨一爲愉快復訪吾友芹沚先

生於蒼龍峽山水之閒備詢侯事實一一筆之如
太倉公之列傳布之四方傳之千古使有志循良
之士有所取法焉此更與人爲善之懷君子當不
以爲諛也且侯尊甫載立先生方以清卿拾級九
列而侯以世家子鵲起皇途勳名超越如是靑瑣
烏臺將焉避之其爲王謝子弟吐氣多矣不寧惟
是予客歲以納賦無策售產吳越歸過武康邑人
道其韓令之賢卽採木造舟一事爲邑人福澤甚
深韓令亦燕翼大參嗣君與侯蘭譜兄弟也何幸

兩賢增美世講而不佞亦忝與焉其爲光寵不既
多乎而予於近事更有感者夫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萬家司命固古人得志行道之發軔也今直以
爲天子命我操券而往彷彿馮驩已耳寧不負此
三尺之綸五兩之銅哉且卽自爲計亦謂之寶山
空手可也今歲秋闈榜發首舉次趙兩君曾祖中
丞觀察公蓋皆以縣令起家時亦軍興旁午他邑
欣然以爲貫我外府矣而兩公巧心妙手費視他
邑百之一二耳民皆歡若更生迄今廟貌貞珉縣

縣無數予晧笑謂友人曰今歲賢書固文昌帝君
鈙前朝循吏之功恩綸遠被孫曾耳今侯之應變
方駕前賢其爲三槐不既多乎古來介壽類舉松
喬爲辭或失則誕矣若夫葉縣鳧飛於前旌陽宅
昇於後此則以良吏登仙籙信而不誣者侯亦以
度世之事爲然否爰命子姪隨諸君子之後以爲
我洗爵而前以東華步虛之聲歌南山九如之什
何如

壽白公祖序

從來受天寶籙披荊榛而撫輿圖者必歸之英毅神武之君然而萬年福祚四海休豫致斯世於三代之隆則守文繼體者稱焉蓋功高者凝命肇而德厚者卜歷長也此非獨主德爲然臣道蓋亦有同焉者第兩漢疆宇無重臣止以刺史守相治之故循良列傳所紀者亦復區區治渠種樹諸小務而止此誠未可與分陜二南玉軑竝馳也而弼成郅理已千古嘖嘖矣至於周召分治典在功宗物

在太常歌頌無斁在詩雅而會朝清明之勳則獨歸之師尚父而未嘗介介分功者何耶夫使二公奮袂登壇進而爭檀車駟介之勳於鈞璜之叟二公或有所未遑然使師尚父釋六韜而兩四國與保釐讖甸者絜奕世熙治之烈恐二公亦未遽揚觶而退也故改玉之不可無尚父猶守成之不可無周召而周召之坐致和恆延久安長治之休則勳名爲尤永焉不佞閒嘗上下古今以爲受命重守文尤重名將難名臣尤難是豈敷數見者耶

皇上御宇之六年三省督臣闕人廷臣會推以名聞

上難其選者久之下

詔敦諭乃得白公爰報曰可一時士大夫之在國門者忻然以得人相賀也蓋公歷政已有成勞而溫文恭懿如穆風之拂物接荀令之香者已爲大江以北慶生成矣仲春下浣適值公攬揆之辰諸大夫咸欲進介一觴授簡不佞不佞再以不文辭不得當也乃颺言曰寻不佞亦將何以壽公哉凡

人世吉祥顯爍之事公既已坐而有之矣又將何以壽公哉雖然公之集思虛受如谷矣願以竅啓之閩萬民待命者効於幕府也吾聞君子之濟世也以身其壽身也以國若夫濟世而先其急者則扁鵲之歷諸國而各以醫名誠有以也吾儕東諸侯之國也則姑陳海岱之痛心疾首者以待公一匙何如周嚴荒閟哲王之令典也臣僕之不供其何以安上而姦民借之爲厲階矣內則縱逋而以爲羅外則詭逃而以爲囮幻於內外之間則以爲

某子甲聞匿某所而尺符下矣及邰鼎旣納則曰誤也而捏報者無恙又或惡胥免罪而爲奴此浩蕩之恩也而乃擇人而食桑梓肉焉若之何乃頊者言甫及之而公洞若觀火也則自今以往我東國百餘年閒不以僕區之法泣血雉羅者公之德也夫肺石達寃先王之嘉惠也民瘼之不聞其何以靖國而猾民以之快搏噬矣鷄豚之細動賣閭閻潢池之慝輕誣侍從告密刊章逮繫數百餘家迫見現日消而庾盡囹圄者已不可返魂贏博矣

故下而素封外府也中而縉紳奇貨也上之而大吏亦可恫喝使矣若之何乃頊者言甫及之而公已義形於色也則自今以往我東國百餘年閒不以飛章之變哀岸獄者公之德也夫藝極之貢雖狂夫猶瞿瞿矣踐王之土其誰敢曰不敏而牟胥於焉雀鼠飽矣淵狹之不裁筦庫之不愼溢額征之而乾没盡之按冊而求之則褭蹄已飛持票而對之則印籍已換訴之監司則邑長令先爲仇抑之交代則新令尹受其辛勤之義助則邑士民毁

其泣矣若之何乃頊者言甫及之而公若痌瘝乃身也則自今以往我東國百餘年閒不以任土之輸憂代僵者公之德也夫不佞持此爲三祝諸大夫以爲何如也言未旣有疑於側者曰甚矣子言之有故也然以是頌公也則可矣以是壽公也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其於封人之請果有當乎予曰唯唯否否夫壽者受也亦投也受視乎其量量視乎其人受有其僅焉者山澤之癯而松喬之永此爲下士言之也不足以語元臣受有其兼焉者純

嘏嘉其穰穰而錫允繼以蟄蟄此雖揚嘉祉之委而未及疏嚮用之宗也封人之三祝也公已坐進吾亦已言之於前矣何庸贅焉至其繼此者繩繩未艾進此者蕩蕩方將而致此者益孳孳而日新也譬之渤海然受也夫不有崑崙星宿投之乎不佞之祝是百川之所自來而歸墟無盡者也三月袞衣

皇覲旣奠而

神京左臂以逮襟帶中州咸恰然庶夏屋而登春

臺八荒壽域於此基之矣古所謂殿天子之邦者於古人何多讓也眉壽其亦何量之有無寧兹月爵更蓂華落

聖作即廷臣虎拜仰進萬年之觴者亦將於是乎有取焉公豈其靳一觴耶於是諸大夫曰善乃書辭於縑布幣於筐歌南山之詩三肅使者而遣之行

祝施方伯壽序

公分陝二東之十有四年二東百城人士咸喁喁頌庚桑畏壘矣歳五日則嶽降之辰也簪紳濟濟將為介壽之辭以屬予予謝不敏焉曰百福之觴須風人之善頌者侑之乃或有當予不佞樸樕不堪也且致祝他人也或易而於公則綦難何哉公比年來覆幬東諸侯之國崇崖岱宗浩蕩溟渤埒矣聊攝無棣百萬戶人異其感感異其頌豈予戔戔不律所能述哉撮其崖略又非諸君子投簡

盛心也無已識其大者可乎夫方伯監諸侯之國此周制也至元而署曰行省官曰平章蓋以宰相執政之官官之以其出而莅民故易執曰布名稍殊耳此眞得三代命官之遺者故一省之政胥於是乎出焉迨明之中葉而降則寖失初意矣以事增官而其後遂為不可復減之員為地設官而餘地亦互爭為相援之倒謂地方之官為不足信也而出耳目之臣以察之未已也而都御史出猶未已也而總督出焉久之則亦為地方之官耳然而

其體統益重其掣肘則益煩一羊九牧此可彼否
朝廷旣不復以大政考責故雖賢者亦無復可盡
之心斤斤以金錢徵解爲供職如有司然曰吾事
畢矣此豈行省之初意哉夫周官立政之典固與
五官並列而爲六矣然古人曰爲政曰敷政曰執
政蓋一言政而五者畢統者也公十四年之於吾
土也美無度德無度哉其職業之所及而爲二東
晋餘力者則衡量必平矣催科無驚矣磽确之必
除租吏不督石田災荒之力請而蠲租驚聞漢詔

矣其職掌之所不及可以膜外置之雖秦越視而
人亦不爲非者公則孜孜焉爲國家計終不餘力
而讓能矣夫六計之弊羣吏賢能必愼用佐激揚
則統均之所資也三載之獻賢能多士㑹恩克光
莘鹿則秩宗之所賴也七萃之雄何以能宿飽非
軍稍無役時乎則司馬之職兼修矣千金之堰何
以戢波臣非畚鍤有餘力乎則司空之職兼舉矣
至若三刺固有專司矣而民有訴諍動卽投公召
伯之車所至便是甘棠虞芮之田不爭卽爲周土

白雲之司復以承蜩之餘及之是六官之咸秩者
也至於太牢之封不止前賢示戒明神示警
世祖章皇帝至頒玉札刻成書亦諄諄矣而不遑
之徒奏刀猶故也公厲禁一頒庖丁易業人或疑
公變俗之速何以若此不佞嘗解之曰
先帝以君道也而意兼師道故欲其從容革心以
侯之公以臣道而恪奉國法信賞必罰下遂草偃
故不同也單父之魚豔稱千古此寧多讓乎卽以
時事言之武節方殷積粟爲上邵農力耕固軍國

之急務矣若夫女閭之設霸國宿垢綏綏倚門實
同寄豭公獨陶以淳良俾還荆布此周召之遺嶶
江漢之芳風合之則又萬物同體之學一夫不獲
之願而三代可登之治世人未之知焉乃若百萬
之家所共知者亦有之則蠲租之恩是也蓋是歲
也積荒之後復病肥蟥雲漢之歌戚戚矣而抗糧
譎戊之令方嚴雖以寻宿從大夫之後而窮於阿
堵拙於謀生憚於干謁訪亭伯之故樓弔令威於
海畔已自分其不免蓋安坐而俟時矣而德音一

降歡若更生則三齊之同困同感者槩可知也非
堯舜如天之仁不至此而飲水者知源權輿有自
異壟百世之祀其敢忘哉夫公固齊魯產也始從
王師出關阨危萬狀繼而季子歸來龜蒙誌喜繼
而稚圭畫錦嶙嶸維桑當其出入戈鋋苫萧霜露
時豈自意終爲二東豐庇至此哉嘗讀唐人傳奇
稗史中天相名德離合變幻之奇疑其好事者所
爲以公觀之乃信其不誣也予嘗閒至省會閒輿
人之言曰凡省會民有不得其所者必倚公爲命

輒得所欲焉比於蜀民之愛諸葛善政必歸德者
何以殊乎客又爲予言往年公偶憂採薪而民咸
咨嗟於道路如痛在身此可以觀得民之深矣其
爲百福駢集之大年寧可量乎萬口歌舞之氣化
爲吉雲二東功德之藉緝成寶籙詩有之永言配
命自求多福公之壽所謂自求者也二東之人日
祝公坐進開府永爲二東豐庇然而二東豈能長
留公哉或福星之照他方也或卽入而文昌也進
而綸閣也此固四海之福而公能忘我二東哉則

衆之祝公也終欲大食其福而自爲之顧深也稱
彼兕觥豳風其猶存乎公應無辭一浮白矣

壽敎諭房子明序

郡邑之師葢非唐虞三代之舊也而勝唐虞三代多矣葢上古止有一國學耳夫一介之士迢迢上國或千里而遥甚者萬里而赴辟雍裹糧累月而習業難矣自唐宋以來郡邑乃各立之師考道問業近取而裕此後王之制遠過先王者也然而得師則戛戛乎難之矣何也廣文一席下者明經上者則甲乙科也明經齒已暮矣不能擺脫青氈之習振作多士至甲乙科方將振翼天衢飛黃萬里

其於苜蓿齋頭不過一宿蘧廬直寓公焉耳其能視璧水如家視青衿如子弟而殷殷課六術者鮮矣欲其儲公卿名輔之才而爲
天子異時左宜右有之用豈可得哉若予邑子明房先生固皐比之翹楚無疑矣予邑之黌宫鞠爲茂草也殆將百年於玆前任景夏孫先生毅然欲重葺之未及落成而遷去邑人鰓鰓憂之謂且中輟也而先生甫下車崇飭廟貌度越前人志加銳籌加詳廊廡之序加備捐俸率先爲紳士的擬之

往哲是猶閭里之荆榛豁然自闢石室之鬚眉颯爽欲動者也以役車之捐揹也東國告哀焉隷博士弟子籍者邀芹藻之靈或革其役鄰封葢幸息肩矣而予邑相沿已久肩隨編氓軍興方急未敢以此邑請也先生惻然憫之曰般陽固諸邑之望也卿相纍纍肩背相接每三歲大比士元魁接踵出焉此固不在諸邑後而冠員履句之袺袺者乃徭役無少異於三農其於
聖代廣厲之意謂何而當事者乃恝置之不問耶

乃與邑侯數數言之意將得當而後已此固絳帳之側有耳咸與聞焉者也某月日際先生攬揆之辰諸士忻忻授簡不佞謀爲介壽之辭以侑一觴予莞爾而笑應之曰郡邑多士之祝其大師予未嘗不待後之君子補之彼躋公堂而祝壽考夫非幽人之壽其君者歟作師之等於君也久矣兕觥之稱可獨緩於芹宫乎且也前代惟無郡邑之師故其文不著而辟雍之盛典則執醑執醬有其地

矣三老五更有其人矣卽祀於瞽宗者亦皆前代之六德六藝陶育羣彥者也則講席之下洗爵油油粲可知矣進之雲漢之什不曰壽考作人乎夫旣頌言胡耉則拜祝之典儀物之備又可知矣宜乎介壽之士麕至而臯趨也先生豁達通敏器具槃槃而惠温彬彬復飲人以和若穆風然不佞嘗私期爲他日方面上選今之枳棲於茲亦爲之兆也云爾先生自此升矣有德有造譽髦之飽於敎澤也美無度哉再稽前代兩漢時雖未立郡邑學

宮而五經三傳諸專門大師皆公卿身自爲之卽外而持節內而秉鈞其著錄弟子皆執經從門下而後堂歌舞皆得與焉如張禹馬融彭宣康成諸盛事尙膾炙千秋也先生行將進而翺翔

皇途矣吾知諸弟子之追隨杖履者當不滅兩漢諸君子鱣堂特發軔已耳不腆之辭以代九如先生其無惜浮白也

送王子下先生還朝序

向者

世祖之在御也雲貴尙宿

王師百司凛凛守官未有敢輕以請告瀆者至隷豐沛之籍雖故國宦寥亦不敢以請亦輒復報罷而王子下先生獨以

兪旨扶柩歸葢異數也予不佞與先生衡宇相望率爾曳杖晨夕同之而性又皆好游百里之內有山有澤有長林大壑者輒以酒榼書卷杖葦從之

若日課然迨越歲而匆匆北矣當其剝啄在門倒屣迎笑折簡命侶襆被及焉以爲此友生之恆事居諸相循了無足異者迨夫班馬一鳴子綦若喪蕭然索處巷無居人然後悟向者樂事不復易得而離合風雨之不常古人悵懷之非過也乃貽先生書曰先生十載不歸譬若龍沙鴈塞旣已絕望殊覺安之若素桑梓暫回軒車復返陶陶永夕之儔遂咸意休沐可以頻請而我車之東當旦夕復睹清塵也尺素北來輒詢京使春明未篤毋用悵

然幸先生勿更作晝錦游可耳乃壬寅之秋以省覲重歸事出望表若將軍從天而下矣過從遨遊爰有故事而商邑中利獘旁及性命之學則又過之無何而佗人又告北首也中年哀樂懷抱毎似昔人不能不怏怏作數日惡已而驩然自解曰甚矣蓬心之未化也夫嚶鳴之義止惟是詩酒徵逐山澤舒嘯也者輔仁何以至今稱焉河伯向若規於大方然後知拘墟之未盡也夫海內提封萬里其待康濟也若一人而學道有得之士或開席於

名山或和光於京洛津梁斯世隱現多端視區區一同之民瘼二三子之然疑精舍者其優劣爲何如也恢道濟而登聖功吾於先生此行也有厚望焉正當代促舍人裝耳麋鹿常聚寧足多乎乃慨然攜酒而送先生行

魏崍庵學士終養序

問嘗屈指寓內以家庭盛事焜燿於古今者亙難哉箕疇之冠五福者壽也乃耄耋坐進矣而膝下鳴珂褎然山元水蒼之佩往以問之司勳也則難又或彼其之子翔步皇莛公卿三事若掇之矣而台背兒齒之祚欲以高堂大年問之司命也則又難卽使白髮無恙朱紱方來二者兼隆洵稱人瑞矣而北山之什鮮我告慭百世而下如聞其歎息之聲彼固忠臣孝子也絕裾之行自士君子之所

不道而獨以國事方殷主恩未沛鬱鬱東華塵土中北堂之萱南陔之蘭不復可問矣誰得以維罍之恥期諸錫類之仁也者此雖人力可致之事而其難爲尤倍焉故予於學士魏公之歸養歎羨不言不能已已一何其得之造物與得之

聖明者駢錫而獨厚至此耶予與公獲雋南宮同科選入詞林同館比年來蘭臺筆札復晨夕同舍事事肩隨相與歡然無間也公介性坦懷雅不喜與時俯仰予或彷彿萬一至老成雅練德器淵闳

予則三舍遜之矣以故予時時請益焉其或休沐之晨與會嘉適召車㓨棹必指公廬也其或造請報謁僕僕遠駕遝期屐晷方事馬蹄及過公之門往往停轡入焉握手顧笑率爾開樽共尋橋中之樂旋令騶卒緤馬稍稍休息久之呼燭屢易跋籤中名刺不發函亟褒之返舍矣乃公往往語及里門輒南向慨然太息曰家大人八袠餘矣遙遙子舍白雲間之薊北汝南渺然天漢不佞一官匏繫其若韝鞠之歡何予則進而廣之曰公勿心艶李

令伯也彼雖報劉情切亦實無期功強近之親代將栢䇓故負米之懷不以捧檄奪耳且也官非禁近投簪入林亦復易易也公則象賢蘭茁含飴色笑足供承歡而翰長之職與聞機務矧

今上厲精洪業雅意左右文學之臣公且旦夕嚮用矣弼亮之功榮歸生我古人所云顯揚者在此不在彼明矣公勿心艶令伯也乃公意決不可挽至是草奏

上聞竟獲

俞旨而後喜可知也先是

上幸南臺親詢諸大僚父母存歿並及存者春秋幾何予鄉大司寇李公以母氏年高祈歸養辭甚切

上爲惻然動容者久之且

諭曰人子事親久當愛日兩髦而踈滲灕異日郎五鼎之享何減風木悲乎至哉

王言可以爲經矣而京官三品以上以終養歸者實自公始一時士大夫嘖嘖交羨爲盛事云蓋

上方虔奉

慈寧以仁孝治天下故不惜輟侍從之班俾遂烏哺歸而以大官羊酒陳堂下褎然金緋跪進

龍章萬石君方之渺矣

上恩深厚至無極也向非公得天之厚而又適逢

明聖當陽雖累疏卭

閣執事者且以大義裁之曰子大夫既委贄稱人臣矣親雖景桑榆卽安得以門內之私瀆

九重哉世之所謂三難而公攜取視之天下千百

人子中一二人耳然公之五十孺慕實又得天得
君之本有德司契彼固有出然非倖也公嘗分校
南宮所得皆一時名彥既而服官則且嶽嶽
朝宁閒如藍君梟漵魏君璦溪尤不佞所投分最
深者投簡於予聊爲質語代驪歌如此公行矣予
無何亦即請告歸將以青鞵黃冠訪公汝水上攜
偓佺之倫賦采眞之曲酌大斗以爲老年伯壽也
日有子如此可以無遺憾矣既醻則又以一觴浮
公曰天下人子得如公亦復何憾哉予之所感歎

而不能已已者且躬覽其盛以識予罔極之懷焉

三君子序

三君子者益都馮孔博孫介黃趙韞退也始予乙
亥善病又素有子長之癖乃過睢韞退於句曲署
中予年踰弱冠而韞退纔垂髫耳握手歡如也於
時韞退爲予道介黃而予先是於考卷中知孔博
介黃名已熟然以予性寡交遊恨未識也比浹月
北歸與韞退扁舟同榻觴詠共之閒歲候試青州
而冠玉少年揭來相顧則介黃云入試場乃與孔
博席相鄰初不知也易試卷看姓名則相揖道幸

甚其握手相歡如二子無殊則三君子者皆得友
矣丙子偕試省下介黃爲予演斗數云云既而三
人放歸韞退以第一人售去迨乙卯而三人乃茅
茹數升予復肩隨介黃計偕來京師徒步相尋笑
語酒肆中而介黃意銳甚以必捷南宮爲期予與
孔博了無仕宦意且笑謂時事如此何用大冠爲
吾輩勉上公車意在遨遊一睹宮闕止耳是時韞
退以隨任楚中困場期至予試畢即歸至雄縣聞
捞發被放而介黃韞退偕捷意亦稍稍動越日而

孔博策蹇追及與予聯騎而南忽以家信至爲其大父病篤乃分手疾馳去抵里予抱病經年孔博丁内外艱予東遊一過其家留城南别墅信宿而别孫趙二君北上謁選時一相過既而孫官魏博趙僑寓維揚久之官太行南北馳相見甚少癸未予七月上公車馮猶在衰絰中趙以八月入都門寓青州公館與予寓相鄰也放榜後予幸售與韞退朝夕聚首是時趙欲以差速歸予羨而妬之十月乃賫詔南行予移居青州館是時介黄調孤竹

恆有尺一往來甲申三月城陷七月予乃抵里時趙方在江右介黄已返駕久矣乙酉予有事青州一晤孔博次年同介黄赴闕下介黄出司李津門旋入銓部孔博亦以候選入都數日歸久之自南渡江抵都門丙戌孔博成進士未廷對即歸予亦以請告南矣十月介黄典泰試歸里北上過予爲蕩舟之遊孔博時徜徉里門有安石東山之興數作書召予予素好遊往往輕千里而台源三齊勝地水竹大類江南好友東道主而卒未嘗往迄今思之不解其故也丁亥孔博入京官庶常而予以十二月入都寓韞退處則四子一時咸聚矣復偕同里諸君子結社數日一小聚或間日不面輒走馬相訪四子咸官都下似可無分手之虞然昔人云人非鹿豕豈能常聚後此離合殆不可知聊識此以俟後日覽之助其感懷云

栖雲閣文集卷第六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七

淄川　高珩　葱佩

疏

請建常平倉疏

臣聞治天下無異道民食足則太平立見矣拯饑荒無奇策救備豫則天行非災矣蓋旨蓄所以禦冬而曲突良於爛額彼成規具在非聖明或難以舉行譬起瘵有方必鵲緩斯収其大效則常平倉一事不可不講求而力行之也我

皇上除殘以義視民如傷四海呻吟十年噢咻蓋將登元元於春臺之上矣比者水旱爲災饑荒荐至肥蟦在野白茅六禱無靈商羊方驕黃雲三疇若掃蓋勝殷之餘宜臻穰歲而大兵之後亦有凶年一凡顛隮溝壑仳離道路皆我

皇上赤子也

宸衷寧不惻然第從來救荒之法不過議蠲議賑下而有司之設處上而少府之儲胥臣以爲此皆言之可聽而效少事之可暫而久則不繼者也夫

卬

闔動延歲月未幾扶杖已爲鄭俠圖內之人艱食非有方隅哀我遺黎誰儲汲黯倉餘之粟方州雖饒卓魯終愁無米之炊荒政卽備周官亦是臨渴之井惟常平一法昉於隋唐而有宋兼行之諸路劑其豐歉而貴賤交通於不傷其収焉發焉有定期其借之蠲之有定則不病農亦不至病國有宿儲故無患頃刻奪斯民之命於旱魃陽侯之手計無善於此者矣今古謂救荒無奇策豈知其豫於

先事而垂於可久者正有不朽之常策乎惟使侵冒罔難有常刑饑荒考成闕殿最則其制定矣兼屯鑄之所餘贖鍰之所入則其貲足矣擇良吏而行之爲諸郡州先焉理財安民尤在得人如是而

海內猶以厲氣爲憂

國家猶以饑民爲患者未之有也伏惟詳議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杜奢疏

爲定制度以杜奢靡事伏念民生之日困也以其財少財用之不充也以其費多費於所當費爲禮禮者用之經也可已而不已爲奢奢者家之蠹也相煽不止遂爲風俗其害有不止蠹於家者蓋常人之情稍見饒餘輒思華美日復一日妄費愈增人復一人摹倣務過見人樸儉則笑以爲不才視家清素則歎以爲深恥其於古先典訓食時用禮與奢寧儉之經亦已拂矣且也一夫終歲勤動收

穫之値不過數金一官終歲俸薪詔祿有經何堪百孔浪費侈靡日盛不可復裁一身冠服動輒百金鞍馬飲食衆皆稱是不繼妄取必多攫金名義盡喪廉恥不聞貪冒之行日滋無已然此猶一人一家之事也至於侈靡既久僭越亦忘上下無章貴賤莫辨賈誼之所蒿目習俗以爲平常越分恣睢有傷至治昔漢之文帝宋之仁宗皆四海九州守文聖主也而一惜露臺百金之費一斥妃嬪珠璣之飾夫以萬乘之君猶節約若此凡所以重天物而念民艱崇儉德以砥靡俗也而況區區士民乃縱慾蕩檢無所不至乎自古一代之聖王必懸一代之典章以垂治安之謀以寡臣民之過雖其損益不同要使子孫共守如會典所載貴賤瞭然居食有章被服有制班班可考可遵也而典章雖備實未飭行僭越之徒無所忌憚夫

京師者四海所取則八旗者尤都人所步趨者也

伏乞

皇上勅下禮臣衷古今之式定貴賤之經

頒示內外務期遵守違者題參定行懲治旗下則責諸統馭文闕

嚴行申飭俾令率先遵行爲四方倡庶制度有定式而奢靡可立革矣

察貪疏

頌承
皇上恤念民艱
詔求條奏此天下之福也臣念百姓失所由州縣
殘之州縣貪酷由督撫毆之夫督撫豈盡不肖然
而比年督撫之任其果受
聖明特簡不貪緣權要而得之者少矣夫既假途
於營求自然重爲其酬謝昔人指債帥以爲譏自
舉督撫而然是故其一至地方也既經營以完舊

負復措處以結新歡且也以爲貪黷之行須大弭
旁觀之口故歲節生辰來而晉謁出而廵歷皆送
有成規嚴切踰於常賦即州縣諸臣亦豈盡甘不
肖然而中人固思梯榮即賢者亦不免畏禍當此
賄賂成風之日悍然強項苞苴不前惠文立可加
遺羅織何能展轉身家禍大官爵猶輕所以棄平
生而甘心指廉吏以爲戒但愁督撫之威且置
朝廷之法此則州縣之不敢不貪者也或謂督撫
之參州縣時有封章科道之參督撫亦有專責矣
何患懲貪之不力也然而督撫雖時參州縣矣或
小貪而掛彈章則有之果係大貪斷然無慮是督
撫外府故也奇貨可居彼何肯參猫鼠同臥又何
能參此則州縣之所以有所師而效尤日多也科
道雖職參督撫矣但暮夜暗投之金旁人雖知之
而無可據與者受者同罪本人自愍焉而不敢言
故言官雖欲
上聞究竟或憂反坐數年來科道列款參督撫之
貪者幾人乎此則督撫之所以無所憚而濫觴不

返者也向來甄別雖行止屬塞責故事不過取公
事稽遲或問奉
嚴旨者當之即或議降議調而平昔横取揖十一
之金錢久儲護身堪抵對之紀録絲毫無損徒煩
紙筆此則尤負澄清之大典者也法度蕩然貪風
日熾凡此當權之賄賂無一非下民之脂膏欲民
生之得所何可得耶甄別欲求實效明斷須出
宸裁或寄之於咨訪則在廷之臣質直不欺清愼
無欲者可使也或求之於實據則其家之宮室車

馬始貧忽富者可考也或博採臣工之論以成彰
癉之公則立集九卿科道詳舉督撫姓名咫尺
天顏面加評騭果係廉潔責令保任其盈廷所不
敢保者則素行立可知矣嚴黜一二以勵其餘公
論大明官方立振斯揚清激濁立掃仕路之積氛
而大法小廉共弼維新之盛治矣

陳湖南民瘼疏

爲直陳湖南民瘼事頁承
詔旨下詢芻蕘仰見我
皇上嘉惠黎元之至意務期四海九州之大無一
人不安居樂業而後慰也敢以生民疾苦見聞眞
切者爲
皇上陳之臣於康熙七年奉
命適湖南致祭炎帝虞帝之陵至酃縣寧遠兩縣
境中士民之以困苦控告者將數百人酃縣之訴
苦者則謂衡州一府州縣凡上則田稅衡陽衡山
二縣每畝四升有餘常寧臨武二縣則五升餘安
仁縣賦稱最重矣亦祇八升而止獨酃縣科至一
斗二升餘其地校隣邑最瘠而賦校隣邑最重且
連年兵燹逃亡縣官竭力招集僅五千丁至順治
十四年疾疫虎狼蠱災頓斃三百八十餘人丁亡
而丁銀未豁田荒而田租猶在皆係合縣賠補此
酃縣疾苦之狀也寧遠之訴苦者則謂永州一府
州縣凡上則田稅零陵道州二處每畝四升有餘

永明東安二處則三升餘祁陽江華二處則僅二升矣而寧遠縣科至九升有餘是諸邑皆以二三十畝派糧一石而寧遠獨以十一畝派糧一石以及明季九釐遼餉各縣皆按畝九釐而寧遠獨按糧九釐以糧浮於田而餉遂浮於糧寧遠縣計畝算則一年之中多科銀一千七百餘兩此寧遠疾苦之狀也臣以軺車偶至尚恐控訴或有不眞比事竣北至長沙叩之撫臣周召南撫臣謂苦累最確已於康熙六年應

詔上疏而通政司以日月已久未及對進臣即索疏觀之其中仍有安仁一縣苦與寧遠相同是於萬物得所之時獨抱一夫向隅之痛者也臣念我

國家誕膺天命撫摩九州湖南之孽偏深獨遲沾乎大化猶苦前朝之弊政顒俟今日之

皇仁臣以目擊心傷久欲奏疏未敢茲幸仰承

清問謹以

上聞伏祈

勑下部臣酌均苦樂庶

聖慈不遺於荒遠而疲癃立甦於春陽矣

酌裁提鎮疏

爲酌裁提鎮事伏念

國家經制郡國屯兵所以建威銷萌定疆域而安兆庶也而三軍司命一將重焉將得其人則軍政修不得其人則武備墮但所謂得其人者智勇有素訓練有方之謂非謂其官尊祿厚峻秩崇階便足以懾伏盜賊禦侮折衝也故果得其人則偏裨一校皆堪固守救寧不得其人雖一軍七萃盡加總戎其不足以寒寇膽而奏膚功也明矣查提鎮

之任前朝歷代寰海不過數人即我

朝定鼎之初增加亦復有限未有分閫無非大帥列土盡是元戎如比年之甚者也此不止假人之名器太輕司農之俸饟日益而害且有被之民生者蓋古來馭將似有微權每留未盡之榮以策方新之氣若使爵位既隆無所希望媮安甚易淬勵則難至於士卒從軍淳良原少必令有所顧忌尚可不擾地方若主帥既已尊巍恐士卒易於驕橫睥睨州縣孰敢抗衡民庶呑聲蓋有之矣 臣愚以爲宜

勅兵部詳酌地方其要害必須重臣者仍舊餘酌更易續補參游其於軍政地方未必無小補也

酌裁督撫疏

謹以時務之切要者爲我

皇上陳之今

朝廷內政漸以肅清而在外大臣身受

國恩未見有善政恤民以報

朝廷者今以時務論之當以酌裁督撫爲先蓋督撫之任原以總理下僚糾彈貪鄙措置百姓於安阜使得遂其生而已如直省統御端須重臣則督撫其最要者然考之前代地方責任三司盡之矣

兵統於都閫刑領於臬司錢穀統於藩司諸事未聞廢弛即巡撫之設也蓋以郡國偶有兵荒大故或一遣京堂往視以撫綏焉事竣即撤回並未永蒞地方亦不聞各省皆有添設巡撫其分設總督之本意因有用兵之地恐各省呼應不靈故特設一大臣以控制之並以鎮察各省分符之不職者其餘無事之地未聞盡設總督也夫添設督撫則供費亦必浩繁下司郡縣借此逢迎以窺上官之喜怒其所費必過踰於經制且添設督撫必私設旗鼓傳宣巡捕等官各官之下又置包役此等皆係刁猾未必人人守法多有假挾威福以壓制有司者更有潛通賄賂反爲下屬之耳目是添一衙門添一衙門之賄賂民又多一衙門之害矣而督撫中又以荒歲而作熟以未完而作完賄賂公行顛倒是非種種欺蔽習爲故常如此而民生益促盜賊未靖水旱頻仍財盡力窮未必不由於此況督撫所司職務不甚相遠如督臣議裁凡有兵機撫臣可以兼攝且

世祖定例督撫皆有軍務之責原未聞督臣止管兵事而撫臣又另治民御事也且督撫之下仍有三司在焉而兵事又有副參游守等官爲專責則多設督撫其宜議裁也益明矣然議者謂添設則易裁撤似難蓋以識見易狃於故常而又不樂輕於裁撤使

朝廷徒糜無益之費而地方終受其累而莫敢言

臣以言無忌諱惟期有益於百姓是即有益於

國家思所以先去百姓致病之最大者而後百姓

自受其福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秉公詳酌地方之輕重緩急以定督撫之應去應留則從此百姓永俾百世無窮之福而

國家永享萬年有道之長矣伏乞

睿鑒施行

栖雲閣文集卷第七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八

淄川 高珩 葱佩

議

與廵方議

伏以

皇上欲立致太平切矣而天下未治蓋州縣之百姓未治也天下之廣未敢具論以吾鄉比邑言之私派日增則民困淫縱列庠則士澆上司提差接踵來而里甲困於賄下邑行刼若無官而游徼反擾民此等事更僕不能盡矣百姓未治則州縣之

有司爲之也有司之強者若豺狼其懦者遂如木偶然大略必以衙役爲師保而上臺又以爲外府而教之貪有司之敗類司道與有責焉而督撫按實挈其綱領者至督撫之所畏惟廵方者然則欲治今之天下得十三賢御史固有餘耳此論治世之人至論治世之法則天下固宜已治已安久矣何者凡前代良法之利於民者言路已條陳矣部覆已奉

旨矣直省已具遵依矣豈尚有不安不治者然其效亦僅取遵依而止夫遵依尺許故紙耳故紙治安而天下不治不安又何疑哉蓋下不實行上不考成此今日之膏肓病也不實行而詭云已行是僅治於其貌不考成而冀其有成是僅治於其名故雖堯舜在上天下之望治未可幾也今欲天下治平四字足矣凡

上之功令必實行欲下之實行必考成漢宣綜核名實始今之扁鵲之劑哉向甲午歸省偶聞邑令

以登對憲綱冊上御史臺取而閱之內一款云淄川三年內栽過樹三萬株予不覺啞然失笑實則一株未有也倘使者按冊而求樊侯之漆衛侯之桐不止說夢且若捕風矣天下事大略如此須淄水之菁葱滿四郊則海隅之雍熙踰三代矣筆此以發一笑然亦可以喻大也

與巡方議

百姓之利害在有司有司之懲勸在舉劾舉一人劾一人而卽能令惡者懲賢者勸其道在無私其本在無欲能無私無欲而體立乃可進而問其用矣一曰取大略小一曰博詢獨斷何言乎取大略小也十三年來督撫白簡未嘗不纍纍也其所彈射亦未嘗非不肖也然而身受者不服旁觀者不戒何以故曰所劾之人誠非賢者然某某貪酷過此十倍矣而肆然無恙甚且登薦牘焉豺狼不問

衆未革心也此則不能略小取大之失也何言乎博詢獨斷也督撫以賢否取之司李司李以賢否取之衙役則是衙役司舉劾也衙役果盡賢者乎頃有一二縣令通國皆曰貪酷矣及詢之當事者則曰聞其劣狀久矣屢下檄求之而下司不以聞送也比周有徒竟以獲免此則不能博詢獨斷之失也而尤有進焉者夫改過不吝天所矜不戒而殺謂之虐士君子大權在手不難於區別人物而難於變化人才卽有慆德之人苟自我而易轍焉

吾復何求之有變化之道在示之以信賞必罰而先之以教誨戒諭教戒既明之後彼果能改過遷善吾卽與捨舊圖新如此者既足副
聖明求治之心而又不傷上帝好生之德仁者能好枉者能直是或一道也

與當事論民弊害

一逃人之害凡逃人之難獲者人不敢出首故也蓋出首之後逃人卽與之爲仇必誣以曾寄收錢銀等物官爲追賠每至破家故明知爲逃人而不言耳今必確爲定制凡逃人獲後誣告出首者一槩不准則出首者無後患而逃人無所匿矣又今日鄰近州縣眞東人竝假東人主謀羽翼黨衆毒深國人皆知而不敢告發者以事不干己憚於見官一到官後反愁煩費故也今若實遵

嚴旨着印官督地方保甲懸十家牌十五以上不許遺漏一人其所遺人竝開牌人竝坐以罪每季挨門一查卽對冊籍凡眞東人假東人及自稱新投旗下竝告假歸來者務令地方鄰佑卽時報官其有地方明知而不行告官者許他人訐告卽至後日事發必將保甲地方查明年月重治之則事有專責逃人無所匿矣近來州縣保甲地方亦每於朔望日期具甘結兩次然而自稱東人橫行鄉里者自若則以但有甘結虛文而實不查不報初

未嘗諭他人訐告地方隱匿者卽後日事發覺亦未嘗追治地方不報之罪故也

一錢糧之害近來吏弊百出官或不知亦或不問至赤歷數目一切詐冒不眞甚竝赤歷毀若不存者似當着落專司淸造交掌至易知單雖奉有令旨年前必發其實來歲糧完竟不發給花戶今似宜於秋末爲期過割賦役明白之後卽刋來歲油單頒行各戶地糧數目明用印鈐其有稽遲不發差訛不淸者許赴官告理定行重處又收役開

造欠冊以賄賂情面隨意增減官長未核率爾報部

九閽難叩則部屋多寃若登聞辨明則官長致累皆由不愼於始恣肆未懲之故也莫若早諭收役凡開欠不眞必加重責不得以筆下之悞爲解歲終開欠必令州縣將欠戶姓名張掛曉諭又申上欠冊必令造二本將一本仍發還本縣張掛使完糧而開欠者得以辨明不致詐陷則尤勝州縣張掛以州縣欺玩多端故也又收糧銀流水簿官用印鈐發給收役每櫃一本花戶眼同上簿此舊規也近有不肖有司與收役通同分肥至一櫃竟有二三本者其示花戶冊與存庫冊不同完欠改抹莫可憑據昨濟南守道王公祖用道印二冊發州縣收糧一存一繳此可通行一省絕官吏通同改換之弊矣

一舊糧朦混難淸之弊各州縣收役戶書積弊成俗侵欺無算兼以州縣有司未必皆淸正威明或以衙役爲師友雖三令五申決不淸開帳目竟至

官官遞壞遺累無窮似不妨於極儆州縣錢糧歷年不淸者偶委精明府佐一員寬以日月務期徹底澄淸萬一索賄徇情不妨白簡從事果能澄淸亦當特爲題薦庶有瘳耳

一常平倉無實之害海內甫安瘡痍未起決不堪再罹饑荒苟非豫爲積儲雖聖智亦無奇策莫若當此穀賤傷農之時多方設處將折贖等項盡代以粟便以三分之息變舊爲新印官每年必一親查造冊勿爲姦胥乾沒勿爲空文朦朧數載之中

必有實用每一石粟可活一人萬石可活萬人矣
爲
國家培元氣爲子孫廣陰騭未有大於此者當權
不行使倉有常平之名而人無舉政之實大可惜
也
一士風之弊比來學校中敗倫傷化撒潑鴟張者
耳目之前比比不乏蓋因提學廣文之官視此爲
庸行而不之怪焉故也莫若提學嚴飭廣文先分
給保狀之式令諸生相近者十人一結其不願相

保者聽至相保者每季至學宮一查行止面具新
狀其舊相保而忽不保者申聞或有過相匿他日
事發並罪同結者若廣文既知其事而不申告提
學罪坐廣文如此則同結有所見不敢不告之廣
文廣文有所聞不敢不告之提學彼無忌憚者不
能不有所畏而改行王制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絀惡而必先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蓋不絀其惡
不可得賢而有德者崇而上之也
一民風之弊名分善惡既已蕩然雖

朝廷法度亦悍若不畏此以教民之法久亡故也
莫若力行鄉約但比年一二講約者不止虛文且
爲實害則又以或索飲食或曠日工或多連累故
也似當斟酌舊式嚴禁諸害然後擇公正之人講
刑名之書其約中有無藉不肖之行必公書於冊
不改者報官懲戒人稍知惡之不可爲則風俗漸
淳矣
一保甲不行之弊保甲不行賊盜盤據無人稽查
矣其法當卽寓於查逃走東人逐門登牌十家戶

冊之中則盜賊不問而自明不拿而自少且按十
家牌造冊則戶口不查而自多丁銀之饒益勝於
搜索按揣數倍矣又白蓮無爲等一切邪教男女
不辨既壞風俗黨與太多亦生事故亦令保甲詳
查或簿責令改過或斥逐令出擽則患消於萌芽
矣又比來拿獲白蓮問明賊盜累年不結牢獄充
滿展轉扳人甚至生變此衙索問明不結之爲害
者也
一差人下縣之害每見上司差人一至州縣辱官

鎖吏勢若虎狼又有積姦里長串通差人伴受拷打倡率苛歛墻地分肥此風一行來者紛紛矣或一事續差數人或一人兼持數票一出府門歡如索債谿壑難填也莫若令各州縣遣役三兩人常川在府凡有提催之文付之傳送嚴定限期如有違悞定拿經承則下不擾而事可集矣

一櫃書比較之害近來催比錢糧每提戶房至本府已屬無益之事今更變換新奇轉令櫃書往應比夫櫃書但管收糧耳欠糧關渠何事上役祗以

櫃書皆係殷實繁費易辦故每提到府不過薄責數板納賄數兩而已耳此又何益於
朝廷之事而徒令之重以科歛爲乎立行革除亦滅櫃書之借此爲名而多加火耗橫拿短少之一端也

一罪役不遣之害問過罪役法當遣者累年不發上司來提輒云已死聽其改名應役作惡如前夫壞事衙蠹奉
旨嚴禁矣而阿邑猾黠之蠹公然留用播惡益狂無復忌憚或竄投他縣不取役結俾朦朧入幕妻孥難問來去飄然倘欺竄逃不可追究似隔縣亦當取保結此當議也

一誣告之害法敎久弛刁惡相效凡有一言不合者卽刻私走
京師動以謀反窩賊窩東強盜刼殺爲辭或以厤經大赦之事牽扯滿篇皆訟師利其財希圖必准故也莫若嚴禁代書凡告狀不許以輕爲重狀後寫代書姓名審虛定行反坐仍嚴處代書其狀中

事體必明書年月如告赦前之事必援仍以其罪罪之之條或以赦前事改爲赦後者審眞亦援前律罪之並懲代書則訟獄日減而刁風可息矣

一輕生圖賴之害刁風日甚易至輕生原告以此得財從而效法益衆又有本意止欲詐財而後竟致殞命且爲旁人唆撥投水服毒自縊自剌者比比矣莫若審出眞情於關毆杖懲之外不令原告絲毫得賂且徧出告示諭之刁不售而利不獲則輕生者自止所全人命實多矣

一上發告示不貼之弊凡上司發下利民剔弊告示此不便於貪横者故或竟不貼示或暫貼即揭去似宜凡有告示行縣即取捕衙已貼回文且飭以加心護守不許損壞徐俟後日查驗

行錢議

問曰兵餉不足奈何曰斷銀行錢則足矣曰銀以易粟何故斷之曰今

國家無銀天下亦無銀而今歲每粟六斗不能易銀一錢比較打死無算終不能有銀蓋地畝止出粟原不能生銀也且不斷銀錢終不可行也曰今錢法方苦壅滯何以行之曰錢未變通而行之亦未得其道也曰變法而行之其道云何曰鑄當十當百之錢則可以輕賫而行遠與銀同矣曰軍民不肯流通奈何曰封糧鹽課關稅必要錢民間交易田宅價値十兩以上必要錢則斷無不行矣人主之權變化萬物者也可以頃刻變化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化物之貴賤乎但當行之以勇守之以信耳曰錢即鑄矣百姓能有銀以易之乎曰軍前之粟貴極而民間之粟賤極即以錢收江北之粟而各地鑄之餉軍有餘矣即令貴糴民粟民可以完糧而無敲朴之憂此安民福民之急着也況徵之於古劉備得西川府庫爲軍士掠盡劉

巴建議鑄大錢盡收所掠而成都遂富又宋朝嚴
禁用銀此皆載在文獻通考明甚也卽銅不足以
鐵代之不勝於紙鈔乎今言廢銀人必大笑爲狂
儒試問唐虞納緫納秸三代布縷粟米唐之租庸
調曾有用銀者否自宋而降妖孽乘權酷吏貪官
埋藏餽送莫此爲便故不可挽耳敗官方壞風俗
病國家窘民生皆此妖孽爲之也苟能流金放銀
殺珠瘞玉不患太平不立見矣但家藏巨萬之人
痛惡而百計撓之耳

實行保結以砥士趨議

今天下文體日弊矣
廟堂上深憂而力砥之知狂瀾之可廻喜大雅之
將復也斯文幸甚然文者士之言也夫士之根本
不在行乎其處也四民之望俗實宗之其出也三
事之寄
國攸賴焉文與行之輕重相去不啻倍蓰矣卽其
弊也害亦逕庭矣夫稚子而歌效優俳壯夫而語
參藝醉聽者笑且厭之而已至於珍蜣丸以充幃

揮龍泉而入市有不望步鳴鼓禦之者非情也故
推
聖君賢相敦敎化美風俗之至意今日之士行不
尤當亟議乎昔也武斷鄉曲以爲厲禁謂其囂戾
也佻達側弁以爲大譏謂其姚冶也而漸靡益深
囂戾化爲鯨鯢姚冶化爲禽犢綠林若爲講藝之
堂而蟋蟀是其言志之什也若而人者郡國多有
之交遊多知之師帥亦多聞之矣而爲其事者無
懼知其事者無譏何歟曰罪累上累上奈何曰爲

者之無懼也無可懼也夫訓士者近而廣文上而邑令再上而學使者所謂雷霆奉之者也乃敗類亦既上聞矣而慭置之若充耳焉士將曰是誠無若我何我何憚焉華衣濶步益傲然鳴豫於同人固其所也知者之無譏也無敢譏也上已置若充耳矣我亦何言卽言之而必不聽止以上取憎下取仇焉且其人他日得志而誅怨首我則魚肉也凡此者皆由於上之縱之也夫上亦何利於縱之而愛其醜以勸慝歟曰一則行誼久輕也謂闒其

盤帨而上下之吾事幸竣歲彙周則遷去耳風教之淳澆與夫異日者

國家之得賢士與否我何知焉一則情面難脫也夫敗類之行罪固重矣罪重則必懼而求免懼而求免則必附強有力者爲與援焉或鄉紳之請托或僚屬之卵翼曰再三至於耳一不聽卽目攝之矣伊可畏也畏怨安得不骫法而姦復何所懲宜爲之者之益肆而無所忌相踵相勸而日以多也曰畏怨固已夫獨不畏

功令歟曰

功令何遑畏也且又未嘗以是責司士者建言有之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爲下豈爲莫邪之鋒不利哉而莫邪固不能志於殺人人之志立則莫邪從之耳彼

功令星懸未嘗不諄諄於士行也然第其試牘而殿最持衡者有之已有以士習日非而持衡坐視致一詰責者乎無有也則雖

制詔日下是亦在匣之莫邪云爾縱惡旣無妨於

上考且請托者固又以不關殿最之事而力持之爲大恨也是莫若以士習定考功之法其賞罰斷在課藝之上則法尊而情詘倖免之途塞而納於邪者始懲也已曰士習固自難知主者一日之耳目將安所據之此非若尺幅燦然可憑而上下者也以是課持衡者將責其見垣一方歟曰是不然吾謂法之可行而無難者不責於其知之所不及而責其知之所及而罝之者也夫知之所及而復罝之後乃爲

功令所無貸耳然欲盡庶士而知之其道奈何曰
莫若鄉舉里選善夫儒者性道之精微或難衆喻
至其居身邪正宗族鄉黨立可指名而悉數之無
疑也曰
國家以經術取士久矣一旦復古不亦難乎曰有
道以處此不變今而古可復卽於明經課藝之中
而兼三物六行之道則莫若今之所行保結是也
試取其款而讀之詳密森嚴其若水之有坊懷襄
之所爲立靜者也惜也以前王之深心神明古法

而通其變而後世有司乃餼羊存之而瞀詖用之
法之數也又復何疑今成法具在但須
嚴旨一申飭之而立舉耳而
申飭之中使其盡善而必行者有二端焉今自童
子而試於邑自子衿而試於省必責保結者所以
端士之始進所以端仕之始進也然童子之時其
事寡步趨固未定也泮宮而後不可知矣秋揚之
試其人寡一邑之與鎖闈者十纔一二人耳高等
而外不可知矣陟黜士子法不以歲考重乎嚴保
結者必於此日則舉全而無疑也此非力補其闕
不可
功令具在而效不立豫者陽奉其名而陰敎其竊
者無罪故也其甚也豪者借黨貪者牟利並與其
功令而竊之莫若法在必行衆之所共棄而有司
庇之者罪有司無貸有司所閱實定罪而其前日
爲同庠之所黨庇者考年月而罪保主亦重懲無
赦誠如是則邑之清議可以輔法而不肖者亦不
得不畏議而潔其身

國之嚴刑必於黜惡而庇姦者亦不得不畏刑而
守其法此非大嚴其令不可苟制也詳而罰也必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始畏衆實有口矣墓門之棘
斧尋及焉荃蕙庶無茅化乎風俗敎化之樞直可
兩言決之曰欲端士習莫若實行保結欲行保結
莫若嚴飭官方而已故曰責之以所共知罰之以
所旣知而復置之者而非難之以所不知者也然
而行之旣斷明以生焉而通於知者益寡何者上
之人於士之淑慝不入於耳者以其不足經於心

謂此非考成榮辱之所主耳今
功令森森若此學使者卽安得不吝之郡邑郡邑
安得不責之廣文哉夫郡邑固可以耳治之而廣
文已親以目治之矣至其耳目之所尤親而利害
共焉者同學同里是將日察淑慝以聞焉而惟恐
後何以故無救於匪類而我與其辜雖父子亦有
戒心矣士安得不兢兢視履以奉
上旨革慆心哉卒是道也可以救時可以復古可
以淑民俗可以儲國器是在力行何如耳勿曰士
習難變也

三教議

伏讀
上傳
世祖皇帝所以明聖人之道而寡天下之過者至
矣未嘗如曲士所言儒者之外皆異端而防民之
惑於邪僞以干大法者又未嘗不惻惻也蓋三教
之中各有邪僞而爲各家異端者皆托聖人之名
詭其實以滋害於世彼以黃白泥水欺人者羽士
是也以茫蕩之語爲證悟而欺人者釋子是也以
詩書干祿而行同椎埋行刼者此黃冠緇衣之爲
耶抑士大夫之爲耶蓋洋洋乎號爲孔孟之弟子
衞正道而排異端所自矜爲儒者是也夫夫也其
於孔孟果同端耶異端耶其校釋道之禍世輕重
大小又何如耶天下當有辨之者已至於
上諭所嚴禁亦止言其大端市井姦黠小小惑百
姓者耳至士大夫聰明儁異而亦爲所深惑者更
有二端焉一則禪宗之僞一則神怪之邪也夫禪
宗之所矜者曰見性也其性之見否人不得而知

之也吾但見其走利也如販夫遊商其怙勢也若不才縉紳若此者卽令能不爲大惡而權利薰心鄙俗甚矣豈方外風規而能仁弟子耶何其不知愧怍而反妄自矜誇耶至於神怪之迹大小殊逕而大約示變怪誑前知夫虛明而知者道也此斷不欲人之聞之卜筮而前知者技也管郭之學世有傳焉此亦無害於世獨有自詑道術通於神明談人未來禍福往往亦有驗者而口多妄誕毀詆正法而不知正爲魔鬼妖狐所著其人禍報方將

識者當褰裳避之耳故或現光怪異形或言某佛出世某人是某菩薩化生楞嚴經言之最詳後世妖人皆以此術惑衆如元末之言彌勒下生明末之白蓮教徐鴻儒以鏡照人皆將相衣冠以藥水洗目見天堂諸聖世人惑之久而謀逆身家俱盡其所挾持者邪也而托於仙佛以爲名則僞也總之所謂異端之禍世者也然而二氏雖有賢者亦不能救此流弊惟儒者秉政而明敎乃能救之必復唐宋禮部之議試大經試靜坐乃許給牒復擇其中之賢者爲府縣僧道之長犯戒律者卽斥令還俗示怪聚衆者卽繩以法必如此而二氏之敎方可以善薄俗而助

王化而佛氏所謂以正法付國王大臣者良在此矣若不審其邪正眞僞而槩以護法修福爲名則所護者乃不法之人而修福者皆修禍耳

天語煌煌胡不聞焉

時務五款

一誣匿逃人詐能自保今督捕之制日詳凡旗下人不得出五百里外各省直光棍誣陷人者發督撫審處可謂良法矣而逃人懷恨姦棍詐財凡逃人既到官後動云某處某人欠彼銀錢若干望門吞噬此一害也再則逃人既歸之後向旗下原有逃人之家率意妄言親見汝家逃人現在某縣某處其主人自然報部督捕自然行提在他人忽罹破家之災而彼了無誣人之懼然其甚者又不止

回旗逃人爲然也又有回旗人原無此意而本縣惡徒京遊神棍上下交結詐富嫁禍串通而買囑之一言而多家受禍矣

朝廷軫念編氓熱審恤刑惟恐誣枉一人而棍徒害人竟坐操生殺之柄是豈

聖明之世所宜有也此後妄誣人欠錢者似當以親筆文約爲主如無據者不聽而且薄懲之至誣人窩逃似當別其眞僞僞者卽加重懲方可底止不然所得甚多而薄鞭示辱彼何畏哉或獻疑曰如此則既歸之逃人不復報未歸之逃人恐逃人之歸旗者日少矣應之曰不然人畏逃人歸旗之後肆害多端則雖明知左近有逃人必畏害而斷不敢揭告將逃人之歸旗者不更少乎一以恤無辜一以搜逃竄不可不爲之審計也

一連年水旱無警民食粗足雖穀賤傷農而道無餓莩亦吉祥善事之大者但天之水旱如人之疾病時出意外不可不防水旱必至饑饉饑饉必至流亡流亡必爲賊盜又不可不早爲之計而以方

今穀賤之時則尤易爲計也若豫備諸倉久已飭行海內而官玩吏猾向來一切仁政總是空文搪塞似當嚴督印官廣儲而詳查之勿飽奸胥勿滋腐壞萬一偶罹天災可以立活百萬成康文景之盛此其根本矣

一教化久湮風俗日壞士民媮薄狂瀾莫止不但弁髦禮義亦且目藐

王章視敗倫若中庸謂蕩檢爲豪舉人心不正亦已久矣正人心而明教化此在昔聖賢之功正方

今卿相救時之業也似宜以士子責之提學廣文先須互結之式十人一保每季一申素踰閑而敢爲隱容者定將一保連坐旣保後而新有劣行者許其一保首出若一保結其劣行已到廣文而廣文庇之者連坐廣文事經提學而提學縱之者竝罪提學則衆不得不畏

功令而謹月旦士不得不畏鄉評而惇素修至於教民則實行保甲善謹鄉約而嚴查無行可疑之人公同報之官府其容隱事發者罪坐甲長與約

正如是則漏丁不查而自出逃人匿賊一問而即知不止風俗還淳正爲地方弭盜也

一山左明末每錢一百買銀一錢康熙二年至三百文今遂六百有餘尚若無銀可買是

國家未曾加賦而百姓一年若納四五年之糧矣

天實爲之無可歸咎也今各縣有儲粟幾百石棄之攜家而逃者比比見告矣來歲恐將益甚逃愈多地愈荒而賦愈逋矣何可不早爲之救乎救之之道奈何或曰本省存留可封制錢本省兵餉可用本色不獨可令

國賦立辦而且民省火耗之費兵省剋減之費況兵未嘗即衣食銀錢也仍將賣買用之則竝省其賣買之費是於

國於民於兵皆爲甚便獨官吏之取火耗納賄照入囊橐輸苞苴者不以爲便遂云不可行耳或曰鈔法亦可救急若大糧商稅非鈔不收則鈔法立行矣或誤以爲此止利民而不利

國非也夫賦稅之入皆爲兵餉官俸用耳苟上操

利權出不盡而用不竭又安用朱提爲乎禹貢納秸納秷唐法爲調爲租元明開國之初皆以寶鈔濟用不專重金銀也至兵餉當以屯田爲上策而現今陝西靖邊諸處兵皆半支穀麥變通盡利是在持籌者矣

一比來衙役犯罪有入旗下者此

聖明軫恤之仁也遂有一種姦人家無立錐恣意侵盜官帑便可囊飽白鏹身完旗下將來亦何顧忌而畏止乎若歸旗而彼以爲苦則尚有所畏也

今犯役有一得入旗而其人得意揚揚數倍登第其父子兄弟横行鄉里其得意揚揚尢加倍焉又有入旗之後即私假錦還恣意吞噬者矣據法而論流者發煙瘴之鄉徒者配遠地之跕起械上道仍鈕鎖加身備極苦楚可以懲惡而絶後人之惡也今旗下

神京福地正惡人用極力鑽求而尚難得者豈宜令歡然若歸反以得福乎此等人即分與窮丁爲奴其爲苦楚有限亦不足畏也商陽之堡正爲是

人以此懲惡庶有豸乎

栖雲閣文集卷第八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九

淄川 高珩 葱佩

策問 論 說 解

禁訟策問

敎化未淳人心日弊訟獄之繁與也病民久矣而

欽件旁午中之且病官時雍稽遲上之更病

國甚矣金矢之爲厲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則無訟者豈非聖人之所深願而不敢必者乎而無訟之由始於大畏今雞豚詬誶

之細不止擾大吏遂至籲

至尊了不畏也赦前之事告者反坐

王言懸諸日月咸與海內更新矣而風影舊事累狀未休了不畏也賤者凌貴惡者忤良逃東逋寇必假大題無是子虛弁髦反坐不畏

聖訓亦不畏

王章也賢者憂時動曰惟反坐可以治之夫反坐誠不可不嚴也然而反坐必在事結之後迫於水落石出而被告身家已盡矣刁詐即懲無補於被

害被害恐懼必應其誅求但令一紙入官而刀筆之姦遂爲擇人之虎訟獄安得不日繁乎海宇同患而齊楚尤甚焉今我
皇上聖政日新痌瘝
淸問撤叩
閽之牌太平可計日俟矣而鎭撫荆楚者亦切切
以無訟爲懷將以仰贊
廟謨此荆楚之福也然安坐而期訟之自無也實難夫無訟曰使當必有道矣諸生定有嘉謨其詳

言之不佞將藉手以復分陝者竝儲之爲入告地也

申韓論

君子之言天下之日月也次之亦爲星漢次之亦爲燈燭煌煌乎爲功於羣目爲功於羣心矣不然而爲蚩尤之霧於涿鹿之野令黃帝之聖幾覆其招搖則天下後世之禍兆於此焉雄奇博辯之談不如其喑啞也吾向讀蘇子韓非之論而心訝之久矣頃讀粘子訟牘之序適獲我心乃慨然論之曰甚矣蘇子之失言也夫刑名之禍而歸獄於道德申韓之寡恩而莊老受其咎平心之論固如是

乎蘇子之言曰老莊之學輕富貴而齊生死是已然所謂輕富貴齊生死者不以世榮蕩其心不以怛化二其意如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仲尼之朝聞夕死可云耳夫古來聖賢惟不以世榮蕩其心怛化二其意也乃能一體萬物恤其阽危以措之寧謐此萬物之所以托命而上帝君師之所寄好生之仁所由衆著也今乃謂水熱而火寒坐以所蔑絕之愆則是世之沉酣利祿自私其七尺若九鼎者皆足爲博施九有道濟天下之人而巢許以

上尹壽廣成乘權莅人必爲酷吏嚆矢卽巢燧赫
胥將易面而同猰貐封豕矣有是理乎此治亂之
所由分而蘇子固文人也豈智不足以辨此歟蓋
其意之所獨矜辨之所甚力而以爲吾獨得其隙
可破莊老之干櫓而攻之無難者則愛人不足以
爲仁而殺人亦不足以爲不仁二言而已夫愛人
不足以爲仁豈謂人不當愛彼有取爾也正謂桔
槔之施不及膏雨罋箑之揮不及涼飈則驩虞煦
煦視在宥爲淺云爾豈謂桔槔之潤罋箑之涼無

多而崑岡之火咸陽之炬遂亦不足焦土乎且三
寶而首慈柱下之言則有之嘉孺子而哀婦人漆
園之言則有之若殺人而不足以爲不仁則二子
雖方外之學未嘗有是言也乃反其辭而引申之
附於將毋同之說坐以莫須有之案其於酷吏舞
文鍜鍊周納之術有以異乎否乎吾意郅都受牒
甯成據案張湯定爰書杜周治奏牘不過如此而
明是非切事情子長所云之申韓尚未必至此也
卽四子者慘刻寡恩爲千古酷吏鼻祖矣此自其

性生固然豈其必受業藏史之門鼓篋漆園之舍
而乃至此極哉夫能正天下之刑名者道德也惟
明惟畏而三訊得宜者孰爲之能止天下之刑名
者道德也不干不犯而四方從欲者孰爲之未聞
有以道德而肇刑名者也夫蘇子之論著多矣好
爲高論而不顧其安亦說屢遷而子矛子盾之難
無能自解如以李斯詬荀卿也則曰此放言高論
之過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蓋道之同
者沿而加厲故也以申韓而咎莊老將毋其父盤

旋俎豆被服儒者而子亦必行劫道之異者復反
而相成乎然則天下之擇術者安適而可而後免
意外之批根耶卽再以蘇子之諸論衡之其於揚
雄論中謂退之駁佛老乃流入佛老而不自知茲
無乃詆申韓而身爲申韓乎豈蘇子亦深有得於
莊老之學而爲此乎於荀卿論中謂荀卿快一時
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夫掊擊莊老以爲快
而使後之致治者或以道德爲鴆毒而褻足去之
將漢文帝喪其平治而曹平陽淸靜寧一同於祖

龍之攸鬱其害又寧後於李斯耶今觀蘇子上英
宗之書其欲破輿論以行其意殆覩介甫而先鳴
者倘後人以新法之害而坐之蘇子蘇子其亦甘
心否立論亦如行法當以平恕爲康莊也蘇子半
生多口孽之患人所知也卽絕聖棄知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之語亦足來蘇子之議而有餘矣莊老
有知不亦笑商君之法自弊哉然則君子之立言
歸於中乃可久勿輕詆聖賢而以學術禍後世可
也

充齋說

天下有一言而可以入聖人之室者其充乎亦可
以舉四子六經之義而貫之者亦惟充乎吾讀充
齋說而深歎沈子繹堂之好學而鍾元先生之善
言學也夫子之言學也首重在心而其贊顏子也
曰未見其止而子淵之自歎也亦曰旣竭吾才沈
子已有其志矣而鍾元之說舉義宏而晰理細無
遺憾矣然而亦有可引而申之以暢其說者其曰
此中無欠闕無等待則本體昭昭矣所謂明德而

涵乎治平率性而涵乎位育性善而四端固有反
身而樂莫大焉者此義也夫明德之性善矣萬物
皆備也何闕之有欲仁斯至矣何待之有其曰必
從愼獨握其幾則功夫昭昭矣所謂修己以敬克
己爲仁者此義也夫養之於未發基之以知止由
敬而靜其聖學之樞機乎所謂時習下學無踰此
矣而充之爲義訓之曰滿夫不爲不欲問塗人而
心同非性善明德乎無爲無欲雖賢者有時不能
自主非擇執克明之力淺乎能達之於其所忍達

之於其所爲非充之實際乎時時習則時時充則時時達至於達天德則上達矣故日新而用其極致曲以底於化不息以運天行欽明而運帝德充之之義乃盡而其實則皆人性之所自具者非襲取非外鑠不待助長者也由識本體而以功夫達其初充豈復有遺議哉孫先生始以義烈聞於天下如東漢君宗諸前哲學日進而道日崇所造乃至於斯則又淵乎濂洛矣頃讀其所著諸書則又有園濂洛之所未圓者信乎一代大儒也況子之

卓然知不負先生之所期矣

華刀風說

治國如治病必先審其病之所急者而療之若管仲子產曹參王猛諸葛亮皆醫也而各有所急與秦越人之爲老人帶下醫同蓋管子承襄公之後法紀蕩然矣故用嚴孔明亦得此意者曹參於百戰湯火之餘故尚寬究其歸也皆令良民皆安衽席而止則五毒與百補同功矣今之青齊蓋亦吏治久荒民瘼方急之日也諸不深論但以訟獄一事言之其初告也以刀誣爲能事不問服鴆死投

井懸梁死以及生產老病而死必皆云打死而婦人之死其母家必誣告尤爲可恨駕言爭氣實則詐財其既告也審理後必毆打檢屍時必毆打聚衆行兇目無官府而青州各屬縣小小鬬爭輒糾聚千百餘人橫行城市習以爲常不然則以爲深愧此尚知有

王章乎是大亂之所由生而今之所尤急者也乃其所以相效而日甚者則以縣官教猱耳不才者或竟如木偶不肖者或以爲奇貨豪強復何憚焉

至上臺賢明禁之則亦易也凡誣告者必按律反坐不恕非眞人命不斷燒埋此古來仁人故事也夫徒死既不能頼人則人自不肯輕死此不特仁於償命之人且竝仁於捨命之人大陰騭也其審理檢屍時毆打者則以責其原差竝日添巡拿二役凡於城市行兇定行責罰而又必先時遍行告諭兼行枷示至於各縣聚衆至數十百人以上打仗者縣官不卽刻申請定以罷軟參罰而又必先時遍行告諭令人人皆知繼以重懲復人人不貸

而惡俗不變淳理不復者未之有也如是則民命至重反以似輕之而獲全德化本寛亦以嚴馭之而克布明刑弼教不在斯乎況亂萌早杜潰池無憂卽謂明刑兼以詰戎可也然而州縣權輕僅可奉令而承流督撫以迨道府自能立刻更化而且所及者廣實行一兩事之後風行草偃矣是所望於上臺之仁智勇者盖以曹平陽之心行管敬仲之政武鄕景略伯仲及之一變至魯千載俎豆何疑乎

鮑德輿字說

字之創於倉頡遠矣然其同文於九州者所以冐天下之道而其表德於一人者所以惇終身之學也故古人名之外復有字盖引申其義以朂之勿諼耳鮑夏生先生既錫嗣君名曰秉謙而問字於予予字之曰德輿乃爲之言曰先生之錫名意深哉義方之訓式穀之懿已於是乎卜之矣盖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也不有何居黙婁而云不奢人知笑之矣王石之擅敵國富也而令德不彰豪舉相競故以賄聞以汰敗有則有矣吾惜其居之之未

善也夫君子之修身也亦然訓典所垂不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乎苟功崇業廣而軒軒乎於車上僻焉考父之銘謂何吾亦惜其居之之未善也伐善施勞先賢示戒進而天下莫與汝爭功天下莫與汝爭能夔絕萬代矣夫亦知由不自矜不自伐中來歟然則有而不居然後能載謙之所謂有終所謂萬民服者在此矣此百福之管籥萬世之輨車也吾再就謙之說而引申之謙之義散見於六

經而專名則獨標於大易其言聖人之處憂患也以九卦爲用首履次謙終巽矣不又曰謙以制禮乎謙以制禮則履亦入於謙巽以行權則巽亦出於謙矣不又曰謙德之柄乎夫柄所以持輿所以載也持載而地之德於是乎全固已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二語則全體天地之撰者非謙乎六經於是乎交綏諸聖於是乎拔轡而三才於是乎合轍矣德輿者所以載德也然於世則温良恭儉兼以載福而於心則居敬克已兼以載

道總以有而不居故所受無量卽以碧落爲蓋赤縣爲廂無不可者大車以載大有所稱其謂是歟德輿童年穎異亦復恂恂拔鳌而何所不逮千年受姓固尚父之裔也司隸之駆其小者耳繹二字之義而廣之蒸蒸前烈無多讓哉

易解

予嘗過一大僚齋頭見方讀易予問其故則曰易者六經精微之書四聖人之學在焉不可不究心也後月餘復過之曰於易已契精微否曰未也予笑曰君之尊易也至矣然尊之益甚恐去之益遠君將爲鄭王之訓乎管郭之卜乎抑爲晉人之塵尾乎謂是爲非易不可謂是爲盡易則管中一斑已耳卽易以道陰陽昔人灼有明訓矣而未知陰陽者人事是也性命者事物是也文王之學易吾

聞之矣履謙九卦而素乎憂患非乎尼父之學易吾聞之矣韋編三絕而祈於寡過非乎姬公大象則尤彰晬盤以示矣未嘗有奇佹幽渺之談也六十四歸於八八歸於乾坤而坤統乎乾乾坤歸於太極易道盡於此矣自強不息與至誠無息有異否太極與未發之中有異否易簡之善與庸德庸言有異否天下無二道而道含萬物之變聖人無兩心而心通萬物之情分殊理一立本趨時此三極不易之理而萬古之經也不易乃能爲變易無

言可也圖之可也說之可也引而申之可也六之則經也四之則子也謂四子之皆中庸可也謂詩書禮春秋之皆易可也治總經可也曰六經註我可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以人用天道可也君子而時中以用人之道用天道可也皆言心之影也天之變也總以前人之用者也野翁先生以易詮中庸而不倦以中庸詮易其一歟二歟世必有知之者矣

喪棚迂解

從先野人問於予曰闔貴邑之治葬事也率用布棚十許座其高大也以幾丈計其用布也以幾百疋計或至用雜綵丹青其侈費也幾十金以至幾百金計信有之乎曰然曰此王者之制與曰否此聖人之教與曰否曰此有益於亡者與曰未知也曰然則奚爲而爲之曰論其事則富貴之家偶[illegible]爲之遂相効而務過之以爲美觀不然世俗將以爲議論其心則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後盡於人心之義也曰以是而師孟子是王莽安石之周禮

其爲病今人而累古人也多矣夫古人之立說也標其大端而未及示其微義學者附古人之義也慮者未可語於實小者未可語於大其相去遠矣夫不以天下儉其親者親重而財輕也親重而財輕者將斥財以事吾親一無所吝惜之謂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沾沾崇以財事哉夫固有其大者焉事親以道而偕爲聖賢上也策名王朝免於貪酷邪慝而榮以綸綍次也其次乃酒炙之養矣其

斂乃附身附棺之具矣其斂乃堂斧之制矣夫酒炙之養未敢後以爲孝也然而吾親實享之勝於祭而太牢之豐矣衣衾棺槨之制亦未敢後以爲孝也然而於吾親之身猶切焉勝於葬而容衛之隆矣乃今之人子知孝矣而置其大者若罔聞焉於其切者或致怠焉反沾沾傾家以營葬者何也且其勞多而費重一一自爲之與曰否親知之嚢事然也曰是皆樂爲之與曰未可知也然或有爲施焉者或有爲報焉者其爲報者則我之施固在

前矣其爲施者則我之報將在後矣似未嘗厲人也曰是不然夫物之不齊物之情則事之不齊亦事之勢也親知相愛誠有願爲之者則亦有不願爲之者矣則又有雖欲爲而力實不能爲之者矣夫不願而使之則致厭之道也不能與不願而強之則致怨之道也雖其人理當報我者而彼力實不能強之報猶怨矣況強之施焉者乎至於令彼先施焉而我俟後日報之此蓋當前之言耳後日之祟替原不可知我替矣則不能報矣必責我報之則我苦矣彼替焉我欲報之而彼不用者有矣又或至竟忘之而不肯報焉輕至遺誚甚或搆訟矣夫本以爲榮也而後乃至於辱本以爲孝也而後至令人怨且詛其父母不亦非計之得者乎曰家富而自爲之者何如曰免於人怨矣然惜其尚染於流俗拙於用財而未知能用財者之足進於孝也夫致飾以爲觀美也者不過欲令小民俗士歎羨嘖嘖以爲此家誠富貴有子孫能華美耳以致厭之時而企乎觀者之譽人子豈宜有是心且

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之言也吾亦卽以孟子之言証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吾聞之矣未聞以幄幕之多彩繢之靡而弔者大悅也若果以區區而致悅衆皆悅之士君子笑之必矣奈何斤斤求流俗之所羨而爲士君子之所笑乎且以數日兼旬之勞百金千金之費俄頃纔過便爲烏有不亦暴殄天物乎曰爲吾親故也曰人而不爲孝子也則已且欲孝而無財也則亦已耳財既足而復欲孝不有營高敞廣松楸立享堂建祠寺以

隆世守而滋冥福者乎古今賢者多有之此可謂用財而能孝者已進而上之不又有推述祖父之遺意而贍三族以及百世建義倉賑凶荒而養殘廢孤病者乎於以廣先德而滋冥福爲尤厚古今大賢多有之禮記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夫爲善自修身外孰有大於濟衆者乎此謂能用財而大孝者矣釋此不爲雖輕費萬金譬擲金於曠野置有用於無用耳已可謂拙於計矣而況歛怨詛於親知損先人之令德哉亡者而

無知也將焉用之是自爲侈大而非爲父母也亡者而有知也其賢者必不樂其子孫之厲人而歛怨厲已而耗業矣爲子孫者何忍臆其先人之非賢哲而必以世俗之誇詡爲榮也耶或規之曰習俗已成何能獨異曰是也然習俗無害亦可相沿今時絀而人怨聊以救時不亦可乎曰一端之孝寧非孝乎曰是也然如上所陳孝固有大而切者欲爲孝子必審擇於此矣曰人已爲我盡力矣可但已耶曰此爲喪主言之不爲襄事者言也旣以

原缺

棲雲閣文集卷第十

淄川 高 珩 葱佩

記

世訓記略

吾家纍世積善而受封則自中丞贈公始家乘中南溟叔祖侍贈公偶有感於時事曰天可畏乎公曰賞善禍淫如之何不畏旣而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吾家畏天之學也又嘗曰吾子孫有不詈人一語彈人一指者得此善根足矣是則吾

家愛人之學也東郭祠堂碑記曰他邑人有入吾淄城者見車騎過市而欲避之旁人曰此必高氏子弟不必避也其人曰何以知之旁人曰其馬不怒其蓋不張其童僕不麗服而洋洋高氏子弟固然也此吾家謙謹朴素之學也至宗丞贈公之訓予也以弱冠時元旦起稍遲卽以不知敬天嚴訓之又予七八歲時偶學罵人亦嚴訓之復以元旦後三日猶習華服未改復嚴訓之與封公之訓無絲毫異也後世子孫苟能以畏天爲學愛人爲道

謙謹朴素爲家風庶幾無隕先人之訓矣

重修淄川城記

吾淄城工之既竣也邑人士詣予授簡焉予目睹成功竊快於心也久矣乃拜手颺言曰設險守國大易之訓王公者重矣然而創始無人則言言百雉孰啓新圖紹緒無人則奕奕千堞誰還舊觀而鳩工又必有所需焉滄溟之梁已沒石固未能驅來廣武之壘久湮甋亦豈能飛至則又非阜財不可而二者更復相待焉苟用財未得其人則徒飽侵牟之腹耳蓋向來土木之蠹皆自胥史之猾實

滋之風雨不時傾圮屢見彼以爲是戔戔者未足朶頤日視百堵之皆傾爲大貺故也吾淄邑之自州府降而爲邑也亦已有年矣然止土垣數尺坎而登之有餘耳其易土而爲石則故明相國張公倡闔邑紳士而捬之者也迨

本朝康熙七年地震垛口城樓崩坼所存無幾經前任估計上官具題須四千餘金工部覆准三千餘金令官紳士民設法捐修疊檄督催十載有餘又經康熙二十三年大雨傾頹城牆三處並倒塌

馬道三處又非題准三千餘金所能完也乃吾邑
明府汪侯詳請捐俸於前闔縣鄉紳士民同心赴
義於後畚鍤一載有奇乃得垣墉如故欽奉
上傳念四民之保障維此下國畱百世之金湯所
募止七百餘金竝不曾鞭笞一戸所省葢三千餘
兩竝不煩起派一夫萬堞重新三農不害不止東
門之晳訴詛無聞且與南國之棠蔭庇有永矣人
皆頌侯之能仁矣而未知侯之費少而功多者以
智足以知人而又能委心以觀其成也葢是役也

侯實一一借箸於太史唐君故一時鈴下饕餮之
豪洋洋有欲炙之色者咸吐舌而掉臂去焉是以
褐父之覩旨酒無恙也葢太史素負經國長材而
復能詳能愼歛肅相瑤宮之手爲陶公木屑之心
一髮必衷其直一鍰必核其用甚或偶有不給則
以宣子杖頭少陵囊底代之故能事半而功倍若
此此闔邑之所共驚爲纘底意外功成望表者歟
葢理財爲國家之要務非節以制度不可而學者
率忽爲經生常談彼固未嘗畱心當世念時艱恤

民瘼籌
國計體
宸謨耳苟能畱心於當世自知經生之常談卽經
世之訏謨也我
皇上聖德日懋聖治日周知民瘼之未盡蘇而利
用之不可無度也故比來司農司空之奏疏屢經
駁議六府之不匱已握其樞矣降而州縣之士功
寧有異道哉昔吾邑張相國之登庸也亦以官光
祿時事事綜核見知於人主卒至首揆而太史之

所爲乃更能困蘇桑梓矣前代楊石齋相國紀云
每休沐歸里輒爲邑人創一二善事今古賢士大
夫固有同心云乎不佞夙許太史爲經濟宏才惜
以建言歸田未能大見其效於斯世乎每誦井渫
不食之爻輒爲行惻然布指知尺是役固一斑可
信者乎卽自附於知人亦何不可纘前賢之緒而
成茂宰之功自當不朽爰勒之貞珉以詔來賢般
水洋洋檀山蘊蘊同無斁也不亦昭昭乎

重修學宮記

詩曰好是懿德此天下之元氣也明人倫以正風化育賢才以贊昇平有國家者培養元氣之道也其典在於教而教專於學故自辟雍以迨黨庠無地而不建學爲先也而於教化久湮之日則尤急焉蓋博士弟子本聖人之徒也而千餘年來止沾沾以科第自足勤習藝文期一當於有司而以爲不負

朝廷教養之意如是足矣故長吏急催科而緩教

化士子先科名而後行誼庠序已無端士而欲察采有良臣何可得也以故耳目所及其不由學校而出者反往往得謹身愛民之人而所稱爲兩闈興賢之選一登上第卽咨詢脂膏之地賦風隧焉甚者一入膠庠便已跋扈飛揚爲邑中夜郎王矣子弟而忤父兄不肖而凌賢哲以武斷爲豪以侮功令爲能事謂此爲

王章之所不禁而無妨於登上第爲公卿自大宗伯學使者皆熟視習聞相沿以爲固然而不爲之厲禁嗚呼此豈

朝廷建學之初意耶夫古人之期於學者原責以經明行修處爲名儒出爲名臣以道濟天下爲正業至於博物洽聞練綜典制足以黻黼皇猷仰備顧問者其次也若夫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則識之以爲戒乃今日所稱爲宿士名流鞶帨制藝尚遠不及昔人之中駟而昔人之所譏爲不學者其過止於游談無根而已尚無傷於人倫風化若今學校中子衿也士旣賤矣則學校爲具文而師儒遂

爲枝官浮議者無深識謂其官裁也可於是膠庠之地鞠爲茂草而曾不一動其心此豈盡議者之罪哉實教不修士行不立夫固有以取之也吾以爲教旣不明而設教之地益不可以不飭蓋此泮宮尺寸地尚足聳觀聽而存餼羊化民興賢盛治當有賴於此也云爾然而學宮之修抑難矣一則功令之所不及也夫城郭成毀則以爲守土之殿最寄之至學宮則萃謂子衿之廬耳卽淪荒圃我無與知矣則有司以爲私也而置之一則福田之

所不急也花宮琳觀羽人苾芻之世業也私之故急之而希二梵之美報者一瓦一椽輒邀利益洋洋頻水旣非好畤之田而二梵福田之說又聖人之所不道則士子以爲公而亦置之也故傾圮日有聞焉天下類然矣吾邑文獻二東之望也而學宮之圮亦且數十年所未有敢過而問之者教諭孫君至卽毅然任之不以爲難也而旁觀者咸難之然而風義所激僝功立奏實實枚枚豆籩有奕廟貌頓爲鼎新矣以是知天下不患有難成之事

而得任事之人爲難任事之人能斷以義之所必當爲而出之以至誠持之以經久以底績爲期則尤難也而吾尤有望者記有之師嚴而後道尊夫塾師之嚴自好者可勉爲之而郡邑師道之嚴則功令爲政今博士之職權出簿尉之下卽令程朱振鐸安能令行禁止而風教翕然乎似當尊教諭之職妙選經明行修確然可爲人師者而後任之其果能令士子經明行就教化有成以最聞者卽與有司一體考選庶幾淳風立奏而人材蔚起乎

縣治旌善癉惡亭記

天下何以治平不過比屋可封遷善改過云爾而從風在下民提衡在執政是以言其人則曰君曰師言其事則曰刑曰賞而又必先有其地焉所以使天下之人舉目及之而怦怦心動者也所以使人首畏天命出王游衍而明旦臨之次畏大人赫聲濯靈而鐘鼓震之次畏聖人之言而詩書禮義日月煌煌洗心濯胃者也是以泮宮訓士有司矣而縣治大門之外二亭翼然署曰旌善癉惡云

予童子時猶及見之今六七十年來鞠爲茂草矣夫六七十年中未嘗無才名長吏也然未嘗有詢及而動念者予久欲進言而輒中止者何也蓋知其必以予言爲迂而且曰此文具而不足爲也夫古來聖賢之所垂訓者豈以爲文而愚後世哉必不然矣其患在未嘗至誠推行耳苟不以至誠推行之則豈止二亭之爲文具卽三事三德唐虞三代之法皆具文而無足道也豈惟詩書之所訓爲具文卽二帝三王若而人後世豈能覿面乎卽皆

以爲無是公烏有先生無不可也此卽才名藉甚可以攀黃提龔軼卓度魯但知蘭絲保障爲梧掖之妙選豈知學道弦歌冠聖治之崇功乎則吏治民行不問而可知矣寻邑今歲得天張侯以閎出之才照臨蕞土下車未及期月而百廢俱興如河陽壁壘勃然改色縣治麗譙一新舊觀而二亭頓復焉且也畚鍤之功不日而竣北門之晳了未聞焉而又皆倒史雲之槖而告成者也寻爲之躍然而喜以知前代之風嶽欲復而我

皇上治平四海之心紹統三代之道得承流者而旦夕可睹之矣況我

皇上六諭之成書各省直督撫已皆詳演而廣布之果使家喻而戶曉遒人之鐸振於月吉而孜孜興行易矣其不率教者令三老以時報聞而奬之懲之一一遵

王章而不怠則二帝三王之盛治又何疑焉故寻妄以爲欲四海皆善人無奇道遵

君王之法奉父母之訓而已欲成循良之績無奇法行之以至誠緜之以不倦而已一邑如此力行則一邑有善治九州如此同行則九州睹上理也而自寻邑首倡焉則寻邑侯豈非天下之師哉

九重膂命三事崇登此固不待言者矣

恤幼局記

上帝好生帝王承之以育天下下而卿相以逮守
令百職皆分生天下之任者也故蜎翾猶有所不
傷而況於同倫乎道路之人推刃猶有所不忍而
況於離裏者乎乃南方溺女習爲固然前賢勸說
亦既班班矣至我
世祖章皇帝諄諄戒諭刋布
宸章此又前代帝王所未逮者我
皇上敬天仁民覆育萬有一夫不得其所者宛若
痌瘝在身上覩
世祖章皇帝若合符節也往者山東告饑今蠲一
歲田租矣頃歲山西被災之地亦然仁覆博濟蓋
歷代所罕覯哉使者之祭中嶽回也引之
御座前面問河南百姓饑否蓋虞溝壑之有捐瘠
若是其瞿瞿也比歲朝審罪犯率多立決今歲從
臺臣言頓復矜疑舊典蓋雖大憝當辟而
皇上猶怵然欲延其旦夕之生若是其惻惻也乃
有甫出胎胞便膺水火慘毒動天毛裏絕類者其

爲如天好生之心所隱痛又當何如耶予於湘楚
道上偶以其地溺女舊事詢之輿夫皆曰固然且
犨壓曰不止女也雖獲雄亦多不舉矣予駭曰有
是哉弄瓦不育伉儷將絕稚齒先摧丁壯何望且
無父子之恩是毒於虎狼也損版籍之戶口是
朝廷罪人也傷天地之化育是人理生機已絕滅
也何以至此極乎輿夫曰女子之溺也以結褵難
耳俗之敝也不恥其教之不淑而恥其奩之不厚
束帛戔戔若撻市朝者然因習於忍也予曰此有
司與士大夫之責也婚葬有定式則下不靡矣大
姓敦儉節則俗可易矣簿正祭器不有術乎越分
僭禮不有罰乎若之何其忞殖以殖忍也輿夫曰
是則然矣男子之溺也半菽不給故也是又將若
之何曰此非士大夫之責也而亦士大夫之責也
皇上如天之仁而不以
上聞且大賢統涖父母孔邇而州縣亦捫舌莫以
告者何也夫嚴殺子之罰則令行於下矣申連坐
之條則罪聞於上矣艱於食者官爲之局以養之

則蔑不濟矣彼勾踐小國耳生女有賜生男倍之南宋偏安之地也慈幼有局贍於官焉此古來人主之事可徵也即以今時言之揚州有育嬰之會則商人倡之燕京亦有育嬰之會則朝紳供之此非士大夫之好行其德施及於懷幼者與今即未能補牘

九閽廣生萬有而創法置地費貲擇人慫慂郡邑賢有司各子其子曰鄭父也曰賈君也曰僑也國之母也不亦光流世史功書上考有餘乎古之人

有於棄兒書券不許長大之後其父母復認之者而兒以生有以丁錢棄兒乃爲之措處以代輸者而兒以生則前賢之遺軌具在也大中丞晉侯周公以道濟天下之懷而始之荆以安老信友之志而先之幼亦猶行古之道也夫古來無父曰孤王仁首被矣然怙恃雖失乎未必即擠於溝壑也即擠溝壑尚須時日而非即命盡俄頃亦非即其生之育之者手斃之也奇慘如斯此蓋三代之所未有而亦聖仁之所不忍料者矣何幸一旦獲全臺之水火登之仁壽是三代聖王養民之政所未逮者矣我

世祖章皇帝勸諭溺女者於前而今

皇帝日殷殷以民饑民溺爲憂上與炎帝虞帝之生天下同心謂先聖後聖之不一揆者我未之前聞也是役也仁以育之義以正之既沛

先帝之遺澤茂育無方且廣暨之而帲幪有進焉於以輔我

皇上求民之瘼育物之仁者於是乎更隆矣後之

君子當有同心生生大典守而無斁允矣百世之仁哉

京都學院署記

皇帝踐阼之四年蔣虎臣先生上言臣棠
聖恩忝膺學政然校士無專署不稱
國家作人至意今鹽臣移署津門臣昧死上言乞
以其署爲多士考課地臣暨士子幸甚章下部覆
請如學臣旨
詔曰可
王畿學臣自是
都門有專署矣伏念我

國家之受天寶命也一戎衣而四海永寧其上邁
漢唐遠甚而
皇帝紹衣聖緒丕振儒宗申膠庠之制嚴賓興之
典亦較前朝有加焉蓋所以陶一世於詩書而登
明選公嘉與士大夫弼佑維新之治又特改臺臣
出鸞坡侍從之士司之甚盛典也然而課士貴得
人而校士之地亦重焉乃改玉以來衡文舊地易
爲新豐鷄犬之區每士子載筆獻技之晨往往假
浮屠氏舍代之此豈所以廣厲思皇比刺六術經
制哉夫課士之地與育士之地自有制科以來其
並重久矣今育士之地自虎闈以及郡邑泮水之
宮翼翼猶前代也即間有鞠爲茂草淪於蔬圃者
數年以來大司農出水衡錢及有司捐輸修之俱
芹藻煥然博士弟子鼓篋彬彬起矣而學臣視事
之所則尤文移所貯科條所頒品先賫拜獻之言
而一一詮之者也其所以提衡多士而尊黃圖而
風示海內者不尤重乎而
皇上慨然採學臣言朝上夕可其右文禮士之意

上媲菁莪棫樸無以加矣而籲
特恩彰盛典則實自先生始也先生質擅岐嶷夙
有江夏黃童之目弱冠及第珥筆北門人人羨爲
蘇歐復出而不知家學有自太翁鳴玉先生以羊
杜之茂績闡洛濂之微言所著經書諸解勃窣理
窟鯉庭異聞視漢代傳經諸大儒世業學官箕裘
章句者度越無等矣振鐸以來一刷士子靡靡之
習由歐蘇而登之兩漢北方之學者乃始知有古
文辭而教諭引翼則尤以六德六行爲先獎孝友

祟名德雅叶先王廣厲學官之意其與平仲之在
太學安定之在湖州奚以異哉鈞陶
王畿而大起之多士得師如逢年焉斯地也固又
以人重矣後之履斯地者以道德爲學宮標的以
經史古文大家爲藝苑指南如農之有畔而無越
思焉斯足以承
聖天子右文寵儒之謦命而先生爲首善惓惓請
命之雅意庶無負云

修般水官埧記

于邑故爲般陽郡云城南二十里許廻溪窕窈中
珠瀉般陀活活有聲者般水源也水出泉不百步
穿魚頭河石梁而北至前崖莊西折至邑城坤隅
下而孝水澎湃自南來雙龍宛延合於麗譙之下
北行長驅入溟渤矣方水之在城南也大約附西
山之足余素有山水癖會乙未以定省歸往往屏
車騎僕從率昆從之能躋勝者單衣徒步汗漫閒
遊沿溪昂首而西望則羣峯如髻鬟石花如鏽釜

岑附綴者如崩雲如怒虬如猿狖蹲踞而欲下飲
物色百出及登山而下窺之則長溪北走澗谷鬱
紆觸石注壑輒潺湲有聲其郵曲林薄斷續映掩
加以斜陽明滅隱見殊姿鳧鷗午浴照影青溪樵
牧晚歸濯足空澗風雨來而萬玉鳴漁梁照而千
峯夕此固幽人湯沐邑也若以一巵置濫觴之地
策杖追之越岸穿林輒席蘭茝倒鴟夷嘯咏坐臥
二十里之內皆令有琴樽延竚焉其爲會稽蘭亭
不亦龍伯之視侏儒乎然而尚未爲一邑潤澤之

所仰也惟水至城南三里許莊曰窰頭其莊之東隅邑人士伐石堰水彷彿金堤支流北來匝於城下由南而北西折乃入大河則綠水環周邑堞宛在中央矣記余竹馬時負笈之暇重闉籍步明河掖下顧而樂之郭外夏畦薑薤之入與封君等其大姓則踞勝卜築平臯相望築山浚沼晻靄瀠迴跨水爲梁臨水爲閣注水爲池引水爲花溪竹圃芙渠鏡裏風來百步之香菱芡樽前霜落千珠之粲一衣帶水之爲功也如此而太平風物士民之

各有其樂也猶及彷彿見之頃以兵荒洊至遂塞邗溝父老槩歷向予言彈指滄桑終歲不復飽菜茹而臨池臺榭亦皆傾圮唫蠧遺黎一二或有能指其地咨嗟道之者其士大夫則曰吾邑十年來科目壘壘勝矣然而千里霜蹄發軔多蹶似稍遜向者諸君子堪輿之說此執其咎青烏家言或亦持有故耶天下事興廢何常此自關人與會耳邪許同心小小佽圭何難告者予雖無負郭一畝田而重違父老意倦鳥長林頹然自廢而聞諸君子之昂首天衢坐臻萬里未嘗不莞然而喜若子瞻之神醉意反有餘於啣盃也然而予亦竊有幸者使假而淼漫重來滄浪復故一碧如帶風約蘋香萬綠如雲雨踈菜甲予將竚立微風支頤晝堞山翠蔚藍堆人懷袖聽琮琮田間之響過吾師丈人遠矣下呼老圃與話瓜瓞菰臺以自附於抱甕丈人之流漢陰不遠居然濠濮般水之曲何必減盤谷也騷人逸客當有聞而賦之者矣

道州橋記

頃予奉
命恭祀虞陵永州之南笱輿瀟岸道過茅江口僧人以疏相示予曰云何僧人云山溪如矢厲此褰裳驅石無鞭布金皆果過客寧無意乎予曰長江北注雪浪橫飛青雀黃龍疾踰上駟戔戔小渡不亦贅乎僧曰不然石固巉岩地當孔道南通百粵北抵兩京轉櫂逆流嶙嶙石齒舟危橋安昔人炯鑑亦久矣且單騎徒步負戴輦任之子安所盤得

艅艎而乘之予曰然成橋云何幾錢可竟僧云鼎足有三二者已竣矣星使乘軺宰官留帶古人亦何多讓焉予曰太府且至當共商之前途追及太府劉公與有同心予亦隨喜迨南歸而僧復來多爲吉語且將勒之石焉予笑曰竹葉遊瀛乘輿濟洧古人游戲與會有然耳二梵福田我自不煩爾爾豈干幸勿饒舌可也但試與子徐步江上兩山束水蜀峽何殊瀟漾盈盈翩然白鷺漁舟賈艤時蕩漾於微風夕照之間右嶺明溪淙淙瀉玉穿遠嶂而東來夭矯宛虹浮空矗矗如在重霄上或過客驂騑或遊人步屧徙倚憑欄間適可掬彼積日乘流者蓬窗伊鬱想當以舍舟登陸爲歡而自高臨下送目江中命酒繙書布帆高掛偃仰支頤千里已度衽席上又未嘗不羨乘風破浪遲日錦纜之足樂也異日者太守公五馬觀風熊轓江滸望長江上燈火亂使君還子瞻佳句高鳴空山又當寫入瀟江畫圖無疑矣僧亦笑以爲然乃題二絕付之

河工底績紀事

舊史氏曰天下猝有非常之變濟之者豈不在得人哉而有志濟世者雖具有爲之才不際其時無以自見也卽際其時矣而不得尺寸之柄則亦不過旁觀袖手滅沒於碌碌旅進之列而已安能卓然有成以自見於天下耶故於吾邑治河之事而深有感也黃河爲漕運害也久矣而比年爲甚方其洪流橫決時舉朝錯愕

天子臨朝而歎封章累累滿公車不能得要領也

行河督臣乃起三省民夫千里而操畚鍤人皆知其厲民而漕事重大莫能難之于時佐憲拜疏爭之亦不能得也而鄉人自東國來者則言齊魯洶洶蓋齊魯之民憚於離室家跬步之遠視若萬里然而搴茭下楗復恐爲陽侯所俘且時方沍寒皲瘃膚裂故郡符屢下咸搖首咋指莫應也其慨然請行者則飲賭無賴子弟將以此役坐致猗頓而又輒佯爲辭謝裹足狀非飽其谿壑不肯行及趾一出邑門則洋洋跋扈所過狂嚙不可羈遹至其

地官家金錢一入手縱酒呼盧自豪或投一菅焉或肩一石焉已高臥溺青樓狹邪爲樂矣甚者旋卽襆被歸里故以逃役累其主人重索高貲將至再至三而未有肩息日也故邑人懼甚非獨惜貲且慮追攝之檄旦夕至以抗役撓功爲大辜也無何而邑人歌舞於途歡若更生則相語曰錢尉府有告諭至矣其中詳述河夫驕蹇玩愒狀了不受役業已以水衡錢僱夫竣工諸逃者雖至亦無所用之矣其仍有要挾嚇詐者伍伯與杖可也合縣

人士遂得高枕臥而河夫自矜爲數年豪縱之計者一旦失之啣恨至骨乃向河廳刁訟不休幸河廳審明坐以罪乃止淄則事解而鄰邑長山鄒平諸縣至今貽害追呼未止也夫各省河夫之害深矣新總河王公至洞悉此害湯火乃除仁及三省廣矣大矣而前此燎原方揚淄一隅獨無恙則謂非尉府一人之力可乎夫舊督河

朝廷大臣也彼豈不欲寬主憂而蘇民瘼哉特以未悉民瘼而其下奉行諸職官亦恐異議妨工異

日難執其咎雷同苟可謝罪已矣厲民與否我勿
與知可也故亦卒未敢有與總河歷歷言之者而
予上疏半歲後承
皇上召對時不佞復娓娓而陳河夫之害
上遲疑動色亦以河流叵測一日召集不至千里
潰決爲虞聖人之憂民如此其至也向使早得今
王公任其事而其下皆得如錢君者若而人則底
績也亦已久矣又向予與今大司馬明公論及相
業予謂相業不在多才只用人二字足矣推而廣

之大將在選偏裨督撫在擇州縣故自人主而下
以至大僚執要自有其本也夫毛遂一言而定二
國之盟趙卒以單車而還其主豈非建功故視其
才耳不必專屬卿相而爲之上者以人事君方爲
盛節乎今
堯舜當陽而太平尙遲遲有待或者懷才之士未
盡得見其長歟拔毫引領蓋不止須錢君一邑之
功也

亦園記

易齋先生之欲致政而歸也予貽之詩有棲鳳樓
前眠鷺浦濯龍門外釣魚舟之句蓋先生有園在
臨朐冶水之源水竹千頃二東勝地也旣而未遂
懸車乃復遺予書曰
聖恩深厚未能頓返初服也新搆亦園於崇文門
之東南隅介育嬰堂放生池間聊泚崖略子其爲
我紀之予所然而笑曰前書殆于讖乎蓋仕隱之
分途也久矣夫排金門上玉堂紬書延閣之廬高

議雲臺之上此幽人逸士所褰裳而避之未敢左
足窺者至於盤谷綸絲輞川漁艇此則高冠長纓
輦轂諸君子之所不問而幽人逸士所據以爲湯
沐世封於世判若鴻溝然而未許公卿之絡寄號
鄭者也乃若貫朝野之川涂作通隱之郵置若平
泉綠野之勝古之人不有行之者乎而後之人論
其世者固有說也蓋唐宋之建都也東則大梁西
則咸秦而洛邑則其東西陪京耳彼時士大夫一
通朝籍輒忘其桑梓而咸以洛陽爲菟裘懸車之

後卜築疏鑿以娛暮景故園圃臺池之勝比比而是遞相雄長遂爲天下所指名卽贊皇晉國二公亦其致政之後留守陪京閒於休沐之暇軒車過從以徜徉娛志於詩酒閒遂爲千秋佳話耳非能朝登政事之堂夕散濠梁之步下直東華而去遂不廢我嘯歌也先生是役也毋乃覘先賢爲尤快乎李文叔嘗謂洛陽園圃爲天下盛衰之徵信矣蓋不佞弱冠時卽聞于邑張聖鵠先生秉鈞崇正之末也萬幾叢脞無論游眺之不遑戴星而入夜

漏下數十刻乃出歲以爲常其勞悴也如此苟非三十年來上理既奏朝政清暇將如前朝執政之劬劬而恐後也欲以步屧林皐其可得乎則名區勝賞其爲太平休徵荷

聖天子在上而錫士大夫以清宴觴詠之樂無疑也而其議尙有未盡者夫偃息在牀非士之所以報國也明矣然而國家大事其息邊孰若兵興者乃古人之於行陣也猶有臨敵安閒若不欲戰者早賀戰勝焉此晉國之所謂好以暇勝者也故安石之奕棋絲竹足覘廟堂雅量而諸葛之綸巾羽扇亦稱名士風流夫古之君子必澄神味道心遺六合超然萬物之表幾類於幽人逸士之爲而後能經物而不窮蓋其意思蕭遠若無營故指顧咄嗟而定大故應大變若承蜩耳不然而揹揹於衡書傳食之閒儇焉如不終日也者其與能也幾何哉然則煙霞癖痼未足通方而卽墍情深正堪通濟自非通人或以拘墟相格固其所耳是知古人所俊園林勝事鐘鼓清時之亦非止太平有象而

太平無疆之基於是乎益爲苞桑矣且予按是園之地幽曠而絕車馬之音不至囂此都清涼國也萬縷將披細柳知濃陰行埒蘇堤數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驅成香海游鱗依梵唄說偈而降天人碑阪埒頗蘇祝釐而揚

聖壽誠咸若之盛事哉至亭曰活潑潑地則尤油然與人心會焉者也不止天光雲影悟化機於空明抑且翠竹黃花示毘盧之法界萬物咸熙一眞獨露此尤先生之所欲與人共焉者也先生名園

曰亦亦之時義大矣哉試與旁睇九寓上窮百代則亦㕣源也亦梓澤也亦平泉午橋也亦鷲峯鹿苑之附庸而仁民育物之別舘也先生既坐而有之矣而縉紳之挾樽而至者騷人墨客載筆而遊者流水長者爭名居士一逮三支二朗之流杖履及焉者皆怡然謂郎吾廬也夫都門亭圃原屬於朱邸王侯以及於土著縉紳與夫猗頓五陵之豪耳其秦晉齊魯三吳百粵之通籍而居者皆寓公也車轅南指他人入室矣子猷種竹叔孫葺宇不

亦勞乎先生固曰吾一出春明門則此地公之常住吾不得而有之矣而茲刹亦不得而有之夫彼既不得而有之則不得而鬻之信斯言也凡既不亡楚原可去是地也將遂同於廣莫之野建德之鄉歟燕山潞水沙麰無盡矣雖謂爽鳩之樂萬古無殊可也

重修禹王山廟記

夏王廟重新邑人索記於予予曰往年疏文之中亦已詳言之矣昔人臨河之嘆明德之遠也茫茫九州萬載攸同矣一枝之安皆文命遺澤無疑也而舊蹟未湮者慨懐尤億焉予邑之南禹王山有祠正舊蹟之未湮者也𡸣嶢猶存丹靑已蝕諸父老慨然欲新之予曰此報功報德之大典載在冊府豈同於里社烝嘗雞豚伏臘社鼓坎坎覡舞傞傞者乎然而聖王之功與天同大天之秩祀地在

泰壇司在太常原非下里父老所敢焫香布幣者甚明也然而山陬海澨之遠亦有琳宮溪毛澗芷之微亦陳簋座盞匹夫匹婦一念之明信亦□□之所不鄙也聖王之祀於邦國也亦然況此祠之南二十里內山壑之間尚有鐵栰船材千秋不朽則吾輩今日桑麻之野輪奐之廬其在鴻荒往代固魚龍之窟而滄溟之腹矣非神禹經營之烈何由蒙業而安乎則刊旅之瘁而四載之乘於此地尤孜孜矣諸父老感於廟貌之淪風雨而慨然議

鳩工也不亦於古人明德之謨有同心而於報功銘德之典爲允協乎然而明禋之薦既報功於前王亦錫福於來禩神功盛德之救萬民也如良醫之療百病故積陰在元圭平地而積陽則桑林回天痌瘝之切不止一端歲之大有將於此永賴焉知吾邑邀康庇於無方也在此役矣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一

淄川 高珩 葱佩

題辭 跋 贊

翕社申約題辭

士子所誦法仲尼之書也而仲尼之道今反墜於地將燼滅矣非天實爲之蓋即仲尼之弟子爲之以其誦而不法而諱然曰仲尼弟子世遂亦惡而斥之曰仲尼之弟子乃如此也陟降在天者寧不涕泗闕里悼歎庭堅之祀乎三疾既變易古而今

怪證百出扁鵲束手一隸泮宮遂以躍台爲固然不殊一隸尺符者遂視脫巾爲固然嗟乎今有子夏氏之小儒豈非聖人哉至或列之娼下丐上是自取之又將誰尤夫豈昔之聖人慮不及此哉夫昔之聖人蓋亦深爲聖道慮也以科弟誘其經義以經義誘其經術以經術誘其明經以明經誘其修行此所求在四累之下也彼其之子忘修行也而談明經忘明經也而談經術忘經術也而談經義今並經義未明醉夢而忽忽科第矣如此科第

公卿可耳君民豈有賴焉不止買櫝還珠而已務
華絕根矣幸
朝廷寬大不忍驟罷制舉但稍更制藝以警之爲
士者可不三易腸乎吾謂
聖人在上風敎將隆欲士人敦行修德更在督學
廣文之制實行保結以勵純修此
廟堂及宗伯之事也尚有待焉至糾同人而嚴視
履爲善於鄉此士君子之自勵者也景生之約盡
矣此不佞所三歎而恐行之後時者也當力行以

爲海內倡吾日望之不置云更爲之箴曰希聖有
方一言曰敬翼翼小心惟畏天命其事則義而本
於仁充吾胞與始於事親歸仁乃終克己乃始改
過又新如昨日死以友輔仁黽勉求斯季路之喜
百世之師

勸民緒言題辭

予每謂善世之學濟世之功惟有志之士饒爲之
或乃謂三代之治不可復睹九州之大無賢者何
與予讀邵侯勸民紀而乃有以自信也言簡而意
盡坐而言之起而可行且可計日而觀其效若立
竿而見影者然昔周元亮先生之治齊也告諭之
文亹亹數千言若與家人婦子語若奇快通俗小
說若謔若嘲必俗必盡覺盤庚諸誥之餘不可無
此一快韓柳歐蘇之外豁然創此一體予矜之愛

之既以爲帳中秘而亦將以爲公之象魏也久矣
今讀侯此冊尚覺元亮辭費矣然以之移俗各有
當也乃知卓魯龔黃了不異人意五鳳元康之績
拾級而登如唾手耳讀予友環溪之題辭莞爾而
笑有同歸也

釐弊題辭

夫創制惟以利民而興利不如除害蓋甘雨之膏潤澤誠大而湯火之害痛苦尤深故也我淄弊政多端皆以權宜階厲沿而益甚循爲固然彼秦肥之視越瘠原是途人卽止沸而僅揚湯何如去火自非仁勇備至孰俾瘵瘥忽甦茲幸蕭公祖痌瘝切心霹靂爲手盡剗宿弊若耨新田更幸諸公祖嘉與更絃慶深得歲毅然去夫害馬不失其馳從此卜其有鳩爰得我所改轍如投藥一朝立起沉

痾垂法若畱方百世永爲龜鑑知後來之賢者諒有同心須當事之良哉用昭奕世譬識俞跗之姓名以永畏壘之俎豆云爾

題玉騧疏

昔人謂文爲載道之器余竊疑之謂文何足以載道久之潛心儒釋諸書乃悟非文之足以載道而自有道者立言則道在其中矣故言亦不可謂功也而自經世之才抒之則動而愈出淵然爲鴻功之籥此予之心折於吾玉騧年丈也當玉騧以時藝名海內時方弱冠耳而靈雋峭削之章煒然爲藝林祭酒矣二十年來乃得握手金臺下出掖垣封事讀之幾令寰海陽氣滿於大宅乃知晁陸諸

子尚在人間而天下原無不可起之弊無不可圖之功也阸步兵途窮痛哭雖白義山子若繫金柅而五丁運掌金牛之下遂闢蠶叢彼千里錦城頡頏天府是豈天降地出哉智力之所通然也賈長沙三表五餌其術固已疎矣痛哭流涕安得不與步兵同歎至若刜鐘無聲伐毛多竅姚元之馬前十事參井鳥道立爲坦途今古攀提何必有閒吾意玉騧將抽簪揚袂起矣頃以需次暫脂南車余又深爲玉騧喜也夫丈夫墮地以後事非出世卽

濟世耳君家仲方名在玉淸此南國所共知而玉騧所目睹者也二千年來五百里內三茅二許豈異人哉玉騧勉之矣雖然

聖天子方向學垂裳將旦夕致奏太平於三代之上吾又祝玉騧之衡山猥芧且爲鄴侯也

李子常爲長枝立嗣題辭

噫嘻三代孝友之風果不可復見於今日乎何所聞所見之日以澆也弖年來耳目所及有以一錢而鬩於門內者矣有以相怨一方而忘其怙恃者矣有以反唇戟手上逮高堂方沾沾自矜爲豪而以伏首遜詞爲大辱者矣何其淪胥至此極耶或曰敎化日替故風俗日敝桴鼓響答此長民者之責也且也以三物六行迪翼斯民者

聖天子亦旣煌煌重巽以申之並載諸考成令甲矣而下以掛壁愁置之此非長民者之責而誰責也是固然矣然而斯日之長民者不亦難乎軍輿方急田功未奏大農使者蒿目久矣朝下一檄曰正稅未完也夕移一牒曰漕儲未充也斯時也卽比屋可封亦有當考功之法否吾但使金谷滿品褎然侍從淸班翔步烏臺靑瑣有餘矣何區區適人之爲煩也雖然親親曰仁敬長曰義田里婦子咸能知之其皆爲

國家彖魏之懸司空城旦書也而孳孳乎抑以降

衷有德因心有愛而自致其所不容已者耶太伯季札大聖賢吾未敢遽以望之世人彼漢唐以降孝友列傳若而人馨傳班范昜奕千秋謂皆緣執圭誘之於前司敗懲之於後以至此也必不然矣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此也可以挽澆俗可以登上理可以補良有司之所登輿竝可以拜答

聖天子之訓誥吾所以讀子長之紀而肅然起敬愾然三歎如見古人也子長以名胄子弟夙有良吏才而復力敦天敘如此蓋孝友性生念大宗而

隆祖考卓然置身三代以上於彝倫澌滅之日爲空谷蛩鏞非易易也如知太伯季子之行非盡由於敎化亦聽有至性者自爲之耳夫太伯自至德一歎後世儒無敢更置一喙者而於吳公子乃有遺議焉是何後儒責人之無已而必以深文刻核爲慆淫者嚆矢乃自托於責備賢者之義又何賢者之不幸而春秋之義反爲後世鴆毒也今子長之所爲彷彿季札又無繼世之虞可以滋其苛議家庭盛德事不又加於前賢一等乎子長行卽出而服官矣其卽以此牖民孔易西漢循良何多讓焉子長勉之哉謂三代之治遂果絕望者是何所見之不廣而待今天下之薄乎向者丁巳予於武康署中卽晤子長得悉此事歎賞不能已已今五年矣乃得睹南明府之跋語益知彝好之有同然而古道可復也

予拙於臨池從未敢流人箋紙況統素乎重違子長之意乃命沈子書之自題數字以識仰止之私耳

仁孝題贈鄧元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以長善歸元吉事有祥盡於此矣仁之爲道也外則準之天內則準之心無大小之分也故大之至於道濟四海而非博小之至於一蟲一禽不以爲微而不足加之意且極於微而乃以全其博焉仁之量如是人之心如是天地之德如是也然而育萬物之仁則由於敦一本之仁始仁者孝之源而孝尤仁之權輿矣吾友元昭鄧先生把筆妙天下不佞數年前聯袂鑾坡心

折爲海內文人也頃予致祭帝陵軺車荆楚每息駕澤國輒念顏魯公蘇端明之前徽可接友人卞圖南先生謂予曰至金陵不可不晤鄧元昭蓋元昭之爲流水長者已有年矣予乃知先生又仁人也比晤先生急詢發心之故則視世人之愛物爲德更有進焉者蓋先生以祿不逮養風木多悲借濟物之功補養志之憾每於忌期輒斥百餘金爲之無倦予然後聳然服先生之爲大孝廣伐樹殺獸之訓於終天啣恨之餘而予亦鮮民瞠乎其後焉者固已久矣夫世人之所矜爲孝者不過豐俎華誥五鼎之養九命之榮止耳亦知有以萬物一體之懷推本於所生而仰贊上帝好生之德承言錫類者乎推斯意也明道所爲萬物各得其所者已盡焉先生殆天下爲人子者之師矣或謂親親而仁民士大夫宜先其遠者大者沾沾羽毛水族其與能幾何予曰否否夫心無大小萬物之性命亦無大小坐視垂盡之命而詭期利濟萬有其誰信之且也錢刀慳出囊中耳而盛氣洋洋謂西竺

小慈儒者所不道何其忍耶況所謂利濟萬有者非位躋卿相不可得吾見卿相亦多矣而能行其志以及斯世者幾何人其視於將枯之白骨立傅羽肉當下一舉手即爲全副造化者果何如耶夫以孝爲仁蓋超然於福田果報之上而楊環孔印了不足以動其心者其仁純而以仁爲孝雖士庶之志事乎而於古聖賢所謂歡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大小固有殊義亦約略同之矣其孝不不爲尤大歟昔顏蘇之奏請放生池也以祝聖壽

而先生之孜孜於此也以報親恩惟忠與孝總歸於仁天下之爲人臣子者宜於此有動焉否耶然先生中年艱於嗣今已濟濟荀氏龍矣此尤所以爲大孝而天之報仁人者固不爽哉

戒牛趨辭

予弱冠即戒食牛時舉以勸人人無不莞然笑也後聞
世祖皇帝諄諄戒諭竊喜海內可立從風矣乃告諭懸之通逵而酒壚食肆之後依然血肉淋漓徒爲屠戶游徼者增厚利耳豈非有司之禁者弗誠罰者不力而煌煌
上命徒以爲故事了之乎予役湖南見州縣屠牛者遂寡則晉侯周公祖設誠之力也公於是乎可

謂全物命寡民過廣
主德者矣夫屠牛已事冥禍明法諸君子已詳哉乎言之予不復贅聊臆談以助解頤可乎衣冠之倫談衷仁義所貴者伊何曰親也功也賢也牛亦畜耳然與鷄豚固不同其性命知識駸駸近於人矣謂非親之屬焉可乎粒食之原惟耕是賴非是族也錢鎛何資焉謂非功之屬焉可乎楚南多虎牛遇之輒與鬭且有以護牧兒不懼俱斃者此賁育之勇而兼仁者也乃南畝之中五尺童子折箠

驅之竟日餓勞不敢抵觸柔順利貞大易所云坤德非歟可謂賢勞者矣乃人以口腹細事至不惜剚刃親者功者賢者而屠之噉之一何忍也吾願士大夫讀書知道理者一念之也至於亡命椎埋之徒了不畏死則自有

朝廷三尺在苟能專責簿尉嚴坐比鄰而厚罰之小人惜財如命何患其不從業也哉且世間營生之業亦多矣而擇術必出於不仁何其愚而不自愛乎則公仁民之德以愛物而功之被之者深矣

是書也當公之海內不止楚南當垂之百世不止一時也

范文正公淄薛辨題辭

昔王粲賦成樓光荊楚賈誼井渫人弔長沙夢謝有亭懷蘇名渡懿厥前修垂爲世賞景行睠夫遺踪懷古於焉永歎千秋旦暮情有同然矣正如景星慶雲不必問其躔度何宜餘光所被卽慶嘉祥者理也倘有好事生端刱爲奇論如謂歸昌之翼不在周京別有岐山於焉戾止此雖非損益之所關而於事理爲有舛欲以徵信古今良亦難矣范文正公幼而寄居淄之長山也國史譜誌班班可

據久之乃有青陽宰丁黼之記遂以滋疑焉友生劉君博稽而詳證之屹然南山鐵案不必皐陶而聽可無焚也夫後之人辨百世以上事豈其能起九原而訊之然故牒未毀年月昭然又何疑於掌果乎公孫丞相之以鄉賢祀淄川庠序也數百年於茲矣頃修邑誌載績畢君亦博稽而詳證之已掛而還之故劇矣不肖敝邑豈敢揚巽相之儞也者勿亦以降靈有地許田未敢久假也卽令先民無反脣乎倘有執簡而進者與爲虞芮之質載筆

者實職其咎懼無以折先宗之角云爾不然者乎
津之義槩正色雖未能參長孺申屠之座而罷西
南之役阻卜式黜甯成亦自錚錚固非中下李蔡
聊敢雁行也夫汗青之紀雖貴直筆亦存厚道豈
其聘睨漢相因轅固一言遂下逐客之令乎必不
然矣夫毛遂聲同桓魋形似三蒼之誤亦有然者
焉馬啓魚其誰是正之以劇之淆而為薛也庸詎
知淄之不淆而為池乎淄川誌之正公孫也免於
紀侯大去喪其維桑長山誌之正支正也等於季

子來歸光乎皃繹義以相形而各當矣握火而處
井陌熙然是以君子考其圖尤論其世也郇以淄
川舊誌論之有鬼谷洞康成祠書帶草矣夫鬼谷
一名見於雲陽見於雲夢而東蒙復有之豈飛來
神峯不憚翔集僕僕乎司農傳經所至誠皆講舍
而黌山之名淄川章邱久無定屬是溙淆之於晉
楚也至書帶之草槩生通德鄉中故云瑞耳乃亦
能逐逐康成車後所至叢生乎異甚矣夫寓公之
屣履為光猶可借也至若李青蓮一人也而井絡

匡廬成紀山左皆其懸弧地焉恐太白未能分身
祿祿中也安得盡如兩君子之考慎而明晳一破
百世之惑也哉

粕箋甲集題辭

子讀粕箋甲集而歎曰先生其又以春秋說易乎麟經之特筆也變例也辭之繁而不殺也昔賢以爲其中有大美惡存焉雜卦皆對舉而大過以下獨不對而以夬終也尤三致意焉文繁於諸卦而義足於乾坤聖人豈辭費哉蓋曰如是乃復乎乾也云爾夫剛之决柔是天下治亂關鍵也邪正一明萬國咸寧易易矣乾者天之道也復乎乾者人之道也聖人言天道而志在人事扶陽抑陰春秋

一書此物此志也令春秋而在易之外易不足以冐天下之道矣夬乃成聖治思誠乃成聖學總以復乎乾也子又以中庸釋易矣先生以爲然否

題陳子文詩

頃於長安馬首見西山爽氣飛來冷翠離離撲韉勒上洗盡長安塵冐矣而千巒秋色偃蹇空濛大有幽人之致頗與九歌楚客相宜也乃子文忽以新詩見示讀之未竟覺藹藹春雲嶺上生矣風華掩冉著紙欲飛春衣杜陵急管平樂年少風流豈讓五陵豪乎子文綺年儁才磊砢英多談笑斐然亦復芳蘭竟體自當向金馬石渠分一席地三薛三謝玉軑竝馳可卜矣渤海多奇何必詫烏衣也

予以衰遲挹此芳潤老年花似霧中看庶幾似之子文方當都試拔歸而前頡頏二方白帝江陵瞬息千里春水船如天上坐矣聊題數語誌喜云

題蘭亭圖詩

予讀蘭亭詩竟莞然而笑客詰之予曰熟思四十二人止一顧虎頭耳蓋亦癡黠各半也夫以兩晉諸人曠遠任誕麈尾風流幾若靈芝入口九竅通明鳳子翻身九苞飛舞乃盡讀是日諸詩昏昏欲寐胸中許多道理筆底許多古紀衛喉效顰殆不可耐大如多年膠刷重紙衣裳諸君固一大厄而高山峻嶺茂林修竹亦何以堪此揮洒也諸公當日若專以飲酒爲政固自佳耳而逸興勃勃橫欲

賦詩何爲也膽雖如斗君侯固自癡矣至於甘罰十六君子黠不可言彼意中自念當此勝地不卽暢飲而乃攢眉相向苦搆惡詩人自量甚難必不免炫紙洛陽揶揄千古我罪伊何一至此乎爾乃巧借不成之名以發諸公之興諸公於是吟興愈豪吮毫欲舞比於誘人犯法大是惡人伎倆也此亦何殊唐之朝士笑貝椎牛大烹乎假令騷壇有人全提正令百盞之罰兼以童羖决在豪吟諸公而捫舌十六君子欲分餘瀝亦了不可得矣唐制黠頟士子率飮墨瀋以其胷中無點墨也今豪吟諸公墨多而雜以膠殆不可浣請飲純灰三斛何如然而豪吟諸公功在天地則又不可不知何者天地一劫正如士子一生亦復始癡終黠士子人人有一部欠通藏稿須數百篇發洩淨盡則佳作出矣天地亦有一部欠通藏稿須數百人發洩淨盡則佳士亦出矣然則三謝三唐非賴諸公大勇一流汾澮之垢豈能獨爲後勁哉則癡者固慧者之鼻祖歟天下事往往如此不止筆墨一端爲然

也

偕老園題辭

古來園亭之勝咸以平泉金谷爲歸此古今卿大夫之艷羨而不可得者也至於鹿門採藥山澤好逑皐廡齊眉琴瑟素節亦士人之佳耦門內之芳型矣然而贊皇潘令席高位擁多貲極欲窮奢笳鳴鼓吹盪壑轟山粉黛蘭香疑仙胡帝謂足以騰耀九州誇示千秋矣而時事一移繁華頓歇海外名花日南語鳥一旦化爲泠雨寒煙迄於樵夫牧豎躑躅而行吟之地豈復有四十里紫絲步帳二十四友琴樽響答乎至於麗梁兩君子唱隨顧步道風秀世誠飄飄霞外有餘矣而東窗眉黛鏡臺裝新南園春輝花間路曲閨閣勝事恐亦窮巖斗室之所瞠乎其後者也去巧安君以名卿之後清白克世其家與王孺人白首相莊撫膝下森森蘭玉盛矣乃復於閨閣之內小搆午橋交枝芍藥影分織錦之窗比翼鴛鴦聲喈合歡之樹晨夕延懽愉愉自適豈非跨鶴揚州移家樊圃兼前賢之所難兼而並擬裴王之勝者乎同人歌詠比於琳琅

尋亦續貂聊發一笑去巧當爲噴飯也尋草此未終適君弟天錫過尋尋因笑謂之曰南園張謂一詩中有少婦同行之句則綠珠紅綃掩映璇宮飛瓊杜蘭點綴玉井尤爲佳勝不知主人亦復有志否乎天錫曰然吾將問之

會館會約

各省皆設會舘所以叙鄉井之情敦協恭之義也蓋吾輩幸際昌時偕登朝序比肩事主拾級升華此自當屬宿緣良亦可云盛事矣所以先輩高賢退歸林下猶復同題繼素表著丹青追京國之昔遊憶蘭蓰而永歎在籍宿墨奕奕如生而當前寥絕笑言未接毋乃踈乎且也既分職守則當勞勤王家各有本末則當鏃厲名行於焉追蹤前進楷

式將來又非嚶鳴麗澤之義不爲功矣是則一觴一語亦有葦弦又非止筵侈簪紳歡申桑梓已也今將此擬諸方立爲春秋二會爰卜期於四月聿款叙我同人竝博訪各舘成規以酌定諸賢坐次永爲世守良是雅誼諸丈加以爲然單至各書尊字

平心錄跋語

世之負康濟雄才自命管葛之亞者多矣有確然立志欲致治於三代之隆者乎或欲治臻三代矣有灼知先務在寡民之過而遠於辟者乎期民遠於辟矣有知以正人心爲拔本之計者乎聞是言言鮮有不以爲迂者而自負雄才者尤甚亦何怪泯棼日熾而遂謂先王之郅理必不可復睹於今耶予不佞素無當世之才然而志在教化久矣妄以爲遒人之職閭師鄉三老之教戒乃王道之所

由基而古今升降之所自分途者也周櫟園先生之觀察營邱也期年而政成民易志焉其治跡未可以更僕盡而絜其大要蓋獨能知

天子授節涖民之意與古來聖賢使民寡過之心平心一編其見之教戒者殷殷矣公初以制藝雄賢科繼而以詩歌妙天下是海內之所共知也迨卒業是編而覺向之以文人目公者殊爲未盡夫以龍門之逸才韓歐之大手竭次卿延壽之心爲閭師鄉三老喃喃之語滌澆俗之垢腸而三易之

固古來文士集中所無亦古來良吏傳中所未有也其情摯故文縶而不殺其慮周故事肆而無遺其筆妙於舌故能豁然通人所各懷之情而洞然中於其念是以聞之者如自言其意如代發其覆其懼者遂以安疑者遂以信狃而不可破者遂如雷動而氷釋而霍然自恨向者之大非也蓋以通俗而入之隱爲主故人亦遂不自守其情而字字首肯語語心折不然者必令姬公端冕尼父陳書襲盤庚洛誥之文竄淸廟明堂之字鳴鐘伐鼓聚

田父野老而申之其不爲爰居之悸者幾希矣夫盤庚洛誥意亦正復曉人耳而出語詰曲吃吃周昌後世疑之者或以爲絳守園池札闔洪休之類而曲爲之解者則又以爲古文幽奧或三代委巷小人皆解文字吾以爲不然此自史臣習氣謬矜格體不解時宜遂爲子雲嚆矢耳此錄如香山之詩女子能解前無古轍後開來逕固知當與晉字唐詩宋詞元曲竝有千秋而及人之功尤爲過焉者也然而世之獻疑者亦有二端一則曰圖治不

在多言此何以稱焉予曰否否夫人已之道固殊也言廉也而行則汙言惠也而衷則慘鸚鵡之語是則府辜矣若夫人而不仁不義也而訓之以惠心迪之以正誼風雷之震若之何其以爲贅也再則曰修辭亦尚體要此無乃辭費乎予曰否否夫詳略之用固殊也史記之妙在灌竇相如諸傳笑語如生使腐儒操筆不過曰長卿竊女灌夫使酒而已二言誠爲居要然千載下尚有子長哉不特此也麟經垂世正賴左氏一傳洋洋盡致耳不然

者鄭伯克段於鄢段果何人克緣何事千載下夢夢必矣功過尚不可知詡爲傳心之典化工之筆不亦誣乎古人以嬉笑怒罵皆文章又何若以嬉笑怒罵爲經濟者更奇也夫致治於三代之上是曰太平然而天下之平必以人心平爲本未有人心不平而天下平者也平人心又必以各正其心爲本未有人心不正而能平者也正人心又以力覺其非爲本未有不令之各自覺其宿非而克正者也予嘗謂孟子之功不在道性善而在正人心

非孳孳好辯以格其非不爲功然則治世明道將無同歟是功不在禹下者也此一編也吾將廣之海內垂之百世爲志在三代者先路焉

張玉庵先生傳跋

高子曰吾乃今而知良吏之重也少時數讀循良傳輒掩卷以爲無奇竊意諸君子誠長者然煦育和平非有赫赫可喜之蹟足以震煌奕世也者下至刲豕伐樹之類抑末矣而班氏乃筆之史冊卒爲符竹冠冕何歟嗟乎鴆葛不毒孰知參术夏屋無意風雨爲功葢席承平之世者久矣君父之德猶將忘之而況良吏乎吾乃今而知良吏之果重也顧安所得神爵元鳳諸君子而見之歟卽不然撏其子若孫而進之比於甘棠猶將百倍而世祀緜邈蓬蓽之間亦不可得而識也頃讀松霞張君所爲玉庵先生傳輒慨然曰此非古循良再覯哉孰謂僑也遺愛而末由睹之三代下者且郡人士之歌思也亦足重爲良吏勸夫平陽畱鄭褎然湯沐之邑數世而後寧幾存焉者乎而河南潁川南陽諸區數百年封域子姓召杜龔黃諸君子直以畏壘俎豆坐而有之其爲帶礪也不亦多乎至裕如先生之詞尤有加焉則業在大雅文

王之章矣是又以繩祖武之烈爲
王國廣焉翼者也夫使繩繩多士各勤念祖無或
遏抑前人光其爲藎臣孰能加焉無寧茲理人之
譜一氏百世進之而召也有虎伊也有陟夫孰非
以弓冶之求聞於永世也者率是訓也吾見張氏
之世殖其訓而未有艾也朱邑曰後世子孫奉我
未必如桐鄉民蓋以苗裔固不可必耳而邑之子
若孫後亦果未有以功庸世其家重爲祖烈焜燿
者今二贍君以進士高第司李武安亢直自守不

肯一依阿權貴人蕭然空橐如諸生時入郎司馬
意泊如也時時過從不佞智無城府意冷冷遠出
塵壒外夫人惟無欲於世世之賴其用而以大受
責之也乃不可量矣然而朱邑之桐鄉固不能踰
玉庵之灤洲而先生之貽謀克昌所得又與邑孰
多哉

呂新吾先生集賛

歲壬辰予始於市上得先生訓小兒語卽洒然異
之曰此不止具訓蒙士也而聖功端矣繼而請假
歸里於友人座上見先生理欲貧富二圖益稔先
生覺世婆心遂以此圖遍語親知謂几案間各宜
置一通因有以先生文集見示者字字晨鐘破夢
也其中與鄒南皐往反格物諸辨尤爲鞭心見血
自是欲得盡先生之著述而寓目焉又恐先生當
年或以黙識爲宗而不甚留意文字又或急於窮

理學道而引手饑溺未數數焉私淑之心當不能
無觖望也迄丙申還都門見中州君子輒詢先生
子姓若何乃知今比部君蓮岳年兄先生孫也快
晤間復惠予以理欲身家二刻其爲功於敎化風
俗甚大偶一日於友人席上向楊賢甫父母談及
恤刑數則直南面者金科玉律也而賢甫復以實
政錄見示既卒業乃作而歎曰三代敎養之法具
在是矣是書苟行之天下而民不登於春臺世不
升於大猷者未之有也先生立身植節麟鳳前朝

而遺書復衣被百世荷歟偉矣昔人謂程伯子得志可令萬物得所王伯安先生以豐功大業名在鼎彝爲吾道一洗迂踈之誚然而伯子小試吏治未有專書伯安之功如以藥石起沉痾焜煌一代而布帛菽粟爲四海不可一息去者則先生之惠斯世尤無窮也以先生視二公灼然伯仲之閒矣此外遺書猶有呻吟語及所輯醫卜勸化諸集片字皆吉光裘也尚以未見爲恨方將百計搜之並前諸刻統表章以公之同好焉乃拜手而爲之贊

曰噫嘻儒術之不隆也騰口譁然而德有愧於躬行視履矍然而澤未廣於兼成孰能檢身慄慄乎寡過而垂謨道濟乎九瀛是爲先生絜量齊乎明道而方軌躡乎陽明洵斯世之津梁而吾道之干城歟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一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二

淄川 高珩 葱佩

碑文 墓疏 傳

祀炎帝碑文

古來風土爲紀方州有乘者多矣所以採擷幽逖憑攬往蹟備輿圖而詔後人也故鄭公之里楚臣之宅千百世而下聞其名者如登其堂過其地者徘徊而不能去況於古皇之神皐聖帝之靈寢萬世首出之一人乎則其山川風物亦萬古首出之

地也明矣是惡可以無紀耶予戊申 御

上命恭祀神農皇帝於酃縣邑無城郭又二十年兵燹之後一二聚落沒在榛莽中予乃館於羅氏之祖祠則文學羅君率其子姓衣冠來謁濟濟彬彬不減京洛遺風也急詢帝陵故事則以一編惠焉迨予謁祠竣事周睇山川鹿原雲秋歷歷如指掌矣予惟古帝王之開天地與歷代帝王之開國祚略同也開國者以取天下爲主而養天下之道則需之繼起之人蓋緩急詳略先後異道然耳故

庖羲急於明天道而五穀以育天下之生百藥以衛天下之生則維炎帝之道尤烈云由是言之萬世之喘息林總由帝以存則萬世之喘息林總相延毋替者猶是帝之莅其上而撫摩之也故神京致祀歷代煒煌而衣冠所藏此實靈區羅子於兵燹之餘臚存文獻良足嘉也謂非倚相之一斑乎夫梓里之末祀何有乎九邱八索裔皇帝陵而不登之掌故彼長沙之井渫永州之潭洞雖足存前賢遺跡乎亦末矣吾知後之採湖湘風物並識帝王陵寢者其有取於斯文無疑焉至予以一介星槎叨承

帝命得瓣香帝陵下可謂宿緣厚矣而萬里衰病之身布帆無恙霜露靡災則神貺不既多乎季秋返棹時登南嶽祝融峯頭遙望帝陵拜辭北發煙雲滅沒中疑金支翠蓋彷彿接也庚戌臘後得生郵寄此編視前加詳備焉燕雲天上回首茶陵歷落江山夢遊可續亦足解頤矣獨末簡災石之辭重予汗下雖父老厚意不逃王人而觸目凋殘無

能爲計愧矣愧矣後之仁人君子之節鉞斯土者誠念古帝弓劍所藏等之湯沐一二遺黎可無鳩鵠當有惻然而立蘇其困者是予所禱祀而求也

京都建彌陀寺碑文

洪維我

國家誕膺天眷

至聖踵生

太祖

太宗以豐功盛德肇啓寶籙皇皇大統已歸我

大淸久矣迨我

皇上以上哲之姿鼎新乾造敬天勤民惟日不足故手攬萬幾未浹歲而百度維新兆民時若天下

喁喁聿追時雍風動之休萬世無疆大歷服蓋於兹永建焉百靈翊贊而諸福咸臻固我

皇上以道治天下坐而致之有餘也凡兹臣庶方將珥筆揚休仰進天保之頌乃

皇上聖不自聖猶孜孜焉思爲天下凝休用採天竺之道佐我平康爰谷西偏建塔禁地以奉覺皇釐景命焉臣等有以窺我

皇上合德神明祈天永命之思緝熙無已也臣以爲治世之道一而已矣本於修身極之平治天下此儒者之典訓而二帝三王所不能外者若大雄氏崛起天竺證果菩提或則議其元微寂滅無裨人倫或則驚其變化神通不可思議臣以爲此皆方隅之見也夫變化神通彼誠有之後世傳其緒餘者亦未嘗不偶驗然此固彼教中有道者之所不貴也至其始之以淸心屏欲澄練神明極之於六道四生陶冶天地允出世之要道哉而於治世之道殊途同歸殆不可誣是在善用釋氏者得其精微以輔至治教殊而並受其福耳矧帝王之福

原與臣庶逕庭道在六府調九功敘彝下民於春臺之安貽後世以磐石之固一身福祚無意而自臻焉降福穰穰孰能爲聖明量者我

皇上聖敬日躋壽域宏開體此能仁登於大覺斯正取其精微以輔宏化彼教中所謂金輪治世者意在斯乎阿育莊嚴始基之矣詩有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我

皇上秉至道以爲理斂五福以錫天下而益以篤一人之祜於無疆所謂自求者非歟臣得廣天竺

之旨以代天保之頌其亦信而有徵哉

補修梓橦山鄭公祠書院募疏

贙山原名梓橦山因般陽之小岱宗也客或疑曰廣輿誌中華恆衡岱有定位也亦已久矣彈九一區而僭名嶽可乎予啞然笑曰是未可以一言盡也華藏界中恆沙莫盡降而鄒衍九州亦復恢然此猶往代之言也即以大西利瑪竇之書言之此亦豎亥所瞿瞿者矣然此猶異域之言也但以此方故府所列者爲麗農爲廣桑人亦尠衡其地否乎蟻蛭爭雄孰爲塤箎則嶽瀆之難定也明矣此

固當以共主所宅者爲準耳如一人跂足而立東西朔南之名一刻分矣從來帝王建都有地而五嶽因以受名古今同一揆也吾淄邑令長出治之所既有其地矣此亦百里之主也則天門日觀降而借其寵靈以統列嶽不亦宜乎夫東嶽者天地生氣之所由滋也而生氣之滋以德以經德者天常經者天文也人知君之生天下矣抑知師之生天下亦無盡乎故尼山崛起鄒泗而道德文章日星百代亦有地靈之助然也梓橦山童阜耳而鄭

公以經術祀王君以孝誼祀俎豆千秋固不偶也山之腰有康成故祠祠之後有樓巋然蓋邑人勒石王君所捐貲而特朔者已數年於茲矣登樓四望若在雲中西俯山城萬家煙火東眺村落燦列丹青城之西爲負山再西則長白副嶽睥睨天孫由西而南三台嶫嶫萬山東去舉五城十二樓隱現空濛安期偓佺呼之或降焉其北則謁帝朝宗燕雲極目萬國此其會歸矣煌煌乎登覽勝地也予弟□□將鳩工而補其缺者以樓板則須榆柳

以廊廡則須瓴甋廣之以爲邑士藏修之地且將久要以訂之曰修業固士人分內事其黽遑固不待言矣吾願後之居此者咸以鄒魯爲高會而弓裘翼翼孝於家忠於國出而經營四方則爲商霖歸而訓淑一邑則同通德使邑人覘履而臧業業而安則是山也固東嶽之所分靈而東魯之可接統者也況夫西蜀梓橦固七曲帝子之宮也燦燦文昌實充東壁彼前代白鹿嶽麓山長命之九重文獻照乎百世一區五嶽相爲伯仲未可知也予嘉其意而爲之一言知諸君子之有同心而積壤成邱自可覩成不日耳

修甘露王菩薩祠募疏

甘露王菩薩祠者報甘露之貺而樂建者也或者疑曰雨露上帝之澤也不歸上帝而他爲報焉亦有說乎曰有之陰陽妙密吾未敢臆度也試以人事驗之凡四海之蒙大澤者皆天子賜也然而九重遠矣其講而贊也有卿相居其中其受而布也有守令劑其下天子端拱受成已耳故百辟之勳民皆帝德也而帝德下下則非賢有司無所濟何者皇帝之子視萬姓也明矣而卿士不然或子姓視焉或路人視焉甚且寇讎視焉未可知也天下

地畝不清或無糧而墉衕自若或無地而科欽自若上赫然下明詔遣廷臣履畝而清之至明也而無糧之地果盡出無地之糧果盡豁否徒責賄而爲胥吏利耳此猶曰法也法之爲雷霆爲雨露各有之非盡沾沾令民喜也至於二輔不登甘心溝壑矣上惻然發太倉之粟爲道殣續命此非堯舜如天好生之仁乎而壯哉雀鼠竟無一粒及元元徒拜浩蕩之詔而撫心耳哀此孑遺幸當堯舜之世仁澤沛矣而死亡如故不少減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故小民聞朝廷建良法而惴惴特甚聞大澤將至而太息流涕者益多豈其愚癡不慧哉彼蓋熟知朝廷之志在利民而奉行者惟利己之利也非厲民不爲功則力爲厲民之事若不及反不若良法不新大澤不降民雖無易轍之可歡而亦無求金之可懼雖溝壑竟不能免或不至耗朝廷之恩而徒令鼠雀飽死之爲愈也以明揆幽或不甚逕庭乎夫雨露之作也倘信若世儒所言山川之氣無心而自起自止焉則雖謂上帝無功萬物

亦可也苟知是山川之氣而不止山川亦有江河之水焉不止江河亦有蛟龍之化而又有司之作之者焉則吾之歸功甘露大士不亦可乎何者大士而請民命於上焉則安上流民之圖也或矯上命而行焉則長孺倉粟之發也其或向主者旁貸之則臧孫玉磬之請也其或以神力自致之則業陽息民之惠也昔之神龍蓋有捨身以濟衆者矣仁人之救物也不可意度而仁神之救物也吾敢

意度之乎雖其澤誠有所自而究以奉上帝好生之德而行之然而上帝尊矣大矣非一二元元所能報所敢言報也取以歸之吾所請澤之甘露王菩薩不亦宜乎廟貌既飭慈靈益遠下民將有所瞻禮而恃以無恐此亦大士之所許也諸君子盍竭力圖之

何思先生傳

何思先生長山人也年長予數歲相去一舍而遙然不面者亦已有年矣壬戌淸明節偶相晤於市墟歌臺之畔神情安以舒膚理腴以潤耳目步履若纔五六十歲人然予驚而問所自得先生笑而不應再三瀆之乃告我曰予束髮受經即濡首排偶制義中既通籍後出入金馬門日昃休沐則又有賓筵報謁紛紛沓至矣其於廣成之旨伯陽之教未之有聞也然而存心養氣四字竊服膺焉予

曰存心養氣四字此吾儒之薪傳而聖學之正印也然而世之號為儒者類能杲其辭而實未嘗一涉其藩夫尼父言心矣而未嘗及氣言正心矣而亦未嘗言存心予不佞亦嘗深思之邪者戾正固失心之本矣而亡則辭更危焉雖肉血存而土木偶也可乎夫心固身之大君矣苟不能統氣而為我用猶之元戎高拱而環衛無人也不仍危乎故尼山之言得子輿而始暢猶之精一危微四言止耳歷諸聖互發而敬義仁智乃全也予再問曰良

田每每四字存矣耘耔之術云何先生曰孚得靜和二字子以爲何如孚曰先生之守尤約而盡哉夫主靜則人極立矣致和則萬物育矣造化在乎手萬化生於心者此也心遊溟涬之初氣凝保合之籥廣成伯陽之諦何以加焉涉以止靜之徐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冲氣以爲和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此非伯陽之言乎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守其一以處其和此非廣成之告黃帝者乎至矣盡矣但吾輩尚未能掉臂塵寰之外人倫物命

皆不以隔膜視之故以此爲明旦之承是云天顯以此爲倫紀之叙則有民彝以義則煜爚可質之三光以仁則含宏可周乎萬類和至此斯云太和此豈熊經鳥伸之所可媲者哉此又先生所云敬天不外一心至德莫先忠孝濟人利物推而及之者亦已了了無餘義矣吾輩師承鄒魯既依孔孟之廊廡亦當識孔孟之心傳義與道大矣而氣以配之形與色粗矣而性乃踐焉者是何故也尼山固以人道庸德爲宗未嘗一言及度世津梁矣然

而鄉黨篇中數則妙盡養生絕四固我意必神超象帝者又何故耶此豈遺官骸而言性命耶世儒買櫝還珠昧暖習氣爲方外之士齒冷也久矣得先生一以貫之其愉快也爲何如是亦闡前聖之所未發者已先生一字大木一字雨嵐今稱何思者何蓋久有會於大易何思何慮之旨故也夫思睿作聖交而引於物者可謂思之正乎寂然不動感而窒其逼者可謂何思之正乎詩所謂不識不知而帝則以順易所謂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以

逼者良可繹也而明道先生亦曰心要在腔子裏前賢謂明道所謂腔子裏亦只是太虛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太虛卽是也若不在太虛便是私欲妄行斯之謂放斯之謂亡茂叔之無欲正以此也旣以無我而太虛爲歸則卽人卽我卽實卽虛卽凡卽聖卽人卽天卽蠢動含靈卽諸佛菩薩夫思而無思無思而思乃神作聖之睿於是乎滿矣先生於學庸之中獨提二字於周易之中亦獨提二字可謂金剛眼媧皇手已得元珠而二氏之寶

藏已盡於此矣先生登丙戌進士科初授中書舍人旋陟給事中歷都科陞太常寺少卿其官西掖者凡八年侃侃論列凡二十一疏海內傳頌焉以育人才則有旗下教習銓選之疏副榜充貢之疏才育思皇而豐沛多棫樸之彥先生壁水而賢關無崔烈之議矣以恤民隱則有荒糧同仁協濟代解酌議漕糧折徵運本之疏而追呼立登於春臺代償無憂於桃李運輸不病於災荒矣以蠲逋逃則有嚴飭詐害補議窩逃安置流亡之疏而貧殘

戢翼荒閿法婉於周官籍沒無憂里閈得蘇於株累居停罔虞澤鴻得免於捐瘠矣夫國家大政總於六部足矣而復妙選時英登之言路一言破的立濟時艱良有以也先生上廣
主德下恤民瘼即部議或有枘鑿而能談言微中立使轉環苦心妙用微矣哉夫緜惙已痼乃見國工灘瀕驚舟千金匏貴姚元之之相業豈不以救時哉予三問先生曰三千八百鍾呂權與先生之利濟亦可得聞乎則曰予家徒壁立無善可行惟

兢兢不敢爲惡耳予曰是矣修身以遷善爲主遷善尤以無過爲先故易云損德之修也而以益德之裕繼之顏子聖門高足也一則曰不貳過一則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善純而惡始消如水之滌垢也亦必惡盡而善乃至如玉之無瑕也吾聞先生遂初以來恂恂鄉黨人皆忘其爲卿寺顯秩也蓋先生幼年夢中關帝與之剖何思之義且以如石喻之故先生又取以爲字而並名其齋又比年先生竈中忽現大士形如燕京

窰變觀音然靈通感召不可思議矣夫先生之志道也如此其濟世行己也復如此欽康民定國之訏謨入致虛還元之眞諦則關帝與之提耳而大士爲之現身也不亦宜乎予不佞固未能測其所至矣

劉顯之傳

予少而好讀唐人傳奇諸書於劒俠及諸義烈人恨不旦暮遇之偶仲美過我酒閒談顯之事輒不禁擊節浮白婆娑起舞也劉必顯字顯之邑庠生文筆矯異不寄人籬下慷慨好義慕古人韓生白先生延之爲其子仲美師久之先生爲許州佐壬午城陷死之仲美縗絰往迎廣柳時蛾賊充斥豫州路鮮行人親友惴惴無從者顯之適來視仲美知將南行因問曰千里畏途道茀不可行也仗劒

從子者幾何人仲美曰未敢以煩親知也顯之毅然請從不返舍卽襆被行矣次東明晤舊邑令辛君以別墅止之顯之不可次長垣潰兵滿野城中戒嚴閉城中者十日出而次開州西折至滑縣越衛輝至新鄉仲美病不能前計無復之顯之將隻身渡河而南仲美難之顯之决不容已已也會有鄢陵人單騎北來者顯之跨一馬傍之南下仲美作河南故郖及當路書數函令往商進止約七日爲期後二十餘日音問杳然仲美憂甚扶病日號

河干忽見鶉衣憔悴徒步來者依稀似顯之仲美疾趨泣問曰先生人耶鬼耶顯之曰幸甚無恙汝父柩在後舊僕王代輿扶之旦夕至矣仲美乃拜伏地哭執手問狀顯之曰別汝後卽至新鄭賊騎蔽野見予兩騎各驚愕鳴鏑發礮予夜宿林薄閒旦日叩郵人語之故隔垣度食得以無甚餒越滎陽長葛久之達許州城破後居民四散屢問無知者遇一人自言名田忠先生舊役也道汝父殉難事甚詳竝指藏衣冠地且曰一二殘民感公遺惠

已伐北壇栢爲櫬焉乃導予至舊僕惟王代輿在侍香火受邑人弔唁邑人致牟麥給朝夕困累累矣因治裝將還時府委官挽留且將申文上臺請賻有舊例予却之卽售馬得百五十金僦二輿輿夫倍之爲行計而王代輿有前討賊時俘婦爲室不欲北予與田忠曲喩之以大義且曰北歸便乃各就道夜宿黃河突有南陳叛兵至盡劫行裝殺輿夫二人予裸身越牆伏河畔僅免體無寸縷村媼投一帕蔽下體乃號於市曰我山東庠生來迎

許州死難同知韓公靈柩者也特以親知義故冒險前來今被劫不能前矣其子某俟於河干汝輩有能扶櫬過河者當不惜重酬汝時河南被兵久里人各分寨自衛有張王兩人皆寨主也感予言而前曰公好義天下豈無義士乎乃遣夫四名擁護而前三日北渡河矣予急返公柩前函竝未投也仲美搶地哭不能起少旋靈果至乃由衛河歸焉夫劉君之於韓氏賓師函丈誼耳然非有金石深交而公子亦未嘗長跽以請也或曰劉君文奇

崛人不識也而生白先生獨賢之有知己之言在噫知己二字出文人口中亦習氣耳未必片言生羽毛也而每墮阿己者雲霧中如龍褒吟咏即官牛酒爲千古笑柄實多然至於三刖而獲剖璞一言而識然明此事故足千古難矣難矣而欲以是責人之報則實應且憎者有之彼鄉曾兩闈師此終身榮貴之階也其爲知己何但一言乎而當其掃翟公之門掉臂而不顧者比比是也若夫沾沾一言不惜九死踐羊腸履虎尾而卒使丹旐北還首邱無恨此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向有人與予談交遊恩怨事予曰恩怨不足深論視其爲端人與否耳彼誠端人也即有怨亦以直報止耳當不至刺骨不可解若有涓埃之德必倍蓰償之矣倘其人多機智而不可測也夾梯撫媚能未言而得人意他日一有小忤不止前歡頓失其乘機下石惟恐後者必此人也嗟乎緩急人所時有也苟能手執司命之籍富貴亨通若操左券則日交滑澤諂佞之人以爲金石可也不然變出不意可以托緩

急者幾人哉劉君蓋加於人數等矣劉君今年八秩餘神尚王而固窮邨落中人少知之者予將攜樽往訪之相與飲酒縱談竝叩其未盡之奇焉視古人所傳義俠何若也

一門三義傳

順治四年六月賊陷淄川城以義死者皆已載邑誌中矣而一門節烈千載煌煌則尤以汝符張公一家爲最邑訓導金明宋禧昌贈之扁曰一門三義此實錄也至本家傳略一編更爲詳盡予讀之而雪涕沾巾不能已已謹贅數語於後以誌景慕云按傳公諱泰瑞號汝符故明丁丑進士儀制司主事累贈大學士松石公諱敬之孫碩隱邑增廣生仰松公諱中發之仲子大學士贈少保憲松公

諱至發之姪也公生而聰敏弱冠入庠碩隱公善書公倣之有瑯邪家風公幼卽以孝聞後碩隱公及許太孺人相繼歿遺女四人皆尚幼方屬纊時公長兄尚在也而遺言身後事尚以屬公必誠必信附身附棺皆無憾焉元配譚孺人同邑別駕見紳先生諱誠言女孺人撫育諸姑無閒言其賢可知矣公承少保公廕入監讀書或勸之仕弗應每共二三知己把酒談心一揮百練意豁如也性敦睦而不畏豪強公從兄孝廉伯開少保公長子也

家頗饒邑之貪暴有力者耽耽虎視久矣乘甲申京師失守遂假城守犒軍爲名索孝廉白鏹粟米無算而谿壑未饜勢不盡吞其家不止時土賊王茂德作亂日夜攻淄城有二豪者乃相與僞爲賊書繫箭上置城隅隙地使其黨發之誣孝廉以通賊而陰使人責賂焉否則將加害詰旦召集諸薦紳於城隍廟而拘孝廉公不離孝廉左右與俱往至則桁楊已陳於庭二豪瞋目責孝廉曰汝通賊賊書可証也僇將矣辭遽令人拽孝廉下褫襪履

將加刑焉孝廉卒未及應公厲聲揚言謂城守戒嚴通賊奚自賊射書何獨爾家得之且亦孰見此箭之自外入乎吾兄不過以懷璧之罪取怒於若輩耳若輩婚姻也亦世誼也利人之財胡乃爾苟邀惠免死此外均非所惜也必欲以莫須有相加則吾願從吾兄於九原勢必復拉若輩同質於此乃整衣望神座再拜豪黨相視愕然失色私謂不意張氏尚有此人方結舌莫知所措時給諫韓公乾宇諱源後爲同卿者從容言曰向使闖賊不敗

吾輩已膏鈇鉞久矣今幸免於難而以此加人是闖賊法也無使張君以闖賊目我豪謀稍解遂皇清約法既定公復勸孝廉勿與揳揄爭以俟天報噫方豪惡搆難生死呼吸間公毅然弗懼視棄財如脫屣可以爲難矣至順治四年六月十四日謝遷寇陷淄城有丁可澤者實啓門應賊舊銜公城既陷或告公寇且甘心者公不應往拜家廟語諸兄弟及家人曰死生命耳語未畢而賊至執公去脅之以刃曰能從我乎公不少應詈之竟死譚

孺人聞之一慟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乃自織長帶置懷袖間曰未亡人慮有他變當持此自盡耳時炎男譜妻高氏同邑都憲東濱公孫女也甫合巹十有八日孺人指謂曰吾所生四丈夫子雖向幼吾無戀焉其隱忍不即從乃翁死者徒以若耳若累我若累我高氏解姑意乃晝夜隨姑姑哭亦哭姑食乃食如是者二十餘日孝廉惻之使人謂曰吾弟素德於我厚安忍聽㷀㷀母子啜泣於外乎可遷避我舍孺人不得已就之旋曰此皆高堂大厦急不可以緩即死非吾家恐失吾夫意遽辭歸孝廉弗能強也所居有一小院人跡罕及至是恆命婢掃除之家人不解其意至七月十一日晨興方沐忽有聲如震雷孺人驚幾仆地或報曰此官兵火攻城陷聲也孺人破顏曰今日天兵殺賊矣少間人馬聲嘈嘈賊大潰多更衣潛匿家人求幸免良逆莫辨或聲言且大掠孺人謂婦曰可以死矣脫被擄何顏見乃翁地下乎叱高使避高不聽乃偕入小院中大扃其戶出帶袖內自縊死高

氏亦解帶縊於姑側旋有卒憑垣以刀斷繫而已不救矣兵卒環視者咸驚嘆曰節婦也相戒勿入其室焉後縣令以其事上之中丞彙題下部部胥索例四十金乃允行諸孤幼而貧計無所出孝廉曰嘻小子輩烏知此吾何愛阿堵物而不以成若父母之名顧若父母何如人此事何如事而竟以賄得請焉榮乎辱乎不如其已也以故同時者皆被旌而此獨否高子曰此予讀張氏三義傳略而隕涕不能已已也蓋予與公累世姻親而公則予

父行性慷慨豪邁每與予樽酒快談往往徹夜私念公他日入仕途才氣無雙當爲縉紳翹楚他不具論如孝廉爲勢豪所辱公覗鼎鑊如飴數語自可千秋不意倏以義烈終矣此又亘古不朽者也夫人譚氏循吏譚公閨秀而亦以義烈隕身非偶然矣即借寓旋歸之言思之金石之節不已昭昭如左劵乎而兒婦高氏則又予大父中丞公之孫女予叔父光祿公之女甫結褵而即殉難尤爲閨秀所難一門義烈千載旃檀九州茫茫不能多屈

指也予不佞素不諛墓此蓋知之最悉鬱勃於中而不能秘之者故附以敬語倘採風君子詢芻蕘而闡幽隱以補國史所未備予不佞且分光無際矣

韓節婦傳

笄褘而以氷蘖聞固彝庠之庸行也而與古今之英雄賢哲忠臣孝子氣感風雲精薄光嶽者同有千秋何哉人未有不愛其身者愛其身矣欣葬避蓼固將百計以辭其所苦故雖平日以偉丈夫自命有素俯仰之間而失其所守蒙恥冒詬而不敢復置一辭比比然矣況於粉黛弱質乎蓋雖云庸行而茹苦則難焉故也如吾邑韓節婦信笄纓之蘭蕙閨閣之楷模矣節婦吳氏韓君茂寅配也家

長山于歸後兢兢內則奉舅姑以孝聞舉一女方六歲韓君不祿時節婦二十三歲耳越六月得子因取名曰全志幸也痛念蘖砧守一不渝時當明季寇盜蠭起節婦攜幼稚奔走移家風鶴驚怖且瀕危者屢矣而歲復大祲饔飧告匱百方拮据初不以累高堂難矣及

皇清定鼎韓君猶子理予從妹壻也司李雲門攜節婦母子而南與司李子今進士維翰同學節婦踰一載告歸將爲兒納婦司李分俸相贈節婦毅

然曰以是藐諸孤累汝撫之誨之爲賜多矣何忍以婚娶未務損清俸謝之而行無何司李不祿節婦霜朝雪夜每與吾姊相依盡八年如一日也無何吾姊病逝節婦洵然曰吾未亡人未能卽從夫子九原徒以弱子未能成立強顏視息人間多歷艱辛惟孺人能知我今孺人棄我歸地下矣如吾未亡人何哉其感愴深至如此聞者咸爲隕涕云夫琴瑟靜好人有同心黃鵠之哀暮年猶可輕也今以韶齡稚齒茹蘗懷氷前望期頤茫茫江海正

未有津涘可冀則苦尤甚焉世人皆知捐已殉所天於地下之爲難而未深思難有百倍於捐軀者卽以之枝化碧流丹投繯飲刃一瞑而千載不視者其久暫之苦判若雲泥程嬰舊事昭然千古難尤甚矣然令業擅素封懷清之臺猶易易也黔婁之婦四壁徒存饘粥維艱而滲灑不匱抑又難矣夫古來忠臣孝子以及節婦皆不以難阻而求其心之所安者也不以難阻故履孟門之險如夷庚務求其心之所安故死者可作生者不愧信矣哉

昔人之論士也曰先器識而後文藝吾亦謂女子當先志節而後功容彼宣文帳下止曰經師道韞帷中何關名教春華秋實庶子家丞之輕重不亦昭昭日月乎節婦松筠之操焜煌韓氏者多矣而懿美昭度又不止見於一家也其於母家則爲今進士舜玉君同曾祖女兄也節婦自幼能當從母沈太孺人意每示子舜玉君曰韓氏姪女以節義著甚爲宗祊光且可爲閨中模範也自是久任舜玉君家沈太孺人卒節婦哭之痛舜玉夫人棄世

遺藐諸孤節婦咸教育不倦焉迨戊午舜玉復棄世節婦爲主持喪紀以逮其子女婚嫁咸彬彬衷於禮焉教兼師保儀備吉凶允矣閨閣大師方軌女宗有餘裕矣今歲節婦已壽登七袠雅於令甲相符烏頭綽楔國有常典

聖天子方以彝叙淑羣倫旌揚行將及之而班范子政之筆焜煌蘭臺而昜奕千秋者亦將有取焉節婦於是乎不朽矣

孫節婦傳

三教至聖俱以綱常持世界而以了生死爲歸宿者也其途則微有殊焉仙佛之學在出世瞿曇言性此超於生死者也柱下言命此純氣之守也儒者之學在經世經世重在彝倫忠孝節烈其大端矣履常則殫心遇變則致命當其心之所安死如不及猶恐失之以刀鋸爲袵席以絕粒捐生爲樂土此中寧復有生死乎是天地之正氣與純氣同歸者也古來彤管之秀貞魂烈魄焜煌於世者蓋

有之矣然而恨不同時卽同時矣恨不同地率得之故老之傳聞遺牒之紀載已耳雖嘖嘖千秋乎而每以未獲目擊爲遺憾焉茲讀耿烈婦之狀而肅然起敬也蓋景星慶雲目擊之矣烈婦新城人曾祖明萬歷中名侍御祖死壬午之難父某娶王忠烈百斯公與允女女生烈婦幼適孫仲子仲子者大司馬龍拂先生之猶曾孫也仲子病卒烈婦不食三日矣父來視之一慟卽絕救以藥復甦顧哀毀之顏頓釋語姑曰兒亦將去矣次日早起更裝束新潔盡散舊衣絮與諸婢子至父榻前執手撫足作繾綣依依狀又遍過伯叔姑家及娣姒姑姪皆握手款曲若遠別者旣歸復婉容勸姑以強飯節哀數語衆未覺其有異也將午趨至其寢室端坐以瞑異矣王忠烈公當闖賊陷燕京時里居已久毅然偕子夫人並子士和縊於一室龍拂先生以謝賊陷淄城不屈死尤爲慘烈豈本源觀感固有自乎是歲乙卯烈婦叔舅遷葬其元配袁烈婦蓋卒已二十有五年窀木已拱棺木已朽而袁

烈婦色如生袁烈婦亦謝賊陷城偕二女投井赴義者也予以一聯贈之云灝氣儷銀瓶能存日月千秋在冰心晶玉貌不受塵埃半點侵蓋實錄云夫一門之內內外節烈前後競爽如此此豈止一姓之姱節實邦國之榮施也夫仙佛之了生死世人皆能知之而忠臣孝子烈女節婦之亦能了生死世之人知此義者蓋鮮矣此至德凝道之說也烈婦死時方溽暑而飛蠅遠避面色如生與袁烈婦之不腐皆有異徵則顏曾公之爪髮於此益不

誣矣此非天地之正氣獨畀一人蓋一人特能存
天地之正氣耳故其神不朽者並形亦不朽此又
形色天性之說也然則綱常克立固仙佛之權輿
而成仁取義靑史丹心宗光嶽之精英者固蟬脫
羽化之神丹乎予壬子歸里過德州程部郞貞夫
贈予以所撰其里中二烈長歌蓋明萬歷中事與
王荆石相國曇陽子事頗相符皆以貞淑怡然觀
化者然三媛皆奉大覺有年故能游戲死生如遊
園觀爾爾而烈婦則未聞刳心乾竺致也乃忽然

而往如耆宿之滅度則尤异焉此旣足以干城名
敎而更豁五濁人天之眼深有功於聖諦豈其來
有自耶固非予窾啓之所能測識矣至於烈婦結
褵以來婉嫕而恪修婦職可以爲笄褘師者尙多
茲特表其大者如此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二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三

淄川 高珩 蔥佩

墓誌銘

內翰林秘書院學士鄂公墓誌銘

不佞自抱痾歸里跧伏藥裹閒念京洛之同人數
承明之舊事惝然如夢矣乃中翰賽君介季霖年
丈尺書來請其先公隧道之銘予伸楮循誦復不
禁黯然移日也蓋予乙酉之春授職史館卽攝齋
滿漢諸賢之後道山蓬室觸目琳瑯九寓才彥悉
集於斯而三韓百濟之英綠江白山之秀霧蔚雲

蒸高揖崔蔡則又往代漢唐之所不逮者也當是
時已與鄂公朝夕鉛槧閒心儀爲國器久矣迨辰
巳之交予復以宮詹承乏翰長時分掌三院者則
有若能公葉公蔣公皆與公同事者也其後諸公
皆升華衡鼎或綰計相之章或握周昌之印或進
而平章軍國正席政事之堂而公則以嫻於韜鈐
時時出而視師南北及凱旋抵津門而溘焉告逝
矣茲嗣君不以耄而棄予千里貽書殷殷道宿誼

昔者吾友重戚子懷雖緜綴之餘安得以不文爲
辭也摛詞燕漫聊代山陽之賦亦附有道之碑云
爾按狀公姓章佳氏諱鄂貌圖字麟閣號遇羲業
赫人曾祖瓜公祖代公父吳公俱以醇德世其家
公生而嶽嶽不羣幼即嫻騎射母覺羅氏每勉以
名臣鉅儒爲法公奉教孜孜嗜學精研文史及司
馬穰苴諸書慨然有濟世之志時
太宗文皇帝肇隆文治崇尚儒術
特拔爲一等筆帖式

賜頂帶
召對進講歷代書史辛巳初以科目取士公舉鄉
試第一人入內院翻譯會典越三年扈從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時初定官制即晉公內翰
林秘書院侍讀翻譯詩禮二經及通鑑諸書公以
際昌時應寵遇撫膺感奮策勵勳名蓋寢食未嘗
忘也是年冬奉
命隨和碩豫親王征李自成破潼關定陝洛旋復
下江南平兩浙以參畫功多

優詔特加恩賚丙戌又隨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
入閩綏定海疆招撫鄭芝龍歸　闕下海表悉平
賜文綺入名馬二時僞撫何騰蛟憑倚川湖未歸
王化復隨和碩鄭親王往征之遂收撫辰沅十二
土司暨苗徭洞獠辛卯還進內翰林宏文院侍讀
學士以
覃恩授拖沙喇哈番復以
覃恩加拜他喇布勒哈番是歲秋
特簡充順天考試官主滿洲蒙古鄉試取士七十

有一時嘖嘖頌得人癸巳進內翰林秘書院學士
隨和碩端重親王出塞征服喀爾喀部落甲午七
閩復騷動隨鄭親王世子出師時鄭芝龍子鄭錦
敗而入海其墳廬妻子積聚俱在海澄縣海澄介
大海中道狹如線以其將黃梧守之公密謀於大
將軍移書往招之梧即解甲降公按行漳泉修築
十四城而還戊戌加一級改中和殿學士兼禮部
左侍郎加一級是年隨多羅信郡王南征厎定雲
貴復進取沅江百蠻就撫辛丑復改爲內翰林秘

書院學士加一級班師在道感疾卒公素以氷蘗
自矢身後行槖蕭然惟詩草數卷而已
上憫悼積勞兼洞晰素守
特賜造墳銀五百兩
遣官諭祭廕二子入國學時順治十八年也予惟
國家誕膺天命奄有多方得統之正踰於宋唐而
三代有道之長以成周爲最我
經文緯武之制養兵育士之方則灼然比肩豐鎬
無疑也葢井田而寓軍旅軌里而具師徒周官魯

誓以及管敬仲之所以九合一匡者胥此物此志
矣八旗之制既已合符西京至於帷幄之彥出而
卽弼元戎方召之臣入而旋陳經義復與彬彬啟
周德造禦侮之盛無殊焉葢所以合兵農而廣將
相之途於一途者法至善也公以天挺奇才博聞
服古丁聖作物睹之期褎然舉首爲賢科無雙之
士焜煌東壁五緯爲光旣而載筆著作之廬啓沃
細旃之地視石渠虎觀前烈何多讓焉横經之肅
每朿焚輙賦出車秦川楚塞以迨吳越甌閩騶介
所至霜鐔蕩然一尉一候風淸六幕青油幕下咨
詢民瘼遴署才賢務使山海遐陬普被
聖化上媲雲臺麥煙諸君子有餘矣又非區區漢
儒以五經同異三傳詁訓勵學宮者所敢企也昔
司馬子長足跡幾遍天下遠遊萬里亦足以豪矣
然故書生萍跡杖履蕭蕭已耳非有赫赫軍功騰
於幕府卽雲臺麥煙諸人金戈百戰垂名冊府而
鐃歌露布取之記室視公之命筆斐然文成倚馬
或騰布於天京或摛藻於樂府者其短長爲何如

耶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公無歉於功宗之祀而文
德銘諸鼎武功銘諸鉞固與往哲同歸矣獨以萬
里騕褭之足中道而蹶未得翔步台樞以罄報國
之志則海內爲國惜賢者不能無疑於司命耳今
歲在丙辰去公之逝也已十有六年矣而前所言
同事諸公久已相將藏舟夜壑金馬舊遊晨星歷
落予亦孑然顧影晻噏冉冉急景無多矣因轉憶
公儀觀莪峩魁梧瓌偉蔭映數人而溫克推誠遇
之者醇醪自醉旣以文章聲氣上友古人而又樂

接當世之賢者其在承明之廬風規有素矣故幕府所至輙與士大夫把臂披襟嘯咏款接蘭藎披拂意豁如也嗣君饒有父風即此窀穸之役篤念前𡼖丹青往烈碑傳煒煌極一時燕許之手弘得一一讀之而知其咸有當於蘭臺則公之千秋不朽無疑也其爲公惜者曰公著作多散失惟北海集一編在耳且九州大定朞月之閒而公不待也此侍郎徐原一之言也弘以爲經典之譯日月千秋其爲經國大業也多矣至公騎箕無何而

先帝弓劒上賓於天公先驅鼎湖在帝左右不亦遠勝三良乎其爲公快者則曰從龍佐命蓋多奇功而以其時滿漢之翻譯未備故雖帶礪奕世而國史無傳雖有班范何所取材乎此中翰曹□□之言也弘往年副修

文皇帝實錄知中翰之言有徵而事之闕於冊府者信巨也然公卒於

定鼎之十八年典應景風光昭信史可無此憾矣有親睹公之師出以律而民被其福者曰閩海之平也壺漿載途兵不血刃則□□富□□之言也此自諸王奉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之靈而帷幄協賛之勳不滅子房曲逆明矣

今國家文德已敷武功方競藎臣報國孝子紹親在此時也昔鄧禹之後公侯至三十人大將軍十三人中二千石及列校以下不可勝紀曹彬之後瑋琮璨繼領節鉞少子玘追封王爵此猶往古事也元明以來則赤贍思丁之後長子封王餘子以

都元帥平章相繼徐達之後二子世襲國封縣縣無斁此無他故皆以寬仁不殺而子孫能世守前謨故賢貴相踵爲一代宗臣有如此嗣君之繼公而光大崇勳與

國家萬世無窮也弘日夜望之矣公生於天命之前甲寅十二月初九日卒於順治辛丑十月初二日得年四十有八配韓氏繼配覺羅氏贈一品夫人子二賽圖內閣中書舍人賽良三等侍衛女三長適達爾喀次適拜他喇布勒哈番二等侍衛布

賚三適三等侍衛覺羅麻圖孫男二達爾漢額爾伯赫俱業儒銘曰

維天眷命維聖開天東極溟海真人出焉龍鱗鳳翼濟濟多賢崇文敷化公奮跡焉聖經帝典垂訓千年顓頊前代金華青田於鑠王師汎掃蚩霧晉鄭推轂禁中頗牧鄴侯行間畱侯借箸嶺嶠海荒恢我王度如何不淑蓼叶瑰瓊方歌朱鷺遽隕大星

帝念勲勞賻錫優隆黃腸秘器丹旐佳城煌煌鳳

毛翩翩國彥克紹前徽用綵華貫永言孝思公復何憾勒此貞珉千秋載旦

浙江麗水縣知縣蓼庵田公墓誌銘

予向晤子綸於旅次綺年雋才知爲經國器也而意乃抑然有以自下者亟詢予以當讀何書予應之曰士先志官先事君行牽絲弼教矣讀律宜先定國無冤此其基也次當綜古今奏議及郡國利弊便宜事爲他年晁賈封事之助其餘詞賦雕蟲小技耳已而旁及性命之學予復告之曰出世與濟世圭璋之合也養德與養身桴鼓之應也驟足修途寧可緩衛生之經哉無何別去予乃自悔其

言之好盡未必有當於子綸也已而子綸以其大人麗水公羨門之石來請誌予詳覽家乘不禁愴然雪涕迴憶前言又未嘗不偶當云蓋麗水公卓然以良吏自期志在蘭臺史循吏閒而甫歌章甫旋以河魚之疾先朝露矣貞珉千古有待焜煌予安得以不文辭乎按狀君諱緒宗字彷文又字文起別號蓼庵世爲德州人諱畹者生禹民文學以子貴貤承德郎戸部主事禹民生三戒登嘉靖癸丑進士歷官戸部雲南司員外郎監兌湖廣糧儲

以廉稱詳載郡誌三戒生高增廣生高生四子叔
曰實粟是爲公父家貧好義配于氏生二子公其
仲也髫年苦學冬擁薪几下禦寒屢試前茅未得
售設敎於桑園鎭從游濟濟爲儒林大師矣辛卯
魁於鄉壬辰捷南宮成進士授淛江麗水縣知縣
旋里作筮仕自記一編其略云邑雖蕞爾此中宏
濟未始無權須奮起精神自我作主方寸瞬然處
於坦易清白之地任天而動勿迷本來至若持己
欲恭事上欲敬馭下欲嚴待人欲寬操權欲正担

當欲力不貪不慮淸儉自守可也況州縣之職原
與民親父母二字最宜體會公之自銘如此故其
司催科也以廉以愼邑之糧額無多而里書櫃吏
高下其手以病民公按畝均派內外各貯一籍令
納戸自註名數卽免卽投一一磨對積弊頓清羨
餘火耗若禀脂膏之涴焉其均徭役也以公以仁
邑境下聯閩建上接溫台山嶢岨而棧車如織也
奸役視爲奇貨貧懦偏累有年矣公按二十六都
丁糧彙造一書曰煙戸冊以次撥役追呼不至閭

左當堂受偪民無葛屨之傷焉新擇山之學宮于
年再章輪奐而鄰侯之荒度芹藻爲光剏麗澤之
文社一月兩課諸生而掊蒼之文明壁壘載啓是
文翁蠶叢之化也至於百世之仁則尤在修築通
濟堰堰踞縣西五十里剏自蕭梁障崧遂兩溪之
水分四十八派灌田萬畝後以大水嚙堰而圮公
單騎往視曰黃鵠之歌伊可懷而惜畚鍤爲也捐
俸鳩工頓還舊觀西門豹不得獨有邯鄲矣故下
車無何而有邑侯清雞犬寧邑侯廉婦子安之謠

焉宇下蛢蠓方期無斁而子晉玉棺已無能借寇
司命君矣卒之日邑士民罷市而哭焚香禮醮羅
跪於庭者凡七晝夜不衰其遺愛在人亦可槩見
云公生於萬歷己酉正月十一日辰時卒於順治
甲午七月初九日戌時享年四十有六配張氏男
四長雯庚子科舉人辛丑科進士候選推官郎子
乍塘而灑然異之者也娶本州庠生馬公現女次
霈原生娶本州庠生呂公獻正女又次震早世又
次霦業儒聘本州庠生鄭公鎭女女一適許公熹

正男庠生裕孫男三長肇麗聘商河縣進士候選
推官王公瓚祖女雯出次詒麗未聘需出又次澤
麗未聘雯出孫女二長未字次字本州庠生李公
維第三男俱需出今諏於丙午十一月二十日葬
於祖塋西北之新阡䂓維公甫膺茅社卽以古循
良自期造物者固當左右相之以底於觀成公何
以死也然比見斯世之膴仕而長年者率多攫金
無厭飛而食血之人公又何得不死也夫以時趨
若此乃卒然欲爲龔黃誠無辭於不合時宜然亦
謂忤於達官要人可耳何罪何辜竝忤造物而既
厄其仕竝奪其年以至此極也司命赫赫操之爲
已蹙矣然而可以慰公竝可以慰天下士者則在
弓冶有傳矣子綸鵲起賢科蔚然國器公所爲懷
利器而促於短馭者是將旦夕酬矣夫致主寧民
之業膝下爲之何異於身之爲之而爲之一邑又
未若訓正百邑之共底於大猷者之爲遠也以蘭
臺之傳爲家譜此龔黃之所未有不朽在斯公復
何憾於九原乎此又䂓之可終信於造物而竝以

知向者逆旅之晤抑然自下而殷殷請業以欲有
所見乎當世蓋孝子不匱之心而補公所未足者
意固深遠哉夫既爲名父之子矣雖欲不自淬厲
其可得乎是宜銘 銘闕

陝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子仁葛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明名臣御史大夫端肅公之曾孫贈公文肅先生孫璽卿龍池公之子按察使朝池先生墓也先生姓葛氏諱如麟字子仁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授臨晉令調繁榆次陞戶部主事遷正郎陞湖廣下江防少參丁內艱服闋改補潼關兵備道陞河東兵備憲副晉階憲使以寧夏被兵中讒口謫戍茂山衛丁丑事白以原官歸里庚寅卒

公之令臨晉也地素多逋賦積欠不清強半在搢

紳豪右家公立法嚴明屹屹如山蒲州顯宦有寄賦於邑者而多欠公逮其紀綱善諭之不悛也乃嚴懲之賦卒如額而寬之也宦乃心服而交好有加禮時兩賢之政成畏壘祀焉治榆次狀如臨晉最也後三十年公後裔過太原有自陳其曾以奇冤繫獄數年所而賴公燃犀脫桎梏得無瘐死者則榆次民也其在戶曹司督餉宣鎮也收支如法吏無得上下其手而甲士以宿飽復爲前官補透支金十三萬有奇夙弊盡清大司農累疏特薦紀錄焉迨崇正壬申農部清查分司累年出入數前後同官逮赴都門簿責者二十餘人而公獨免蓋向年在鎮時即繕收支印冊副本緘之篋笥至是乃具疏繳查毫釐無染故也潼關咽喉五省廚傳良繁舊例並無公費貲率科取里下公粥桑梓產以給之不止不名一錢於官也當魏璫橫肆時生祠幾遍海內督撫大吏以及同官相諷者加出一口也公曰吾東海男子能勞民媚要人耶卒不爲動會屬邑澄城令戕於民督撫將勦之已誓師矣

公力請止兵單騎詣其地擒首惡數人置之法崑岡之火得以無燎者則公力也寧夏邊陲重地兵餉殷煩靈州一營界在黃河之東而撥餉往返乃受成於撫軍挽運稽遲則脫巾之呼且見告矣公於餉之抵州者即挽留請放河東士馬得餉反先於撫鎮兵矣癸酉邊烽孔急請兵於撫於鎮於制府無及也孤城困者將三旬公坐甲乘城拊馬示備而疎勒乃全巡方者以功次上而卒下吏議時柄國者溫體仁也久之體仁去用核覆當年戰守

捷級事乃白而公則怡然返初服矣閉門郤掃戶
不談當世事
興朝定鼎士皆彈冠相慶公以病守林泉如故也
乙酉季子元祉授豫章令公惓惓以清白承先慈
惠字民爲戒蓋以體國之忠屬之象賢復如此其
他儉於家惠於里繩繩方至更僕莫盡予惟建言
有之公侯之後必復其初言世貴也名德之後有
達人言世賢也端肅公盛德大業勁骨清風當在
司馬文正趙清獻之閒而龍池公以名臣子恪守

庭訓而光大之楷模海內與有唐河東之柳無殊
矣至公則又繼二世而鵲起賢科功施王國其爲
縉庭孰加焉吾於澄城而知公之仁也其靖民於
阽危也吾於潼關而知公之潔也其遠膩若垢也
吾於力拒璫祀而知公之介也不以媕阿愧先人
也孫劉有郯不過不爲三公耳辛毘當年膝下之
慙不既多乎雖位未酧德而世德之繩繩也海內
式之孰與京焉予先祖中丞公丙子鄉薦時則鳳
池先生蔚爲舉首而公猶子嶺南太守四河君又

與予爲新城大司馬霽宇王公外孫同也世譜之
末復忝列葭莩矣庚辰予上公車四河君觴予於
宦邸未幾一麾嶺南攜家去將三十年所不聞音
耗念之怦怦焉頃於都門晤受之明府乃悉存沒
離合之狀知猶一弱子存耳爲之悲喜交集追憶
三十年前聯榻外家別業中已邈然隔代則予亦
衰頹甚矣已乃以公誌銘見委發狀讀之愾然三
嘆昔韓文公之於西平王也以目擊其孫祖三代
之存沒爲慨予幼讀端肅公暨龍池公年譜久有

執鞭之慕茲復備悉家乘則公家三代懿輝亦附
聞知有餘矣典型如在不能不重致企於九原而
可作云往者鳳池先生之不祿也龍池公委曲植
孤茹辛萬狀迨龍池公之立嗣元方也又爲人所
難能頃四河公子以四河柩歸葢受之閒關萬里
而致之者廣柳南來亦何殊虞寄生還乎此又古
人高義也夫一門之內能世其孝友如此他可類
悉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葛氏其示念之
矣今已芝蘭濟濟其騰踏飛黃而世其貴也若固

有之又寧俟君平季主哉公生卒年月婚娶子孫詳具狀中茲將以□年□月□日葬於□之新阡乃系之銘

銘曰爲國寶臣績聿茂矣攀范提韓以禦寇矣師干之坐寢也其德厚矣正骨之嶙峋也不逦垢矣箕裘三世而益昌允名德之胄也騰踏千里而乍蹶非顧步之咎也佳城鬱鬱視此貞珉尚啓佑爾後也

刑部尚書五紘李公墓誌銘

庚戌七夕後二日予自署中歸假寐匡牀移時而蘧然覺則日已亭午矣忽而憶里門是月盖於陵大司寇五紘李公太夫人懸帨辰也數年前予里居獲以卮言介眉壽今棲遲京邑無由從諸君子後薦一觴爲之悵然已而念公謝賓客亦已踰歲矣今禮臣方以百年人瑞題覆將
頒榮命而公班衣不逮也復爲之黯然而剝啄有聲一函已抵枕畔急起讀之則公次君欒州守來請羨門之紀也異哉一念偶動而冥通若此是何

祥耶夫以公名德在月旦豐功在國史則固有載筆而大書之者此非予所敢當若以葭莩塤篪之義及頻年長林杖履相從樽酒卜夜則予實爲習公者有道貞珉是在後死安敢以不文謝也按狀公先世北直隸之棗強人明初始徙籍於山東濟南府之長山縣槐軒先生諱先先公曾祖也芳洲先生諱迓春公祖也見山先生諱夢鳳公父也皆以公貴

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母宋氏封一品太夫人今百齡矣生公兄弟六人公其仲也公諱化熙號五絃十八入邑庠甲子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湖廣推官己卯丁父憂辛巳補河間推官改理天津以臺薦備兵津門旋會推巡撫四川方就道復改陝西巡撫中途晉三邊總督值改革還里

皇清定鼎元年甲申九月

陛見授工部右侍郎乙酉轉左侍郎戊子轉兵部

左侍郎己丑加都察院右都御史辛卯以

覃恩晉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壬辰陞刑部尚書癸巳五月乞終養歸公之官湖州也舊有商人遇盜於寒山剽其五百緡以去者所司責游徼急乃妄指徐巘竝其家蒼頭十餘人以應巘以毒刑誣服訊其贓妄云已燬傳爰書且十有九年矣公至疑之偶視他邑舊盜案則有剽寒山商緡五百者公歎曰徐巘所坐非此乎時巘等已相繼死獄中獨金忠一人尚在立出之且大書其牘尾曰徐巘

諸人業已魂游長夜然勿謂其已死而不爲之昭雪也於寒山則地同於五百緡則貨物同巘乎巘乎汝果瞑目於地下乎時臺使者聞而亟稱之以爲察疑獄於數年之前雪奇冤於已死之後非李司李誰辨此者其攝德清篆也先是邑中輸歲租多歸蠹胥槖而故爲之散其籍長吏不能察也率重科之民而蠹方益爲糾結莫可破公稔知其故立訊之吏詳按其籍則僞印半焉乃寘諸法積弊爲之一清比以憂歸民感泣枳道立生祠峴山之

首與前賢謝安顏眞卿蘇軾竝祀焉公之在津門也一新婦嫁未匝月而殤毒作其翁疑而逐之婦訴於官前讞者不能決以遺公公謂婦汝嫁時開面者家人乎亦市工乎婦曰市工也乃立攝其人至趣酒酒之工瘢痕宛然公歎息曰聽獄不詳愼不幾令貞女含冤也此婦固因開面時染市工毒何私乎於是婦冤始白夫婦相率泣謝去一時稱神明云時關左軍餉歲糜百萬而伍符不清朝屢遣官核之數汗漫不可考而奸吏復那移其閒率

以虛文報命而已至是命公往以理官膺重命前此所未有也至則按籍而稽之隸督標者幾何隸鎮營者幾何月給餉幾何馬芻粟幾何一一條列以上若燃犀云其改而備兵也則習其地已久某伍當補當汰某餉當省某城隍當修浚次第舉行之至今綠城諸要害斥堠纍纍二十餘所皆公所經理者時兵燹之後歲復大饑直隸山東河南流亡載道公詳議安集之法煮粥哺之所全活者不下數萬及任總督則賊已入潼關矣督標兵不滿

千人欲號召忠義而諸鎮兵已鳥獸散矣一二孤城已閉門無應者矣公痛哭拜疏云不用臣於方事之時而用臣於已敗之日此臣所以仰天泣血而無可如何者也然猶激勵麾下入援未至而都城陷乃歸其官工部也故明時有所謂班軍者一隸尺籍子孫遂世世爲有逃亡則株及親族至以老稚充伍而實則不任荷戈也我

世祖章皇帝方銳意更始下廷臣議公謂此輩實無益國家即在前朝猶當革之况百度維新之日乎又有所謂大布邊衣者有司每歲輦運至京所費不貲而實則惡劣敗朽無可用者公以爲併去之便廷臣條其議上之悉

允行其尚書刑部也平亭爲多嘗念

朝廷法所以戢奸宄也然上帝好生人情惡死夫死罪而下有輸鬼薪者有城旦舂者彼既無死法矣乃繫之圜扉獄經歲月死者歲不勝計則熟審當復也又死罪而監候與立決殊者廷尉挈法也若一成斷案立正典刑豈

朝廷別輕重示矜疑意哉則朝審當復也於是連疏特請之又疏請復各省恤刑之差一一俱報可永爲例其歸里也不輕以一字干守相至邑有大利弊則不憚委曲以請長吏舊有荒地糧一千六百餘頃編戶歲苦賠納相繼逃亡而長吏亦往往以此注下考官民俱困矣公毅然言於巡撫夏公爲特疏請之得免新城王君與仁故考功季木先生子也以小郄爲怨家所搆中危法當論死公爲之力白其冤當事者覆訊得實釋之後王君擢武

科生四子季木先生於是有後焉新城田公者公故人也公捷秋闈後中途遇之謂曰鄉無以賻君今則裕矣乃解槖以所得坊金割贈其半田作詩謝有雨中馬上分金贈鮑叔於今又一人之句邑之南有鎮曰周郁者遠近商賈輻輳之所舊有市稅後漸爲狙猾所窟浸病商市亦幾廢公與諸昴季約各出金備其稅且嚴戒諸不逞者商大悅歸市者日衆不二十年拓地列肆者千餘家公常言種德之事在窮窶則甚難貴達易矣蓋以居得爲

之地乘可爲之時作應爲之事善不善一翻覆手耳又云風俗之淳澆不在庶姓亦不在長吏蓋庶姓之力微長吏之時蹔是惟縉紳哉漸漬之久自爾成俗矣公里居近二十年內外親以及遠近識與不識饑者待以舉火婚者以之娶病者以之藥死者以之葬有於公別業南畝中得青烏家所云佳城者欲請而難之公聞急予之其人昂其直以酬公不多受也且告諭同里以爲定例聽人人卜窆焉公性坦易既貴益務去畛域客至無貴賤倒屣握袂與之講布衣歡嘗曰蘇東坡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此語猶存物我相何若物我與偕不必計其誰何更爲大同乎性喜種果郁之四傍植桃杏榆柳萬株春時燦若雲錦攜耆舊三數人曳杖徜徉其間遇耕氓田叟稱說稼穡探節數時娓娓不厭人亦忘其爲貴人矣公天性孝友以太翁之不逮養也悲深風木承歡太母若將不及亟欲請歸子舍而
本朝大臣未有以終養上籲者且鴈行濟濟又與

獨子例不合逡巡久之未敢也會
世祖皇帝賜宴瀛臺遍詢諸臣父母狀公伏地對曰臣母年八十有三矣烏鳥之私時切寤寐言已淚下
世祖亦爲動容
特允所請
賜馳驛歸
聖朝孝治錫類之仁實自公始蓋異數也公既歸
朝夕奉太夫人起居先意承志一堂之樂融融也

長子因之官河東鹽運司運同死姜逆之變公恐
太夫人家居聞之或損眠食乃飛書馳告太夫人
曰此子死王事死得所矣棠
恩賜恤予廕此吾家門戶之榮太夫人毋過傷也
即公病篤時太夫人臨視猶勉強起披衣坐舉手
作揮霍狀以示無恙曰吾母毋慮病行愈矣太夫
人一爲破顏蓋惟恐失太夫人懽始終如一日也
其膝下之篤行如此讀書務明大義不沾沾訓詁
嘗語人曰務博學何如熟五經務修德何如盡人

倫人倫之至是曰聖人五經之大無所不統其他
曲學何博之有外於人倫何德之有又曰恕字終
身可行古人豈欺我哉嘗反求諸己覺世間人無
一爲吾所當怨恨者於聖賢之學爲何如哉公少
好音律都門宴聚不廢謝公絲竹孟津王文安公
嘗稱云周郎顧曲季子審音其在足下乎歲甲辰
伯兄即世公遂一切屏去益潛心內典深究禪宗
意泊如也予乙酉始識公於京師即辱與張蘇二
君共爲車笠之盟嗣是復締子女姻燕市過從笑

語無倦每促膝輒談神仙及陰騭盛德事迨予請
假歸里偶遊長白山公聞之即策蹇追及於山村
留連竟夜迨後聞予將遊二勞即刻命傔人舂糧
巾車訂期會於金嶺鎮適予以捧檄北上遂中止
至今念之猶恨恨也今予又將旦夕歸矣鞾冠藜
杖仍爲汗漫之遊而支許山澤尙禽瓢笠蕭然攜
手可復得乎公生於萬歷甲午年年八月十五日子
時卒於康熙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寅時享年七十
有六守臣以訃

上聞棠
恩給賜全葬並給致祭銀兩內院撰擬祭文遣官
讀文致祭哀榮備矣配
誥封一品夫人沈氏邑庠生沈公嘉柱女子八人
長因之以侍衞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同死難贈山
西布政司右參議次溉之廩生原任直隸永平府
灤州知州俱沈夫人出葵之以長兄難予廕候選
知縣副室劉氏出澤之發之舒之暢之俱副室柴
氏出達之副室韓氏出女五人俱沈夫人出孫二

人囡之出者一斯祥漑之出者一斯佺孫女六八
因之出者三漑之出者二棻之出者一嫁娶云云
擇地於祖兆之北祖舍古城之南乾山巽向卜吉
於辛亥之二月九日葬焉于雪涕銘之
銘曰長白巘嶪副岱宗篤生異人白麓東宗蹐司
空職五兵滋蘭樹蕙德施隆愛日一疏何從容
天子首肯榮其行怡然菽水傲三公庚桑畏壘年
穀豐胡不少留厭塵容浮邱洪崖五雲迎釆眞天
遊誰與同麗農廣桑金銀宮公來有自去何從漢

廷太史識歲星黃腸玉具馬鬣封千秋萬禩豐碑
崇福爾子孫永無終

江南布政使司分守頴州兵備道參議嶧巄

劉公墓誌銘

公諱孔中字藥生別號嶧巄明故大學士青岳先
生之長子也生而聰警七歲就外傅動中儀節公
叔父禹光先生嘗寓書先生曰孔中動必有禮頗
類成人先生復書曰當令日與孔修相見以益切
摩孔修者故禹光先生子後以名行有聞者也丙
寅入黌序庚午省試中副榜第三名後試錄所刻
經文首篇即公作以副榜文式多士向來未有也

甲戌先生以讁卒於代公哀訴晉撫晉撫爲出孤
臣殞逝一疏遂邀温旨給勘合奉輀車回籍戊寅
山東罹兵燹己卯春流離載道公擇僕之廉能者
使之按程給費以資其歸全活者以萬計焉庚辰
歲旱饑死者枕藉公復施粥施衣且收棄子而養
之其全活者較己卯尤衆撫軍義其事疏聞特授
欽貢甲申二月避闖亂僑寓白門乙酉豫王定江
南擢內院中書兩閱月改授泰州知州泰當哀鴻
甫集之日人相愕眙又通州如皋諸郡邑多抗不

奉法撫軍嚴檄之其蒞泰也亦將有所剪除公多
方勸諭乃止戈復躬具供張犒師旅以故維揚諸
屬惟泰不加兵而民獲安堵未幾學使者檄至公
校諸生擢丁君日乾第一後榜發泰之列賢書者
果丁君一人於是泰之人士大服相就問字者無
虛日乃擇地之爽塏者搆堂集多士課之題社曰
吳陵自爲文勒石志焉政事之暇卽較藝課詩其
中旋付剞劂遂有吳陵國風鳳遊草讀史旅園葵
集栴枝集日損堂詩存擇雅諸刻復梓先生所纂

玉海諸書以爲汲古之助是以二十年來泰之獲
傳者鵲起而陸君吳州今司兩淛文衡宮君宗袞
今以會元讀書中秘謂非公相與以有成不可也
三年政通人和郡之紳民咸謀曰吾邑賢守前有
徐公今有劉公皆於陵產眞召杜接踵也將立祠
於徐祠之東公立止之無何今大宗伯芝麓龔公
遊泰泰之紳民復相與請曰今天下之能文而言
足以傳後者莫若公也韓陵一片石有托矣於是
作頌銘石於州門之外今讀其碑大政條列其戢

鎮兵制亂民也則擬之寇穎川虞升卿其課額稅
除民蠹也則擬之劉正字李司隸其藻鑑士林也
則復擬之荀令君王文憲且曰泰固多賢守哉然
以公之所遘者揆之則履險節而臻平理校之昔
賢范參知陸吏部韓魏公曾刺史諸君子之幸逢
太平易奏乃績者相去不可爲里道矣折衷古今
論世不爽哉丁亥冬陞潁州兵備道潁十八屬邑
闖寇兵燹之後灌莽極目無涯數十里中數椽隱
見而已公多方綏撫給牛貸種寬力緩征又於要

害地如雙浮屠洄河口淸里淺諸處鎭以組練邏
以遊徼人頌樂郊矣公猶曰稂莠不薅嘉禾何殖
廉知潁之金天瑞巨惡也立置之法庚寅署廬州
道旋又以鳳泗滁和二道兼攝焉按部巡行密剔
芽蘖以故謀叛者應龍就擒而其弟皆名揚之卬
闕反噬事起焉且行賂當事者漕撫某乃以誤漕
一疏劾公遂坐落職旣而皆逆兄弟伏誅當事者
亦中臺臣白簡而公初服之志決矣甲午抵里於
所居之西構一樓區之曰倦飛婆娑自得日與同

邑李五紱先生昆仲及王雨嵐䤖素垣諸公爲五簋會佳時令節折簡相招或試茗聽歌登臨送目有香山洛下之風焉性愛古帖凡所珍藏罔不披臨數四題跋遒勁而新若未嘗手觸者好讀司馬公通鑑及陸務觀詩坐談間或撮舉數事或摘取數聯皆以標舉大旨妙有解會蓋頗得靖節讀書之樂云爲念里甲之役煩也設會以備徭役遵祖父舊例與下戶一例均輸躬先以倡之且驗不厭瑣屑是以數年中宗親以及鄉黨未嘗聞胥吏

驚擾者公之力也又念族人貧者歲時必賙給之即値凶年未嘗中輟曰此祖父遺意也壬子春一病幾殆入夏始有起色遂草遺囑一冊並身後窀穸計因惻然與死而暴露者製棺施之一歲中已四十餘具矣六月初集兄弟叔姪及至親數輩至榻前曰仲弟孔和高才敏學以能詩鳴於世而三十物故無血㾓念之心傷余將以孫繼之其爲耐兒與其仲叔母立過嗣券此我三十年心事也此事妥吾死可瞑目矣及屬纊氣度不殊平時云于

觀

鼎革之初江表雖入版圖而反側子未盡帖然故賜履秉鉞諸君子亦不能不惟師武臣力是視倘非公以蔡人吾人之誠衽席之魯無鳩矣剏曰其有能旣滋幹年竝訏文物建藝林大將旗鼓也吳陵之澤畏壘百世不亦宜乎至於青邱之檄亦聊以靖吾域也而旄節之臣乃爲之倀大風有隧自貽伊戚何責焉獨惜疆埸之間未能實臣之用所謂井渫不食非歟夫國家舍役有籍書在載師者

經制煌煌矣而其弊也大吏尺書下金車旁午上而分符下而持檄者懽若德音蓋一以爲外府一以爲豐橐故也棧車蔦屨化爲蚨羽飛翔矣若之何而先疇不荒維桑不病是亦爲政孰有加焉此尤可爲天下士大夫里居師無疑也夫冑子教自虞廷而成周虎闈之典日取在庭元士而淑之豈其不知世祿之有流弊也者勿亦以粲粲門子家有賜書日聞國略其一出而嫺於政也視單門之崛起者大有殊耳典午而後以迨宋齊秉國之鈞

者率皆烏衣子弟後之人不繹伊巫共和之義而喜言春秋譏世卿率以尹氏之子槩之非通論矣公以名臣之子大器槃槃僅於熊軾見一斑未能與李衛公韓持國玉軑竝馳盟功於日月之旗此自大司命有責焉公何憾也公多才多藝妙於詩歌古文詞而顧曲臨池皆饒勝賞即此已翩翩濁世有餘矣予性好遊覽聞公家午橋綠野問琅玕萬箇偉若龍伯之人偶以徵服嘯乎其下公已偵知以名醞至握麈浮白仙仙醉歸矣頃以弔公復

此息駕亭池猶故也而田田荷葉之南竹已瘦至如食指對此檀欒傷其憔悴金城柳色向秀笛聲潸然隕涕亦愴然重感於今昔也先世爲寧津人自祖善興始徙長山善興生謙謙生拳拳生達達生元元生璽璽生壽官伯能伯能生天賜以子貴贈承德郎刑部河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配高氏封太安人天賜生一相隆慶庚午科舉人萬歷丁丑科進士皆第七名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配孟氏封恭人後以青岳先生貴祖父皆贈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祖母母皆贈夫人副使公子三人仲爲太學公鴻範季爲太學公鴻采相國公鴻訓其長也萬歷己酉科舉人癸丑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配曲氏贈夫人王氏封夫人生三子長即參議公也公生於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六月十七日申時卒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六月初十日丑時享年六十四歲元配淄川誥授中大夫太僕寺卿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韓公諱源女例封恭人男二長耐貢監生側室張氏

出次導貢監生側室石氏出女一側室孫氏出孫男三一大量一大輿一大繼出嗣公仲弟孔和俱耐出婚嫁云云卜於康熙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未時葬於黃家莊青岳墓側癸山丁向隧道之石予不文無能爲役以公遺命不可辭也乃系之銘

銘曰三戟之門奕奕乎其世也千斛之舟恢恢乎其器也節鉞或若靳焉井渫之爲惻也隹城之永康兮千秋之所憩也宜爾子孫之繩武兮百世其可繼也

監察御史巡按河南弼之王公墓誌銘 代作

往予匏繫都門也齊魯之士蓋締維桑之社云於
時
改玉之初國華蔚起而大江以北則山左之英彬
彬爲最冠帶輪蹄蓋從者月以相及也不佞歡然
縞紵之末而齒序則禮先一飯焉飲酒樂愷而馳
驅
王路相切劘蓋嚶鳴靖共交相勗也然意中亦以
爲比肩事
主錯趾
天閽此或朝士之常耳迨予
請告歸里門而諸君子出入升沉旬時異狀聞已
落落散去不復懽聚如曩時然而歲時郵傳赫蹄
問亦不乏焉巴山夜話尺幅代之不減班尹陶陶
也比予子舍十年所而一二同人遂有山陽之賦
涼涼蘭藉遊岱多人齒率少壯也然後喟然長嘆
憶南皮之歡遊西園之良晤爲隔世不可復追之
事而俯仰之間已爲今古矣則吾於侍御王公隧

道之詞義不可以疎慵辭也按狀君姓王氏諱亮
敎字弼之先世冀之棗強人始祖諱阿翟明初徙
陽邱七傳爲心一君曾祖也以太學生簿交河有
隱德心一生服南邑庠生畢丈夫子八人季諱津
勅封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配劉氏贈太孺人
生四子君其仲也生而穎異試多前茅己卯舉於
鄉又五年
大淸革命詔諸孝廉咸分符試州縣君得宣平邑
素刁競訟人人自以爲刀筆豪也君不矜虞芮之
質而片語解紛兩造頫首而退四越月囹圄之草
可擷也草昧初丁銅馬接壤渠邱之潰不俟浹辰
矣君素慷慨多大略乃部勒邑中健兒數肄之矛
鋋如戟鸛鵝不忒明恥教戰屹然河陽壁壘也進
父老慰之曰而無憂萑苻亦知而公海岱間技擊
雄耶且而鄉五千君子何遽讓前人是荷戈者勇
可鼓也以此執訊孰能禦之二三父老其高枕良
食哉無何賊以僞牌入境君三復待之復令邑人
廣庀茭糗云郡將銅符夜下矣至夕賊果麕至炬

光絡繹凡數十里將薄邑知有備也而復疑援師且至遂鳥獸散去當是時處州屬邑十有一其九皆陷而宣平無城郭安堵不驚保障哉以人不以崇墉也後鋒車
內召寇伺君甫出境輒來侵邑人斬獲八百級渠魁殲焉上功幕府攝篆者與鶡冠爭功幕府曰若亦何功此舊令之成勞耳飛章甫翕遺愛已亭三日子來人驚鼙鼓之不勝也其信上而孚下也如此己丑考授御史

命按兩浙浙中利弊君已素知如握火條告炳炳視隔垣也而浙人亦喁喁待澤喜相告曰此吾向者宣平君也會停差旋都門辛卯復奉
命按河南藍天中奧區自闖賊蹂躪以來千里蓬藋非復河洛舊觀矣君攬轡星軺疇咨蒿目凡可使嚮有鳩者無不湊成手中也禹州巨盜張揚既招撫矣而狼子野心猶故也殘食方隅市咸以目焉當事者隱若敵國未敢以杜後患文從事也君慨然曰此輩飛而食人固也而吾以法冠坐視焉

其去傅之翼者幾何且何以對揚
休命也乃力請正法還其所掠子女七十餘家行刑之日快若燃臍食其肉者頃刻而盡此眞霹靂手矣至單騎下邑親驗稅櫃有羨餘者懲之百城聞風爲股慄焉里居以關說公事爲恥皭然劉季陵風度也而民瘼則娓娓言之如杜密爲德於鄉復如此邑人至今思之配甯孺人邑巨族也性靜恪嫺內則姑常病劇絕粒矣孺人焚香祝天矢單衣三載祈勿藥果霍然起繼而太翁復病孺人仍

對天誓祝終身素食三時供香翁又復霍然起此亦簪笄會閱哉而以事尊章尤空谷之響矣不佞習君有素豐頎偉幹談笑藹然槃槃之器吾黨中僑肸也分符則爲能吏武鄉營壘司馬嘖嘖心折將無同歟持斧則爲名御史晝民便利普於八紘是泰岱之雲也梟獍授首踰於破柱豈止瞯氏豪桓東赫赫哉方期翱步天衢舒以千里之駕而中道玉折天下惜之至不佞撫塵有素接宇非遙粟里素心差堪寄託君未撤瑟之前數日不佞有事

於陽卯君投轄卜夜剪燭蟬連歡語達旦不休旋駕無何客有自西來者語有異予叱之謂子瞻道山何殊詛楚乎乃無何而訃音來騎箕信矣不佞旣爲天下惜長才而又內以悼吾私寢門之外不禁隕涕之如霰也君生於明萬歷辛亥正月初四日酉時卒於
皇清順治戊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亥時享年四十八歲孺人生於明萬歷庚戌正月二十五日申時卒於

皇清康熙癸卯九月十八日卯時享年五十四歲子四寗孺人出者三長有則郡庠生次有經邑庠生次有恪早卒副室費氏出者一有嚴女二孫女四有則出者三有經出者一婚嫁云云今卜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未時安厝於邑東南西臯莊之新阡佳城鬱鬱遂終古矣乃系之銘

銘曰越水湯湯豫土茫茫撫鼂鼂之斑璘兮睇繡斧之焜煌神鋒截玉一試而藏韜於下之爲魚腸兮射於上之爲龍光貞珉銘詩劍履藏終古灝氣

凡不亡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三終

棲雲閣文集卷第十四

淄川　高　珩　葱佩

墓誌銘

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友白杜公墓誌銘

予讀友白杜先生家乘慨然而歎蓋以生也較晚不及面覿先賢攝齋君宗之座轉而竊幸納交大參君典型如在且獲習聞懿行猶無殊旦暮遇之也先生至孝純忠冠仁履義嶽嶽風義爲一代人

倫師表而賜履所至咸有成勞貞珉藺几焜煌奕世美無庋哉雖更僕數亦不能終聊識其大者以備蘭臺載筆可耳按狀先生諱詩字以輿學者稱友白先生幼入庠蔚爲童子冠壬辰貢入虎闈甲午舉於鄉戊戌登進士第釋褐督京倉已出司餉宣府丁內艱服闋郎武庫癸丑陞莊浪道遷晉臬攺湖廣驛傳道己未舉卓異陞永平兵備旋以方伯銜兵巡辰常尋晉江西方伯以不建瑫祠冠帶閑住戊辰起轄三楚再舉卓異以忤時解組歸矣

公之能體國奉公不畏強禦也則自釋褐始矣督餉上谷上谷故漢塞上地也明初召商實粟以資騰飽嗣後易本色爲折色權貴要人每以空牘規商利塞上因有土商書商之名公歎曰商以書名貴游尺一書蚨羽能飛矣其若庚癸之呼何乃以膏腴處土商而書商則遣之極邊攺歲一切汰之風烈已見一班矣其在莊浪也會羌有殺人者故事得以牛馬贖罪如羌法公怫然謂此豈疆以周索意也部分將吏三日抵其巢擒之至藏首以狥

嗣後蓋無復敢犯公法者然後以恩撫之諸羌畏懷如一也僨將楊定國倚奧援而朘削者有年矣健兒糗糒不足飽其攫肉離離赫斡之籍按之則皆子虛也會御史廉得其狀以手書詢公公力斥其奸定國之罪由是而定楚宗人玆多驕悍名寄來者其尤也公數其罪笞之十有五黨衆汹汹前麾下士欲格之公曰無庸也臥閣不出於是諸宗人之賢者頓首懇出視事江漢肅然會國哀至諸宗人入臨狎中丞御史鴈行平進及公後至望塵

辟易退辰常窩蠹周二者略良人子女爲臧獲娼優以數百計公奮髯抵几曰此方方脊脊多事鼠子敢爾是尚有三尺乎立撲殺之於妓館前凡所略者悉令還其家其體國惠民永垂利濟也於荘浪則城阿壩以據要害擴漢渠唐溝犂爲良田於是羌之歸者數萬戸復隨處立倉庾酌年之豐歉斂散之以爲糴本久之積粟充盈無蜚輓之勞而緩急水旱咸以有備以三楚旱魃爲民請命奏改折漕糧報可歡聲若雷里社皆肖像畏壘祠之會

江漢水溢公捐俸括贖鍰得二千餘緡搴茭下楗屹屹金堤矣歲復不登二䊢魯無鳩也公乃勸富室借賑禁私糴振廩同食以是野無捐瘠輿人歌之有常德耗有巡道常德豐頼杜公之謠筦鑰豫章則免屬州負逋緡錢三十萬米五萬斛賦金之州耗金以千計因不能償皆免之而以其所羨當太農之搜括東南民力稍舒矣其體國潔身氷蘗不染也則上谷之役積餘粟累累用充正額復節省鏹金二十五萬有餘白之大司農趙南渚奏聞

貯邊鹽政舊例凡鹽贖以芒種小春爲斷先此而去官則一歲課贖盡入後人公遷秩代人未至至小春前三日卽解印綬去時論媺之左轄三楚則又上羨銀四十餘萬以實司計天子爲之動容公之解職也以援餉延緩爲罪而吏部閔公洪學爲特請予告疏中有淸操三十年之語直道在人如此其體國育才甄陶人物也則有若西寧參將祁秉忠跅弛士也公數與語奇之然秉忠不能俛仰事貴人遂與大將軍不協雖屢立戰功閱七年不

一列薦牘公特首擧之京山尹夏啓呂爲權要齮齕廣濟尹周沃爲刁民所扼公心知其誣皆陰脫其危終身未嘗言也辛未入計時上問楚變狀某按察亟應曰林正平殺人豎旗游士任與之交通公徐對曰六之日殺人一之日豎旗上憬然曰是兩事虜對曰然上曰地方官不能防之於先又不能弭之於後如疎玩何對曰豎旗以後地方原無事上笑命之起時要人欲赤游之族得公對而上疑遽解及士任至立釋之矣天下莫不以公爲長

者其植節剛正義形於色也則方魏璫焰炎炎時所在爭建生祠撫某者議毀澹臺祠爲之公持不可撫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九原可作獵校或亦不免爾公曰不主侍人瘠環伊何人哉亡何廷推公制撫以忤璫故冠帶閑住去某撫者亟撤澹臺祠建祠焉疏上而璫敗撫坐黜劓乃仍用公前所置宗學田餘金重葺澹臺祠子羽之蘭鞠復古也先生以哉十六朝通紀云自杜某王應熊葉有聲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門戶黨人之語不足埋沒

眞品也蓋實錄云先是道經武定弔袁公化中喪袁故以忤璫死者八或咋舌止之公曰安有過故人門而不弔者即獲辠將焉避之古不有以西川名士不與黨籍爲恥者耶公年家子中翰某以璫欲動公且願以曹邱之舌爲交歡地公正色曰昔人有言即忤孫劉不過不爲三公耳立身自有本末節鉞何物能使乃翁偓伊嚅睨以事巾幗耶蓋勁骨有素如此海內名賢咸惜公雖周歷方嶽未獲升華侍從立螭頭爻戟之間爲天子分別賢奸

張目侃侃言天下事而不倖獨以爲此殆造物曲成不欲公與於楊左諸君子之患而以身名俱泰終也即不然開府一方以中丞節提封數千里於濟世得矣而強項自喜苞苴之不敏其能獨免於緹騎丹書否乎必無幸矣徵罪而行此固不入不居之義也公幼即至性過人孝友無閒策名南宮時伏闕上書言母貞節狀勅表其門棹楔巍然自上谷麻衣歸徒跣扶柩三千里大襄告竣苫塊墓側三年如一日也郡守某夜半觸雨往竊闞公公

方危坐課二子讀書守翌日具衣冠拜廬下曰公眞孝子也一夕甫寢聞窸窣聲有狼夜入伏不動至曉而去公性嗜小薊忽叢生廬傍三年公去薊乃不生人以爲孝徵云夫孝子不辱其親乃能不卑屈以趨榮路正人君子固有本矣非偶激一旦倖倖自喜或訐無復之緺虎鬚以爲名高者所可同日語也公致政後以淸白爲貽謨蒐裘粗具不屑屑子將田舍謀子弟輩下及僮奴咸恂恂矩矱中路人望而知之惟日以獎引後學爲事質經正

藝者履如織於臥佛臺擇高才生有行義者而課
之後多脫穎去爲時聞人蓋樂育才彥公宿志也
宦遊時每爲諸生大師月凡兩課捐俸贍之復置
學田爲永業而材官騎士亦時時以金版銀鏑聚
而肄之提調三楚庚午上比時凡士之才而淪落
者投謁公公一一錄之號舍廣以編蘆得售者凡
十二三其後
皇淸應運以第一人及第則劉君子壯以第二人
則熊君伯龍也以至韋君成賢汪君煉南皆有聲

詞林中其餘先後登第者若黃君耳鼎汪君爚南
黃君文旦劉君敷仁皆比比蘆舍中人也至解推
不倦時時爲德於鄉而不居其名濱州寫鹵瀕海
卯辰大祲公爲請於撫臣李公長庚題請州爲次
罷若稅登八分則有司免參勒石以垂永久州人
德之其與江楚饑溺衽席之功無殊是亦爲政矣
夫大臣體國字民固不以隱見出處殊也性嗜書
手自校讎不下鄴侯萬卷所編輯有文選芟註楚
詞芟註呂公醫問讀法須知海忠介集范文恪集

大洞仙經註范蓋故山東學使能知公於早歲者
舒公曰敬歎曰人有三十年猶憶其童子時師者
乎公素慕忠介之爲人剞劂之工謂爲縞紵可也
先生下筆妙天下詩歌古文詞授梓者十一其片
語籌時足當古人之所謂不朽者如在盧龍與當
事語及節財用以救國家之急當時揶揄之公歎
曰利不從天來必取之民輕用民力至不畏聖人
言欲以有終其將能乎時天下之力既困而國用
無節每歎曰今日惟求知兵之數而已使兵既核

實天下之用有常經則計部有餘力所畏者上每
以所不足責其下使下以不足而求見其才是固
敎天下之爲桑孔者也仁人之言大儒名臣之識
哉新啓聖祠立白衣閣庋置藏經九江東林寺江
夏四面仏皆然性復好老莊諸書晚年從事於谷
神天根之學超然五濁外素不喜言鬼神事向在
楚時有善爲禁咒者見公而術立敗榮府之鬱攸
也公立修子美火政而身當火衝火以熸王歎異
焉蓋公之能與神明通也亦有素矣拘墟之士或

適適然驚且疑之不佞則謂此庸德之行而誠之
不可掩也固然夫子而孝也臣而忠也吏而仁且
清也得一可以通神明而況得全而履順者乎桴
鼓之應智者固當不河漢此言耳易簀時猶口占
孔孟洙嶧四章乃持季子若昧衣帶曰汝眞孝子
也遂瞑眞命秩秩庶幾觀化而無怛化者矣元配
程夫人克襄中饋紡績焚膏佐公讀書伊吾聲若
從機軸中出者逆既貴猶手烹飪以奉姑至自奉
淡素終身謂諸子曰自爲汝家婦饘粥不給今亦

厨傳蕭然無異曩時耳嘗病召女醫診視見衣飾
朴不知其爲夫人也客爲言滇撫缺出衆推轂公
公笑曰無多言恐內人聞之齒冷夫人蓋嘗爲公
言避熱地卻爭地是語也雖名賢烈丈夫何以過
焉公之易去其官宜也內助與有力矣桓孟雖賢
習貧易淡耳方斯履炎蒸而氷雪凜然恐未易也
可謂賢矣始祖雄飛雄飛生榆榆生鍾及鏞鍾去
之潁上亦成著族鏞生景和景和生勤勛勵勣勅
五人勛力學有聲諸生閒勛生濱即公大父以公

貴累贈如公官大母曹氏累贈夫人濱生繼業即
公父紹軒公亦累贈如公官母孫氏封太宜人累
贈夫人公生於隆慶己巳九月之四日卒於崇正
丁丑十一月十有九日享年六十有九夫人生於
隆慶戊辰二月之初八日卒於崇正癸酉二月十
有六日享年六十有六順治甲申正月葬於州城
西北隅祖阡夫人先公卒五年再聘陽信韓氏後
三年卒男四人長若樸貢生次若谷貢生次若昧
監生累贈中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政次若水女

一孫男九人若樸出者栶增生若谷出者格庠生
若昧出者旭廩生巘監生浹丁亥進士江南布政
使司分守江鎮道參政杲廩生昶廩生昂監生昱
庠生若水嗣孫章曾曾孫男十四人衣曾廩生儀
曾述曾繹曾綬曾俱庠生華曾遵曾寅曾迪曾亮
曾章曾邈曾宣曾宏曾元孫男三人同堂同田寶
率孫女曾元孫女不具列先生世德家學瑜瑤競
爽而大參君尤溫雅英秀掖垣封事皆嫺
國體所至善政輙留去後思于嘗度江以南詢諸

父老及在京邸遇南來人士漫詢之若出一口也
今
皇上聖明方孜孜側席求賢者崇登郅理節鉞之
任不以新舊分惟其賢大參君之拾級而登以補
先生未竟之志指顧行見之矣
三錫龍章祓於幽隧又寧可量乎哉乃系之銘
銘曰永懷維親自靖維君其植德也猗嗟淳矣不
劌而清不煦而仁其敷政也宜於民矣煌煌四嶽
曰維落宣之臣以位則崇論德則猶屯也蓋施未

溥於廣輿而柄未握乎國鈞也然而惠心有淑譬
彼油雲義槩棱棱上爲星辰畱不盡之弓冶用以
貽厥後昆淑媛合德竝勒貞珉百世無斁視此銘
文

太僕寺卿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乾宇韓公

墓誌銘

皇清受命以來翹車四出予得攝衣從諸大夫後
見吾鄉先達宿齒冠蓋紛綸一時嘆爲絕盛云乃
今二十年中浸尋乘箕尾去則有若北海張公崑
岳郝公蓬元張公芋蘿謝公海客房公憲石劉公
若而人晨星落落也獨予邑乾宇先生年最高懸
車休晏爲郡國楷模靈壽之錫行及之矣而歲在
龍蛇復嗟梁木彼大鈞司命何不憖遺一老以永

典型耶窀穸有期矣嗣君以狀來請銘予習先生
有素而桑梓葭莩復敦世好何敢以不文辭也先
生姓韓諱源字逢之別號乾宇明萬歷己酉以第
五人舉於鄉崇正戊辰成進士除河南郾城令辛
未調繁固始癸酉本省同考甲戌行取考選授禮
科給事中丙子巡視太倉銀庫督理省直新舊餉
務丁丑巡視十庫戊寅以考選失上意罷歸甲申
世祖章皇帝龍飛定鼎招撫使以地方人才上縈
恩起自田間授禮科給事中乙酉奉

命齋詔諭江南蘇松常鎮安慶地方丙戌遷禮科
右給事中同考會試尋陞吏科左給事中再同考
會試武闈丁亥管大計本年陞吏科都給事中庚
寅再管大計本年陞太僕寺少卿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政以
覃恩晉本寺正卿仍管少卿事壬辰以太僕寺卿
管通政使司右通政事癸巳致仕其爲民牧也郎
地彈九衢疲民貧而玩先生薄歛輕徭與民休息
其刁黠者懲以重法未期月總河臣及巡方使者

交章薦之固始素稱富饒一航可達金陵俗號爲
小南都而人情傾險長吏視爲畏途先生廉以律
己公以御物嚴以行法士民畏而愛之本年未經
考滿陪推銓部甲戌大計方伯陸公於過堂日稱
此官兩任省民間十餘萬金舉海內卓異第三即
於是歲行取考選副館職往例陪推銓部者當得
垣中副館職者亦然以先生拙於周旋當事者擬
授江西道監察御史疏入留中者二十餘日奉特
旨以科員用蓋異數也時以五義取士每縣一人

名曰超貢先生疏謂分縣取士而不糊其名弊易
生仍宜照大場彌縫報可行之是選稱得人焉流
寇由陝西出蔓延楚豫聞先生疏謂流寇猖獗守
土者率以鄰境爲壑出境即止當事委總督蒯賊
尾擊其後所至會勦庶可立殲而另設陝督彈壓
邊方掃清賊穴時韙之不能用也戊寅考選推知
先是以行取到京者吏部出單咨會九卿科道各
加旌別以圈之多寡定授職高下先詞林次垣中
次臺中部屬次之府佐又次之未有無圈者先生

以次加圈乃以圈獎太濫罷歸甲申
革命起自田間旋齎詔江南時尚在用兵先生單
車冒險以進暮泊舟無錫時邑人未見
詔書以爲未蒙赦也譁然懼先生粘貼黃於通衢
百姓皆簇擁執燈火讀
詔書數過乃加額蹈舞而去及滸墅積屍盈路賊
猶有負固奪門與官軍相搏者其良民拈香夾道
跪迎直抵蘇門先生立宣
詔旨百姓始帖然相慶若更生矣回經無爲州當

夜賊陷城毀署門而入露刃脅索
詔勅先生瞋目叱之曰死卽死耳吾詔使安可脅
也賊愕然掠行李而去初先生聞變於廢壘中安
伏
詔書失足而顛遂傷右足猶力疾以行及安慶臥
病舟中遣官齎
詔開讀乃竣事再管大計皆謝絕苞苴一函不通
癸巳官銀臺年七十有二矣方繕疏以致仕請告
會奉

旨甄別京官令各衙門自行開送本衙門漢堂竝
缺惟先生一人在事遂自署曰老蒙
恩予致仕陽元禩祓千載爲兩矣解組以來惟葛
巾野服徒步田閒督僮僕以耕耘與牧豎相爾汝
遇者不知爲大僚也丙午寢疾八日忽飭家人沐
浴具朝服移正寢翌日向晨促設臥具怡容就榻
而歿初不一語及私也先生器宇淵渟丰姿魁岸
修髯長軀望而知爲偉人陋室數椽積塵滿架讀
書其中晏如也萬歷戊戌保撫晶宇公捷報至觀

者如堵先生適從他所來大參約庵公遙於衆中
謂之曰爾來觀汝兄捷報乎以爾之才努力讀書
人將來看汝何看人爲先生聞之瞿然汗浹背歸
時益都顯東孫先生設教及門者皆命試二題然
後得受業先生一試大加賞異遂負笈以從攻苦
無閒寒暑晝夜孫先生每嘉嘆促膝謂曰子當先
吾着祖生鞭矣後果不爽云每語兩嗣君曰凡臨
文須苦心涵泳務得作者之意一不解至再至三
仍不解則姑置之俟從容徐玩一篇若解餘如破

竹一篇不解則篇篇皆含糊讀書多於不解處受
益勿以一偏之識衡前人自錮聰明也諸費從省
至市書則不計日苟嫌値貴但多讀幾篇便足相
償矣居官則佐惠以廉兩任中州日用惟蔬肴鮮
酒脯皆以現錢平市之不取給行戶也士紳有饋
遺者惟登一器後易之以簞器食不受再易之以
熟食亦終不受也其徵稅也令花戶自封自投櫃
公同衙官拆封悉兌準収庫立命銀匠解役原封
傾出傾銷無稱累者大糧三錢以下皆収錢每銀

一錢納錢一百三文照納數分發易銀限三月收貯庫至期貯者餘銀十七兩先生問故衆謂領官錢至三月方納銀爲惠已深實易有此數敢私之乎先生立以分賑孤貧因諭衆曰後但如數納銀不許擅有多寡自是官收錢不患易銀民有錢不苦納糧兩稱便焉時漕米市價每斗銀六分六釐該吏解役以入分呈牒求判先生曰爾較市價多派千金將以自肥乎抑以媚官也毀其稿各笞三十仍照市價徵解焉固俗交易地宅文契至十年

皆須印鈐名之曰大開過前任者計得三萬餘金先生在任適十年吏執簿以進先生卻之曰聽民自便耳成例何必拘也其事事便民類如此至三訊之允也惟慎惟明訟詞中凡關及者悉塗之不問上官批詞隨到即鞫案無留牘人不嬴糧有巨盜妄扳富民者富民曰素未識面也先生曰若賊識汝即罪無辭矣潛令其人易隸服持梃立堂上皁役衣罪人衣縶階下盜至示之曰是與爾盜者乎盜孰視良久曰是也先生曰得無誤乎盜曰屢

與同事云何有誤先生曰諦視之恐錯認耳盜與爭辨不已先生笑指富民謂盜曰是爾所扳同盜者也今汝所認者乃吾隸也吾隸豈同汝作賊哉而雉羅以無驚矣民閒有繪圖像題歌謠鬻於市因相爭者詢其故則兩人爭買所致先生曉之曰市此何爲謂鬻者曰汝亂民也爲官自有公論汝敢意爲鬻轉聆即意爲毀矣笞之毀其板善政纏纏載固人德政錄中可稽也郾有去思碑固人建生祠肖像以祀先是祠基去縣稍遠後流寇入境

邑人慮其殘毀也移建關內足卜固人之愛戴矣性淡素無所嗜好凡輿馬車服宮室亭苑宴會交遊俱泊然即靜几明窗啜茗焚香亦非所好也一切貴遊豪舉名流習氣十斛純灰浣濯無餘故座無遊客門無寄名僕遊宦居鄉始終一轍云先世直隸棗強人明洪武初始祖諱景文以荷戈從王遂徙於淄北之荊山阿里家焉景文生鎮鎮生泰廪於庠以學行聞泰生四子良臣相弼世祿弼即先生曾王父也以孫遂撫取善貲累贈山西按察

司按察使弼生思同省祭以先生貴
誥贈中大夫太僕寺卿孝友純篤喜讀書慷慨樂
施予拯危濟困邑人德之思同生師曾歲貢士授
寧陽訓遷瑞金王傅不就爲世名儒屢副正榜不
第也讀書泰山督學使亟稱之謂在聖門當班顏
閔行載張相國誌中以
覃恩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生二子先生其長也先
生困公車者二十年比登春官榜去艾已三齡矣
而歷紀仕途坐臻卿貳優游林下復踰十齡備福

完名爲淄邑所僅見蓋閱人世之飛揚跋扈早達
旋摧薤槿朝華敗轅中路甚至掛吏議蒙重譴爲
世詬辱者不知凡幾許人矣所得果與仲孰多哉
先生生於明萬歷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寅時卒於
皇清康熙五年七月初九日巳時享年八十五歲
元配淑人胡氏父宗允欒陽衛坐營武職母王氏
寧波守諱崇義女幼沉靜端凝明敏多才智十五
歸公時家道中落而雞鳴之警日孜孜也脫簪佐
讀公后語嗣君曰微汝母吾幾廢學今未知所稅

駕矣迨鄖受封勅有云鄖乃爾祖故治克相夫子
益大前徽以淑人大父初任亦鄖城也淑人感矢
益以冰蘖佐公於國於家兩無負矣公在諫垣魚
軒至都門旋歸侍太淑人拓新居庀滫瀡迨太淑
人大歸含歛無憾是淑人之代公子也丁亥謝遷
陷城索鏹苦拷以婦賈氏義烈獲免而逆奴將不
利於主淑人佯死臥床若不聞也者迨官兵復城
乃立起至城白大將軍以名收逆奴正法免無辜
者智仁勇殆兼之矣辛丑感疾逾四年所乙巳遂

不起屬纊之夕怡然不語及家務但囑嗣君無多
作佛事無多涕泣吾所不喜也幾於達矣性仁孝
父母之喪備禮以襄之兄弟之老而無依幼而無
歸者皆於我乎振業焉至同胞之遺妹女姪某某
同宗之遺姪女某某悉爲撫育資嫁無吝色至自
奉泊如不以貴而改也可爲副褘師矣淑人生於
明萬歷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申時卒於
皇清康熙四年三月初四日申時享年八十三歲
舊史氏曰予淄舊爲國爲府爲路洋洋巨麗哉然

自以州改縣來蕞爾士矣而名族卿輔故不乏人一邑之中四封巨姓蓋有畢韓孫王若唐四姓云而韓氏族姓尤大且多素封膴仕而彸來者居上完名上壽歸然靈光則未有如公得全者也前一載予候公里第公觴之笑語如平時予恐公倦劇步出里門與次君眺豕溪上公仍追及晤言良久乃別私謂百歲不難臻不意見公止於此也予比年目擊士大夫之爲聞人者等差不一端矣而要以天全者爲上彼一秩自豪作車上儛胸有鱗甲

目光如烈火兇兇欲噉人其於畏天之義固邈然萬里矣卽令於人無侮乎而智名勇功嚼然欲以表見於世淳白不備械隱於胸以語抱眞而遊帝之縣解難也若公則吾無間然所謂全於天者非歟不講濂洛之學而覌履方嚴不講偓佺之術而修年康勝亦不講乾竺之道而乘化倏然無怛焉殆近有道者吾不能測之矣子二人長茂椿癸酉副榜甲午歲貢以承廕歷任太僕寺主簿娶同邑河南遂平縣知縣賈公諱徵男庠生諱士鵬女謝

遷之陷淄孺人偕子婦孫氏死節奉

旨建坊特旌孝烈繼娶順天劉公諱良臣女次茂柯官生歷任內國史院管典籍事中書舍人娶長山縣通政使司通政使曲公諱遷喬男京營參將諱汪如女兩君皆力學有聞於時而長君尤長於史二十一史手自丹鉛撮要爲成編予一寓目焉則尤江北宿儒所難也女六孫七茂椿出者二至臨郡廩生知臨官生茂柯出者五莊臨庠生正臨庠生睿臨聰臨徤臨孫女十一茂椿出者五茂柯

出者六曾孫男一法祖曾孫女二俱知臨出子姓繩繩哉今卜吉十月某日合葬於祖兆乃系之銘銘曰惟人易僞惟天則誠人舞以機公廸以貞機近於殺乃罔不凶公葆其眞百福攸鍾扳召提村猗歟雷封乃梧掖之奕奕爰卿月之雍雍故鴈門云踦矣而旋追驪驪銅馬之殆也而過若蟆蝶其嗣維隆其算維豐五福備躋榮哀考終爲曇華而萬禩抑神芝之九莖迨處順以乘化兮浮重陽而上征銘厲贔而罔泐兮是維先生萬載之幽宮

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通政王公墓也予何忍銘予何忍銘予每披唐人通德舊榜寂歷樵車之句未嘗不黯然心傷宛若山陽笛聲嗚咽振耳也昔者吾友雪谿潸然豈意今者躬値之乎然而習公生平者莫予若車過腹痛言笑如生苟君後事果以相及則雖欲以不文遜謝不得矣茀向來期許將以三寸虎僕爲公銘熟釜識景鍾勒太常之旂草蘭臺之傳以焜煌萬禩茲乃泣灑佐香洗瀾龍尾點綴隧道

一片石而止悠悠古今恨事何多耶公諱櫻字子下初遷自棗强始祖諱貴五世而至封郎中養淳公諱蓬孝友異等自上世及公四世皆同居無私財亦無間言以厚德爲閭里式子三人長方田公諱崇義舉明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尙綜核而公獨以寬平著聲有宮嬪坐逆誅世宗欲殲其族公倡言此內庭猝發事族人未知不宜濫及無辜毛中丞伯温韙其言合疏力爭活男女七十餘人奉使鄖河南獄免大辟百餘人出守四明屠中丞家奴毆士人公立置之法月餘以病乞休子四人長侍御理丞公諱曉其三爲恩貢又田公諱覝覝子三人仲卽司農瀾遡公諱鰲永舉天啟乙丑進士歷任戶工二部侍郎鼎革後招撫山東殉難

贈戶部尙書生子二長樸早逝次卽通政公也公幼秉異才七歲時同學有藏三國志者借覽靳之後値其人出乃潛披三日還之同學偶舉一事便口誦朗朗不遺九歲從司農公通州署中讀左傳

文選諸書過目不忘人咸期髫年上第無疑矣無何旋里予始識公豐頎偉幹殆蔭映數人望而知烏衣英物也癸未予讀中秘書公亦侍養京邸予偶代司農公作送白司農歸田詩後數年談及而公誦之如宿習也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公與予儉服過從慰勞如常時予以秋日先歸而公以司農殉青州趙應元之難扙血草疏請兵復讎

上爲感動命將軍哈哈木東討賊公乃以營葬東歸營邱道上相遇而驚則已楚衣長劍介馬而馳

又大故之餘哀毀深墨棘人欒欒幾不相識矣丁亥謝遷陷淄城公與予日在庫將軍幕中督助兵士宿飽復城後予以冬入都而公旋亦束裝北矣上念司農之勞補公鑾儀衛職自是謝科第宿業旋以
本朝世職無在八旗外者改鑲藍旗拜塔喇布勒哈番公復入籍豐沛自是朝夕益無間矣斗酒相呼短榻時下或追隨爲韋杜之遊或休沐命溪山之駕數日契濶雅什紛投集中諸詩歷歷如睹也

已丑姜瓖叛據大同公督火器西征奉劉太淑人慈諭所至多所全活爾時巖城既下諸軍爭入民舍中有邀公往者公辭之云吾輩閱險多矣家貲尚不能保敢妄求耶舍外多暴骨令執殳者掩之咸有難色公日瘞骼覆殣古人所重恨不能遍及耳豈可漠然耳目前哉奏凱後值
上下詔求言公以國用不敷疏陳鈔法藍司農公宿志也自繕清字疏以奏
上異之詔入內院辦事加太常寺少卿兼中書舍人公既學涉冠藝林而殫心清字一載而精時內外章疏悉以得公譯正爲無憾值內院者七年夙夜勤愼凡甄別兩居最云戊戌予請告歸公及諸君子餞予上東門外悵然恨不同舟南也庚子以劉太淑人柩歸葬情文兼備時嘖嘖有子蓋同于伯仁伯智之母矣壬寅旋以省覲范太夫人歸無何入都又以范太夫人棄養歸大襄之禮視昔加隆人稱孝焉甲辰入都越歲補通政使司右通政無何以病不起矣傷哉此人竟不得四十麈尾彌

留千秋同恨此豈亦瑯琊故事耶傷哉公性至孝以司農公棄養百計慰范太夫人心其將迓范太夫人至都門也下或尼之公怒責曰此事非汝等所知也使吾得一奉慈闈雖罄家貲容何傷乃筮日具車馬儀從迎之公平日閨門肅然青衣無跡於闠外者及范太夫人至凡都中勝地如金魚池水關諸名區必爲灑掃張筵以供遊賞劉太淑人陪從畢淑人手上食焉迨板輿云南公偕畢淑人送至潞河舟中痛哭而別范母抵里述公之孝有

如此至扶劉太淑人之柩歸也方至淄境公先偕畢淑人解去衰絰至范太夫人寢室告而後敢入雖擗踊切怛之中而其入侍范母未嘗見涕淚痕也窺范母意不欲開司農舊壙則爲别營兆域以葬焉初劉母愛一侍婢至是即尋其母家付之不索其直曰好還汝無忽乃字期也蓋曲體二母之心有如此姊適韓氏者范母出也當淄城失守姊及甥俱没軍中公不惜厚貲贖之迎養於家數十年供億如一朝女甥之于歸也粧奩費不下千金

雖垂橐而無難色後姊病則厚聘岐黄之士絡繹于途及其歿也選榫卜兆有加禮焉異母妹三人撫養無不曲盡繼而結褵適經城陷室如洗矣竟售產三所備之曰吾何可以土田細事使高堂垂白不一破顔笑也從兄砥中朝夕殆不給饘粥公授食終其身及砥中之歿也母氏年逾七旬兼之多病而甘旨藥餌之奉公悉身任之所遺子僅四歲教育不殊己出族中子姓繁衍或至分門角立公愀然曰鬩墻之變自古傷之不意近出吾宗木

本水源寧有别裔耶乃繕家譜刊布之日以彝倫勗弟姪輩嘗論范文正公義田法區畫盡善則欲然慕曰我輩不當如是耶因置義倉儲糧以濟一族之婚葬後建義學於羅家莊延師葺宇族姓就傳訓者咸於我乎肄業焉族弟子英生育頗多皆以缺乳不存公爲買乳婦哺之今舉三子矣公嘗謂允嗣由天殆非人力也然使其失哺襁褓而漫委之數亦已過矣蘇子云以法活人有味乎其言之與其敦族睦宗有如此淄邑學宮傾圮廣文孫

先生倡義重修公第有閣廣延五楹甓桷約值數百金盡蠲之以助迄今泮水粲然半銀臺舊第材也灤水而東曰韓倉爲青齊孔道橋梁中斷衆病涉焉公首捐銀二十兩石灰萬斤更爲立簿募化飛虹今矗矗起矣淄邑兵燹之餘地以抛荒缺額奉檄均丈步弓舊爲三尺二寸者吏竟私縮一寸闔邑憂之公率衆申請上臺具

題改正其後地額不虧版籍以定此百世之仁也至若官票行鹽原商民之定例吾邑數十年票歸

奸人課累里下公爲調劑以票歸商以商辦課牢盆之憂豁如矣里長王國珍簽解狐皮官銀蕩盡追比幾死公代爲完解至順治十八年大祲邑人不能辦正供公又爲通邑代解狐皮邑免簽派焉他如欠官銀之張遇家產盡絕公代納免其流徙揭京債之程養廉幾斃囹圄公助銀救其死刑鄉人唐近之身死子幼含歛無資公施棺葬之於陵安氏沒入旗下其子欲贖無計公爲慫恿於都門宦遊者義助之更解橐以贈其後與吾邑孝廉某

公構釁赴都阻其春試公爲緩頰而解孝廉竟於是歲捷南宮其利濟存心完人骨肉而爲謀能忠周急不吝有如此吾邑之韓瀧水之趙接壤締兒女好以賦役不清起訟公曲爲和解俾其永息爭端公之片言排難曾連接武千秋矣初司農歿後公予假歸里時有肆其憑陵者公坦然不與之較常有言曰橫逆之來天所以懲我輩也或不幸而有刑獄有疾病有肢體傷彼時但求受辱詈又豈可得哉故凡橫逆偶來當作前三事觀其受侮而

能平情有如此不止婁公甘唾面也後其人皆以吏議之牘經公校讎公反爲左右之厚矣公素性好生非祀典賓筵未嘗戕物都門與同志者結放生社大而犬牛小而魚鳥之類見酬以直而活之壬寅還里偕族兄勒石飲于受光亭勒石時頗耽獵公語之曰鷹之獲與網孰多曰網多耳因勸盡解其網勒石自後亦踈畢弋矣公深信因果遇人談報應事輒傾聽罔倦或聞一善言莊語輒手書粘壁以代盤盂晨起盥漱畢危坐匡牀閉目存想

誦太上感應篇務期心地開朗欲障消除嘗手書數語云吾輩有生以來爲妄想輪轉雖微有悟入如農夫之薙徑草旋開旋塞非道念堅持安能一心不亂乎京邸公私之費甚繁而常加意儉約其息軒日錄有云薄暮過一友寓出還債息錢纍纍自念不能澹泊明志致與屠沽作緣且多方妄取以供之可爲深愧近日較疇昔用度不止數倍皆由不時親良友漸漬奢靡惡俗至是將來必以此敗德喪檢不可不力自誠也其隨在悔悟如此故

歷宦二十餘年囊無餘積歿後搜諸篋中僅存百
金衣衾棺槨倉猝莫辦至稱貸焉孝伯爲人無長
物見之屬纊時矣公美無度諸行薄撫崖略以滅
更僕云性尤長於聲律之學時時出入滄溟劍南
間絕句多異想五言古上逼元柳每遇山水佳勝
處輒題咏數百言或得句鑴竹或懸崖大書有息
軒詩稿公歿後同旗執友大京兆李公敬兹蜀撫
張公坤輿參領陳公君猷爲梓之古人高義也公
不亡矣公仁心爲質急人之難訃聞之日二東士

大夫下至負販咸爲涕洟或相告曰撤瑟之後三
日已回生矣或又相告曰傳回生者悞歿後數日
即舉遺腹子矣其爲人所思慕禱須如此公不亡
矣衆口喁喁件繫懿躅鳴之當事下檄祀于學宮
獲從高祖養淳先生之側蘭鞠萬世無替焉公不
亡矣公生於丁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巳時卒於
康熙四年十二月初三日辰時享年三十有九元
配畢淑人太子太保贈少保戶部尚書畢公白陽
女婉淑柔嘉奉養兩姑侍膳省安讓疾嘗藥祇慎

雍雍從宦燕都旋歸梓里榮瘁甘苦與公備嘗公
隨大軍勦姜逆淑人每以寧爹生全勿過殺戮相
勉閫以內事鉅細畢舉績紝烹調一經指顧罔弗
精辦督課女紅無間即米鹽亦井井焉雖兩膺鸞
誥而綦縞自若不覺有錦珈之容天性慈愛於公
之姊若妹和藹終始無閒言即孀姊無依公殊關
切於懷淑人昕夕供具情愛倍至即兩遇歉歲凡
饑寒子女賴以禱餔生活者又比比焉秉性好生
不嗜宰割雖不佞佛閒嘗茹素每以放生善事佐

公蓋無忝女士也先公一年而歿淑人生於戊辰
年四月十四日午時卒於康熙三年六月初三日
卯時享年三十七歲於康熙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合葬雙山祖塋之側有子一早逝從兄水因雪因
兩君痛司農公暨公之無嗣也求從叔治垓公季
男癰之次子繼焉捐所應分產與之命名承正以
承宗祀時康熙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古人高義又
見之羣從中矣高子曰予齒長公數歲然以外家
世戚公則諸父行撫塵之遊文字友也後有以不

義餉予者予儲以返之然予時將假歸攜之長途恐貧暴客且無以自明也乃畱付之公公卒完而畀之予曰此古人之義也嗣是與公以名義相鐵礪後予善病嗜養生家言兼遊心貝葉書公亦歸命焉然予質菲而力怠未獲深窺扃鍵而公卒以盛年玉折自慙不能精進以資道侶予滋戚矣公殁後半載餘公族弟爲環恍惚遇公於梓橦山畔騎從甚都偕公先亡昆從兩三人同遊海上召爲環隨焉歸而卽病臥數日乃蘇盡自海上歸云予

與公向同有山澤癖金臺之側各勤王事偶然遊涉杖履不遙及公接歲南轅乃以汗漫遊相長遠則雲高古洞副岱精藍龍口萬竹之園山田三峽之水觴詠琴書不以寒暑輟也至於隍浦明荷寓園佳樹巨觴賓韻則往往戴星而歸矣又嘗暢飲寶山之巔雷雨驟迷宛虹夭矯直來座側窺人峰頭瀑布雪浪橫飛奇矣險矣甲辰五月之四日與公暨唐太史濟武聯騎過長山大司寇五絃李公第言五日之內馬首指兩勞矣李公忻然卽席申命僕人舂糧巾車約以初十之夕共集金嶺旅舍而予越一日卽部檄南來荷衣北發履及於皇遊不果也乃冥冥之中尚禽猶故三山溟渤卒有車塵馬跡焉五嶽之遊不閒夜臺如此則出世宿懷公豈頓忘哉夫李氏金環隔生不昧息壤在彼乘願可期若轉輪再來控之司命當爲羽人高衲不則毘耶維摩勿以旄節塵緣重淪業海也幽明不遐寧欺文度公或當粲然一笑首肯斯言乎以公倜儻卓犖之才大類司農公而武鄉之愼似有加

焉他日督撫上選也納言指顧節鉞及之矣而驟驚薤露其謂之何予旣不獲銘公冊府之業故聊誌平生款曲如此不止存元白往事亦可代向秀一賦云爾

銘曰青箱世業邦之英龍淵魚腸發於硎冠仁綦義信爲纓俄焉薤露錮泉扃下爲河岳上列星揭再來兮悟宿生侍帝晨兮躡玉淸回首五濁宛虹蜷翁仲踣兮蔓草縈下看梓橦如砥平廻風飄兮笙鶴鳴小有絳節還西城

戶科給事中樹百孫公墓誌銘

夫有濟時之略而奄忽不祿也天下惜之久矣至同里過從之雅而又深知其所蓄淵宏而大受未竟十一者惋痛之懷尤爲不能已已百身之贖奚知古人非過情之語耳此予不佞於笠山給諫之溘焉朝露而寢門之涕蘇蘇不盡也君諱蕙字樹百笠山其別號也頴悟天成甫十歲安太孺人見背稍長王父煥吾公自教之煥吾經明行修隱居好善秉人倫鑑謂封公曰大吾宗者必此子也經

書之外教之莊子韓文以故學有根柢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丁酉薦賢書辛丑成進士殿試二甲例選刑廳後裁刑廳改授知縣得揚州之寶應地當水陸交衝星使往來舟車絡繹供億刻期無誤又值連歲水荒哀鴻載道請蠲請賑招來撫綏日孜孜矣煮粥廣被竝不假手胥役舊有馬戶更夫長接官農糧單馬飯等名色大爲民害君詳請立石永禁之他如議版荒葦濫役修號舡改淮倉種種興革更僕難盡數會河道淤塞例當挑濬君念荒殘孑遺不忍驅迫而河使者以遲悞限期將自簡從事寶民曰我侯愛民如此忍坐視耶一夜羣呼集夫萬衆百里長河僅三日而竣厥役河使者喜曰向聞寶應令能聲果非虛語矣邑民繪濬河圖以誌不忘予曾披閱如目睹畚鍤水鄉也前此清水潭潰河使者特委監修不半載而功成又歲修湖隄前後節省帑金鉅萬年來安瀾無恙者皆君之力也甲寅三逆發難大軍南征君挺身白大將軍祈戒兵士勿暴掠將軍唯唯君即

揚言於衆曰奉將軍命登岸害民者置之法立催出境至如講解六諭勸課農桑均市價而商旅嚮恩池放生而鱗介被澤回贖難衆施舍絮衣修理橋梁猶政績之緒餘耳公餘延士子課之多成名士而壬子秋分校南闈取夏乾御等七人時謂得人甲寅冬督撫以卓異薦乙卯行取入都陛見賜蟒衣以庚申補戶垣首疏澄清吏治嚴禁奢忌繼念秦人轉餉艱苦疏請軫恤蠲免房租嚴查各省奏銷俱蒙

俞允辛酉典入閩秋試壬戌復命密疏海道情形甚悉奏稾留中繼有請開海禁疏又以捐納人多正途壅滯復有條奏銓法一疏

上因星變求言有裁撤潼關關差之議一凡啓奏

皇上霽顏採納嘗語侍臣曰孫蕙條奏詳明眞諫臣也予以爲

國家之特重諫官非無故也意在入

告昌言用襄太平大業耳故位在公卿大夫之後而百僚悚仄六官之政無專責也而無事不可以

入

告上之摩切

丹扆炙之攻擊權要雖裂麻無諱也遠之而四海九州之利病皆待以糾拾補劑焉此非有救世之志與救世之才者未易稱任而愉快也明矣君於二者咸備焉然止小試見頡於河工迨入掖垣則諸疏侃侃無所遏抑固皆有以當

聖心矣夫以

堯舜當陽官牧奉職之時批鱗斥勢固不煩慮而小腆不靖南服餘波累及寰海吏治民生脊脊多事此正賈陸諸君子上書報

國之時也其端教養之原一疏云事例廣開而積蠹大棍或藉之爲藏身之符或假此爲狡兔之脫所以加先用即用者急欲肆其谿壑耳且若輩既攜重貲以買官獨不能用重貲以買稱職乎則臨民一官所宜詳之於始核之於後也其崇節儉以正人心厲精勤以修臣職一疏云從來禮教不行自貴者先犯之故奢與儉即風俗人心之大關匪

躬之誼臣子宜篤故惰與勤即人品行業之所由分也蓋奢則漸爲貪之原奢則流爲僭之端此風一倡必以浮靡競長者爲可喜而以淸約守道者爲可恥矣情則自便之心急惰則報

國之念緩此風一倡必以持祿養交者爲曠達而以鞠躬盡瘁者爲迂濶矣所宜敦樸素以弭災飭官方以興事也其甦秦民重困一疏云蜀省諸臣樂於分任而秦省轉輸之苦不肯計也秦省諸臣惕於軍需而百姓艱危之狀不暇計也宜遴賢能

大臣星馳入蜀合計軍糈蜀省能辦者幾何倘數目相符竟免秦運固所以甦秦民之困即量減一分亦受一分之福矣若蜀省人稀米少萬不能供軍需之急亦當先計蜀省能辦者幾何再責秦省設法運輸或止令其協濟折色就便採買則糧不匱而民不累只在一變通之間耳其嚴察奏銷徵期一疏云夫從前兵旅雲集奉調援勦或可借口曰冊籍散亡且身在軍中不暇核算所以每多展限之請也今則剷平恢恢已有暇日則每歲原額

幾何徵收幾何或蠲免存留幾何數目可以立清矣報銷尚復遲遲者正以水落石出無可委卸故耳此可不問而知也其憐秦民饋餉之苦一疏云餉蜀遠道數千里矣聞其斗米即費銀二兩合計數百萬之軍需一年當費至三四年之正賦則是八年之內已費正賦二十餘年之外矣秦民始則財力充盈不苦於輸而但苦於運也今則財力困竭既苦於運而兼苦於輸也乞特免其房號或房號已經徵收則二十年二十一年之徵賦准其蠲

免或免來歲之全賦或免今歲之半租破格垂慈庶有豸乎其計典澄汰一疏云捐納途開溪壑任意至數人而納一官之銜一官而償數主之債豈非以民社重寄竟聽爲壟斷之場乎且自兵興以來每逢大計督撫之威福愈重或借名而題留或無故而請補而工於奔競彌縫者且踵相接也乞於大計之後復科道拾遺之例指實糾參治督撫以應得之罪此與教養一疏大指略同而指陳尤詳矣其請嚴覈卓異一疏云乞

勅下諸臣再一研求或一眚之偶虧或彈章之既掛或秩崇者樂於徇庇或貲厚者易於迎合不得以一時之飾薦遂濫上考之虛聲庶大計大典可無濫竽之弊矣其請設專官用便商民一疏云市舶一項歷歲稅銀天壤懸絕廣東撫臣疏中歷歷可稽也蓋得清理之人即可以報多若聽其浸漁則遠甚矣今事例初罷當變通市舶提舉之制或令沿海道員郡佐責其管理或特設專官照各關收稅之例除會議廣撫李士禎疏稱渡口鹽埠算

項共增稅銀六萬五千餘兩外至於沿海諸省各色商民或願內地經販或願出海貿易俱許其自造船隻報官給票登記姓名查明人數取其保結嚴其夾帶定其限期其出境也給票而後放行其回帆也驗票而後放進計其貨之貴賤定其稅之重輕不數年內地之元氣可復額外之財賦日增庶從前內地外洋各項物利徒飽於私槖者今可盡歸諸公家矣其變通選法一疏云

祖宗舊章具在銓法壅滯宜疏希將在內地者斟

酌往例查數科未選之員照甲第先後量授京職與納銀者分口鈌錄用在外者一年六次大選合無變通選法閒月而選三選捐納之卽用先用錄用三選應用之科甲貢生不必一月之內分行取選庶無爭先避後之嫌並免壓鈌移鈌之弊如是則內外疏通人才有效用之階科目無廢置之歎矣君之盡職於掖垣也其懇至痛切直如此予以為

聖王之圖治與國手之行棋略同數着無多而全局制勝大抵扼要多功因時盡利之爲道濟溥也而天下利弊之相生也如環利之所始遂爲害之所伏然害之所滋又將爲救之所起如人病然非扁盧通其變鮮有濟矣故西園之拜三公非盛世之事也若捐貲而緩庚癸之呼一壺千金遠勝加賦不亦善乎然非嚴察於授職之後不可不然而以六計大典徒飽金穴若之何昔之人泛舟羅鄰谿桑可飽是也然而武侯之牛馬衒碧工倕狐鼠方快朶頤而度支重增蒿目可乎君諸疏具在聯

若指掌其言用人者三如秦鏡高懸魍魎褫魄矣其言恤民者三如岱雲膚寸道暍解醒矣其言理財也梯航所入盡隸司農先杜禍父之覬遂補闕尾之泄則又勝於鬻爵遠矣皆所謂坐而言之起而可行之而立效者也獨惜其未得身總大政自奏成功而且所欲補牘而陳者亦正累累未有涯也余故摘其要語表而出之庶海內賢者覽之憬然有當引而申之亦足以有功於天下而報

國之心君亦可少慰於九原矣君之孝於門內也

承顔養志務得歡心而後已特率族人合置祭田供春秋享祀又自立專祠奉祀祖父至叔父析居已久贍以田宅叔弟四人爲延師皆已入庠又爲弟葯援例考授州倅素慷慨好施凡死喪急難不惜貲助如柳下族祖卒於餘杭旅舘公燠族叔卒於滇南任所隆吉族兄卒於下邳州署裕如袁君卒於臨淮官舍子山畢君卒於贛州郡衙皆極力護其靈櫬以歸邱君荆石缺稅未補家産盡絶代爲理豁得援例以免鶴龕閻君卒於長寧祗以數

金詿誤家累三十六口悒悒病歿者二十九人皆爲曲致當事淸其交盤旅櫬乃歸其爲德於鄉也又如此夫流俗之日下也淩弱暴寡自以爲豪而般水一隅遂不幸爲山左屈指焉予不佞心竊惜之偶命筆成還淳小約一書君見之深以爲然因取其書去將梓之蓋君之居桑梓也律已以正存心以仁嚴飭僕役咸恂恂奉法無忒一洗般陽故習矣而浩氣英才千人亦見予亥虞其或爲未深諒者所怪倘更進於温良大受尤有餘地也一日

過予燕邸予笑曰適讀論語中一二語有疑焉質之可乎君曰何也予曰光明正直千聖同歸之地也更無岐途而質直好義已確然正人君子矣乃即繼以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者何耶義以爲質之後又即繼以禮行孫出者何耶君笑曰先生之教深矣君聞過則喜能受盡言有先賢之風故同人得以勷之義槩如斯君稟質素弱嘗就一楚客之善養生者習回風混合之術上歲訪醫甫服於匡廬五老峯巔危坐者數日予聞之忻然而喜方俟

歸來細叩所得不虞歸甫數日已翩翩觀化不可問矣嗚呼悲夫直義成行而道濟爲心何所怍於造物而見妬若此蒼生顒望不足以留賢者之駕他心宿命予何足以知之把筆愴然失此良友固不止西州之涕涔涔沾衣也君雖廿載榮途而性嗜山水於舍旁爲園築亭其內牓曰萬仞芙蓉齋又開池濬塘堆巖布壑種樹蓄鶴蕭然塵外雅負書癖每見坊間善本不惜重直購求特建逸峯閣以貯之雖病類休文不廢披誦也著述最夥遺稾

無幾已經剞劂者有心谷制藝安宜治略笠山奏議笠山詩選及歷代循良錄感應箋註藏於家君生於崇禎壬申二月十六日子時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寅時享年五十有五元配韓孺人繼配趙孺人子一斯銘君叔弟芹出也今繼君祀聘益都處士南呂夏侯君鍾女女一適同邑歲貢生候選教諭馬君朝端男監生步雲韓孺人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焉乃銘之

銘曰嗟物化之轉轂兮孰司契乎穹蒼猶冠裳之

屢易兮盖升降乎俳場已摩乎召杜之壘兮將登乎稷契之堂問鷲嶺而禪觀兮謁龍月而飛觴陟東華兮超超睇西極兮煌煌或證果於隔壁躡雲馭兮翺翔乎猶有蓬之心兮雪涕泗而盡傷惆悵乎芙蓉之園兮疑陟降乎辟疆揖笠頂之白雲兮望鶴駕而徬徨

王太公暨元配孫孺人墓誌銘

君生而嗜學卽以諸父爲師友家庭臯比鏃礪忘晨昏時博綜六術刻意古文詞而君獨致精於博士家言期一當有司以爲捧檄之懽閉戶下楗謝賓友游從每出入恒由一圭竇中案上置□題十三本濡首吟誦座閒俱錄經史好句瞻顧不忘壬子入棘闈滿志而出卒未售咄咄淡墨無緣意不自得遂坎壈下世矣平原君曰大人不祿關文後不佞入向年修業廬四壁紙聲颯颯猶飄搖蛛絲

風影中不禁泣下沾襟也乎嘗謂士子受一經卽如淮陰背水之陣鏜然一戰生死以之矣朱衣黙頭遂闘松喬之算如此天下志士文人以數奇不封而賫志九原者何限桂子堂斧渺淼難期不意果於君見之矣惜哉時萬歷四十二年甲寅闘文後□□年而孺人棄養孺人孫姓稱未亡人者二十年太公卒時長子授室矣諸子尚幼家徒四壁立而尊章皆六十餘齡饘粥之資惟恃孺人十指供之足不踰閫外而每歲冬日一至懿親鍚山趙

氏家與孀嫗楊夫人共朝夕一室幼子三皆從焉
孺人擁絮臥床上諸子臥床前以一劍共衛森森
如對鬼神夜半聽鄰家襍作歌呼聲母子噤不發
一語至天色朦朦時候壁隙微光以針指就楊夫
人每笑曰女秀才效古人鑿壁事耶久之三子皆
入庠青青子衿而庭趨之訓不復聞孺人輒淚潸
潸下也嗣是雁序競爽試皆高等且食餼應秋試
屢屢矣皆不售慚且慍孺人則慰之曰兒輩何乃
爾爾賢書一紙自有司命君主之寧可意取耶汝

父簡練半生止一入棘闈耳汝輩決拾與三吳注
蹴之君子角者比矣其如命何發篋不休晚成何
害即不然青氈一席亦是明經退步也復顧平原
君曰汝年正富勿慮黽勉大業可也平原君卒十
試而後售而孺人下世已□年所矣言終驗而不
及見也歿時無他語惟語諸子勿忘汝六叔父□
嗣事以酬汝四祖恩蓋孺人初失所天時□公首
先倡義糾至戚一二人以翼孤寡每歲有助焉孺
人彌留而耿耿不忘德如此迨啓攢入土見木上

靈芝纍纍□□掌咸嘖嘖節孝之瑞不虛云公生
闇文寸惟太公苦志而不登上第孺人苦節而不
登上壽且皆不及見後人之顯爍也斯平原君之
摽心隕涕而莫禁者乎不佞則謂幽明無閒何闕
文

黃母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鄆城縣貢生兆熊女母楊氏生而婉嫕端莊語笑不苟十四歲歸黃君公蘊事尊章以孝聞緘組滫瀡夙夜恪恭能當兩尊人意甘脆輕煖必以供自奉飦蔬荊布而已封翁仰山先生孜孜爲德於鄉排難解紛有魯連子遺風賓客過從治具無虛日宜人雅意承歡烹鮮釀酒不憚劬勞柴問翔井里則冢婦力也翁及王太君疾宜人爇香禱天祈以身代蓋笄幃會閔行矣訓諸子以義方

則秩秩有常使勉爲善人長者至佐夫子利濟好施雅稱閭閻同志友焉辛巳歲大祲人相食施藥施粥施絮衣四境絡繹來赴全活者以數百計死者施槥且掩骼亦以數百計盡出紡績簪珥爲之一如佐太翁曩時無倦色也公蘊令陵川六年嚮然有氷蘖聲暮夜之金望而卻走宜人蕭蕭亦若故爲諸生婦時未嘗製一紈綺服及旋里餉諸親故則疏布數十端王丹所謂出自機軸者迄今陵人歌謠不替云旣而隨任陝州時山寇方張衆洶洶懼渠邱潰也或勸公蘊宜遣家累歸宜人毅然曰守土之臣義當與此城同存亡妾亦義當與君子同生死若遣妻孥以爲民望其若致身之義何且宇下之人隨而鳥獸散矣是重戾也而城以卒全其明於大義復如此無何以疾終於官署時長君在鄆三子視含斂焉蓋康熙三年五月也壽止五十有七惜哉宜人孝於尊章睦於先後仁恕於僕役門內淑德煇煇如矣而孚惠多端是鍾離子之致問於威后者也夫魚軒百里佐以淸廉彼德

耀而膺象服也者想當如是矣及乎綠林伺隙蛾附時驚而軔用金柅如全疏勒宗周之闕方之恤緯嫠如矣夫人之城庶可匹烈焉焜煌龍章不亦宜乎子五人闕文

棲雲閣文集卷第十四終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五

淄川　高珩　葱佩

神道碑銘　墓表　祭文　賦

贈戶部尚書澗遡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鰲永字蘅皐號澗遡始祖諱貴明初自棗強占籍淄川五世而至封中憲大夫養淳公諱逵時稱孝友長者四世皆同居無間言逵子諱崇義舉嘉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時尚綜核而公獨以寬平著聲有宮嬪坐逆誅明世宗怒欲殲其族公

倡言此內庭猝發族人何知不宜濫及無辜御史中丞毛伯温韙其言合疏力爭活男女七十餘人出䘏河南獄除大辟百餘出守四明月餘以病歸號見一山人生四子伯大理寺寺丞曉叔諱覌公父也公幼負異才爲蓺林祭酒舉天啓甲子賢書乙丑成進士分符襄陽襄陽楚要地也藩封驕悍民俗侈而喜訟號稱難治公剔衙蠹抑豪強革僉報騾馬時三王之國供億旁午皆先事區畫民不知擾預儲火藥六萬餘斤弓矢甲冑礮石渠荅各以千百計明崇正二年楚撫入衛軍資糧餉取給襄陽費亦萬計皆咄嗟立辦不須安于之儲也襄陽錢值驟賤每銀一錢得錢百八十文農商交病公集紳民酌議定爲一百三十文令民得以錢納稅糧官零收而總鬻之裒銀以解令下三月錢價頓平自是五年之內襄陽錢價不縮農民無加耗之累邑人勒石縣門以誌德焉公氷蘗自持恥以姑臧取潤而馭吏胥以嚴卽諸負勢傔人不少假顏色署宜城篆時蓋嘗折巨璫之角而卒以持正

忤臺使云蓋宜城孔道乘傳者項背相望而承天之守陵中貴人尤恣横其奴子每過輒鞭笞驛卒稍失意則蹂馬飲水從往來馳驟立斃之或割棄障泥宜城里甲以賠馬破產者不可更僕數也公初視事郵卒報中貴人奴捶驛吏幾死公遣二胥往召之則怒而來赫然曰我輩公事方急令且速具良馬召我何爲公詰其郵符安在則又怒曰中貴人所遣使例不用郵符且我輩豈贗者而沾沾相難乎公縛而笞之曰歸語汝中貴人我知奉郵

符而已此外一騎不可得也奴子歸白中貴人中貴人大怒行檄詰責公閱其文移如長官行屬吏者乃批其後曰本縣非太監屬吏也此式何得加我來役無郵符而妄索馬捶驛吏於法宜笞已依律決遣矣中貴人得檄則益大怒訴之撫鄖梁中丞中丞以尺號屬荊襄備兵使者曰襄令固健然亦不宜輕忤中貴人足下幸風其往謝不然恐羞刀難入鞘耳使者以書示公公辭曰中丞及明府意誠厚然令宦情甚淡不能脂韋澳涊事若輩若

得以此罪去官雖歿齒無恨矣卒不爲屈自是終任無敢擾驛卒多索馬者舊時直指使胥吏常分庭郡邑公初至一胥持檄至傲睨無部民禮公廉其惡狀纍纍執而斃之獄由是其黨咸思甘心强項令也直指某果爲所惑將以危法中公而都門九列諸大僚復以公才望宜在烏臺青瑣閒持不肯令公以平格側轉公乃上書云職學製五載歷事數直指皆蒙國士之遇然從不假顏色於其胥吏今值按君煬竈正若輩報復之秋也夫復何言

但按君若誣職以乖張矯激不近人情職不敢辯若誣職以貪則職不能默默以處此矣襄屬諸州縣卽至清者無不受火耗而職自履任之初以襄邑銀貴錢賤卽收錢以調劑商農今五年所矣未嘗有錙銖入篋囊也火耗尚不敢取況其下焉者乎獨是按君投杼之惑已深三至必欲羅織强項令以伸胥人憤職若靦顏居此將何以見齊魯文學之儒燕趙悲歌之士哉諸丈之欲留職而爲職解紛者不過惜職五載微勞欲以清華處之耳倘

蒲柳先秋清華又何望焉今不閱之身未遑擇地卽嫣曹比部職望之無異登仙也竟因是陞戶部雲南司主事去前公攝宜城篆一年有奇積有公費贖鍰一千七百餘兩卽以代輸本邑新餉邑人立生祠祀之公題二律祠中有云歸裝惟有圖書在盡實錄可代清獻之香矣旣涖民曹察核宣大撫賞清出冒破銀四十二萬餘兩以丁憂歸服闋復除戶部協理舊餉冊庫兼管章奏凡本部生節大計十三司難結案牘皆屬公定議大司農倚以

爲重焉時大農白陽畢公公姻家也計板曹資俸公應得滸墅榷差公辭不肯就畢公問故公曰安有君爲堂官而不侫可持籌擅地乎後數月山海新餉差出公求自試時邊事方新脫巾時告畢公曰君卽不爲仕宦計如老親何公曰急難者人臣之節吾以自靖且老親素安義命不我憂也之任餉至輒發士以宿飽又清核倉委侵沒得米六萬石豆九萬石悉歸之公家崇正九年公以憲僉監通州軍十一年流寇突四川大司馬特疏改調荊

州時荊襄武備單弱八不習兵公議裁各所協濟銀並榷關鑄本銀一萬二千餘兩添設防兵千餘名並荊衛操軍舍餘千餘名敎之步伐一一如司馬法南中如赳赳如雄邊子弟矣旋陞鄖陽撫治初賊張獻忠敗後奔竄穀城時邊鎭各兵厚集於襄將合圍焉獻忠懼以撫愚總理熊文燦文燦信之按兵不動爲請敕印且出示令與百姓分糧賊因此盤踞無忌立關抽稅掠奪往來商賈招買金鐵材木膠漆之屬日夜造甲胄弓矢殺擄及數百

里外而一時撫道有與相抗者獻忠輒藉以激怒文燦云欲敗撫局公初拜命卽先劾文燦以爲撫之一字可附之勦中而不可與勦並立藏厥渠魁脅從罔治罔治卽撫無多委曲也今認定撫之一字聽其盤踞不動恣意掠奪廣畜軍資反多方委曲令百姓不得名之爲賊甚至他人書札亦不敢及一破綻字但有言者卽指以爲壞撫局夫撫有局乎以見在之事徵之如劉國能馬進忠李萬慶等不過當陣投戈收之已耳未嘗有局也蓋緣認

撫之過眞故爾將錯以就錯獲賊已自知其狹撫之妄翻然掣繇而我猶逡巡於敵籠空架之旁想像其附我臂鞲亦愚之甚矣伏稽正德年間趙瘋子齊彥名等轉掠數省勢亦猖獗當日未嘗講撫而二三年間馴致敉寧良由有司拊循有素民安田里不肯從賊兇逆之徒日日奔突無所底止計窮望屋漸就銷亡此今日對症之藥矣奏上報聞無何張逆果叛攻陷房竹等縣將窺荊州時鎭兵皆爲熊文燦檄防均襄公率施州衛兵一千五百

及楚撫借兵五百扼賊於竹谿之衝掘草根煮青柿而食卒無叛者相守兩月文燦不發軍餉但移書趣公回鄖公奏言竹山爲賊窺荆首衝今棄而不守倘有疎虞責將誰歸臣深居鎮城高坐行文書豈不甚便第如皇上簡拔寄託之意何今雖轉戰可以趣鄖然賊氛正熾臣不能舍房竹也則此一塊土是臣致命之秋矣會文燦罷去楊嗣昌以輔臣出督師賊乃西奔嗣昌舊以柱史巡楡關見公清核廉敏心甚畏之後在楚與公相須如左右

手每以手書諮詢公亦持正不阿往復論難無虛日鄖屬僻在萬山之中久爲闖操諸賊所據公疏請於竹山設防兵二千移鄖陽守道駐焉斷賊往來之路奉旨允行鄖道周夢尹難之因潛挑督師謂頃題用計處諸廢吏公有後言督師意始疑會復爲宵小所交搆遂疏論公部覆解任回籍時嗣昌親總細務秦蜀楚豫撫鎮諸軍進止必關白得當乃行公奏言兵機决於呼吸往返或恐失時願詔輔臣總核其全而應變出奇令諸臣各以便宜

從事蕩平可竢矣疏入不省後張獻忠詭分少兵趣承天守陵撫鎮告急嗣昌盡檄各鎮兵往援而獻忠身率銳師倍道襲破襄陽福王死諸軍卷甲疾歸已無及嗣昌遂仰藥自盡明懷宗始追憶公前疏復起用以僉都御史督治通州諸軍旋入爲少司農掌鼓鑄事嘗因詔對奏言增兵則賦重賦重則民逃軍餉愆期兵復鼓譟是增兵適所以增賊然則去兵去食誠目前之要務矣明懷宗亦僉其言而不能用也李自成陷京師公爲賊所脅逼

受僞命卒不肯屈四月

天兵至都公以爲我

朝代與國雪恥誼不可不出遂往見主帥曰大王

奉

命討賊爲中原雪不共之讐席捲烏合乘勝長驅此不世之威千秋之義舉也然逆賊餘黨猶屯聚近畿二東三河聲敎未達若遽遣虎旅恐民心疑畏逆我顏行是堅其從賊之心而自分七萃之力也今莫如按兵不動遣使宣諭伐罪弔民之義二

省將傳檄而定矣果臣雖不佞願爲大王前驅焉主帥然其計即承制令公以原官招撫山東河南行次德州先以書諭其賢豪大姓爲陳逆順成敗之勢收其圖籍二東悉降至濟南設官安輯衆志大定東巡次青州逆賊旗鼓趙應元假稱將降而乘夜倍道襲青州城陷公殉之後月餘大兵復青州擒斬趙應元盡坑其餘黨迎櫬歸家公顏色如生云有司具始末聞於朝

世祖皇帝震悼久之命大司空營兆域贈戸部尚

書賜祭三壇子一子蔭公魁梧身長鬚眉鬱然胥徒白事不寒而栗而中懷和易即僮僕有過未嘗有疾言厲色其居官訊囚雖奸民怙惡情罪殊常皆如法決遣從容如平昔然性輕財貨不問家人生産而敦友于好施濟與弟及兄子析産輒取其下者有薛包遺風後弟姪爲豪右所兼併公延之同居筮仕後將舊所分田産盡與弟姪不留寸土焉方公爲諸生時邑學博士卒貧不能具棺其子聞公家蓄有美櫝値百餘金將爲王母備後事者

匍匐來求公即輟與之不少吝明崇正壬午之春歲大祲易子析骸遍於四郊公盡發倉粟先賑三族次及親友復勸富民出粟煮粥所全活者甚衆而自奉甚約每食止一殽一菜耳早年淹博羣書攻古文詞官通州時軍事之暇偶過太常君書室時太常方閲文選遂問三都兩京何處最佳太常君倉卒未對公笑曰文選爛秀才半今汝濫竽博士弟子員而不能通大義耶因覆誦兩京不誤一字偶問及他文亦然酒戸不減鄭康成少年卜夜

常至終夕筮仕後飲不過三巵嘗謂太常君曰昔人以日食三升米飯不飲酒爲家傳治譜語雖近謔然錢糧常多棼亂綜核貴嚴人命時有隱情審鞫宜細精神不嗇則胥吏乘之汝不可不知也義方之訓如此按公慷慨大器文武兼資雅量如謝安石敏略如姚元之不必稽之建節以後即襄陽賦錢一法卓然救時宰相事也今朱提之貫較明末倍蓰誠復得公持籌縣官豈復憂軍興而編戸寧須敲扑哉至料楚事如握火而卒未得力掃銅

馬賡江漢常武之烈此自關明社存亡大數未可
以一手支大厦也至
本朝六師入關闖逆西遺當是時神州乍陷海水
羣飛僞官遍布大江北而假竊名字稱戈躍馬者
郡邑復比肩鱗鱗起以
本朝師武臣力天戈所指自無不終歸版圖然而
嶷畏方深智勇各競使百戰之後暴骨於莽也而
後投兵二東蹈注之君子其孑遺能幾何矣公仁
聲先路建節而東尺檄朝馳羣壘夕靖兵不血刃

而海岱閒已奉正朔在
國家固収不戰之功而二東百萬生靈易土崩爲
安堵若不知改玉之事者伊誰力也耶至青州之
變議者或訝公之疎於防此又有說焉不佞嘗逖
稽往牒參覩已事往往翕張同道成敗詭趣非盡
關人謀也以疎而敗宜也或亦以疏而成倘因前
之成而襲之又以致敗以密而成宜也或反以密
而敗倘懲前之敗而矯之反以無成者比比矣執
北平之壇上以律汾陽則免胄於藥師寧非虎口

泥費禕之車中而繩光武則握手之新息或有魚
腸予師盡法而李郭之犯順固病批根三思反噬
而桓敬之隕身又緣解網功之立也蓋不必有成
謀變之生也亦不必有定範然則人非管郭將何
道而可乎以公之明智豈能燭房竹之變而獨留
於營邱哉吾意公當有微權或欲俟其入吾綵轂
而徐圖之未可知也而蜂蠆之毒遽發懷袖豈非
數乎豈非數乎後之人當有論世而慨然於此者
也公生於萬歷戊子年五月十一日卒於順治元

年十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七原配劉夫人早世
繼室范夫人結褵時年方少而事姑以孝撫遺女
以慈時公爲諸生常修業外舍井臼絡績夫人力
任之不以爲苦至甘旨滫瀡又罔不情文俱盡也
及公遊宦中外二十餘年每相勗以廉故雖屢任
華膴而囊篋無長物蓋實有贊勷之力焉公李氏
姊早失所天旋歸宗夫人飲食必與共終其身無
閒言族姻有貧病患難者稱力助之雖再三不厭
生平不喜華飾常衣者大布麤絲而已屢蒙貤封

而常親操作雖晚年未嘗廢紡績諸女有言過勞者則曰男耕女織居家恆理汝曹亦欲效世俗耑事紛澤粧束耶太常君壬寅歸省夫人方康勝迨春假滿將北上適夫人下床傷脇欲遲遲子舍夫人曷之曰吾病不足爲深患汝亍告期且竣矣急趨舍人裴勿稽也太常君雪涕而行至都門方擬陳情乞終養而以中秋後八日遽爾委順已夫人生於萬歷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康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二子長櫰弱冠早逝次樛副室劉夫人出邑諸生膺鑾儀衛指揮僉事復改鑲藍旗拜𡐤喇布勒哈番奉

詔言鈔法

世祖皇帝異之詔入內院授太常寺少卿兼中書舍人十八年改內秘書院侍讀至秋裁缺復候補少卿娶畢氏明戶部尚書畢公諱自嚴女女六長適庠生張濟亨次適戊午舉人梁公諱試子庠生梁維緜次適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韓公諱取善孫指揮韓淦子庠生韓茂樟次適明戶部廣東司主事畢公諱自寅子庠生畢際培次適明兵部尚書張公諱曉孫河南伊陽縣知縣張聯翼子舉人張之翰次適江南廬州兵備道布政使司右參議趙公諱振業子庠生趙元美茲太常君奉范夫人之柩祔於公壙則康熙三年四月十七日也乃系之銘以示來許

銘曰猗歟淮淸世有英人赫然仗鉞云社稷臣塡楚而身不少詘楚則卒癉謨謨陳也撫齊而志未全酬齊則已安抱不聞也英英河嶽之氣爻爲神也光大而重光焉相爾後人也

誥封中憲大夫範宸王公神道碑銘

皇帝御極之六年妙選庶常讀中秘書吾山左五士與焉予是時始識學士君素修茂齡儁才望而欽爲國器而恂恂端雅稔知義方之有素也久之而唐君濟武以建言歸安君復旦亦旋外補蓬池儕偶落落晨星同郡同官朝夕相過從者惟素修獨也燕語之次因得以聞太翁範宸先生行誼私竊慕之無何而先生來都下交揖於疇人中儀觀偉然因而私念藍玉不誣如是夫醴泉無源非篤

論矣丁酉素修以讀禮歸窀穸有期乃以尺書來曰清不天先君子遽棄藐諸孤鮮民之恨何極維是麗牲之石敢邀不朽於下執事不佞筆硯久生塵矣然素習先生其何敢以不文辭也按狀先生諱所師字範宸海豐坊廓里人曾祖諱詔祖諱簡世以隱德聞父有時婍修式於邑歿後邑人私諡曰恭義配李氏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垂髫補邑庠弟子員饜飫經術而尤篤於躬行瀞瀡承歡無間言諸兄皆早逝姪湛復不祿遺弟若子焭焭靡所卵翼先生撫育若已出黽勉教誨竟忘何怙之歌根本大節庭幃嬰白不止薛包卜式班貲煜燿已也惟恤三黨中樹德無數若沖斗長茂李君等皆爲匡其生紀康食綏帶乃卽安硯君卿呂公猶一吷耳同邑司馬二瞻將改葬其先人偕嫺青烏者行營高敞地得先生祖兆之南囁嚅未遽言先生慨然推贈無幾微難色二瞻逡巡不敢承歸而庀儀踵門長跪以請先生力卻之曰佳城鬱鬱向已心許君矣庭實焜煌是奚爲者固請固卻之其爲

德姻婭有如此者邑中荒度土功率聞風爲里人倡若新學宮建文昌閣置關帝城隍各廟香火地捐金鳩僝不恤倒囊咸秩無文式襄蘭鞠其伉爽好義有如此者早年有四方之志雅慕子長遠遊輕裝鄴下憑弔氷井金鳳閒旣而驅馬秦川薦渡大江一葦所縱三吳三竺朋靡不蠟屐及之所至山川險易戶口阨塞咸若握火於天下大計灼灼指掌閒壬午邑中戒嚴郭令君以中權相屬自冬徂夏登陴不懈得以免渠卬之潰者先生力也會

備兵使者雷君按部閱武試諸生騎射先生四矢
如樹妙發承蜩使者奇之欲辟爲從事辭不就也
戊亥之間小腆復狡焉思逞數百里內魯無鳩矣
先生復爲杜侯畫戰守事宜增長塹制木礟蔺石
渠答叱嗟畢備萃跗注之君子而節制董之三齊
技擊屹然河陽壁壘然劇寇數來犯輒出奇大剏
之蟻附者披猖咋指遁邑以安堵其壯略救封疆
又有如此者至於膝下傳經慈而有則飲食坐拜
之間必敎以禮是以諸嗣君皆澤於大雅圭璋爲

度庭以內雍雍如也戊子長君食餼次君素修薦
於鄉明年成進士旋改史館先生聞就邸舍則繩
繩以清愼儉約訓之旋卽返車東歸曰長安數米
而炊曼倩誠難一飽然汝勿恤甑中塵我家故有
田東海上力耕學稼足佐汝燕臺饘粥小子勉之
其惟淑身稽古無忝
聖明恩哉歲時膢臘學士君偶寄禮祿爲壽則謂
嚴坩餁者何人乎亟止之蓋天性清淳而且以身
敎云念先世傳家淳素與族人約不得直役鈴閣

及作箒塞意錢諸不類事是以族姓循循尺度無
敢卽於匪彝此尤爲方幅族姓所難企者辛卯
覃恩膺封文林丁酉
慶典晉封中憲命服斯煌彼其之子或有車上僊
者而先生抑然有以自下邑大夫以學宮惇史之
典願洗爵進焉先生再三遜謝不往也於舍後誅
茅闢地作小小輞川案上花史種樹書以課平頭
朝夕招一二故舊拍浮談笑三雅無算陶陶丙夜
鮮倦容親知咸嘖嘖謂洧槃遊遨福未艾也忽得

疾越日遽卒邑人大小雨泣相杵無聲壽不配德
此諸嗣君之所以拊心欲絕者乎予惟士人鯉庭
投業紛綸六術所以出而圖吾君且以霖雨有衆
也然而奉檄愉愉亦正欲邀恩五鼎以奉高堂一
笑耳予祿祿榮名之日二親已違養有年惟誦皐
魚之言隕涕涔涔耳向者羨學士君之斑衣子舍
而躍然以喜謂爲子如此又復何憾轉自顧而悄
然以悲也今學士君仍以猝猝棄養爲終天恨夫
人子之心何其有既而人子之事則可以無憾矣

且先生行誼篤閒冠仁鑿義古之所云祀於社者良是至其功在封域若覆盂其視魯連子之風烈亦何多讓也者此固不以

國寵而榮而况赫赫

絲綸賁於防畢榮哀有加者乎彼輿情佖猶觖望者獨以年未坐進者顺耳然而死而不亡者壽枉下之言固在此不在彼明矣况嗣子競爽伯若叔矯翼天衢浸浸方未可量而學士君浸假履台衡光施上下以補先生所未足其爲孝方有大焉者

不亡之壽尤在不匱之錫哉先生生於萬歷壬寅二月廿二日卒於順治丁酉十二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六以己亥十月廿二日葬於西南隅之新阡諸子孫婚嫁詳誌中不具載乃系之銘

銘曰惠於宗以逮里斯蘭蕙之被也殫厥猷以綏封斯龍淵之器也與善者天亢宗以爲嗣也昭德者史貞珉以爲識也

江南無爲州知州在公李公神道碑銘

不佞杜門養痾久矣友人王子允瑞過予曰故無爲州守李君葬有期矣將以麗牲之石屬君也予應之曰夫人非令名之難也而令德實難基之不競而貌其榮焉則所撫者皆古人宿美耳蘭臺令史之書尚不足君所乎而又煩子墨捐捐爲也然吾故聞州守有能吏聲南紀之分符也子維朝夕爲治狀若何果可以班諸炎漢閒乎王子乃娓娓言之予曰是足承惟良之選稱民牧矣乃按狀而

撮其大者筆之君諱祚之字在公號慶餘於陵望族贈宫保芳洲公諱廷春之曾孫見山公諱夢鳳之孫也兩公俱以刑部尚書五絃公諱化熙貴見山公六子其三諱世熙卽君之父以尹雩受封者也君以恩選授虔南雩陽令嗣以上考擢無爲州知州以征解之悞解組歸君之筮仕雩陽也邑有海寇餘黨李玉庭者都御史發兵屢勦之不能得君單騎率一吏一卒詣其巢諭之卽俛首受命己亥秋玉庭聞海氛騰溢復決檻跳梁出君親歷行

閒先捕閒諜次計散其黨於是賊之驍將先後投誠乃跡玉庭所竄以徤卒二十餘人獲之於九山田舍後撫臣薦剡中有單騎著禦侮之功蓋實錄也時嶺海多故甲士往來如織日旁午雩陽道上矣會有兵索食民舍中發其笥衍者君捕至笞之且將具申大吏其長請罪良久乃釋之後之荷戈至者詢知爲李令治境輒咋舌相戒勿犯也境內多虎噬及童穉君懸賞捕之舊例賞殊微而與杖十咸謂不杖則捕者必病厚予之恐後難繼也君

曰民命與金錢孰重輕何事乃爲倀復仇耶賞十倍舊而免其杖嗣是不三月而獲七虎賞悉如初歷三年嫠婦之夜哭者不聞矣士人吳宏文邑素封也突有四人鬭其室自謂灌絳籍也當還我所寄金珠纍纍不則督捕之牒旦夕至矣君嚴勘知其詐也琅璫縶之解太府半途而遁僕區之氛自此一靖矣尚鬼故楚俗而巫覡簧鼓其閒桃茢戈棓如倀子之驅疫然比鄰異其秘祟搏擊叱咤聲相接也詢之父老則咸云兵燹積歲暴骨如澤蕉

然君乃懸厲禁罪不葬者其力有不給則捐槥助之俗頓移而祟亦頓息焉雩境出佳茗皆植之蘭若閒僧之餉守有歲額若令甲也合邑八十餘剎茗之以斤計者千有奇君悉捐之且永除此例恥以盧仝茗椀令諸苾蒭訴厲也至於甕温子退而猰貐不血助屠中杰而釜魚獲甦禱龍潭而甘霖立應肥蟘不災設義學而蒙士采芹樸棫有造賁噴榮問未可更僕盡也若夫已聞遷官之命而撫臣以瑞金疑獄檄君與龍南石城二令鞫之君立

起七人於白骨中時二令以後患相惘君身自任之毅然不阻此不尤爲仁者之勇昔人所難乎迨君之遷無爲州也其荒度土功則百廢具舉鎖鑰之寄祈報之司前賢之遺蹟鼙鼓弗勝焉故闕廂以立鼓樓以新元章墨沼晏公神祠煥然輪奐也石丈之袍笏如新芝山之堪輿增盛矣而不憚鳩功以永利玆土者則尤以四垻屹然爲諸圩門戶每於春陽輒課督畚鍤綢繆芟櫂而陽侯息虐稽人履豐四載如一日也其酌劑傜賦也馬價則裁

火耗則禁使司頡料者不得上下其手司漕務者
不得苛派現年汔可小康矣而蘇民之困急且大
者爲二事蓋州之常賦四萬有奇金生粟死民告
痛焉君催科有法裁潤狹酌緩急而布之猾吏不
敢舞也必以額豪宗不能逋也必以期大刑酷法
不以加也即間有未竣者以火簽親催之賦竣簽
銷此外無問焉康熙三年奉部文清丈雖長吏履
畝而吏緣爲奸衆惴惴焉君單騎竣事雞犬不驚
也一時邑士民之言曰敝邑雖介在江滸亦王土

也任土之貢吾儕小人敢有媮志焉以水旱之不
時魯人之皐開有之而冠如箕者督過實甚迨其
租已幸輸矣而復加以完糧之扑罰以納遲之贖
若之何量地之橄甫下也大江南北咸鰓鰓然聚
族而謀之曰官或苛求乎吏或舞法乎丈尺或意
增意減頃畝或詭荒詭熟乎不則輿馬之擾也供
帳之糜也甚而暮夜有金飛集之蚨蜚蜚也若之
何而吾侯滌以清颺温以旭日式歌且舞實以之
矣蓋輿人之頌如此往者予在燕都諸門八有分

符出者率自云外吏也有怏怏之色予告之曰誤
矣夫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數十萬人喁喁待命於
此此庸非古之聖賢所謂得志時乎吾輩自童子
受書即時時以致君澤民在口頻開夫釋褐故小
臣也致君誠未敢易言澤民則其職無疑矣且
天子之分職也重甚夫寧不畏簡書乎此即圖吾
君之實政也苟絃歌不匱衆實慈母以之譽命蒸
蒸起焉其何域之有報祖禰而裕子姓數世燕翼
無已時柰何小視民社且古來賢士大夫其不以

民社發軔者亦鮮矣患不能盡心利民耳豈患公
卿不坐致哉我思古人不止劉忠宣以辭館而求
爲方岳黃炎公相國之後功名減於治郡時也唐
之賢輔如房杜無可書之績何以故哉夫北斗帝
車樞綰三垣斟酌元氣大矣隆矣而待命羣倫咸
歸功風雨風雨與物近者也守若令與民近者也
去民也近故澤民也易澤民也易故施功亦易焜
煌也雩陽無爲之政其有聞於時者斑斑可考視
昔人之以區區一種樹一治渠垂靑史者不亦過

之乎所惜者以簿書徵文掛吏議方將昭雪一奮淝池之翼而奄焉朝露遽謝賓客焉嬰褭之足未遂簽雲斯爲餘憾耳然亦可以儕諸能吏無憾矣君兄弟八人舉文武賢科者花蕚輝映君皆友于藹藹人無閒言事父母及大母以孝聞定省之儀風雨不輟也急人之急好施不倦恤者髦之無倚者生於我乎食死於我乎窆則有某甲若而人甲申鼎沸師旅尙未入關之時蛾賊數百許方焚掠鳳凰山下君糾閭左子弟赴之狐鼠立竄枌榆安

堵歌也其爲德於鄉有如此至遺事之傳於雩陽者君嘗過招提有牛跪伏垂淚詢之知庖丁所市也惻然贖之以付寺僧曰善視之後君之歸也牛跪道左送焉數年後傔人適粤過其寺詢之牛無恙也僧人語之曰此李令君使者也牛復跪謝如初他人雖強之跪不能得也一時傳爲異事焉仁民而愛物此亦可以風矣君生於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初十日酉時卒於康熙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午時享年四十八歲娶邑庠生許公曰都女封孺人子三人長斯覲仲斯有季斯咸女二人婚嫁云云將以甲寅年十二月十三日厝於古城南之新阡乃系之銘銘曰

隴西世望王謝之遺風也南紀花封卓鄭之康功也佳城鬱鬱維先德是從也貞珉之表舊履如桐鄉之祀無窮也豐庇爾子孫兮宅此百代之幽宮也

兵部尚書庸足仇公墓表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誕膺天命薄海歸心衆賢捧檄故明

兵部尚書益都仇公奉

詔詣闕下以年老乞身蒙

恩賜貂裘以原官致仕越九年以疾終於正寢迄今三十二年矣公嗣君彭年彭禩以墓表來請禮也不佞硯田久涸且海瞎徐公之狀海客房公之誌煌煌名章不朽矣予安敢續貂然予自爲諸生時以葭莩之末久叨孫陽之顧矣憶弱冠時先君子命予以試草質之公公謬加激賞即轉以正之王補之先生賞亦如之補之爲帶如先生弟自諸生時譽滿海內擬之二蘇乃先生數奇究未一登賢科而制藝之工說理如話盡態極妍識者以爲出元方之右猶憶公評予文數百言而居要則曰行文之道虛運則易於見長而摭實正難於應節此作以虛御實未易才也予至今猶愧此言而公

之暮得一士朝以告人者陶鑄後學汲引人才之至意如此迄今每憶之不置安敢以荒髦辭援筆乎公生而穎異長益肆力於學方應童子試而前輩名士咸推讓之年二十五始以告考五義入泮三十五舉於鄉三上公車已未捷南宮未筮仕丁外艱哀毀踰禮蓋前此家貧雖力致甘旨終以爲歉及是風木之感切於中故其哀過於恒情也服闋授中書舍人時魏忠賢方用事躁進者多附之公視之若將浼焉遂給假回籍避之時近秋闈公資深應得分考公去即繼公者當得之公不爲少止繼公者方自慶且笑公未幾而璫之私人以闈節入笑公者不敢逆及璫敗而是人以璫被錮人始服公之卓識定力焉方公之歸也時同邑有以卿寺居長安者寓書勸公赴都云一入都門即臺省可得奈何坐失事機公以笑應之曰君誤矣君誤矣吾方欲勸君褰裳以避而顧使我濡足以從耶公之審於出處多類此莊烈帝即位授諫垣其有初附逆璫而巧於自脫者公擊之不遺餘力大

奸無得漏網者當其時直聲震天下天子心嘉其義凡有章奏朝上輙夕報可焉公每以人材爲己任所薦引一時不下三十人無不分別錄用者未幾由戸科刑科而兵垣矣舊例兵垣得以殿最邊帥邊帥率多投函致饋公槩不之啓輙還之所黜陟一秉至公邊帥憚其嚴亦樂其無私也時天子方厭苞苴之行每旁寄耳目以察外庭事公之清介蓋徹九閽焉上嘗對左右嘆曰禁絶交際久矣舉朝誰爲奉行者能絶之者惟兵科耳其受知如

此庚午副試入闈一時稱至公爲故事閣臣初拜臺省例當進謁時宜興周延儒當國將結納諸正人於公特加異禮公義形於色長揖之外不交一言輙辭退蓋秉正嫉邪公之天性然也自是忌公甚所以中傷者無弗至矣乃乘順天武闈陷之蓋彼日夕交通近習使於上前稱一人爲將帥才天子固已神馳傾收矣及榜發竟無是人名上爲之驚彼復從旁嗾之其人實目不識一丁者也而終以遷謫按兩浙鹺司知事浹歲事愈白遷滁州太

僕時有以酗酒忤之者有司欲置於法公謂醉飽之失不足以責人力爲解免滁人德之爲立祠至今俎豆云癸酉進行人甲戌丞尚寶未幾而璽卿京兆一期再遷懲前謫亦以受知於上故也歲丙子京師戒嚴通州特設重鎮上難其人銓部屢以名上卒無當意者乃以公名上疏入卽允愛公者或爲公危公毅然不懼也得旨之明日卽以單騎就道時服其勇决焉及抵通嚴壁壘謹斥堠時衙門新設事事草創公日不暇給皆躬親之屹然爲

神京保障方公之初蒞也時內臣有典兵駐通者以公至議欲移駐他所公疏留之因爲臺臣所劾公不辨引咎辭位而已疏入天子震怒集廷臣議欲杖言者且歷舉封疆重臣赴任稽緩者多矣汝等曾未之言今某命下之日倉卒就道反彈之耶且封疆事重豈能獨任卽留一人共事何得以交通內臣目之乎當公鎮通時軍士以缺餉鼓噪嚴裝列隊譁於城下已有刦掠行路者一時內臣道臣及總兵官咸閉門不敢出公聞報不服冠服輙

披衣曳帶而出左右欲以兵從公卻不用肩輿旗導一如無事時竟出城諸軍不意公猝至相顧錯愕不知所爲不覺下馬羅拜公叱之因令隨入教場既升將臺諸軍叩謁公問所以以鈌餉告公諭以催疏已上不久當至爾等奈何爲族滅之計且吾平日得無有尅減糧賜招若曹怨尤者乎皆對曰無有公曰既如此無負國也因擇其倡亂者杖之頃刻而定非公平日有以大服衆心必不能也秩滿陞南京戶部尚書是時太夫人年逾八旬公

志圖終養疏再上終不允既抵任經理井然庚辰轉大司馬將力辭太夫人固止之曰襄陽不守襄藩遘禍國步維艱正臣子陳力之日安得顧其私乎乃洒淚而南無何竟以憂歸未幾而明社墟矣此公立朝之槩也公內行淳摯人無間言當諸生貧窮時母許太夫人病暑公衣不解帶治湯藥而侍之者六十餘日不懈太夫人賴以起遠近識與不識皆以爲純孝登第後贈公病大漸囑公曰吾以目疾所業未就幸爾成名當努力報天子且吾

家世未嘗有隻字入公庭者其識之公後病重亦囑五孤曰我憶爾祖遺言居官以廉居鄉以厚我死囊無餘金家有藏書爾兄弟奮志誦讀愼勿鬩牆以貽我九原憂哉至仁心爲質庚辰入都時歲大祲遺骸蔽野公盡出橐金掩之至佐以稱貸或詭言他處遺骸衆實給其金公與之亦不較抵里出積粟以賑饑者所費不下二千石所全活亦不啻數千人有棄嬰兒於道者輒收育之歲熟其父母在者還之乙酉歲又大祲公於新店別業當東

西六郡九道掩骸煮粥拾粟育嬰如前庚辰時且或倍之所全活又不下數千人蒙士楊生際泰以應童子試旅郡城學使者錄之矣顧窶不能具冠服公咄嗟爲備不少靳東蒙之士頌德無斁焉其博施濟衆復如此

改革之際公募鄉兵千餘人保障地方一時依公而居者蓋數千家雖寇盜充斥卒賴以無患焉跡公終身正色朝宁孺慕庭闈履義而行仁人所知也而有人之所未易知者夫士人之立身莫重乎

其始進也才智卓犖之人世不乏矣而特以不能抑其速化之心濡跡權門樂因人熱翺翔天路旦夕端揆洋洋車上舞矣而邯鄲已醒味如咀蠟素絲已垢無路回車遂奄然齒冷千秋矣如唐之劉柳諸人皆異才也特以伊周自許借蔭叔文千秋詬厲悔何及也人知公之大蒐狐鼠盡掃氛祲朝署爲之一快而亦知其晦跡邱園之日蕭斧已發於硎乎至於人子之道多方而大孝之量無盡仁者之粟白華之歌君子之所殫心也亦知進而疏

榮國爵貤賁龍章焜煌奕世之有進焉者乎亦知章懷明發夙夜紹庭彌留遺命寶若球圖德逮雲礽祚垂百代之光爲丹臒乎則公之以天經地義而砥節於匪躬以正色義槩而博周乎道濟犯而不校德媲前賢公於是乎不可及矣獨惜周歷諸垣諫草纍纍兵戈之後不存獨禮垣數疏猶在其滌盪羣邪推轂衆正偉矣而籌時一疏云有罪流徙諸人往往私逃莫若酌其輕重定爲納贖此濟醫之良劑也其枚卜一疏云先分邪正再衡才識

此定國之訏謨也則吉光片羽倍可珍耳公於順治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戌時以疾終於正寢距生先朝萬歷五年閏八月二十一日卯時得壽七十有六元配王氏淄川舘陶訓導王公業女封夫人先卒男六人長慰祖早卒次兆昌奉太夫人命以功服族子承嗣次彭齡次彭壽次彭年次彭禩女五人孫男十人彭齡出者二日昱日晉彭壽出者二日昇日昉彭年出者二日晟日昶彭禩出者四日智日曉日暐日曦孫女十六人曾孫七人保愚

保德晉出保慤晟出保惠昇出保慈保恂昶出保恆昉出曾孫女七人詵詵盛乎哉其婚嫁詳誌中砥世氛則嶙峋嶽立起道薤則邱壑春回士君子之所以自盡當如此非有所期而然也然而左掖賜玦終致台衡壯哉泣珠究蕃蘭玉降祥不亦彰彰乎有德司契天道於是乎不爽矣是以揭之貞珉以爲楷式百世而下過墓者式之愾然有動於中焉其陶冶斯世爲無盡哉

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在川李公墓

表

公諱蓬時字化甫號在川世爲江西贛縣人洪武十九年選壯士實戢輔有諱牛仔者自寧都衛調戍德州衛遂爲德州人數傳至清清有子二人長琊次琳琳生芥卽公父也贈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母董氏封孺人公生而端恪不習兒曹嬉戲嘉靖庚子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授行人選湖南道試監察御史奉命巡青徧歷馬坊稽盈耗不避權

要越歲按宣大適逆帥仇鸞主互市鸞偃蹇畏懦不敢禦敵又恃通市忽邊備而大同總兵徐仁復驕縱聲言旣與敵平無庸戍守恣意朘削爲囊橐計巡撫何思亦以通市故禁邊軍殺敵者抵死俺荅之衆以故出入關隘動稱貢市有司廩餼惟謹其狡黠者變服入城奸辱婦女莫敢誰何公具疏極陳其害日數日之內俺荅三入寇似與通市情實相左乞勅邊臣多方備禦仍遣使宣示恩威令其約束部落勿啓邊釁每歲六月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復求請及零騎侵犯倘彼服從則與通市如故若面從心違據實奏報一意戰守可也次歲正月俺荅寇大同公又上言諸部落於歲初入犯俺荅之約束全虛馬市之羈縻難恃今日之計惟一意討伐乃帝王恩威並施之道宜行各邊臣合兵征勦仍勅京營大將仇鸞訓練甲兵勿得隱忍顧忌釀成大患其後敗盟悉如公言先是俺荅以萬騎入塞抵懷仁縣大掠總兵官徐仁副總兵王懷邦等各擁兵觀望惟指揮王恭帥所部力戰死之

公疏劾仁等而請贈恤恭以作忠義之氣乃械繫仁等贈恭都督僉事爲立祠塞下自後邊備始修矣事詳國史及典彙諸書中再按徐淮時大盜李之強聚衆流劫蔓延豐沛巡撫督漕諸大吏匿不以聞公上奏且馳檄勦捕不踰月盜平公以保禦功受上賞旣以資深差南畿刷卷例應內轉浙人趙文華者公房師也方居顯位與閣臣嚴嵩相結勢張甚謂公曰稍自圓通卽卿寺可得公拂然曰去留惟公所命品行吾自主耳趙啣之遂出而爲

湖廣按察司副使比之任値漢水數溢公殫力修築陽侯不爲虐也進布政司參政仍守荆南尋擢廣東按察使丁內艱服闋補山西歷左右布政使時宗室蕃衍祿米日增諸藩府又多預支常賦所入往往不足公劑量晝一出納兩平人情翕然入覲御笎庫羨餘不納及大計日於吏部堂上議屬官去留忤時宰意遂以年老致仕中外方惜之公怡然自若也歸田謝絕人事尺牘不入公門日以課子明農爲務公庭訓嚴切諸嗣君繩繩奉以周

旋勤刺六術如奉三尺務期得當於賢書以代贄薦之薦炎子庚午舉於鄉長子不敢復見公卽潛身別墅服箧淬心直至癸酉登科始入拜膝下爲門以內肅若朝典家人望而肅然常端坐中庭三歲兒子不敢踰階乃伏於簷石之下匍匐而過其門內端嚴可槩見矣生平廉以持己服官日冰烈自矢巡方兩地以及歷任中外官至左方伯而田不過數頃僅供饘粥家無餘貲若寒士然予不佞八載長㭿復趨闕下則□□□左顧被服儒素彬彬大雅君子也心竊念英年巍科乃能恂恂如是名德固當有淵源及詢家世知爲公孫崑岡之玉洵不虛矣古來賢士大夫之立朝崇替非所計也必以名節爲立身之本昔人有言不事孫劉不過不爲三公耳鈞曲封侯喪吾鼎者不旣多乎先生冰霜慄慄不屑以權貴取要官可謂齊國男子矣而謀國之忠先於薪火瞻言百里維其有之立身之大節籌國之遠略旣以度越時賢而世業以紿庭訓以嚴里門內之淑德復有如此者柳氏家法

於是乎在不上儷古人乎先生之嗣君復能世守不替丹蔆重光宜哉□□□克光前烈也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固□□君之服念維則者也隴西之祚其未艾乎

祭通政王子下先生文

嗚呼萬古驚泡三生噩夢公竟至於斯耶龍媒汗血轅折半途公僅止於是耶公境似亨矣而半生皆茹荼之味猷稍試矣而長才竟齎志以終人亦知之否耶公以烏衣俊才青箱世業岐嶷綺歲江海奇葩宏詞之科延英之對綽綽故物矣是非淮清琳瑯之彥耶旣而籍改沛豐世延帶礪出車太行殪彼封豕凱歸飮至介馬無驚是非終軍長纓之請耶始投筆以從軍旋息戈而講業析白山之

六書窮肅愼之三蒼尺疏匡時至尊動色拔脊詞舘妙譯封章是非洛陽前席之遇耶旣而疊泣栝棬三歸桑梓麻衣如雪雞骨支床方重吾某之哀轉切安仁之悼又何遇之不淑耶軒車北上就秩銀臺地埒夔龍座參卿月節鉞方將荐被鼎衡苛其榮施而天不憖遺歲在蛇而箕已乘矣豈非與李將軍之數又千載同奇耶哀哉訃音乍至行惻途嗟人奮百身食添三嘆或則昌言於途曰公屬纊三日而回生矣謂公不宜死而幸其生也或則又曰公雖已蓋棺而旋又懸弧矣痛公之不祿而祝公之有子也此雖訛言足徵輿志矣蓋公之在國也士大夫咸有縞紵之歡其歸里也郡邑事更切纓冠之誼清霜皎日信若丹青而不知此止公之緒餘耳同人三四所期許者羊杜緒風督撫上選異日者提封千里指顧百城必能驅使岱雲飛騰郇雨煇煇照太常旗名臣紀中而今已矣哀哉天旣不許其利濟蒼生炳麟史籍則當令之平平無奇容容多福爲一醉飽闒茸

之公卿可耳而復畀以長才大器灝灝恢恢厦若千間舟可萬斛者何耶此造物之不可問者一也年來善良往往多厄其豺狼狐鼠於民生休戚了不置念之人率皆履榮敭腴眉壽期頤而未艾遂使天下款啓之夫以豺狼狐鼠隔膜民生爲富貴壽考永命祈天之道而公若以利濟殷殷得罪於司命者然衆人遂援爲大戒而同人感憤亦無能旁置一詞此造物之不可問者二也夫李廣不侯尙抵白首賈誼早世幸有聞孫公何如哉此造物

之不可問者三也然而此亦塵世浮生蜉蝣細故也公以未冠登朝世家膴仕人咸致羨謂騁騏驥於修途縱艨艟於下瀨致足樂也而不知其危城險道疾病憂虞固已無之不嘗矣年來祓志方祈佐修有意於性命大事而世故因循流光不待一息千古遂至於斯而又僅止於斯令公而早知日近夜臺年短強仕棄一官如敝屣躡七眞於雲阿洗髓伐毛夌佺鑠石未可知也惜哉惜哉何嗟及矣此日蘭摧當屬夙業後身霞舉幸勗來生公其以斯言爲有當也耶爲無當也耶死者而盡無知也悠悠吾輩固當同腐千古聖賢千古豪俊竝當同腐無疑遲疾之間一彈指耳疾趨先休亦復何恨不然者在昔成言久有息壤矣尙能聰聽而無忘否耶生平懷抱快論施莊恢譎萬有之先淋漓八表之外狂言如昔謦咳非遙晉虛生塵楚招侑醑尙能陟降而醑此一觴否耶

遊賦

懷居客問於汗漫主人曰子好遊乎我思古人好古而愚乃步其塵名嶽馳懷於禽尙子長放跡於龍門盧敖抗詞於若士寥冥紀放於緯眞數子畸蹤子將安放抑在筮而希高或戀棧而謝廣彼宿春之幾何羌役役於坱莽主人欣然而笑曰唯唯否否客何言之固也轇葛寓內崖約可知刺促塵蠓彼哲而愚足束矓瞢有如蠶繭朝離夕反何异雞棲望銀闕而回棹陟崑圃而靡梯斯誠望絕天外事阻人區矣若夫匝歲未遙千里非遠勝地營懷娛遊縱眼迤邐銅鞮之街巀嶭玉壘之坂停騎溪山帶蘭澤以何豪載酒江湖歎鬢絲之已晩別有神臯輿復不淺緤馬鶯鶯之臺睎髮偓佺之館或赤松之可尋庶靑童之來返久菀結兮我思將飈馳而蓬轉矣獨以幼事嚴親鯉庭局步長丁厄運鯨海驚流請急而南薄言歸休僉曰愉哉愼爾優游乃高枕而杜門竟絕軌於方州欲脂車而載遂恐吏議之我尤謂沈痾之伊何而撰轡於阻修

柅玉軑而不前秣我馬於道周望關梁而太息悼
宿尙之難酬矧夫莘莘虓虎寢維我郊一載乘城
是用告勞晝四出而偵燧夜十起而驚鐃翩彼韎
韅森此唐寢蕭然襆被棲於麗譙終宵登而莒潰
咩鬱攸之方驕憾七尺之猶贅何十洲之可遨聿
來機而來庭又秀言之嘈嘈念塞馬之倚伏會區
區而余要是安知非造物者將以解吾之天怢而
釋吾之天韜哉有趙有熊有李有柳以罪而逐仍
倒其口況此狺狺爰書則否開厥學者朝許投簪

巾我車哉邑無掣肘軒乎舞之曷不鼓缶比聞新
條桎梏是守峭澗涇菿藝眉俯首驅馬先辰旋轍
後酉身等勞薪餔惟冷糗八磚曳履幾於莊賈之
刑三舘失期或戟五白之手日之久矣反致羨於
羊來夜未央兮眞無辭於馬走我謌劬勞人誰燕
譽家徒四壁馬卿賦亦何爲國則五窮韓子遣而
不去貨臕之直不繼雙寓一楹割肉之仁安施八
口兩處鳳池來去狀如驚嶺之僧芸閣晨昏人傾
檢閱之戍拒賓筵而屢辭閒讌金而早悔誕華乎

水衡之司神馳乎山公之幕將覘學而郎署多爭
欲巡方則虛名久悞望已淡乎覘草計復窮於碁
墓惟攜手兮黯婁抑比德兮涸鮒脫巾詞館曹劉
起而揚旌擲命史局班馬聞之郤步必甕之而何
辜或逃焉其可恕揭容裔兮遐征復遄迴兮奚慕
容曰我贍四方實縶荷戈駕子之輿馬首則那蔵
且晏而云如之何主人曰甚矣客之忿我殷也不
佞之遊也以快其心豈能懲罝阽危而嶮巇是蹈
哉周道遲遲行邁多端先近後遠棄危取安警彼

畿南銅馬相先苻萑狐鼠海岱之間南望雪溯截
西其轅實沈故墟曰小康焉綺縠澤汾之地仙靈
姑射之天過絳都而追三駕登蒲臺而拊五絃彼
故人之延佇蓋攀結於昔年乍登堂而長揖燕語
笑以蟬聯披琳書而窮羽化援琴心而證胎仙豈
玉晨之遽命或金液之可還東望沮洳有泌百泉
檜楫松舟蘇臺邵庵伯氏載遊薄採其菌一葦蕩
頁酒注魚竿蘇門彼姝可與盤桓西南命駕策杖
抵關菡萏雙蟲是曰華山鐵絙千尺玉嶰千盤壓

拂岂風鶴語晴煙地高而空人淡而閒醒則清露賜則寒泉熱士滌腸蘭雪洒然一椽之廬十畝之田避世來歸此則桃源事豈或欺我友所言若夫上谷雲中掇蘭茝而須再駕淮揚吳越留名勝以俟他年睠彼先民亦各有行斯焉方斯異夢同牀芳躅別步逸翮分翔兒女纏緜蓋未完乎婚嫁才名塵土亦何有於文章青蛇四海難其飛越黃冠一衲恨其蒼涼事維自適道亦奚常或則登嶠或則浮湘或曼胡而錦鞲或鶴氅而霓裳禪板茶煙或側跡畸人之座明珠翠羽或掉臂俠士之場或托鉢於蓽門或載酒於橫塘或幅巾載還則琴在宗文之壁或柴車借逝則春餘伯曜之糧或白鶴歸而弔夫高邱或青牛去而入於窮荒車兮誰謂其無箱川兮誰謂其無梁鴻何為兮雕樊鶚何為兮盤囊水何環兮蓬邱雲何飛兮帝鄉同乘化以翱遊任蜩蟬兮蜣蜋

栖雲閣文集卷第十五終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東高公神道碑銘

新城表弟王士正撰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一月十一日致仕刑部左侍郎高公薨於里第遺命勿請郵謚勿訃聞勿受弔勿作佛事勿求碑誌之文子孫違者是謂不孝二子奉治命弗敢違越二載公仲子之騤來京師請閒曰先君治命弗敢違隧道之石麗牲之碑文悉闕如異時國史家乘亡所考據不孝將焉辟辠先生與先君外兄弟也而相契合最深且久敢以碑銘累下執事余曰然碑誌昉於西漢古賢達不廢儆子請余亦不能無言其敢例辭按狀公諱珩字葱佩別字念東其先自棠陰徙淄川為淄川人數傳至柳溪先生汝登積德纍仁鄉里慕義殁有專祠是生東溟公舉萬歷庚辰進士歷官巡撫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事具國史是生宏室先生所蘊湛於經術旁通二氏著無生詮等書娶於王為先太師大司馬府君女有二丈夫子長繩東先生瑋炎公也兄弟皆具異秉讀書一目輒不忘太

師公奇之曰二孫雖僮稺天下才也崇禎己卯繩東先生以第一人領山東解公亦同舉才名籍甚人擬之機雲軾轍癸未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丁甲申之變

世祖章皇帝定鼎起家授檢討明年假歸丁亥六月謝賊陷淄城公日在庫將軍幕中督助兵士宿飽復城後賴公調護得安全者甚衆地方雲擾不獲里居復起補舊職尋陞祭酒道德尊嚴而科條寬簡士皆宜之先是祭酒苦春秋兩祀經費不充

恆祀一丁卽求遷去公延至四丁不調一日洪文襄公承疇攝祭太學戲謂公曰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公笑荅曰何妨六丁六甲果逾三年始遷祕書院侍講學士辛卯典江南試按舊有遺公文籍者不虞其詐也發之則皆關節契劵貨賄且不啻公大駭亟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其厚德如此是科南榜多名士尋遷少詹事進詹事國史院學士禮部侍郎吏部左右侍郎奉

命賑畿輔久之以議奏部例獨爲一議左遷太常寺少卿稍進大理寺少卿會有朝官得辠應法司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公力持之曰辠人法不應死故從寬典予杖脫重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尋遷宗人府府丞奉

命祭告神農虞帝二陵往來瀟湘洞庭衡岳九疑間皆山水清絕處有詩數百篇益雋永超詣得江山之助峻御供帳陋例湖南人立碑頌德楚俗多溺女不舉公語當事者嚴爲科禁又倡立放生池淮安歲饑捐私錢糴米數百石賑之進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疏請復中行評博考選之例先是臺省缺以郎中改授停考選舊例至是言官復請知縣考選而不及中行公謂同一例也僅復其半烏乎可於是部議皆復其故論者韙之一日

召見便殿

命講易乾卦賦詩稱

旨從容問羣臣才品孰可大用者公遜謝至再敬對曰以臣所知王伯勉可任吏部尚書姚文然可任戶部尚書魏象樞可任左都御史

上頒之厥後姚魏二公皆至尚書王公前沒未及
大用蓋上夙知公廉慎不欺故見信如此尋進刑
部左侍郎定例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其家口
沒爲官奴公察知胥吏負官錢而家產盡絕有豁
免之例欲比例引之同官持不可公曰胥吏作姦
犯科尚得邀恩捐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略非
法之平也竟毅然引之得
僉旨遂著爲令自時厥後全活亡算公居恆謂卽
事之活人有限立法之活人無窮其持論公正寬
平類如是也尋請急歸鄉里城東門外有菜圃林
木翳然築載酒堂三楹破茅不補椽桷不斲素木
爲几椶皮爲屩束書行竈儵然獨往置小舟池中
與客觴咏泝洄上下自以爲濠濮之趣不減江湖
棘籬無門苦竹蔽虧人望之如方壺員嶠時行吟
於野或跨驢入市舍者不避席煬者不避竈夷然
自適鄉人化之亦忘機如海鷗焉常訪道東浙喜
會稽山水慨然思王謝支許之風歸上雲棲而後
返己未魏公象樞爲御史大夫薦清節者八人公

居首召起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疏辭不允司
屬佟某以讞獄失出當罷公惻然曰佟有老母在
吾不忍其以罷官傷母心吾代任之耳遂鐫一級
佟泣曰高公古人也下直輒與予輩飲酒賦詩邸
舍湫隘庭不旋馬出入不識圉卒之背居一年以
老病乞骸骨既得請移居宣武門西松筠庵相國
馮文毅公過之禪喜竟日公賦詩曰戶倚雙藤禪
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
然兩秀才予繼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
畫爐灰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迄今
松筠傳爲故事公將東歸唯一羊裘無禦寒具姚
儀郎中者慕公清德爲製重裘追送數十里外以
裘衣公而後返姚督臣某子以俠聞其後改總兵
官云公天懷坦蕩與人交不爲編籬插棘入其室
機心械事令人自消方門戶之說興各有部黨公
坦懷游其間覗蠻觸蝸角不足當一瞬而南北部
舉無疑之者夫以白樂天之賢而猶不免魏公之
忌必其猶有町畦者存也公於是賢於樂天遠矣

公歸田坐臥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唯梵夾旁行金剛淨名數卷外不復觀他書常和寒山子詩以見意頃作生壙春秋佳日時攜親故觴飲其中大抵公齊物似莊生平等似調御三樂似榮啓期坐人春風中似程明道樂道人善似邵康節耽禪悅似鼂文元蘇文忠乎常謂公非圖作佛正藉此打破利名圈繢耳公笑而不答蓋公天性純粹又涵養於道德仁義者最深爲仙爲佛無所不可而其要歸則吾儒修己以敬反身而誠二語而已公爲

詩如麻姑擲米粒粒皆成丹砂然不自愛惜緣手輒散去結集之責徵大迦葉其孰任之餘如和寒山詩文稾迂儒話救荒略等書尚數十種藏於家公素無疾丁丑十一月忽飲食稍減呼諸子孫前語之曰吾將逝矣己所不欲者勿以施諸人天之所惡者勿以行諸己爾輩勉之矣灑然而瞑公生以萬歷壬子八月二十九日距其卒得年八十有六元配岳氏累封夫人前公二十一年卒子男子二人之駒順治己亥辛丑進士平越縣知縣之騄

太學生候銓州同知子女子三人適余姪啓沆宋士倜張篤慶孫八人肇恆肇恪肇怡肇恕肇鼎肇忬肇豐肇悛以戊寅年四月二十六日大葬於淄川城南之祖阡公治命也銘曰

謂公爲慧業文人而遺其糟粕謂公爲經濟名臣而志存邱壑謂公爲道學眞儒而不名濂洛謂公爲人天導師而已解禪縛世出世閒天游寥廓八十六年不愧不怍衆香國中游戲去來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紫霞先生傳

同邑後學唐夢賚撰

紫霞先生不知何許人也賦性簡遠幼不飾衣履從先祠中得釋典殘板卽反復究繹得其大旨旣官於長安不問遷除纍年不調出典文試旣放榜或具黃金數笏來相餽先生訝曰此胡爲者立付友人反之其友卽篤信反其人不以爲怪也入佐銓衡貧不能完租稅時

國法正嚴逋賦者戍先生曰吾惟待戍耳會是歲

山左遂全蠲田租焉已奉

命祭告窮瀟湘山水之勝至紫霞洞而反故自號紫霞道人云

今上聞其才名召詢國家大計先生娓娓對推獎人才甚悉命賦詩立就講書陳乾卦大意歸卽具疏謝病與黃冠老衲遊雖賓從雜沓蒲團跏趺若不聞也然嗜讀書凡海內名山所藏及文人所著人間未經見者購求務得之居恒手不釋卷暇卽命駕山陬水曲屐履殆遍周櫟園云遇濃陰茂樹卽繫驢而卧其實事也顧耽於吟咏每意有所會洋灑成數十首不命題亦不脫稾閒命小胥抄錄卽錯誤亦不訂正曰千秋後亦未必有知其說者時詞伯司選事者來徵詩往往笑不應然其所爲理學訓世之書雖先正未之過也嘗斸一別業花木池亭甚盛旣得値戚友知其疎於財往往稱貸略盡其復某友札云通財朋友之高義而亦不可以過逼向者貧兒暴富今已暴貧矣其生平大略如此

棲雲閣文集跋

淄川高君貽榮刊其先侍郎念東先生棲雲閣文集十五卷以昂嘗與校讐屬爲跋尾近代古文家高自標置依附左國揣摩史漢薄韓柳以下不爲然形骸土木生氣不存非魯之贋鼎乎或者困於架矱銖量絲度而中所欲言反多格格非轅下之駑馬乎先生純任天游故其爲文自然超逸無摹擬之跡無束縛之苦意不求工而旨無弗暢洎探其中之所蘊又淵然以深也必欲以繩尺律之形

似求之固不受爾曩讀先生詩竊擬之白太傅今以讀詩者讀此文先生其許我乎乾隆己亥二月

歷城後學方昂跋

乾隆丁丑昂執經宋蒙泉先生之門與淄川高君木欣相友善因得讀念東先生棲雲閣詩想見其爲人木欣語昂曰先司寇有文若干卷家藏鈔本訛舛頗多敢以校讐之事累吾子昂曰唯唯未幾木欣歸昂亦奔走於四方或數歲不相見見則必以先生文集爲言戊子木欣招昂讀書其家得登所謂棲雲閣者旋以事去未克卒業後三年昂官京師相見日益稀又六年昂以憂且病屏居城南山僧舍中然後取先生文集畢爲校正而歸之今年春木欣以刊本見寄回憶始讀先生詩時忽忽已二十餘年矣故旣論次之更爲述其緣起如此

昂又識

棲雲閣詩十六卷拾遺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高珩撰珩字葱佩號念東晚號紫霞道人前明

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官至刑部侍郎王士禎居易錄稱其生平撰著不滅萬篇是集爲趙執信所編又拾遺三卷則宋弼所輯其詩多率意而成故往往近元白長慶集體

誠正齋文集八卷

〔清〕上官鉝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誠正齋集八卷》提要

桐山藏業序

天之文在星斗地之文在河漢而學士性情風雅爲世希有則亦人之星斗河漢也予素不能多讀古人書不善古文詞少年菁華果鋭半淬勵于制藝中癸未通籍後尚不忘情舉業是吾之癖也迨卿

命江漢泛舟沅湘始取諸大

家文讀之采風所至縱筆
揮洒山水吞吐之情風雨
暉陰之狀皆恣吾一日之
意興雖不知文字之妙而
風流瀟宕不啻置身天半
若覺瀟湘雲夢之况作我
筆墨因緣也辛卯春
世祖章皇帝親統大政特遣
廵方余不才拜
命江左顧金陵吏治民生之
艱十倍他省于是日夜飲
氷礪心刷釐封章百道亟
達
宸聽首糾貪惡崇獎廉吏彰
弹無私澄清奏劾而地方
桑土之謀兵民調劑之宜
無不至誠籌度剴切入告
其於風雲月露之章絶口
不遑癸巳讀禮丁酉出山
十載深資領袖台班仰荷

先帝止輦高風弘開言路特
命爲十四道長在事兩年
力竭葑菲中間咨儆獻替
端謨補衮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幸邀
膚鑒俯賜採納草茅寒素欣
逢
聖主得以行其所學可謂曠
世奇遇庚子春旋承
簡在鳴珂卿月京兆三年棘
寺七載奉常宗卿俱八閱
月十年之間翺翔清班日
與卿士大夫周旋賦詩贈
答流連慷慨或弹冠而相
慶或春酒而介眉或祖道
而慰藉或撫時而感生公
餘之暇揮毫自樂肆好清
風庶幾餘我襟裾矣一歲
三遷以至風憲
宸眷世承莫効涓涘尋以狂

簪左授西歸
聖恩高厚優游田里今又將
十年西遊龍門東歷百泉
驅車函谷徘徊伊雒憇山
莊而挹晴嵐臨清溪而酌

流泉午橋酬夢鑑湖盤旋
野鶴高雲幾忘其山岳峙
而水滄滄繼今以往圖書
數卷清琴壺酒婆娑春風
秋雨粗足生平因集夙昔

詩文碑記諸作凡八卷同
人請梓余曰此未嘗學問
之言不過天籟自鳴顧安
得梓固請乃付之輯成名
曰桐山藏業余素不能多

讀古人書并不善古文詞
意興所及筆墨從而及之
後之君子覽其文想見其
人松石子進退出處在朝
在野之大槩當約畧篇載

中不俟他求而得之矣是
爲序 旹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
天中吉旦
光祿大夫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加從一品前宗人
府丞太常寺正卿大理
寺少卿庚戌會試讀卷
官順天府丞提督學政
掌河南道印巡按江南

辛卯文武監臨巡按湖
南監察御史中書科中
書舍人乙酉陝西主考
癸未進士山西翼城上
官鉝松石甫題於絳雪

居之誠正齋

誠正齋文集

冀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同學和嗚喈爾音甫評

上官澤霖蒼甫
子姪上官源崑彥甫編次
上官澍霖生甫

總目

卷之一

碑記

㴑引

卷之二

賀祝文

序傳

卷之三

奏議

卷之四

奏議

附秦闈試策

卷之五

江沅紀遊

卷之六

湘澤行吟

瀘吟

五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古詩

七言律詩

附對聯

近作雜詩

卷之七

江南條令

卷之八

祭文

誄銘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一

碑記

先師廟碑
河南道題名記
剏立三晉會館序
陜西鄉試錄後序
翼城縣志序
重修關聖帝君廟序
文潞公臺記
翔山文峯記
剏建滄河橋記
增建鴈塔緣疏
太上感應篇序
三教同源序
河干裂序
大司馬中丞膠侯賈公三事記
古今文範序
黄次辰太史樞鏡錄序
浣花莊記
翔山書院記

雅會約序
誥贈中大夫大理司左少卿覃恩加一級顯祖考府君碑陰記畧
顯考府君鄉謚文孝先生曁顯妣王太夫人誥命碑陰記畧
淸明祭掃文
睦族篇
居家無子弟之過論
醫術序
醫學易知序
蔓菁賦
篆書序
重摹蘇帖跋
重修龍王廟三殿記
剏建千佛閣序
重修后土聖母暨子孫痘疹諸尊登殿文
碩果天心
高祖論
答送窮文
建造翼城北關東高安橋記

冀城上官鉉松石甫著
同學和鳴喈爾音甫評
上官澤霖蒼甫
子姪上官源崑澎甫編次
上官澍霖生甫

先師廟碑

吾嘗觀孔子刪詩而泮水閟宮之章載在魯頌乃知宗廟以祀其祖宗學校以崇其道德兩者於有國者所並重云是以奚斯董役史克揚休而傳公之賢傳焉至於春秋病民則訊泮宮之作不著於經蓋爲其所當爲亦大異乎鹿臺郿鄔之築者矣漢興以來學宮之設岀祀孔子冀學昔在南城外滄水之北宋天聖間潞公文彥博虞其濱河多水患改建城西門內即爲今地中間踵事增修未可殫述 上御極七年庚寅七月余巡方湖南定省過里謁見宮墻之間風雨飄搖先君子圖所以光大而更新之會邑大夫泣冀斯文已任一時縉紳諸君在庠諸友咸有同志樂輸恐後焉廣文陳君相助爲理經始於癸巳六月迨乙未十月而告成

竟與古人別是一種學問

矣工既訖諸君勉余爲記余不敏弗克辭稽古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庠序既建而人心風俗由之以美此虞夏商周之所以典孔子六經之功爲能與日星並昭也士生先王之後而有學爲聖人之志當讀書懷古既取古人忠孝大節講之有素幸而遭時遇主能以其身係天下安危謀定宗廟而不自矜其能秉道嫉邪而人不敢議其私如漢之汲黯唐之狄仁傑宋之韓琦司馬光諸君子豐功偉業卓然史冊之中後世頌美不輟即當隱居不仕抱膝長吟道德高於古人著書傳於來者如

漢之郭林宗隋之王通雖未身致太平而教授生徒至使公卿將相之材皆出其門考其人品風節有足尚矣乃今之儒者苟且功名之途而匡弼之畧不聞跡其所爲不過持祿容身而止其擯斥於時患得患失之情形於顏色則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抑思朝廷所以重士與士之所自重者將望其爲賢人君子而不徒區區公卿大夫之爵夫人亦在乎強自樹立而已更有說者聖人之學心學也洙泗之派惟濂洛關閩爲正後世理學文章分而爲二則已過矣左氏開文字之先程子猶曰古

判斷已竣
聚訟盡釋

者文章載於六經自丘明作傳而文體始壞在漢惟董子正誼明道數語庶幾近之班馬之才難以躋鄒魯之堂韓昌黎奮起德憲振興八代醇孟氏而疵荀楊可謂知道至其他篇轉以孔子墨翟孟子楊雄並稱君子訊焉濂溪生千四百年後上接先聖之傳光風霽月深有得於孔顏樂處明道伊川師尊孔孟能扶不傳之秘橫渠學稱切實西銘一書與周之太極圖易說並重至於紫陽受學延平得觀未發以前氣象性道之蘊闡發無餘維時程門龜山定夫朱門季通諸子咸聞性教之奧厥

後明之中葉碑心理道者惟薛文清王文成耳陽明良知之學甚爲簡易爽捷其說多推陸氏河津淵源紫陽多明理少嗜慾本乎克復之旨而不敢以自然誤天下是以世多師之要而論之聖賢心學之全先自不欺其心始大學誠意中庸思誠論語忠恕一貫之宗不踰斯旨吾翼賢才輩出先代文物稱盛矣邇來科名日起奮志稽古之士益多愼勿以呫嗶爲讀書圭組爲事業體念身心存理遏欲安在聖道之不可學而至也當茲聖域聿新諸君咏芹茆之什爭自濯磨以應朝廷菁莪之化而分庠先賢之坫詎不快歟噫吾豈特爲吾翼之士言之而已乎是爲記

聖賢心學扼定約要而較勘諸儒總以不自欺其心爲主闡揚聖學即以風厲後學讀之如見先師之道教并可見闡揚先師者之道教焉

懷古情深休風如在

要論

河南道題名記

稽古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一堂之間動色相戒都俞吁咈之謨載在尚書可考而知也維御史之職周爲柱史漢爲繡衣侍御唐宋三院之制益盛明十三道之設猶三院之意而領之以河南道則宣宗年持設也昭代臺諫概倣明制而樂善拜言之徽爲近古所未逮是以十五年來掌斯職者多能正色不撓稱彤廷備任言臣至意鈺十載備員驅車巡行日奏利弊之章區區懇豈庶幾哉楚南而江北矣客歲讀禮畢從田間來蹴甫入奉召

概見其志

於乾清宮前親睹　天子止輦受言誠異數哉既而以資望掌斯任自惟宸衷銳意維新日以艱鉅之任責台垣諸臣之言况鈺叨先臺班將掇拾以沽直歟抑緘嘿以求容歟均非其志也竊嘗讀古人史攬其軼事有所謂避驄引裾鳴鳳殿虎諸人往往不乏而鈺所亟稱尤在昌黎清獻明道文清諸公昌黎當德宗之世訏謨讜論能令人主改容張藩愜志而學問得力大指在原道一篇清獻彈劾不避權貴京師有鐵面之譽而介性雅操約略在琴鶴自隨夜必黙告數事明道爲侍御進說甚

泉懸歸源

多諄諄於正心窒欲不忘格致誠正之素文清直言極諫忠梗之節至不拜三楊其學以多明理少嗜欲爲主識者以爲極似伊川此數子者不徒向折廷諍而積誠體道有得於信而後諫之義所以品峙斗山而名永天壤也鈺今者樹碣廳事之右登先後掌道之名既與凡茲君子共見之矣或曰士大夫身膺言責誠能卓然建明條宗社之大計晰民生之利弊如歐陽文忠所云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則竹帛之上史簡之中美不勝紀豈藉此一官志不朽耶鈺曰天下事有足以觀今而

要在古今人不可相及

傳後者不獨近今之爲亦古人之執也王元之記待漏院矣司馬溫公記諫院矣元之文雖工德業不少概見溫公大節精忠昭垂宋室誦其忠詐曲直之目警示來茲蓋禀若元龜焉今日之記猶行溫公之意也夫豈徒然哉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予之所志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予之所惕也昌黎又云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鈺數月以來汲汲乎知無不言以求無曠乃官更願後之君子敬而聽之以殫思獻替焉題名

之舉以自勉也且以共相勉也昌黎諸子或有以許我矣若猶是市祿位以爲光寵而已則躬逢樂善之朝毋貽寒蟬之譏又何以布有令聞而無媿弼達之書也

積誠體道是其一生學問事業原本得力處前無記而記自今始見得河南道視諸道責任更重題名者必須名有可憑實不負乎其名勉人而適所以自命埀後而適所以勵時厥旨遠厥功偉哉

謹能期許及此

言之入與 今之入餘 梁衆邵是 今中

剏立三晉會館序

士君子釋蹻而謁承明矢志清忠以報 朝廷者靖獻之義則然也而父兄師友之教則漸達矣乃東西南北各異其鄉一鄉之中有先達長者則父兄之訓宜尊也有同寅協恭則友于之誼可親也而且秩秩以觀禮雍雍以觀樂雖鄉黨燕洽之際而班朝涖政型仁講讓之休儼然存乎其間此其意可深思也按各省具有會館設於京師吾晉雖福三河古帝更都而平陽堯之所理春秋人物天下莫強以及後代節義理學文章如漢之太史

公唐之梁公宋之溫公明之文清公均表表千載上下莫有敢與爲軒輊者班班往喆指不勝屈今在廷諸臣內而公輔外而節鉞濟濟相望而一館不備於典爲缺癸卯初春學士楊君院長朱君揖余而言曰吾晉陶唐遺俗崇尚節儉而鄉井宴好之情未可畧而不講曷叶衆謀同肇懿舉在內在外勉力剏治僉曰唯唯見今兵門關中兩大中丞咸負重望燕齊豫楚閩越宦遊諸君尤多名賢不憚一時之經營豎立百年之遠圖豈非上願但斯館既立之後在朝君子尊尊而親親賢賢而貴德

歲肯伏臘燕集有期共以忠臣孝子良友悌弟相勸勉不徒斤斤然講鄉曲之禮而修飲食之好甚盛典也古者太史陳詩國風十五周南召南之後不遺蟋蟀葛屨之章今晋猶是唐風也林立班行共事　聖主尚備斯館以附諸省之末凡我同人知必不以此舉爲迂圖況乎吾鄉先正典型可師後之人安在不可仰止高山而興思景行者乎願言跂予遍觀厥成是爲序

合尊親愛敬禮樂仁讓之道詮一　會字覺一館中忠臣孝子良友悌弟款洽一堂觀摩則做不惟父兄師友之教未遠師濟拜颺之風亦於斯可見令人心儀而神往

陝西鄉試錄後序

歲乙酉　龍飛二載時當論秀郡國　皇上寤寐旁求　命舉賢書冏陛厥典然往者賓興實惟仲秋茲因三秦新定展期初冬益見　當宁側席幽人之心雖風天雪際弗或渝也屆期　俞禮臣請以臣鋐使貳銓臣士楫往典闈中試事竣臣宜颺言以授末簡仰惟　皇上振揚義旅除克雪恥慚無以報稱萬一今得濫竽握衡敢不殫精緒閲廣蒐名雋爲　國家揚闢門之盛顧　陛辭之日距期不浹三旬用是言戒僕夫征轡迅指嶮歷於塗霜侵於稀未有倦容益欲黽勉以襄我　王事也云爾臣在車中伏念秦中之交巨憝騷動雍涼汧渭之民其受虐也百倍他域憶者舊儒生華縮頸山巘崎嶇鄭楚日惴惴癖盜且車轔馬鐵久矣爲秦人之風也猶復有採奇竹素而諷先王之道者乎純以經義恍惚在夢覺間竊愁焉旋之比攬轡關隴風景肅穆士氏復業方集此無他在秦諸臣能孜孜乎拯災恤患禮賢下士則泮水之彥沉灌類風以振奮朝氣者知有形諸紙光墨華之表矣遂殷然望之益士方閉咏一室事業不可見而有

其性情卽性情不可見而有其文詞夫惟本乎性
情蔚爲事業者其爲文獨至焉故以臣歷科未遠
每從珥筆時論議近日文習大約鶩廣者以剽竊
務奇非史筍則青鈴而務約者以淡薄稱眞似寒
鴉又嫌木枯是兩者均非其至也文之至者學愽
而知要詞新而不詭窺理道之源則寒潭映月玉
山照人籌應時之畧則文教有揆武衛以奮旣爲
雲而爲漢亦式玉而式金豈非文章一道肖其人
之性情爲之與而泰中人文知足以及此也已而
取風篇三日義讀之或奇雅精與或古朴淸貴不

越數卷節而取之其先秦兩漢之風僅有存者矜
疑之旣望之竟悠然與之雖然臣之遇諸士者文
而已而　上之所重於士與士之見重於　上者
不徒以文而已矧　國家値新造之日措辟念切
職論思者幾何備獻替者幾何經理庶績分符郡
邑者又幾何爾多士苟或以羔鴈之將僅僅競妍
筆楮取媚章句希梯一日之榮以負賓興大典竊
又跡然俱之迨歌苹之後循循燕見與之剖析典
蒐則委蛇深至氣靜於穆而克著圭璧之光與之
指陳時務則激烈慷慨義形於色而不失綸羽之

致於時乃爲之展然動色喜而起舞日士之爲文
詎可意量其間哉今日未膺圭組當操觚而往撫
卷徘徊早已深桑士之慮而左右畫之幾欲靖風
鶴之驚而易以莞絃幾欲盪鷹鸇之跡而鏘以鳴
珮幾欲集飛鴻之羽而噓以冒栖臣得於夙夜與
寐中綴管而哦因文勘情因情揆事將經綸全讀
畢見於尺幅風雲之內而歸文之志極其淋漓則
覽文之情自爾留連也所謂　上之重士與士之
見重於　上者雖不以文而必循文以拔士者文
章旣眞而性情事業咸自此備也士逢　新運雲

蒸霞蔚行且入對　彤墀上之蹐肱股心膂之班
次亦在服休服采之列將有操槍纖於龍津荷棟
梓於雲構者庶幾哉班馬楊李諸賢之績異世與
媲休焉此孰非　皇上濯德更始有以蒸彼多士
若鼓宮宮應鼓商商應也哉然古昔材能異數之
士名銘景鐘勳書彝鼎而志氣驕焉自盈者君子
恥之矣惟是還覩寒堵時寤歌寤言而有咀雪冠
楮之致以游以泳而挺張日含霜之操則功名之
會依然學問之氣存焉風度亦大畧可見矣爾諸
士其永言是意而行之服官蒞政之間蓄性情於

此得其正事業於此效其實文章於此究其用上
可副　朝廷待士之隆者下亦不孤今日知士之
雅臣且於篇終而勗以淡薄寧靜之旨
拈性情爲主宰而事業文章俱在其中把握
在手變化生心其間結搆之綿密組織之精
工呼應之靈妙幾於胸無剩義筆有餘酣以
此鼓吹文運冶鑄士風是開闢第一篇文字

翼城縣志序

余不佞起家薇垣簡任風紀觀風問俗余之所有
事也往者奉　天子命廵行吳楚所在修廢舉墜
罔不克殫厥心而最重者首在廉吏之治行與士
大夫之端良兩者並敬而禮之凡以爲治忽之關
不可不三致意云嘗讀禮山居畢慮圖史因得
究古人之藏否取而鏡之抑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適邑侯留心學故鋭意興釐以續補邑志諮及版
居諸君余維前志之修終於萬厯戊申今既五十
年鮮有振舉者則續補之役洵爲緩而實急以爲
輕而實重何可不敬慎從事夫山川形勝名賢遺
跡前人之志備矣使有綴文之士奮筆揚休摛華
振藻知無足以爲難獨是數十年來大兵大寇大
荒大疫舉曠世未多見之事當吾世而盡遇之考
諸春秋之義例得詳書于册至于司牧有父母斯
民之責而士大夫尤民之望也取昔之涖茲土者
書曰某也廉後之廉者可以觀吾志而知奮焉即
有不肖可以觀吾志而知懼焉不然志可以不補
也取昔之産此鄉者書曰某也賢後之賢者可以
觀吾志而知勉焉即有不賢可以觀吾志而內省

詩甚乃共知其意共見其重

馬不然志可以不補也若夫科名徵人材之盛而節孝關風化之美綜核名實颺言簡編後有起而論其世者一代之風俗將在是矣是故立乎後日以指前古其琳琳瑯瑯於往志之中者吾不具論後之名宦如袁強李侯宛平李侯程鄉李侯汶上趙侯永城蕭侯武城趙侯遼左胡侯鄉賢如冏卿呂君中台史君監司劉君郡丞王君高君司李錢君若而人或來涖是邦而循良著績或生長茲鄉而典型可師安得不爲表章使天下百世之後仰止前哲毅然勤景行之思如今日登河亭而想潞公之風徽對灤月而懷張侯之清鑿以及後魏初唐元宋諸賢文章德業推重維桑烏在其後先異撰乎余所云志之續補以爲緩而實急以爲輕而實重者蓋在乎此也閒嘗讀柳宗元晉問一篇唯取茅茨土型猶有先王之遺風其山河險固物產畜植諸論彬彬乎三都之宏辭而欲躋之六經之訓則已難矣此漢唐諸儒之未聞道歟吾志孜孜於賢人君子表而異之其他[illegible]不詳亦可以識其意之所在矣古者太史陳詩以觀風其時列國貞淫好尚咸得達諸天子春秋之書雖在周轍

旣東以後而孝惠之世鄭武公入爲司徒晉侯捍王於艱王綱猶振迨乎平王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乃爲吾夫子筆削所自始厥後漢書成于班固蔡邕隋書成于魏徵唐及五代成于歐陽修三國成于陳壽宋史成于脫脫歷稽前史代有其人唯朱子綱目稱爲史中之經此所以繼春秋而作也志與史不同於以繼往開來微顯闡幽其關係世教人心爲甚鉅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余幸從諸君之後得以序殘補缺傳之奕世庶幾文獻可考而不致歎於杞宋之無徵後之君子有世教之感人心之思者甚無泄視吾志也吁　聖天子一道同風之意其在是乎是爲序

志其賢者可爲法不肖者自知所懲總期有關於世教人心而止循吏賢士大夫尤所以維持世教移易人心者挈綱振領而援古考今無非以此爲詩詩志以誌不志補志者又烏可忘乎

重修關聖帝君廟序

蓋聞乾坤有正氣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而日星河嶽之精華鍾爲大聖大賢以綱維天下萬世吾晉宿應參井表裏山河二帝開天之祖五臣弼亮之風爲後代莫及吾解梁夫子精忠揭日翼載高光惓惓麟經一卷真堪紹述虞廷至其英靈彪炳奕奕千載上自天子下及庶人薄海內外誰不心悅誠服其知來藏往之德呼吸可通噫盛矣桐水縣治西北舊有夫子廟祀無何年深歲久殿宇日損廊廡頹圮巖巖神像不免漂搖風雨中於是

邑侯三韓陳公首先捐俸以爲衆倡桐之紳衿耆舊以暨里黨好義相率竭力共襄盛事重修大殿三間獻殿三間東爲寢宮南明目祠北土地祠南北廻廊十六間二門三間上三結義閣後樂樓南五星祠北子孫祠十間大門三間殿內神龕一座則鉉勉爲之司其事者齋心黽勉風雨從事以誠以敬庀材鳩工始於康熙十五年正月至十九年三月告成今日者廟貌更新巍煥奪目煌煌大觀開生面於翔山澮水間神人既和恪共昭事吾夫子英風大節絕倫軼群褒載所及日月所照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區區下里得以長戴天光福綏申錫康悅無疆爲　國家祈千萬年有道之長寧僅一方之庥已哉敢記興工歲府及捐輸姓氏刻石於後永昭帝貺是爲記

綱維天下萬世一語顛撲不破淡淡叙來簡潔渾全絕盡尋常咳唾

公宰此日

與民偕樂
之報

文潞公臺記

余讀蘇子德威堂銘見公之去就一身繫天下國家之望天之生公不偶而朝廷待公之重爲後世莫及詔墨淋漓千載生動蘇子之言琳瑯簡編爲公寫照逼真噫覽其詞何壯哉考之前史宋天聖四年公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翼城縣事于時府事修和令行戶庭之中而人自得于河山之外政成而化洽風淳而俗美縣署之左俯臨澮水公于是築臺于上公餘之暇憑眺四野桑麻禾黍樂利之盛爺於襟帶間油油然與民偕樂無異乎醉翁

豐樂之情也翼自叔虞桐圭分封後推長吏之賢者首指潞公百年以來邦人士沐浴而歌詠之頌其德不衰後之蒞茲土者登公之臺瞻望典型返躬循省其有功于名教甚大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公之謂乎余生長桐水偃臥棠蔭深維公立朝之槩歷相三帝聲施後世安社稷澤生民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史不勝書每一往復不禁喟然興嘆且壽躋九十有子八人金錫之光比于武公象賢之嗣擬于元凱撫古鏡今未有若斯之隆者也但桐之人知公之賢而不知其所以賢席公之德而幾忘其德之至相與交口而稱之曰賢哉吾公云爾今日者居百世之後望古情深睠懷遺烈縱欲奮毅揚扢終不若子瞻之言深切而著明也爰勒斯銘樹之亭右總之公之德業彪炳天壤即微斯言天下當共見之彼桐爲鳴琴之區流風遺韻猶有過化之思焉後之君子有私淑之志者讀其文想見其人而公之高風可以不降階而得之矣是爲記

登斯臺者多不知潞公而觀斯記也莫不思之慕之箇箇人心有潞公臺可傳賴有記以

爲之表章古人深幸有今人矣

古今言潞公率言其德業至壽與多男則畧之而不言或言之而未悉抑知潞公一生德業福澤原本處只在百里鳴琴與民偕樂上後之人瞻玩及此私淑之志不禁勃然而自興矣余故每讀公之文不僅諷咏其詞而必尋味其意

翔山文峯記

冀州唐之畿輔也山川形勝甲於三晋而奇峯捧日望之挺然而森秀者其翔皋乎山以翔稱邑以翼名蓋有取鳳翔千仞之義焉歲丁酉邑侯集紳衿華議建文峯於翔皋之上噫此盛舉也其名則美其義可推也攷諸風鑒有所云巽地雙峯插角龍頭者此堪輿家之譚而予不以爲然夫天地之間上而有日星之昭回下而有山水之流峙其天然文章燦著布列者是也今天下名山不可殫述不佞足跡之能至者蓋寡矣間嘗西遊泰關陟太

華之三峯焉而終南少華佳氣尙羅襟帶南歷湖湘覩衡岳之七十二峯焉而岣嶁太別屐齒留印蒼苔若夫臨太行而覩孟門王屋之險過嵩洛而擷太室少室之英抑云宇內之雄觀矣至於吳江之地號稱多奇牛首瑯邪九華敬亭其間佳勝騷人韻士能言之往者巡行所至不輟風雅樂事於今寒山片石猶有做人之墨澤焉豈其峯巒迭翠鬱鬱蒼蒼近在封域之中而耳目不及不幾令山靈笑我乎乃余之所論者又在彼而不在乎此也易曰艮爲山艮之義取乎止山之德主乎靜知止

而定靜應之可以悟聖學之淵源抑山之厚重載物而長養之功居多仁者敦朴豈弟靖恭持重生全萬物之心又有同然者故曰仁者樂山唯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君子立身行己屹若太山喬岳而光明俊偉之槩使天下景而仰之翕然慨慕其宗風下及自好之士雖不能至而皆有嚮往之思將古所謂賢豪間者非耶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仲尼日月也日月之聖不可得而爲唯砥德修行爭自濯磨奮乎道德之塗則岸然自異有非尋常之所可及者昔者孟子生聖人之後

廻楊墨之狂瀾障百川而東之而稱仁引義令讀其書者如見泰山巖巖氣象即唐之昌黎韓子振興八代之後而德業文望皆於當時傳於後世至使學者望之如泰山北斗夫非其明徵與吾翼之山莫秀於翔皋在昔叔虞始封其下無亦仰止高山而濡德被躬及其化民成俗蟋蟀載賡則叔虞之賢可知矣厥後潞國文公尹君知章輩立德立言彬彬其可述也是故翔巒之秀得之天成者至矣今復建峯於其上有似乎君子之垂紳正笏而加之以賢冠觳冕煌煌禮樂之度於以登清廟而

佐明堂庶幾晋邦之具瞻與繼今以往斯土之官與此土之人仰瞻東皐勤思往哲雅志於賢人君子而孜孜然有上達之意高明廣大日進無疆居廟堂之上而澤萬姓處鄉里之間而仁三族功歌太常品高月旦則今日崇建斯峯之志也而不然者或飾耳目之觀或襲堪輿之論余竊有所不取是爲記

不說翔峯如何有益於人只說人當如何仰止上達艮静仁壽象山之德政爲仰止者指出修德實際卽後幅形容文字冠冕禮樂仍在勉人上着想人知翔有二峯乎則此文是也

自其間夾出其人奈何然後予松然而出人是與人文法亦老健可尋常

昔使人人能行卽行亦猶夫人耳人難我易乃爲千百年一人

新建滄河橋梁記

天下方州各異而名山大川在在有之士生其間疇無濟世利物之志然而有其時焉不遇其會弗可强致惟時至事起卽其人欲辭而不能也松石子生長桐水其初一介之士少壯登朝白首遲山日與友人垂綸滄水之陽偃仰東皐之下恭逢天子睿聖四方清讌休聲播于寰區淑問流及方外遐邇喁喁扶杖觀花叢幸當天下之平也思古聖人制舟楫以涉大川建澤梁以利山谷而吾滄山澗勇猛每遇大夏則河驕石吼濁浪排空不啻千軍怒號萬馬奔騰一時行人惶恐震怖裹足不前蛩敢褰裳而蹴之哉城南百步之外舊有廚塔峯昔人議建河梁於茲以控水口以便行人此說傳之遠矣鮮有起而行之者松石子曰是役也吾其與之世間高人韻士往往殫心名園亭榭臺池花石以飾耳目之玩仁人弗取也曷若吾橋澹簡朴素利濟鄉民之爲得乎況雨畢而除塗水涸而成梁王政斯先今不憚一時之勞以貽數世之安平時車馬馳騁徒步往來如行康莊卽至伏暑河水泛漲而行路坦坦可免驚濤巨浪之患先是議

非持議論 先不是但 看今日何 如能指道 豈疑有神 謀

者謂此工非數年不可今壬戌仲秋興工三旬而罷始癸亥仲春踵事五旬而落成爲時八十日而長虹百丈砥柱中流刻期而鳩工及時而工訖吾今日亦適遘其會也橋之西阜建實三楹塑 觀音 大禹 河伯於上仰藉神貺永錫安瀾意者其許我乎邑以翼名取鳴鳳之義因題其橋曰朝陽東西石坊一曰龍門揭日一曰滄水連雲一日百年柱礎一日萬世津梁琅琅巨觀爲吾桐頓開生面抑一代人文之盛原鍾山川之靈而風氣之厚者名賢輩出相望前編桐多君子代有聞人秖

以滄水西流倘需培塿蜿蜒廻翔今建河梁橫亘鴈塔之右極目長河而滄流湯湯瀠洄曲折顧盼搖曳一若游龍戲珠噴波蕩漾之際別有餘情從此風氣聚而人文蔚後有賢士必能綱維世道羽翼名教爲關係氣運人物是吾桐之瑞徵也是橋也數百年言之而未果而留以待今日此有數焉不可得而辭也余固不敢以爲已力也是爲記

雁塔主此 得力得勢 增多少氣 色

非常事業 天豈肯輕 畀常人

憶公與言橋梁在辛酉之冬爾時鑿鑿言之若何經始若何落成宛有一百尺長虹在其心上在其口頭在其掌握之中余不詰屬耳傾聽擊節稱快而竊以爲未必果於行即行之而未必果如所言噫今橋不已有成功也乎覩其工讀其文憶其言抑何奇妙神速纖毫不爽有如此若乃利涉維風過者感聞者慶萬世之利萬世之功譽頌揚播區區余言何足云

增建鴈塔緣疏

桐水自古其風村畧蟋蟀𩮀屨之章可觀也今玆望古爲遥流風遺俗猶有存者不禁愴然興感也夫至於地靈人傑之説堪輿家習言之無足深信然天時地理人事各居其半容或有然吾邑文運之興垂三十年溯其源叅山嶺南先生提撕之功而亦在王矦筆峯之後往歲丁酉諸君子肇建文峯於翔皐之巓告成之日卽有冠冕賢書者戊亥及三科掟南宮者至於八人爲前所未有向也長斯土者癸未以後不無淹塞今宰長丞尉以及廣

文諸公次第鶯遷而去翩翩翶翔視昔頓爲增色猶記滄水之南舊有一小鴈塔前輩建此以收水口余讀禮時曾徘徊其下見其規模狹隘高僅二十五尺私意爲之營高而未果今議舉舊址而培壘之其傍再建一座東西并峙其高約可七十尺於以萃山川之靈氣而開百世之人文其有當乎願余昆友通籍叨膽卿月深以非分爲愼日來謝竿牘杜交遊扃戶繙書晤對古人聊以自戒自儆不敢妄鼓福澤以招造物忌惟望此後邑之富者長富貧者不貧桑麻樂利比屋可封詩書弦誦冬夏不輟賢士接踵登庸長吏聯鑣淸華國多麟鳳家饒芝蘭駸駸乎日升月恒而未有已焉則此舉似非迂也梓桑君子其有以許我乎倘藉弘願共成盛舉此則千里之志也百世之幸也齋沐搦管敗余同人

視增建翔峯功相等其萃集風氣亦相等乃不祈巳而望人德器高深翔茁峙而滄同流矣

太上感應篇序

余讀感應篇一書不禁喟然歎曰爲此篇者其知道乎太上無言感應奚有顧作者之意遠矣況而論之有因有果言之亹亹聽者忘倦若止爲中人說法精而究之乃當世士大夫膏肓中一大針砭也士人讀書學古日對聖賢內省不疚之時天人可以共質一涖仕途志在溫飽而此心一變矣志切逢迎而此心又一變矣試問平生經營不爲此身百年之計卽爲子孫世世之謀終其身不肯少休求其忠君愛國利濟生民者幾何人哉余今與

諸君約常官論人務存大體我下深知默而勿言毋恣口鋒之利隨聲附和事權在握視理之可行而毅然爲之事前毋待人求事後毋令人感毋以怨而報德毋落井而下石常思緩急時有天道好還人方失意我當寬慰人方困苦我宜拯救錦上添花不如雪裏送炭當權方便卽是再世如來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已備至於地方諸君大而封疆次而民社一念之善生機無窮一念之惡殺機相尋其間敗壞名節貽玷官方無如金錢一事廉吏之交接通之不失古道貪墨之苞苴絕之始成

賢者如兒孤兒寡婦當惻惻心動毋利其所有而恣心以取一時之快不知目前雖稱得意他日亦有身後隨處體認天理念念務協人情余以爲此身百年之計子孫世世之謀蓋在此不在彼也士君子苟有善身善世之志三復斯篇思過半矣行之爲艱願言勉旃

透發感字直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而針砭首在士大夫蓋舉其大則小者可推也至應字則概未之及恐人爲有應而始感則所以感之者皆僞也然他日亦有身後雖不言應而應卽在感之中矣悱惻纏綿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

荷同源註脚

三教同源序

今天下主持世教者有三大聖人焉曰孔子曰老子曰佛論其教則異溯其源則一世之儒者分門列戶岸然自異曰吾孔子之徒紹述二帝精一之旨以立萬世八倫之極竟以佛老與楊墨並闢自高其域夫六經之訓昭垂天壤誠匪他端所可及噫抑惡知天地之大聖道之至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佛與老子各勤其修各行其道各立其教其淑世覺民之功施天地同流豈曰小補此三教之所由興至究其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則佛與老子不聞其別有所謂天命別有所謂率性是佛老之道盡在孔孟包涵之中而無能出其範圍從不睹不聞中拈出戒慎恐懼從見顯隱微中拈出愼獨其與明心見性內觀之法未嘗不同其指歸若夫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以至中和位育之極致無一非天命率性之常彼佛與老子焉能離性命之宗而爲世立教乎江左崔子余負笈之士也齋心學道闡繹宗旨著三教同源一書余因慨今人世味漸染眞性汨沒鮮克自識本來面目於是儒釋道三者交譏久矣自同源之書出可謂濃雲密霧中快覩日星之昭回矣余因論而列之以勵崔子修身之學以廣崔子覺世之志

從性命上認出源頭吾道爲第一坎佛老則支分而派別者也命同性同故其教同孔孟包涵佛老畧於同中見異恰合吾夫子分量亦不減佛老聲價識議高出千古

晉陞及爵 忠埋真嘖

向時利害 何等關係 所以功大 所感深

方覆竪巷 望在目前

河干列序

古者節烈之士原秉天地之正氣垂之史册昭若星嶽以維持名教至重也如堯河東顏常山張睢陽余和州諸君均有封疆之任矢志捐糜以報君父固宜越數百年而有身無職守捐生取義者則吾三秦何侯介弟何將軍是也公隴西豪傑倜儻不羈歲巳丑無何姜逆煽虐擾我晉疆適以乃昆綰我翼符公以愛兄之義推愛翼人遂竭力守禦卒之地方安堵金湯無恙噫幸矣假當爾倜不遇公城且休城下日無噍類父母兄弟妻子寗有今

日卽不然逆寇脅降免禍須臾 王師經臨何以自解欲以彈丸尺土獨爲向化之民烏可得乎至永 天子聰馬西顧念全晉披靡而吾翼能嬰城固守效死勿去以與羣寇爭一日之命此爲尤難廼公智勇素裕膽畧過人挺然而出與邑人同心戮力保全孤城初時人心風鶴尚自惴惴震恐越三月後見公之神閒氣定部署周詳衆志成城寇已在吾目中矣迨環城攻圍者念有七日公晝夜城頭砲矢無虛發至賊驅我難民以鎌迫之四面相向公用繩繫民入城不但脫虎口兼獲安全尤見義中之仁且時遣鄉勇聲東擊西出其不意賊以是憚之撤營而退去後作雲梯圖再舉幸 朝廷特命哆羅王大兵壓境迅掃妖氛而翼始獲安計平水郡邑凡三十四城所克保全者獨郡治與吾翼兩城而巳王以故嘉之歎翼人守有此士明於親長之義爲之擊節者數四後屯師澮陽剿捕東山餘寇一時飛芻輓粟咸取給於鄰邑念翼人守城功大特賜蠲除然翼之遺黎其始獲室家之安而其繼免轉運之勞自非公之力不及此視他邑職司守土委城而去者比比然公以事外之身

親冒矢石備極兇瘁於以救災而恤患置百姓於衽席之上何若是其篤也及寇敵畧定驚鴻初集方謀羔羊朋酒以介公壽奈公義氣激烈期滅此而後朝食誓不與賊俱生翼人悲哀流涕萬戶同聲于是爰爲廟祀血食無疆邦人士作烈丈夫傳以垂後禩使後之人吊古而景芳烈焉則公雖往而實未往也余故叙公之烈因思翼前後蒞茲土而功德之在人者其賢蒞公而三先是邪教萌孽兆於明季至丁亥四月浸浸乎燎原之勢莫可嚮邇矣武城海曙趙侯周詳縝密沉靜安閑適時前

紀兩事後首傳足一段勿

後左右盡賊黨羽一不慎禍且隨之矣侯以蠟書
請師以故官兵臨城而賊弗之知及賊出犢鲁峪
口蒲兵失利協標揚君領兵上山首挫賊鋭斬首
數百級捷散全局後守憲龔璞王公與撫標白君
相繼破兜朵山入桃花洞擒渠魁解脅從無知愚
民各歸務農其沉幾審變之哲爲不可及此在公
之先者也迨丙申以後山寇蔓延借招安爲名而
狼心不改鷹眼未化日出入市肆武斷鄉曲復有
無可誰何之勢逮左心蓋胡侯政簡刑清坦懐期
物定計杯酒以除大奸舉數十年未靖之孽從此

烟波浩渺中忽氷瀾風濤聚欲莹奇幻閃鑽險誤

赤心義烈字如今日

珍滅其淨盡根株之功爲不可少此在公之後者
也要之惟公之所處爲極難耳孑然一身無一日
之事權徒以信義相維團結衆心俾二三百姓置
之亡以圖存置之死以求生此人情所憚公能得
之於民其恩信之孚出於尋常萬萬也不賢而能
之乎至其後血戰疆場奮不顧身以殉一時之急
爲天地間烈烈丈夫千秋而下凛凛然猶有生氣
翼人惡得不歲時饗祀奕世而尸祝之也迄於今
事經三十年未之有傳戊午之秋我邑侯方毅使
君訪求文獻賡揚幽忠幸得余年友有懐韋君率

子弟輩殫心删潤聲調琳瑯易其名曰河千烈一
叚表章盛心其亦曠世相感之意乎死節烈如公
而無洋洋灑灑之章宜之天下後世則忠義之士
何以勸勉余籍居桐野其事歷歷耳目之前數之
猶如昨日在昔嘉公義氣今又感使君高風書巳
告成文有可觀因亟稱而樂道之不憚數言以悉
篇端後有知者夫亦可以論其世也巳

捐生取義難事外之身更難引趙胡二侯借
賓形主主欲歌而賓且舞越數十年後言之
真切如昨則自玆以往讀是文者皆如目擊
其狀而能口言其故文不朽公益藉以不朽
矣

是勇是仁

是智是仁

不是忘情
固盛賢見
入不能舍

大司馬中丞膠侯賈公三事記

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明乎仁人之事非知與勇不能行之曲沃尚書賈公仁人也天下共知之余獨申言之曰知勇之士按尚書受知先帝簡任節鉞初畀兩河繼鎮三秦其豐功偉績班班人耳目者史不勝書跡公生平有人所不可及者三明季諸鎮背叛將召高傑入援而傑將叔掠縉紳婦女縱橫河干莫可嚮邇且懸公於樓幾陷虎口後竟責以大義挫其狂鋒難婦藉以安全此他人所逡巡却顧而不敢爲者公至性激烈義形於色卒從顛沛流離中出人於險不啻大海慈航非大勇而能之乎及撫秦關雲棧八百里古稱天險公用火焚烈石塌山崩改闢王鼻爲菩薩峯向時艱難險阻之地一旦遽成坦途此又他人所畢智竭慮而不能爲者公天資高邁知慮超絕獲以一日之創舉而貽秦川百世之安非大智而能之乎至休沐還山益擴達觀先是公舊有園曰雨翠莊其中亭園臺榭樓閣沼池奇花異葩茂林修竹之盛一時甲於京畿公日與二三知己流觴曲水怡情丘壑視彼東山管絃北海青罇又何殊焉

從前三事

結尚更

此篇關鍵

單提仁字

乃公則曰湖上清風山間明月人皆樂之惟不私之以爲已有共樂乃大斯園也吾園也乎哉輙以數千金雨翠莊名曰喬山書院此在他人所畢世經營蔓寬眷戀沾沾認爲已有而不肯舍者公坦懷雅致物我無間公之於人而不以爲賈氏之私亦以爲已之所有其園易畫不以爲已之所有其園無盡而名亦無窮也其大道爲公之量又如此公固仁人也而能舉人之所不敢爲不能爲不肯爲者而爲之其定識定力誠有以大過乎人者矣余故曰知勇之士也然非竭誠制行不可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尚書其庶幾乎

獨記三事所以例其餘也見人所不能爲者人所皆當爲也勇不避難知不辭劳俱從仁中流出到得大公無我則知勇純然而非强勉一時者之所爲矣非知勇不能行仁非仁不成其爲知勇惟賢知賢三事自此傳矣

古今文範序

余嘗上下古今披覽典籍作者謂之聖故曰經述者謂之賢故曰文誠從詩書中論其世以知其人雖立乎後代而眼界且高出千古上也曠觀斯世鮮人幾何緬昔嶺南二何先生海內山斗百世風清自冠軍東粵歷二十年而魁天下及今我翔阜比時諸生執經問業庶幾坐風立雪一堂彬雅之彥班班言游之庭至先生嗜古傳物僑肸鮮逮特舉生平快意彙集成篇名曰古今文範中間論斷之旨嚴不失正恕不病徇胸次曠達識見高過可

令古人下拜而後學着尊守待之功不其偉與今先生去翼歷三十年遺書猶存教澤彌新翼人丼棠繫思不減桐鄉當年共視此篇盥薈圖書栝棬之拳切也予於是再更剞劂明先生覺世之志以聽私淑者之自取可也是爲序

不忘文範文範所以至今在表而著之俾後世人人知文範不可忘其垂範之心與前人良有同然

奇論發光 有彼人情 用眼初振 遠巧奇心 工

黃次辰太史樞鏡錄序

世人不曾讀書曷遽輙云讀書也人曰讀書用心吾日讀書用眼眼光照映無所不到斯筆陣縱横無所不及寥寥千載誰獲我心辛卯秋太史次辰黃公念東高公來典南闈試適余于役江左有事監臨念　朝廷掄才大典爲重殫心釐剔獘絕風清爲前此所未有吾輩同心合志維挽風會亦可告無過於　當宁矣撤棘後公出所輯樞鏡錄問亭於余集中所記蘊推原溫公清獻文清遺意輯古法言懿行以昔賢自警而爲書者也公旣以躬

行服古做賢人君子之所爲以自端其嚮往今復以此書教門下士方執經入侍亟以是篇提命之以此自勉以此課士其修己教人之意亦大可見矣余采風南國輶軒四出僕僕簿書不暇多讀古人書得聞公言夙夜展玩佩服終身不啻與溫公清獻文清共晤對益歎公學之有淵源也自宋以後諸儒立說言人人殊而持敎存誠則古今同揆未之有異斯集也其吾道之津梁乎願言勉旃以勗同人

讀書用心哲愚共曉若乃用眼則非讀書數

十年後貢深逢源者不能道亦不敢道余讀
全集深讀其眼光無所不到筆陣無所不及
乃於此篇自道之說自已讀書本領立學者
讀書法様録須藉序以傳固當並垂千古

天然勝地以待其人

布棧不脫注連之体

浣花莊記

古之賢士大夫遭時遇主得以行其所學迨功成
身退而曠懷雅致往往寄情山水是以嶺上白雲
澗底青蘿非盡隱君子之志也吾桐之東滄河北
來環城南流踰河而東多長楊綠柳桃李花葉蔚
蔚葱葱映帶畦田之中野人濬渠導水以時灌溉
是亦桐之巨觀也歲戊午余自龍門百泉尋芳歸
來春色千里山水縈懷于焉選隙地搆數椽園地
咫尺曾不盈畝有樓有池有亭署其園曰浣花莊
規模取其儉朴不侈臺榭之飾艷異耳目中有茂

林修竹左右參差每遇風起響應蕭蕭曲檻如聞
和鸞之鳴東南隅有垂楊高可數丈濃蔭密布枝
幹最盛時偃仰其下聽流鶯百囀殊增懷抱奕致
竹籬之間襍以蘋李諸樹越簾視之如翠屏山旁
有梧桐芭蕉海棠芙蓉牡丹梅花一切花草亦爲
相倚而且水從墻外入園過樓前至魚池由亭下
出門外復滙於渠余晨夕之暇時命巾車蒔策良
驥與二三知己憩息其中譚古典晰疑義或鬭棋
賦詩流觴曲水樂也陶陶倦則塔然一室高卧北
窓及酣夢方回而泉聲在池鳴禽在樹又復盈盈

文耶畫耶入耶仙耶

日有青天之下清常交作風雨驟至

枕畔栩然若仙與唐人竹床午夢滄浪漁笛之況未之有異若夫登樓四望極目憑眺而檻外綠樹溪邊烟霞無不繚繞上下迴環襟帶以及汀鷗出沒士女遊春光景在在可人爲之一快剏朝而晴嵐久而晚照月出林梢之上風引水石之音羣助斯園之勝槩是吾園之景有限園外之景無窮園外之景無窮吾園之景又豈有窮也回首疇昔簪筆蘭台鳴珂清班陟 彤墀進端謨夙夜飲冰靖共匪懈此日如何乾乾而今日蒼顏華髮箕踞長松得爲縱壑游鱗孤雲野鶴與樵夫田叟同作世外之散人夫復何求雖不敢妄企前喆比擬高賢而柴桑盤谷鑑湖綠野各有其志昔杜少陵以浣花名溪吾以名吾莊夫亦存吾之志也夫

無限名勝皆我素所目寓之心賞之而口不能言之者讀是文如在心如在目不啻口出矣尺幅間蹊百折而腸九迴欒在園中乎抑在園外乎情至斯爲景非觸景始生情也景如散錢文則一條綵子天衣蛛絲莫可倪其斷續之迹至於歌欷夢回陡然 彤颸在念此是何等襟懷桃源依然問津者爲誰惟浣

花莊主人知之

翔山書院記

翔山書院者肪始於前翼侯翰林編修嶺南李二何先生先生諱士淳號二何字仲壘粤東程鄕縣人中萬曆已酉本省鮮元崇禎戊辰會魁二十年公車卒成大名既以其身主盟文壇而復殷殷汲引後進一時向道之士無不景仰宗風翕嚮然一代龍門云庚午冬筮仕桐水甫下車留心文治首先校士擧邑中之力學潛修以及一材一藝咸爲甄湫時雨之化盡有滄海遺珠之嘆乎前此桐水有於方域根望宮墻之高者至是擧欣欣然樂先

生之教而淬厲刻苦舒學深思先生於是立翔山書院日爲諸生耳提面命譚經講藝而尤自爲文以課士每課必遴其佳者付之剞劂鼓舞多士刻有翔山社課行于世適時風氣適上遂一變而爲高華俊偉之章廼於三晉吾桐人文之盛諸州莫敢嚮邇矣孰經問業寒暑不輟後之人淵源紹述培風蓄將百世也壬申之夏平水萑苻初起郡邑騷然秋聞司衡尤將錄科余時方弱齡應童子試至冬而羽檄交馳戎馬生郊督師撫軍勅使輩親統大兵數萬歷境剿寇時先生晝夜城頭雖狼烟

在望猶與諸生筆亹亹經史縱橫制藝至于夜分不寐曾不少倦制台張公時在行間旁求佳士先生舉余仲兄及同年史文起以對延見之際徐譚經義促膝晤語折節寒素喜得二妙以爲快迄至三月流寇過河文衡至郡五月余賦採芹先生六月調繁曲沃是歲癸酉桐士得雋者四人丙子文衡蒙臨疾先生稟試平水先生尚治曲邑晉謁文衡言翼城曲沃兄弟之邦而翼士天分尤高於曲沃文衡曰兄弟之邦不識可是兄弟之文否於是兩庠同試於一日試訖文衡昌言於衆曰翼城諸

士果爾盡題分量前矛四人竟不能定其先後區區沃人拜下風矣鑑院楊君觀風三晉序言亦曰晉莫勝於翼城時先生本房及兩地造就一榜及門共計二十人桐水得雋者八人捷書宣日聲噪晉陽丁丑先生喬擢館職遂志渠祿探秘蘭石將資啓沃盡斤斤尋章摘句已哉至己卯桐士得雋五人庚辰會試進士三人其後壬午桐水之士雲興霞起咸爭自濯磨奮志決科得雋者九人中副車五人至是而先生教澤久矣彌久而彌新也時余從諸君後叨列賢書癸未公車北上拜見先生

喜澹襟裾深為慰藉禮部改期八月余與同年史文起同從南宮春風桃李出入狄門其於處身應世班朝涖官之道無不備至師生一堂而有家人父子之風先生曰君子三樂余與兄其共之嘉平之月余旋里門甲申三月變起滄桑先生買舟南下萬里間關中途墜虎口數四噫危矣幸 清命方新車書一統荒服之外來王來庭復覩文物之化余由秘垣簪筆西台初巡楚湘繼巡吳江適晤孝廉君梗講世好於金陵讀先生手札云曩時月險南來中間危而復安絶而復生不啻從萬丈烈

焰中跳出迄今思之如人痛定思痛不知何以至此今日筆楮相聞真曠世異事開緘之際不覺惘然與世兄話別白門不勝繾綣癸巳余歸讀禮山居四載逐隊故步先生杖履東山朝夕汲古手不釋卷余洊歷卿月鳴珂待漏每遇制撫方面往往以先生高風款懇式廬是以諸君子仰止名賢殷勤存問雖處泉石間戶外屨音不絶也時督師山斗盧公景仰碩德展候山中贈瀟冠蟒袍帶靴等事先生祇以詩韵答之兩賢相遇之異真足千古矣余時勤雙鯉託驛路以達函丈潮海燕山八千

所託必於其人

里如几席也冀沃兩地之士余生也晚以是後知於先生而四十年在朝在野惟余與先生周旋往來聞問頻及殊堪共慰猶記先生手札云冀城不佞服官之始一生精神命脈皆在於此每夜夢中恒見舊時河山風景宛然在目晤後幾忘身在晉而在粵也翔山書院不佞當年課士苦心全注於此三十年不忘寄語知己毋令毀傷可乎先生在程鄉建元魁塔每偕諸友暨子孫少長畢集登塔講學飲酒賦詩陶陶天倫之樂也梁孟同年共躋大鑒以仲秋賞月之後旬日騎箕余從長安為文

伏下修葺

致祭託撫軍弘宇王公轉致而撫軍諸公瞻望典型共為愾歎洛社致祀事馬及大事克襄門人築室於塲倣闕里之意各種樹一株置於墓側號曰李林其後程鄉令王君仕雲江南名士親造其廬懸先生像於庭為之八拜願託為私淑弟子曠代相感入人之深非近世所有庚戌春初孝廉公車冉北握手燕邸以話疇昔進一塲而賦歸與日舉業事非潜心不能此來往逐萬六千里只為惓惓世好古道照人崗來一拜而畢寔無志功名也送別青門惆悵不可言余甲寅特假旋里向以翔山

俱非虛託

照上廿令毁偶眞是知已

一類類頻應

雖其苦心

[illegible]法會

[illegible]

是書院不

[illegible]碑祠賢

者而後有

此

存意一筆

句出

書院爲前明府言之時方風鶴未遑暇及今幸際
清晏吾明府王公雅意修葺誠盛舉也攷書院之
始剏自先生臺觀廊廡弘廠可觀無何烽火之餘
浸及中庭公議塑梓童帝君像以存餘址原藉帝
君爲先生護法其院則寔先生之剏立也余先生
門下士敢記始末俾後之學者知書院之所自近
世長吏在任之日紛紛勉爲祠碑取悅目前至五
十年後能令人起故址而更新之不賢而能之乎
大抵先生學問得之眞積後其力似昌黎其氣似
眉山渾厚沉摯若湧泉初刻有臨場藁至桐則有

課士篇詩文百餘卷史館則有燕台集及近刻山
中則有古今文範其他諸作尚多悉藏名山眼界
高出千古識議夐絕當時而又閱歷經權常變以
此深心熱腸教學名世非偶然也吾桐受知歐梅
而彬彬曾黃之彥相望於朝不啻相得益彰書院
持教思之一端也先生往矣文獻之責在余一身
深恐世遠失傳不憚娓娓片石至於道德之華詩
書之澤自是百年一日嗚呼吾道豈有今古哉是
爲記

先生在當日只一留心文治而公于五十年
來無時不留心無事不留心所謂兩賢相遇
者非耶中間曲折回環詳明愷摯敘昔書院
所自始以見先生寔不能忘敘今書院所由
修以見人寔不能忘先生後之學者登其堂
讀是文先生之教思遺愛在焉道德文章在
焉即志節品誼勳名履歷亦無不在焉吁人
不能忘先生乎抑先生使人自不能忘乎

雅會約序

昔海剛峯云士君子當爲天下第一品人毋求天下第一品官旨哉斯言良可三思丁酉春桐水君子雅會相訂在唐香山在宋洛社當年不過燕飲之常唯其人道德文望著於朝廷故後世艷稱其事以傳至今茲者杯酒邀歡促膝拊掌竟日而歸揆諸身心之義亦復何益余同年呂見齊以宗伯還里與其友朋旬日一會各舉古人嘉言懿行數篇互相參酌擇其可法者選集成帙以爲矜式余請諸君各取古人言行關係綱常裨益風化不拘

幾段届日講究其義以資選録斯文雅會將在乎是庶不蹈言不及義之譏矣又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儀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余請諸君循行大中之約相成實多且人情私有所親太抵高舉公卿以爲祈望何如一言救過使其不失令名之爲愈也抑君子處世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原有差等胡爲期功之親錙銖必較一言相犯畢生不釋乃矜言豪俠輕財重義於疎逖之人且有聽牝鳴而薄父母厚妻族而疎骨肉者抑又何也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又有說者居鄉不律田舍爲謀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三復斯言可以自處矣其次唯干請逼人自非貪心則其軟而誠思居官而左右之過誰之過則知居家而親族之惡誰之惡素所私暱恩深怨厚昔所全活事過而仇不可不發深省也又次種債極爲招尤有無相濟通義也甚者滚利取償繼役咆哮主人若不與鬪而破産廢業逃逋流離者有之曷不思子膳日

閒三盂飯夜閒一盞燈便自受用不盡奈何畢志金穴垂老而不肯少休乎且也聲妓適情沉溺自苦即手譚遊戲託以鳴高而不知其亦非也往者王覺斯宗伯與余言曰一盤棋費許多精神推手則已何如做一篇文字或一首詩或抄録一段書數年之後猶有存稿可以觀我學問進退此言雖近時人語亦自有味抑人情喜諛而惡直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剛愎自用百折不回雖聞良話如水投石與諱疾而忌醫何異又傲不可長才不可恃伊川云少年高科席父

想以推心之謂歟

兄之勢爲美官高才能文章三者皆不幸且爽口作疾昔人愼之凡吾輩十分如意處他人定有二十分不如意也若以聖賢爲繩墨則俗情自不入其胸次矣余從諸君之後惟願敦倫崇義師賢擇友忠信共勵狂悖共耻不患不到古人田地斯言也旣厚自勉猶恐守之不終誠且漸弛爰示同人采石攻玉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凡我同人山斗在望典型不遠使他日調冀多君子而追思其盛吾黨幸甚吾道幸甚

序在廿載以前而首所推引乃惟海剛峯由

今觀之天下第一品人其志非偶其言非虛也一會約中事事式刑古道籌量時宜義正詞嚴處令人凜然難犯情通理確處令人藹然可親凡褆躬涉世勸善規過之義無不詳備有志雅道各宜書紳何必會中爲然

皇清誥贈中大夫大理司左少卿覃恩加一級顯

祖考府君碑陰記畧

蓋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有開之必先也一代人文之興縱曰山川鍾奇起視其家必有祖德宗功數世積累之厚乃能發祥是理有固然非可驟致鈕生也晚不及見吾祖嘗侍先大夫文孝公聞吾祖之訓諸兄弟有曰人生教子爲先凡親友相見動以好兒子是問未聞諄諄然問其囊中金錢若干也何爲攢眉不展自苦若此又曰凡人背後多譚人過言者出於愛憎或有成心聽者當曲爲

開說不然隨聲附和何貴乎有朋友又曰凡有事不可急躁國有政君臣評論家有事父子商量生平無欺人語無欺人事嘗燕居自言曰我發後我發後此先大夫燈前之言今猶洋洋在耳者也吾祖壽四十八歲爾時先大夫萬曆甲午已遊泮水矣吾祖生子三長即先大夫文孝公次陞前授武英殿中書舍人考滿晋秩大理司右寺副戊辰贈父爲中書舍人贈母王氏爲孺人己卯再贈父大理寺右寺副再贈母爲安人季宜以茂材終其身今鈕癸未成進士仲兄鑑丙戌成進士長兄鉉已

亥成進士仰荷祖蔭兄弟南宮相繼登朝誠一時遭逢之異其諸弟姪或以貢監或以武科自非先世培植之力不至此至鈺一介書生起家西台四任京卿陟位中丞中間三十年敭歷中外尤惴惴然以凉德是懼今年四月暫假旋里敬錄 制誥改題新銜奕奕豊碑樹之平原以昭 皇帝錫類之典以示先世燕貽之善後之子孫其亦過西郊而思祖德毋徒視目前而忘艱難也聿念厥祖端有望於後人

祖德宗功遠而難稽非撰餙習套則影响浮文耳從侍父得聞祖訓具見祖孫父子衣鉢源流世守勿替訓辭中要而不煩可以醒世傳世豈止一家子孫足爲法則而已

題考府君上官文孝公暨顯妣王太夫人
誥命碑陰記畧

在昔先王制禮因嚴教敬因親教愛使人人隨分克盡故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諸如詩書所載傳記所及其於忠臣孝子之篇未甞不三致意焉蓋良知良能天性則然也鈺昆弟輩癸巳讀禮爲先大夫卜吉久之未獲盥沐籲告 聖帝得籤曰崔巍崔巍復崔巍後得之廼隴右道吉甫崔公之地益嘆聖言奇驗今安厝十有七年宗祧有託足徵此地吉祥而先人在天之靈庶幾少慰計自丙申終事丁酉出山羈栖長安風木增感圖書柸棬之思時時在念因想甲申滄桑之變先大夫病卧山間闖逆以仲叔薄宦索餉甚急賴老母一言活我全家今之子孫安常履順久矣其有能知此乎是歲初夏抵里焚黃墓頂時惟孟冬豎碑高原煌煌 制誥丘隴生輝上體 朝廷孝治天下至意下遂人子崇始報終之私天經地義豈然無憾後人思祖宗締造之艱難當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省兢兢然以隕越是懼翩翩來焉曷可恃也同族之人兄弟叔姪之間有德則勸有過則

規尊卑長幼名分肅然毋見利而忘義毋以大而誇小當身不難對親友他年乃可見祖宗斯言也願子孫其深思之也願子孫其深戒之也語云折薪不易負荷匪輕曉念後昆無忝慈孫

前篇於侍父聞祖訓玆於想父憶母言鋪叙無痕盡神入化而且德可格天蔽以靈籤一事德可善後括於全家一言性情詳勃故爲文悽愴淋漓誰不有父母對此俱當感發涕零徘徊而不能去

相字似訛 是致誠不忍忘根本

拓之二字內有工夫

宗也有濟明人人知祭祀續常存一脈不忍忘之心雖世不昧日遠日疎處父何爲

清明祭掃文

筵不肖讀禮四年孺慕如昨焄蒿悽愴之情於祭儀有獨至者因親念祖禮無軒輊因思數代以來家世耕讀今幸席沐祖蔭列身仕籍而追遠之典未詳惧則滋甚古者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獻其在周禮極爲詳備後世圭田之制不載今甲卿大夫之家自計見田以供粢盛知反本復始今之視古無異也按家禮有清明祭掃之文而翼俗尤重爰集積俸請當祀田每歲屆期備羊豕香燭合塋與共其祖宗每

一塚前再設菓酒等事下逮宗族以次相及條例具在必豐必潔此吾一家之制今日特爲創立後乎此者如有陞官生子甲乙兩榜進學食廩貢監武科許各出銀若干將祀田再爲拓充違約者倍其罰吾嘗思之祖宗之親一脈相傳世代殿進弗忍忘也乃子之孝親不如親之愛子且人情視親之子佰異乎已之子推而及之日遠日疎不知何人求君如文帝臣如溫公者曾有幾哉居佰歷原野望丘隴問之則曰某某之祖某某之宗後之賢愚多有不齊其無主者抑又甚矣不肖凉德菲躬

節此可以爰衍先矣何必繁言哉

中年隻立嘗曰敢望青蒿之中有洒我杯酒者乎姑聽之造物可也今幸荷祖澤克承前緖惟是爲子孝親爲孫孝祖人倫之大不可不愼况乎食俸皇朝國恩獨厚水本水源之地而不克致其誠高爵厚祿將焉用之於焉倣古典準禮經酌定一時之規以爲世世之式噫古之君子春雨露旣濡而有怵惕之心不煩不踈敬愼不忘禮有明訓可攷而知後有賢者百世其弗可改也已

仁孝得之性生語語帶有啼痕拓克祀田勗子孫政以孝祖先如是之爲祭掃豈徒以其文焉已耶

臨汲有其心深行其力

自比古人善形於已

喚醒不睡一流解醒叫入心竅

睦族篇

余讀范文正公義田記又覆玩味施貧活族之義千載可思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予之更考當日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歲時贍養婚喪資用斟酌惠給莫不有制共聚族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盡噫嘻此聖人與爾鄰里鄉黨之意而公能善用之以惠施宗族有如此乎因慨世之置身通顯者果其琴鶴風高一介不取其自處爲甚廉矣而欲以施濟之事責之由吏則過甚若

其行已猶然在由吏之後居第與馬聲色妻孥止乎一身一家而已而族屬之人操壺懸瓢徒作溝中之瘠君子不取也十數口之不能養視公之聚族九十者何如數十金之不能施視公之歲給八百者又何如抑凡人之情不過爲吾子吾孫富貴百年計耳試觀世家巨族不再傳而家無立錐者豈盡驕孤愴寡以至於此哉况一人之身而後之子孫不可必也卽曰可必而其人之賢愚能盡知乎人生於世孑然而來孑然而往彼爾我分明介介於中何見之不達也余宗族內有饑寒切體而

規模宏遠 盡是治比 [illegible]

褒殘不繼者有嫠霜孤獨而貞節可嘉者擇諸三族惟茲獨切於是酌量歲費定以爲則令主計者按月供給依時毋後但使族姓之內無凍餒之憂而有朝夕之安庶幾以對祖宗而無憾矣

人莫不知族當睦而所以多不睦者以睦則有不便於己者耳指不睦根原竆不睦究竟說得不睦者極其痴迷便見睦之者如許親切言本於性能無移人情而發人省

人孰無過 惟此較多 較量

言身有患 失於過縱 而爲累矣

纔和睿處 標立證從

其自欣光 二字施着 力作工夫

居家無子弟之過論

大學敎家之義詳矣其肯本諸修身身者天下國家之則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身之可以正天下何有區區子弟之論哉吾觀今世士大夫妻子念重而父母之恩薄貪田望奢而兄弟之情疏篤貪見色而救恤之義泯恩怨分明而忠厚之道喪聲勢馮陵而謙讓之節寡干請無已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蘇子所爲深惡痛嘗之族譜之中以垂戒宗人者也若而人者猶欲責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彼且曰安得此不合時宜之言其何能聽之爲之子弟者見其父兄所爲若此輿馬赫奕𧺝趾呼盧出入公門則大官改容縱横鄉曲則小民屛息以爲子弟之過則過矣曷亦溯流竆源而推其所以至此之繇乎吾願爲人父兄者謹身寡過砥厲廉偶非賢莫友非義莫取將見詩禮之庭孰孝弟而講仁讓者彬彬如也資財無厭非公而至一切蕩檢踰閑之事知必曳然不居其於過也何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不敢爲子弟寬其敎而尤爲父兄嚴其責

讀其書可三思也後世小學諸篇諄諄訓戒非不懇至而於以身作則之道闕焉未講吾故論而出之以爲教家之法

教家本於修身故通篇專責父兄前爲有過搜弊病後爲無過立方法遡流竆源皆自身體力行得來居家者何可不銘之座右

醫術序

上古書契未作初無所謂醫書也自神農著本草黃帝作內經而後世始有傳孔子纂定六經其於藏籍極傳矣惟有素問諸書不少槩見是道也余嘗疑之不知病之來也皆由平日七情六欲不能致謹浸淫漸漬然後發於一朝孔子太和元氣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方頼其參贊位育之功曷待於金石草木之味哉吾觀鄉黨一篇燕處服食寒暑閒愆使其人壽常日用率循聖人何病之有則又不言醫而深於醫者也余昆弟素不事醫日侍先大人文孝公疾調治藥餌朝夕以之得洪生醫術數帙其說甚約其理甚精讀者不病其浩繁作者已究其奧旨梓布當世以宜好生人能未病保攝庶幾孔子愼疾之意萬一遇病並不至自悞悞人於以躋世如春其有當乎昔蘇軾有云人臣之進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乎己出余之於醫也亦云

未病保攝深合吾夫子愼疾宗旨學者終日讀論語誰知鄉黨一篇竟與內經表裏此方

出於方外直欲自成一書知此可以言醫亦可以不言醫

醫學易知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人身中陰陽與天地無二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備矣是陰陽之理原自易簡毋庸深求也醫之一道呼吸毫髮關係匪細乃日行胃而不著察者何多耶吾桐茂才王君澤久勤學稽古矢志鑽研乃以善病之餘傍及岐黃至於仲景東垣諸集無不究心既以探羣賢之庭而與之左右矣頃刻有醫學易知一卷諄諄傷寒標本藥性圖形一一編集成歌使學者可以見微知著而病者不至以身試醫於以躋世仁壽之域功施何極余讀而歎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美瑞青天白日僕隷亦知其清明吾固樂此篇之昭昭人心目間也澤久命名曰易知其有取於易知簡能之義乎大道在人至理無二後有賢者不易斯言也

蔓菁賦

臨英風之矯覈兮嘆萬物之芸芸獨嘉品之并美
兮偏飽歷乎嚴霜臝太和之保合兮収厥功於冬
藏相地德之廣厚兮殺其種於陶唐余晉鄙之儉
朴兮日咏蟋蟀之章方縱覽而葛屨兮誰云土物
之瑣維體貫之蘇蕃兮恒朱顏而綠裳思令德之
升聞兮更比屋而馨香奉孝子之晨夕兮勤并旨
於高堂佐廉士之家食兮爾蔡藿之美槩不資烟
火之氣兮堆以備司馬之粮能經數歲之久兮可
以救水旱之荒倩穆賜以萬鍾莫一飯之能忘問

列國之方物信以是爲惠薾乃儷毋於承明常夢
想乎家鄉憶香澤之適口覺齒頰之猶芳戀嚐桐
葉之崗明月之光祿圓可學億萬斯廂苟泌飢之
可槩爰傾志於承筐羞蓏食之無補縱蔬食其何
傷海陸雜畫珍錯踉蹌山肴可採野蔌維良誠淡
泊以明志愼勿獻夫稽穮聊含哺而鼓腹幸肆志
而徜徉

日食蔓菁者不知若此其美讀蔓菁賦乃知
其美若此雖然鼎烹中誰復知此此種趣味
又人所終不能知而君獨知之者也

篆書序

國家制科崇尙楷書至名公鉅卿文人學士兼以
行草擅譽當世其於篆學一途比擬高古徒得之
鼎彜金石間即有禪心斯道以語大雅之宗恒有
所未逮今淮海實夫許子典學汲古沉酣翰藻著
有說篆一書懸之國門戊午冬余方憇跡山莊野
鶴天高適有知己見遺披讀長嘯不幾自我作古
乎顧篆學淵源創自周宣王太史籀小篆則秦丞
相李斯爲之至漢得許愼魏得韋誕風流文物犄
然度越前古漢魏而後以及唐室中間寥寥千載

乃得李陽冰篆跡殊佳自謂蒼頡後身於時顏真
卿以書名世真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始成連
壁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今觀許子之學筆
法之妙其形其勢其利其峻不減陽冰當年可謂
飄逸絕塵獨步一時矣藏之名山以待其人其更
有如許子者乎

胸中無書不讀搦管時魚鳥龍麟畢集推此
則八法百骸可知豈但悉史宗李妙已耶

重摹蘇帖跋

順治辛卯 世祖章皇帝親統大政維時 聖主在御公卿弼諧天下翕然丕變稱爲至治 歸軒親遣坍睹澄清余不肖忝膺 簡書廵行江左仰體 天子求治至意砥心釐剔法廉可觀越明年壬辰按部滁上公餘之暇時駕車瑯邪山間中有宋歐陽永叔醉翁亭其峯巒聳翠泉聲送響於今陰晴風雨之態流雲飛鳥之情攷記中所載猶惝恍遇之亭前老梅數株傳云子瞻所植蒼蒼古幹五百餘年至子瞻爲歐公門下士曾書公記勒石

於亭又有趙松雪跋言在後今其石猶琅琅壁間不啻荆玉鮫珠南國爭珍視之余出入中外復三十年適檢笥中猶存舊帖會浮疾潘次公過我極爲嘆賞竊惟子瞻生平筆力矯健早師顏魯公今諦觀落筆猶有顏體徐而揮之風雲變化幾不可測信爲馬房光帷而天地精英畢瀉諸文人管毫間矣獨惜石在滁上平水不可多得而子瞻筆澤墨華不克傳諸二文之鄉也爰命雙鉤樹之桐封安在丹山片石不可作瑯邪觀

志在古人故事事以古人爲模楷於此一見其斑

重修龍王廟三殿記

今夫穆然而廣運于上者帝也而風雨雷霆變化莫測誰爲爲之乎易曰帝出乎震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夫震居六子之首其象爲龍龍乘風雲而上下故曰龍之爲靈昭昭也普天率土立廟以祀答神貺而報成功于民生爲最重吾巽東南坊舊有 龍王廟由來遠矣唯神正直公溥霖雨無私以爲百里司命歲時饗祀光昭令典其東爲周唐叔虞叔自剪桐分封後德澤在人讀蟋蟀之詩其民勤儉而好義思深而慮遠則叔之化可知

也至德之馨久而常新故桐人致祀不輟其西爲金龍四大王惟王之靈顯于河濵翼距黄河數百里意邦人游江湖者衆往來風波中不無震撼之恐於焉群爲尸祝以祈安瀾某自崇禎丁丑二月課文于此當年師友十有七人一時氣誼雲蒸奮翮摶霄不謂瞬息終古屈指艮友僅餘四人撫今追昔不禁存亡之慨余因是重有感矣念四十年來宦海千層長風巨浪不知經歷幾許幸得杖屨東山歌咏盛世勉爲修葺用肅觀瞻起蓋三殿搽棚一十八間留饗亭樂樓門面以待本坊居士獨

鈔處正在人不期已不信故曰不可知之謂神試問十七人中何獨屬之一人未知神將何以處我評。

爲君子伯玉不取也何想立社之初而議爲修舉之人不吾期吾亦不敢自信然冥冥之中神早鑒之而人不悟今經四十七年而又從大夫之後百年之廢墜而成一日之壯觀雖曰事固前定人不得而有遺要之皆神之靈爲之詎人力所及哉吾今日適逢其會不得不然也若夫匯其事而更新之洋洋神明陟降在天請再竢後之君子

四十年前人四十年後事事固前定使其前知則天下事興味皆覺索然然而四十年後人誰復知有四十年前事者觀其今不忘昔低徊感慨此心便可對神而其爲文也更有風雲變幻神龍卷舒之狀

非儒自天而下中有如來呼之欲出

擬建千佛閣序

人心至虛忽然念佛則佛在心頭忽然建寺建塔則佛在山頭因緣變幻無非善相之隱見城西湯王廟北議建千佛閣三間說者謂桐之山脈由太行東來至羊角山透迤而西至丹山爲少祖辭樓下殿南結縣治城西一帶山川靈氣萃聚於斯廟後宜建千佛閣謂之龍頭挿角雖云地理深奥可以存而勿論但人生斯世眇滄海之一粟況百年瞬息爲時幾何冥冥之中苟存善念尚邀 帝鑒若能擴而充之擬起佛閣善念相印演於無窮存此心也可以畢世可以終古所謂善建不拔之基其在兹乎吾願天下毋重視吾身而輕視斯世請締良緣以訂將來不識四方大士肯共相許否

佛何以有千拈出心字見人心個個有佛便是千字具實了義善念演於無窮毋重身而輕世此之謂眞佛世俗之所謂佛則閣中之佛而已然人有覩閣中而尚不知有佛者而莫不知其有心提醒人心一棒一喝奚啻暮鼓晨鐘耶

重修后土聖母暨子孫痘疹諸尊金像文

易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有乾坤然後有六子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坤元所以稱至也翼同穎坊居城東偏舊有　后土聖母廟廊西有子孫痘疹諸神祠歲久年遠丹碧與初玆邪之人矢愿捐輸齋心莊顏先事正殿徐及西廊一時聖母暨諸尊金像煥然更新庶足仰答神貺工既訖將勒名石上以垂後觀憫玆羣生託在照臨尚冀長養生全而無疵癘之患正直無私維神之德祀而弗祈曷敢他祝

厚德載物何施何報祀而弗祈坤靈其右享之矣

碩果天心

余讀易至九月之卦聖人繫之曰碩果不食惻然有世道人心之慮焉十月爲純坤至十一月一陽來復即曰復見天心扶陽抑陰之意情見乎詞余年歷周易六十年來朝野中外深維乎消息盈虛之理一切人情世故無不熟嘗親歷抑思易者時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爲識時也君子學易首先知幾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以微彰柔剛萬夫之望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聖人爲不可及

也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坤之三曰含章四曰括囊均有深義可以玩味不然則亢悔吝及矣居易俟命履道安貞願君子共勉之抱膝草堂三復帝編敢字其居曰碩果天心

識時知幾括盡全部易理並括盡學易工夫非深於易者不能言其義即深於易者亦未必能言其義

果如所料可謂不智乎

高祖論

三代之君其得天下不同大要在於深仁厚澤以結民心故曰天下歸往之謂王自秦恃富强力取天下當始皇在日崩解之勢已成卽非二世而天命已去人心難留更姓改物不竢智者而後知之耳漢帝起於隴畝卒代秦而有天下後世以爲漢王長者約法三章漢家四百年命脈全在於此帝甞自言曰子房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項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英雄撥亂反正自異尋常非有過人之智

未易臻此其間雖水鴻門射胸平城種種涉險被刼危然得安蓋有天命焉非盡人事也獨怪蘇洵之言曰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爲灼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又曰帝語呂后周勃厚重少文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也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是說也余甞疑之洵謂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誠不及矣所言高祖明於大而

洞見肺腑沁入心脾漢高將何說之辭

英雄氣短兒女心腸可謂智乎

利如干將剸必透骨

斯足哲耳見不及此

暗於小乎未見其然也漢帝當既平天下之後慮後世羣臣跋扈難制猜疑間搆恣意誅殺一時韓彭黥綰幾無噍類鳥盡弓藏之嘆令人唏噓千古彼其於開國功臣皆心以虞之不難惟所欲爲其所忍氣吞聲疕不瞋目者惟有呂后耳而中情繾綣寢食難忘則又在戚姬趙王母子譬之士庶之家旣畏妬婦牵制而又鍾情愛妾不忍一刻割捨觀呂后陰致四皓而漢帝亦爲趙王置彊貴相夫婦之間隱若敵國則高帝至此不過尋常士庶之行徑吾未見帝之明於大而暗於小爲後世之所

不可及也乎今爲高帝計當日獨少殺呂后之一著耳呂后從帝定天下有年矣陰賊險狠高帝豈不知之當天下未定使貪使詐可無深較及其既定韓彭蓋世勳名芟除之而不悔使高帝毅然有丈夫之志取呂氏而誅之分藩惠帝於外立代王爲太子舉戚姬趙王而屬之當高帝之後而繼之以太宗深仁厚澤洽於百姓漢德之美追踪三代矣況呂氏早滅自無産祿之禍又安用平勃交懽爲耶如是上有賢君韓彭諸人敢不俯首而爲之臣君臣相保以有始終庶漢代盛事至於戚姬母

子太宗必仰體先帝遺意曲加珍護何至人彘之
慘不忍見聞死者有知臨風哽咽讀至此則高帝
於兒女場中柔腸百迴倒行逆施眞千古之大愚
人也而蘇子乃以大智許之吁失言矣雖然除秦
苛法任用三傑誠有君人之度高祖亦三代後英
雄之主哉

少殺呂后一着筆鋒凜然直令漢高鬚髮盡
豎呂后魂魄俱動戚姬産祿諸人無不破涕
爲笑回嗔作喜心既折而首俱屈反覆推勘
確不可移從來論世者無此慧心明眼

答送窮文

康熙已未歲將晚偶念及韓子送窮文次早信手
索頭適拈此章唏噓而嘆曰昌黎惧窮之不去而
送之其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爲粮以送先生
此與毛頴傳並傳葢韓子謔浪之言耳謂先生之
知已則未也先生君子也古今以來立千秋之名
節標百世之淸操人品心術皎皎然日白青天披
詩書閱史漢琳瑯載籍之中非知明守確深交先
生終無以自立若之何韓子乃咄咄爲先生勸駕
也噫余爲諸生十年未嘗交一友沽一壺治一物
日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與世茫然也當時先生雖
爲知吾吾寔不知先生也由今思之乃知先生之
葢借其無有以報先生也吾於此蓋有感矣世之
薄先生者多而敬先生者寡乃余獨爲此不合時
宜之言其孰能聽之吾於此葢重有感矣先生毋
多言余請從容舒嘯引伸而竟其說今之賢士縉
首山徑而不得一登青雲之路者誰不日朱提有
靈而詩書短氣先生其何以教我乎余日不然此
周有說先生與人無一日之榮而亦無終身之患
彼司衡者雖恣意漁獵縱情慾壑遲進場早撤卷

可衙司牧送窮者莫此爲甚

出難題獻吸单寒伏志一朝自謂得之至今日賢士自若而司衙安在耶此其一端也今夫天下之人牧則又有甚焉者矣世之廉吏飮氷茹蘗朝夕奉教先生幸而忠結主知陟身雲霄之上不幸愼守一官內省不疚是亦先生之徒也無何不肖之輩名爲天子之命吏身爲百姓之寇侁乃二六時中不念民飢民寒只思誰弱誰富一境之內典妻鬻子逃亡迸竄而眈眈不猒虎怒弗息揣其意若曰非此不足結歡上台也非此不足唾手升遷也非此不足長我子孫也自謂聰明絕世人莫能及

抑思上台盡以此爲心則得矣倘其中有骨鯁之士易事難悅則君之計窘矣若夫升遷雖仰阿堵而得失當聽塞翁禍福倚伏固非知計之可料也至求其長我子孫非愚則罔夫我百計千方害人之子孫而欲百年必世福我之子孫好還不遠盛有是乎若此者皆重違先生之宮墻而離經畔道以與緣林爲緣曾何足以汚吾齒蘇子曰有未定之天有已定之天諸君畢智竭慮浚削脂膏如以酖酒止渴心暢神怡此皆未定之天宜乎沉酣流連而不知節方幸其樂之未有極也一旦時命不偶事有蹉跌問平日之金錢旣爲獻媚取悅而耗其半矣乃至事變臨頭不得不傾囊經營身名俱乖不必言也卽使金玉滿盈裕及后昆悠悠彼蒼時有非人逆覩之處貪吏不可爲而可爲或來古人之慨歎萬一飄蕩不顚則將咎剏業爲口寔此已定之天也至是始信而有欲余故曰世變難知人情可見天地間事千態萬狀未可紀極而先生固澹然寡營與世無爭不忮不求獨往獨來之君子也苟能從先生遊者隱則川輝而澤媚達則玉潔而氷肅當身有令名異世獲餘福先生未嘗有

負于人而人自負于先生韓子若之何爲先生勸駕也先生曰子其知我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甚矣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子其知我乎夫復何言

人將窮字看得艱苦此獨看得恬易人將送字看得智巧此獨看得愚拙故抒寫答字盡情而極致應使此輩聞之顏增甲顏有泚欲怒欲泣自悔自悟謂與其送也不如其窮也吁答古人之爲送窮文者歟問今人之爲送窮事者歟

認竊爲相知乃不負乎竊締結之不暇而顧云送乎前云不知先生故不送末云子其知我愈不送以此答送者能使聞其聲會其意而終不能詳其面

建造冀城北關東萬安橋記

有宋之世端明殿學士蔡君謨建洛陽橋於晉江異代傳之膾炙人口余生百世後聞其風竊嚮往之往者巡行淮西建泗州浮橋一座商民利賴後因兵興羽檄交馳今移至臨淮三十餘年其橋尙自若也余通籍後四十年今得優游田里歌咏太平以度春秋癸亥之春既建朝陽橋于滄河之南百里之民可免病涉今年仲秋因北關之東爲燕趙魯衞秦晉數省通衢舊有石橋三孔康熙十年爲大水衝决每遇夏秋則商旅坐困車馬難行阽

危之苦又復十有餘年余爲惻然但以民窮財匱物力艱難弗敢煩地方諸居士乃獨力鳩工始事於仲秋之初告成于菊秋之中爲時四十日工既訖余因徘徊躊躇撫膺而思曰是橋也今幸而告成功矣因思世之山川嶮巇亦爲多端往往歎窮途而悵斷岸者何衆也方其身陷泥塗之中崎嶇險阻日也深溝高壘波濤震蕩行人至此前不及村後不及宿斯何時也古聖人設河梁以濟之使人危而得安險而能夷履道坦坦而不致歌行路之難詎非快事哉天下事有遭逢不偶而歎時勢

之不可爲其視歷艱難而嘗險阻者又何有異仁
人君子多方拯救使人處危而安履險如夷滿腔
菩提不啻大海慈航此則吾心之河橋不在區區
行道之間而在拳拳方寸之中至易至簡不娭遠
求而得之群天下後世無人無時而不可爲也余
之爲此橋也若求人人以造橋爲法是子貢博施
之說能者從之常人將安于不及矣惟願當世賢
者濟人利物夙夜不倦是乃聖賢欲立欲達之心
若之何視爲不可幾及而不日孳孳也抑古今滄
海桑田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况後人乎斯橋之建

有敝之於前者必有繼之於後者余今日黽勉從
事幸弘前烈百世津梁締造一時尤與後之君子
歲時修葺以利濟千萬世之行人安在端明之舉
不復暏于桐水間哉吾桐之龍自丹山入首因題
其橋曰丹鳳橋而弘濟民物大道爲公之志不言
自喩推此心也與天地同其無疆可也於是乎記
　爲記造橋却不崩說如何造橋不說獨力造
橋却說人人事事皆當如此造橋寄托者深
風勵者遠聞公屬是稿在仙遊之前數日而
其精神志願猶如此存此意與升恒俱橋有
完毀公無今古誰爲往過與來續者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二

賀祝

山陝總督山斗盧公祖序
三晉總督懿生白公祖序
三晉總督懿生白公祖序
山右巡撫穆齋楊公祖序
山右提督柯公序
韓心康年臺節鉞天津序
胡玉衡道長榮補奉常序
陳濟水年兄補督捕少卿序

朱白谷道長榮補督捕少卿序
鄧國華榮擢銓曹序
直隸巡按胡靖宇道長加級序
魏石生先生令弟巳亥高捷南宮序
喬安止道長令弟高捷南宮序
潘次公父母行取序言
中州撫軍會微董公壽文
副憲苗公大生壽文
侍御王雪樞年兄六袠序
張芹沚公祖六袠序
潘次公父母壽文
陳方穀父母壽文
王紫鉉父母壽文
廣文溫冠麟壽序
張五雲先生八袠序
賈元士社丈七袠文
李葵陽賢甥古稀序
豐縣令符于政壽文
題李淡寧先生行樂圖

裴念源先生崇祀鄉賢序
陳方穀父母步禱文
張巢阿年兄終養序
張文簡先生傳
仲兄豫齋恭憲文貞先生傳

誠正齋文集卷二

翼城上官鉉松石甫著

賀山陝總督山斗盧公祖序

治天下有大經大法小廉而已矣治天下有大畧安內攘外而已矣此外無佗術也日者 皇上軫念山陝二省地方參濶且沿邊防守最爲緊要必須用有才能之人一時九卿諸臣請於見任督臣遴選宿望以畀嚴疆乃山翁盧老公祖才能素著丰標岳立爲在廷所共推啓事一登遂邀 宸簡聞 命之日中朝翕然而吾晉鄙之人得以躬親

樾蔭其拊掌相慶而引領更甚之情尤殷殷也計公以天卿少宰擢任宣雲比門鎖鑰夙夜黽勉仰副 先帝慎畀至意尋起東粵振節而南適時蘇利逆命飄忽南海之濱雖有籓王將軍共事兹土而運籌決勝獨出公一人之方畧迄今嶺表遺氓獲以奠安衽席者公之力也海嵎底定用酧勳庸天子褒公之績特授世襲二等阿思哈哈番世職以傳子孫異哉 朝廷懸名器以旌勞臣匪公之豐功駿烈孰能當此而無憾乎至於籓王違制結婚蘇利在他人處此鮮不瞻徇顧慮而有投鼠忌器之嫌公獨毅然震憤不憚抗疏直陳糾舉王愆令其惶恐認過而悚然知 朝廷之尊焉公之風烈爲何如乎繼而河工孔亟致厪 宸慮公以讀禮甫畢爰 命治河任綦大責綦重矣先是漕臣推諉藉口河乾水淺卸責於人乃公受事之初首禁軍旗夾帶兼劾監兌諸司痛革夙弊力洗陋規而一時雨暘咸若河伯效靈今歲百萬漕艘飛輓而至天庾者誰之能乎凡此者皆公成效彰彰人耳目者也猶記公治晉之時吏治之貪廉歲有區別民生之利病時爲關切振興綱紀培養元氣此

日之民歆和食德而忘帝力之何有者比比已自公軫一旋風氣輒變而小民之力遂竭而無餘矣今日者幸公特膺 新命照臨舊土此三晉來蘇之日而正公緋沛之時也吏治之貪積不可盡問也而亦不必盡問唯奮其雷霆以鋤此不忍驅除之强暴而大法小廉之道將在乎是矣民生之困苦不及驟恤也而切望其周恤惟沛其雨露以救此無可控告之窮黎而安內攘外之道將在乎此矣公持此二道以治秦晉則采薇之什可賡也持此二道以翼 聖明則天保之章可歌也又何二

省之治不足坐登上理而文德單敷不共修來王
來庭之禮耶行見天贊令圖蔚有顯名而史管揚
揮煌煌一代之册書矣是爲序

成效可見後效自有可期記公治晉至幸公
特膺一段寫得公澤淪肌浹髓民情感心鏤
當之者歡不自勝亦復責不容辭而下文
緊接正公觧沛一句以申明法廉安攘之實
文勢如渴驥奔泉逸足長嘶又如廻風舞雪
天花亂落

今追句琢　教地有声

賀三晉總督懿生白公祖序

若稽古制天子治內列侯治外是以成周盛時周
召左右分陜而理同心翼戴夾輔王室一時彪炳
盛業迄今猶照耀史册間也　新上御極親制顯
庸　特遴世臣師保巖疆於是我懿翁白公祖首
膺　簡命節制晉陽噫此今日　國家用人曠典
而亦三晉士民所爲延頸而顒澤者也輦下諸君
同爲版載恐忘衞音請得而賡之按晉昔制府舊
設雲中以爲北門鎖鑰迄我　興朝車書萬里威
鎮殊俗移控畿南兼制梁齊如是有年今　睿聖

引喻甚確　以治作古

淵思事權歸一遴推碩膺峻望統理文武諸司任
綦大責綦重已公以豊鎬元英則釐於外晉民傒
后來蘇之望喁喁然切懐旦暮久矣今日得依雲
日之輝而分河海之潤　天子神聖皇祐下人不
在茲乎抑晉本唐虞之墟皐夔益稷都俞吁咈之
風讀尚書可攷也即春秋之盛文公奮興霸業糾
逖王慝而彤弓大輅賜之天子出入三覲奉揚休
命不既煌煌乎鉅典也哉悼公繼起八卿和睦信
服四鄰義奬宗周其奉爲盟主者葢百五十年云
今晉國表裏山河不改其舊而忠義結於人心古

風猶存公爵崇階彷古侯服而忠君愛國之思益復自篤其天性以之綏民生而奠疆土俾兵守節制民安耕鑿文倬偉烈千載同符將見彤弓盧矢之寵命重錫　楓陛而康侯晝接之榮遇庶幾再覯孟子謂春秋之後有詩無雅及讀柳州雅詩諸篇不禁盱然興感余固知公太平之績史不勝書願追子厚之風而爲公進雅章可乎是爲序

履歷詳見前序此只言其任大責重而兵守節制民安耕鑿治天下道理已無踰於此援周召皐夔等爲側一對照便是白公正面古文中另一結構之法

得其淸風梁木便好

賀三晉總督懿生白公祖序

吾聞古之名臣德業聞望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至今百代之後披覽史册以爲祥麟瑞鳳受然嘆其不可及自非其人寔有過人之德量未易臻此余於懿翁自老祖台徵之公產自遼海奮跡　天朝弱冠之初郎具補浴弘志迨　世祖龍興種花明京一介淸風草木知名嗣而喬遷齊安蘄黃山遂崔苻不靖前乎此者輒爲攢眉公至未踰數月反側之子無不回心向道脫劍易犢之雅化庶幾見之三載課吏特膺　曠典厥功懋哉尋擢鄒魯間禮樂之治彬彬可述也自此之後司憲錦江而仁聲孔播屏翰南越而令猷聿新東南之民撫棠蔭而繫謳思譚之猶如昨日　帝心特簡撫冶鄖襄此地介連蜀秦豫三省之間古稱難治兼以山僻險峻枹鼓易動公開誠布公異心招徠周歲之內得流移數十萬皆富鄖公活人萬餘前史稱之以爲美談公之偉績豈在鄭公之下耶今　聖天子龍飛之初念山右三關爲神京右臂特遴肱股心膂以寄社稷用是公以冠世鴻猷遭逢　景運仰荷　宸眷簡督三晉一時閭　命之川山谷春生

靖確有實
牛犢作屏
翰搦漁移
成效具在
故知其然
誇不爽

引領君子之車而與樂只之吟今仲秋之月叱馭
南臨興鼛勸懲百務畢舉朞月三年計朞奏績固
知其理之不爽也特以二十年如蘭之素得見其
雨和風噓拂晉州其爲梓里童叟頷手而稱慶者
洵非筆頭所能銘也忭舞陳詞聊志一日彈冠之
情可乎是爲序

職任有大小事業無鉅細由綰符至秉鉞不
佯詳哉言之葢言其抱負深閱歷久今日擁
而充之取諸其懷而裕如耳況係叱馭初臨
故正講處不煩言而意已足

是謀字係
陪根本

賀山右巡撫穆齋楊公祖序

古者禮樂之治雖侯之累洽之後而仁人君子苟
存心愛物其於斯世必有所濟是以三年有成朞
月而可孔子嘗著之於書以爲明訓云我穆翁楊
老公祖膺　命撫晉業已周歲敉寧之化里歌而
巷咏之矣華下諸君子聞風景慕有意乎康衢擊
壤之義爲之美公之德揚公之休相與製錦赴賀
而勉余颺言誼弗得辭因思晉陽爲神京右臂左
太行右函關表裏山河罔敢携貳撫斯土者仁育
義正互用兼施而雨露春温之澤嘗餘於嚴霜冬
雪以其民俗節儉而風氣淳古也公自下車以來
諄諄然以敬老慈幼輕徭緩刑爲念於是諸司咸
體公志無不潔己愛民寗日催科政拙而撫字心
勞不敢不勉數月以來夜牖不扃雞犬不驚幾幾
乎有耕鑿順則帝力何有之風焉噫猗歟盛哉昔
尹鐸治晉陽繭絲保障之誠迄今讀史猶爲嘉頌
公之薄繭絲而重保障也視尹君有加矣卽中明
之世寗陵新吾呂公曾撫余晉一切興鼛諸政稱
爲明備謳吟之思百世不輟今公方朞月耳而惠
澤旁洽如此口碑洋溢如此余知其公之偉烈有

冬雪何加
春温再給
諄諄發揚
心腸長舌
是存心愛
物作用

軼前而越後非復流俗之可幾也方　聖天子軫
念封疆而山右嚴重之地得公師保詩云袞衣章
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請得進而賡之
可乎是爲序

三晉督撫序凡三章其地同其職同而其人
其時不同故其詞其意亦不同且初臨望治
與久任謳德又不同篇中周歲朞月頻頻點
醒總不欲游移一字摸稜一句

爲迷後業藏封

爲毀喙盤穩引線

賀山右提督柯公序

嘗讀禮經子夏與魏文侯論樂云君子聽鼓聲則
思武臣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古之天子命
將出師授鉞於廟曰閫以外將軍主之是以漢之
文帝勞師細柳按轡徐行弗敢馳驅雖以天子之
詔曾不勝將軍之令千載而下稱爲美譚盛僅棘
門灞上爲之訓不及乎我　國家神武開基薄海
內外咸皆臣服　新上御極大武維揚　特遴世
臣提封列國[illegible]翁柯君首膺　簡命涖我晉疆士
民喁喁以爲磐石之恃而長城之托也引領星戟

慰懷安枕輦下諸君子亟幣製錦千里稱賀而勉
余一言余不敏弗得辭惟公東海人傑六韜夙講
入關之初首鎮膠郡刁斗閒而抱鼓靜一東之民
得安其田里而含哺鼓腹游者公之大有造於東土
也尋荷　帝眷彈壓江漢之間十年以來湖湘南
北反側盡平全楚底定雖有　王師南征輔臣經
畧而公之深謀遠慮出奇制勝居多所以師出萬
全而克奏膚功明德之遠迄今猶有江泳漢廣之
思耳茲啣　新命照臨山右晉民素安於耕食鑿
飲而鮮彎弓躍馬之智幸席　興朝弘庥翕然向

風眞黔越閩釜魚漸歸知其無煩聱折族而鳴鼙
鼓也但使四封之內熙熙攘攘各遂其生各復其
業如羊祜之軍襄陽趙克國之軍金城諸葛武侯
之軍斫渭兵民相習無異父子兄弟其歌咏盛德
又豈在峴山渭水之後乎余固知公之畧遠過前
人而仁智信勇嚴非復前人之可幾也漢之光武
論畧雲台諸將方面之勳賈復不少槩見而曰賈
君之功我自知之今公軍實之壯嚴於細柳底定
之功著於江漢而以綸羽高風時蕭洒於姑射峯
頭又何必戎馬生郊而後見介胄之威乎當吾世

而書勳麟閣知必以我公爲冠冕云是爲序

重鎭最爲民擾二東安田里三湘思明德與
三晉遂生復業始終祇願以德不以才兵民
相習片言居要造福於晉民固大授益於相
公亦不小

韓心康節鉞天津序

古者熙隆之朝非必其景星卿雲祥麟威鳳之數
數見也惟是英賢崛起師師濟濟於以鳴盛世之
鴻休蓋在乎此矣諸如丙魏宋姚多賢實爲漢唐
之瑞即至宋之慶曆君子滿朝至今未嘗不膾炙
人口史册昭然可述而志也余於心康韓公觀之
夫公望聳朝端蓋已有年今辛丑仲夏當 新上
御極之初仰荷 宸鑒 特簡節鉞控制瀛海弼
輔神京 新命一頒中外相慶以爲得人噫此誠
一時之曠典而何幸得以躬逢其盛於是維桑諸

君相與製錦稱賀而勉余颺言余不敏弗敢辭攷
公之先世晉之卿族也繼以相國名賢及至太公
先生復以奇才成名進士當公髮未燥時東渡鴨
綠得爲泗上南頓諸英及入闈之初從龍至都一
先皇帝親政後起家銓曹典銓數年黙陟公愼山
公之芳躅自此其克繩也比年以來 朝廷頻命
銓臣兼治秋官事一時諸大獄經公議者居多詳
明爽切 先皇帝時物色之輒爲擊節不已嗣以
宗人華秩 特詔簡畀然而惓惓寵顧之思行將
有以大用乎公而未之逮也今 新天子龍飛於

可謂確甚　何患地遠不靖

上邊選封疆大吏不啻其難其愼況順天爲王畿
重地自非聲望邁倫品行濕潔者未足仰答　主
眷而静服羣志詎意　皇上知公最詳信公最篤
載申　錫命節度津門是則　聖主賢臣可謂相
得而益彰也乃議者有爲公難者曰由津門而北
山海薊門居庸宣鎭在在皆爲邊疆而燕山諸州
未免爲河南南陽之地兼之枹鼓數起編氓失業
切爲君慮之公曰不然昔虞詡有云志不求易事
不避難吾豈敢求易而避難乎借曰巖疆宜飭歟
吾當爲之警圻堠修軍實則韓范之方畧可師也

何患河南南陽不可問　何患枹鼓起氓失業　人中景卿故曰人瑞

借曰强禦可畏歟吾當爲之申令甲振風紀則二
鮑之丰采可凛也借曰萑苻難靖歟吾當爲之脫
刀劍教農桑則龔遂之犢牛可風也借曰流離堪
憫歟吾當爲之減徭役勤賑恤則富公之利濟可
施也如是而不盜息民安風清俗美者未之前聞
方今　聖天子務爲以德化民而公仁心爲質嘉
氣協應庶幾禎祥之符別居　輦轂左右近荷日
月光華得以首宣　聖化以爲萬邦作覩允矣
國家鍾鼓之靈實式凴之豈僅公一身之榮名而
已哉余慕公之高風久矣因忭舞而爲之序

既設難旋登方畧引據往執揣摹時勢有如
設身處地進韓公而質之以爲逢其故又以
爲獲其新詎意文人胸中具有數萬甲兵

按理切章 大意包舉

關合礼樂

胡玉衡道長榮補奉常序

若稽唐虞之世君臣肅穆師濟盈庭而伯益典禮后夔典樂一時鳳儀獸舞克昭中和之盛是以百代而後致至治者必首膺二典也今 皇上龍飛之初萬物作覩玉衡胡君首膺 寵命擢居清卿彬彬君子禮樂之榮吾輩幸獲協恭颺言恐後請爲朴辭以鳴鴻嘉可乎惟公奮跡豊鎬景從鱗翼初綰銅符得理畿南一切寛慈之政洋溢而及於四境視古蒲鞭之風庶幾再遇及循績上聞 持簡諫院行行驄馬又復追踪二鮑乃知向者之慈

祥豈弟爲親民也初奉 簡書持斧湖南三湘七澤之地畏秋日而思冬暄馬所云不競不絿不茹不吐其公之謂乎未幾攬轡視茶西陲適當茶政廢弛當事者輙有難色公極意興釐通商便民一歲種馬視昔頓爲逾額則公之才不猶人益足窺見一班耳由是峻望日隆 帝簡孔殷以爲十四道長處已深泓望之若不可幾及而侃侃章奏輙荷採納頂拜 新命榮擢奉常在 朝廷愼重禮樂之臣非其人不輕任而公淵静之品粹穆之光皆足以當之載卿月之輝而秉碩膚之度吾知其

照應深泓 [illegible]

全條大用 [illegible] 敘銘

勝任而愉快也抑吾聞之貞松産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丕茂挺然立於千仞之上和氣之發則然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揍氷霜以歷歲寒故君子儀之今公有柔順温淳之致以和其氣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日章之譽振於往時文物之盛興於今日昔漢代郊廟之制得韋元成而正之盧植事晉撰次祭法舊史咸以爲榮公位天子執禮之司而身爲一代之賢人修古制而光大典無足爲難不啻是指日覆金甌而陟揆席勲庸鼎盛太常且將得而銘公之功歌公之德未休也是爲序

以繡斧典禮樂由前[illegible]後[illegible]用寛然而冬日夏日氣質不能無偏和氣合以正性則競絿俱泯乃爲君臣肅穆之風中和道理豈弟爲胡君言之

賀陳泙水年兄穪督捕少卿序

嘗攷古之賢君見其臣崇德駿業以爲爵賞不足旌其功也錫予不足褒其能也往往奏之金石以形容之播之篇什以賡歌之雅頌而後史不絶書道德之光文章之華二者相須甚盛美也以今觀昔盦獨異是余於泙翁陳老院長益信而有徵云公以蘭臺柱史　寵晉清卿同臺君子製錦相贈弁冠之義則然也而命余颺言余不敏弗敢辭唯公汝南名彥冠冕南州博物侔於僑肸手標擬於黄徐方讀書汲古海內久已龍門仰之迫綰符廣陵廉惠有聲教士愛民口碑載塗及三年報績童叟卧轍頌德不休乃公則日吾政曷能如公言胡勤苦父老爲也尋邀　帝簡官拜西臺正色璫頭之間天下早爲想望風采旋奉　簡書直指楚比攬轡澄清遐邇聳服未幾更三輔之　命冰心鐵面威行如秋仁行如春名聲春動惠澤雲流一時驂轡益洋洋長安道上也繼而讀禮家居三年風木情深孝思永篤及其再起田閭入補台班比時山左荒熟混淆廉察未確當事者與東省諸君願得老成愼重之人憂憂乎難之適公至國中朝色

筴於撫恤每以精神傳其要際

寬嚴淹濟公輔器量

動當事者於是特疏舉公察荒　制報日可當其未出都門之時而東省億萬戶已引領而望之矣知其必不生事擾民而有以安上而全下也下車之日萬井安堵未嘗用意鉤致舉從前之隱匿者咸爲自首計得田若干頃在國家有軍糈之賴而閭左無紛擾之虞自非其識量過人未易臻此庚子仲冬值臺臣升轉之期時公名次第三仰荷世祖特達知遇詔公內升一時稱爲曠典今秋九月來補樞卿協理督捕夫周官之法在周禮極爲詳備而　新令昭垂爲前此未有在事諸臣嚴則

流於刻寬則隣於縱公不失巳亦不失人苦心籌畫夙夜兄弈不憚一身之勞而遺億姓之康　國典民生咸有攸賴矣幾輔之近海隅之遠無不共欽　天子之明而樂執事之仁是豈非士君子得志於時者之弘願哉願公昔之執簡烏臺也則嘉猷嘉謨之告也今之肅共樞曹也則唯寅唯清之志也況乎　睿主在御恭嘿守文夢思輔弼之賢光贊治理公以正誼明道之學啓沃左右之間行將樹駿流鴻於以賡篇什而奏金石不難也則明良喜起一德一心之休余且樂得而覩之矣是爲

序

序意全在未補以前既補以後殊不甚重督捕少卿四字若謂前此有如許懋績今日果膺特達知遇則他日晉陟台鼎不次之擢皆如摘髭拾芥矣文家有爭上流法有留餘步法於此嘆爲盡美

迴洞宛在相見其人

勞心治人之旌獎之有素

恩德深遠此其心事之可見者

朱白谷道長榮補督捕少卿序

居今之世而衡論公卿其佩玉鳴珂彬彬於清班之中者誰非　朝廷之望若夫居三代之後而傑然以君子賢人自命斯其人松風竹節當振衣千仞之上匪復區區流俗所可幾也今於白谷朱公覩之公以蘭臺令史仰荷　先帝簡在之恩特陟清卿甚盛典也同臺僚友相與製錦以展燕賀弹冠相慶之誼理則有然余從諸君之後敢不勉爲奮筆爲之賡颺嘉徽已乎惟公江右人文遴入翰苑嘗讀書中秘時天禄石渠之奥既得盡窺其蘊

未幾而擢居諫院正色朝端嶙嶙眴眴眞有古名臣之風焉天下咸爲想望丰采顧今日之最重且大者無如漕務鹽政兩端積弊相沿難可釐剔初奉　簡書星駕巡漕一載之中有利必興無奸不剔比時萬艘飛輓而早登　天庾者勤愼明效可覩也嗣承　寵命視鹺河東氷心惠政之所及晉豫秦三省之商民咸嘉賴之迄於今沐膏澤而歌舊德者數年之後譚之猶如昨日事非恩施之入人甚深焉能使後之人流連歌咏而不自已若此乎方其四牡騑騑皇華馳驅之日恒有孺慕之感

一身焦勞身心方爲有益億兆安全勛名方有可紀

焦勞況瘁正爲此故

及報竣還　闕大章一入獲邀　聖朝錫類之仁

子假旋里慰展孝思巳亥之春再晉台班　世祖

皇帝拔置崇階庚子冬榮補冏寺佐理樞曹說者

以爲部議殷煩弗克優游而肆志焉日懷與安實

敗名古之君子每不憚一身之焦勞況瘁爲億兆

造安全之福豈樂爲是加勞哉誠深識乎篤生之

意也自非然者獻棋投壺飲酒賦詩之子雖極一

時之樂不過虛縻歲月旣鮮身心之益曾無勛名

之紀則遭時遇主之事固不可必得之時幸而至

之正君子得志於時之所爲乃欲崇尚清凈捐棄

一切翛翛然於世曰雅人之高致不知揆之勞心

治人之義何居今逃人之事責成督捕四海之內

萬里之遠苟有蹤忽輙干　新令憲典肅然誰不

祇畏公莅政八月仁恩四布流風遐播無不共頌

天子之仁而樂報事之寬則公之明德及人爲深

且遠也他日者進登　綸扉以賚啓沃逸豫之儆

丹書之戒知必朝夕納誨養成君德佇見　天子

睿聖精明强固百年有道之長其始基之則伊訓

說命諸篇余且得端冕而敬聽之矣是爲序

與陳泙水同官而爲文議論間衆逈不相猶

蓋化工肖物一物各爲一形色未皆物物求

肖而已無物不肖余於此文亦云

終歲治陽早已量剪識面

全神注射在此

不爲知己乃是知己

郎國華榮擢銓曹序

蓋嘗聞之萬物之生機發於春一日之精氣萃於朝人生少年時正萬物之春而一日之朝也此東漢諸賢所以獨美鄧禹我國華郎老親臺以天挺之彦秀世之姿入歷烏府聲望茂著余舊領台班幾近三年獲於從事匪伊朝夕其動静語嘿之間每見其不失常度以是心甚異之知其爲公輔之器無疑也昔蘇子瞻論黃山谷云黃子金玉之度不卽人而人親之何以稱揚爲余之於公亦云適者我　皇上慎簡銓曹以爲人倫氷鑑苟非其人

未易勝任乃公之駿譽簡在　帝心於焉　特頒寵詔晋秩天卿同朝諸君子咸有弾冠之慶焉其所以慶者匪曰知已一日之功名而已　朝廷百年之楨幹正人在位羣賢接踵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蓋謂此也抑余嘗研衛往古歷觀近代而有古今人材之感矣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往往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何者天下非才之難惟有才而善用其才者爲難也然所以養其才而善用之者則其人之度量弘遠者貴焉是故賢才者天之所生自傑然有以異於天下之人而高聳乎

桀不失常度者能之

萬物之上遇小物而克勤當大任而不驚此豈矯情鎭物者之爲乎其素所蓄積然也自非然者識量未定挾持無素一旦躋身華膴之中震心祿位之表則亦功名之徒已耳不覩松栢之茂者乎方春夏之盛秀幹亭亭既不與凡卉競艶卽時至秋冬蒼翠之色歷露雪而不改夫非天植之篤歟適覩公冠世軼才森森臨風玉樹一種粹穆爾雅之致益復淡然自遠諸君子相與把臂論交無不歆公之醇而服公之度所謂有才而能善用其才者非歟况乎遼海高第閥閲名族祖德蒸培積之有

素恭逢　聖朝肇興　鼎命方新兄弟棠棣之盛均爲從龍之英奕奕　國恩翩翩一門金昆玉友咸陟崇階猗歟盛哉雖然公之度量弘遠固不以一時之隆名自隘其夙志也以爲峻秩顯榮慶會風雲冠蓋相望何足詡詡以鳴得意惟是服官王朝當取古人靖共匪懈之思夙夜黽勉以報君父而毋與河干尸素之歌焉揆之受爵不誣之義其庶幾乎今日者聞　命自天拜爵銓衡在他人當之未有不輙然色喜以爲利達梯榮乃公捧檄旁皇方且日君恩如此其至也報稱如此其難

是猶其心事亦是弘遠度量

也孜孜夙疚於懷惟以隕越是懼噫此古君子名高天下處之若谷之退心何意得此於今也矧以菁莪果毅之年而有老成持重之謀究其德量所及吾何知焉他日　天子側席而思輔弼之賢必斯人也詩云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余請以是爲公誦之

有才善用何用不臧將不失常度四字豎定標準而起伏環抱無不各極其妙文所獨得處是一眞字惟眞斯爲天下之至文

由御史而上便是公輔爲韓甚深位置非小

任言御用

直隸巡按胡靖宇道長加級序

國家綱紀之任自公輔而下無過御史蓋以尊朝廷而爲民生所關誠甚重云乃讀古至登車澄清與青蒲皂囊諸軼事喟然歎昔賢之徽焉則知端亮直方之彥遭時遇主而能敷奏昌言懋建偉績令朝野相聞其風采者端有自也求諸今日乃得吾靖翁老道長公起家三韓夙負大畧當種花平水潔已惠民禁奸戢暴兵荒之餘復覩明月花村之樂公也眞衆母哉比奏最入陟梧垣慷慨敢言天下皆稱爲名司諫會廷議修復省方鉅典

非人所能

天子心知公賢特簡栢臺公於是以激揚爲已任屏邪指佞白簡風生視梧垣日更數倍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聞其語見其人矣值畿輔需才幾煩當宁側席而以　簡書畀公蓋知三輔之間非公不足以勝其任也攬轡而往利無不興弊無不剔且力洗苞苴釐吏爲之解組爾時受　命諸賢胥兢兢砥礪而鐵面氷心則推公爲冠冕焉至於禀奉　功令詰奸有法而民不苦擾一歲之中累祟數階可不謂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歟舉國方爲之歆慕而公沖抑虛懷如或不勝書曰惟不矜天

下莫與爭能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以今觀公庶幾有之且 聖主厲精隆理方寤思老成如吉甫之穆如清風丙吉之深厚不伐以資我啓沃公將以撝謙之德坐詒揆席燕衎金節吐握以下士豈樂以宜民俾斯世登久安長治之盛焉先儒有云士君子之得志於時公輔以行其道諫官以行其言至於公殆云兼其有美也豈區區晉階之榮足以揄揚云爾

加級是進步尚未是超擢若於此處極力掀翻則賀意味同嚼蠟文只敍其豐功偉烈冲懷雅度以見登峰造極此其始基也語在題外意在題中極文章之能事

魏石生先生令弟已亥高捷南宮序

名臣世德氣象自別

吾觀國之將興必有世德大臣為之周旋弼亮以闡一代之景運其後更有秀傑之士接踵而起以與太平守成之主共享天下之福 清命方新 二祖開基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世祖皇帝敬天尊祖勤學好古且欲遠追古帝匪徒漢唐令主所可及爰簡皐夔用資弼諧於是崑林先生冠冕風紀一時杏儆之章日聞於朝文貞家風庶其再覩乎瀛臺南苑至尊前席君臣喜起之盛古所未有也今 聖天子龍飛於上弘開麟鳳之網天下英才雲蒸霞起望闕挾策莫不有覲光揚烈之志乃辦之曠代軼才淹貫洽聞幸際風雲之會得以宴曲江而蜚瓊林稽古之榮端自今日始矣吾嘗讀書史歷觀古來兄弟之賢理學之宗無如明道伊川先生而文章之盛亦未有過于瞻子由兩公者百世而下聞其風輒不禁想見其人雖云國有君子繼往開來亦其人之卓然自命不肯苟同於流俗而已也先生道德聞望可法於當時可傳於後世一以報 先帝特達之知一以竭廿載匡弼之益翼戴岐嶷忠貞世篤他日書之青史之中山斗

宗風的派

竹泉叅門其樂亦斯

有才有恭
二魏耶二
程二蘇耶

在望與型可師誰不肅然起敬曰此淸時名臣也
涧盛事也辦之英年捷發道氣靜深而一種淵然
之質油然之色往往蓄而不露其爲文旣已高曠
淡遠而其人亦甚磊落絶俗當吾世而願見君子
其斯人與今　睿主守文恭默思道夙夜眷求不
忘讀書汲古之彥則環堵歌風君民堯舜之志何
難親見之今日也先生金昆玉友繫國家之安危
闡道學之似續當與昔之君子共傳千古安在今
之栢鄉不猶伊雒眉山同來後世之景仰哉是爲
序

賀乃弟高捷却全要揚抗難兄盖花蕚輝映
非有同本連枝涵育滋培者不能栢鄉猶伊
雒眉山何處得此雋思刻句栢鄉闡之應與
乃弟吹壎吹箎陽陽陶陶而不能已

占風望氣
誰能有此
識見

喬安止道長令弟捷南宮序

余嘗讀柳子厚晋問一篇至三河古帝王之更都
而平陽堯之所理師錫疇咨之道吕言儆戒之訓
迄於今猶有存者未嘗不喟然嘆曰美哉善矣先
王之遺風如覩也舉晋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其庶
幾乎蒲坂爲有虞舊墟太行之雄綿亘千里突兀
而起實自河中而來黄流遠上白雲復汪洋洄湃
而旋繞乎西南山河壯麗殆有加也以是往喆林
生名賢輩出洋洋灑灑於圖史之中者指不勝屈
盖人材之輿區云今於安止喬公覩之當執簡西

臺之日適會介弟高捷南宮兄弟濟美並騰　皇
路誠一時之盛事也同臺諸君子相與製錦稱賀
以賡棠棣之輝焉勉余颺言余不敏弗敢辭昔安
止昆弟下帷攻苦之時騰聲蓺林識者異之以爲
馬氏五常而荀氏八龍也乃安止先弟而蜚鳴綰
符花封穆如清風三異堪紀羊碑垂於峴山循政
達及　楓宸迨至庚子之夏　世祖皇帝特陟蘭
台用振風紀澄淸之烈庶幾自此其再覩也而公
上膺　寵眷輙不憚剴牘陳奏自請自獻嘉猷入
告咸荷　採納是秋其弟晋陽之闈復歌鹿鳴之

開端雄渾
結束精爽
要之步步
皆歸實地

章掟至之日都人交口藉藉曰展矣君子價重連城今辛丑春闈恭逢　聖天子龍飛之初一時海内之士雲蒸霞起爭自奮振挾策　闕下莫不皆有覲光揚烈之思乃其弟博物弘才淹貫洽聞藥傍一發擢居高第連珠合璧之光至於此而益徵其盛矣噫猗歟休哉抑吾嘗聞之昔之君子當弾琴咏歌之時已具胞與民物之志而不屑以一日之功名自隘其器量及其出而遇主樹駿流鴻以為賢士之盛德大業其標著顯奕有如此而不知皆取諸懷來而予之究其展道之素夫固有遠遡

流俗者也今日者追琢金玉進為國華既獲登承明之廬而瞻　天子之光羊羔素絲之節知自追美風雅史稱王謝伯仲雍容揖讓卓然為江左人物而宋之祁庠兄弟琳瑯竹册起視公之昆玉何多讓焉况蒲坂為三晉名區在昔公輔之彥相望於朝高山仰止景行匪遙誠躡其遺蹤而光大之佇見後先之輝映也余且樂得而觀之是為序

讀好文章必先領題乃此等文即掩題讀之亦能黙付其為何題則以其文與題肖認題既真而為文無一不確焉故也

賀浮侯潘次公行取入都序

丘文莊曰得一良守可當精兵三萬人得一良令可當精兵三千人古者慎守令之選以重民生至大且重也循令秩滿　璽書褒嘉　召入臺諫以備耳目之臣以其周知四方之民情利弊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克襄　聖天子熙洽之治黼黻太平宣召史館百代茱名垂譽無窮今浮山潘父母鳴琴八載飲氷懸魚刻自砥礪日事洗心之學兢兢以聖賢為範圍至於興學校課農桑鋤强梁綏窮獨存心行政均可矢天日而質鬼神憩息林臯

潛情雲壑咫尺叔度耳食雅化又以世講之誼時從田廬得邀高軒以話永宵快論披譚豁我塵襟歲庚申　詔天下督撫遴有司之異等者開列上聞公之善政表表三晉之間屈指方州無有出其右者晉撫士公首錄殊績用光　盛典于是天子賜袍服旌廉能隆恩異數有加無已此時廉吏吐氣而草野欣騰余山中野叟歌咏化日幸睹知己逢時不覺夢寐愉快昔子輿氏聞正子之為政喜而不寐以今視昔當有同然爰裁蕪言以賡弾冠可乎

以聖賢爲範圍今日功名中必無此人然人
非如此焉能有大功名大公誠賢得文而益
彰矣

修行砥礪　崇不敢以　賢知先人

中州撫軍曾歙董公壽文

吾嘗讀詩至天保釆薇之章因歎古昔君臣相遇
之盛而爲當時之天下慶也後之君子爵位榮名
未嘗異於古人何以德業聞望有傳有不傳則行
誼不可不講若夫立身行已表表天壤之間則必
克已修行刻自砥礪其大者綱常名教之任其著
者豐功駿業之隆無所不究其心是以內而公輔
外而節鉞以其身繫天下之治安爲一代之風氣
非其人未足語此我大中丞曾翁董公曲江丰度
廣川家學　帝心簡在膺恩異齎撫豫踰期頌聲

大作德澤滂沛英猷宣布行道之人能言之歲序
將新欣逢公麟書之辰汴黃伊洛沐浴膏澤觴公
堂而介眉壽者不知其幾何矣何有於孤雲野鶴
滄然林臯之叟雖然願爲颺言以賡喬松可乎維
公筮仕白雲精於律例辦法吏而滿歷豈弟也持
斧邦畿鐵面冰心久歷廷尉于公之寬仁未之或
過避逅風紀拔置淸禁教習館選備邀　寵榮在
他人遭逢異數未始不喜形顏色乃公沖然若不
自勝不敢有賢知先人之意其度量固已過人遠
矣迨節鉞江楚壁壘更新剔釐大籓風淸江漢至

今言之猶自不寒而慄家居六載涵蓄淵深一旦
聊　新命典巖疆中外相慶以爲得人甫入境首
飭大吏以警羣寮清查荒田以增國賦修築河堤
以慶安瀾長養人材以培士風核減徭役以甦農
困種種可紀之事筆不勝書每讀言路諸章謂風
采者嘖嘖然以中州爲第一遐哉其一時之冠也
余春初時登龍門謁解梁单車梁園公之聲名洋
溢既已耳食今營自入太行抱膝長吟更歷三時
聞公之文武兩闈劼蕊論普輿情咸爲服服公之
禮賢下士激濁揚清釐奸剔弊安上全下無一事

而不克盡其道古大臣之風蓋在乎是矣要之豫
處天下之中两河南北其風流文物皆備中和之
氣攻之史策名賢相望公以豊鎬元老宣猷中邦
專制千里南面百城上荷　聖天子心膂之寄下
敷羣百姓顧復之仁於以左右姬召伯仲韓富卓
爾風規庶幾千載重睹尤幸天下清宴兆姓乂安
余得偃仰長松優游藜藿此皐夔巢許各適其志
之時也獨是感公之誼雨雪懸情汴水晋山兩地
相憶今日者崧高在仰祇莚弘開敢奏巴音以佐
霞觴遥想煌煌几舄猶有山樵隰荅之知焉於以

見公之高風遠及其不遺深山遐谷也如此區區
華人之祝云爾哉

絶大規模絶大議論一皆質任自然如不經
意而出而自然中饒有成法尤難其發端究
竟精采更加百倍良由學力有餘所以文機
莫禦而揮毫則霞蔚雲蒸潑墨則風發泉湧

副憲苗公大生壽序

葢嘗遐覽史册見一代之興其間必有名賢崛起翼贊皇猷勛勷帝室然後郅隆昌熾之業奏焉立乎後日以指古初皐益拜颺之風畢散左右之謀尙矣在漢如丙魏唐如姚宋宋如富韓一代之中不過數人均有弘功駿烈銘名景鍾後之君子覧方册而增懷不獨謂其君實聖而在廷俊彥猶繫人嚮代之深思是以國家岡陵之福隆乎當時而其人之荣名且因之百世而彌新也吾今於大生苗公徵之夫公以山斗駿望夙邀　宸鑒陟位綱

紀三年於玆今臨月念有七日適值公懸狐令辰諸君函卮製錦勉余爲言余請得而言之公會逢景運早歲從龍蹕附後先得爲南頓泗上諸侶先皇親政以後　簡任銓卿進賢黜佞山公之盛事再覩也繼拜　寵命晉爵蘭台激揚之聲駁聳中外侃侃正色　天子改容一時遭逢之盛喜起有加若此庚子之冬適值河臣需人銓曹遴其聲望懋著奏請　上裁俯荷　先皇睿鑒以爲河工重務非其人未易勝任　特頒　華綸命公往視事奉　命之日介馬就道親履河干視其扼要綢繆未雨與在事諸員講求者凡三閱月一切駁釐苦心與華實政諸如運河情形遷邳城築遙堤並條列兩河事宜等疏痛癢之言切中河弊他日河伯效靈安瀾無虞觀河洛而思禹德知仁人之澤自此甚遠矣今　新上御極昌言日拜百爾君子欣逢不諱之朝咸進咨儆之章知公必有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以與衙疏贊議相輝映者余且樂得而誦之也況公才兼文武識經百練高明沉靜左宜右有以之在內則輔弼之任也以之在外則社稷之寄也當此車書一同之日亟須建牙重臣

宣力封疆以爲　天子奏殿邦之績公碩望有素且夙卹　命其於康濟民物奠安柔遠之畧必有當焉余因有以信公之無難爲也何言之古之人當大任而不懼歸大節而裕如者豈曰勉强而至葢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惟其平日得之於天者既厚而涵養之功又深所以平居隱約漠然無從得而窺其涯際及至功高天下而處之若谷淡然若無以異於常人誰知君子之所以大過乎人者卽在此乎昔漢忠武侯曰才須靜也靜須學也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寍靜無以致遠古哉斯言可以三

思公之器識既已度越流俗敬以持己恕以御物
其於身心本源究竟大畧從此闢　皇猷而賛
帝室勳書旂常名香竹帛嶷然爲一代偉人當不
令丙魏姚宋富韓諸君子獨專美於前代也若夫
區區喬松之說詎足爲公侈譚哉是爲序

世之爲壽文者多矣曼挑西鳥絳甲海籌一
切依樣葫蘆總搦管便如蠆聚蝟叢栁知壽
文中有曾無一壽詞者否序其事事如指掌
序其人人如覿面而其爲壽文也殆得其津
液而化其糟粕抉其精髓而脫其膚殼者矣
爲壽文者不可不讀

賀侍御王雪樞年翁六袠序

閭當傳覽羣書逖稽往喆類不樂引繩削墨之士
而雅好倜儻不羈之才其遇磊砢英多則欣然嚮
往之葢高世之姿古今所難也若侍御雪樞王年
翁與余同里同譜而且同官早歲登朝正色西台
中年觧組築堂綠野超絕風塵之表寄想雲霞之
上余爲折節久之歲已未菊秋念五日爲公攬揆
之辰桐之親友擬爲製錦摛藻以申喬松之私而
屬余一言余其何以祝公無已則請以素履之說
進公少而奇頴讀書過目不忘文壇高會揮洒成

章生平豪氣不啻卧百尺樓而坐諸君於下拓落
曾不猶人事親敬兄孝友可風壬午列賢書乙酉
得楚令時方風鶴石首介處江滸其虞卿盤錯利
器之秋乎三載磨鈍德化在人芾棠之澤洋洋南
國仰荷　帝簡擢任台班一時天下想望丰采驄
馬湖北强禦斂手辛卯春當　世祖親政之始甄
別台臣公以亘聲議留及攬轡三秦剔釐汧隴之
閭墨吏悚息廉能作氣克副　臨軒至意後洪相
國經畧楚黔以公楚州舊吏特荐江漢習知西南
情形奏　命軍前櫛沐之勞借箸之殷如是者五

年點滇蕩平相國題請異等酧公之芳公輙弹脫
軒冕酡倩泉石毅然西歸以與二三故人瀟洒澹
臯之濱歒棋啣盃以永朝夕昔韓魏公作醉白堂
以自況子瞻稱之不置公之高風與魏公何殊抑
聞賢者獲高年雖有秋氣而春酒介眉正在此日
蓋春氣艷而易盡秋氣淸而能久今日者對東籬
之黃菊引南山之醁醽鴻雁來賓琴瑟在御以此
領畧秋光良足樂也况乎棠棣交輝芝玉森艾俯
視塵俗別有曠觀余昔讀禮山居曾爲箕疇之頌
以慶椿庭之瑞今二十餘年後復爲公祝崧高焉

時移勢殊白髮蘭譜愈久而愈眞矣願從諸君之
後偕進一觴賓朋咸集觥籌交錯宴宴夜飲不醉
無歸諸君其有以相許乎

花甲一周未爲遐筭文至此最苦羞澁從素
履說起遡得六十一年來學問事功俱堪不朽
秋氣淸而能久體貼誕辰九月而且領畧秋
光勝於春酒酌斗慧心抄筆可謂人巧極而
天工錯矣非雪樞不足當此非此不肖其爲
雪樞

賀張芹沚公祖六袠序

昔韓忠獻公功高宋室相三帝安天下一旦毅然
言歸逍遙綠野其曠懷爲不可及矣他如白樂天
乞身强健之年日與知己飮酒賦詩山林圕池悠
悠然有餘樂焉抑何其神情瀟宕也古之人相其
胸次皆有風翔千仭之意而不屑沾沾功名自臨
其志量云爾吾今於芹翁張老公祖徵之夫公鄒
魯君子游任屏翰嘯傲東山六年矣今歲初夏會
逢六袠昌辰昔時負笈從遊將爲製錦函幣千里
展賀而勉余颺言余不敏弗克辭切惟公東海名

宿執耳文壇矯翮奮翼聯捷南宮數十年風雨之
志得以少售萬一比時余初識公交同歸伍而契
洽管鮑邂逅之章余兩人竊共快焉旬日天假之
緣李我平水聞命飲氷琴鶴就道甫下車杜苞苴
禁逢迎扶弱鋤强惠民愛士種種嫩政迄今父老
能述也丙戌之秋再行鄉試檄公分校義經一時
入彀率皆知名之士參苓兼李之選意豈異乎歲
丁亥正值計吏之期公以清譽上達特舉　卓異
詔賜袍服仰承曠典未幾晋秋司馬朝考職而久
序業亦可謂能其官矣願以風氣移人貴介靑紫

與良友叙閒羽共家人談日用其真樂趣无过此

而单寒泥塗廢書而嘆賢士有所不免於是九重附髀愼選學臣公應運而起爰持藻鑒照臨三晉鑑空衡平茅茹彙征知人得士之盛前此未有也尋簡西陲兵民安堵邊境晏然如是者數年無何海內蒼生方待霖雨而公頓怡情丘壑悅志林泉士各有志弗可强也已猶記公解綬西來余適讀禮山居剪燭西窓促膝終宵扶履追隨者十有餘日始携手言别蹐太行而東公之郎君伯仲久已成立向遐桐水特祿祿內李子喃喃語未成音今聞其性頴悟可撞烱閣而熊夢數叶麟英再

誕兼之四孫林立蘭芽方新將見元凱之休自此未艾噫猗歟盛哉余觀世之馳淸華膴而不能自已者不過以聲華寵榮爲快志之事耳孰如公之今日築綠野之堂而晉東山之履泛北海之樽而興梁甫之吟優游怡愉天懷洒落之爲耶說者或以公才畧不世出未能盡展厥藴余謂昔王晉公位不滿德而其後子孫公卿相望於朝柰何彼旦暮之見而弗爲之馳觀域外乎由今徵之公出處大節眞可逹紹前喆而玉樹嶙峋翕頫一堂於以捧霞觴而介眉壽洵百年之盛事也余與公有異

些質虛交不尽在六爻

苔同岑之好請樂得而爲之序

叙知交較叙素履更詳蓋知交既深則素履班班可紀皆非諛詞矣大匠造変雲臺規矩不與人異而條澹經營自在引繩切墨之外

潘文公父母壽文

士君子讀經之外莫要於讀史經者理也史者事也古名臣德業文章班班靑史後之人仰止高山誰不嚮往而百爾卿士起自廉吏者歷歷前喆相望於册於文翁潘父母徵之公治浮五稔旣政成而化洽矣浮人出作入息耕食鑿飮庶幾皞皞之世而何有興歌千載重睹乃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者且比比然也丁巳之冬十月旣望爲公崧高之期山林野叟咫尺鳴琴請進巴里之音以介眉壽可乎惟公自讀書時輒以吾道爲已任賦稟勁

鄰國若父母浮民知復何如

特氣節高邁充養完粹撫復圭角步趨之間若有成法殆恂恂醇謹之士也及服古入官筮仕晉南潔已愛民釐奸敗弊毅然與百姓更始問養廉則纖塵不染也問造士則文武式舞也問催科則鞭朴不事也問盜寇則犬吠不驚也至編審則貧富惟均豁免軍徭六百丁而三軍感奮查荒則公私兩便自首田賦百餘頃而子來知勸舉鄰邑紛紜拮据民生弗遂者竟以坦白處之卒能移風易俗華薄從忠不勞而理則公之所學可知矣至公餘之暇緒閱古典究心圖史若日取而鏡之抑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羔羊素絲之節生平不以易其志豈獨企仰風雅云爾哉一片忠君愛國之誠久而彌篤丰度凝遠有若曲江光風霽月有若濂溪其視紛華靡麗無一可以攖其心大臣之風將在於是宋龜山先生理學名臣歷令蕭山餘杭諸縣所在歌思百世不輟公豈有異乎指日 天子慱選廉吏擢任臺諫當以公爲第一訏謨補袞嘉猷入告無一篇不雨潤而霜肅仰見 睿鑒在上端冕以聽而明良喜起之盛宣之彤管播諸詩章洵爲一代之盛事若斤斤壽考之說此子瞻所愼爲余詎多言乎哉

善政善敎罄竹難書

鄰邑何以紛紜只是少得坦白二字

古之文公今之龜山

有大經濟人皆是有大學問人 文公學問經濟實堪媲古理學名臣鄰國仰若父母一語可代浮邑萬户歌頌矣

陳方穀父母壽文

吾聞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一者何曰誠也是故日昇月華海晏河清極乾坤覆載之弘無非一誠之流貫而至誠之博厚高明足以配天地而無息祗此一誠一以爲清淑之氣一以爲仁壽之徵然則天人一致之理可繹而知也我方穀陳父母治桐四年時和而年豐澤深而流遠桐之人登翔臯而仰公之德如高山臨滄涓而凜公之清如秋水詎止召伯之棠而羊侯之碑云爾乎歲丙辰麥秋之月朔有六日爲公

覽揆初度里閭謳歌咸譜管絃寮佐諸君矢祝升恒而請余言余不敏其將何以揚扢洪庥惟公玉立丰姿探輿二酉不難排闥石渠而翱翔鸞坡乃以燕韓秀彥綰符桐華公之志也桐之福也先自其近者言之孟子云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我公椿萱在堂鶴髮飄洒翩翩然若神仙中人公今日雖越在千里北望燕山白雲依依無一日不思渠公之思余請爲誦陟岵之詩金昆玉友花蕚相宣操縵安絃高堂懌愉余且爲誦棠棣之什至於玉樹蘭英先後輝映方今聯珠合璧之盛業已琳瑯膝下指日賈鳳荀龍翩躚而起余請爲咏麟趾之章及蒞桐以來夙夜飲氷清風兩袖明月一簾余更爲賡素絲之音若夫滿腔豈弟愛養備至蒲鞭譬而民樂其寬城社清而吏畏其嚴矧今風鶴咫尺萑苻側目出入守望桑雨綢繆保障之固爲桐水長城之恃焉余又爲誦孔邇之章公孝慈之敎成於家仁讓之風及於國過桐之疆輒徘徊琴鳴鶴唳之况而不忍去則明德之入人深矣以菁華果銳之年而有德業聞望之嘉揆之天道酬之

輿情則百年壽考之庥即在億姓歡呼之日余願爲誦樂只之篇異日者奏績　楓宸入對延英出其生平所學以資啓沃拜手颺言而都俞喜起之歌與焉余將爲奏湛露之雅總之公之壽在於德而公之德本乎誠余於是酌古犨揚風扢雅而曉然於天人之際知其理之不爽有如此是爲序

括全部詩爲一家言在爲民父母者實有其理移贈方穀遂若實有其事各段中配擬工確匡說不逮愧我荒經多矣

公固忘其爲吾民民或不敢忘其爲此公

父吾茲桐邑衆之父子

陳方毅父母壽文

吾聞爲治之道與爲學同善學者涵泳陶淑必養之數年之後乃可以德造其極爲治者仁漸義摩亦必俟之歲月之久而後可以治近於古故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我方翁陳父母治桐六年矣桐之紳士庶姓沐浴衣被不啻家人父子幾忘其爲編氓孰知其爲長吏桑麻樂利習爲固然久道化成休風如睹樂哉郊原何必高視三古爲也歲戊午蠶月六日爲公麟書之旦桐君子申言相賀寧曰邦之常典庶幾中心之貺灑灑洋洋

管絃可譜今願得而揚扢之惟公起家豐沛間不肯矜言湯沐而折節詩書蜚聲璧牘蓋一世之英與筮仕桐水殫心民社舉地方利弊人材臧否無不洞悉經營慎度夙夜罔勤昔魯齊云治國者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公固已熟籌之矣期月而改觀三年而有成王道平平不徒炫燿視聽迄今優游漸漬六年於茲老者安少者懷耕讓畔行讓路民之涵濡大化之內淪肌洽髓從容衽席者云誰之賜求之前古其卓魯之林乎邇者余策杖尋春驅車千里西眺龍門東遊百泉其於諸州吏治民

聞見所及感戴係之

生耳聞目見不無河大水深日出當心之感益美公德之入人深也要之公催科之仁聽斷之明編審之公步禱之誠夙經傳播往歲縷陳不遑節舉而賁聰聽唯穆然於化民成俗仁風翔洽而知羣百姓歌舞之情即爲大君子壽考之休詩言南山疇頌五福於以宣昭令德賡颺鴻庥彬彬典雅何多讓焉今　睿主御極十有七載海內熙洽歌詠太平咸稱　天子萬年　聖壽無疆公以深資夙望凡曷　楓廷今日召杜他年伊說一以爲平格之佐一以爲夔賚之弼詎異人任芬芳史冊徐挹

形管之輝其可乎是爲序

好文字如巧丹青筆則眞筆景則幻景而能使觀者疑幻爲眞無以測其脚踏手捫成蠅爲犢之妙文亦以眞筆寫幻景逞其興會所至不遑恤入所難安縱然方毅何修而得此

祝王紫銥父母序

余嘗讀尙書讀元首股肱之篇以爲大平之象皆吾君吾相致之若夫百里之內得安其畝耽飮食各率作息之恒自非長吏之賢休養生息未易臻此吾㝠紫翁王老父母治桐數月室有鳴琴案無留牘漢世循牧何以加玆今壬戌孟春中浣爲公懸弧之辰桐水諸君子相與製錦稱觴以賡眉壽屬余颺言余亦㝢居之人也其何以祝維公才猷駿發風規岸異粹掇恒山之嵐頴擷滹水之秀寧獨汝南之彥抑亦曲江之度也恭逢 聖朝遴會

風雲硎發中州著有能聲辛酉夏來令吾㝠㝠爲虞叔之封山川之美風俗之淳其來舊矣邇來風氣稍變不無城狐社鼠之慮一時想望手釆將舆剔奸蠹懲前毖後乃公度外置之以安反側先是桐人有翔阜公約達之院司諸台咸是其說自公入境首華見年十八日不藉人命祿逮富室不聽瘠害飛票拿人不差衙役夏秋催粮不應奸徒歌謡罔上一切行戶無菽之求盡行報罷至於編審公而且敏輿情咸爲悅服公雖未見吾公約舉公約中大畧無不見諸施行夫王道以人情爲本今也將毋同民樂只君子其庶幾乎古之康吏有氷寒夜半而能識金銀之氣者形諸詩歌著爲美譚今人快心暮夜罔恤民艱沿習成風尤所難言吾公獨杜絶苞苴何其介介如是桐之四野熙熙皡皡有耕鑿之樂而鮮犬吠之驚此日之人情可知也此日之吏治可知也合封內之舞蹈佐膌堂之兕觥箕疇五福即在絃歌謳吟之中從此懋膺天府廓清 皇路百年無疆之福曷其有極又何必矜言喬松之祝以歌壽考之休云爾哉是爲序

神君慈母今日維公其人公之政教一新邑

之風俗一新而是篇中事核其寔文從其質經營組織更一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吉甫作誦移如清風其斯之謂歟

冠麟其何以自命　更確　佳在

壽廣文温冠麟序

吾嘗讀詩至壽考作人而覩濟濟多士之盛未始
不歎先王之雅化遠也冑子之教垂於二典降及
三代庠序校異名而同實是以人主敦崇風化要
在培養人材而培養人材則自學校始後世胡安
定教學之法特爲近古吾冠麟温君傅學弘才精
敏過人其爲文醇而雅典而古有左氏之風巳卯
秋以麟經魁三晋以公之學天祿石渠不難安坐
而至之乃公車十上其志靡懈迨癸丑始借青毡
鶱翼鵬摶振鐸桐庠五年於茲今歲丁巳上冬五

日爲公嶽降之辰而長君適覩光成均焉桐邑諸
君子謀製錦稱觥兗余一言惟公介山佳士實處
西河之濱昔子夏設教其間東魯之傳衍於汾上
迄於今流風遺韵其尚有存者乎卽吾潞國文公
爲有宋名臣起自綿巖治我桐水甘棠之恩百世
而下猶感之所謂邦之典型非耶公距諸賢之屉
如此其近得諸私淑者必多於以紹述厥緒而追
踪前喆伊誰之任哉况桐陶唐之舊其俗勤儉惇
朴咏蟋蟀之風可見也其君子敦詩而説禮稱仁
而誦義兢兢先王之道愼守勿失攷之詩書庶幾

何容更謝不敏　筆興所及悃然肯綮盤中皆有余蓋玉露

文獻之徵矣公諄諄風俗教化磨礲多士日以聞
望德業相勸勉異時忠臣義士昭垂史冊則皆公
之教爲之也且也閨門貞烈關係風化不惮極力
表章微顯闡幽雖微必錄仰體　天子作人至意
而公之教思無窮抑自此深矣至長君天資穎異
能讀父書家學淵源固自有本乘此菁華果銳之
槩翺翔雲逵之上殆未易量語曰莫爲之前雖美
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而公橋梓之賢適足以
當之今日者翔山之陽芹藻生香多士雍容絳帳
而進霞觴焉一堂快事樂乎否若區區喬松之説
爲子瞻所愼爲余詎多言乎哉

引經據典屬詞比事句句是學博風規句句
是冠麟氣度移一字他人不得

賀張五雲先生八袠序

予嘗維才百不如德富百不如壽身雖貴不如有
後人之語不禁反覆而三嘆也今於五雲先生庶
幾遇之噫自丁丑仲春同社諸君子玉筍鱗集共
賫南翼願稟裁成特推先生主盟文壇爾時予以
蒲柳非質與諸君蠹奇異品共沐培風而先生課
士與而古奇而法筆削極嚴咸原本聖賢立言之
旨數年以後翱翔遠路者種種矣而余昆弟亦在
列焉猶記丙申三月余尚在籍正遇先生古稀之
期不肖兄弟與碧藕龍芝載酒東園以賡崧高迭

今同首昔時光景如在目前乃星霜迅速不覺又
復十年也計余自丁酉出山承　恩金門日念園
林松菊之盛徒形諸淸夢之間往者碧藕得因其
候謁天官與之風雨聯床歷數晨夕無異諸生此
又造物者識吾同心假我良緣時而剪燭西窓語
及平昔社中盛事輒拊掌者久之客秋碧藕定省
西旋幸以承顏爲快今者春深彘華先生春秋八
十稱觴獻舞以盡子情此碧藕昆玉之所以養志
也予因是思之根深則枝茂膏沃而光達理有固
然先生博物稽古成歲進士而作八之美晉纓接
踵今一堂之上椿萱駢茂舉案齊眉而碧藕賓於
鄕龍芝餼於庠蘭芳奕葉共守青箱世業至使嗚
太行而過滄高者穆然想孝慈之風焉豈不樂哉
昔王通讀書河汾身雖不仕而公卿將相皆出其
門至其後子孫通顯冠蓋之榮相望於朝今日請
颺言尺幅以爲先生之左券可乎於是乎序

德壽有後則後人之德皆其德以此德衍於
無疆乃知壽非百年必世之說也先生以典
古垂訓而古人中德後秉隆者莫如王文中
舉此以況先生古人爲不孤矣余謂東河橋

畔有古龍門仲淹遺跡在焉誰敢以爲不然

黃郁古今 無涯得冒 而三

昔然一元

浣花莊長 有劉阮對 原相視莫 逆兩人自 知

賈元士杜叟七袠壽文

余嘗讀漢史至介山郭有道汝南黃叔度其人雖名不列仕宦之籍而淸風高節振衣千仞之上百世下猶令人景仰芳蹤吾友元士賈老社翁生平坦懷期物善氣迎人無智愚少長油油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也少而典學壯而名高丁丑春五雲先生主盟文壇課我多士余從公後爲文字交今四十有四禩往歲已未六月値公古稀之辰今再閱歲嗣君麥雲稱觴介壽集賓於庭以爲公祝勉余一言余公之老友知公莫余若弗敢辭惟公家世儒素宗牒孔亮趨庭奉訓弓治丕彰百行之原公蓋有以紹先而啓後矣同祖昆弟若干人篤志友恭易人所難以至督課子姪暨諸孫輩文學武科隨材玉成不肯視子與猶子作異觀也一室之中雍容揖遜樹之人高公之義足以風世厲俗噫公眞不可及矣念自甲寅再至田間余昔時同社兄弟今止餘五六人言讌契濶歲時過從則公爲多滄水東余築浣花莊與公常往來其中酒酣耳熱拊缶而歌淘淘然有餘樂也此際誰得知之公年踰古稀而精神豪爽身輕體健少年有所不如每

寡欲難老 華頤者祝

曰凡人春秋高非寡欲不可於此悟坎離旣濟之理而吐納飛昇之術爲不足跂矣令嗣君素裕韜鈐而不忍曠定省以圖功名公得以優游高堂含飴弄孫飽天和而食地德陸地仙槎將在乎此敢以是觴公幸與掀髯徐酌以賡崧高之章可乎是爲序

昔人論好畫則曰逼眞而論佳山水又云如畫眞者其畫耶畫者其眞耶知元士莫如作者故述行素攄情悰使元士自道不過如此此種筆意繪山有色繪水有聲繪花鳥而有香有音籟矣所謂逼眞所謂如畫

曲盡葵陽生平

登高一呼山鳴谷應

佩此良言何必學觿附驥紫誣

賀李葵陽賢甥古稀序

吾人之生貴有菁華果銳之氣發奮於少壯而一生之事業從此大尤貴有敦龎淳固之德涵養於老成而百年之福澤爲可久今於賢甥葵陽徵之矣葵陽今日有封君之榮者也余以渭陽之誼因夙悉其生平歲戊午上冬日欣逢古稀之節孝廉集賓朋進霞觴以祝乃親而三族六戚咸爲製錦介祺壽以慶箕疇之福丐余一言弗可辭惟甥天性孝友敦樸崇實其事親敬兄愛弟無一不極其欵悃之誠初業詩書已爲升堂之士未幾以舌耕之艱兼事鹺賈家業聿興乃復爲賦采芹之章焉曰吾以成吾素志也自是以後日督課孝廉兄弟寒暑肄業乙卯秋闈孝廉賡鹿鳴列鶚書蜚聲文壇翹首南宮桐之人欣欣相告以爲天之報施善人如此且其仲子鳳毛翩翩乃孫蘭芽方青則其積德之厚而燕貽之隆可知也挨之晉公三槐之盛將先後同符矣今日者桐水之濱瑶筵弘開金玉一堂嘉賓在座封君鶴髮童顏氷桃雪藕狀帶几席飄飄若神仙中人余從諸君後不禁掀髯而拊掌也請以君之素履灑灑洋洋紀之簡編以佐

南山之咏可乎詩曰豈弟君子福祿綏之又云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其君之謂與願孝廉昆玉廓清皇路功名門盛他日 龍章晉錫章服顯庸以娛親志余知華衮之榮又在於尋常耳目之外也孝廉勉乎哉

情蔚爲文實實落落其所言者恰在葵陽心上秀玉口頭傍人眼前文王此朴極快極

文章之妙不在使人如見于政并如見風流司馬羊車五人

大白似說花花花木似六朝㨾

人怜好比物樹工

祝豐縣令符于政世丈

凡人具凌雲之才則必有曠懷逸致翩翩若天半明霞漢之相如晋之衛玠致足述也余持此以衡當世其人不少槩見今觀于政符老世丈乃桐水之後勁也稱於才卲於德遘會風雲綰符百里新春　罷命琴鶴而南三月朔十日爲其懸弧之旦乃弟于典丐言稱觴以篤棠棣之誼余惟古之祝大年者自五十而上今于政四十何以祝爲顧惟其人之素履爲何如耳于政少年天資高妙貞如初日芙蕖池塘新草王謝手度誰不望而欽之而

且孝親友弟一門之內雍雍洩洩鄉黨嘉稱及其司鐸廣昌豈弟作人一如安定之在湖州時又叔建帝君閣肇興文教以故多士式舞嗣遷辟雍益遂教育英才之志　聖天子軫念民依遴選佳士宰劄方邑于政幸當强仕之年其菁華果銳之氣既已奮起一朝即此躊躇滿志知必揮霍皆圓出其緒餘游刃無難仰荷　宸恩特授豐邑豐之士庶引領仙旆翹企霖雨以沛蒼生余知于政必有以愜輿情而蒸來蘇也他日民安物阜政成化美則百年廿棠追踪召伯南國歌咏之聲行且洋洋口碑又何必侈譚喬松揚扢一日之休徵哉是爲序

我亦知于政如此我不能言于政至此懸此於于政之前一讀一擊節應嘆其何以知我至此

忠心實政歷歷不爽

何者不然

先生高風

題李淡窩先生行樂圖

淡窩先生燕山人也今行年六十有九歲矣獨清獨醒世鮮與儔雅有柴桑遺意少時束身名教卓然以道德自任歲庚午舉於鄉旋爲秉鐸睢水正誼明道一時士風日進於古迨綰符陶山潔已惠民頌聲在塗兼有捍圉之功館人歌思德澤不啻登峴山而撫召棠也繼以讀禮而去至壬午補我桐亦此時百姓差煩賦重幾不聊生自先生下車卽爲蠲滌煩苛一切與民更始向時虎政咸爲報罷歲省民間金錢約數萬計野無追呼之擾庭無

鞭村之聲於斯時也嘗聞長吏周雅唯以鳴琴自樂而已至於一塵不到午夜氷寒公門鮮咫尺之牘猾蠹絶揶揄之奸可矢天日可質鬼神匪獨余一人之私言也昔先大人文孝公與先生周旋歲餘每家庭譚公廉惠諸政恒歎爲前此未及癸未公遷秩歷下舍桐而北瀕行之期百姓臥轍攀留涕泗郊野幾不能别乃先生謙讓未遑迄今巽人謳吟至德猶有山高水長之思近爲脩輯邑志表章前賢益咸以我公爲循牧之冠云乙酉之秋余再見先生於長安旅舍尙得聞言咲以爲快閱後

不能及

巡楚二年巡吳二年讀禮四年然後再起田間日爲懷思先生終無從訊其起居辛丑夏長公世兄惠然來臨得拜手函披讀之餘驚喜交集坐語道故慰我調飢始知先生卜築卯鄘之間脩聽課子棄俗緣而樂天眞陶陶如也左氏謂衛多君子而蘇門之下又康節之舊居在焉先生高風令節雅有夙契振衣西山之上漱流泉水之傍以咏以游理亂不聞夫誰得而似之壬寅二月杖策都門忽相晤語夫以十年願見之人而得與同堂詩曰亦旣覯止我心則悅此日之情寧有異耶因憶數載

以來意中所有猶然當年聲容耳今一相見不覺龐眉鶴髮衣冠頓村歲月之移人如此叙其年齒則日將近古稀思作行樂圖像傳示後人余席德旣久知遇獨深敢不奮頴爲言用宜君子之素履乎先生祖居燕山諱日根深别號淡窩庚午舉孝廉初任睢州博士升山東館陶令服闋補山西翼城尹任滿升山東濟南二守有國器二克紹箕裘是歲壬寅業六旬有九矣僑寓蘇門以遂隱居樂道之志由此而頤養天和百歲怡愉仁者必壽理有固然若當吾世而式閭修之君子噫非先生其

孰與歸

星霜變易之後揚美道故皆人人意中所有而筆下所無一篇中傳神寫照公之德行功業在聲音笑貌俱在拈此以示其後行樂圖不傳可也

有關風教何容盡列

孝慈友恭爲教化風俗之本

裴念源先生崇祀鄕賢叙

稽古從祀之典未嘗不嚴且肅也陟 先師之庭而春秋明禋以分黍稷馨香之盛七十子之後濂洛關閩諸賢庶足左右其間繼此以往匪不屢進屢退惟重視其典自不得不愼取其人鄕賢之始葢循是意而推廣之於以表章前賢迪進來學一代之教化在此百年之風俗在此然則先王之意亦大可見矣今觀念源先生殆其人歟惟公生而穎異長爲名儒闡揚宗風倡明性善一時晉國之士翕然師尊之至奉爲泰山北斗乃公梼冠歌頌巷居瓢飮冬裘夏葛之况味方且悠然而自得也噫孰知公之棄俗囂而寡營樂天眞而自足乎君夫孝慈者天性之莫可解也乃當吾世而子之愛親求其能如親之愛子者伊何人哉我公事生母與王母孀居三十年殷勤如一日凄風苦雨之時而有卄肯承順之樂則公之孝慈爲何如也兄弟者其物蓋一人之身也乃覩吾世而視兄之子求其能如己之子者伊何人哉我公撫兄孤子教養備至以迄成立則公之事兄爲何如也其他訓勿叔而提南宮育英才而致通顯持己廉與人恭鄕

稱仁人里號長者洵所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也七試棘闈兩備賢書而堅執一經矢志鐵硏卒不以一時之得失易我生平雖其身不履公卿而其後亦何必不公卿爲也迨晉卿親承庭訓聯翩魏科而振采楓宸之上以爲蘭台史長可謂亢宗之彥矣兩奉　簡書巡視漕艖所在釐剔有聲口碑洋洋迄今東南商民咸戀冬日之溫而凜秋霜之肅也繼荷　寵命詔擢廷尉滿腔惻怛嘉意平反雖史稱定國釋之諸人未之或過適逢覃恩大典念源先生憖膺　華衮得如子官未幾

朝廷以喉舌任重思得其人特擢晉卿簡任銀台左叅兩載以來鸞音鏘鏘珮聲珊珊瞻卿月之輝而秉章甫之度他日九棘三槐之美殆莫可量也已而晉卿獨情深風木梧棬圖書之思𣃁𣃁在疚不已也其大君范安人節烈孤芳巾幗鬚眉旣有卿士大夫詩帙盈几闡發幽微采風上聞特賜褒嘉唯念源先生畢世潛德尚待表章辛丑仲秋輿論共推從祀文壇一時羣情允協士林共快以爲蘋蘩之光而宮墻之色噫誠盛事也說者謂士君子爵祿之賜與俎豆之奉兩者並重不知爵祿者一時之榮名如艷花時草非不取悅目前當時則榮歿則已焉不過功名之士爭相奔走而已俎豆者道德之光華必其人品行節操迥別流俗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景行思慕而躋之預宮之列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乎至於先生月旦高於夙昔典型垂於今茲以此闇修克邵令典長安諸君子莫不聞其事而美之相與製錦稱賀一日之舉而千秋之名敎賴之余與銀台有同人之好者故樂賡其先徽云爾

初讀不知先生爲何人之父也至中幅乃得晉卿親承庭訓之句若謂有是父斯有是子卽其子之賢無非父之賢耳設使開講遽將晉卿提出則是因子及父並其父之懿行高節皆夸誕而失實矣文之命意如履華巔而陟岱頂文之搆思如剝蕉葉而抽繭絲而且磅礴斐亹美無不兼天下之大文章孰有過於是

理所固然分所當然

其誠如此

合數千人之誠以爲天心爲然也已

陳方穀邑侯步行禱雨文

余嘗周覽史冊見古之賢人君子未嘗無畸行高節著於當時終不如至誠之感格足以召風雨而協神人也我方穀陳公治桐五稘飲水懸魚之操既已政成而化洽矣是歲桐水亢暘炎烈禾黍皆焦公惻然於中夙夜齋沐籲請雨師旦夕甘霖以甦蒼生之困乃數日不雨公憂形於色寢食靡寧仰天唏噓而長歎曰政刑不修有司之過致干天和請以身當之今小民何辜雨澤愆期以至於此言畢洒泣一時　皇天后土寔聞此語桐之深山

遐谷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涕零聞翔鼻之陽有灤池焉離城十有五里傳云灤池之神歲旱禱雨有求輒應公爲民志切急於請命復齋三日率僚屬諸生親詣灤神之廟虔誠祈禱自城而南往返三十餘里露頂跣足不蓋不乘不俾一身之旡痒以救民湯火中此日紳衿庶姓跣足迎雨者數千人踴躍歡騰之聲喧動　穹蒼三日之內時雨普降及其重詣池上伻酹聖貺嘉禾立起青苗遍野公爲之欣然鼓掌臨池徘徊而言曰向何戚而今何娛也由是復與僚屬諸生洗盞更酌流連徜徉情

此時此情此誠上下一体

公爲民乎民爲公乎各自知之

余希其近於此

興勃勃而諸生輩咸揚觶而言曰前日公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今日公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快哉灤亭將與喜雨亭共洋洋千古矣因思古今事苟不本中心之誠然不爲天下之擬舉則可以不記桑林之禱稱美前史爲其誠也公天性剴惻與民同患不忍斯民之顛連立而視其溝壑至於跣足山澗三十里備極艱辛不敢言勞而匍匐前驅千百人天懷感奮莫知其然考之往代均所未聞盛事難再軼舉希有桐之紳士編列詩歌志公之德余從諸君之後竊願洒筆颺言使後之父母斯

土者知公之心不忘民桐之人不忘公則至誠之感召將百年必世而不僅區區一時之躅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民之攸塈其公之謂與唐風猶古諸備輶車之采可乎是爲序

桑林嬰茅載籍昭然胡不聞有踵而行之者誠與不誠異也然誠字有自全體言之者有自一端言之者人雖未能全體皆誠而一端偶誠亦便有一端效驗文於禱事敘得詳悉却皆真實則居然誠矣故會逢其適也禱之感動在一時文之感動不僅在一時也

張巢阿年兄終養序

昔陶靖節忠事晋室而作列孝傳孜孜然豔稱樂道不啻口出何也孝固所以爲忠也識乎此而可知孔子不作忠經之旨矣左傳稱潁考叔之純孝愛其母以及莊公至李令伯陳情一表淋漓篤摯千載而下猶令人如見其志焉孝行蓋若斯之重也今於巢翁張老年翁見之壬寅孟夏蒙　恩予告歸侍慈幃同里諸君子相與製錦稱慶而勉余颺言余不敏弗可辭竊惟公生也晚不及親承庭訓獨依母氏嗣我宗枋母也勤勤不憚織紝之勞

子也勉勉肆力詩書之圃史稱熊丸荻畫諸賢母未之或過迨公擷秀標華風氣適上鹿鳴曲江一日聯轡而登之家聲適起親志庶此其少慰矣詗而筮仕花縣一介清風召杜之咏百里歡騰迄今過恒陽道上其寬仁慈惠父老猶能述之尋荷宸眷特旨内召正色螭頭之上天下咸爲想望丰采旋奉　簡書持斧三吳之間冰心鐵面亦既江起山立一時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無不抗疏且陳畢徹　天聽及其驄馬還都東南吏民畏杜輸而思冬冬喧者尚如昨日也今　睿主在上惓惓以孝治天下方遴焉翼孝德之彥登諸有位公恭逢景運得冠惠文不難皐皐謨益賛昌言於廷覲拜稽之休而矢鳴鳳之音展矣一代盛事乃獨將母不遑情深菽水每徘徊西望輒不禁白雲依依之思爰念太夫人年躋八旬倚閭日切於是齋沐拜牘請歸定省十日之間獲邀　俞綸異哉　聖天子錫類弘仁如此其速母亦仁孝之誠有所感而云然與今日驅車桐野遂志温凊奉象服而上萱堂芝蘭欣欣而向榮　紫誥奕奕而繽紛親志子情暢然無憾孝子愛日其在斯乎他時再起田間

黼黻　皇猷寅恭弼亮之績當與丙魏姚宋諸賢異代同輝余固有以知其理之必至也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哉

移忠作孝孝即所以爲忠終養大義非僅爲哺私情以孝子之心論孝子之行固宜其親切而有味懇摯而不浮也

張文簡先生傳

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處之間大節攸關若夫處敦孝友出效忠良斯其人蓋表表天壤可以俯仰而無憾矣吾桐中台巢阿張公端方正直丰標嶽峙方其讀書時雪夜寒窗攻苦異於流俗至仰事萱庭雖機絲夜月風雨淒清而殷殷菽水之情自足將歡晨夕孝子愛日其謂是乎迨舊跡青雲高擢巍科綰符踰年簡任西台端謨補袞振采殿陛之上為名御史而公且恂恂自若也未幾攬轡吳門澄清著效冰蘗介節三吳之人能言之及旋班行

春戀溫凊決志陳情　制報曰可得遂甘旨之思永戴　殊恩先是慈闈不食者已數日矣聞公至喜而忘病依依膝下又復兩年而且斑衣舞彩克祝大耋溯皋間傳為快事後再出山視鹺吳越清而且惠口碑在塗既而以資以望命掌京畿廼轍請告還山數年之間讀書課子今歲長君應列宿仲君宴鹿鳴翩翩三鳳箕裘之繼既已有作有述矣乃騎箕天上悠悠白雲桐之後進相與悉公之素履深維出處之際忠孝之大喟然歎古道不再而典型日遠也於是謚公為文簡先生言坊行表德教恪遵綽彼高山悼景行之無自翹瞻北斗愾矜式之何從爰崇名賢以風丹麓

出處不苟忠孝兼盡恰成其為文簡公則文而簡傳更簡而文

仲兄豫籓忝憲上官文貞先生傳

吾晉表裏山河秀氣所鍾代有聞人而翔皐爲唐叔舊治讀蟋蟀之章風期猶古近今人文之盛甲於諸邪至忝憲金之上官先生博學稽古巋然一代名儒翔皐積學之士無有出其右者公之品端若喬嶽公之心瑩若止水七十年孝友謙讓翼之人咸嘉稱之通籍以後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廉能慈惠越山汴水歌咏甘棠者比比然也　天子褒其賢士大夫高其行諸司禀其掾百姓戴其仁古所稱賢豪者非耶生平以文章爲樂經史爲性既

身探古今之奥登進大雅之堂且孜孜然奬進後學誨人不倦至舉業一途資深逢源在潞庠則多士髦烝在辟雍則英賢萃勵在嘉禾則士風日起在豫省則文教振興而吾翔皐之士躬承鐸音沐洛歌思尤深且至今先生雖往而當年之清風介節長留高山流水之間又何可一日而忘也公之教澤將以興起百世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一時學者稱爲文貞先生典型在望士林仰企龍門山斗匪遙一代懸情叔皮爰彰性喆風示來玆

深夜行自巳庭星中器具陳列經武折旨不

用燭照皆可心計弟之知兄誠有然者然其字句矜愼極意烹煉寧有遺量必無過情是實至而文始至文非有餘而實非不足者也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三

奏議

督撫職掌

兵餉大計

亢暘必非

民生困苦

直陳安民

酌議緝盜

錢粮關係

亢暘不雨

恭述綸音

酌議開政

水災異常

第一苦累

屯政敝壞

郡邑控告

敬陳五經

高淳永折

驛站困苦

酌議疏通

錢粮徵解

素不產米

蠲免務求

楚南情形

誠正齋文集卷三

翼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督撫職掌不同　國家責成宜分謹脩陳根
因仰乞
睿鑒循名責實以收治平之效事竊惟
朝廷設官分職原有深意使爲之臣者矢公忠之
志以報
君父而夙夜匪懈職業兼盡則治平可
覩也即以總督言之考其初職任封疆重地管理
兵馬錢粮
特命督師以專閫外之寄今則不然
奚年來開墾荒田區區細故而與有司共分其過
甚之督叅撫審撫叅督審而竟成一承問刑名之
吏即賢否一節臣前任巡按時
計典舉行撫按
爲政而總督不與猶存重臣之體今則一例開報
參差錯悞之小愆考功皆得而議之其官愈尊其
責愈細揆之建官之初意謂何而竟瑣屑至此至
於巡撫職在肅綱振紀表正百寮一方之安危百
姓之休戚均於撫臣賴之巖巖節鉞是亦封疆之
大臣也而今亦不然開荒緝逃無一不脩責於巡
撫之一身錢粮完欠巡撫藩司以及州縣各官悉
載考成之中由是藩司州縣捏報以免目前之叅

罰巡撫安得不轉報以干路見在之　功令上下
相蒙揑報種種職是故耳抑臣更有議者向有巡
按一官巡撫職司撫綏巡按職司糾察文吏之大
貪大惡兵將之驕横不法巡按皆得不時入　告
巡按不言責以溺職今巡按已裁歸併巡撫臣以
爲察吏安民釐奸剔弊之事宜統歸之巡撫其他
錢粮考成責任藩司開墾緝逃分責各道巡撫一
官得置身考成之外而與藩司州縣不爲同功一
體之人無復首尾相關之事然後可以明目張膽
以指陳諸司之弊不然身在局中操縱由人其心
非不欲盡情言之然而勢有所不能也若夫審理
刑名尤宜究心見行事例雖云撫叅督審此皆掩
耳偷鈴之說以欺我
皇上也不思糾叅雖分督
撫揭報總由兩司今既臬報臬審此與撫叅撫審
有何異哉臣請一切刑名總歸撫臣而不必存嫌
疑之虛名以飾耳目也如有叛逆大案應聽督臣
親理其可耳若夫總督職任軍務凡兵機大事所
當運籌决勝悉心料理以爲未雨綢繆鞏固疆土
之計而不當以審理刑名開墾荒田之細故煩其
經營如此則職掌既分責成自端其於　朝廷設

官之意各有攸當在諸臣循分而共職在　國家
循名而課實將見治平之效於此寔基之矣臣區
區愚誠敬抒一得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睿鑒採
擇施行緣係條陳督撫職掌事理字多逾額統祈
鑒宥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兵餉誠　國家之大計　廟算貴先事之圖
維伏乞　敕下該部預爲綢繆以策治安事臣台
班舊臣荷蒙　世祖皇帝弘恩內陞十有餘年洊
歷卿寺今蒙　皇上殊恩擢任風紀端本澄源之
道俟臣從容敷陳請以今日最切者爲我　皇上
陳之竊惟　國家養兵百萬悉出正供邇來水旱
見　告災祲頻仍　皇上軫念窮黎　賜蠲賜賑
流離之民無不歌頌　皇恩但蠲免者正項賑恤
者正項夫正項減去一分則軍餉鈌少一分而直
省額餉按期發給又爲刻不容緩之需言路諸臣
時有緩征之請而計部以爲災黎可憫而兵餉難
鈌此計臣之無可如何也倘若百姓之力可以完
納有司之法可以追呼則支吾一時猶可言也萬
一百姓之力必不能完有司之法無計可施征之
則獻朴無能免之則軍需難繼其將何術以處此
臣以爲籌兵先在籌餉而不知籌餉尤急於籌兵
請言今日之兵　國家定鼎以來雄兵健將前古
未逮邊疆腹裏隨地控制以爲善建不拔之基顧
朝廷之養兵厚矣餉不及時恨羣情之易動餉既

及斯宜節制之有方前臣掌道時督理軍政天下提鎮七十員臣在當時猶以爲多十數年來且幾至百員矣按提鎮等官其在地方爵位非不尊崇也聲勢非不赫奕也藉 朝廷之威靈以弹壓疆上其責未嘗不重但衙門既大軍威宜整非左右多員不足以隆其體統在 朝廷既以重臣待之則諸臣固不得而自薄也顧臣嘗思之大抵披堅執銳宣力疆場之間者多在叅遊以下盖其入前途有路登進有階不憚衝鋒破敵臨陣賈勇奮一時之義氣博一生之榮名至於總鎮以上體統已

尊祿位已極 朝廷之名爵無可再加諸臣之富貴心願皆足而欲其身先士卒鋒鏑不避蓋亦寡矣況此日軍餉不知幾經鞭朴幾經追呼以 朝廷之金錢百姓之膏脂不用之以飽戰守之壯士而半用之以尚體統之虛文臣竊憂之伏乞 勅下部臣殫心籌畫何道而能使養一兵得一兵之力養一將得一將之功何道而能使大將無耗剋之弊三軍感挾纊之 恩此在部臣所當早作夜思以慰我 皇上宵旰之思者也臣以爲事過而圖未免事後之智先事而謀庶幾未雨之防謬陳

芻菲仰冀 宸鑒臣愚幸甚天下幸甚緣係條陳兵餉事理字多逾格併祈 鑒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鉝謹

題爲亢暘必非無因祈禱貴修實政伏祈　睿鑒揀擇早回天變事臣按今年入春以來三春無雨二麥已枯高粱花豆之屬一切不能安苗但雨從熱生連日風霾不息已交夏節猶著綿衣羣情皇皇以爲終歲之計不過指秋望夏今雨澤愆期嗷嗷八口俯仰何資我　皇上軫念窮黎急思拯救須詔修省躬禱弭霖臣聞古者桑林之禱成湯亦曾行之但所重者在於六事自責而不耑事區區之空文今　皇上嗜學好古遠法三代敬天勤民

孜孜講求乃雨暘不若而旱災見告則寔政未修之故也敬天之道首在勤民勤民之道不外乎用人行政　皇上如用一人毋徒責以簿書之事必須究其生平之所學參以時政之得失俾其條舉數事面請　睿裁如果有當立見施行庶幾用一人有一人之效而不爲部議之中格則因循積習之端不待攻而自破矣至於行政之大尤爲關係皇上龍飛十載親政四年六曹之大弊大害無不晰及秋毫如督捕之弊已徹　宸聽部臣仰體睿鑒乃有首告行提逃人牽連民人受害一既以部臣而言部務必其深悉利害有見於首告雖多得獲甚少而挾私結黨之害小民受累無窮不憚披瀝愚忠以報　朝廷　皇上虚懷善下諭令九卿科道會議具奏誠慎之也迨廷臣公議衆論僉同忽奉　俞旨照見行例行臣以爲　皇上不知督捕之弊猶可言也既知之矣不允督捕之請不允廷臣之議而又不聞剔弊之法臣寔惴惴反覆思之而莫得其解顧茲煢煢億姓均是　朝廷赤子無辜牽連之苦惟　皇上與部臣能知之是與闢條奏之言尤自不同伏乞　速渙綸音以恤積

弊民情懽忭之日即天心悅愉之時也此特督捕之一事耳若夫六曹諸政何莫非　國家之重務詔諭六部諸臣各陳利弊速請　睿裁修省之實端在於此況我　皇上一身爲天下萬世所托命而一言一動作法後世修舉寔政以迓天和督厲臣工痛改積習將見天人相與之際其應甚捷而甘霖滂沛不俟祈禱而自至矣臣念切忠愛月昧陳言字多踰額貼黃難盡統祈　皇上鑒宥施行

桑林六事若非寔寔自責見諸躬行安能回七年之天心既以用人行政爲勤民敬天之

實而於用人中實指其不宜輕用不負所用
行政中實指其何者當行何者尤當急行至
既知不允一段以宣公之誠擇賈生之涕字
句間如有太息之聲當與雲漢詩參觀並傳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鉉謹

不能言由於不敢言

題爲直陳民生困苦之由亟議廉法之效以紓窮
黎以固根本事竊惟今日百姓之窮人人知之至
問其窮之故則人人不能言也今日官吏之貪人
人知之至問其貪之故則人人不敢言也幸我
皇上軫恤百姓而諄諄念及疾苦困窮一切關係
民生應行應革事宜許令各抒確見陳奏無隱大
哉
王言早已洞鑒萬里直可上格天心下協民
志臣更何言然仰承
睿藻敢不披瀝爲我
皇上陳之職以爲百姓苦矣而與百姓最相親切者
莫如守令乃守令之苦與百姓無二也一守令耳
府廳轄之司道轄之督撫又轄之層層管轄之人
大半皆層層剝削之人守令之層層受其剝削者
即百姓之層層受其剝削也官民交困事非得已
而受病之根總不過私徵私派之一節前此言路
諸臣未嘗不極力指陳而究不能革其萬一所以
然者以上司派之州縣州縣派之百姓州縣不敢
言區區百姓又誰敢與上司州縣相抗而輕發一
語以招尤上下相蒙入於膏肓蓋謂此耳我皇
上毅然振奮念切民瘼別無治民之術止有計吏

說中苦狀歷百姓層層被剝深入腠理

州縣不敢言或亦有不欲言處上下相蒙其中蔽不可言者其入人所不

救旨　人所不敢　言者必到　以百姓苦　樂爲其省　官不貪民　自安　是分別優　劣中揀言　責成部院　考課人法

之法而治小吏尤不若治大吏之爲要也大畧今日督撫之過雖在督撫乃　朝廷之爵賞太厚而所以罷任之者已極耳如開墾荒田緝拿逃人催徵錢粮在在皆州縣之事合一省有司之數而盡數歸功於督撫尚書宮保不難安坐而致之矣設有捍禦封疆之勞活全百姓之功不知更將何官以爲鼓舞之地乎請於督撫之中特爲考課凡從前之加級紀錄不必盡據以爲功叅罰降處不必盡據以爲過　勅下部院諸臣臚列督撫職名虛公諮詢傳採淸議某省之中百姓家給人足安生樂業者即以爲督撫之賢某省之中百姓飢寒困苦流離失所者即以爲督撫之否分別高下優劣較量先後階序斟酌至當仰候　上裁將見賢者揚眉吐氣中人亦戢志改圖羣天下翕然以清介爲尚民生有不克遂者乎此不早講且待循例陳奏之時歷敘其加官進爵并述其叅罰年月套語請罷以與尸素在部院諸臣但就紙上功過以爲殿最而百姓苦樂從爲黜陟之所不及以此而冀民生之遂以基太平之盛百不得一於今日而求救時之急務誠莫急於此也臧仰體　皇上惓惓

民生至意敢效芻蕘非以竭臣愚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俯賜採擇施行須至揭者

民苦由於官貪不待智者始知其然而小不廉由於大不法則人皆知之而莫敢言之既中舍其小廉一邊引而不發而惟取大者不法處推勘刑徵派剝削使其汗顏泚背又於其必當法處設立出殿最考課使其滌慮回心庶乎小者聞風覩感亦皆胆寒股慄而天下窮百姓從此手舞足蹈謳頌不能已已噫此一時也而有此疏也

楼吻叙功一氣如清夜漏鐘聲人猛省

平情之言迫而不激婉而且直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鉝謹

揭爲亟陳安民之實速行奬廉之法以昭勸懲事竊惟民生之安危在乎吏治之貪廉而吏治之貪廉在乎　朝廷之勸懲得其道則治不得其道則否古今皆然年來刻舉久廢廉吏莫勸毋惑乎循良短氣貪墨恣睢而民生之利病竟置而罔聞也大約今日之例病在於緝逃之功陞轉太速耳尺拏獲三十名者不論俸滿即陞矣夫緝逃誠急功之吏耳然緝逃之於養民孰輕孰重乃以三十名逃人而躐等先陞至從無逃人之地竟有十年良吏而不得一轉者非情之平也臣以爲欲安民生宜奬廉吏欲奬廉吏宜復刻舉區區論俸之說亦未見爲盡善今一年六次陞轉新例雖以四次緝逃兩次論俸其法視昔稍變臣更請以四次奬廉兩次緝逃庶幾勸懲之意存乎激揚之間至於刻舉之事務在責成督撫寧嚴毋濫如有徇私失實查照往例嚴行議處如此行之既久則廉吏必多廉吏既多則民生自遂安民之道誠無踰於此矣區區一得之愚輒陳末議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者

緝逃爲　本朝重典所以行之不能無偏而梯榮者皆以此爲終南捷徑今使奬廉與緝逃並行而以四次兩次畧分差等於其間則人知緝逃即在奬廉之中逃可緝廉可奬民亦賴以安偏去重典之時此可當針砭藥石矣

盜有來路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鉝謹

揭爲酌議緝盜之例分別責成以杜欺矇以清盜源事自古治平之世百姓皆家給人足而安生樂業盜自何生不意有司失道而盜賊遂熾　國家設法嚴懲盜不得已而爲之凡地方失事除諱盜不報者重加降革外其已經申報者該管道廳咸有督緝之責初意原令齊力緝賊以安民生也此法既行宜乎盜息而民安矣乃上與下丼心扶同寧任匿盜不報之愆不肯預先申報以自貽累所以然者州縣與道廳同心合力皆俱緝獲之難而

匿盜有苦　豈知後盜更苦　凌雪失主此是真諱　則任必匿　又恐其或不能匿爲盜所笑倫　鈴者何必擒耳

有留任之苦或逼失主改强爲竊或令里鄰各具無盜丼結千方百計必至于鉗口而後已不然而凌雪失主拷累親屬骨肉披離之慘較之失物爲更甚是立法益嚴而諱盜益堅諱盜益堅而縱盜益甚州縣不敢報道廳不願聞遂使盜賊窺見此意以爲捕盜之官方將隱諱之不暇彼此欺朦誰是聲言捕盜之人由是焚掠横行公然無忌而百姓之害何時是已法之不效亦既彰彰矣今後如有州縣失盜而道廳隱匿者仍照舊例議處其已經申報者相應寬其道廳嚴責州縣[illegible]

此法即在今法之中略一通變便可清盜之源旁論之教

廳得而察之擒拏不力道廳得而督之留此該管之官以爲體察之人免其罰俸督緝責令糾察申報庶道廳不肯代爲隱諱而有司羣知畏懼又何敢縱盜殃民以爲自全之計是寬之寔所以嚴之也安民之道又有在於此者矣臣蒭蕘之見不識有當與否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須至揭者

極言匿盜之情復深原其不得不匿之故而匿盜之人視緝盜之人爲更多匿盜之方較緝盜之方爲更奇既誨盜又揖盜讀至此令人嘆恨錯愕几謂時事斷不可爲矣忽於嚴法中設寬以濟嚴之法則人知盜不必匿盜將自匿不煩絲線逢裙之智而可見賣刀買犢之風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鉝謹
題爲錢粮關係最重請查明前後出入之數仰祈
睿鑒永足國用事竊惟國家財用之經原宜量入
以爲出而財用出入之數要在由前以徵後臣以
非材叨任清班敢攄芻蕘爲我　皇上言之以入
數而計歲額正供之外不過鹽課關稅而出數之
最多者無如兵餉其餘亦不過興作祭祀而已我
皇上軫恤民瘼事事以百姓爲念正供之外八年
以來從未有額外之徵愛民可謂至矣乃海內民
窮財盡踰於昔時無已則當查其出數爲急務耳

臣以爲請查入關之初直省兵餉若干　世祖皇
帝時直省兵餉若干　皇上御極以來各省兵餉
若干文武各官　世祖皇帝時員數若干歲需俸
銀若干　皇上御極以來除屢次裁汰外文武尙
存若干見在共需若干合將多寡出入之數一一
開列明白上呈　睿覽雖今計部錢粮稱爲有餘
而勞於新等欺蔽銷筭之弊不可不時爲留心旣
可由前以徵後復可量人以爲出庶國計永裕而
奸蠹諸弊不至再作於後日矣如果臣言不謬伏
祈　聖鑒施行

錢粮出入各有分數何以不能銷筭或者中
有欺蔽筭得清不如筭不清耳量入爲出盡
開節之道由前徵後盡會計之方計部知此
何至持籌仰屋

大理寺少卿臣上官鉝謹
題爲天道亢暘不雨修省無事虛文伏祈 皇上
詔諭直言以回天心事臣惟今年三春無雨二麥
將枯時已四月雨澤愆期風霾日作我 皇上軫
念民生特遣親臣虔誠祈禱仰見 聖主敬天勤
民至意然臣竊思之洪範五行以爲五事之徵人
事作於下則天道應於上天人感應其理不爽今
在京事權莫重於六部乃六部之事拘執見行事
例在部臣不過謹守舊規雖有應改應行事宜卒
未敢有毅然改圖更新之者積獘相沿何時是止

臣觀漢唐令主凡有水旱往往詔求直言伏乞
皇上詔諭六部諸臣毋拘成例毋執已見三日之
內各將本部應改應行大綱條舉數端仰候 睿
裁立見施行庶幾修省之寔政可以仰答 天心
而雨澤滂沛當在旦夕間耳抑前次求言多及大
小臣工并言路諸臣一時紛紛條奏徒務虛名瑣
瀆 天聰多屬無益臣以爲言路隨時進諫不必
此時百官身在局外言之無當總不若專責部臣
言事之爲直捷而精詳也緣係請求直言事理不
敢擅便 并異 睿鑒

六部爲百執庶事之綱領拘成例執已見其
中必有不協輿情致干天和處隨時進諫耑
責六部即此可以回天心迓帝眷何必石身
草髮避殿撤膳之虛文爲也

君臣一德
如何說

巡按江安等處監察御史臣上官鉝等謹
題爲恭述　綸音仰謝　天恩事臣等草茅微賤
謬叨　朝廷風紀之司恭値　皇上親政伊始念
切民生洞悉吏弊　特復舊典簡令巡方受　命
欽承思圖報稱今於本月初三日內院輔臣傳奉
皇上召見臣等即恭詣　太和殿前行三跪九叩
頭禮旋隨內院輔臣歷左階而上入侍殿中　皇
上傳諭　賜坐臣等叩頭稱謝　皇上面諭　朝
廷遣差巡方原爲百姓爾等若愛民叅賍拿吏做
好官恩暨自不待言做得不好罪過亦不待言總

要愛百姓臣等叩頭承　旨旋蒙　賜茶既而隨
輔臣出至　午門前各領　勅批窃念　皇上躬
臨萬幾聽言納諫弘開泰階臣等與中外臣僚無
不手額稱慶今乃得恭瞻　聖容親奉　天語軫
及吏治民生嚴於貪官污吏　帝座咫尺　天顏
悅懌此誠臣等不世之遭逢　熙朝未有之盛事
臣等具有頂踵各有心知當此　隆恩異數有不
感激振憤洗從前之積弊期奏效於澄清以報
皇上之殊遇於萬一者仰無以對　聖明俯亦無
以寬夢寐也今　陛辭就道馳驅不遑爲此具本
陳謝緣係恭述　綸音不敢節畧貼黃伏乞　聖
鑒

順治八年四月　日

虞廷拜颺之風千載重睹方其攬轡而澄清
之效如在目前

保家如許
商人家家
不能自保

飛賊役火
不得不肰

有頭緒又
有類賊等
物若何其
不一而足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酌議關政急甦商困仰祈 天語嚴飭永示
法守事竊照商賈雖四民之末而偹物致用以利
天下率本諸此至於設關榷稅 國家自有成憲
販商便民法至善也乃年來關政之弊幾有不可
言者臣巡歷所至備諮民間疾苦查蕪湖兩關其
商人之最苦者無如保家一項共壹百貳拾餘戶
凡有船隻先投保家每単如正課壹兩則保家索
銀貳叁兩甚至有肆伍兩者書辦吏胥舍人委官
巡兵傘扇等役種種使費不一而足而總収分散

究其原皆由保家始卽商人有欵其苦而不投保
家自行交納者關役表裏爲奸所費必倍是以明
知之而不能逃其圈套也及貨已輸稅入店發賣
遠客必要勒寫免単然後許其開船此其弊一其
次則莫若巡兵當日設兵之意不過爲沿江偵探
用戒不虞兼恐刁商漏稅或虧 國課不意事久
弊生每一巡兵則帶幇役數名借驗単名色聚族
蜂擁勒索銀錢小者四五錢大者一二兩不等至
入船搜貨肆行搶掠狼狽情狀兇肆莫當此其弊
二再次則有委官查戶關有白家店橹港浮橋谾

斬首除根
猶斧底獲
再然

溪口雍家鎮泥汊等支河九處向來設有委官陞
拾名至工關支河僅新庄清弋泥汊叁處亦有委
官拾伍名拾日一輪自恃官法不及需索指勒異
鄉孤客無不遭其魚肉此其弊三是關政之害多
端而保家巡兵委官三者爲甚我 皇上親政以
來軫恤商賈裁去冗員歲觧 國課定以 經制
爲主不得溢額洋洋 恩綸傳宣萬里遠邇商民
莫不鼓舞 王塗今戶部主事臣翁長庸自專理
之後已經聿清至工部主事臣楊畯到任未久加
意剔釐特兩臣爲奉 使之官不過經管錢粮法

可行於衙門之內而不能及於地方之奸徒臣仰
體 皇上恤商至意行文蕪湖與兩臣而相商訂
議將保家委官盡革不用客船一到聽其自行投
稅悉照關誌款項分文不容多索至巡兵固不可
去酌量名數印給號衣腰牌以防幇役之弊仍將
蠹商首惡李成仁等叁拾人重加責治枷示江干
曉諭外但此可行於一時未必能行於將來浸遥
日久而復蹈前轍者有之矣伏乞 天語嚴飭永
爲禁革使天下之商不致累足四方之貨得以攸
通於是以足 國課而阜民財咸有頼矣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該部知道
順治捌年拾壹月 日
害去其甚則害無不去前於三弊晰其源流
後於去弊絕其根株湯火中登之袵席商人
何幸而得此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為江南水災異常郡邑控苦叠至據實陳情仰
祈 聖鑒事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戶科抄出
該臣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江南水災深可憫
念戶部察議速奏欽此欽遵該本部看得江南地
方前據江寧巡撫蘇松巡按 題報淮揚蘇松常
鎮廬府水災臣部已經議覆行查外今據江寧按
臣上官鉝 題報江安寧太廬鳳六府和州一州
并江寧中左前後等衛水災為患廬舍淹沒人畜
漂流且青虫蝝起災異非常殊可憫念但被災不

無輕重應併 勅督撫按備查各府州縣被災分
數造冊報部從長計議奏 請定奪者也等因題
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臣該臣先於
題報之日備查所屬有已前告災經臣疏開載者
又有續據告災而前疏未載者併行道府分委廉
能廳官單騎寡從履畝躬查務得被災確數俾小
民盡沾實惠以仰副我 皇上如傷至意去後催
據分守江寧道副使林天擎勘報上元等縣安慶
府勘報懷寧等縣寧國府勘報南陵縣太平府勘
報當塗等縣廬州府勘報無為州廬江等縣鳳陽

勘報壽州等州臨淮等縣和州勘報該州及含山縣江寧府同知趙廷臣廬州府推官韓范各勘報上元中等衛被災分數造册前來除江寧一府八縣前經督臣馬國柱查明造册咨部訖臣於州縣民田復行左布政使劉漢祚各衛屯田分行署右布政事副使曹時舉再加磨勘備册到臣該臣看得今歲水災自不減於去年其瑣尾流離之狀前疏已悉不敢復贅查各屬勘報之册分數不等誠有如部覆所云被災不無輕重臣於是更緦緦然計之念被災之數總一邑而論似曰可以多寡

分輕重然被災之家一家淹没即一家流離又誰肯為被災者而代償其租稅是輕重不可以多寡相衡抑又明矣今田畝花名歷歷具在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軫恤民瘼以一夫不獲為憂久已舉斯民之飢溺廻環　睿慮但百姓之望　獨望賑引領待蘇惟與　綸音涣布俾煢煢孑遺早沾朝廷德意是又在遲速緩急之間也茲據各屬勘明册報左右藩司覆查相同臣炤部覆將被災田畝花名細數文册達部外謹會同督臣馬國柱督漕撫臣王文奎江寧撫臣王國寶操江撫臣李日芃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　勅部速議上　請行臣等遵奉施行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〻聖旨戶部議奏

順治捌年拾壹月初十日

籌災傷於輕重多寡之內與賑恤於遲速緩急之間痌瘝切膚直是已飢已溺心腸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馬草爲江南第一苦累據實陳情仰祈 聖
鑒事臣于役江左業已拾月仰體我 皇上愛民
如子至意其於地方利弊關切民生者固不敢知
而不言尤不敢以迂踈不急之務䙝瀆 聖聽茲
有馬草一事更爲今日之切要臣見聞既確敢不
向我 皇上陳之按江南爲諸省聲援重地 朝
廷軫念封疆議設滿漢官兵屯聚金陵誠肇固巖
疆之至計俾其士飽馬騰則芻糧之供此斷斷乎
其不可少者查馬草歲該貳百肆拾萬束每束制

錢拾文作銀壹分雖以市價相衡拾文錢不值銀
壹分乃民之所苦固不在乎此也往歲當秋成之
時將錢發至州縣爲之採買但州縣距省遠近不
同船錢水脚勢所必需及至抵省又有一等歇家
串同衙門各役包攬交納收草既多使費𨍏批更
多遲延以致曠日持久不能交完草束腐壞令其
復行買補而各處奸民藉名私派者有之是以州
縣有司明知此中之苦累難言不得已凡於草錢
發到之日當付糧里採買交納一切賠費諉之不
知欲去其費則倶其不可以完公欲查其弊又恐

遺已以加派之名不過掩耳偷鈴上下相蒙而小
民之苦累日甚一日竟不知何時是已也前與蘇
松按臣秦 共事武闈言下江草每束民賠至
壹錢今查臣屬江浦距省貳拾里每束賠至伍分
貴池每束賠至捌分太平每束則賠至壹錢貳分
雖在省衙門嚴禁收交陋規而無如積弊相沿已
久兼之轉運多艱是以觧戶之按數需索如故也
臣不敢謂草可輕去但求一便民急公之法議歲
差各郡糧官照依時價採買不必再發州縣以累
小民至採買就緒或用官船或增水脚本官裝載

入省隨到隨收從此小民賠累之苦奸胥派科之
術舉皆可已且官買官觧前此包攬交納𨍏騐批
迴諸弊不必清而自清矣至其價更當隨時增減
時豐價廉歲歉量增並不設一成以病官此尤軍
民兩便之道也區區芻荛之言不識有當與否但
身在地方目擊疾苦用昧陳情如臣言不謬伏乞
聖明採擇 勅部議覆施行

一馬草耳賠累已不堪言加以積蠹交蝕此
輿皁獸食人草菅民命者何異急公便民更
不病官想其屬草時嘔盡心血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屯政敝壞已極肅清自今爲始據實敷陳仰
祈
聖鑒事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
後世因之以爲屯田養兵百萬不廢民間籽粒猶
不失兵農合一之意沿至晚季有名無實食糧有
名而出戰無兵矣我
國家定鼎以來雄師銳旅
赳赳桓桓爲前古所未逮於是革去世職每衛部
選守備壹員衛之大者千總肆員伍員衛之小者
千總貳員壹員舉向之屯兵而盡散歸農屯兵按
田輸租雖名爲屯其寔與百姓力田供賦之事同
一例也臣所轄者共肆拾六衛其在省者貳拾有
六江寧省設戶部管倉主事壹員董理則有右布
政使稽查則有掌印都司催徵則有屯田都司其
立法可謂盡善矣不意數年以來弊端有不可言
者臣奉有
專勅清理屯政入境半載住省三月
不爲之遡流窮源徹底澄清積弊相沿何所底止
是以細心體察已得其槩請舉而言之夫屯衛設
有守備有千總則徵收之責自守備而外次及千
總乃向日者合部選之千總而用革去之百總此
其弊一守備百總臨屯催徵守備則有起批之常

規每石壹錢百總則有守催之常規每石貳錢至
跟隨衛役每石銀伍分此其弊二屯戶之有旗甲
猶民戶之有排年旗甲經收花戶每石索耗米三
斗甚有五六斗以至壹石者每石索費銀陸錢甚
有七八錢以至壹兩者此其弊三及至到省又有
一種奸民稱爲歇家共五拾餘名旗甲分投而彼
即爲包攬交納故倉官有費斗級有費門夫有費
風車有費租篩有費茶果有費紙紅有費凡一應
管屯衙門無不因以爲利皆責成於歇家一身總
收分給諸費俱備然後上倉一項不完終月稽延
旗甲勢難久候將批投倉將糧寄省旗甲一去則
糧爲歇家之所有矣呼盧唱飲無所不至是以積
年壓欠其坐在歇家百總者計批五百餘張此其
弊四守備進
表關係
大典每次各衛貼備盤
費及撰寫箱損爲費不貲查滁州一衛用至四拾
五兩又屯田捺捕都司每年進
表往來盤費亦
取結於各衛此其弊五一聞此事臣髮不禁上指
不舉經屯之官不舉經屯之役而盡誅之不足以
雪屯丁之恨而昭
聖朝之法也但教之不改而
後誅此
王者解網弘慈況事屬既往屢經
恩

先消其源

去惡務盡

赦臣不敢過求以累我　皇上浩蕩之仁惟肅清
之法請自今日為始徵粮之官舊時百總盡革不
用止用部選守備千總分任徵催而起批守備跟
役等費盡行革去旗甲運粮到省守備起批交倉
分外使費一槩盡去至旗甲收粮止照正額此外
升合分文不許多派其歇家不許留旗甲一人旗
甲不許再宿舊時歇家倉夫斗級門夫租篩風車
茶果紙紅及管屯各衙門一切陋規通行禁革守
備進　表以憲綱為次第週而復始不許推越都
使司照布政司例選定儒生二名撰寫箱損等價

出之守備其盤費守備自辦不許彼此幇貼都司
条員除屯田都司經催錢粮為重但以掌印操捕
輪流進　表各衛盤費不許再派至倉中批收見
今督臣馬　加意清理米觧到省將批先投總
督當發該倉主事隨發隨收猶恐收粮先後緩急
不無需索等弊定以發批早晚為收粮先後不得
以批之先到者後收而批之後至者先收有粮收
粮無粮繳批以杜往日掛欠之弊然其中有萬不
可少者除水脚驢價隨時酌量外如舡泊河下挑
出挑入必用籮夫篩晒舂揚必用篩夫進倉轉廒

必用扒夫入塲候交必用簽繩編籠通氣必用細
竹露囤苫蓋必用蘆蓆倉廒損壞必需修理准主
事臣王鑕條議到臣再四酌量更會同倉臣并守
道臣林天擎巡道臣曹特舉掌印都司臣許壮行
屯田都司臣袁之俟公同裁定籮夫每石壹分篩
夫每石壹分伍厘扒夫每石半分簽繩每石壹厘
細竹每石伍厘蘆蓆每石貳分修理倉廒每石叁
厘以上共伍分玖厘花戸以此交旗甲旗甲以此
交守備此外分文多派責成守備坐贜論罪此番
釐剔斟酌審處期為垂法永久非區區一時之事

按各衛屯戸散處大江南北恐一時窮軍未能遍
知貪弁奸旗炤舊徵收随委江寧府同知趙延臣
单騎歷屯張示曉諭使知往日陋規今日袪除已
盡無論遠邇歡然相傳萬耳萬日共見共聞至該
倉衙門有官自當有役茲准該倉稱守倉衙役與
夫紙紅等項　經制不載無從支領且德州臨清
各有倉差似應比例設給此在計部酌議　上請
非臣所敢擅便也獨是在屯言屯臣之耑責凡關
係屯務者亦既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清理之
後其經屯衙門尚有仍蹈舊習者臣自特疏糾条

不敢少懈如因循情面有始無終溺職何辭此就在省諸衛言之也若夫外衛利弊不一容臣巡歷所至備加體察有聞必　告務期屯弊無遺軍困獲甦而澄清寔效庶幾其可覩矣臣職掌所在據實　上陳仰達　宸聽除悉利弊字多逾格伏乞
聖鑒施行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戶部
議奏

順治捌年拾壹月　日

屯政敝壞已極前此者何以褎如充耳三緘其口耶讀關政馬草及此三疏中興利除弊言無不盡言無不當億萬人之福億萬世之福也備于加額者豈止四十六衛而已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江南水災異常郡邑控苦疊至據實陳情仰
祈　聖鑒事竊惟百姓一歲之計豐年慶爲上瑞而歉歲則憂之臣採風南土詢民疾苦一夫不獲疚心向隅詎意今歲水患異常自宿州入境由鳳陽江寧以至太平一路陸地乘舟萬灶無烟滿目汪洋一望無際流離之民擁車環泣幾不能起臣目擊心傷所見若此其未見者不知幾何也據分守江寧道林天擎申報溧陽溧水高淳句容六合等縣安慶府知府王廷賓申報懷寧桐城潛山等縣廬州府知府吳允昇申報無爲州并廬江霍山舒城巢縣等縣太平府知府王以約申報當塗蕪湖繁昌等縣寧國府南陵縣鳳陽府壽州泗州宿州亳州等州并霍丘臨淮懷遠五何天長靈璧蒙城太和等縣和州含山縣江寧中左前後並上元左江淮左豹韜鷹揚興武廣洋橫海和陽武德等衛申報各處水災情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江左之地夙稱澤國霪雨爲患此日實甚廬舍淹沒人畜漂流其慘苦固不可言且也颶風青虫見報於臨淮蛟起山裂見報於懷桐種種災異筆不忍悉

白叟黃童嗷嗷然有旦夕莫必之狀煢煢孑遺賑
恤不遑而望其輸將及期正供無缺竊恐萬萬不
能一時請蠲請賑積案盈几臣拯溺有心救荒無
策惟有繪圖請命上達 宸聰我 皇上軫念民
瘼痌瘝在念顧此窮黎知必蠲租有 詔但被災
田畝分數必俟勘實始敢上 聞除行各道府查
驗明白據實造冊達部另疏恭報外臣謹會同督
臣馬 督漕撫臣王 江寧撫臣士 操
江撫李 合詞具 題伏惟 聖鑒施行奉
聖旨江南水災深可憫念戶部察議速奏

順治捌年捌月初六日

旱與澇同災而恤澇之心不殊於憂旱鄭監
門富鄭公前有古而後有今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題為敬陳五經生員請析 聖裁事臣惟文章經
術關乎世運有一代之 聖主即有一代之人文
我 國家分經取士原不以五經而求備於一人
按禮部條議有作五經者士如博雅不在篇數取
多且恐有關節之嫌以後應行禁止奉有 欽依
遵行已久臣監臨南闈於頭場畢日據受卷官魯
期昌等呈有五經生員合肥縣廩生昂紹善鎮江
府附生曹鍾鉎貳卷臣查與部議未符不敢發謄
隨與提調監試各官齊至簾門外與二考試官相

隔飛虹橋公同會議僉云臣等皆以人事 君者
也有士如此固未可以多得但篇數溢額恐於關
節有嫌又查得乙酉科山東鄉試有五經生員法
若真見任翰林院編修曾經按臣李之奇具題奉
有 俞旨准其會試臣思禮部條議頒自二年七
月而若真邀 恩會試乃在三年二月仰見我
皇上憐才至意弘開麟鳳之網延攬旁求懇懇然
惟恐不及故條議之後旋有 恩綸臣謬叨監臨
再四躊躕極畏 功令欲錄不敢載稽往例恐蹈
蔽賢除將原卷封固付左布政使劉漢祚收貯外

據實上 聞恭請 睿裁謹會同考試官高
黃 合詞具 題伏惟 聖鑒施行奉 聖旨
禮部議奏
順治捌年玖月初一日
務博見長原是利目中倖門非遇憐才如公
五經文同於糟粕耳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為敬陳高淳永折之例仰祈 聖明寛恤之恩
勅部議覆以甦孑遺事據江寧府高淳縣知縣崔
掄奇申據合邑士民粮里唐懋淳孔毓叢等連名
呈為懇查賦役全書五年 恩詔題還永折事詞
稱高淳地勢窪下上承徽宣諸水由廣通鎮一線
之河下瀉蘇常前朝洪武設閘永樂改壩正德七
年又築兩壩抵塞上流以致沉田拾萬伍拾畝賠
粮捌千伍百石嘉靖隆慶年間奏告七次勘議拾
數番萬曆貳拾肆年奏准永折仍省輕齎等項少

補虛粮天啓五年奉文暫徵本色一年以致歲歲
相仍不嘗題復痛思兩壩築而四府永安三湖成
而全淳受害即大有之年無田可種今災眚頻仍
粮從何出老幼轉徙萬灶無烟幸逢 聖朝輕徵
薄賦普天率土共沐 新恩遵查伍年 恩詔派
徵錢粮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高淳永折始於萬曆
貳拾肆年正與 詔符懇乞具 題永遠改折萬
姓甦生等情到縣該本縣知縣崔掄奇看得高淳
地勢於徽宣為水尾於蘇常為源頭而廣通一河
則咽喉也明初改閘為壩又築兩壩加厚加高迄

而納之三湖使高淳之田役於湖者拾萬伍拾畝致賠虛粮捌千伍百石屢經告𠤫求蠲不能不得巳而議折萬曆貳拾肆年題允本縣漕粮壹萬陸千捌百伍拾石永遠改折省除二六輕齎行粮等項抵補虛粮遵行巳久至天啓五年暫徵本色一年未經請復今民力巳竭歲又大祲在他邑一歲之災尚可望之來歲高淳無田而粮即歲歲大有猶歲歲大祲也淳之紳衿父老號泣於職前者不敢望蠲望賑但求照舊永折夫淳之永折起自萬曆貳拾肆年適奥　恩詔相合萬姓號呼情非獲

巳伏乞　題復民生攸賴等因到臣隨經批行分守江寧道林天擎備行江寧府知府張錦查議去後續據該道府覆核相同具呈前來該臣看得高淳素稱澤國自蘇常築壩以來三湖滙歸而淳因以爲壑沒田拾萬有奇虛粮捌千餘石萬曆貳拾肆年題准永折民獲稍甦行之三十餘年未之有改至天啓五年暫徵本色遂至年復一年每逢比運鬻妻易子剜肉醫瘡言之不禁悽愴有司之催科巳拙小民之皮肉僅存搶地呼天莫可底止恭遇我　皇上蠲恤之恩無思不被如各省水災見告尚荷　皇恩亟爲布　詔蠲租早巳仰見　聖明軫念民瘼如此其至况高淳無田之粮歲歲爲常其苦未有巳時也在百姓戢土食毛念錢粮軍國所係不敢求蠲祗言求折雖煢煢孑遺而好義終事情固可憫兼之往例昭然此更事之足據者如此疾苦之狀使得徹　宸聰臣知　皇仁如天當必惻然動念不待臣言之畢而　大號巳渙發者矣竊簷之積困巳久欣逢　聖主萬姓之續膏待補端在此時臣謬任巡方凡地方利病皆得諮諏入　告况　陛辭之日面承　天語諄諄以愛

民爲本今一方向隅而不以　上陳匪特無以對百姓抑將何以光　簡命不幾重負我　皇上任使之意乎謹會同督臣馬　撫臣土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奉

聖旨戶部速議具奏

順治捌年玖月十五日

不敢求蠲秖言求折一字一淚哀情徹於殿陛之上　皇仁如天能無惻然動念

延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題爲驛站困苦已極協濟徵觧不前按例陳　請
仰乞　聖鑒事竊惟驛傳之設原爲軍機緊急皇
華輪蹄誠重務也案查原編錢粮凡起觧等項皆
入考成獨驛遞一欵載在存留項下當日立站之
初酌量衝僻通融協濟有派之本省州縣者有派
之外省州縣者額派之數未始不足協濟之法未
始不善無奈日久弊生膈屬漠視觧而不完者有
之徵而不觧者又有之至於外府外省地隔數千
里往返維艱催提守候動輙經年而尤不能得兼

之原編額數又有三五裁扣之項夫驛地夫馬計
口授食今日所需待之明日且不可况遲悞軍情
稽延章奏何等關係而欲以協濟不前少逭罪戾
此又斷斷不能是以有司明知日後之叅罰在所
不免而日前之急不啻然眉剥膚此私帮僉報之
由起也臣自宿入境首剔驛弊凡私帮僉報槩行
禁革其他諸如胥吏侵扣豪强包攬既經嚴懲至
於應付除兵部勘合火牌外紙牌小票盡革不用
臣入境伍月矣曾未敢輕僉一票輕用一馬誠以
延方爲糾察之官則法行當先自臣始凡此者皆

臣指而論之起而可見諸行事者舉無足以爲難
惟是錢粮一日不敷則諸弊一日難盡茲則臣之
鰓鰓過計者也反覆思維正在調濟間見戶部題
覆山西按臣劉　一疏議以本州縣之正項用補
本驛之急需而以外州縣之協濟槩觧藩司抵補
正項奉有　俞旨大哉　皇仁晉之民幸邀　覆
載之寬矣臣思大江南北無非　朝廷赤子而驛
傳苦累此日爲甚合無比照前例查此州縣站銀
原額若干即於本處動支正銀如數給發夫馬其
彼州縣原編協濟之銀照數觧赴藩司以抵正項

再有不敷者亦止於隣邑撥補協濟不必遠及外
省外府此在布政司通盤㨗筭裒多益寡在彼既
不虧額在此可無關提併責成驛傳各兵備道按
月稽查務期實實支給各道年終開造已未完文
冊轉送督撫按查核完欠分　殿最其三五裁扣
准復舊額外省外府有仍前逋欠不觧該司者布
政司年終冊報聽督撫諸臣與臣會同糾叅所有
以前外省拖欠銀兩已行令州縣確造的數申報
咨轉咨該撫按嚴催補觧外謹會同督臣馬
督漕撫臣王　江寧撫臣土　操江撫臣李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再加
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驛傳錢粮通融調劑行臣
等轉行布政司查明抵補一體遵奉施行爲此具
本專差快手張登齎捧謹題請　旨奉　聖旨這
驛站錢粮事宜着確議速奏該部知道
順治捌年玖月貳拾陸日
站艮不入考成稽悞勢所必至而侵欺之弊
因之以生矣疏於遠近緩急抵解撥補之間
劃清界路分别殿最驛困之甦速於置郵豈
但利於三晉三吳行之天下而傳諸後世可
也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酌議疏通錢法仰祈　聖明採擇以裨　國
用以利民生事臣接奉堂劄准戶部咨有鑄錢虧
本一疏奉　聖旨是明季舊錢着嚴行禁革餘依
議行欽此欽遵該臣恭繹　嚴綸仰見我　皇上
減鑄便民至意無微不照除大張告示通行嚴禁
外夫　聖朝百度維新在昔舊錢自當禁革不用
無庸再議卽以新錢言之按戶部疏云　都中市
價每銀壹兩換錢壹千五百文今江南市價每銀
壹兩則換錢貳千文布政司以三七搭放兵餉則

每錢壹千作銀壹兩較之市價止值銀五錢也鎮
防營兵領錢買物則欲以拾文作銀壹分而民間
貿易又以虧本爲慮兵民相角曾無已時一聞放
錢之日則民多罷市屢據營將州縣申詳臣每停
筆而不敢批以爲照市價則虧兵依成例則厲民
虧兵厲民兩者皆有所不可因思民爲　朝廷之
民而兵爲　朝廷之兵誠欲使兵民相安不如寬
其搭放之爲得也然則錢法必何如而後可行臣
敢爲　皇上言之蓋泉府壅滯貴乎上下流通乃
今年鑄錢若干發之兵民明年鑄錢若干亦發之

弊錢法者自案止塞溢之入

兵民至官徵錢糧則止收銀不收錢小民負租逋稅有錢不可以完公是法塞自上矣君夫私錢之行蓋亦有說江南地臨大江與北方不同率多造爐舟中捕之稍急不難舉而付諸江流其所鑄之錢雖價輕而薄可與官錢同用所以然者總在民間而不復入官故耳今江南寧字錢較昔稱貴若

致以私鑄何憚而不爲

不入言恐未幾而仍作前日觀也臣請以州縣錢糧伍錢以上收銀其伍錢以下花戶丁徭聽百姓銀錢兩便至每錢壹文既定以壹錢貳分伍厘爲式輕者卽係私錢當照例責治如此則私鑄無益

屢禁不息

不禁自息至難者何其策乎

何所利而爲之私錢不禁而自止矣至布政司每歲鼓鑄或令以錢易銀或作別項支用任其酌量此之不爲而官以强兵兵以强民及其奏報則日曾獲鑄息幾倍以此生財似未爲盡善也臣職在廷方地方利病皆得周爰謹據實上　聞伏惟聖鑒施行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順治捌年拾貳月　日

收銀不收錢流於下而不能通於上私鑄盛行皆原於此果使民間輸納銀錢兩便則錢可入官輕重有所稽覈私鑄不禁而自止矣

往見策錢法者開鼓鑄嚴銅禁輸廓精好等多方抑搔摠之無關痛痒此篇不但爲足國良謨卽使經生揣摹家讀之亦足應制中切時名文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城工奉　旨抵兊錢粮徵解在前仰祈　勑
部議覆以廣　皇仁事據江南左布政使劉漢祚
呈稱城工銀兩奉　旨准抵八年正額欽遵在案
查各屬解到共計銀五拾萬柒千捌百叁兩俱經
轉解戶工二部訖其二部八年分欵項銀兩抵兊
開銷可無異議惟是城工數多而戶工數少除抵
兊之外如滁和無爲六安等州全椒合肥舒城廬
江霍山六合含山巢縣等縣尚有未抵銀貳萬陸
千叁百捌拾柒兩壹錢有竒無可銷筭節據各屬

紛紛以禮兵二部錢粮申請抵兊細繹　明綸秪
言准抵八年正額原未嘗指戶工也茲戶工錢粮
既已兊盡而禮兵錢粮見承部催令小民之正供
已完二部之催檄頻至合無將禮兵錢粮抵兊城
工至於禮兵欵項應聽戶部就近撥補伏乞具
題以慰民情等因到臣該臣看得舊派城工固小
民子來之義我　皇上親政之初首恤民瘼准抵
八年正額新奉　恩詔先徵在官已觧部寺者并
退還花戶煌煌　天語一則曰准抵再則曰退還
遠邇之民歡呼踴躍已共慶　浩蕩之恩矣獨是

城工銀兩自戶工抵兊之外尚餘貳萬陸千有竒
該可以禮兵二部通融銷筭爲請窮息錢粮雖分
部督催而戶禮兵工何莫非　朝廷之正賦抵兊
撥補誠爲兩便茲據呈詳前來臣謹會同督臣馬
　督漕撫臣王　江寧撫臣土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　勑部議覆施行奉　聖旨該部
議奏
　抵兊撥補只一挹彼注茲之間言者能爲緩
　頰聽者得無霽頰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題為徽屬素不產米南粮本色維艱俯採輿情仰
祈　聖鑒事據徽州府六縣士民鄉耆吳玉文等
連名呈稱徽郡僻處萬山人繁地瘠終歲勤作不
足以備三月之食大半藉運江楚乃明季派有南
粮向以地不產米久徵折色每石柒錢續增至玖
錢伍分悉係折色至順治三年間因兩鎮官兵駐
防徽郡是以暫徵本色以給兵餉年來鎮兵已撤
所留無幾仍徵本色交納前令一切盤運等費茹
苦萬狀幸際　聖朝仍守首恤民瘼省税蠲租

恩隆堯舜伏念山陬黎素苦艱食日今斗米四
錢嗷嗷待哺南米採辦之苦萬不能支懇祈為民
請命永折庶徵輸無懼民困獲甦等情到臣隨批
行徽寧道查議去後據署道事池太道副使吳崇
宗呈稱照蒙前因備行徽州府酌查續據該府知
府祖建衡申該本府看得徽郡僻處萬山地窄人
稠即在豐年而本地所產之粮僅供三月餘皆仰
給於外郡舟車不通細民肩挑日食艱難不可勝
言府屬六邑額徵南粮共貳萬玖千叁百肆拾壹
石陸斗每石額徵銀柒錢貳在全書後因米貴加

至玖錢伍分折銀起解至順治三年軍需孔亟改
徵本色亦出一時權宜年來解交南倉盤量載運
等費所用不貲茹苦萬狀而領銀採辦員役更多
苦累軍需未得寔濟在百姓交納一石而有數石
之費在公家仍止一石之寔經年累月起解不前
此民力徒竭毫無補於　國計者也今酌之輿情
萬口同聲各項錢粮悉照萬曆年間則例之　俞
旨雖不敢異玖錢伍分之原額至于因時折耗照
依時價免其採辦本色之艱則　國計民生兩有
裨益等情到道看得徽郡六邑南米從來折解額

徵銀柒錢加至玖錢伍分載在全書不爽也自順
治三年間提督張天祿總兵李仲興兩鎮駐徽改
徵本色以充兵餉茲兩鎮併撤僅有總兵胡茂禎
一鎮食米不多而即以本色解省歷年解官批頭
家破身亡不啻赴湯蹈火徽之四民疾首號控者
蓋以彼地去省紆折千里産米既少採辦又艱在
途則重山疊嶺非舟車之可輸到省則肩挑步擔
苦盤運之莫繼以致粮米終無完日幸逢　聖德
如天念徽以原不產米之鄉復歷來解折之額事
非創起並不虧粮依時辦價照數完納軍民皆兩

便也其在徽駐防官兵六邑南粮仍備本色支給外至于駢交省倉者因時定價起解折色則軍需有賴而民困獲甦矣等因到臣併准撫江撫臣李移送前安徽撫臣劉　題爲山鄉素不産米鎮兵待哺尤急謹據紳民控苦情形仰祈　聖鑒事等因順治三年五月初十日題六月十七日奉　聖旨戸部知道欽此欽遵隨准部咨内開徽州南粮兩鎮兵丁資以糊口仍徵本色無容議矣大定之後本折另行酌議不必預請承折也等因遵依在案抄送到臣該臣看得南粮一項乃　國

家惟正之供小民賤土食毛寧其自後惟是徽郡六邑僻處萬山即遇大有之年尚不足百日之粮玫之全書每南米一石徵銀柒錢續因米價日騰增至玖錢伍分嗣後改徵本色不得已販米江楚載運交納計粮貳萬玖千有奇其艱難困苦不可勝言前經撫臣劉　具　題部議大定之後本折另行酌議葢以兵餉民瘼均在所重此誠司計者經　國遠猷在昔徽有二鎮共駐兵五千有奇需米甚殷固不得不然之計今則僅總兵胡茂禎一鎮止一千五百名所需之米計五千四百石以今視昔似在可緩之時矣况部文所云大定之後本折另議臣于役徽郡六邑士民訴其本色之苦環臣而泣採聴至此不禁聞言心惻行據道府廳縣會議前來除鎮防官兵應給南米五千四百石照舊支領本色此外或照依時價酌定或比較舊額加增惟求永行改折則徽之萬姓踴躍歡騰不止出顛連而置之衽席間矣臣仰見　皇上惓惓以愛民爲念目擊旣真敢不上　聞臣謹會同督臣馬　撫江撫臣李　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　勅部查例議覆施行奉　聖旨該部察議
具奏

兵支本色餘則永折便於民未嘗不便於兵兵便則一時可免庚癸之呼民便則奕世如出湯火之外

巡按江寧等處兼管屯田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題爲　恩詔貴在寔行　蠲免務求廣濟據詳陳
情仰祈　聖鑒事據江南左布政使劉漢祚呈稱
恭讀崇上　聖母徽號恩詔欵開一各省人丁徭
銀派徵不等八年一年冐分九則者上三則免七
分之一中三則免五分之一下三則免三分之一
不分等則者三錢以上免半三錢以下全免畿輔
除前詔免過外再照各省一例蠲免欽遵在案但
查丁徭銀兩既奉　恩詔列有三錢上下全免免
半之分大哉　皇仁普天同慶惟是丁銀原供存

留夫馬驛地科場河工俸薪工食等項之用勢所
必需丁徭既免則前項銀兩必不可缺八年分通
省錢糧部以十分全完之數盡撥秦楚川贛兵餉
已經算清照會訖但部撥全完尚未開除丁徭今
查有應解戶部節年欵項如糧折稅鍰事例等項
可以通融抵筭合無請乞具　題庶錢糧一清民
沾寔惠矣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我　皇上以孝治
天下尊崇　徽號蠲免差徭薄海內外扶杖觀
詔無不慶　盛典而感　新恩一日雨露萬姓續
膏至肫切也惟是丁銀係存留項下幸邀　恩綸

則與緊項欵勢所必需今該司以解部等銀呈詳
抵會在小民得沾　蠲免之寔惠在計部可無節
年之舊欠原額不虧一舉而三得矣臣謹會同督
臣馬　督漕撫臣王　江寧撫臣土　操
江撫臣李　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　勅部
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該部知道
一舉而三得人知受惠者三得爲難我謂入
告者一舉匪易

巡按湖廣湖南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爲宣陳巡歷南楚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惟巡
方一官原以察吏安民然必地方定而後吏治始
可得而言也臣奉　命湖南適時逆寇狂逞長沙
告急湖南尚在搖動之時幸　鄭王大兵一到羣
寇宵遁於伍月入楚柒月渡湖南巡諸郡一路
蓬蒿滿目房屋丘墟如此情形是　鄭王與從征
諸臣親歷而目見者臣不敢瑣瀆　宸聽但今楚
中全局雖定而伏莽尚多未盡一隻虎曹扛子等
寇固竄入粵西而辰州一帶馬進忠王進才牛萬

才袁宗第張黒神尚不下數拾萬伏處深山特畏
大兵而不敢出前大兵去全州之時臣正巡歷常
德而賊擄由溆浦辰溪出至安化新化界上即長
沙部燕子窩諸寇蔓延茶攸衡酃等處臣前往按
衡州由舟次過其地公然羣立山巔揭竿瞭望今
長沙鎮臣徐勇奉　王諭征勦數月而山深嶺峻
羊腸鳥道尚未克破巢取卵淨盡根株此時此勢
當諸臣厲兵秣馬奮武揚威之日俾得兵飽馬騰
庶其有濟柰長沙鎮營岳州防守營辰州鎮營常
德協防營控告數月未得分文之餉夫養兵千日

無米之炊巧婦所難

而用力一朝古今無異理今　朝廷以封疆土地
責之鎮將而使之枵腹荷戈恐將不能責之於兵
又何以責之於將也臣以兵馬錢糧督撫職掌謹
之督臣云楚省　經制各兵及固山兵馬餉銀先
據藩司詳稱缺額共壹百叁拾玖萬餘兩屢疏控
請連客歲欠數僅撥外省協濟伍拾萬兩尚未全
觧其餘銀兩部議於湖南地方察明催徵果有不
足再　請撥給況　王師往返需用軍餉又不得
不從協濟駐防之內暫爲借支臣聞之切鰓鰓慮
之夫湖南乃臣巡歷之區也民方出諸水火被賊

蹂躪僅存皮骨耳臣南巡時督臣之徵檄甫下有
司之控告盈几若望以濟軍竊恐濟無實濟小民
又驚而走險矣且官多委署百事皆無頭緒如必
濟楚賦役即經年猶不能也餉能久待乎然平寇
必須養兵養兵當先足餉今駐防各兵已歷之餉
數月未償向後之餉旦夕莫望督撫諸臣雖蒿目
憂心夙夜旁皇而無如無策應此無餉之兵何也
臣謬任巡方舉地方安危軍民利病自當宣告
君父之前若默默不言自甘溺職不幾重負　朝
廷之意乎不憚冒昧宣陳伏祈　皇上睿鑒俯念

湖南未寧軍餉不足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施行

奉

旨該部知道速議具奏

有廵方則軍民利病地方安危皆得周知自廵方撤而君門遂萬里矣設在當年寗有黔滇之憂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四

奏議

經畧畀任

有司叅罰

酌議廵方

邪教倡亂

請究簾官

欽奉上諭

銓法疏通

文武内陞

膺服釐獘

廵方劣狀

大計届期

利病民生

大計關係

銓司缺員

酌議行鹽

合抒愚忱

操漕職掌

司寇懸缺

圖治担當
蘇松控制
兵餉最重
臺臣職司
京師首善
請嚴親審
秦閩試策 附
守令
平蜀

知無不言

誠正齋文集卷四

翼城上官鉉松石甫著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為經畧之界任宜慎從征之兵將當籌敢為借
箸永圖治安仰乞
睿裁以重封疆事昔漢趙充
國有曰兵難遥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此言天下
事唯親歷其地者知之與耳聞其說者不同也臣
昔奉 簡書巡歷湖南今雖離境七年而彼中情
形猶知大畧昨見吏部一疏奉 旨這五省經畧
應否仍設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具 奏欽此臣

讀禮家居新補台班既有所知不敢緘默請得而
陳之夫湖南之反覆亦無常矣自三王初取其地
方班師武昌而數郡騷然此順治五年臣未至湖
南之時也於是 鄭親王奉 命興師再行南征
克敵制勝而地方重為開闢此順治六年臣正巡
湖南之日也及 王師言旋粤西多事而蠢醜復
動此順治九年臣已離湖南之後也我 皇上軫
念疆土特 命輔臣洪承疇偕滿洲大兵經畧南
征自十年至今已三年餘矣雖雲貴一隅尚未嚮
化而逆寇不至狂逞者臣非敢曰輔臣運籌之能

湖南情形
尽在目中
生長其地
者未免明
於此而暗
於彼

此實　皇上天威遠布所致今輔臣積勞成病蒙
恩予告臣鰓鰓然念之因思承疇前行原非在
廷諸臣所敢輕議乃　皇上特簡之人且使文武
各官聽其擇賢任用具題　上請奉有吏兵二部
不得掣肘之　旨所以然者以承疇品望夙在
皇上睿鑒之中相信最真故畀以重任如此今欲
從而繼其後假以前此之事權畀以前此之委任
何等鄭重何等關係自非　睿照特簡恐難其人
臣謂經畧一席畀任宜慎者此也抑湖南之寇亦
甚狡猾如堵胤錫袁宗第等皆當年流寇未靖之

餘孽彼所俱者唯我滿洲大兵耳但湖南山深嶺
峻非素習地理者未可驟入其中今既有滿洲兵
將可使逆寇聞風而股慄兼留漢兵輔翼夾剿何
難直擣賊穴至於斟酌多寡審定存留并將歲費
粮餉通盤打筭伏乞　敕下戶兵二部從長討議
然而湖南之情形不可不講也渡湖而南唯長沙
爲近此猶湖南之堂奧東南則爲衡永與廣西爲
界西南則爲辰常與雲貴接壤正南則爲寶慶而
以沅州武崗爲外藩兩廣歸復則衡永晏然此不
足慮者外此唯辰常一帶所貴思患而預防之耳

門戶寔真
非武非狀

扼吭拊背
進戰退守
偵探靡遺
皆可采用

而沅州爲辰常實三府扼要之地此則湖南之門
戶是也特設偏沅巡撫一官控制要害誠有深意
存乎其間矣要而論之屯兵長沙不過設備以防
敵駐師沅州始可相機而進取此守堂奧不如守
門戶之爲得也計今長沙五翼兵將可謂衆矣每
年費　皇上金錢百萬畜養軍士斤斤爲守禦之
策而闢土不聞將何日是底定之時也臣愚以爲
總不如屯兵沅州一則坐守門戶資以彈壓寇雖
欲越沅而飛渡有所不能而辰常一帶可保無虞
再則直逼賊巢逆寇虛實强弱之情形近而易知

於以出不意而攻不備遲速緩急可以唯我之所
欲爲區區小醜真釜底之游魚耳滅此朝食臣知
其無難也但沅州邊遠之地與腹裏不同須擇驍
勇無前之帥控扼其間始可進戰退守而策成功
於將來惟是沅撫荒凉軍士遠戍爲苦實甚所貴
厚增月餉得其士馬飽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以
鼓敵愾當加百倍也以百萬之金錢半用之以養
一州之兵自覓然而有餘較之數年來不貲之糜
費其所省不實多乎一切粮餉責令督臣料理可
也臣身歷楚疆故謹以耳目所及謬效芻蕘是否

有當仰乞　睿裁至於經畧重任應設與否在
諸王大臣必有碩畫　皇上自有　睿斷惟其再
加慎重此又臣愚之惓惓也緣係條議地方公事
字稍逾格統祈　鑒宥施行
順治十四年九月　日題奉
旨
欽丁酉讀禮畢自田間來新補台班于九月
日初啓事疏甫入遽荷
世祖皇帝睿覽命學士麻勒吉傳諭啓奏官敬留
御史候

旨少頃學士復出導欽至　乾清門仰瞻
天表恭承
清問首詢出身履歷徐及巡歷湖南情形一一奏
對訖伏蒙
上諭學士送御史去至太和殿左門回署辦事十
月復以資俸
命掌河南道印載荷
宸恩領袖台班兩年其於用人行政吏治民生之
大無不俯竭芻愚輒蒙
採擇草野微臣不識何修而得邀

先帝不世之知遇若此迄今撫膺內省感極而泣
齋沐恭紀以誌
曠眷
金城方畧在充國當年身在局中其親歷圖
上也猶易乃以局外之身偶於巡方所及地
理情形無不默識周知至於籌將則籌將所
應屯之險要籌兵并籌兵所當恤之疾苦以
此經畧湖南南人自然不敢復反何至五年
之內反覆至再耶公謂經畧難得其人請以
是篇爲之借箸前籌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爲有司之參罰雖嚴錢粮之逋欠如故再乞
敕下巡按御史速行清查以收足 國實用事臣
維從古治天下者首曰足食足兵是兵食兩者誠
經國之大端也我 國家雄兵銳旅遠過前古乃
年來水旱頻仍直省錢粮自八年以後逋欠之數
以數百萬計非拖欠在民必徵收在官非有司侵
漁必蠹役中飽在計部諸臣心憂 國計不過以
嚴行參罰盡在內之職掌在督撫按諸臣不過舉
經征等官列名疏參盡在外之職掌使參罰既嚴

之後一切錢粮徵解全完則此道得矣乃華降之
法不少寬假而逋欠之數不減於前言念 國用
何時是充足之日乎臣不曰諸司參罰可以因此
而少寬也然而查參有道催科有術請爲我 皇
上言之臣查在 廷諸臣言者紛紛莫若責成巡
按御史之議允爲確當夫在差御史巡歷各府考
察完日俾集道府州縣除十五年錢粮聽其按期
辦納所有十四年以前拖欠等項將每年收解底
冊首尾清查果在民也而查其赤貧者何人果在
官也而究其侵漁者何人果在吏也而核其烹肥
者何人如其實貧民不能辦納者仰體 皇仁請
旨定奪其侵漁在官者不論見任陞遷去任據實
糾參照例懲處速爲抵補至於吏胥侵欺大法追
比其該管有司仍治以縱蠹之罪務期親行查問
不許轉委同知通判推官致借查核之名需索使
費騷擾地方以爲百姓之累知府一官與州縣較
親諸項錢粮皆爲經手戶部查有歷官三年而不
能完者是則頑鈍不靈之人矣陞之不可久任無
益似當另選賢能以觀新効臣以爲清查錢粮莫
急於此在差諸臣合宜遵 旨速行奏報不得過

時稽延視爲故事果然前欠盡完方見廉能風力
如果臣言不謬仰與 睿鑒再乞 天語嚴飭各
差御史作速清查不惟錢粮實有着落庶幾煌煌
俞旨咸知遵奉矣
順治十四年十二月　日題奉
旨戶部議奏

錢粮底冊完欠昭然向來非是不能清查蓋
緣責成不耑徒爲結了故事且拖欠在民者
雖有而侵漁中飽者實多查者不務求清若
輩亦多方彌縫不使其清也耑責巡方按冊

清核則貪官汚吏無所容其侵肥民孰無良
坐視官長之叅罰而甘心逋賦乎潑雲睿霧
中得此忽然青天白日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酌議巡方事宜仰祈　睿裁以肅憲紀以期
澄清事臣惟民生之安危在乎吏治之貪廉而激
濁揚清惟巡方是賴我　皇上殷殷求治盛懷嘗
欲舉斯世於三代之隆博選廉能才幹　親裁
特遣選差之法視昔加嚴一時中外無不共見
皇上慎重巡方之至意臣以十載臺員叨任掌道
歷查臺規職掌其所載者皆專差御史之例也而
今巡方分差部司等官凡臺規之中所有做例而
行者自當恪遵舊典無敢或斁其或時局稍異可

（眉批：变乱旧章此举從何而起）

不斟酌審處務求至當以垂久遠臣謹酌時宜敬
陳芻蕘之見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鑒
敕下臣衙門察議請　旨申飭施行一差規之宜
定也臺臣差規載在職掌前院臣　題定則例御
史新舊兼差無新儘舊無舊儘新舊御史差滿回
道以　命下之日爲序新御史以奉　旨進衙門
爲序此往例也今巡方各差兼取部寺等官遵舊
章則今昔頓殊查新規則未經　題明除滿漢間
差之規遵行在案臣請自今以後回道新貲御史
相兼呈送巡按之後不許再差巡按巡鹽之後不

（眉批：以此巡方必至乖方）

後者先之
令出山岳
動搖

許重差巡塩倉漕茶馬一準此何庶幾差規畫一
而不至開規避紛争之端矣一舉劾之宜嚴也巡
方所重首在舉劾凡入境而不山岳動搖者謂之
不職所望諸臣氷心鐵面先貪酷而後罷軟先方
面而後守令庶見古者墨吏觧綬之遺風差滿剡
舉前院臣　題定五六人誠爲寧嚴毋濫之意但
有舉須當有劾而倉漕塩茶祇以運司糧道苑馬
河道塩道爲其專管不許槩及提學輕舉市恩若
夫有司前院臣　題定七人員可謂嚴矣惟是省
有大小人有多寡如苴肅宣大所屬不過數處河

利害尽於
此與除尽
於此

南山東所屬郡邑頗多槩以一例定之匪平也臣
請差滿之日除臨期鈌員不算外查見任册造之
官自知府以下至於知縣每十員中擇其尤者特
舉一二員庶循良不爲地限而中材不至備員於
以振綱肅紀而風率僚屬其關係激揚之義爲甚
鉅也一條奏之宜公也前院臣條議疏内有云國
計民生漠不相關全以不上本爲得計者嚴加論
治今各差間有條議寥寥無多其於致治本源未
見指陳臣請巡方按部所至凡民間有利當興有
害當除咨之父老訊及守令如錢粮有無科歛罷

站曾否官喂有無幇貼觧官曾否賠累荒田曾否
開墾流遺曾否招徠協餉曾否觧完關稅有無欺
隱錢法有無壅滯塩引曾否疏銷土寇有無潜伏
邪教有無滋亂種種利病一一具疏上　聞不失
古者周爰諮詢之意不然奉　命巡察祇以簿書
期會循行故事是豈　皇上特遣巡方察吏安民
之意哉回道之日歴查在差條議其於國計民生
關切與否嚴課殿最以昭勸懲庶幾地方實受巡
行之益也一題舉之宜嚴也往例正舉之前例有
題序但年來幾成市恩之套典矣臣謂凡各差報

同章加飭
何是新典

滿除行取陞任丁憂等官一槩不許題錄外果有
實心爲民任事地方而限於額數者愼重題序有
兩次題序准一正舉查會典一欵御史正舉錯悞
分別降罰臣請題舉兩次准一正舉則御史錯舉
二人應作正舉一人之例照例議處如此則各差
諸臣愼畏　功令不敢有濫叙市恩之舉而有司
知儆長必錄各有争自濯磨之志是亦鼓厲諸司
之微權也一臺班之需人也察臣衙門一切職掌
資序爲重掌道等差例用舊資巡城等差例用新
資今五城之内止有三人　都門首善之地五城

關係最重又監禮監宰侍班糾儀直鼓等差俱苦無人查考定御史猶有候補十員在本衙門既有事而無人在諸臣又有人而無事臣思業已奉
旨考授御史官爲　朝廷之官而事亦　公家之事請將候補諸臣暫爲辦事遇有員缺再爲題補開俸庶不至有用之身置於無用之地他日補官之後得以熟諳臺規是亦儲養人材之意也以上五款緣係酌議巡方事宜伏候　採擇施行

順治十五年正月　　日題奉
旨該部院議奏

越俎代庖侵官與曠職無異巡方可差部寺何衙門不可紊亂酌議事宜疏蓋從此起見而諸款中寓紀肅然不啻使新差知所率由并使舊貫更加謹飭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爲邪教倡亂可虞防患宜蚤伏祈　嚴敕以靖盜源以安民生事臣維王者之治天下也不尚異術奇能惟是立法制明禮教使斯世之民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斯平矣不意有一種邪教惑俗誣民其初也借名燒香念佛其究也嘯聚爲非此地方隱憂實大患也前奉　上諭嚴禁炳如日星但此輩煽惑之術最詭而愚民爲其所惑至死不悟臣鄉山西翼城於順治四年間邪教倡亂致煩大兵登山攻寨而後始稍戢餘孽安定國蔓延

山中又經數載至順治十一年而後擒滅臣縣與絳縣垣曲接壤賊之巢穴在於垣曲而出沒於曲沃翼城之界在垣曲有賊而不受賊之苦在曲翼無賊而受賊之害迄今未敢輒云清楚也而其根株總從邪教始臣於九年巡方江寧按部淮西比時正值年荒奸民作亂擒渠解從即經具　題而邪教之風浸浸乎濠梁之間臣嚴法重治而其風乃息此邪教之亂誠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近聞河南長葛洧川之間邪教猖獗幾至燎原不知地方官平日何無覺察解散致使無知愚民聚衆成

群譏壟奸人之術而不知覺又聞懷慶衛輝諸郡
有廢棄生業而輕信左道其風更甚包藏禍心更
屬叵測爲患方深臣恐臣鄉之風復見於中州矣
伏祈　皇上嚴敕撫按查該管州縣但有前項奸
徒即密行申報預爲禁戢倘縱其煽惑鄉愚以滋
亂萌即將道府等官指名究叅治以隱匿之罪庶
幾防患於未然不失曲突徙薪之計而地方享有
安枕之福矣

順治十五年正月　日題奉

旨

燔火燎原蟻漏滔天天下事何者不始于微
而終於鉅而邪教之倡亂最甚而尤著採風
入告以膚受推及隔膜中州之民何其厚幸
吾鄉當年燕雀處堂惜不聞此曲突徙薪之
計以致亂如沸羹焦頭爛額者害及億萬人
而禍延八九載可慨也夫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爲請究簾官被辱之根因再行復試之新法以
釐宿弊以宏文運事臣維　國家取士之法無如
制科爲最善昔在唐宋名臣恒出其中史策昭然
可考而知也外此而保舉之說非不兼行往往處
盜虛聲出鮮實效終不如制科一道糊名易書爲
百世不易之則奈何不肖之輩貪緣紛紜賄買關
節父兄以是教其子弟子弟以是受之父兄膏粱
之家接踵青雲商販之子致身達路竟以　朝廷
名器爲金錢博換之物噫可異巳臣臺班舊員去

年服滿起補冬初乃爲任事見比闈諸弊蒙　皇
上大奮乾斷此誠單寒吐氣真才得志之日也近
辦事衙門接江寧按臣劉宗韓訪聞簾官被辱一
疏復念科場之事何等重大夫人必自侮而後人
侮褻勳之不自愛鼎可知也特勳之取中者何人
諸生之閧勳者何名似當詳察根因又聞舉人中
有程度淵者嘖有煩言事涉風聞不敢遽信統祈
睿鑒見今硃墨原卷俱在禮部祈　皇上傳進宮
中細加磨對有無弊竇自難逃於　日月之下抑
臣更有說者事謀於暗室屋漏之中而言播數千

里之外各房情由豈能盡知除情弊顯著自有
國法即所餘諸人相應照依京闈之例再加覆試
以判真僞自今以後既經我　皇上離照當空剔
弊無遺從此官守令甲士絶奔兢文明中天之盛
不難再見於今日矣
旨
順治十五年二月　　日題奉

膏梁青雲商販達路何嘗不在栩石易書之
中可恨若輩不肖貪緑敗露岌岌乎以百世
不易之則似乎欲不易而不可者既請鼇宿

獘乃所以救文運維持關係甚非淺鮮若止
爲一官被辱詳察根因則褻視白簡矣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等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惟古王者之治天下也一
人建極而四方嚮化豈其有異術歟不過以天下
之人理天下之事而已今　皇上求治日切時以
治平爲心邇者　復念天下政治所關最爲重大
特命宗人府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將一
應事務詳細叅酌何事有益國家當遵行何事無
益國家當改併諸凡興利除弊事宜俱着各衙門
滿漢大小官員公同商酌具奏欽此臣等恭承
膚諭不敢盡竭葵誠謹陳蒭荛仰瀆　宸聽如果

所言不謬伏乞　皇上採擇　敕下部院議覆施
行計開
一日定臺規夫御史爲　朝廷風紀之
官職任綦重案舊時有會典有臺規其間論資論
俸論差其制可謂嚴矣前院臣洪承疇金之俊等
又有題定新例但今昔不同時勢各異有古典當
因而今所未修者有新例可行而昔所未備者臣
請斟酌今昔之間務求至當不易之則悉心叅訂
印刻成書俾憲規肅然弗可紊亂共守　新朝之
章程毋執前代之故典其關係風紀爲甚鉅也
一日愼刑名夫御史爲執法之官刑名乃其專責

不問何以執法甚設其不可問

前十二年十月奉有　上諭云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題覆稽遲皆由文移往來虛費日月且事不同審稿不画議豈能得平大哉同審画議之天語仰見　皇上好生之至德然而部院諸臣法官也御史亦法官也今一切刑名御史未嘗過而問之明刑之謂何臣請自今以後該部先期抄招送院分發各道限期詳閱再為画審務求情罪允協無枉無縱庶幾執法之臣得以克盡職業其於我　皇上敬慎刑獄之至意庶乎其有合也　一曰速考選夫　國家設官分職一官有一官之職業況臺臣職在建白以備耳目之司何等關係豈可久懸而不補案會典開載有考選不限年分但缺至八員即行考取夫所言八員者以當年御史百有餘員也今御史僅僅三十員未經出缺無輒考取之例待其缺至數員而衙門廢事已多矣臣請每歲年終將俸滿粮完剔多應考各官行取考選永以為例見缺御史七員作速考補庶幾臺班充盈而蹇諤之風可期也　一曰取巡方夫巡方代天巡狩為　朝廷察吏安民近例見考取巡方旨係部院開列正陪其應正應陪不過止於職名

履歷臣請自今以後正陪等官務期詳開行過實事其不堪正陪者亦詳開不應正陪之故每遇缺出祇以各差出缺之先後定之如一差送新則一差送舊而勿拘新人仍新舊人仍舊之說是亦新舊相匡變通不拘之義也

順治十五年四月　日題奉

旨該部院議奏

風紀所在肅僚貞度與別衙門親細務枝節書者不同煌煌四大款提綱挈領條分縷析均堪遠之　楓宸而垂諸柏府

分別同異在乎酌量

愈見乖殊積薪滯員可歎可惜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銓法貴於疏通舉劾宜有勸懲仰乞 睿鑒
以肅吏治事臣維古今治平之理大畧要於得人
在昔唐虞三代稱爲盛治考其當日亦惟是岳牧
師濟亮工熙載爲各盡其職則已耳我 皇上殷
殷求治宵旰不遑臣叨列臺班念切民生敢不敬
陳一得仰慰 睿慮請得而言之今天下之官與
百姓最親切者莫如州縣有司矣 興朝三途並
用無非廣羅群材之意然取之之途不同用之之
道宜異見今戊戌一科新中進士經 皇上釐弊

方新之日中外歡然慶爲得人乃壅滯而難選者
無如知縣一途至今日而已極㮣吏部見有考定
候選知縣一千三百餘人夫每歲大選六次每次
除推陞外多不過選三十餘人少則十數人就此
千餘人而計之十年之後始可選完抑茲一千三
百人中進士居其一舉人居其二其餘盡皆貢行
諸人爲之冐濫於其中前科臣王命岳具有銓法
積薪已極一疏已貢者考授宜嚴未貢者槩行停
止見在奉 旨部議然而考定未選多人臣則不
能無議於其間也請自今以後遇有縣缺十員新

推陞舉劾

科進士選三員前科進士選二員舉人一途選三
員貢士一途選二員挨次選授不許紊亂俾制科
諸士早膺民社之任以覩新發之硎不獨選法均
平其於我 皇上慎重科名之意庶乎其有合也
若夫既選之後果有真心實政潔已愛民者自有
清華一席以旌循牧其餘歷俸最深或多至八九
年少亦五六年者雖不得與剡多諸人同邀行取
之典而能歷任數年之久亦可謂地方之勞吏矣
除叅罰停陞之外似應相兼推陞庶幾勞逸均適
仕路疏通而州縣諸吏不至坐守一隅也至於鼓

舞吏治激揚有司之權端惟督撫舉劾是賴巡方
舉劾在於差滿其數可謂嚴矣惟督撫之舉劾雖
行而舉劾之有當與否未見作何勸懲臣思督撫
舉劾宜照巡方之數分其大省小省人數多寡酌
量剡舉抑不拘方面有司有舉必須有劾舉劾之
疏毋論其到任之先後均以十二月爲期至於舉
劾各官曾否允當統乞 勅下該部將各省督撫
諸疏每歲年終詳加查核如果出於至公特加紀
錄若舉非其人照例議處臣知向後督撫諸臣當
必凜遵 功令而地方有司誰敢不自勉於循良

之列將龔黄召杜不得專美於前矣臣從民生吏治起見謬效芻蕘上瀆 宸聰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揀擇 敕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四月　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論銓政於今日即有如啓事山公加以清通簡要之法其壅滯必不能去蓋緣雜流過多蛣蜣與蘇合並進一官十餘載黜陟無聞遂致駑駘輩得以伏櫪戀棧譬之流水然前科不行後坎自滯其所必然也果能慎重科目

以疏通於其始相兼推陞以疏通於其繼而又嚴舉劾昭勸懲仕路廓清銓法自然疏通秉銓者不折衷於此而拘執例簿彷摹聖書古法何當於時宜耶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敬陳文武內陞之規酌定一成不易之則伏乞 宸鑒永示法守事臣惟天下之官寅亮公忠以報 朝廷臣子職分夫何待言惟是前途可望俾有餘地庶幾在下有功名之思在上有鼓舞之權其關係甚重不可不講也即如以督撫言之在諸臣數十年櫛沐之勞得邀 宸眷簡任封疆其任甚專其責甚大往往祇見告病疾没處分撤回已耳至於陞轉之例則未之常聞臣愚以爲 朝廷名器原以鼓舞豪傑凡臣皆有陞轉何獨至此

而無階可陞竟成一最板之局也覲光之懷當何如其親切耶以後督撫諸臣作何陞轉伏乞 敕部酌議取自 上裁若夫提督總兵責任尤重據會典一款內開凡五軍都督府鈌掌印官兵部具奏會官於見任公侯伯內推舉二員欽僉書於帶俸公侯在外正副總官內推舉二員今在外提督總兵歷任已久是與督撫同一板局也臣請察照會典舊例添設五府以滿洲大臣掌理府事再於在外提督總兵察有勞績可加擢用五府以昭朝廷拊髀思賢之意况雨雪楊柳之思軍士且然

將帥之情其何能已臣知必感戴　皇恩而益奮
志疆場之間也芻蕘末議不識可採與否仰乞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　　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百尺竿頭更進步凡事皆然何況功名一途
督撫提鎮爵祿雖云已極然而前無望後無
餘上之所恃以鼓舞者則無具甚矣化板爲
活遂覓最板中又是一番局面究之爲諸臣
開前途寔爲　朝廷勵後效寓意固自深遠

積弊極多又極審必先自絕賍後可以絕入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
睿照釐弊無遺銓政澄清可覲謹陳一得
仰佐　高深事臣維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大臣公
忠則小臣節不持正群工寅亮則吏胥鮮不守法
此引領之言也自非然者一法立一弊生周官之
制不善行之其究皆足以病民史冊昭然可考而
知也我　皇上嚴諭屢頒諄諄以摘弊爲誡以爲
天下無所謂興利之事也但去其弊而利自興然
而不舉今日之弊而盡去之不足以仰副　皇上
孜孜求治之至意近讀　上諭吏胥之弊及銓選

之法益慮　皇上求治無已之思也請得而言之
夫六部吏役與在外不同大約皆召募應役之人
也朝而入署暮而呼盧出入任意從不聞有關防
之說未常防之而謂若輩之皆守法此則掩耳盜
鈴之事其誰能德之即如銓選推陞二者在該部
雖有成例而諸胥之牆擅太歲者蓋亦有之臣謂
立法誠嚴而欲使胥吏之不能作弊不足以爲難
若欲其不騙人錢自非隔絕線索不使交通賄賂
不可也臣請自今以後在內衙門止許原籍起送
不得仍舊召募一歲之內常宿官舍不許擅出

制科貢途 疏通銓法 中要務

入私交選官再令司務早晚點查如敢擅離呈堂責革審有賍犯照依新定衙役騙錢之律治之如此則防維既岀諸弊無從而生矣至於銓法壅滯臣前已專疏言之恭承　上諭舉人五科方許揀選三科方許就教貢士百人之中止取八名可謂得疏通之法矣獨計此皆諸臣應行之事也諸臣不能早爲疏通而重勞我　皇上之睿慮夙夜自維靖共之謂何臣愚以爲舉人尚有三科五科之別除歲貢諸人自首功名相應如舊其餘各色貢途揆歷數月即爲考職終南捷徑莫善於此請照

舉人之例庶乎其銓政均平也抑鈇分南北之説議者紛紛辛同築舍臣讀廣西按臣田昇龍一疏內云州縣各官多有水土異宜相繼而亡每閱申文輒爲泣下又僉憲臣蘇弘祖向臣言昔在福建造送計冊見州縣有司有見任而故者有議處而傷者按籍而稽不禁惻然嗟乎臣子讀書服古希企一命之榮芸窗雪案之下不知受幾許辛苦乃一登仕籍而爲異域之魂臣聞言至此亦爲之食不下咽也臣請察循舊例南北分選不獨水土相宜抑且民情易曉從此地方無去舊迎新之擾其

以保全諸臣餘生造福又何可量也區區一得之見敢因陳銓法而并及之如果臣言不謬統乞

敕部詳加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　日題奉

旨該部議奏

受賄通線吏胥通弊六部與在外不同銓部又與諸部不同黜東既嚴懲治復重暗撞太歲者必不敢明犯太歲矣　與朝事事盡善而惟鈇分南北未見修復舊典此疏一開作吏者荷其再造而地方不致驛騷百姓並受其福矣

飲氷方能
剔弊云云
諸錄幾語
正若自道
令人驚嘆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爲廵方劣狀較著澄清寡効伏乞　宸斷以振
綱紀事竊惟廵方一官原以察吏安民既已奉
天子之命廵行四方采風所至周爰諮諏一切吏
治貪廉民生利病惟廵方能知之亦惟廵方能言
之膺斯任者自當飲氷茹蘗剔弊釐奸庶幾不負
攬轡澄清之意臣於蘇松按臣王秉衡不能無議
焉夫吳江長洲等縣假　旨均田亂民聚衆高揭
黃旗而秉衡曾無一字　奏報華亭縣蠹役侵那
錢粮秉衡將各縣酒席府道壽禮等項擅准開銷
俱奉　旨察議臣不敢贅惟是清察錢粮久奉
俞旨責成廵按御史廵歷一府清察一府乃武進
等州縣欺隱錢粮積弊種種今蒙　皇上特差滿
洲啓心郎理事官前往清理秉衡不思身在地方
自當實心剔弊乃以奉　旨清察之事置若罔聞
致煩我　皇上之專官溺職之咎其將何辭再查
秉衡前參撫標旗鼓王崇禮疏云提伊心腹書役
周子斐等六名親自詢問先據周子斐潘章甫二
蠹口吐上　聞尚有腹蠹陳子耀陳虎等提拘未
到俟咨另審具報今經數月矣不見有另審具報

職者不是
來心

之疏臣不知秉衡之心何心也臣聞吳人爲之謡
曰承差作旗鼓其惡如狼虎夫廵方入境將望其
剔蠹安良乃肘腋之地而養奸若此安望其禁制
他人耶切思廵方責任何等重大以激濁揚清之
事而聽之菽麥不辨之夫況蘇松繁劇數倍他省
似此縱蠹害民百弊叢生地方其何賴焉伏乞
皇上大奮　乾斷嚴加懲處庶幾綱紀肅然而澄
清其可再見矣
　順治十五年七月　　日題奉
旨這所參王秉衡劣狀着嚴察議奏該部院知道

同官無隱則餘皆可知想其棒筒直言時誠
如虎嘯殿上人人心膽墮地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大計業已屆期申飭亟宜加嚴敬陳末議以重盛典事臣維天下事以爲宜寬而過嚴則失之刻以爲宜嚴而過寬則失之濫乃國家計吏之典三年一舉此吏治勸懲所關非可尋常褻越者也臣謂計典之行不過區別賢否凡廉能者舉爲卓異貪酷者入之露章其餘開載册報盡之八法之中竊思三年之內督撫歲終甄別按監差滿復命歲歲舉行其賢者曷嘗不薦舉不肖者曷嘗不糾彈而必待三年者何也蓋古者天子

有巡狩之典今御史代天巡狩猶其遺意而所謂三年入覲者即昉古諸侯述職之事而行之耳按畿省風俗不同人情各殊自藩臬以之州縣輯玉而來各陳職業部院諸臣得以親覲其人之年貌才品參稽於撫按司道之開報賢愚立見燦若列眉朝廷分別殿最以昭示勸懲使中外諸臣萬耳萬目共見共聞擢用者得被殊榮而庸懦者凜遵功令鼓舞諸司之大權蓋在乎此矣年來以地方爲重府州縣有司免脩肆覲之典每省惟藩臬各一員府佐一員其餘單憑册報中間

全憑愛憎 令甲安在

保無有飾貪爲廉以賢爲否借朝廷之令甲行一己之愛憎者乎此則職之所大懼也在部院科道諸臣仰體皇上求治盛心自當釐奸剔弊力破積習以副睿慮即撫按露章册報之外尚有科道糾拾以廣朝廷明目達聰之意臣思撫按身在地方日與道府有司相親而科道身在輦轂其與道府有司甚遠乃撫按上下相蒙惟以苟且塞責舉耳聞目見之事一力徇庇而借口待科道之糾拾臣恐循良見擲而吞舟漏網者且不可勝計矣何足以大示勸懲也臣謂撫按之不宜少寬

把握已定 推卸皆難

者此也山西河南陝西等差十月俱滿既留見任按臣料理大計不過多住一月即可不誤惟是浙江湖南蘇松三處俱無御史夫計册以撫按爲據撫臣久居會城兼理軍務而按臣巡行察吏逐郡皆至撫按並重豈可偏廢若夫湖南蘇松猶曰尚有撫臣可以獨力整理至於浙撫陳應泰見在告病而新撫佟國器尚候贛撫蘇弘祖到任交代始可離境計新撫蒞浙當在冬盡春初之時矣其於計事固不能及在應泰久任巖疆病體莫支朝廷念其積勞成病允令辭歸今又使管理計

事恐抱病之軀未必周詳况今八月已盡萬難再緩合無 敕下部院速議除撫臣之外應責何官專爲料理亟爲請 旨遴行臣十年臺臣叨任掌道所有應行申飭事宜謹擇其切要可行者臚列五欵於左以仰佐 計典者也 一曰愼卓異按舊例 計典八法之外獨有卓異一條原 國家異等之科必才品出衆超絕尋常者乃可膺玆異數年來剡舉方行而穢聲大著者實不乏人雖事後嚴懲[illegible]其褻越 鉅典多矣夫寧嚴無濫久奉 明綸匪歷俸二年不得混行保舉科臣

業已言之切維 朝廷用人首重人品然而品行正直端凝持重者有之抑弘才四應盤錯見長者亦有之今吏部推陞已有邊俸裏俸之分臣請卓異之中再特設邊才一等不論方面有司擇兩廣川閩等處有新附繁難借資長才者遇缺即行推用庶賢者得展布之地而地方獲寧謐之福矣

一曰嚴陞任夫 大計首重常恐其寬方面而問小吏今見在而索去任赫赫 功令共宜恪遵乃去任之中亦自有別如因丁憂事故而去任者誠不可借以塞責至於陞任各官其砥礪廉隅愛惜名節者固多聞有不肖之輩當時在任巧於彌縫上司墮其術中而不自覺去後復畏其勢燄惴惴乎有投鼠忌器之嫌而不敢動臣謂陞任各官果有貪穢實跡昭著難掩者不得以既去之身槩從寬典庶幾在任有事後之慮不敢恣肆以鳴得意矣

一曰核叅罰按 大計冊撫按司道造報考語粧點不根之言甚多過情之譽部院按冊而定信以爲賢者而留之臣聞近日吏部貼出俸冊有一官而數事牽扯者有叅罰而數年不聞者俱云任俸停陞夫俸冊昭昭叅罰纍纍其才之庸劣可

知如此而撫按造報猶日本官才長可乎臣請撫按之不公此其一端今歲 大計請將吏部俸冊同計冊叅閱如有叅罰多者不論錢糧刑名有過五件者即係才力不及降級調用過十件者革職撫按徇庇嚴加處分庶計冊無混造之擾而撫按不得以意爲愛憎矣

一曰註事實舊例 大計冊守才年貌之後開載事實乃今撫按司道造報各官賢否其於地方行事不聞所興何利所除何害實政寥寥無聞而虛詞鋪張炫人耳目可謂欺罔之甚矣臣謂布政司粮道知府知縣應分註三

此之謂求

戒

年內每年應徵錢粮若干完欠若干開墾田畝若干招撫流移若干按察司各道推官應分註三年內每年承問刑名若干已未完若干承追贓罰銀若干其學道驛傳以及同知通判諸散員俱有職業先就本等職掌一一查核明白亘註於册俾部院諸臣按籍而稽一目了然不得空言揄揚將無作有知有仍蹈前弊開報不實者歸[illegible]叅處庶六察[illegible]使偽之吏無所遯於其罔矣　一曰查委[illegible]未委署之官深為民害原與部選實員有功名之念者不同臣思若輩無籍棍徒[illegible]委署平

時不肖上司既留之以為剝民之鷹犬　清朝之矜猶為遣報後來謂其無級可降無職可革當計吏之時遂脫然吏議之外無怪乎貪風日熾而不止也臣謂今歲計册請將三年以內之委署有隨征軍前而暫署道缺者有同知通判推官而帶署州縣者有縣丞首領而委署州縣者有裁革各官仍戀地方而遇缺委署者自某年某月署起某年某月署止另造一册一一開載除署事無過免議如有穢跡彰聞並行提問借曰果有不肖前此即掛彈章何待今日抑思部選諸臣平時未嘗[illegible]

豈若度於酌理乎情之中無縱亦無枉

其科劾而猶不廢此與何獨至委署而少寬乎似應一例並造庶幾委署知儆而鑽营之圖少懲矣以上五欵未知有當與否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敕下部院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九月　日題奉
旨該部院議奏
法雖有八而不法者視八法几無一法疏於三年以內八法之中細加考究或脩其已然者毋令忽為虛文或增所未有者務期見諸實事此與尋常剔釐外別是一番振綱肅紀

極大經濟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題為利病關係民生條議業奉　俞旨請定限期
以收敷奏之實效事竊惟天下之治忽在于民生
休戚而與百姓最相親者莫若有司今者　計吏
大典三年舉行課吏治也寔所以安民生也我
皇上惓惓求治民依在念　特允憲臣之議凡地
方民情利弊有司官察其大有關於　國計民生
者開送藩臬藩臬酌其實可施行者奏　聞不得
溷行條陳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臣愚竊有說焉
天下之官果能平日留心民瘼視一夫之向隅不

啻痌瘝之在己則其早作夜思求所以輾轉控籲
而登斯民於衽席者必匪朝夕矣況逢　睿詔求
言之時正蒭非是采之日敢不盡竭芻蕘以佐
盛明自非然者營營於剝民肥己阿諛取容之計
其於百姓之疾苦漠不相關雖有虛言不過苟且
塞責已耳揆之民生曾何裨益今朝　覲各官既
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臣請諸臣條議俱限二
十五日以前交第入　告　敕下部院嚴加察核
其條陳之攸當與否即可以觀諸臣任事之心庶
幾古者敷奏以言之遺意也如待　計典已畢之
後而始為條陳萬一有濫竽上考之人而全無條
議與條議無當者不幾與　大典相背乎臣愚未
敢擅便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　　日題奉
旨該部院知道
　平日無愛民之心隔膜而談究與痌瘝何關
責令先期入告以便嚴加稽核庶不負　聖
天子求言至意

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臣董[illegible]慧上官鉉等謹
奏爲　大計關係吏治造報難容疎忽謹循例摘
叅仰祈
　睿鑒事切照　國家計吏之典三年一
舉俾賢者奮志功名而不肖者愼畏　功令百官
肅然在此一時故責撫按以開報復責部院以稽
覈在事諸臣敢不矢公矢愼以仰體　皇上澄清
吏治之盛心臣等恪遵　新例業于開印次日封
門閱册公同滿漢諸臣詳爲披較今册已閱畢議
于本月初十日照依舊例同科臣赴部會单互爲
叅訂臣等再察計册差錯例有摘叅但往時摘叅

係在會单之後臣等以爲册既覈完何敢遲緩倘
會单之時再有參差另行奏　聞謹將見在査明
諸欵先行入　告仰祈　睿鑒一　大計鉅典嚴
彰癉以勵群工首重方面次及有司臣等查得山
東一省方面之中止劾降調知府丘正策並未叅
見任歴任司道知府一員廵撫耿焞廵按繆正心
難免徇庇之咎其當摘叅者一也一　大計賢否
原以撫按爲據臣等查得江南按察使盧愼言按
臣衛貞元雖叅册內一字未開而撫臣張中元蔣
國柱亢得時等册詞極溢美朦混之咎其何能辭
其當摘叅者二也一　計大新例五花兼註府考
部院覆科臣王益朋之議已奉有　俞旨欽遵在
案臣等查得湖廣廵撫張長庚廵按李賛元鄖陽
廵撫張尚偏沅廵撫袁廓宇廣東廵撫李棲鳳廵
按趙之麟廣西廵撫于時躍廵按田昇龍延綏廵
撫周召南甘肅廵按金鼎四川廵撫高民瞻廵按
陳洪柱五花册中并不開列知府考語　新例須
行已久諸臣豈不聞知疎忽之愆難免其當摘叅
者三也一　大計新例委署另爲一册部院覆臺
臣上官鉉之議已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臣等查

得委署各官惟有直隷保定河南陜西寧夏延綏
甘肅廵按等處其餘諸省全不開造祗云委署之
官俱係部選無憑開造旣已奉有　明旨輒敢藐
視不遵其當摘叅者四也一　計典賢否首戒互
異無按諸臣自宜敬愼從事臣等查得徽寧道孫
登第𫏐江廵撫蔣國柱江寧廵撫衛貞元俱以不
謹露章而廵鹽御史于嗣登册開品格端凝操履
清愼江西廣信府知府張始音江西廵撫張朝璘
廵按許世昌俱以不及露章而廵鹽御史于嗣登
册開恪守章程事無叢脞同此二官而開造賢否

參差若是其當摘劾者五也以上五欵關係　計
典臣等據實摘參如果所言不謬伏祈　敕下部
院察議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十日題奉
旨該部院議奏
察小吏非難察大吏爲難察大吏者更難
摘欵中從無按册註司道求疵索瘢几於吹
毛洗垢不憚嚴密此綱常張而紀自就理大
既法而小者自廉之道也

斟酌稼書變通極易膠柱刻舟者何爲

、一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銓司缺員甚多行取奉　旨已久統祈　敕
部速行以勵新猷事考稽唐虞之世建官惟百至
成周而大備士無兼官官無廢事是以號爲至治
夫兵農禮樂事有專司均爲　朝廷分猷宣理之
臣未嘗不重而銓曹職司用人關係尤大該部不
能一日無事則該司不可一日無官今吏部四司
止有司官伍人見在選司候察封司代爲署理其
實止有四人已耳該部司官分省考取共額十三
員今除五員外尚懸缺八員銓曹何地而乏員若
此庶事之叢脞竊慮其不免也案近例每遇缺出
先於推知之中察其俸薦合例請　旨行取但遠
近地方不同近者半年遠者十月然後可到推知
到日續取主事中行又以一省不便遽考彼此延
捱又經數月總之成例具在部臣遵循而不敢變
故至此臣請自今以後推知業有臺省之例何必
銓曹也銓部取之京官何必推知也庶常改授單
改臺省臣請改授之時遇有該省銓部缺員者先
行推補均之清華之臣何必分臺省與銓曹也止
一斟酌變通之間而亮工熙載之歌起矣其見在

駮延必有所待不可解部刁辭

缺員更須作速刻期考授毋致任意延緩俾一缺有數年不補之官而銓署有落落晨星之嘆斯可也再察前二月內奉有 上諭爾部仍照例行取應考推官知縣來京朕親加 考選欽此吏部行咨各部稽查錢粮迄今三月有餘各部回咨參差不齊夫錢粮完欠分數各部自有底冊咼難今日咨到而明日咨回乃躭延遲回直至三月之久殊不可解也見今吏部覆科臣金漢鼎慎行取之選一疏內稱嗣後行取各官臣部查照見在俸冊無錢粮未完叅罰者即准行取不必又咨四部若臨

時有各部叅罰者於科抄到部之日即行停取奉
旨是依議行欽此臣請吏部自今爲始祗遵 明
旨無論部咨詳察俸薦合式各官與俸冊中凡無錢粮未完叅罰者行取來京庶幾 朝廷收得人之效而蹇諤之風可期也區區末議不識有當與否如果臣言不謬統祈 皇上睿鑒 敕下該部速議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奉
旨吏部議奏

銓曹臺省俱係權路要津凡遵循成例躭延時日其中皆有不可解處疏於不可解處明目張膽及之蹇諤之風拂皂囊簡白而來

引加多民不加多以則韶忘味之民強之銷引食鹽勝於茹荼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酌議行鹽之法以裕　國課以甦民累事竊
惟謹正鹽筴理財之要務計口食鹽轉運之良謨
我　皇上定鼎以來軫念民依一切地丁錢粮悉
照萬曆年間則例各運司鹽引課銀以照舊例征
觧迨至順治十三年閒戸部條議生財又令各運
司增行鹽引並增鹽課在部臣之意方謂生齒漸
繁加引加課不致大累吾民耳乃年來商民交病
在在告困不苦於加課而專苦於加引及此時而
不求疏通之法其可乎臣請以河東言之舊額鹽

引各州縣雖有定數率皆招商行鹽辦課銷引卽
可以完有司之考成而不至以戸口病民在百姓
量力食鹽不過貿易之常而辦課銷引之事未嘗
過而問焉商民兩便誠至計也自加引之議行各
州縣舊額行引一萬者加至一萬三四千不等在
州縣食鹽百姓止有此數鹹味不能多食商人苦
於轉運由是有司考成日逼叅罰不免不得不强
民銷引圖爲目前補苴之計上下相蒙非計之得
也前見戸部題覆長蘆鹽臣祖永杰一疏內稱臣
部因兵餉不足於十三年條議加給引目徵課奉

意有偏重恐已全收具乃一舉數善

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該御史疏稱加課而不加
引商民兩便應如所議奉　旨依議欽此臣謂方
今軍需孔亟司農仰屋匪敢曰新加課銀可以少
減但河東長蘆民困相同商情不異請將河東新
引比照長蘆新例盡行裁去止將新引課銀三萬
二千兩加之舊引之中庶幾商不苦於轉運民不
困於派引且有司便於考成　國課克以早完一
舉而數善備何憚而不爲此事關利弊有關必
告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敕下該部
詳加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奉
旨戸部議奏

援例籲恩雖從桑梓起見然以局外之身誰
肯蒿目時艱迫切控陳若此視當事蟬結置
商困民苦於罔恤者奚啻星淵之與丘壤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等謹

奏爲合抒愚悃恭留

上諭云車駕南臨廵幸江南浙江等處親覽形勢鎮安民心而且內出帑金簡約扈從大哉 王仁軫念蒼生不憚跋涉之遠而志切海宇之安臣等詎 鑾蹕一至東南半壁百姓疾苦有司艱難從此盡在 睿照洞鑒之中將見省耕省斂之典安在不可比觀先王誠今日盛事千載罕覯者也但臣等區區愚悃尚有覬覦過慮者不得不陳於君父之前請得而言之臣等仰見 皇上仁孝性

成遠紹舜武晨昏定省未嘗一刻離 皇太后左右今 法駕遠出往返動經數月伏思 皇太后慈仁諒 皇上經國子民之心不欲中止而數千里河山迢遞其情恐有不容已於中者況 京師爲天下根本居所星拱之義孔子業已言之且南方水土異宜風氣殊尚我 皇上一身爲 天地祖宗之托宗廟社稷之主關係匪輕伏願 皇上暫留 睿駕以慰輿望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順治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具題

以臣子挽留 聖駕如蹈虎尾如攖龍鱗若止知一味沽直效昔人首碎丹墀頭觸乘輿故事觸天威可也不能格君心柰何唯從晨昏定省上輕挑微撥已足令至性感動天顏開霽而根本不宜劾撻水土難以珍拜詞愈和緩意愈懇切一語不敢深煩而字二具有回天力量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鉉謹
奏爲操漕職掌攸分撫事難以兼任再請裁提督之名專總督之責以正名分以一事權以鞏封疆事竊惟我
皇上揆文奮武近悅遠來十有七年車書萬里一統之盛古未有也方今春和布令東作伊始
軫念四海黎庶昭告
天地
祖宗雖二帝咨儆之虛懷無逸無虞之盛心曷以加此臣備官言職受
恩深重當
君父焦勞之日而苟非莫效其敢即安不揣狂愚謬效芻蕘請得而陳之臣於順治八年曾蒙
皇上差往江寧是江南一臣昔日巡歷之地也先是江南省城設有總督一員安徽等府設有巡撫一員盧鳳等府設有巡撫一員蘇松等府設有巡撫一員而漕運總督兼轄七省專理漕政操江提督往來江干一切巡緝諸事悉皆操臣之責也嗣後江洋寧謐四方無虞操江一官安坐金陵之間見其高枕而無事也隨將安徽巡撫歸併操江是因操江之間而帶理撫事非曰巡撫之可裁也因之而盧鳳巡撫亦併而歸之漕督矣此江南諸臣兼併之始末也臣思天下事有宜守經者有宜達權者常變不拘經權互用

是斷制是見解是帶理是兼管此中須要權衡

惟在乎審時度勢權其事之輕重緩急而爲之斯可耳在前廷議諸臣因見地方晏然裁官省費寬恤民力豈曰無補但謀天下之事者不可以計旦夕圖百世之安者不可以狃目前今海逆勦道防患宜周臣請上江江安八府專設巡撫一員下江蘇松六府專設巡撫一員一切刑名錢糧官評防禦諸事令其畫疆而治各爲鞏固巖疆之計若夫漕督一官漕政乃其專責拮据料理殫心飛輓而撫事可無預焉操江駐劄鎮瓜操練水師修艌戰船以爲進剿之計而不必分營安撫舍己芸人臣謂操漕職掌攸分撫事難以兼理者蓋謂此也至於總督駐劄江寧兼制兩省專理兵馬錢糧而不司刑名細故凡巡撫以下悉聽節制其任可謂大矣其責可謂重矣乃臣巡歷江寧時見漕操二臣因係帶攝撫事總督雖有節制巡撫之往例已不可得而行之不特此也即提督一官且與總督抗衡列疏入奏
皇上之所知也即如客歲海逆狂逞而松江提督擁兵不前非又其已事乎臣辦事衙門見兵部畫知會推松江提督切思在省既有滿漢提督擁領重兵彈壓全省矣吳松要害逼近

自治不暇奚暇芸人

吾之爲害至此

表名則安分傾心不然則過姿袖手孰利孰害何去何從

浙省固不可無大將以居之誠設總兵一員遴選能將堵剿防禦而提督名色可以不用恐其銜大不掉尾大不掉若總兵之與督臣名分夙定安心帖服而聽其節制之爲得乎臣謂請裁提督之名以專總督之責者蓋謂此也抑職更有請者往見直省督撫條奏地方事宜部議之日多不准從在台省諸臣引據經典揆度時政未便懸議猶可言也督撫身在地方凡有關係兵餉者自非耳目眞切不敢輕言在部臣不過慎重之意而外臣臂指之效自此其不靈巳

况江南今日總督操江巡撫諸臣與昔時不同果其足備剿禦昌敢瀆陳萬一尚有急需兵餉之時不敢日求如經略輔臣內部不得掣肘但請　敕下戶兵俯從所請或可展布手足而得以運籌疆場之間也臣一介書生不諳大計因其巡歷舊地聞見所及不甘緘默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　敕下該部議覆庶幾東南半壁其有攸賴矣緣係條奏事宜字稍溢格統乞　鑒宥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舍巳芸人無益而有害况督撫重任乎分別職掌各有耑責而其難兼撫事也確乎不可移易提鎮異名而同實爭虛名則債實事裁其名其實固在也　天子雖明見萬里而審時度勢守經達權能勿嘆賈生至言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刑名關切民生司寇懸缺日久請乞　速賜
簡任以覩刑清之效事竊惟生殺予奪天子之權
然爵祿功名原以鼓舞天下之豪杰而予奪所及
誰不凛　功令以愛榮名至於刑者聖人葢不得
已而用之者也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君子
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明乎刑罰爲　國家之大
典而輕重出入之間關係人之身家性命是以司
刑名之責者過寛則姑息而養奸過嚴則無辜而
波累法不可枉亦不可縱庶幾天下之平也苟非

其人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我　皇上如天好生恩
被薄海唯恐一夫向隅壓懷猶病近者捧讀　上
諭特遣科臣清理刑部積案大哉　皇仁直與禹
仁泣車湯慈解網千載同符將見史冊書之以爲
美譚因思司寇一席實乃刑官之長今滿洲刑部
尚書業已懸缺數月未見有人請乞　皇上俯念
刑名重大關切民生　速簡賢能以振新猷庶幾
刑清民服而至治可覩矣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旨已有諭旨了該部知道

庚子正月二十日鉝五鼓啓奏疏甫入即經
御覽是日恭遇
聖駕釋奠　先師回朝隨諭吏部刑名重大關係
民生命左都御史能吐調刑部尚書欽此司
寇受命飲冰定大案清積獄凛凛法曹吏静
若仙其明决担當涤得古大臣體鉝因是心
服
先帝知人善任司寇公忠體國恭紀往事以昭一
代盛美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則用一祥刑司寇亦
須有其難其慎如不得已必腸然後可以得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寛嚴相濟枉縱無失巳
爲　當宁畫一廷尉平矣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圖治在於擔當任事貴乎實心請華積習以
收明作之益事臣聞先王之訓曰卿大夫朝考其
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
誠萬世之臣鏡也抑孔子有曰臣事君以忠又曰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明乎敬事爲忠君之實而
居官要箴亦唯日清愼勤三者而已而臣謂三者
非敬不可合而論之可得自靖自獻之道而臣子
其知所以自處矣臣仰見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
旰不遑大小臣工敢不夙夜寅亮以報　君父顧

職同凡猶

有葑非沬議不得不上瀆　宸聰者如六部議覆
事宜我　皇上慮其積案之久懸也立爲限期以
程之一衙門議者限定二十日兩衙門會議者限
定一個月以爲可使案無留牘矣其中有不能速
完者許其寬限亦無非曲體下情耳乃寬限之後
而沉閣數月一任司官之悠忽與奸胥之舞文竟
無究結之期臣請自今以往寬限之時卽當自立
程限除去齋戒約略時日刻期完結庶乎其可也
況該部凡行督撫之事莫不皆有定限乃在他
人則督之在已則寬之是豈情理之平哉此其一

皆已則啃
非啃也有
不得不啃

者在也

又如錢糧一事各官叅罰其處分固係吏部職掌
而掛欠分數則在戶禮兵工臣見吏部覆戶部酌
定考成一疏內云戶部疏稱遵奉　上諭議定考
成則例併未有道官應否處分聽吏部查議先行
請　旨矣嗣後又云遵奉　上諭會同各部會議
定例將道官併未開議處亦未開免議其確查錢
糧分數臣部職掌且處分事隸吏部職掌應否處
分仍　勅吏部查議又行請　旨矣我　皇上一
日萬幾而部臣於此一事今日請　旨明日請
旨紛紛啓奏不肯仰體　睿慮豈臣子敬事忠君

一請再請
何不憚煩
總是有待
而然

之義乎臣請自今以後凡錢糧等項既在四部所
有未完各官應降級若干罰俸若干逐一分別明
白吏部據實題覆四部不得但云應否處分仍聽
吏部酌議是則居敬行簡之道而天下事可以不
勞而理也此其一又如行查一事凡事之不可懸
議者不得不轉行督撫臣查明回覆及其回覆
之日如其可行不難斷然而行之果其難行易煩
再計而已之乃因循兩可游移無定已經查覆矣
而再查不已今日行查明日行查節外生枝稽延
時日推其心不過以爲打點未工有待而行而不

旨提了當
並不苟隱

頁頁帳覆
一針見血

知事務之叢脞自此多端也人臣忠君之誼不應
如是此其一以上三款均係時政之急敢乞 皇
上睿鑒 天語嚴飭在事諸臣力圖新效毋循積
習庶幾明作之益再收今日矣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清慎勤忠君敬事之本而清居其首蓋清則
能慎能勤不勤不慎皆由不清如一事而積
案至數月請 旨至再三各部中彼此躭延
揔為打點未工誅心之論且持法善鏡照見

臟腑矣此從讀書考道以來實有得於中君
敬事之義故敢實心担當抗言不諱如此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為蘇松控制東南總河關係漕艘請 敕二臣
星馳至任以礪新硎事切惟 朝廷以封疆土地
責之督撫之一身其任綦重况吳門之地濱處海
隅邇來 天威遐指海氛宵遁然綢繆桑土之計
曷可一日不講乃舊撫臣謝事之後業經數月簡
鉞重臣自非特奉 俞旨從無委官代庖之理臣
念軍旅大政錢粮大事一切刑名 欽件文武官
評既已久懸若此近蒙 皇上欽點理卿朱國治
巡撫蘇松在國治竭蹶捐縻以報 國恩此其時

也又總河臣朱之錫奉有推假之 旨見奉 新
綸着令吏部侍郎楊茂勲署理臣思今已正月終
旬矣當河開凍解之日正漕船開幫之時沿河一
帶文武各官悉係河臣統轄而嚴飭隄防坐晴安
瀾俾數百萬漕艘飛輓而達 天庾者河臣與有
責焉夫二臣既承 寵命自當旦夕就道况嚴禁
私寓豈敢久居京師但領 勅辭 朝不無需時
伏乞 敕令二臣星馳入境極力整頓以覩新硎
庶幾地方得人而不虛今日 特簡至意矣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旨該部知道
爲新任促裝疏稿中嘗見之惟就任大責重
處發抒一段刻不容緩事務令當事者畏此
簡書不遑啓處故非勸駕習套

[illegible]

[illegible]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兵餉關係最重支放務期有法敬陳一得仰
乞
採擇以清月濫以鼓士氣事從古治天下者
莫不曰足食足兵二者蓋經國之大政也乃司兵
者恒不使其司餉司餉者恒不使其司兵誠有深
意存乎其間矣今我 皇上不惜百萬金錢以養
天下之兵良古者有備無患安不忘危之志也在
清洲兵將赳赳桓桓克敵制勝公候干城之選夫
何待言獨是綠旗兵馬往往有名無實不無兵單
餉弱之慮若此者何也討督撫鎮標以及副叅遊

守諸兵每營馬步若干每月銀米若干莫不按月
關支取給於司餉之官及至餉銀到日月名項替
將無爲有借端侵扣者先自主將始次之而中軍
有常例長隨有舊規降及管隊諸項莫不染指計
此區區月餉所得幾何而剝孤軍之脂膏不滿貪
弁之谿壑毋或乎强將之令不能以制枵腹之衆
也如是而望其紀律嚴明其可得乎況我 國家
德威遐敷疆宇日拓守土之兵益衆需餉之數實
多臣仰見 皇上體恤軍士軫念勞苦憫黔滇戍
卒之竆 特頒內帑遠賑饑軍 詔書至日軍中

感泣以為　朝廷挾纊投醪至意不遺萬里之外
者如此其切乃閫外諸臣曾不仰體　宸慮而乾
沒月濫視為固有及此時而不為稽覈之法耗蠹
其安窮乎臣請自今以往凡司兵之官專令司兵
而餉不與焉每省營標各兵許同城兵道每月帶
領餉銀親至公所會同該將逐兵分給不許將全
營軍餉總付主將之手雖有債帥漁獵無由不得
不日事訓練以壯軍實如兵不足額咎在該將道
不申報治以扶同將見士馬有飽騰之樂而將軍
有節制之威庶幾細柳之師再覩今日矣臣從兵

餉起見謬陳管窺伏乞　睿鑒採擇　敕下該部
再加議覆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主帥不䘏兵餉擁虎帳懸大纛有何受用令
者閫以外人人視為金穴惟幄運籌此為第
一勝算大將軍居然富家翁耳乾沒月濫疏
中且欲攻其痼疾塞其弊孔使呼庚呼癸者
聞之勝於投醪挾纊多矣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為臺臣職司言責鹽茶不宜緘黙伏祈　睿鑒
以開忠讜之路事竊惟　國家設立言官原以寄
耳目之任使之糾彈邪惡摘發奸弊以廣　朝廷
明目達聰之意職任綦重匪徒日備官已也又曷
嘗有在內當言在差不言之說哉乃八年以前在
廷諸臣偶立在鹽言鹽在茶言茶之議凡地方之
利弊百姓之疾苦專責諸巡按御史而鹽茶倉學
諸差不得過而問焉夫臺臣原係風紀之官當正
色立朝之日尚且期其明目張膽不畏強禦而破

柱埋輪之盛事後世猶凛其丰采不知何以一奉
簡命而驅車就道輒曰在鹽言鹽在茶言茶矜矜
然緘口結舌甘蹈寒蟬之譏而天下事遂不敢出
一言以相及也是以端謨獻納之職而僅同諸榷
稅之司官不幾負　朝廷簡任言臣至意乎臣請
自今已往地方利病百姓安危一切蠹奸剔弊之
事雖以巡按為政而鹽茶倉臣巡歷所至耳目果
真聞見不爽許其有聞必告且言無諱卽督撫
按鎮之得失皆得而指陳之庶幾循名責實而褰
帷風高將見　朝廷收忠讜之益而遐方無不照

之隱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睿鑒 敕下
部院議覆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具題奉
旨該部院議奏
言官但責其不敢言何嘗限以不當言者有
言有不言則倏而鳴鳳者倏而寒蟬矣半載
中安得有遽章百八耶故必使其無時不言
無地不言無人不言臺閣風生庶爲績斧中
揚眉吐氣

有官無法

糸送便開一面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京師爲首善之地、奸宄多不逞之徒、請嚴
五城以肅
輦轂事、臣聞宋臣歐陽脩有言曰信
義行於君子而刑罰加於小人誠萬世不易之定
論也況 京師王畿之地所貴彰善罰惡使君子
勇於爲善而小人不敢爲非於以正人心而厚風
俗斯爲上治今我 皇上至誠待物恩信素孚於
天下而不惜峻法懲奸以示除惡安良之志往者
如李東湖潘文學等、荷蒙 乾斷、舉國歡呼豈意
滋蔓難圖稂莠易生邇來奸宄之徒率多騙詐良
民毆辱選官甚至代人刎頸公行無忌種種不法
深可駭異顧其所以致此之由其弊有二何者蓋
五城御史無拏訪之例與究擬之條是也凡直省
巡按御史但有真正惡人或由院臣親訪或據道
府解送皆得訪實拏究盡法創懲是以訪一人而
千萬人知懼處一人而千萬人稱快乃爲憲典若
夫五城則不然其所問理者止於鬭毆細故商賈
交易清察僧道水戶巳耳稍有關係即爲糸送刑
部在該部事務殷繁既不能旦夕問詰在巡城事
權弱小又不敢違例問理由是刁風日長囂張成

〔根株源流　搜發無遺〕〔是何等地　左右何等　[illegible]〕

習土著豪惡既同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遠方竄
宄極惡之輩或盜賊事犯歇案招提爲州縣之急
捕或衙蠹作奸罪惡貫盈爲鄉曲之不容盡皆負
罪脫逃竄入都門如之猶借京華爲淵藪之竟
視長安爲壟斷交結土棍串通衙役匪負綠線索
代人打點即捏寫狀揭嚇詐官民盤踞日久根深
難覓而非工非商不務生業一任其裘馬翩翩昂
昂於長安道上以與公卿大夫齊驅並駕又枕相
籍也卒未有操三尺而繩之者幾幾乎唯所欲爲
而莫可如何矣竊思　朝廷特命御史巡視五城

〔首尾却顧　所巡何事〕

原爲風紀執法之官何奸不釐何弊不剔況今日
之巡城即他日之巡方胡爲在外則山岳震撼而
法在必行在內則畏首畏尾而事多却顧且都門
何地　功令森嚴如此愍不畏罪之徒蔑視　王
章當加在外一等而獨爲法紀不及似匪所以風
示四方也臣請巡城御史宜照直省巡按御史之
例凡該城地方但有前項惡棍責令掌印司官每
季據實密報該城御史會同滿漢從公斷理除應
自行發落者照常發落所有情罪重大先行　題
叅成招定罪照依外省巡按究擬覆奏之例具疏

題覆叅候　俞旨分別　勅下刑部並三法司再
加核擬此一時之創舉而天下之快事也庶幾魑
魅魍魎無所容於　堯舜之世而　輦轂之地式
覩肅清之治矣臣志切懲奸不避怨尤月昧上陳
仰乞　睿鑒　敕下部院詳察議覆施行
　順治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時司寇能公正在秋曹一見此疏亟爲擊節
　據疏題覆應如台臣所請奉
旨依議欽此煌煌
俞旨炳如日星無何各城差囑狗却顧竟不敢見
　諸施行以致
令甲空懸深可浩嘆
　輦轂之地藏垢納汚已非一朝五城特遣御
史叠嵩爲懲戢奸宄而設若止小節細故則
兵馬司諸員已足不几架屋叠床乎況巖巖
雄峻之官方且仰龍墀糾主慝不難使貴戚
泥樓何物蚌辛蠆尾之輩輙敢蝟集鴟張於
長安道上耶惟是叅送刑部一節巡城由是
掣肘群奸遂以漏網耳且以究擬歸巡城不

惟狐狸潛踪抑令豺狼屏跡數百年來未見
此拔本塞源之論

紙上招由尖出猶可言也矣入不可言也

掌河南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上官鉝謹
奏爲請嚴親審之條以清積案以杜夙弊事竊惟
王者之治天下也所與分猷共理者在內則有部
院大臣在外則有督撫按臣所貴各盡其職以襄
昇平斯已耳今我　皇上志切又安求治罔勸不
以歸咎臣工而反躬循省孜孜然敬　天勤民有
加無已且　赦過宥罪毅然與天下更始即此一
念已足以紹庥　上帝而沛澤蒼生矣百爾臣庶
跼蹐何極敬爲披瀝上籲　宸聰如亘省撫按凡
奉有究擬之　旨者唯據司道呈詳即與會覆間

有慎重其事者不過再行批駁而成招定罪終不
能出問官之手嗟乎刑名何等關係人命何等重
大乃撫按二臣未曾一覩犯証之面而止憑司道
依樣葫蘆不曰覆覈無異則曰覆勘相同輒出看
語以定爰書而輕易若此先王敬獄之義謂何語
日事由下生權不在上積弊相沿良可浩歎也我
皇上離照當空理幽雪滯無遠弗屆無微不徹豈
可令其因循積習而莫之改圖乎臣請自今以後
凡撫按奉到　欽件批發司道詳加鞫訊呈詳之
日連人僉解該撫按再加親審如親審口供與司

親審遞招奚啻中此爲定案

對獄之道好生之心

詳相符依律成招遞行題覆倘口供不對司詳參差撫按親行改正即冲司道以枉縱之罪彼其何辭自非然者舍近求遠不爲操刀自割之謀而一駁再駁至於稽遲時日違悞限期然後卸過司道以爲承問者之咎紛紛瀆奏冀越　天聽人臣急公之誼所不宜出也伏乞　敕下該部詳察一切積案凡有過期一年而未經報完者速催撫按親審具奏不得以司詳未至犯証不齊爲辭致令罪大惡極之徒展轉兎脫而負屈含寃之人反罹縲絏於以戢奸暴而全善良是今日之第一急務也

區區一得之愚不識有當與否伏乞　敕下該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七年二月初四日具題奉

旨該部議奏

忠信明決自古難得其人問官即無不明保無不公三年旱六月霜非舞文弄法則偏聽過信所致親審之條既嚴劾鞫已加敬愼再訊必無枉縱縱其中未必皆可矜疑而持此好生一念兎爰雉羅者鮮矣天下無寃民後世必有興者此理非獨人所共信抑亦可以自信矣

問王者承天育民五材並用歸修土穀八政農用爰實稼穡成周之治重農爲本其於命官戒籍意唯勤已甞予治國亦先富民而歸其效於安鄉重家然則豈有不耕之人不耕之地乎鹽筴鼓鑄諸利足佐時急乃漢晁錯則云貴粟賈誼則云積貯豈虞未作盛本富衰歟且粟生於耕其所以務耕資防耕累濟耕窮歷代良法美意亦可述而志歟　本朝定鼎幽燕旋令滿洲兵丁分耕近畿之地意者聖慮淵深寓農於戰因而裕國便民也至於

四海之廣因時制宜規條勸課倘亦有可補前代所未及者歟或曰勸農先勸吏得一循吏自有以康田功豈婦子可一二指其人歟諸士蒿目時艱其磬所知以對

周禮九職任萬民首曰三農生九穀所云養民不窮之道也三代以前率由斯軌至周而益修明之文王卑服即康功於田功夫文功在養民不謂養而謂田非田固無養也周頌一篇於命他官無詩而嗟嗟臣工於農官獨有之觀其除壇戒籍一璇班三途師縣正里宰司稼歲時合耦而耕種稑以

源不可不裕

紀三種四種五種之數何纎悉畢周哉誠知民事
所關者重貴乎上有以勸諭之也至管子劇伯視
五穀之重輕而聚散之權金粟之生死而內外之
其意與五材九職之旨不侔也然推其術唯取農
人服田力穡使一國有耕耘之利百姓無不給之
困則亦可謂本計矣　皇上丕將天威期年而成
帝業宜於南畝之務未遑也乃　諭令入衛滿兵
成勤耕戰不必規摹古制而豳風之教已見於經
畫之中一時議國計者謂鹽筴不已釐修乎自墾
種納米之制不行而粟死者十之五謂鼓鑄不已

充盈乎自貴粟賤金之義不明而害農者十之三
何者以其舍粟而課金也漢晁錯有言珠玉金銀
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
寒之患此令其下背主去鄉而勸於盜賊者也釋
斯言而為今計則賈生積貯之論不可不申田況
經產之規不可不飭也然今者度田非益寡也游
饑兵燹雖沃壤陸海無弗鞠為茂草也及彼荊蕪
易為豐穰請即　朙問而覆覈之古者一夫受田
八口偕作今戶口流散而任佃種者幾何任饋饁
者幾何任辟織者幾何則能耕之人鮮矣且民有

勞不可不濟　累不可不防　前說寔甚　寔甚於此　親切寔盡　近剴且而　言婉而可

田疇以長子孫今終歲流徙而資牛具者幾何資
籽粒者幾何資畚鍤者幾何則能耕之具鮮矣不
寧惟是農夫之能耕者不過百畝春耕夏耘秋穫
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而久且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尙或冷風霈雨愆旹否之期螟螣商羊洊
穎粟之華是重可憫已爾乃淮莽淪野棄同石礫
無過而問耳至小民力謀開墾初及登穫里胥編
額而徵之長吏按課而稅之芟柞未償鞭笞廹體
吸膏吮髓生命摧落是國積二提而野盈三盜矣

嗟嗟氓民尙有願歌于壟者哉故欲興穀宜先廣
募凡齊魯秦晉以及荊襄汝潁之間其曠土閒田
任民開種無異土著而匀匀原隰者足追十千維
耦之盛焉嗣是則一申給本助種之令蓋耕作寡
資私相稱貸農民殊滋費累今議官給牛種子粒
分配上中下三等多墾少墾聽其便焉歲登計息
荒則蠲焉夫貸錢集務躬疇田耜及秋而公利倍
王延晉效之也所為裕耕之源者以此一申緩征
新田之令凡地一年拋棄非三年抵穀不遂滋生
即或磽确鹻鹵之鄉方嗟于耜乃麥初旗而稅夏

禾未申而徵秋累將胡底惟令民能墾荒者有司無印起科免三年賦則夫亙褰負薪皮盡無毛貪稅棄人魏文嘗言之也所爲防耕之累者以此一申勸府和糴之制貯備失時磬懸箕踰告糴無門實貽之戚夫大熟糴三中熟糴二候時發斂李悝嘗用之也所謂濟耕之窮者又以此此其法綦良意綦美矣乃議同畫餠勢等輿鼠者何日經制畫利而勸誘之法未講也漢治重農勸耕之詔屢下特設力田一科歲與金帛復其身虞集教民願耕者分予以地能以萬夫耕爲萬夫長千百夫亦如

之令師是意而行之責諸管粮者視墾多寡序其劳績以次陞擢焉此一法也閩南人來居北地能墾田百畝者入籍定貫一如商籍匠籍竈籍就學應試用開功名焉此一法也能行此法以視布納贖之條中例監之令褻易國器者度越不大遠哉而歲可得粟數百萬是利自下而效自上也然則撫衆蕃民之道容可緩乎漢元和時詔賜民胎養穀諸懷娠者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稟給之是以生齒殷庶而力稅用登迨後土滿不理戶口消耗則地畝終未可耕而飢乃益甚故關農政以蕃戶口尤在施收養之令井疆之中有年壯堪使而婚娶鮮資者量與優免有孤孰莫依而啼號可憫者多方字畜不過數歲生聚稠衍無虞曠土矣今　廟堂軫念哀鴻蠲租招集慮無遺術特恐奉行不力將流亡不可集而賦稅愈無所出故勸農之道惟勸吏爲至切也昔杜元凱在荊州激濁淯諸泉灌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公私同利衆庶賴之郭子儀在河中身先士卒爲耕一畝於是軍皆樂種不致告飢張全義守河南教民樹藝田疇美者召田主飲食慰勞

之或親至其家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維遂富庶此以知吏不率民而興不急之務鬧無益之征欲天下無飢胡可得也爲之立考績之法以農事先後爲優劣復爲之銜以課賦假以歲月其笠伊糾其鎛斯趙田畯至喜端在乎是繇是而稱觥獻豜黎民戴　天子之威矣豈復有競知角力爲竊關號譁之舉者哉一興農而諸善咸備則誠理財聚人守邦之本計也敢以佐前籌

裕源三者挈盡重農要領餘則旁搜博採酌古準今利之中猶恐有遺利法之外亦已無

遺法勸農詔固無此洞達即理財用人策外
此皆落第二籌矣

問關中險固四塞漢興之域界連巴蜀蜀不靖
三秦未得安枕也邇者逆獻實逼處此藉開
掀之聲靈傳檄可定乃向者竊發棧雲開煩
我師旅減此朝食宜用何畫歟行師之道先
審形勢蜀地驚江峻壁我兵地利不習意不
容不借利鄉導如昔時名將因敵成功亦可
踵而行之歟然困獸必鬭我所當防則疑誘
不無其術而識者謂秦觀王元勃之言爲曲
中機宜其說可悉究歟仁義之師如拯溺救
焚蜀在水火簞壺望切久矣我兵一至天日

重逢在　諸王將帥應有便宜方略而戰勝
攻取之中或需安輯拊綏以爲善後計可一
一指陳之歟諸士生長西陲劓平三巴正自
爲牖戸計也同仇在念其爲我賦無衣
追維往者政刑失馭陽九之禍極於中原於是
天心厭亂運啓　皇清爲斯民戡大難致昇平焉
故整兵入關揮戈而眞　燕京傳檄而定晉豫至
若三秦爲寇久踞虐焰薰天愚生所目擊而身試
者幸　兩藩忝皇義旅分路夾擊以致逆寃宵遁
關隴之地始爲　國有向將人心風鶴惴惴於餘

豕之竊發遁者　天戈迅逐長鯨就擒可無貽憂
三楚矣聘焉南顧城郭人民茫茫荊棘中者非逆
獻之爲祟耶策逆獻者謂宜鮮謝醜類皇皇待罪
請命　朝廷以俟寬政也乃不自悔禍率彼餘孽
薄我漢疆井蛙子陽今昔之所以同慨也頓師臣
武士陳兵於郊一大創之而還犄渠魁之頸尚未
繫而致諸　闕下縱敵養癰豈長策乎日者　皇
上分遣使臣招撫東南之郡至於巴蜀特　諭之
日另有事宜誠明見萬里外矣虎賁之師佇且旦
晚颺發　廟堂之上早得勝筭　執事復與藿食

者謀之俱白面不堪參贊帷幄之籌然平蜀以會
泰愚生身家計也敢據一得而直攄之兵法曰知
彼知已知彼所以敗則我所以勝不須龜卜數計
而知之矣蓋逆獻闖寇作難騷動者幾二十年其
鴟張豕突往往爲顛自闖而外獻爲最劇毀名城
殲大帥明社因之以屋此其罪大惡積宜敗者一
昔耗祖受禪識者謂自此太平乃知帝王之興皆
天命也今　皇上入主大統海宇歸心不以此時
華面猶滋彼謀而奮螳臂不諳王命是斑彪所重
識也宜敗者二卽彼所恃者江峽爲險與老我師

耳然逆豎嗜殺之性傳記所未聞蜀人欲食其肉
人和失矣地險何爲幾見陰平劍閣足限鍵兵之
入乎宜敗者三噫彼有三可敗矣我之可勝者何
居乎剿寇者兵馭兵者將　本朝開剏聲靈彎弧
躍馬者人有無前之氣兼之信賞必罰有進無退
是可勝在兵威也往漢高誅暴秦唐宗定隋亂大
業以成逆寇肆毒海內　本朝一怒安民惓惓於
弔伐之意　皇天后土實式憑之時雨之師漢唐
令主所不敢望者是可勝在大義也　諸王將帥
生長軍旅出奇無窮錦江玉壘之間必有繪輿圖

而告險夷量江面而示遠近爲我上首功者昔武
侯瀘水之役未嘗習至其地也安流而渡以底擒
縱之功半皆土著之力矣是可勝在將能也以彼
殘局當我勝著屢年逋寇直遊釜之魚耳剿之易
易而可輕議撫哉至其黨族蟻聚赦不可而誅不
勝今籌所以解散而彌薙之一曰廣間諜入人之
地不可以不知地索人之情不可以不知情故兵
法莫要於用間今賊將或自相疑貳豈無辨才可
從中而搆之者李光弼之於李日月李愬之於李
祐用是術也一曰重賞格宣和時懸兩鎮節鉞購

方臘首韓世忠追至睦州山中仗戈擒臘以出今誠懸千金萬戶之賞雖賊黨亦無所靳漢世魏武以來往往得此曹之力也可不倣而行乎雖然撫之一字恐亦不能終廢也遇折竿斬木之暴而施羈絡之方則用上處賣刀解劒之餘而用誅屠之律則削民得占風任俠之徒而誤心腹之推則勸奸治淵敺藪逐之衆而效焚坑之慘則干和泰觀之言曰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王元勃之言曰小盜安之勿求勝之大盜勝之勿求安之則大勢潰而餘亦可以解散矣此以言乎其除盜也

而善后以策治安抑有道焉剿寇摧而遽議旋師伏莽之孽宜防再合則重兵不可不宿也逆寇在蜀南畝鞠為茂草招徠補助庶有安鄉重家之民則農桑不可不課也干戈之後庠序久廢作其羣征連茹之心而還以詩書羽籥之樂則士氣不可不鼓也若其在督撫則有韓范在州郡則有龔黃經雲雷之屯振山風之蠱折衝樽俎百務俱興且有以佐　恩詔之未遑而普　王仁於無外又何有萑苻之雄足深太叔之憂耶審如是則蜀有磐石之安而秦亦無門庭之患矣書生之見不識有

裨綢繆萬一否

弭寇陳言剿撫家已同塵飯土羹此於策畧中獨闢蚕叢指勝敗則恰合事情議剿撫則切中機宜蓋由其匠心經營總在關切巴蜀設使當日由此行之一紙賢於十萬焉有今日雖然此豈惟當日可行即在今日亦屬先務豈惟巴蜀可行即在天下亦是急着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五

江沅記遊
修黄鶴樓記
武昌九曲亭記
君山記
岳陽樓記
望洞庭記
臨湘孔子廟碑
屈賈雙祠序
續赤壁賦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得蘇子瞻定惠院海棠詩
綏刑篇
思軒記
月食文
社義
學田碑
湘游誌
遊岳麓記
楚文崇雅序

江北文三集序
湘澤行吟
羅督師
王雪樞直指楚北
除夕寄爾嘏兄
蒲園即事次漢清韻
過蒲圻王念尼去思亭
端陽訪張循珩
古別離中秋
寒溪寺二首
九峯寺
君山
洞庭湖
喜雨
寒溪
洞賓先生讚
嘲坡仙
坡仙解嘲
赤壁懷銅雀臺
庾公南樓

二喬基
廻雁峯
九日武陵雨歸
岳陽春望
湘妃
春歸
雪樞雨中召飲晴川樓
還中丞晉秩司馬
別偏沅金中丞
黄鶴樓詩依韻和
盧吟
停雲
時運
廉吏行二首
喜雨
田家
擬古二首
剪桐二首
潞公臺二首
登翔皐山二首

漾池
綿山
憶彭澤令
懷子瞻子由兄弟
元日
居第
贈別友人
老人行
把酒問月
觀書
舟行
讀書
春日
牡丹四首

誠正齋文集卷五

翼城上官鎰松石甫著

修黃鶴樓記

余嘗論世至一千年事中間幾治幾亂不禁慨然生古今之感而山川人物恒因之楚武昌昔有黃鵠磯自跨鶴人去後建有黃鶴樓相傳數百年其樓凡建而廢廢而建者三仙靈顯著名人標題前代之述備矣已丑之夏余至鄂渚過磯頭尋舊樓云火於獻寇越明年正月議爲修葺以嗣前徽已毅然動振興之志矣繼思之而宜若有所待今日

之楚軍興旁午兵餉不繼在楚君子方蒿目憂心夙夜旁皇而落想山水興言土木毋乃騷人遊士風雅相高而有異乎仁人之所爲此所以思之而謂有所待也而又不敢以終待王者受命而興必使山川效靈雲物煥彩然後足昭一代之盛今清命方新百廢具興豈一樓之不克舉烏視維新之治乎於是謀之在楚諸君子欣然相從咸有同志彷彿於靈臺經始之意先是余告在事者太守王子司李張子曰是役也毋費民財毋勞民力一切經營毋怱心目不則以振興盛典反爲厲民之舉乎是重余咎也予用是懼其悉余志以從事一時在事共諒此意不聞朘削之維艱而巳遍觀厥成矣嗟乎仙跡重新曾何關政治之得失聞之韓昌黎記滕王閣曰令修於戶庭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是山川之致當府事修和之日乃悠然其有餘情今縱不及追美當年而不修前人不廢後觀庶幾自我得之使在楚君子退食自公載酒江干臨風岸洋而文人杰士搦管落思江山開顏即野夫士女以游以泳亦熙熙然有化國舒長之樂此日之山川可知也則此日之民物可

知也詎止風流快事哉工既訖余亦言旋時矣雖然余去而諸君子在也諸君子去而邦人士在也即此日之邦人士有時盡而後此者未有極也是故諸君子樂之而余樂也邦人士樂之而余又樂也至後此之樂未有極而無非余之樂也不然余居楚之日亦寡矣而豈爲一人之私哉考稽舊制重樓百尺夌雲耀日其規模壯麗誠爲江漢大觀而今竟約畧規畫不幾因陋就簡狹小前規令昔人笑我乎日否今昔之不同而時勢之各異也昔之人處四方無事之日府有餘帛廩有餘粟故能

乃作歸併詞意跌宕現珠有如仙境在中

與山水爲徒放浪逸志各極其致而一時勝槩得以盡情爲之而無所慚今何時也爲之而不如勢必求如之而中止故寧不如而爲之勿求如之而不爲此余所以決意爲之而不敢終待也使置我於前我亦能如前人置前人於後前人不過如我而止此樓也千秋之名勝而成一時之新觀矣天地間盈虛消息之有數時未至不得而爭之時既至不得而辭之余今日者與諸君子適逢盈息之期而江山增色耳目忽異使其以一日之盛舉俾姓字得託此以無窮分榮實多又何必較尺寸於今昔乎予之作記也紀其修之事修之時有如此耳若夫此樓佳勝縱口生筆端恐不足以盡其萬一余不敢瑣瑣以瀆山靈也順治七年五月初五日記

黃鶴樓滕王閣古今名勝天下人皆知之而余見滕閣讀子安序已如置身閣中矣此樓廢興者三前人豈不爲文而卒多不傳何也點綴仙蹟非仙筆不能相副故爲文難而傳之者寡也文不從樓上敘橋皮往事不從修字後丹腹浮文而始發其所以欲修之志經言其所以不忍轉修之心究及其修之而景運維新民物咸熙之狀一篇中全是烟霞飄緲不似人間塵世而使人觀之心上皆有樓在目中如見鶴舞覺序滕閣者典麗勝駢偶亦勝而靈奇超忽此爲過之殆境有仙凡而文章因之有異也歟

武昌九曲亭記

武昌陶侃孫權之所守也。二公壯烈，或有志中原，或左伯江東，其在當時為最盛。城西三里，有所謂九曲亭者，東曰寒溪，西曰西山。蘇子瞻遷黃，黃之山水，赤壁而外無甚佳者，往往乘舟而南適志茲中。子由為之記，於是亭獨以蘇子傳。是歲春，余來壽昌，陰雨浹旬，居數日，出遊郊外，徑泥石滑，至寒溪而反。二日雨歇，遲望峯嵐，溪雲飄緲，依稀朧塵，數斗爽然都盡。及至山下，九廻十轉，森森崚嶒，校登而上，始達於亭。聞其亭先蘇子有之，至蘇子而

大創，羅列西山勝槩，旁多惟石古木，參差向背，効於左石。數百年而後至弘治間，武昌視篆者新其亭，易之曰懷坡。今其亭猶在，一二惟石離離山阿。昔所云古木千尋百圍，不可加以斧斤者，無之。亭之上，遠眺大江，近視城郭，登臨其間，心怡神曠，樂哉斯乎！蘇子蓋先我而得之也。繇亭而西，是曰西山。舊有寺，今存不及半。寺前一小石書曰洗劒池。岸下有井，傳云吳王洗劒處。門內金剛四尊，屋宇頹圮，金像裸體，日飄飄風雨中，不知何季子命易主供殿。殿前梅花一株，其蕚方葚。蘇子詩步上西

山尋野梅，是或遺種與？未可知。寺僧僅數拾，種貧甚，中無方丈可棲，陳塌佛側。殿南有泉及井，出自石中，余刻其石曰石眼泉。後舊有松風閣，今不可考。僧又云山嶺有吳王試劍石，余不及觀而轉。比及於亭，循曲而下，曲盡而息，復遊寒溪寺，迤回廊，登寶閣，浮圖精舍，排闥而盡歷之。殿後墻甚短，墻外皆山，若翠屏然，青松綠竹掩映。短墻之西，舉手可攀其枝。每遇風起，松聲鐘音兩相應。寺後云是陶公讀書處，無棟無宇，半畝閒闢而已。寒溪源出山中，離寺尚遠，紆絹旋折，向寺邊過，出山而注之

江。偶來林間，坐卧石上，聽水聲，日鳥飛，悠然若有得，而未可為不知者言。余前日之來，入寒溪，望西山，歎淋淋者遲我。西山之遊，今日重來，乃知前日不獨遲我西山，并遲我寒溪。此間風雨晦明，光景萬千，恨不能數向此中遊也。余因是重有感矣。夫古今盛衰之數，在人者固不可得而主，至於山水之在天地間，宜其古今盛衰之不相關，而胡以寒溪若此，而山若彼，豈其世變難知，即山川亦無如之何也。余因是重有感矣。有為之言者曰：讀好文字，如看好山水。由今以觀，昔吳雄圖不可問矣，山

文以事至
亦以文傳

接文令文
處一是二

水風流聽諸人矣獨有子由一篇文字千載傳誦使後之學者披其文想見其事松蔭餘韻烟雲盈楮鷄鳴晨夕在在如有九曲焉嗚呼文章豈有今古哉

曲則惟九而文之中不啻千廻百轉若歷一曲更有一曲愈曲愈邃愈曲愈勝至於曲曲不知所之我今三復不能誌其一曲公一遊歷間何獨於曲之中曲之外曲之上下前後左右無不洞悉胸中而揮洒毫端耶前有易亭者曰懷坡後有再易者得無取蘇子與今

記蘇子者而並懷之乎在蘇子當年應不謂千百世以下文有記九曲亭如斯文者將駕蘇子而上之吾恐蘇子亦嘆積薪矣

讀書如游
山遊山即
讀書善譬
游山人是
會讀書人

理一致
山窮水盡

君山記

嗟呼山水豈有盡乎哉孔子自十五志學至於七十孜孜矻矻終其身皆讀書之日也自今觀之書於孔子盡矣讀書如孔子至矣使孔子於七十之後豈遂廢書而忘學乎曰非然也然則孔子當時猶有未盡之書乎亦曰否理有一致而變不可勝窮以爲盡則盡矣以爲未盡則又曷嘗有盡時也予過洞庭者三遊君山者一其始來則在巳丑七月時方新秋湖光灧冶萬頃蒼茫予歌唐人之什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繼來則秋

行盡矣九月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予歌唐人之什曰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其三則是歲之春三月也日長風暖柳色青青予歌唐人之什曰岳陽城上聞吹笛能使春心滿洞庭於是與客泛舟湖水之上徘徊君山之間泊軒轅臺歷酒香泉步柳毅井登朗吟亭一時登臨所至覺山水瀟灑反而登舟望醉樓而搖曳也舟中數日有是哉造物者之無盡藏也吾於湖山一至之再至之他日有相問者予必曰曾至之即有問及湖山之況者余必應以前日之事孰知其不盡於是也嗚

情叙三至
洞庭至此
始開門見
山

千里來龍
停而未發
過峽方有
佳境

呼茲足以盡湖山否曰盡之矣湖山無盡吾亦盡之以無盡可乎昔韓昌黎自藍田入商鄧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山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由郴踰嶺蠻猿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曰吾於山水飫聞而厭見矣今其意乃猶若不足蘇子由上韓魏公書曰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天下之無盡也類如斯而謂予盡之乎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予未登泰嶽而望海若猶未及孔氏之門而言道也其不敢以湖山盡山水者蓋以此

置君山於白鶴烏石之間秖是一峯屹立惟其在洞庭湖中山光映以水色遂覺巴陵勝槩至此別是一觀觀文於三過洞庭歷時攬勝不憚縷悉然後一至君山縱標而極目之作者山水瀟懷讀之山水瀟幅山水無盡文人之心有盡乎哉

岳陽樓記

天下之奇觀不可多得而士君子之足跡又不能徧歷於其間以不可多得之奇觀當不能徧歷之足跡此山水所以有知希之感也岳陽樓天下之奇觀也山奇而幻水奇而壯後之人縱勉載筆度無踰少陵詩文正記者余謂岳陽勝狀與天地同開闢乃萬千年而詩記出於以見奇觀不乏而名文蓋寡昔伯牙操琴鍾子期聞之一則曰先生之志在高山再則曰先生之志在流水余謂伯牙之琴調絕千古不有子期則高山深水其誰知乎已

丑秋冬余兩過岳陽未遂登樓越明季三月復至巴陵春和景明雲淡風霽於焉登樓憑眺遙望洞庭水波映日金光百道不啻朱霞天半而水際烟雲倏濃倏淡若聚若散恍乎縱送之多致飛合之有情也其湖中兩山似斷似連一段山畫雲起之趣如觀古畫圖然少焉徘徊樓畔樽酒盤桓不覺清風徐來漁聲互亂斯時也觸目快心寵辱齊捐其觸於目者可望而知可舉而名其快於心者意得而會口不得而言此間風雨晦陰不勝其變乎之來也適當湖山放色風日熙和之天雖未可自

天假之緣
山水其異

命知音竊亦自惟其有緣也猗歟休哉獨是岳陽風景不殊而登樓有江山之興未免有情亦復誰遣攷樓之始不詳何年今所存者乃太守戴光啓司李陶鼎所建其時紀自崇禎庚辰爲時僅拾壹載縱未至飄搖而四壁不完雕檻半折層折樓空覩之嫈然遂同分節公及太守司李議爲脩葺與有同志捐貲以治刻期鳩工爰命遊軍董其役前乎此者寇盜充斥戎馬生郊欲求一日之優游而干戈驚心寢食不遑弗可得今湘沅漸復鴻雁方集得從諸君子遊幸矣昔楚襄王遊蘭臺之宮宋

與民偕樂
楚君臣焉
能樂此

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余願守土之吏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惟能憂者然後能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不則岳陽奇觀僅同於襄王蘭臺已耳竊恐宋玉不取也是爲記

天地能開闢勝境而不能開闢文人之胸岳陽與天地同闢乃萬千年而少陵詩文正記出别是一番開闢少陵文正後於今几何年而是記出又是一番開闢余不及讀前人詩記而讀是篇中千態萬狀錯落變化氣吞雲夢詞憾岳陽但覺神越氣凝颯颯乎欲褰裳而就之何必更讀前人詩記謂此文即少陵詩文正記可也亦何必思覩岳陽樓謂此文即岳陽樓可也

望洞庭記

已丑之秋巧夕次日余採風三湘泛舟長江中望巴陵十里許有磯隈陵泊舟磯下不葦不蔬脱粟星星以永薄暮少焉半輪新月已上踈楞間徘徊之而不能寐因縱目曠觀北望荆河浩浩乎排倒雄流狹江而去南望洞庭湖水蒼茫秋色瀲灧蕩乎莫究其涯際唯見月流江心星羅舟外一時皎月踈星離落可觀幾不知舟在江上安識其身在舟中也江乎天乎吾惡乎知之良久入舟睡夢遊故園童子喜余歸來倉皇啓扉延見高堂訊及湘楚之事應曰無他唯洞庭一湖洋洋乎楚南大觀也哉夙昔夜遊星月送暉迄今猶可指之余親交口而曰嘻子何以能至此耶方依依膝下見庭前塵起幾度呼童掃之無何夜半鐘聲驚余而醒起視窗外江流依然星則歷歷而月已移西山矣嗟乎人舟中之人也胡以江干胡以丘園胡以瞬息而千里果孰眞而孰夢耶余又惡乎知之未已也請振衣待旦蚤過洞庭看其氣蒸雲澤波撼岳城以竟巴陵之勝事

洞庭好寫望字難描文則叙望之由盡望之致極望之變至於望而夢夢而醒醒而復望身近洞庭心遊故園心到故園口説洞庭若寐若醒似幻似眞月流星羅是方入夢時景星踈月移是夢初回時景夜候分漏恰是一夢蕉耶鹿耶蝶與周耶幻莫幻於此眞莫眞於此矣至振衣待旦到底是望一字不實詮洞庭而洞庭已在望中讀其文亦如望洞庭目迷心眩茫無涯際惟見烟波飄渺一片空靈境界

臨湘孔子廟碑

為學王師故曰素王

粤自生民以來聖人而君聖人而相聖人而士者不一其人而巍然萬古常尊者獨宗孔子余諸生時執事春秋一時有司周旋登降之節進退趨蹌之儀與天子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如此其至也往者侍從太廟侍從國學因得觀所謂禮者自孔子以至顏曾思孟四子天子皆北面跪祭誠敬無怠十哲以下始命侍臣分獻禮行樂奏規於太廟於乎天子之貴退而修子弟禮區區有司云乎哉雖然不觀於國不知聖人之尊不觀於鄉不知聖

吾道中有心人

發書同心句亦古勁可喜

人之大鄉學益世道人心之綱維也慨自兵興以後儒生縮首山徑學宮鞠為茂草有司輩今日支兵明日應馬兼之武夫恣睢文吏折氣敦詩說禮之儒悔不如彎弓躍馬之子幾何不望聖門而涕洟也然而吾道至此有心者憂之岳州司理李子署篆臨湘睹聖廟頹廢凜乎其有餘恫議為脩葺巳丑秋冬間予還自星沙諸生求予一言是春再過其邑訊之理日工幾竣聞之而喜廟貌新吾道興矣自此以後春若秋朔若望有司傅士率弟子群拜且祝不獨臨之髦士正誼明道為國之楨下則細民孝弟力田共明親長之分以無即於戾庶幾乎化行俗美而先王雍穆之風不難再見於今日也於是乎書

聖道之尊且大後人不能贊一詞極力表揚祀典而聖道尊且大者自見文能証聖具體而微矣

屈賈雙祠序

韓昌黎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取酒以祀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予歔欷而不可禁嗟乎屈子宗國不造家鄉云亡忠魂已逝蘭芷誰芳迄今讀離騷經歌有思而哭有懷百世而後猶感之胡當日荆懷之不悟也有是哉賈生之弔屈曰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是謂知屈之心耶是謂不知屈之心耶逮後賈生懷長沙而思舊過文帝而太息卒之梁王墜馬而身

與之殉嗟乎賈之與梁與屈之與荆異何其自苦若此豈其歷州相君言出於賈而忘之耶抑人臣心事弗可預期設身處地而後得之耶余終以悲賈之傷勇也獨是千載下兩賢同祠忠烈長存已丑九月余過星沙瞻拜二公之側歔欷不自禁於是乎序

離騷經治安策古今傳誦不輟而以其大節論之屈忠而過憤賈忠而傷勇竊嘆才人文勝而每於道理上有見不透徹處此其理世所共曉文故置屈一邊不爲低昂而獨取弔屈數語忝勘互駁使賈生返而自問諒賈之遇哀賈之苦即屈之心無不可知應令比肩同祠者相向而哭又復相視而笑

續赤壁賦

昔聞王荆公菊花詩曰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是詩也蘇子疑之遂以遷黃其後在黃五年治東坡步雪堂咲傲臨臯之下泛觴赤壁之陽一葦自如萬頃可航懷瞻達於今古興隨在以徜徉方其孤鶴夜半橫江而來也不知蘇子之爲鶴與鶴之爲蘇子與蘧蘧然鶴也栩栩然蘇子也蘇子不可得而知而況於予乎噫嘻我思之矣蘇子之遊在赤壁而不關赤壁江上之淸風山間之明月在赤壁之間而不盡赤壁之間我非蘇子不

知蘇子而江山如昨安知我之不知也庚寅之春余旅江上渡龍蟠乘艑艫遊於赤壁尋蘇子之遺跡乎两賦之宏章亭荒台蕪石斷碑亡弋奇文而不獲聊洒酒以旁皇須臾大守持扇遺我几前上寫两賦讀之鏗然予乃揮扇鼓風倚風流連而感曰賦之不硨而扇也蘇子其何知焉嗣焉而煙消日皕嗣焉而風微雲亂登磯頭臨斷岸漁歌洋洋江水漫漫秪此半日優游而山川雲物陰晴變換胡爲乎數出其態度以供我之泮渙旣俯仰於登臨旋徘徊而三歎回首日暮彈鋏而舟於是鼓棹長嘯而歌曰白雲飄飄兮青山浮長江滾滾兮天際流片帆悠悠兮我何求舟發未幾風逆江鳴遲望岸上燈燭熒熒行十里始泊岸不覺長夜已三更

赤壁两賦亘古來蘇子一人盖已前者莫爲之前後者莫爲之後矣而不意後有續其賦若斯文者非蘇子尚有留餘以俟後之續之也有蘇子其人則有前賦又有後賦有如蘇子者其人則有前後賦斷不可無續賦殆胸有萬斛筆無點塵故叙事處帶有議論寫景處閒以嘯歌其致悠然其韻鏗然而其接落轉換殊走毫下九跳紙上蓮生舌端又復自然而然賦成紙貴與前後賦鼎足而三懸之國門定當易字千金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蘇子瞻曰王元之自黄遷於蘄卒於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蓋國有君子而人咸倚之以爲重無足恃者宋咸平二年元之守黄爲治竹樓二間與月波樓相通更作記以書其事黄州之有竹樓遂以元之傳是歲正月予過齊安問竹樓無有知者目元之記曰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今黄岡脩竹如林而其樓之不可問豈黄之無竹哉無元之也時綏寧方令代攝黄李予命之曰斷碣殘碑古人之遺蹟在是矣片石可出千載有知汝其爲我求之四月間自巴陵還鄂而方令來謁云得文徵明書竹樓記於黄之兵厠移砌赤壁之上予謂元之爲咸平名臣丰標岳立予瞻尚景慕其高風今復置此記於臨皐閣吾思風來江上月過磯前二公不逝多應自慰而不識亦許其緣之與否猶恐斯石之不可久也爰命重鐫以永奕世不既其寔既其名竹樓其有幸乎

曠懷今古甚矣事之可傳者以其人人之可傳者以其文也不有記竹樓者竹樓何足傳

不有書記後者竹樓記几於無傳知元之者蘇子其在一代中蹟可考風可聞然而蘇子外無之此其緣已異也而猶不足訝也知元之以及蘇子者則有若今之書者千百載而下世已遠言將湮元之以來蘇子而外又無之此其緣則甚異也誠可訝也而實深可幸也嗟乎記竹樓者與懷竹樓記者與書於記後者與道既相同心故相感吾烏能分其古人之與今人而何敢謂今文之非即古文與

此段鉄壁 無窮波瀾 求全不費 上大 設使求者 得石碍他 得海棠詩 所得不求 而得妙甚 絶妙 所得俱非

所求得未 得有益乎 快舉一時 並集 天下事類如此 余自得詩有之心為之

得蘇子瞻定惠院海棠詩

余正月游赤壁感兩賦不可得命有司勒石以備故事工旣訖署黃李綏寧方今報命曰工竣矣然天下事有求之而不得有不求而得之者敢爲大人道之大人方委職刻賦事職攜石命匠鐫之而覓佳石不得忽傳城南有斷碑可劘取者急往視之乃東坡定惠院海棠詩也雖非蘇子手筆而讀之皆先輩賡和諸詩洋洋灑灑風流想見古人職不趨視匠石將磐而用之矣不惟蘇子海棠詩不見於世並賡和子瞻者且自今淪亡矣復得竹樓

記於兵燹而山中人又持坡公像以示職立命勒石並竹樓記海棠詩同砌赤壁間更捐貲脩亭栽竹數十竿植柳數十株今亭成而瞻公之像讀公之詩與賦江流有聲竹柳掩映比之春初光景不覺改觀說者曰天下事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如海棠詩之得也雖後之人爲之乎豈後人意想之所能及哉此固坡公之志也而實坡公之靈爲之余退而書之以志其說

海棠何不可得而定惠院海棠詩不易得即海棠詩雖已得而得海棠詩之文不易得因賦得詩且得坡公像奇因得海棠詩復得竹樓記又奇借方子口頭節寫作者心間事奇而今人讀之若志其爲作者心間而適眞在方子口頭更奇千古奇事千古奇文

緩刑篇

甚矣王者之治天下有似乎天地也天地有四序然後萬物資始而資生乃太和元氣不在陽春煦日之中而在嚴霜凍雪之下然則聖人之心亦大可見矣慨自風之不古而搢虔之吏工於督責煆煉周內之術勝重刑而刑煩是知刑之爲刑而不知刑以止刑誰復問先王敬慎之意乎昔夫子對衛將軍文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玆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

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無策而用轡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嗟嗟立乎後代以指古初大聖人德盛化神移風移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固非俗吏之所能爲不則有如文子之言轡策並用不至慘刻而流爲忍人庶幾可無後世之過而無何知此者亦難也余忝綱紀之重嘗怒奸惡舉不敢任生人而不敢恕有罪刑人而不忍及無辜乃百姓今日之罪則又有重可憫者矣其情罪可原輒開一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以廣浩蕩之皇仁至情罪之不可解者求其所以生之而不可得未嘗不愁然若疚而嘆其非盡百姓之過也使曉諭有素風鶴不開有司潔已惠民而有家給人足之樂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終歲斷獄不過數人豈非盛世之休徵乎由今而論以爲當時之民異乎後世何以前乎此者亦不可多得此其故蓋可思矣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不失其罪其於怨遠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明於此而嚴霜凍雪之下涵有春和刑之所以生天下也

刑期無刑即先王未嘗謂刑盡可廢文特拈定緩字以敬慎爲之綱領喜怒不任是緩之初心愁然若疚是緩之苦衷非曰情罪可原當緩者始緩之也乃於生不可得必不當緩者仍是欲緩之心即至終不能緩而所以欲緩之心自在激烈悲憤發而爲文銘之白雲秋暑民自不究無怪乎于公之高大其門也公眞仁人也夫抑眞文人也夫

思乃爲用學不學便是妄思

軒見何思

思字賤

思軒説

君子之居也左有圖右有史盤盂必銘几杖必謹
豈以爲文薈無之而非學也余入楚數月齋居鄂
署蕭蕭一室圖書數卷無異環堵歌風之致署塌
壁間吳子穿窗爲戶靜坐窗前縱目戶外好鳥噪
枝柳蔭滿庭每遇風雨一種悠然況味益人爽致
處良多余曰是室也其軒之軒何名命之曰思夫
軒何以思名也請爲之說心之爲體淵然內涵一
發爲思而已有不能自制者矣思嚴則慾寡慾寡
則神清神清則志肅志肅則四大片念之呼吸[illegible]

思軒説竟是學者正註疏

思及元初自然神情流露

可上通於帝座而況於人乎是故大學正心工夫
端在誠意意之所動即是思[illegible]之所發未必誠故
大學一書言誠意孟子一書言思誠誠固是一思
亦非二人自入世以後世故漸深天分漸短日復
一日竟不識其本來面目特未從元初一思之也
豈曰不是正緣移志紛華蔽情物慾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已耳不思而忘其本思之而逐於末思與
不思二者交譏吾何以正之正之曰思古人誠想
思路通[illegible]誰得而知之惟從獨知之地戒愼
不睹恐懼不聞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思字歸宿於此一生誠正工夫

通是無思而無不思無不思而仍未嘗思思之爲
思如是而已余今日兀然獨坐夙夜旁皇懼進無
可盡退無少補廻環志慮惄然若疚勰勰焉不能
已於思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易之艮曰思不出其位詩之駉云思無邪以
之終身其庶幾乎故命其軒曰思

想其命軒時必有所思進盡退補末方見之
而余以爲此其思之大者也然而其思不自
此始自讀書考道以迄致君澤民無之非思
無之非學實　思之有得而其所以思也乃

其所以爲學也不然我豈無思何其於不當
思者則朋從爾思當思者反茫然不思而今
也讀公一言尚作數日思耶

人可天先儒亦是知此說

[illegible]

可見可首則猶從繇過

故過不遠形有寔踐今日人在與中諱背道反於此

月食文

日象德月象刑日月之食歲歲有之雖陰陽生尅度數一定君子屆期必爲之恐懼脩省以應之某備官風紀任遇其時雖刻意補過不過簡點日夕事止則身已耳尚以爲上有天子下有宰相國家政治得失刑辟出入君相之任而非可責之班行之小臣今出使南楚四月之望逢月食陰陽先期以護月典例告及期集釋道撾鼓鳴鑼其聲振振某亦爲焚禮避位署左踧踖不寧曰護月之典如斯乎因思月之食也月之盈也日中則仄月盈則食

亢之有悔君子惕之又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人雖聖賢豈有無過之理特君子有過人可以見而已可以言後世之人其過未嘗不爲人所見人雖見之而已不可出諸口則其不可告人之心事有言之而媿滋甚者我不能必已之無過但使已之有過可以告人庶幾可見君子也夫受天子之命遊行茲土政治得失刑辟出入惟予之責如有任喜怒以黜陟者某之戾恐好惡以輕重者某之戾惟望摘某之戾以相示人吾之師也言吾之箴也常弦弗遑敢

不百拜

紛塗弹尤執扇秉燭文中一字不及而獨於恐懼修省暢發前人之所未發過可告人卽可告天與温公淸獻公同一心事而喜於聞過勇於改過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人不當如此凡人自爾室屋漏立身行己至於上致下澤無時無事不當如此文特於月食發之豈曰於其月食也而後當如此耶

挽合歲月以竢實堅處

此等文字自然從性情中得來

學者發身工夫一部道盡

社義

問凌霄之姿其發而若是乎曰否冲天之翮抑生而爲然乎曰否何也曰竢之以歲月而已矣夫士則亦有然者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理非有二處而士歌先王之風出而仕行先王之道出處可以見先王而士其庶幾乎然道不可以驟致也齋居以習之群居以論之優游歲月以漸漬之於文字中得性情復於性情中得文字一代之文章在是卽一代之事業在是安見聖賢之不可學而至也余爲楚士立社者五武昌社曰江楚岳州社曰君山長沙社曰三湘衡州社曰江東常辰社曰桃源丘陵學山而不至山百川學海而可至海其漸漬然也吾願楚士之學之也楚士勉旃

立社有五而勉以學爲聖賢之義則一優游漸漬非實有得於性情之事文字之妙者不能曉暢其義楚士知此義一鄉之文章事業在是天下士皆知此義一代之文章事業在是此作者之眞文章亦作者之大事業

士若師弟民若父子可知

士必自重而後能重士

從恤民推及愛上

學田碑

周室班祿之制與班爵等其制爲恭重士修之於家而獻諸天子之廷果志在當世思有所豎立以自興抑徒竊升斗以自潤諒士之賢者必有以自處夫士之自處爲不薄顧上之所以處士者可不審士所處詔祿有典先王待士之意篤矣余思今日之良士卽他年之廉吏祿以養廉明王之賜而在外諸君子恒設學田以養士楚疆兵火二十年於茲田荒丁亡遑問其他然士之流離辟燧之間遭遇不偶獨歎上之人豈其忘情樂育特以時事孔棘不遑以士是念誠爲闕典余巡楚周歲時與楚士談經究義立社江湘一時二三子咸樂從游雖職司風紀然而有師弟子之雅在文章樂事余庶幾矣於是捐貲治學田武昌府九十畝岳州六十畝長沙府二百三十畝常德府一百畝除完正供外歲穫租若干每年付刑官收貯報院發給豐年留爲觀風賞賚歉歲用爲寒士賑恤豈謂茲足以重士聊誌吾重士之意云爾抑有說者往見他處學田有州縣而欺隱者有學道而侵奪者殊失當日本意余敢以薄道待人而爲此言惟與後人

之我詠以毋變其初是故心前人重士之心而設田其事存乎我心余設田之心而重士其事存乎人予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他又何知焉爰勒諸石以書其田之所自始

昔人云學者先治生生計不足必嗜利以喪所學故重士者欲教之而先養之所在置學田如許恩意周浹而囑戒後人之辭宛轉淋漓此與所以養士此文即可以教士

湘游誌

吾觀天地之大也在上有日星雲漢在下有川流岳峙日星雲漢有目者得而共覩之至川流岳峙不出而觀覽方州茫如也昔司馬子長周游天下歷名山涉大川為文益壯余才百不逮子長間讀廣輿諸誌見三楚山江為天下雄以言乎江其在北由秦入者則有漢江由川入者則有荆江其在南則有湘江一統誌云湘水源出廣西陽海山流出分水嶺分泒北流入長沙界湘者相也言有所合也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於洞庭寰宇誌稱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余秋初舟次巴陵見其暉陰萬狀洞庭勝景入吾望者已十九矣及抵長沙挽舟泝流上之湘潭西陽江干舳艫千里市肆百家問之則曰兵卒貿易而已而潭之居民鮮有存者使在當年淮揚鹽賈粵湏鮫客南往北來日不暇給則其騷人游士行歌互答聲振林木響遏行雲此日清湘之濱又不識是何景況過此以往登三門上昭靈諸灘風急水吼石磯稜稜一舟如葉萬浪環歐余因為誦温公

之詩晚泊舟沙岸神氣稍閒命舉網求魚人之未獲而余輒𤇾喜之或詰其故余曰得魚則魚憂不得魚則魚樂余亦憂魚之憂而樂魚之樂也大日鼓棹再上徘徊舟中無何而南嶽又入吾目矣思五嶽之雄衡莫火方爲南國諸山之祖其峯七十有二星峙南州遊之不勝遊觀之不勝觀惟上廻雁峯頭低九嶷而小湘流可乎回首大行白雲依依余更有不盡之觀在

從湘守遡流窮源支分派別湘之景盡矣從游字遠矚近眺撫今追昔游之情盡矣人謂不游不能知湘余謂游湘者僅能知湘而未必能知湘之所自出所自入所自分所自合究亦不知湘之所以爲湘如兵卒貿易此游覽之所及也賈客往來何所見士女歌吟何所聞上回雁峯所以終游之事也太行在何處白雲於何生湘則猶是領游之者何如耳天下有未爲湘游者乎讀是誌不游可也天下有曾爲湘游者乎不讀是誌與不游同也必如是誌斯可以出而游湘可以出而游天下矣

遊岳麓記

長沙郡西十五里有岳麓書院是晦翁南軒兩先生讀書處院後山巔有古大禹碑傳者以爲玉書之遺筆余七月渡湖採風至長昔分節鎮于谷玉太守張子調鼎來請爲岳麓之遊乃以衡陽行遽星槎南邁速中秋始還分節公采薪未出太守復爲敦請昔有頒詔使者王子遇符同余自衡來邀彼同行於是鼓棹浮湘者十里而登彼岸頭岳麓已入吾望自此以往荆蓁新闢紆徊展轉又歷五里許始陟先生之庭覩其頹圮之狀木石生叓止餘斷碑數段遺之荒烟衰草間因與王子張子徘徊其下慨然而嘆曰昔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以無寓人我室毀傷薪木諄諄爲小子致誡齊師犯魯而過梆下之里兵不敢入三代重道之風蓋可想見也何至今日而先生之靈曾數椽之不庇乎余曰否是非所以論先生也禮樂雖廢而肅雍自在人心今庭云圮矣而精一之與先生紹自鄒魯惠迪來學者自千載如同一日知不與堂搆共銷況後之君子生今懷古而有羽翼道教之思先生之志也先生之幸也少焉乘竹車造絕巘觀禹碑

善觀者方知其妙

形如虬龍體似蝌蚪允矣三代以上之文乃今日而見之雖有異書吾不欲讀之已因與坐臥其上回首郡城見晩烟四起歸鴉飛鳴俯視湘流繚繞襟帶之前又不覺別是一觀想先生當時際南園淸讌之日星沙萬戶之盛讀書山中幾數十年則其風雨日夕縱目山江直以其身與造物者遊不識此日之襟懷樂乎否否

七十二峯透迤綿綿於衡陽星沙之巓遊不勝遊何爲乎記遊岳麓以此中有朱張兩先生書院在也故於岳麓名勝處槪置弗記而所感慨者兩先生之道敎所企慕者兩先生之襟懷先生與造物游記者與先生遊矣有兩先生書院而岳麓特著兩先生其人中之岳麓乎有記遊岳麓者而兩先生著岳麓乃愈著是記其文中之岳麓乎

有力量方能振拔以崇正者相士云

楚文崇雅序

余嘗讀六經旁及諸子退而嘆曰聖人之道如日月賢人之道如星辰今之學者不識先正之遺而入於離岐之途以自迷其觜徃率由相士者自是聰明謬相許可非伯樂之識而過冀北之野詡詡然號於人曰無留良矣乃人亦輒以爲伯樂也而信之嗟嗟豈當吾世而遂云無良哉吾友湊淸起家麟經望聳國門玆膺簡命持衡江楚入境之初亟以崇正文體爲兢兢先是選集已丑會墨名曰正音遍爲頒布挽一時之風尙而力追先正今武岳兩郡試旣訖讀其所錄諸士卷典而雅奇而法幽而遠淡而超如掃濃雲之翳而覩日月之光不覺耳目忽異一時士子毅然自命無不以聖賢自任文章者代聖賢而爲言吾之言言聖賢之所未言而又皆聖賢之所欲言則聖賢之徒矣道聖賢之言行聖賢之事便是希聖希賢文章之義亦大矣豈可僅僅作章句觀昌黎有言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靑天白日奴隷亦知其淸明譬之食物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聖賢之言載於六

經其於人也不啻布帛菽粟服食之而未有厭此之不務而離經叛道詭異相高文字之不歸於正而人心風俗隨之矣此漢淸諄諄崇雅意也漢淸今日以玆課楚士他日以此報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早於秀才時期之余願楚士必先勿自負然後可以不負吾師不負吾君禮經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楚士勉乎哉

・文何以謂之雅雅者酌理敷詞言聖賢之所欲言皎若靑天白日旨若稻粱膾炙者是也公無事不歸於雅而其爲文論文無在不勉以雅故樂得崇雅者而序之在楚則爲楚文言之耳此序出而天下爲文論文者如覩靑天白日如嘗稻粱膾炙無不以聖賢自任雅道是崇其功獨在一楚也歟哉

江北文三集序

花卉一時 山水萬古 垂應字樣 雅飭

垂世之句

思路快爽

爲此文時 其如風生 兩腋

文有仙姿 必自桃源 同坐而來

古今文章之道有二有垂世之文有應世之文垂世之文如佳山水莽蕩嶔巇應世之文如好花卉紅紫芳芬余不佞乘使車來楚星言命駕願早入楚疆以觀江漢人文之盛至信陽道上遇雨偶題句云車前雨點輕輕拂留洒湘南億萬家及入應山而七信宿不休幾爲雨所苦矣夏仲至鄂渚炎暑薰人永日難消思得好風來座爽我懷抱竟戛戛乎其難之忽念尼出其所錄江北文三集示余余讀之未終篇而佳麗可人奇葩相逆已忘其身在客而時方暑矣或戛玉鳴金音韻鏗鏘或滿幅嘽陰氣象萬千大有孤鶴飛來夜半橫空之致而瀟湘雲夢之況亦復洒洒筆端爲文僅數十卷而佳山水好花卉都在其中余今日幸誤桃源矣念尼三年於玆笥中秘書肯再出示余使我一誤再誤否

詩云穆如淸風又曰其風肆好可見好文字悠然入詩爽人懷抱如是文從炎暑中思好風景出文集如佳山水奇幻幽麗在峯峦波瀲之外非卉萋花妍色澤輝映者比也文之

的堪垂世者此也

湘澤行吟

羅督師

三十年來佐命臣星旗特命照熊濵風生鼙鼓河山壯日到茅簷草木春心血數升嘔社稷丹忠一點灑君民聖明不必憂南顧江漢磐宗久有人

王雪櫃旦指楚北

彈冠相慶故人情何事聯鑣駕楚城負弩前驅憐我拙策驄新發壯君行遥聽法節搖山岳引領仙車待廓清江漢中分南北𢌞埋輪自信不如卿

除夕寄爾瓛兄

旅情偏恐物將牵桐水江雲各一天夢到家園忘作客春來南國喜新年臙脂山半嵐光紫鸚鵡洲邊碧草芊骨肉天涯幸聚首酩然旦自嘯風前

蒲園即事次漢清韻

浹旬陰雨喜初晴雨後天光分外明花滿上林人欲醉風吹蹊柳鳥爭鳴枝枝𧁥李盈門逈朗朗氷壺映座甆天下文章莫大是典墳留取樂簞笙

過蒲圻王念尼去思亭

如玉風流我所思東來今日過君祠聽言絳帳燃藜夜永是春風拂座時文字不譚三古後孤標旦

以千秋期感恩知己誰軒輊吾友巖巖百世師

端陽訪張伯珩

爲逢蒲節慶昌辰特向山中問故人瑞氣蘢葱來
酒釆仙雲飄緲抱車塵繡衣此日炫珂里鐵面移
時冷峽津攬轡休嗟蜀道遠雲峰峻處好圖麟

古別離 中秋

送君十里望雲州河畔歸來兩淚流翠被無情誰
共煖草橋有夢應多愁倚欄漫想昨宵事對月忽
驚此夜秋江尾江頭何有已悔教夫壻覓封侯

寒溪寺

武昌西山下其東有寒泉瀏出淸而潔酌來淡以
玄氷心知自冽塵想從今捐曲肱蓊苔上日移不
記旋

其二

尋勝過雲寺浮生半日遐莎穿石徑底花落溪邊
驟雨洗春山翠鸜鳴斗酒嘉寄思天半外聊坐聽
南華

九峯寺

倚山次第起猛石怪而崖顧此金莖迥誰將玉斧
開禪心甘野月御墨飛瑤台永鎭山門下毒龍不
敢來

君山

湖光說道好須上君山看荊楚無雙地西南第一
觀濤飛驚日滚水遶縱龍蟠狂興登臨皷長歌天
地寬

洞庭湖

三月湖上遊獨駕一孤舟青草生滄岸桃花飛綠
洲春光何處覓煙景自悠悠擢曳中流去回首望
醉樓

喜雨

春雨如油惠玆田疇一犁云足浹旬何憂出郊視
之露濡千丘農夫志喜我心悠悠

寒溪

維彼寒溪既冽以淸孺子歌曰淡而無聲潭底日
照岸旁雲行有龍吸去霖雨蒼生

洞賓先生讚

天高日遠俯仰無窮意不在酒三醉樓中陶陶眞
樂不與世同丹成九轉乾坤鴻濛

嘲坡仙

赤壁風光海外天孤槎夜泛斗牛眠西風不向圍

林過來送坡仙作壁仙

坡仙解嘲

臨江灑酒已多秋學士風流尚未休此地蘇郎夜
夜到荆公能得幾廻遊

赤壁懷銅雀臺

春深銅雀月初紅武帝宮中繐帳空歷見二喬閑
細語憂回搔首怨東風

庾公南樓

近水樓臺月有光風來西嶺送梅香高山流水依
然在試上南樓乘庾涼

二喬墓

絶代佳人少連枝一氣噓君臣伯業壯姊妹國乘
書不道百年後空餘一古墟凄其烟草下左右惟
樵漁

廻雁峯

舟辭關門地雙雙逐岳磯沙明驚歲晚日暮嘆音
稀何怕雲峯麥但愁鄉國非歸心到此切不忍更
南飛

九日武陵雨歸

秋雨連宵足歸思客夢長三江莫問水九日武涯
霜欲了相如病耶將彭澤觴風飄籬落下兩袖有
餘香

岳陽春望

醉公樓上望烟景誠悠然江水分仍合湖山斷若
連春心隨眼濶雁足寄書旋漁父簑衣短不歌空
扣舷

湘妃

昔聞帝二女追舜瀟湘間不信當年事試看方竹
斑孤琴弾夜月清怨徹君山多少相思淚江流尚
潺潺

春歸

無端忽報春將還我有思兮懶去眠九十晴光今
又度百年事業有誰肩肉生髀裏休空惜駒過隙
陰莫浪咽經世由來男子志鴻名肯盡讓前賢

雪樞雨中召飲晴川樓

晴川日向江南望進我何當風雨時江漢西觀晴
亦好登臨佳致雨更奇近瞻舊樹枝安在遠矚新
樓雲又稼任是丹青絶妙手風光如此畫來誰

進中丞晋秩司馬

天生名世自非常主聖端揆肱股良江漢三年監

與蹟斬黃六月整軍妝桑麻樂利誰之賜劒戟光
芒自此藏晉爵雖然邀帝眷還看彩鳳啣龍章

別偏沅金中丞

湘南八郡日橫兵寥落天涯吾弟兄澤洑江沅應
拜賜威鎮衡岳可知名請纓自是終軍志持節寧
無定遠情歸謝故人無別祝望君眷眷爲蒼生

黃鶴樓詩依韻和

乾坤是處有名山不是知津莫强攀雲覆層樓書
閣裏月移寒嶺碧岑間蹟傳千載喜重遊景煥今
朝豈等閒跨鶴之人已去矣因風駕道幾時還

塵寰莫道無仙山尋得天台用意攀漫說乘龍霄
漢上曾聞跨鶴碧雲間靜中忝透千秋事忙裏偷
將半日閒黃鶴樓中玉遂罷樓中人去何不還
奇情不必在深山狂興所之隨我攀三十年來悄
面目數千里外識間關文章鳳程且休尋踪跡江
沅剩得閒流水高山無限趣樓頭倚從看雲還
十洲未盡又三山咫尺芳踪何處攀層閣入空逐
鶴羽蓬萊新闢到人間目窮千里樓頭潤寶聚三
花物外閒黃鶴飛來不敢去天涯遊子早[illegible]還

盧吟

停雲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願見君子山河脩阻清琴懸
床弹指獨撫興言來會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我懷君子渭樹春江在昔促
膝剪燭西窓敬哉離八千里相從
眷彼條枝欣欣向榮理性清溪息囂忘情競此寸
陰日月于征願言寡過勗我友生
悠悠蕉鹿慈茲庭柯抱眞守朴爰笑卞和荷鍤地
少長嘯天多素心有在晨夕如何

時運

人生百歲良懷今朝氣和天澄日午山郊顧瞻林
翼頡頏雲霄好音南來聲在新苗
滄浪淸淸留纓待濯高山仰止載欣載賜貧得無
厭不辱知足陋巷簞瓢不改其樂
盈盈春服涓涓淸沂晨興出遊帶月忘歸數畝多
秫一絃獨揮誰謂世遠邈矣莫追
原生納屨歌音振盧千載而上淸風穆如濯濯五
柳抗志懸壺置身北窓羲皇夢[illegible]

廉吏行

清風彌百里歷落古松枝棡欵人爭厭蒼凉君自知千年峴石淚此日羔羊詩匪是催科拙生來薄繭絲

其二

仙吏靜何事情踈薄宦人賓朋嫌倖少妻子怪官貧腸熱憐蒼赤氷寒折要津笨塵揮盡後明月一簾春

喜雨

眷汝荷鋤望不如決渚勤情懸久旱雨慰滿頃史雲鷄黍歡相得鄉鄰惠見分豳風歌七月長此戴賢君

田家

田家風味好祈望在逢年晴雨非關我鋤耘休問天穀絲何太早心肉許誰憐租稅肯從薄請吟樂只篇

擬古

舉世白眉少吾將青眼誰楮冠高士素雪屐先生奇漉酒脫巾暴春深好夢隨悠悠千載事偕卿從吾思

其二

讀史可論世賢愚任爾曹士桑巢牖肇沙莫金城高漢代五侯燭堯堦三尺蒿車書大一統何必尤泥勞

剪桐

桐葉書周史唐封矦叔虞剖符懷百里捧珪守山隅治定如何報化成永未徂承風歌蟋蟀良士尚瞿瞿

其二

禮樂宗天子王言如綍綸璧琮千百曆桐葉幾多春强幹樹王室條枝錫懿親長生擊壤地叔也美而仁

潞公臺

耆英座上老琴鶴滄之湄數樹臺猶古短碑字未迷煙籠唐樹遠雲夾羊山垂無限憑高意異人安可期

其二

潞公百世師私淑在吾黨勳業昭清時聲名播異壤蒼松燕嶺滋元凱芝田朗把酒問公臺清風夜抗爽

登翔阜山

高山夙在望此日面山迴翠屏千年麗新峯一旦
開丁酉新造文峯輝分滦水月影照潞公臺思作登高賦
借君八斗才

其二

登山興不盡須上最高峯頂峭松多瘦林深根已
叢雲開欣瑞日嵐轉喜輕風天子方仁聖山河礪
帶中

灤池

大易次蒙卦取象山下泉我觀滦水曲發自翔皐
邊千畝黍禾茂三春桃李妍渠成萬世利水陸不

同天

綿山

慷慨矢忠節從君十九年如何鱗翼士徒作龍虵
篇伯國雄圖壯綿山芳草芊于今懷子犯安得同
心言

憶彭澤令

高卧北窓凉悠悠夢古皇清琴環堵樂濁酒半壺
香閏涉既成趣松徑豈就荒五男清白繼昌羨簪
裾芳

懷子瞻子由兄弟

眉山蘇氏出奇爽果何如言語妙天下瑶函秘石
渠執鞭雅有志御李愧無車搔首徘徊久愛君兄
弟書

元日

太和在宇宙位育元無私雲物幾先肇山川雨露
滋百揆既聿叙七政自咸宜玉鼎調元化天王憲
夏時

居第

方宅安身地獨留村素風繰絲待歲晚積穀願年
豊與架上藥生塵意同不盡析薪意無窮肯搆工太初旋馬

第猶在封丘東

贈別友人

丈夫知已重意氣薄千秋顧此晨風發無能斗酒
留霜新月華吟秋老松聲愁揮手再三別寸心照
遠流

老人行

杖行纔數武不似少年時座上懸壺老眼前竹馬
兒天涯徒入夢同調半相離百歲[illegible][illegible]走安車莫
日遲

把酒問月

與來聊酌酒酒盡與如何不觧醉翁意但看明月
多新懷舊友得熱腹冷杯磨莫以千人善易吾陽
雪歌

觀書

清齋獨坐偶取晦翁問韵和之覺天地匪大吾身匪小曠懷遐舉庶幾作如是觀

萬斛原泉隨地開鳶飛魚躍任徘徊此間清徹人
難盡不盡滔滔晝夜來

舟行

雨過江頭掛笠簑扁舟一葉如江何青山綠樹尋
常有不道清光雨後多

讀書

江邊昨夜春潮生滾滾浮萍浪打輕爲愛波平風
靜後長江千里任君行

春日

烟水蒼茫古洞濵岸傍桃柳爲誰新請君勿剪窓
前草何處生機不是春

牡丹四首

獨梱奇芳富貴花春來還發故人家風情綽約君
知否態度朦朧尚未葩

其二

丹香一種自天來擢日芳紅滿院開瑞色若交逢
上苑九重會見五雲廻

其三

嚦嚦鶯聲罵曉春那堪艷冶照幽人爭看如繡花
經眼大塊文章萃汝身

其四

廓落殘紅次第稀園林風掃胭脂飛年年歲歲花
相似等待新香拂翠衣

余不工詩嘗聞詩人言詩謂詩有別才非關
學詩有別趣非關理固已余竊疑其偏也才

不關學則才僅雕鏤而金銀車弄璺詩出矣
趣不關理則趣同糟粕而錦囊句擲地聲寡
矣公惟學旣博而有才以揮霍之理旣精而
有趣以涵泳之故雖眼前景口頭語皆有深
意存乎其間而字推句敲超越驢背子上余
不工於詩而讀諸詩無一不見其工若是則
余亦可以學詩矣乎曰否詩可學也公之詩
不可學也余之才與學理與趣百不逮一而
今欲襲優孟步邯鄲其將能乎噫公非專美
於已絕物凌俗者也何至文章一道專美乾

物乃爾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六

五言古詩

京兆署中懷河陽薛夫子夫子辛卯曾任少京兆也

壽總漕蔡奎吾先生

丙午三月贈龔芝麓先生錦旋

丙午冬日贈劉憲評道長節鉞入閩

丙午冬日苗大生先生總督四川

督捕侍郎高弗若年兄終養

學士李繪先年兄假旋

蔡奎吾先生七十

王襄璞方伯屏藩山右

任雲石分節鳳泗

在衡高公祖視鹺河東

荊西道王念蓼年兄

紹興太守王文二年兄時公山居

王厥菴同門出守平樂

潘次公父母奉詔行取

正陽門關聖祠

中秋大雨懷月有感

漁父詞

樵父詞
牧童詞
西園蓬稠麻稀一日命僕盡芟諸蓬心目俱
快有感而吟
祝大宰郝敏公先生太夫人
內陞金崇汾年兄太夫人壽
乙卯仲秋柳華午社兄七十初度
祝賈元士社兄七十
贈雲漢王社丈行樂圖
五言律詩

京兆署中齋里兼懷高弗若張伯珩晉長眉
諸年丈　二首
秋旱夜雨　二首
桐水左明府
辛丑元日　二首
光祿魏環溪年兄歸省　二首
咏營　二首
端午書懷　四首
遊龍門　二首
遊百泉二首
元日
過天津關咏先師石上車跡　二首
七言古詩
贈韓心康中丞
張樾青都掌科分守長沙
壽河東道張中老公祖院長
春日壽平陽太守梁公祖
丙辰十月壽潘文公父母
七夕
祝家大人七十雙壽　順治丙寅

自咏二十四句
癸亥壽平陽太守梁公祖
七言律詩
成青壇衛文石先生兩典春闈
中堂栢鄉魏石生先生錦旋
少宰曹澹餘節鉞黔省
學士靳紫垣節鉞江南
銀台劉憲評節鉞寧夏　二首
祝魏環溪年兄年母八十
賈膠矦中丞園林重陽招飲

周嶷圖學士五十
盧山斗公祖總督河道
韓心康年兄巡撫蘇松
朱小晉院長初度
謝叔賓公祖驛粮山右
朱小晉年兄巡茶西秦
少司寇張東山年兄旋里
少司馬漢清李年兄旋里
大京兆王弘宇節鉞鄖陽
姚際斯掌科分節黔中

朱雲門巡撫浙江
韓心康巡撫津門
冏卿梁子源旋里
柱史張羽王年兄終養
賀盧瑞峯比部母壽
辛亥秋贈霍龍淮銀台致政依公原韻　二首
黃虬雲柱史兩淮差滿
丁未馮恒山年兄覲旋安陸
吳乾公柱史尊人入鄉賢
依魏環老韻送張翊王年兄西旋

環溪年兄尹京兆步禱即日得雨志喜依韻
奉和
大司寇白東谷同門旋里
祝余浣公柱史兩尊人八十
祝蕭長源柱史封公
祝高闇修柱史太夫人
祝比部劉君尊人壽
癸丑十月門人曹云九之商河
史滄航衡文三晋
金紫汾掌科內陞錦旋

祝錢大士柱史封公　二首
祝裴晋卿銀台母壽
賀鹺差黃菉園公祖
癸丑仲冬壽司馬賈膠侯
胡宣懿兩尊雙烈
洪洞范彪西母七袠
賀驛道焦荆巖公祖
已未冬賀張澹明公祖榮擢閩憲
辛酉小春贈程章世公祖分節瓊海
贈泰階高年兄任嚴陵

寄驛道焦荊巖公祖
桐水何侯乃弟爲桐禦寇有功至今桐人廟
祀
甲寅留別長安故
賀董會微節鉞兩河
壬子三月相州道中作
丙辰春日郊外之作
甲寅孟冬別楊執玉年兄
丙辰菊秋祝周提台壽
丙辰二月澹明公祖珽扎存問奉報

祝爾音和年兄六十
贈社友張碧藕孝廉
大行皇帝上賓次總憲栢鄉先生韻 二首
西便門外有慈壽寺明神宗太后所建浮屠
矗立與天齊寺爭勝殿旁有石鐫關夫子像
自慈仁寺返數武爲摩訶庵中有十八體篆
字金剛經
真覺寺在西直門西內有金剛寶座座上有
五塔皆石爲之永樂間西僧所建中印度規
式也

萬壽寺明萬曆初年修有大鐘永樂時鑄重
十萬餘觔擊之聲聞百里
和洪畏軒世兄西園杏熟詩用摩詰少陵櫻
桃韻 二首
元夕次銀台霍龍淮報國寺韻 四首
和陳越庵乞米詩
丁巳小春祝張碧藕社丈六袠
宋公昭司鐸廣昌
過陳渾水年兄齋見獐與犬相鬪余曰孫吳
乎渾水曰苟完矣相視而笑

新春拜客馬上口占 二首
春正偶作
庚申元日四律 四首
元夕 二首
咏海棠花 二首
咏新柳 二首
舊燕來巢 二首
壬戌七夕
園中石榴紅實得十六顆感賦
壬戌重陽同社諸友邀飲東園

丙辰中秋看月
己酉中秋
庚申中秋賞月
咏秋海棠
重陽雨中作
乙卯咏菊
壬戌咏菊
甲寅九月十六日雨
甲寅重陽
重陽日過學士周㝅圖亖有菊十四盆漫寄二首
元日
元夕
集聯

誠正齋文集卷六

翼城上官鉒松石甫著

五言古詩

京兆署中懷河陽薛夫子 夫子辛卯曾任少京兆也

道教開千古文壇獨主盟端居望泰斗先生深景行文章起八代正直絶逢迎策扶天人與品付史臣評翩躚沙堤彥出入歷鳳城蓮炬子夜徹恩遇峻刈卿培風廉頑儒磨礪盡羣英聲名聳陸海共欽稽古榮弓本晉鄙士負笈稟裁成扺面敬義戒氷兢珍令名箕山今偃卧矜式遺後生葦轂典學地幸獲瞻先型棫樸化未艾中阿莪常菁愷悌歌君子金玉播振聲淑躬廸各教志期間周程亙衆觀未發心正而意誠淵源龍門近家學嗣文清明理而節慾宗風百世鳴

懷字中諷詠曲盡京兆署中只一筆及之署其暫而懷其常也

壽總漕蔡奎吾先生

憶昔服官日高山勤仰止先生列中台欣得隨筆耳戚望悚庶僚其心真似水遠紹碩膚勳赤舄常几几天子重封疆節鉞西江指閭澤滋蒼生百廢頓興起特命簡督漕澄清直徹底七省謌惠和清

風誰能比東皐方偃餐海氛憂卵累倉猝起先生
江淮慰岵屺飛檄定人心单騎勞軍士耕耘渾如
初不復危封豕生聚已三年巾車歸帝里簇聚争
攀留茸棠遺百祀陽復見天心恭逢海籌始平格
壽自綿箕疇有至理今來祝先生福祿綏萬公
輔遠堦前令名赫青史

韻更難於競病而出落天然不分今古

丙午三月贈龔芝麓先生鼎旋

靈氣苞符聚人文開星辰時雨雲先出興朝有偉
人先生産江左翼運爲名臣鳳儀千仞上高標誰

與倫總憲西台日正色條臣鄰名疏頻入告忠愛
篤君親帝念民生切秋卿塡璽綸重任由膚斷清
論快朝紳豈弟満腔是胞與任天真不以嫌疑故
易我茂青仁蓼我中情迴盟洊倒牘陳宸恩錫顯
廣青門車轎轔佩玉鳴珂豈忠孝獲兩伸夙來聽
曳履山斗兀嶙峋

心上事口頭言磨韻調聲而出遂成絶唱

丙午冬日贈劉憲評道長節鉞入閩

十載從君子氣誼諭苦岑豈無它昆弟不如叔度
深方今論制撫才守所共欽安得諸節度咸心我

公心賀蘭棠蔭満數載沐甘霖清風虛百粤勁節
秀千尋廉法不假借綱紀以爲任坦懷洵自得海
遊樂清琴從此入閩地羣興樂只吟孰無封疆責
峻望獨崱嶔弾冠古人志吾今慶盍簪斗酒青門
別千里聽好音

交情離緒縱横坌集一經烹煉飪食悉化

丙午冬日苗大生先生總督四川

在昔仲山氏文武憲萬邦厥後方州重使相典巖
疆先生從龍彦佐命翼興王風雨親櫛沐近瞻紫
薇香經畧首簡在三輔化日長春風噓草木召棠

蔚帝鄉益州天府國新綸煥建章柔遠復能邇錦
江擧苞桑忠厚大臣體寛仁子孫昌胡爲先生贈
芝蘭奕葉芳

鋼鉢一擊佳句泉湧蕭與丘一齊斂手

督捕侍郎高弗若年兄終養

異姓爲兄弟念載共承明余初歸中翰君適來廷
評晨夕相聚首刻燭常三更意氣邁千古歡然足
平生余忝蘭台史君向梧垣鳴氷寒凜夜半到處
絶逢迎帝心幸特簡擢任位上卿恩遇日聿篤峻
望益崇榮假旋肅匝歲熊轅戒帝京借問稱寄秋

督捕正耳盟苦心生全路軫懷惟孤悍不以嫌疑
故易我胞與情好生上帝德恐使萬物傾如君陰
行善知周不言各顧念倚閭切忽作令伯行創膺
獲報可拂鞭長西征龍門今朝渡耳旨得親烹萱
堂紫雲逵三公信爲輕憶昔服官日馳驅入鳳城
同時三十子精白矢寅清何期數載後聚散坪水
華獨君乘上驂鶱標鮮與爭綠野清風廣琴尊指
日横寄語商山皓余將繼後程

以好聲氣攄眞肝膽 調叶處何啻嚶鳴

學士李繪先年兄假旋

四海皆聲氣交清淡爲眞大道今猶在願得素心
人以予友君子在昔協比鄰廓落風塵表相與數
夕晨巖巖誰得似山斗眞絶倫譚讌藹以吉春風
喜相親秉教成均地典型規先民樸棫一何茂化
雨與時新常弦常在佩參倚敬書紳多士式歌舞
肅然道教遵中秘日月近彈冠慶新綸龍山清夢
切遄發憶羨尊匪耽烟霞次寧耳陋室貧澹心汲
古典吾斯堪自信東山聊偃仰君民待吾身堯舜
得親見何必樂有莘折柳青門外杯酒酌芳辰祖
生鞭先執擊節車聲轔迢迢河橋路紛紛紫陌塵
君驅愼勿疾收盡千里春

未旋如許淸望旣旋何苛 寵眷適成其爲學士假旋

蔡奎吾先生七十

早歲從龍起矢志篤清忠勳名誠揭日行藏青史
中風紀標驄列節鉞樹豊功章門棠蔭蔚謳頌將
無窮胃中渭濁考始而較終利獘秋毫晰天子
時改容宸眷方無斁綠水倩徧濃丹甹巳九轉潭
底日初紅下必求黃白不必慕鶴松元氣常自葆
道骨與仙風

由儀無詞南陔有聲 壽意故在筆墨之外

王襄璞方伯屏藩山右

冀州山河壯綢繆嚮蓍蒼猶存喬野舊相與守陶
唐風俗雖近古飢饉弗可當嗷嗷誰與哺中夜起
旁皇使君卿新命慷慨上太行清風來千里信宿
迄晉陽士女爭引領拊掌待路傍徯後一何切庶
幾慰維桑中流有砥柱三河覩孔康繭絲知所恥
保障信爲良卓爾名世績分陝擎巖疆他年遄游
滄耳棠奕世芳

意精才巧中便是中 皎衲何敢開掌衲

任雲石分節鳳泗

西河有良友意氣薄雲天慷慨雄千古吞吐納百
川在昔守淮海聲名江左傳經權應常變爭道使
君賢於今鄭新命驅車濠梁邉氷心惟飲水誓不
酌貪泉淮西名勝地茲日幸有緣耕桑應樂業童
叟安枕眠三代遺直在口碑紹管絃袁名高鍾鬥
甘棠樹百年

事以韻傳竹輿內
合使人聽之忘倦

贈在衡高公祖視鹺河東

虞絃賡云邈遺響振千秋至今過西土餘音嫋嫋
留吾公嘟新命更都續節適仁政三河邁氷心五

月褒仙差何所欲如水原無求阜解雅可追彈措
傾筐簇龍門山河壯嵩室形勢幽置身泰華上俯
首渭川流文章高秦漢盛業炳伊周公餘勤汲古
披圖問先疇不因簡書至如何稱快遊歸來贈良
友兩袖有清飈

河東維桑在衡如
蘭言之無不親切

荊西道王念蓼年兄

攬衣中夜起拊膺獨惆悵開戶三星在故人天一
方別來幾年所濁髮漸盈霜相思不可極寸心托
彼蒼尺素千里至啓視增徬徨風土既已異服食
愼他鄉時維木葉脫白露橫楚江頷茲北來鴈雙
雙度衡陽爲過方城外寄我苦岑章不畫縞帶意
好風與之將百年信瞬息聚散其何常遙期瀟水
濵攜手共徜徉

蘭臬殷情篤施篤好兼蒼露白之章不啻江
東渭北

紹興太守王文二年兄 時公山居

剪燭北窻下磊砢未易裁行藏仔細檢萬事盡草
萊故人今餘幾落落且溯洄我思伊何邈予喬山
之隈世路真難問瓶罄耻爲罍商巖人偃臥鬥磵
需塩梅我亦動忍後海波千層來智愚渾忘舊是

非罔疑猜不見塞公馬得失誰爲媒地道安貞吉
康莊利駿材飛鳥今巳倦歸來岫雲開庚與如不
淺挑月醉潞臺

慰山居不甚及出山真
率開曠兼儲刘之長

王厰菴同門出守平樂

四海皆兄弟素心未易求星霜十六載聚散若浮
鷗脫粟常相款箕踞任自由抗言譚在昔意氣亘
千秋顧此晨風發無能斗酒留懷君不及寐晨夕
共誰謀南渡湘沅水當年我舊遊試臨黃鶴畔覔
眺金沙洲雲夢烟波壯岣嶁文章幽休從雁峯度

恐動鄉關愁衡嶽九面望仙槎一葉浮龔黃新節耀士女頌聲謳南海得君子淸風萬里投與君此夜別纏綣幾時休

千般勞積一詩中詩學史才是一是二

賀潘大公父母奉詔行取

偶坐靑苔上低徊問古今高山勤仰止黃流大且深蕭艾不屑伍松竹在碧岑亭亭歷百載峽節蔚千尋旣見黃叔度高風自崎嶔絺交緜縞帶論文慰素心締符鐵硏里咫尺聞鳴琴氷蘗貞操冽與釐德威森化洽淵泉溥泉香而酒浸飮和以食德

男耕而女紝平水方州異卓牟廉史箴口碑日奕舄御墨正滴淋宸藻趣鳳闕鳴珂入丹禁恩波徧薄海諫章徹上林君聖則臣直朝陽千秋吟猗歟唐虞際盛事堪披襟此日別父老韓轍卧山陰重來瞻繡斧班班驄馬音蘭枝壯行色連珠世所欽躊躇陽關路拊掌慶盍簪

一韻中字字若爲我設人巧可奪天工

正陽門關聖祠

讀書誦唐虞二帝開天祖緬懷三代風惟漢猶近古正氣孕苞符吾帝產晉土生長堯舜鄉羡瞀形

仰俯心理東西同才德兼文武磊硐而英多王猷潤黻黼潔志受麟經春王尊共主史外克傳心要典印尼父列卿誰爲賢班班載册府管晏竟如何僑肸傳物譜左氏能文章共義孔則取二百四十年筆削心良苦歷選漢廷才風雲來吞吐西京先留侯雲臺首鄧禹帝節終古懸羣英盡負弩抗志振高光嶙峋誰與伍王業興中山卧龍起爲輔將相信共和畏蜀固如虎奮臂振山河掀髯英風舞寸燭千古輝九錫百世嵒文若一何愚公瑾曾奚補非劉誰敢王獨擎漢室柱至德誠難名淵泉與

慱溥曠懷問古今廿史從何數大義篤忠貞五德信爲矩至今仰丹心天高而日午

語語閑夫子三國志鉛華滌盡確甚異甚然而難甚古人所以不敢爲此

中秋大雨懷月有感

中秋天氣灝淸思淡以橫搭然隱几上蕭蕭風雨鳴尋常三五夜晴霞萬里明顧瞻今宵月咫尺暮雲平懸想天漢表銀河擊長纓廣寒仙風逗蟾娟錫瑶瓊乾坤淸輝滿朗照徹八紘一輪何皎潔玉盤轉璣衡容光是處到流黃映深庚名珠湧滄海彩影震石鯨朱門多豪客國色亦傾城新暉共把

玩釣響遏雲行南樓與不淺玉關笳律淸聞雞頻
起舞不忍聽秋聲慷慨今古事噓嚱念虞卿此際
流雲瀑溜簷午夜驚濯露布仙掌鳴珂滴金莖琴
書草堂濶丹桂閬苑茱來朝雲欲散相看雨初晴
霽色園林淨嘉賓座上迎舉世輕然諾白首猶新
盟誰將蒹葭意綢繆篤班荊素心託良月烱烱悉
平生愼勿歎遲暮躊躇不勝情

懷明月便如明月在懷尺幅間有秋色蒼翠
雨声錯落之况

漁父詞

蕩漾江湖上一葉橫天涯春風共秋雨漂泊閱歲

華烟波何浩瀚流水逐飛花行歌多散亂簑笠暮
雲遮誤經桃源路淸溪盡桑麻天地若曠代尙恍
漁父櫂舉世誰淸醒汨羅日影斜蘭芷生悲憤當
思遺蒼葭桐江新月上銀光隱烟霞雲臺今已古
漁家風味賖

分明是漁父
却不似漁父

樵父詞

家居太山麓早歲業擔簦匪不羨良産負荷歷世
仍青松秀蒼嶺長楊蔚崚嶒斧斤以時入毋事削
壘縆鋒刃一何淬盤錯隨手應八口資俯仰朝夕
樗斗升南山踞虎豹負嵎誰爲懲壯夫强有力拳
拳而服膺白雲時出岫盤谷任曲肱咫尺天台路
仙風若可凝千駟劈東海一介日氷競爲我吊高
士青丘漫憑陵

不似樵父又
分明是樵父

牧童詞

日食三盂飯出入山與林豊草纍牛腹慰我牧童
心大牛登山阜小牛穿山陰相望忽相失悠悠應
求音窮達各有命休咎理亦深素無掛角志敢效
白石吟天地何拓落古今多差參優游以卒歲偃

仰碧山岑

牧童何不可爲漁樵究竟漁自漁樵自樵牧
自牧一樣道理三般生活寫景会意句句皆
有神
來

西園蓬稠麻稀一日命僕盡斧諸蓬心目俱
快有感而吟

蓬生蔴中直蓬稠根亦老蔓延勢難除瀰滿無人
掃夜來視西園不覩蘋與藻滿目皆蒿萊我心眞
如擣盍食天地英雨露爾偏早嗟此化工神胡爲
生若草寥寥園中蔴孤貞獨自好無柰蓬蒿榮難
爲世人道呼童至園林手斧吾爲討須臾盡芟夷

剪草根莫葆矯矯白蘇森不肯隨風倒留此待詔
宣綸綍以爲實
芟者蓬耶留者蘇耶紅葉冉冉翠篠娟娟吾
烏知其風中雨而雨中風耶
祝太宰郝敏公先生太夫人
攷稽古名喆孝爲百行原孔志在麟史經爲曾氏
言瀛海鍾閒氣先生大節敦忠貞世世篤勳名照
乾坤顧占慈幃表懿德繼姜嫄滄桑經身歷千仞
克高騫允熊心且吉曳履上帝軒宸眷勤晝接駿
鴻入揭掀伯仲連城貴芝蘭藹朝暾春暉日初麗
椒實衍以蕃氷桃與雪藕斑舞佐饔飧九重龍章

煥彩色映簾萱猗歟夔龍績册府千古存魯頌賡
燕喜長載錫類恩
挑宴中有此可代九如三祝壽常夀考詞則
聱閒辟支果耳
內陞金紫汾年兄太夫人壽
人生惟百歲箕疇壽爲欽升恒歷日月及時孝子
心春明五載度蘭誼共君深典型常在望異苔喜
同岑手禾掖垣逈高節信嶄嶔飲氷嚴夙夜凛奉
慈闈箴在昔相君子雞鳴警朧簪栢舟烈中道婁
風動寒砧春秋閱八袠孤燈對寒衾荻畫心良苦
經營十指尋惟天眷至德有子莫留金卿月輝金

掌好音傳青禽慶彼高堂宴霽日照園林庭前芝
蘭藹霞巵幸滿斟龍章賁越海忭舞不勝禁孝慈
誰可繼流芳溢古今
細檢曾不得一壽詞此爲崑崙源頭近世洩
浡又視尾閭遶甚
乙卯仲秋祝華午兄七十初度
余友先天厚才華發少年風霜曾飽歷白雪忽滿
顛圖書常瀟灑杖屨自翩躚高山芝味永柴桑任
醉眠鶴髮童顏古飄飄真如仙回首生平事一似
夢中緣余家草堂文時獲接高賢風晨並月夕脫
粟餘花前此情信如水悠悠共和絃管匏今何在

相向桃已偏中秋月色逈銀輝散萬川仁人宜壽
考古稀福綏芊余今爲兄祝天真在丹田百年善
頤養秋月歲歲圓
宮商即在規矩中飄逸
雅澹直是古人似我
祝賈元士社兄七十
巖穴多佳士伊人巢高林自非同苔客誰爲悉素
心往昔歌啟佇文字得知音交情久愈淡坦懷篤
盍簪駑駘騕遠路彩鳳翔碧岑回首四十載鬚髮
霜雪侵同社諸兄弟鱗息異古今此日經綠野二
三共暉陰歲當大夏季乾坤萬象森靈椿七十度

請賦松高吟大鵬六月息凌霄不可禁知君培風
厚筠節厲千尋行輕而步健神情靜以深箕裘付
國器斗酒時自斟昕夕過遷栁相與聽鳴禽悠悠
閱百歲橫我世外襟

七十年屢歷竟以篇什尽之法律精深古今
未何獨歸美少陵

贈雲漢兄行樂圖

吾友高世士論交自少年出處雖云異霜鬓各蕭
颯生平重氣節孝友克純全文字邁流俗法眼選
青錢扶弱與拯危不爲物欲牽一腔菩提露流出
酒塵緣辟立宮墻表典型數仞懸筋骨追顏栁入

巳執先鞭銀燭劝暉日麟趾喜翩蹮丹素代觴舞
一堂笑語燕丰姿凝玉尺意氣薄雲天于今把道
範鬚眉尙宛然積德終有報風規遺象賢來歲秋
光好蘭菊分外姸

水中看月鏡裏觀花
即此可當摩詰畫

誠正齋文集卷六

冀城上官鉦松石甫著

五言律詩

京兆署中齋罜兼懷高弗若張伯珩晋長眉
諸年丈二律

聖德山河過普天膏露多淸班容線襪賢路從婆
娑行巳嚴而敎作人節以和英材幸長養藉手答
恩波

其二

高軒何所事恬淡而寡營入世畏行路讀書樂友

生淸風來拂座孤鶴任飛鳴懷客不能寐幾廻問
旦明

興感在京兆署中懷諸友但畧畧寫意故是
題中兼字

秋旱夜雨

二麥賡田畯嘉禾彌隰原良疇企雨露新穎畏秋
暄日斷三旬望心憂百穀蕃彼蒼憐下土涓滴蘇
黎元

其二

爲問昨宵月畢宮幾度開神龍生變化風雨滿蒼
苔一夕溝渠足千家歡笑陪他時速父巽廚酒漫

徘徊

前憂旱後喜
雨具見法眼

桐水左明府

晉國豊年瑞春風舞雪妍每逢知已語爭道使君賢三異中牟紀一錢會稽還空懷野鶴夢西望祝尭天

欲規故頌非
頌不忘規

辛丑元日

四十年前日歡欣想歲華如何臨令節羞見春光賖崇嶺崖猶雪向陽物早花渺茲滄海粟遮莫向天涯

其二

廓落紅塵裏四旬有四春此生能健飯不敢厭清貧誦法先謨訓琢磨慕德鄰百年今已半何以善吾身

光祿魏環溪年兄歸省

情所同然
獨能道破

珂鳴十四載晝錦樂如何驛路秋風度輿亭華髮多綸音昭錫類菽水養天和閭里從今斷願聽燕喜歌

其二

陽關濯濯柳折別送君行清白平生志晨昏此日情仙雲回蔚嶼卿月照邊城爲報萱堂上歸寧可計程

刻意摹寫歸省必不使游移終養才愈大者
心愈細

咏螢

不盡秋毫照小心到竹扉敢言竝月朗且自逐星飛寒夜清秋淡草堂翠色微未須愁日暮指顧送新輝

其二

氤氳造物玅陽氣夏秋蒸神化生枯草靈光燦乙燈羽毛還拂拂奕葉自繩繩留取囊中括價高十二乘

螢有心欲其小有羽毛欲自拊有奕葉欲相
繩噫一螢火而金光百道乃如斯乎

端午書懷

獨坐新篁底鬚眉對鏡明雲天何浩渺花鳥自關情懷古追遺事撫時感此生躊躇不盡意愼矣務虛名

其二

將扇青箬上清風掌後生堂開集燕喜舟渡競龍

迎人事多高下天時有息盈本來面目在何必問君平

其三

不是烟霞癖深居樂事融鵬飛高溟比瓜發爰陵東河洛先天祖平成終古功悠悠千載事俯仰少人同

其四

紅塵來咫尺何處尋青蓮琥珀氷盤錯胭脂樹杪懸蛟龍潛海底鐵笛吹江邊歌罷滄浪曲長吟秋水篇

四首中千變萬緒總是書懷端午特其借景故閑中微點一筆

遊龍門

渾淪何川闢天地自鴻濛疏鑿神工力平成大聖功高巖懸漢表大澤穴龍宮泰晋中分處禹門萬古雄

其二

黃河來天上玉柱齊雲開九曲先江漢兩崖轟澤雷龍門此日度神斧當年摧進歷中原久奇觀真壯哉

盡出一龍門望之凜然

遊百泉

河千春色滿攬勝到蘇門竹影雲林迥泉聲曉夜喧桃花笑洞口濯柳映前村回首嘯臺上遥過安樂軒

其二

夏絶遠千里湧泉發太行奇波星宿海煙景水雲鄉潤澤膏禾黍汪洋輓帝航漫云吳越秀名勝駕中邦

往遊百泉至今日幾如視安國裏讀此想見其槩

元日

春從何處度曙色先王畿比闕仙雲麗南郊陌草暉乾坤普大德日月送新輝率土春皆到喜身近紫微

高華端重聞之如金鏘玉珂

過天津關來 先師石上車跡

尼山千載高木鐸傳東魯杖策太行巔徘徊大聖武宮墻並日崇道法開天闢轍跡繫人心天関普化雨

其二

孔席不暇煖祇因周轍東聖王如可作吾道又安

勞方策載天府姬公入夢中悠悠石上跡百世仰
高風
聖教不在跡跡在教亦在覌感表章秘淑至
今有人

誠正齋文集卷六

翼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七言古詩

贈韓心康中丞

昔年比肩聯班昆出入同趨紫禁門自爾君才齊八斗區區筆墨非所倫三吳擾攘壓宸憂谷咈幾芳鎖鑰籌帝曰俞哉汝其往里談折俎高山丘海門烟樹日蕭蕭蜃樓幻市起九霄吳人生長澤國裏小兒踏波手弄潮頻年陸梁多小醜釜底遊魂不自囮包涵覆載無不容逋誅天討長其壽東南財賦半寰區嘔心難計惟東吳鈇衣待哺星羽檄軍吏傳呼不緩輸恤兵旣恐來枵腹憂民又痛無完膚旄頭日落嚴鼓角指揮幃幄舒弘謨涾外沙明鷗鷺飛繁花芳草釣魚磯會計那須輿仰星聲名直與江水肥江上長虹海上鯨帖爾波臣伏不驚靈妃瑟雨西來潤龍子珠潮化上生門第從來高世胄龍池鳳館君家茂在宋欣譚有魏公在唐誰使吾君瘦其他列爵不可當數傳相國家聲舊科甲香芬在令君廉吏之名樂世聞款段長安嘶索米熏篪梓里時殷勤篩娃勝境若銀濠響屧虛

聲降碧空閶闔門外漁火紅五茸城裏草色叢吳
歌發越下簾櫳夜深微雨滴梧桐花陰初亂雲半
朦雜聲四達曉翻風嗈偶論思繩武粤當陛只令
虛盈勿何時于邁從金闕乘風常望吳江月

撮事宴爲吟哦善剪裁能變化正如八音迭奏清濁高下無不各極其妙

張檝青都掌科分守長沙

緬昔湘南采風遊屈指不覺十五秋僕僕京華緇
塵瀟蓼裏時登楚江樓黃鵠磯頭晴日麗白雲縹
緲鸚鵡洲武陵洞口春三月有無桃花似舊浮星
沙萬戶昔云盛父老扶杖仰君侯計程花明仙旆

拂春風先上玉虛舟琴鶴風雅期何古圖書歷落
韵自幽吏靜民閒消長日公庭如水看海鷗濂洛
心傳可相許屈賈芳徽堪並儔六賢祠中今將七
湘水之濱聽吟謳山川不改雲物在我來君至慶
新猷攬轡須知君恩重回首鳳詔錫瀛州

信口吟來山川雲物筆下紙上大手筆最上乘越龍門積石而上

壽河東道張中老公祖院長

久從金門共比肩衣冠同惹御爐烟殿上高名懸
比斗篋中諫草至今傳晉國自是陶唐舊山河文
献著前編名世應期勞分陝膚藻績紛洊日邊河
東蒼生慰引領翹企仙旆戴堯天飮和食德誰之
賜茸棠到處慶長年春雨花朝聽瑤奏天風吹開
玉井蓮靚面華嶽觴春酒坐揮麈尾集群仙瑁筵
弘厰遲遲日千里謳聲雜管絃圖綺不忘華封志
逢祝嵩高賡大千

着意在河東道三字若頌若禱爲公不專在公真仁人君子

春日祝平陽太守梁公祖壽

晉山風景斐天章爽氣西來藐姑蒼王喬飛舃來
咫尺天半霞紫帶雲翔河東自是股肱郡康衢擊
壤頌陶唐名世應期涖茲土功高史册邇龔黃山

川繡錯烟雲碧揚柳依依藹其芳瑁筵弘厰歡無
極坐對嵩岳春酒觴仙旆初拂鳴琴室玉壺新徹
飮氷堂蒼生引領歌樂只和風甘雨潤召棠堯舜
君民欣作覩化國舒長壽以康野人願効華封意
逢瞻蓬萊賡霓裳

吟成百餘言揔不外題中十数字相其興會所在居然灞橋雪中木蘭船上

丙辰十月壽潘次公父母

花城蒼茫迷曉烟廉吏丰標致欲仙氷心玉壺誰
得似洋洋口碑載道傳十月中浣星漢朗紫氣東
凝搖踈幌逢傾比斗申華祝悠然俄側鈞天響操

絶一塵著令聞肝胆如雪氣如雲懸情企仰無可
即汾流千里溢清芬不然胸次何浩浩不然明月
滿懷抱德音孔貊不能忘相將富貴并壽考鉄研
台前風細細扶桑日出吐新暉預卜金甌思艮牧
丹書指顧宣紫薇

撑柱得方斡旋得法故句相接而有關捩韻遒轉而無筍縫

七夕

七月七日秋氣集傳云織女會牽牛銀河盈盈懸
終古此夜鵲橋咏好逑兒女喁喁鳴花鼓浮瓜沉
李纈神麻薰沐竭誠惟恐後齋心乞巧艮願酹天

孫錦文章日月雲漢黼黻仰九州針線綿密匪輕
易工夫不羨空中樓多少非想非非想牖天跨海
有奇謀先幾妙著無從測天孫俛首輸君籌一飲
一啄皆前定耕田鑿井我何求巧婦無米終成拙
時來風送是仙舟

七襄不成報章俗云乞巧皆非非想耳豈惟巧不能乞且有弄巧成拙者巧婦無米善哉言乎吾故不僅羨其琢煉之精工而深嘆其寄托之深遠

祝家大人七十雙壽　順治庚寅

清和四月物候新十有一日慶昌辰大人今朝紀
吐麟華堂作圖列仙真有李逵道宦湘濱有所待

漏典成均惟昆殷勤拂庭塵觴稱萬年酒三逕兄
弟慚匪軾轍倫大人氣槩邁蘇洵七十年來春秋
頻風骨稜稜兀嶙峋椿正榮兮萱方春南風時兮
吹座賓倖雖云廉酒期醇百歲好懷開令晨三五
執事少年人勉效竹林步藉伶醉歸扶路鷄須鳴
白髮故人古今情遊子江上日宵征沅澧不睹蘭
芷菁黃鶴詩人千載賡我今作樓幸觀成仙靈重
來楚江城一粒金丹錫瓘瓊我不祈年不祈名惟
祈吾親壽雙紫綬祈松栢長年青願祝嘉禾玉堦
生世田有種親力耕家聲奕奕日崢嶸

如圖如話轉易一字不得人謂魏不逮漢吾謂漢不逮今誰能識其權輿橐鑰所在

自咏二十四句

白髮老人五十八杖屨瀟灑傲天涯何處鄉關何
處客忽見秋風捲岸沙三十年前空一世夜郎何
曾識漢家須臾少壯成衰老文章富貴盡虛花水
流花開瞬息間極目天半睹朱霞青山不語人無
事東門何地不宜瓜于今渾俗長安市且向清尘
煮苦茶故園兄弟知多少秋水伊人動蒹葭屈指
蟋蟀吟床下朋酒羔羊度歲華人生百年須行樂
山高水長日自斜盈虛消息有天道如何俯仰得

無差假我數年以學易不羨凌波萬傾槎

賦而興又比全体俱備好句只自吟惠連困非欺我

癸亥春日視平陽太守梁從先公祖

汾之水清且漪千里悠悠噴波奇姑射山前晴嵐
照杳園春色到鳳池雍容錦晝紫薇早琴鶴優游
風光好玉堂此日開綺筵吾公喬嵩益壽考露帷
行春使君遊風情澹宕凌滄洲我心如水明如鏡
身在冰壺十二樓凍解銀塘美花旆依依楊柳映
襟帶井棠滿路多濃蔭躋堂介眉輿情藹卿雲復
旦壽以康萬姓謳歌頌龔黃越在山椒嵩高切揮
毫飛翰佐霞觴曝野芹進春酒丹井香酌大斗洋
洋紫氣入坐來蓬萊仙班降瑶臺天風吹響雲門
奏百歲好懷從今開

人面水光兩兩照映○蓬萊原在心上必分塵世爲兩境者非○花嫺嫚柳扶踈清芬秀色拂人襟裾○蘂珠宮裏仙部奏字代宮而句代商

誠正齋文集卷六

翼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七言律詩

戍青壇衛文石先生兩典春闈

盛世文章喜起隆儁才端的望宗工楩楠杞梓引
繩墨牝牡驪黃識駿雄冰鏡重懸高日月玉山雙
照闢鴻濛而今令甲嚴桃李不道參苓滿藥籠

寫勝事須得名手重重叠叠上躋台衮從此中悟出

贈中堂栢鄉魏石生先生錦旋

山斗巖巖冠絕班手標磊落許誰攀千官澄叙清
流品百道封章動帝顏事業追踪伊傅後心傳直
接孔周間東山清夢應難久宣室席虛指顧還

錦旋多矣要見是栢鄉誰能移彼易此

贈少宰曹澹餘節鉞黔省

釆釆蘭英王者香岱宗奇氣鍾思皇惟期邁德紹
皐績恒耻蕞綿補漢章位陟天卿新命煥望高節
鉞清風長佇看視草來天上回首鶴雲北闕翔

是少宰是黔省不襲節鉞粉本

學士靳紫垣節鉞江南

侍中手度冠羣英清近仙班久著名蓮炬當年送

鶴院旌旗今日照江城山川佳麗多奇狀人物高
華有別情昔我釆風識往事翹瞻霖雨潤蒼生
節鉞同而學士與少宰異
江南與黔省異異樣手筆
銀台劉憲評節鉞寍夏
秦關百二簡從龍節鉞新承帝命隆聲動賀蘭草
木壯威震靈武旌旗雄轅門風細閑刀斗幕府秋
深靜角弓幸際康寍無事日邊方慎奏凱旋功
百煉成字以中
易波者爲誰
其二
十載清忠最出羣西夏此日肅千軍振英栢府天

顏改秉憲巖疆瑞節芬倒影奇峯連碧漢函開紫
氣拂星文兼葭白露秋風切隴樹秦雲長憶君
祝魏環溪年兄太夫人八十
乾坤大節炳雲州集義所生浩氣浮拜旨情深將
菽水溫清念切樂林丘春秋八十冰霜冽蓬嶼三
千歲月悠此日畫堂開壽域融融慈孝誰堪儔
開端便知爲環溪母有是
母有是子尤幸有是詩
賈膠侯中丞園林重陽招飲
灝氣凌空未易裁獨臨新閣想蓬萊園林飛鶴迎
風舞池泮遊魚噓沫來誰識曠懷超世外須知異
景待仙才座上幸有少陵客願借藻思潤碧苔
客有少陵主人身分知多
少景不足異才則真仙
周凝圖學士五十
嶽嶽崧高誕甫申坦然獨自抒天真年齊伯玉思
無斁家述蓮溪德日醇金鏡敢忘霄閣奏丹宸日
向延英陳興朝平格知誰是蓮炬新輝錫萬春
伯玉蓮溪傳物中如何想像
得起周有此榮於金蓮炬矣
盧山斗公祖總督河道
高標嶽嶽聳巖廊盛世夔龍自異常莫比湛恩歸
汾水粵東手釆震南陽萬艘飛輓漕方裕千里安

瀾波不揚翹企河干時獻瑞功歌清燕殿天邦
如其位如其地如
其人左宜右有
韓心康巡撫蘇松
北斗高標舉世宗中流直砥百川東冰心清冷碑
橫口化日優游襟映風精察秋毫關節斷澤滋春
雨海濱同諸州節度誰能比江左英聲徹九重
江南景色節鉞威
風毫端可以指顧
朱小晋院長初度
十年諫院久知名嶽嶽手釆柱後生槐里劍光寒
薇閣鹿門藜影照芸英連牀誼篤弟兄好把儕交

深風雨情此日春暉來鳳翮松高碧漢祝長庚

題原是初度故但言事業言
情誼而不言壽考斟酌如此

謝叔賓公祖驛粮山右

表裏山河右臂雄晉關猶見古唐風殿中珥筆搖
星岳冀北雨車潤黍芃翅企康衢鳴世瑞佚覩保
障樂年豐丈夫事業留分陝介節氷寒凜玉驄

晉關唐風望之儼然柱史
爲保障前後俱無滲義

朱小晉年兄巡茶西秦

鮑桓嶽嶽久齊名攬轡秦關望廓清茹蘗氷心茶
味淡空群法眼駿蹄輕一天雨露先函谷萬里霜

威動磧城漫說關河古道遠隴頭鸚鵡善傳情

茶差兼有馬看文
中補闕拾遺手段

少司寇張東山年兄旋里

皐謨久贊翼天家夙夜亮工帝賚嘉遇服流雲三
十載奇花清夢幾回賒青門好鳥啼新柳驛路春
光映晚霞宦海風波千萬變幾先早上太平車

太平車常在誰能
先才固大識更高

少司馬漢清李年兄旋里

出入承明共帝鄉數年同拜五雲光位高司馬籌
帷幄名接天庭振廟廊紫閣無心戀列㸃清溪偏

樂橫流觴別來雙鯉何時寄晉水燕山夢路長

後談少司馬旋里仍是幽錦
精緻雅澹亦右丞亦蘇州

大京兆王弘宇節鉞郎陽

絶代英猷誰與群况兼劍氣炳星文同依京雒鴦
交密忽送陽關雁影分明德長流漢水月謳聲初
動楚山雲峴碑遺跡今何在羊叔重來事再聞

鴦交雁影漢水楚
山允矣錦心繡口

姚際斯掌科分節黔中

封章侃侃掖垣尊仗節黔南帝語溫草昧新開資
雨露驚鴻初集望仁恩九卿復出憂民切一路遥

臨福宿焞此日春明分雁影清風先許遍偏沅

掌科分節當之者氣沮
九卿復出溫語匠心

贈朱雲門巡撫浙江

十年丹陛染爐香節鉞新綸下建章萬里風烟今
日靜一天雨露海濱長貔貅卧鼓閑刁斗鴻雁飛
翔樂黍桑共說升卿多駿烈棠蔭自[illegible]遍餘杭

門所浙江潮衲與
駱與其在茲與

贈韓心康巡撫津門

相國蘭英翼帝猷端忠簡在幾多秋旌旗搖曳燕
山月劍戟芷寒瀛海洲咫尺君門欽介節徘徊三

鞴把清飈南陽自古稱難問奕奕似君莫有疇

津門節鉞是爲韓昜一人便如優孟衣冠

贈岡卿榮于源旋里

西京才儁梧垣尊陛奏臣疏動帝軒一代文章開景運百年山斗拱龍門旋聽玉佩搖卿月忽送秋風捲蕙蓀菽水雖歡宸眷切肯交安石卧丘園

旋者榮贈者怏灞矯東傷心何爲

柱史張羽王年兄終養

蕩蕩天街驟馬嘶笑看桓轡入山期翔阜春色映華髮行麗白雲拂鬢絲慈壽堂前鳩杖發芝蘭堦

下紫英奇龍文奕奕燀桐野記取青燭菼畫府

休貼終券婉而多風惟蓼莪詩人知此

賀盧瑞峯比部母壽

瑞氣將開必有先藍田種玉卜逢年登庭萱草隨風舞入夢江花奮筆妍秋憲聲名高紫閣慈幃淑德斐青編珠簾半捲南薰細錦堂優游樂舜欵

比部母壽四字連詠俗下藏賤壽字豈非鈍賊

辛亥秋贈霍龍淮銀台致政依公原韻

干將光芒射國門胸中豪氣至今存二疏介節辭丹闕四皓高風到綠園畢世榮遇多特賜幾回簡在非常恩兩朝文獻民之望喉舌平分斗杓尊

陽春白雪亥在和者惜不得原韻而方之

其二

耿耿孤忠願莫違夢魂將繞九重依冬官六考冰心冽卿月三遷玉殿輝望重銀台歆晝錦地臨金掌賦初衣青門八座神仙客花發東籬攬菊暉

贈黃屺雲柱史兩淮差滿

繡節霜威共所推情深春樹及瓜期清風千里吹蘭蕙輪月一簾照海湄恩湛秦淮霖雨潤名傳魏闕主心知鹽梅事業今誰許指顧珮聲庚玉墀

兩淮差滿說來津津有味在醴醆粢醍之間

丁未爲恒山年兄覲旋安陸

黃鵠磯頭餘十年清宵將作夢中緣欣瞻雨露彌南國何幸甘棠遍楚川七澤安瀾禹德遠方城春暖羊叔賢須吏促滕遽分首漢水燕山風雨懸

人知巳路慣經潑墨皆成煙雲

吳乾公柱史尊人入祀鄉賢

岳降英姿迥絕羣丰期碩落未前聞當年壯烈能從武夙昔高懷願右文俎豆馨香久在列烏台芝玉許平分即今鳳誥繽紛日應向賀蘭把紫雲

吐氣揚芬𣗥於俎豆 祀得此可以不祧

依魏環老韻送張朔王年兄西旋

共知名利不如閑此日驅車過晉關驛路秋風隨
客去世情春夢羡君還滄浪尚有溪邊趣簫鼓常
開座上顔回首白雲相對照不須別去買青山

盍友恰成三
雜音幸存二

環溪年兄尹京兆步鑄即日得雨志喜依韻

奉和

夢卜旁求想傅霖一時簡在應天心風雲呼吸蒼
生願雨露滂沱盛世音自是精誠轉造化庶幾竭

蹶答高深從今喜見豐年兆請進豳風七月箴

無字不精確鷲嶺岩堯
滄海月嗣音應成絶響

大司憲白東谷同門旋里

曳履星辰匡弼尊九齡幸度至今存氷寒夜半勤
君父春暖冬餘長子孫宸眷方來倚撥叙高風早
已到雲根此行莫整者英座寰海蒼生久顧恩

當音律精工讀此使
人不敢爲冷談生活

祝余浣公柱史兩尊人八十

漠漠江山綠水漪百年隨唱古今奇爲欽梁孟能
偕老還羡賜鵬并漸逵對仗彈文螭色動斑衣戲

綵嬉雲稜逵膽畫閣嵩呼日雪藕氷桃照皓眉

紫髯雙壽絶妙
詞能兼衆妙

祝蕭長源柱史封公

久從海嶽瞻奇氣爲見紫雲入望來採勝尋幽巴
楚壯橫經汲古左遷才漫云救世岐黄畧且喜揚
鑣繡史台此日華封來畫錦龍章先向九重開

壽詞較多多多盍善用律如用兵然古來几
見淮陰

祝高閣修柱史太夫人

婺星燦燦照光筵此日新豐曙色偏三十六年蘗
志潔一堂五福萱花妍燒燈夜識寒機影畫荻朝

生翠閣烟莫喜翟華輝鶴髮龍章將下第三篇

覩定高太夫人敏妙出
自天机不数筍手建步

祝北部劉君尊人壽

大朴高風誰與儔春暉燦燦翠光流衣冠麗古存
先代詩書燕貽篤世求花種泰川遺愛永棠蔭南
國頌聲謳而今秋憲新章煥翹首白雲彌并州

清雅似襄陽白雲句双開獨闢又不似開元
天宝人物

癸丑十月贈門人曹雲九之商河

西京人物望前編屈指甄衡三十年價倍連城欽
爨嶲名高北斗重青錢門墻佳士今餘幾桃李英

華晩且賢把酒燕山艮友遠洋洋東海賡蘇天

撫今怀昔慰勉倦倦高足曹子幸而有此好脚跡

史滄航衡文三晋

絳帳新開參野墟百年山斗定無虛名賢争拂鷲湖座佳士欣聞鹿洞書藜閣光烟懸日月杏壇化雨動禽魚狄門自此多桃李共仰奎躔照使車

開口已見大意鵞湖鹿洞漢人亦當退舍何有魏晋

金紫汾掌科內陞錦旋

數載承明侍帝居英聲嶽嶽竟何如冰心一片玉壺照諫草千章册府書卿月方輝聽菽水宣蘇有

待御潘車青門不必悵岐路回首春光載道舒

有內陞錦字愈着寔若泛作錦旋便不堪入錦囊

祝錢大士柱史封公

橋梓作述已有人翛然獨自規先民江門雪月春風早海角霜天寒谷温留取青箱篤世德還聽鶴髮拂隹賓甫別冠冕知誰是仰止高山卜德隣

祝公又有封字得意疾書几几乎蕉葉聚杏漿澆矣

其二

大雅宗風振道壇手標騫舉吳江寒圖書歷落懷猶古杖履逍遥夢亦安千里嶺雲飛角豸九重褒

詔降青鸞錦堂屈指稱觴日片片梅花度玉闗

祝裴晋卿銀台毋壽

節烈雙垂典册芬嶶編奕奕炳星文閨門繞有鬚眉氣荆布還凌烈士雲卿月高光有令子芳名焜燿誦慈君貞心千載如松雪南海曇香瑞色紛

泥定毋壽則千首皆濕矣要知巨源推首專在晋卿身上

賀䰠差黃蒙圃公祖

十載鳴珂曉漏寒豊城紫氣注雲端探奇渠閣厰磚影振采蘭台騁豸轂見說三河民力盡應知今日聖恩寛前車脱洗開生面咫尺海光望鮑桓

賀意隱躍言外佩白裴已到手技妙一至於此

癸丑仲冬祝司馬賈膠侯壽

久從風雨浹緋袍蒼翠璘珣志氣豪羽翼聖經續孟子削平雲棧俯江皐百年麟閣今爲列兩國井棠心獨勞魏闕江湖同一視喬山平格賡崧高

膠侯堂中那堪犀噪鳴此乃爲鈞天雅奏

胡宣懿兩尊雙烈

系出升聞虞德傳疾風勁草誰爲賢一門高節垂千古百世芳名晋簡編刺史清徽姑射爽樞曹環佩玉堦懸書香不輟來天眷宰祖攸行奕葉綿

烈成雙事甚奇文更
奇文奇愈見事奇

洪洞范彪西母七袠

堂開燕喜列瑾壇片片梅花度玉闌泽洞雲深勤荻畫粮山日暖和熊允青錢久入南宮選拔水新將比閣歡九轉丹成今日始相從慶朔看桃蟠

主人在洞雲深處声声呼出小范來若使俗
啄同咻何異真幸如籠鶴惹僧耶

賀驛道焦荊巖公祖

名世昔來我所思燕山把臂結心期嶽標騫舉凌霄漢汪度淵泓潤海湄鳴珮西台春色曉驅車冀野雨露隨他年揆席知高步不易羊羔一帙詩

已未冬賀張澹明公祖榮擢閩憲

慰藉屬望俱見焉
賀不知淌刻几許

桓驄西發出長安雨露隨車載道歡驛路風清歌冀士笑蔭春暖萮榆關晉陽遺愛千秋永閩海新恩此日看指顧楓宸來視草五雲深處慶彈冠

几閱歷而後得此擢此行便如登仙閩憲愈
覺生栄

辛酉小春贈程章世公祖分節瓊海

上黨風霜十月寒俄聞仙舟渡江干嶺南春到梅傳信冀野棠深夢自安名世自茲皇路永故人千里鴈書寬文莊事業今猶在仰止高山問宿壇

鶯遷可喜瓊海拂然言下似有颺車羽輪瓊
海竟是大羅天

贈泰階高年兄任嚴陵

建安才子久知名奕奕琅玕紫氣横仙旆新移譙鳳闕春風初拂滿江城桐廬明月多佳興驛路梅花傳遠情南國甘棠自此永逢瞻玉尺待延英

岐路徘徊任字有何光采絢爛歸自然圓是
初発芙蓉

寄驛道焦荊巖公祖

豸史霜威震帝京久從風雨篤爲行白雲自遂巢由志玉燭還期契稷平两載甘棠彌冀野一天雨露潤蒼生野人扶杖觀盛化翹跂竹書紀漢卿

桐水何庚乃弟爲桐禦寇有功至今桐人廟祀

千里陳遵意三秋杜
甫心詩中有此古道

召伯甘棠二十年干城猶誦使君賢循良在昔圭璋重節烈於今俎豆傳翔嶽峯高碑潸潸滄流春永草芊芊一門忠義誰能比留取淸風吹史編

分明是乃弟祟寇尸祝
真切豈效醴泉父老

甲寅留別長安故人

廿載追隨度玉墀草橋何事轉生疑故人天上風雲聚野鶴山中歲月遲白雪陽春和亡寡高山流

水有誰知別來兩地空相憶長念橙黃橘綠時

別巳生感留復眷怀文情亦在高山流水間

賀董會徵節鉞兩河

紫氣東來漏未殘光芒先射斗牛寒蘇司七載同風雨烏府當年共豸冠三楚耳棠猶未改西河霖雨慰新歡千秋事業應誰許擎柱高標雲外看

西河節鉞又是別樣旗旌詩窖中何所不有

壬子三月相州道中作

蕭蕭匹馬出長安驛路清風拂玉鞍劒老豊城騰紫氣人傍故國問青山依依新柳迎春綠燦燦桃

花帶笑看起對鷄鳴早夜舞征車豈惜五更寒

人中景景中人參此可悟第一義

丙辰春日郊外之作

南山十里風光遒爲挹晴嵐數上樓偶爾行春至綠野何期散步到滄洲花香柳嫩心机少日暖風和歲月悠翹首晁初思太村行生時物自春秋

時在春日境在郊外時行物生心在何處

甲寅孟冬別楊執玉年兄

此行祝髮入深山永別春明不復還平地孟門事況往羊腸九折楚有九折坂路多艱風波不作鳶魚樂

冰炭相忘海天寬漫把寸心憑月照而今明月照銀湾

天空海濶襟怀魚躍鳶飛趣味一別而腸九廻矣

丙辰菊秋祝周提台壽

昔時聲氣篤如蘭咫尺元龍且盡歡仲甫臨戎百二壯萊公鎖鑰比門寒遙瞻青鳥傳佳信回首氷桃滿玉盤麟閣功高丹詔近山中從此慶弹冠

揮毫如落英可摘可食併調蕪冗不過虎帳中羊羔酒耳

丙辰二月澹明公祖瑾札存問奉報

晉豈表裏舊山河驛路春風鳴玉珂空谷久深忘

素鯉仙音何事到青蘿桓驄暫爾勞分陝鄭履他時聽亮歌風鶴如今有管晏野人只合隱漁簑

唱予和汝投桃報瓊佳句千古良友亦千古

祝爾音和年兄六十

河上仙公入望華薰風此日漾仙槎氷桃暖結千春核沆瀣塵空六月花歷落琴書懷自古婆娑晴雨夢多賒翔皐山勢連嵩岳翹首峯頭挹綵霞

作者愈快意當者愈赧顏

贈社友張碧藕孝廉

從今回數枌榆初壯志嘗思探石渠自愧駑駘先

勸駕遲君驊駿淹公車捧章毛義情何切負米仲
由志不踈出處輒增牢落感天門佇奏太平書
君藕聞之日寔獲我心永矢弗告
大行皇帝上賔次總憲栢鄉先生韻
四海昇平聖主恩不憂錯節與盤根譚兵慷慨試
南苑論道優游御孚軒尊祖敬天講禮樂勤民愛
士繼晨昏痛心遏密八音日帝德王功振古存
聯珠唱玉有瑜何可無亮
其二
率土何人不承恩獨沾雨露庇孤根十年執簡官

蘭史數次召宣侍帝軒義篤天冠驚隔代德高日
月忽黄昏孤臣有淚難揮洒無限悽愴北望呑
西便門外有慈壽寺明神宗太后所建浮屠
轟立與天齊寺爭勝殿旁有石鐫關夫子像
莪莪千尺振蘭林爽塏淸光徧布金慧光直登三
乘上普提還洒十洲深弘開願力麥天漢獨闢芳
模識哲心先聖岩岩留石像拜瞻遺躅起長吟
此雁堂彼鹿苑黍稗又仰聖青蓮竟自舌上
生
自慈仁寺返數武爲摩訶菴中有十八體篆
字金剛經

金剛般若秘靈文云道沙門有典墳龍鳥縱橫點
畫古斜斜變幻律音分鍾王自來饒情態顔柳競
傳遒骨筋閑坐給孤讀法偈寶蓮千葉吐奇芬
談經必先辦篆非讀書萬卷焉敢伸指弄拳
真覺寺在西直門西內有金剛寶座座上有
五塔皆石爲之永樂間西僧所建中印度規
式也
三千法界勢蒼窿百寶光明一室中逢矚莊嚴仰
法力還觀舍利擬神工西山晚照繚園樹北闕晴
雲度塞鴻耿耿孤燈懸日月百年長發祇佗宮

題緒不勝飄緲金沙散布但見瀟地玻瓈
萬壽寺明萬曆初年修有大鐘永樂時鑄重
十萬餘觔擊之聲聞百里
剝落塵根寘寂囂欲移鷲嶺度今朝日高浮屠臨
午影夜半鐘聲聽曉潮法物煌煌同夏鼎元音朗
朗羞鳴蜩長楊禾黍不堪問繫馬荒郊落日遙
何時修何時鑄歌咏留連花亂墜而石点頭
和洪畏軒世兄西園杏熟詩用摩詰少陵櫻
桃韻
六載狂踈守一官同人聲氣篤如蘭羈蕉扇隨

風舞亭前亦有芭蕉出水芰裳帶露殘補闕時思山甫
袞洗心嘗讀殷王盤滇南鵬翮今方息奮舉雲霄
問廣寒
杏與桃洵堪競艷嬿美韻叶五杜則青出於藍矣

其二

磊落珠璣映日紅朱霞燦爛絳紗籠瓊瑾有報風
期古桃李無言蹊路同扃戶漫尋蕉鹿夢開窓高
臥羲皇宮滄浪喚醒長安客何事心機首似蓬

元夕次銀台霍龍淮報國寺韻

帝里韶光久艷奢蘭林風味與偏賒經聲响徹松

間鶴爐氣香浮古刹鴉竹院明燈烱似電山門寶
炬朗如花一年好景君須記三五新逢慶玉華
元夕報國寺寫景寔难然而莫难於限韻落天然處四聯已盡人慮和者难爲後吾正恐唱者难爲先耳

其二

金門十載寵遇奢極目春光特地賒夢繞家山傍
野鹿身隨天仗逐朝鴉銀輝搖曳莎蘿影采色紛
飛閬苑花携手相將遊此地誰知今夜觀瑾華

其三

元夕張燈上國奢將來今日興更賒霓裳歡舞鈞
天奏簫鼓震驚栢府鴉梅影披離梢吐月東風蕩
漾火催花丹青能奪天工巧無數紗籠鬪國華

其四

燕市相逢景物奢流連慷慨少年賒萬點曙星喧
瑞鵲千門翡翠照歸鴉宰臣休献燈籠錦學士争
看蓮炬花燦爛卿雲歌復旦長調玉燭祝嵩華

和陳越菴乞米詩

寂寞山居日似年囊中那得一文錢詩書滿架不
堪煮藜藿充飢誰見憐愧我饔飧無善策與君升
斗結良緣沿門持鉢叵容易萬事如今只聽天

今人所乞者不止一米米尚如此其乞浮於米者尚何如讀至听天句見萬事無可乞亦不必乞字字可以療飢

丁巳小春祝張碧藕社丈六衮

不衫不履率天真回首風光六十春期月鶴琴多
近古一行清白不言貧齊眉梁孟同蒼翠繞膝芝
蘭美鳳麟朝暮東山借杖屨歡然相對葛天民
話使碧藕日夕佩服疑在藥珠宮裏

宋公昭司鐸廣昌

半生翩氣老風塵此日光芒動紫宸絳帳新開絳
雪舞青氊還發青藜烟文章冀北高山斗事業中

朝景鳳麟指顧金門趁待詔五雲深處玉華春
賦青毡不涉賈孟痩
寒詩人寓意自遠
過陳泮水主人齋見猿與犬相鬪余曰孫吳
平泮水日苟完矣相視而咲
青射將軍今已無誰云東郭畏韓盧沐猴衣錦未
爲智高鳥良弓總是愚椎埋雖然爭拔劍扁舟久
已入西湖卧龍明月千秋照讀罷史編想丈夫
是鬪皆猿與犬此能爲之解紛得句時一咲
而三太息
新春拜客馬上口占
春日揚鞭過帝城沿門飛翰逐流鶯高才攙贊爭

先到緩步當車待後行但見朱門塡貴客曾無古
道踐初盟將來風送尋常事多少工夫奏得成
踏雪攙贊始密終踈枉費多少工夫吉哉春
到萬事成未捧先唱既推復獻此日果在馬
上抑在驢
背子上
其二
荒色蒼蒼御鳳城上林淑氣促文鶯天街驟馬連
雲逐輦路金貂路雪行按劍知交追往轍弾冠年
少結新盟東君不擇情踈密春到人間萬事成
春正偶作
年年曙色典江山無那春風度漢關玉莬馬嘶芳

草軟長堤人醉玉樓還揮毫珠玉搖星斗看劍光
芒動珮環昨夜上林花滿樹千官肅杖拜天顔
筆端生出上林花
兼有珠光劍氣
庚申元日四律
元日風和天氣清山中甲子問行生羲輪初轉卿
雲旦鳳曆重開列曜明抱膝林皐歌聖世行吟盤
谷樂昇平榛苓自是野人性獻頌椒花不盡情
年年此日此日詩又不似他日賀中武庫其
日新日升矣乎今我拈一字作數日想究竟
不敢
加點
其二

太倉一粒聊天涯蓬鬢那堪經歲華咫尺春山青
色早婆娑雲樹鳥聲譁陽春有脚來何地造物無
私到此家百草悠悠隨意度停驂遙憶赤城霞
其三
应事參差歷歲寒春光迢遞滿河干出門漫讀絶
交錄入世須思行路難幾度問春春不語酩然醉
酒酒方闌陰晴風雨君休計吟罷帚編天地寬
其四
褚冠帛素攻平生皮裏陽秋有定評春夢重尋蕉
鹿事浮雲又作耶鄲行救時無策長憂杞憫世有

心空惜纓悵望龜山莫太息函中紫氣射豐城

元夕

三五欣逢月滿天千門花燭照無眠丹禁簫鼓連宮漏綠野鰲山徹玥筵風景時隨春意足人情願共玉華圓良宵若此須當醉應是開元極樂年

千炬百枝喧雜都是踏歌隨時表意此独置身廣陵

其二

桐阜一望暮雲齊此夜天星錯綠堤萬井濃烟籠月澹千家花鼓動鴉棲春風廻處銀燈舞餘雪照時火樹低玉燭平調知孰是素心已寄武陵溪

咏海棠花

簇簇朱英紫暎東看花人到興偏同七襄爛熳天孫錦九錫輝煌赤壁宮架上珊瑚映旭日檻前翡翠舞輕風名花奇異真難繪却恐丹青筆未工

花啓文聰明文耶花顏色文心嗅入花心裏花心殊難尽文心

其二

金門歷落幾多春喜見仙葩又復新乍似胭脂塗錫帶還疑綺縠鋪莎茵濃英輻輳蜀江色彩葉紛飛紫陌塵觀此方知春似錦朱霞滿目莫言貧

咏新柳

日煖風和二月時西園又見吐新枝春光不改年年色青翠新添故故垂粉蝶紛飛林影度流鶯婉轉玉樓思筆光有意為誰畫不盡離懷託藕絲

但咏柳蟬翳葉欺人耳刻意取新字乃見其起眠之狀

其二

已是淡雲微雨時青黃今早發高枝池塘烟底晝中照亭畔陰斜月下垂絮起長空疑雪舞影搖草閣與梅思玉驄千里誰能繫萬種情牽百尺絲

舊燕來巢

海天霞擧社廻初為舞霓裳過舊墟翅迭風斜多

貼地語因舌鴂聽蠻書鞦韆院裏深深見王謝堂前隊隊居借問漢宮誰得似昭陽艷冶五雲車

快意在舊字來字畢竟是巢可來非関燕不忘舊然已愧煞王謝堂前燕子

其二

浪暖春晴氷泮魚吉光片羽琅華居好音荏苒達繡幕翡翠輕盈逗玉虛志鮮麥雲局面小地占旺氣嘉應紓錦箋千里能傳信紅葉何須泛漢渠

壬戌七夕

天章燦熳橫銀河身世悠悠杼柚多吐納風雲轉造化錯綜星斗掛莎蘿蓬萊咫尺神仙路瀚海荅

茫一葉梭巧奪天孫識不到鴻濛未闢奈君何
自成机杼貝錦爛然的係斗女宮裏人豈是誤入
園中石榴紅實得十六顆感賦
朱英金紫絳紗籠露澁高寒顆顆紅簾外珊瑚懸
綠樹簷前球貝舞秋風行生時物自然性理數奇
偶大造功妙合虞庭十六字無心成化有誰同
深得十六字心傳榴寔顆顆是道皆由天造非關人力
壬戌重陽同社諸友邀飮東園
悟透浮生意氣豪青山拓落俯林臯浣花共酌蘭
陵酒洛社還分菊葉糕眼底晴嵐餘綠樹坐間肝

膽篤綈袍悠悠身世須知足極目千峯萬丈高
五柳先生非好酒白衣者寔幸遇籬邉主人耳誰能得陶趣兼爲陶詩
丙辰中秋看月
玉色溶溶簾外横曠懷今古起深情晶輝有影三
更朗銀漢無聲萬里淸老幼休暇欣扶杖江山淸
晏莫譁兵無端更上南樓望把酒臨風感慨生
看月不但看其魂魄形影直看到輝光照映處未知遊月宮者曾看及此否
己酉中秋
秋光瀲灩碧霞輝風拂珠簾帶露飛旅况十年夢
裏度青山千里故人稀天邉雁影淪潭底戶外螢

明促織機濫側淸班無寸補翹瞻膚聖彰民依
寫景只是中秋若侵及桂魄氷輪字豈有足
庚申中秋賞月
一天秋色徹瑕玕此夜銀蟾仔細看三載佳期風
雨阻丁巳戊午己未三年雨阻今宵良會斗牛寒光搖碧落留
莎影雲歛晴空轉玉盤咫尺蟾宮天路近淸輝澂
灔印千灘
三年雨阻此夜淸光故謂之賞對月不須御燭讀詩可廢曇歌
咏秋海棠
朱英三月鬪春芳浩帶秋風別有香粉面輕勻搖

素影蛾眉淡掃想幽光淺粧恒愛淸陰趣秀色唯
嫌烈日長林外風情薄世味葭思已寄水中央
海棠惟經秋斯爲花中神僊林外風情房成子寔豈趨時鬪艶者可比
重陽雨中作
杖屨蕭然過草堂素心時悉浣花莊那堪秋雨違
宵足辜負佳期滿院香拈筆聊吟宋玉賦登高共
泛陶公觴園林霽日花應好晚節從來喜傲霜
寓意深寫景確視尋常覓警句有不一可無二
乙卯咏菊
秋光今日至誰家把酒東園問菊花潦倒花前百

斗少流連醉後好懷賒柴桑無意看飛鳥湘澤有
情玩落霞傲節經霜尤見迺金風吹向玉堦斜
金鈴與銀台習見彼然從井谷水中蛆嚼花有此逸姿詩有此仙才
九日詠菊
百花開罷菊花香風捲秋英到草堂翠影偏宜半
畝月瑾枝不獻五更霜推班出色爭先賞異彩相
宜闘晩芳把酒花前渾欲醉天邊飛鴈度衡陽
字字胭脂色句句醉醲漿讀者須識得紫莖種子緯許領白霧氣味
甲寅九月十六日雨
濛濛秋雨透窓紗倚徙亭欄送晩霞歸鳥覓林膽

遠樹輕舟返岸望堤沙雲橫白鹿書千卷日落淸
溪烟萬家此世悠悠隨意足不知何處是天涯
繪雨形并繪雨声又是秋雨真逼神佳手
甲寅重陽
帝里風烟曉夜蒼今朝客裏度重陽寒花猶帶舊
時艶仙釀新生此日香時至高秋天已老人逢華
髮與偏長與君曾訂歲寒約勁節璘珣在晩芳
字藏句句藏意意又藏景前人所未発
重陽日過學士周凝圖亖有菊十四盆漫寄
茫茫世態似秋波爲問少陵竟若何好景莫忘沽

美酒良時且自唱高歌漫云白雪髮前滿請覩黃
花眼底多無限中懷憑月照東籬簇簇任婆娑
菊僅十四而曠怀高寄諸品五美俱備若謂陶公所愛惟菊豈不錯認東籬主人
其二
拂拂秋香襲客衣與君共對鴈霞飛幽香自是淵
明志珍重誰云茂叔非五色斑斕十四種三秋瀲
灔重陽輝幾回把臂時光換願上層樓拱紫薇
元旦 壬戌
偶將春意問東君至理總從太極分細草雖宜承
雨露嬌花尚自惜風雲生机簇發無中有萬象包

羅靜若芬身在化工隨序度北窓高卧誦羲文
杜工部一聯八意此更森羅萬象
元夕 壬戌
乾坤無事日淸寧元夕重逢詠太平禁徹金吾曉
漏早輝分銀燭和鶯鳴千家歌舞喧花鼓午夜閭
林醉洛英爲問春宵多少價畫堂一刻抵連城
春宵一刻連城全在画堂今夕何夕愛惜珍重
古今爲詩者不知凡幾而後人艶稱模倣惟
日李杜吾不識李杜當年曾有所模倣乎前
乎此者未聞其人也謂模倣李杜或可以爲

李杜乎後乎此者何竟無其人也且使模之而似不過優孟衣冠刻鵠類鶩非然則東家施捧腹效顰已耳然則李杜之所以空前而軼後者何也蓋由其自抒性靈優入聖域故能前無所依傍於古而後亦不留餘地以候今也公以東遺我憨無詩料吾未及展讀公詩已如見李杜之爲李杜也者太率學詩者皆謂詩若無料未免郊寒島瘦而吾以貪撫詩料必至埋没性靈了無清新俊逸之致彼眼前景致口頭語曾有料無料之謂乎李杜

集中亦有料可指乎况公之詩又未嘗無料乎有料而視以爲無是其自抒性靈優入聖域陶鎔渾化而出之者若謂公之詩可以媲美李杜是美在李杜而公與媲之也不知公並不知李杜矣吾直謂公抒性靈爲吟咏自成其爲公之詩猶之乎李杜詩自成其爲李杜不相借也不相下也李杜之在當年亦若是則已矣

昔人以詩歌被之管絃而崇丘華黍諸篇有聲無詞是詩也者神韻在字句之中趣與在筆墨之外即平上去入而清濁高下之理存焉不第以比儷工巧辭藻典贍爲高也余沐公詩教久今獲炙其全帙每一披閱所及目屬而心維之口誦而耳受之於一首先讀其一句於一句細讀其一字而後合字字讀爲一句合句句讀爲一首乃知其借題發意言近指遠語未轉而意已接聲將徹而韻猶長無論長吟小咏雖寥寥數言而其中起承轉合反正虛實莫不盡態極妍旁神而入化所謂力全氣足神來情來空中音相中色非耶

令人一讀一擊節有如獻金戛玉而聽之者洋洋盈耳不覺其神清而氣爽矣詩之爲道固若此乎抑公之爲詩能若此乎

誠正齋文集卷六

翼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對聯

嚴御吏寬御民臣心如舊 金陵察院大堂
公生明廉生威天語常新

兩袖清風帶鐵面 金陵察院川堂
一簾明月照冰心

識朗玉山端向白門照粹璧 金陵貢院
鑑澄秋水懸知滄海無遺珠

取舍原無意 琅邪山瑞麓亭

卷舒任自如

北斗簷前掛戶動星臨好景豈來爲我 黃鶴樓
白雲檻外低江鳴霞起風光多少可人

丹成棗熟問何年再是如瓜時節 黃鶴山仙棗亭
梅落笛清到五月試聽夜半僊音

雲生寒谷續巖斷 武昌縣寒溪寺
月過清溪照竹長

洞庭山水靑蟬陰不改永朝夕 岳陽樓
文正風嶽在憂樂誰能識後先

御全聖人之道乾坤合德四時合序 順天府文廟
儼然百代之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神聖天開允矣偃文奮武 京兆五聖祠
離光日燗大哉懸象著明

開節不通冽冽人行水上 京兆署包龍圖祠
鬚眉獨戟凜凜笑比河清

振采王畿之內宣德達情春回黍谷先三輔 京兆堂
翼獻天子之邦觀光揚烈日麗楓宸捧五雲

皇皇千里之畿敢曰三王接武 京兆二堂
翼翼四方之則庶乎一飽齊名

卿月追陪久向金門鳴玉珮 參政堂

典型何在敢云山斗式邦畿
絳座春深天下文章莫大是

昌坦日煖杏壇化雨自無私
清畏人知誰謂今不及古

忠來主眷宜思德可勝才
端謨一代朝陽鳳 河南道聯

耿介千秋午夜冰
表裏山河之國心理同然誰云今古不相屐 三晉會館

雍容文獻之邦典型在望須信見聞自有傳
應五老而參野旋輝心日人天朗朗麟書闕里

扶三綱而彝倫攸叙君臣兄弟殷殷典穆虞廷
天亶知勇一時貫日凌雲震動山河望聳卧龍之
右 關帝廟
志篤忠貞千里間關定叫匡扶社稷功高白馬之
盟
鳳眼蠶眉英雄本色超千古
忠心赤胆節義高華照兩闕
麟史傳心首重春王正月
桃園結義永綿漢代江山
之德之純寧獨晋之君子
乃文乃武須知漢有聖人
英烈昂昂兩漢在當年磊落逸群適觀麟史修文
鹿圍奮武 大關帝廟
孤忠奕奕千秋至今日琳瑯汗簡不啻江河行地
日月經天
處太極中妙化育於靜翕動闢 后土廟
爲萬物母體中和以長養生成
淵弘溥傳敬直義方徵含章之時發 后土廟
柔順利貞遂生復性普大德於無窮
坤靈效順四方海晏河清歌咏大平之瑞 后土廟

后德含弘一代民安物阜適昭厚載之仁
千葉蓮花蔭穢法界觀莎影 觀音堂
滿懷耳露月湧潮流聽海音
典青雲之籍感通呼吸恢恢乎達路弘開先德行
而後文稀 帝君聯
司福善之權明並日月朗朗然容光必照凜名教
以砥士風
仰日月之照臨不爲昭昭立節不爲冥冥易行
儼明威於左右勿以惡小爲之勿以善小不爲 城隍廟
晋國山河惟舊望四域大觀東太行西姑射中霍
巖諸峯亘峙其間且汾曲如襟黃流如帶寫出壯
圖允集苞符之瑞 明倫堂
陶唐名喆代興考千秋文字始二典繼八卿終涑
水奕世淵源斯在况解梁以武河津以文傳來秘
笈久垂道德之宗
淵源溯海想當年私淑昌黎文興八代之風展矣
梅巖冠冕 翔山書院
山斗翔皐念在昔瑪嶺游野手植中阿之士歸然
桐水龍門
十二世培植灌漑木本水源謨烈肇與桐野 家廟

三百年偃僂循墻 氷競玉執 凱元接壐芝田

有道風徽遠玉節金和 允矣先民之範 文孝公祠

仁人德澤深川流岳峙 卓哉百世之師

梅雨新収 四野淸風吹麥浪 請縣公

虞絃初奏 一簾翠色暎桐華

琴鶴風淸 雍雍佳氣隨車轉 請縣公

圭璋日麗 藹藹仙雲拂馬來

風骨欲仙 奕奕品擬玉潤 請縣公

鬚眉獨戟 巖巖笑比河淸

鹿野秋高 引領嘉賓 彈四座 請縣公

龍光燾喜 行聽鈞樂奏三台

朋酒羔羊 洗酌桐堦歌湛露 請縣公

鹽梅霖雨 調元玉 門慰蒼生

百里山靈欣受命 請縣公

一天茸雨喜相隨

秩秩五常之叙 德言盛 禮言恭 夙夜齋心謙學書

兢兢三事之勤 敬勝怠 義勝欲 終身北面丹書堂

元臣居第風雲聚 太門

開府門庭氣象新

日月升華 萬里卿雲歌復旦 大廳

行生發育 普天雨露占先春

栢府霜淸 禮樂三千鳴世瑞 大廳

榥階日煖 風雲五百翊春暉

春色酢仙桃 頌獻椒花浮栢醴 春聯

晴嵐映雪藕 梅調金 門佐辛盤

杖屨盤旋 把酒桐堦追雉社

圖書羅列 揮毫玉案吐江花

門鮮雜賓 吐握風高勤赤舃

庭惟益友 帝弦願切延高車

德蹟華嵩 觀鳩杖

慶衍蘭玉美芙蕖

華堦秀氣滋蘭玉

晝錦高風拂鶴松

一天雨露春如錦 北楼

百世芝蘭香滿堂

椒盤芬吐梅和門 二門

花信風廻院有香

天章弘闡文明運

雲吉新登太史書

琪樹雙雙集鳳翥

卿雲燦爛躍龍文
丹山雪清豊年瑞
晋水風和聖世春
芝閣雲開清鶴夢
錦堂日永煥麟文
門迎五福徵眉錫
家有一經煥鳳文
堂開春色永華髮蒼顔杖履悠然譚太古 書齋
簾動曉風開清琴斗酒貪魚蕩漾率天機
春色滿門試問故園幾許

晴光入戶請看旅舘三杯
雪深占麥浪
日暖長蘭芽
春風動鳳翥
旭日煥麟文
惜陰似金一寸韶光一寸價
愛身如玉幾回淬厲幾回瑩
白石青蘿蕭洒東山踪謝屐 內書房
紅雲綠雨從容彭蠡撫陶琴
扶杖青山飡綠雪

濯纓丹水浴春風
藍田日暖强爲善 書房
鹿洞春深好讀書
春晝雍容觀妙理 書房
鷄鳴呼吸應天心
北窓清夢人誰勝
東野奇文我自吟
登峰造頂依稀霄漢之巔到此際是何眼界 天尺樓
凭檻御風倘恍蓬萊之嶼想從前幾許經營
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武侯冠世高

才淵源理學 鶴院大廳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正立朝大
節涵蓄性靈
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常聞言於柱史 鶴院廳前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願奉教乎尼山
雨後青山情透無非佳境 河東書院
塘前新草夢來猶是天機
高材博學能文章古多奇士 南書院
克己修行敦孝友今則幾人
天地間許多妙理試從山畫雲與時想海濶天空

豈是尋常可及 河東書院

古今籍儘有奇觀嘗向春風秋雨夜看龍吟鶴舞不禁思議兩忘

半畝閑閣鳥在樹魚在淵蓮在沿石在畔此日風光荏苒 河東書院

數椽落落春宜花夏宜菓秋宜月冬宜雪四時氣象萬千

茂林中翠閣弘開八詠篇成俯百尺 浣花莊樓上

學水曲玉樓聳擧五雲霞起映三台杖屨香山促膝時招如玉客 浣花莊樓下

巾車綠野素心相悉浣花莊

座后青山無限嵐光來左右問輞川風景云何 河東書院

眼前穀水相將明月溯溪流覺綠野佳興如昨

珥筆楓宸之上揭日高標毅然拜表陳情令伯風儀猶在 侍御張年兄

築堂桐水之陽淸溪逸致雅志分經課子鄧侯家法堪傳

出爲忠臣入爲孝子凜凜大節如山一代龍門有作述

進則皐夔處則巢許冽冽冰心似水百年堦下睹芝蘭

究苞符之理聿思河洛圖書與蘊天機數千聖闡颺不盡

處身世之衡祇此子臣弟友天倫人紀一家中履蹈有餘

或謂聯與詩似同而實異似易而實難盖以詞甚簡而意則欲其該括體雖平而韻則分乎低昂必其百鍊已精方可千金不易世有移聯入詩裁詩爲聯者皆并詩與聯而失之者也予初不知讀公作始悟其然

誠正齋文集近作目録卷六

冀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近作

田兼三年兄邀遊海會寺同陽城張父母楊冬生年兄計部張世丈進士李世丈宴飲連宵東踰太行 其二
懷蒲城門人米輔之侍御兼憶秦關諸子
門人王茂衍衡文三楚
廷尉薛大武世兄旋里
春日過田沛蒼山庄
高顯之道長新陞秋卿
寄胡又弓孫屺瞻祖公狄諸世丈
宮詹沈繹堂尺函存問兼寄
懷大司空楊崑岳穗憲出振門兩年兄
春日至上黨暱呂大呂年世丈
江右左籓李息六壽
戊午春日遊龍門
春日遊禹門過絳陽訪李息六孫遵仰道長
二公留飲用悉别懷
别少司寇高念東年兄

柬少馬孫作庭年兄
憶大中丞鄧王章年兄
柬大廷尉王迂叟公祖
考功周方更年兄招飲
張蕙嶸年兄彈粮閩中
答漢陽門人熊吉士

誠正齋文集卷六

翼城上官鉒松石甫著

近作七言律詩

田兼三年兄邀遊海會寺同陽城張父母楊冬生年兄許部張世犬進士李世犬宴飲連宵東踰太行

天衢昂首拜彤華幸賦遂初抱彩霞冉冉青絲成白雪年年樽酒逐飛花匣中劍氣今何在眼底流雲日已斜珠樹臨風輝客座素心相對咏蒹葭

嘉客賢東相視而笑。壯氣遠懷意中言外

其二

此身共在太行中避逅招提般若宮剪燭雞鳴話別緒引杯哦雪醉東風譽生鳶堅花催鼓（時冬生行擊鼓催花令）月上千峯出已終好向桃源深處住相將洞口日初紅

優險得平超凡入聖。參透仙意是處桃源

懷蒲城門人米輔之侍御兼憶秦關諸子

抗懷今古問知音道義高華慶盍簪人歷風塵驚白髮品經百煉重南金溯洄良友山河邈翹跂周行雨雪清共話蘭台猶昨日東皐偃仰賦梁吟

白髮析不易得。剪裁既工調諧更妥

門人王茂衍銜文三楚

才名自昔過西京此日文壇獨主盟識朗玉山甄俊哲鑒澄秋水遴群英文章有價評今定桃李無言蹊自成江漢思皇仰北斗弹冠卿月照方城

幹以風骨文以丹彩樹漢魏之幟奪初盛之席

廷尉薛大武世兄旋里

熱腸忍讀絕交書歷盡人情抱是虛想到河山千里外誰留肝膽百年餘快心論世君何壯雄辯驚筵我不如安得重尋盤谷約雲天浩渺混樵漁

腸甚熱語甚冷無限含蓄。雄辯至此快心已極

春日過田沛蒼山庄

卧龍綸羽宿烟村有客单車叩鹿門偶爾行春經綠野何期把臂飲平原隴頭日暖垂楊早林外花飛鳥雀喧盛世宵容閑笑傲白雲深處是桃源

畫家妙處在寫境非関境妙乃因手妙。仙家之趣盛世之音

高顯之道長新陟秋卿

燕山擊筑斗牛寒聲氣遙投九畹蘭夢斷春明憶舊友音稀空谷少新歡秋官寵命今初陟豸史丰裁尚未闌知己逢時皇路廓故人千里慶弹冠

空谷傳音羚羊掛角
此丹成九轉時也

寄胡又弓孫屺瞻祖公狄諸世丈

冠世高英久軼倫中天文物自嶙峋恩叨密勿丹
扆奏位陟清禁蓮炬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
月一閑人皐夔巢許各相適翹企嵩華祝聖春

隹句若爲我設快不可言○誰知能爲巢許
者卽是皐夔聞其語見其人

宮詹沇繹堂尺函存問兼寄

御書心經感賦

㟁江丰度紫雲高別後蕪葭清蔓芳空谷久遐志
素鯉珵函何事到林皐宸翰游蕤楮光逗膚藻清

芬筆墨豪懸想臨軒洒翰日天香縹緲溢宮袍

玉皇香案吏
方能爲此言

懷大司空楊崑岳總憲杜振門兩年兄

回想端謨補衮初劍光直射斗牛墟流連郭隗臺
煎酒慷慨陳東院裏書澤水鶴顏映旭日蒲東鳩
杖命巾車山中甲子誰爲紀廓落海天百歲餘

是自道是怀人○李杜得意處恐不及此○
亦怀人亦自道

春日至上黨晤呂大呂年世丈

久從風雨篤嚶鳴大雅詁壇曾主盟漫向午橋邀
野月須知安石繫蒼生班荆難悉十年話促膝重

處此日情知已相逢應盡醉餘香分我瓮頭清賸釀

我家釀
十餅

極有意處皆從無意得來開宝而下所罕見
何况景雲以前

江右左藩李息六壽

鶚在飛雲玉在壺挾天才業進訏謨化行巴蜀文
公治績奏洪都相國模一片丹心懸魏闕千山明
月滿江湖從今復理磻溪事會見非熊入畫圖

渾雅玲瓏粗心看几莫辨爲壽詩細吟微会
始知

戊午春日遊龍門

丹崖削壁步天梯大禹神功千古奇巨斧開山比

斗近狂瀾索怒大川夷漫云石破天驚日正是民
安物阜時此際登臨懷往事悠悠河洛繫人思

千古以上事業千古以下文章一称神功一
推神品誰云不宜

春日遊禹門過絳陽訪李息六孫遵仰道長
二公留飲用悉別懷

平章事業日中天休波還山枕巳偏雒社風流司
馬壯香山高會曹公賢停驂偶爾造陳榻揮手許
誰着祖鞭話到醉心嫌燭短飛花又落舞觴前

意與理具足與興趣
兼到卓乎自命一家

別少司冦高念東年兄

逌率高標古道盟曠懷拓落藐公卿詞傾三峽烟
雲滿學富五車星斗橫把臂中朝罄肺腑曝莎綠
野敧陰牖而今兩地空相憶風雨懸懸不勝情

於未別以前摹丰標於不忍別中寫心事與
哜故別

東少司馬孫作庭年兄

岱宗奇氣海天高川岳還鍾命世豪調鼎弘猷光
日月亮工推轂拜夔皐掖垣諫草千章進帷幄論
思萬里勞箕潁先鞭叨早着東瞻雲樹恋綈袍

言不及悉
神與俱馳

憶大中丞錢玉章年兄

山公雅望重當年玉尺平衡度欲仙鳴珮久隨卿
月後歸鞭叨在烏台先春風秋雨將周紀白石青
蘿且縱眺北海青罇如可即脩然共醉杏花天

韵致天然得句
後應自許非常

東大廷尉王迂叟公祖

憶昔締交自太原脂車過我青松園飲氷袥府欽
霜簡待漏卿華曳紫垣良友同尋猿鶴夢草堂爭
羨風花繁高山流水恒相憶兩地長瞻雙月圓

絕不費力極力
追琢者不是過

考功周方更年兄招飲

瀟瀟介馬步春郊西渡龍門問舊交千里晴嵐彌
綠陌半床烟雨滿林梢山公屈指登程延槊戟許
誰待月敲信宿虞絃頻入耳停驂且飽天官庖

其地其人其盤飧
與歌詞宛然如昨

張蕙嶸年兄驛粮関中

燕國文章自昔傳鴻名肯盡讓前賢風生八面經
權裕才堪四應揮霍圓華嶽晴嵐高比斗函関紫
氣映青蓮異時視草來天上玉燭平調待詔宣

如金如石
擲地有聲

答漢陽門人熊吉士

采風南國楚江清蘭蓰香飄九畹輕黄鵠幾多騷
雅客東亭長側落梅聲好音何事來江漢尺素慇
然樂友生倜悵故人千里遠撫膺繾綣有深情

一吟一諷儼然師生對晤文情在高山流水
之間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七

江南條令
嚴禁橫索
嚴禁私幇
嚴禁冒濫
嚴禁額外
散兵歸農
嚴禁科場
關防詐僞
嚴禁營將

嚴禁廳官
特飭司刑
愼訪衙蠹
嚴禁刁詞
嚴禁貪墨
爲科場事
孝廉考察
嚴禁報錄
曉諭謄錄
曉諭編號
曉諭做卷
硃卷字額
示諭簾官
禁約南闈
關防簾官
再飭關獎
曉諭雷同
曉諭彌封
再飭謄錄
曉諭對讀
曉諭薦號

曉諭巡綽
曉諭各所
曉諭諸生
再飭巡綽
應試諸生
曉諭蠲免
示諭官兵
嚴禁屯政
嚴禁惡報

曉諭刑官
武闈積獘
嚴禁稅課
毋禁徵官
嚴禁行戶
嚴禁鎭兵
禁約屯田
嚴禁屯糧
毋餙屯政
肅淸屯政

禁約包攬
禁約米價
嚴禁騷擾
曉諭水灾
肅淸關獘
爲出巡事
巡司員役
嚴禁巡兵
私幇驛馬
嚴革粮里

嚴禁養馬
禁諭鎭防
府縣關防
毋禁捕役
肅淸漕獘
僉報士子
嚴禁擅用
嚴禁衛官
懲除積獘
嚴禁遏糶

曉諭稅契
曉諭風水
毋禁住戶
祁山開禁
嚴禁私派
嚴禁積歇
毋餙保甲
淳米改折
嚴禁交際
嚴禁舡季

極條驚天
再飭積歇
申嚴防兵
擅用民舡
預禁衙官
嚴禁舡差
禁約惡少
曉諭鬮政
再飭私幇
曉諭官吏
曉諭鳳屬
嚴禁邪教
申飭供應
曉諭盱眙
再飭橫徵
禁止好訟
禁約宴飲
嚴禁交遊
泗州造橋

誠正齋文集卷七　江南條令

翼城上官鉝松石甫著

爲嚴禁橫索以甦驛困事照得宿州路居孔道一州四驛實繁且苦本院初入宿境詳詢其弊百姓雜項加派業已十倍正項言之大爲駭異除痛革前弊嚴禁幇貼外今責令該州置立循環二簿凡紙牌小票概不准行惟有勘合火牌照牌應付如遇往差役有分外需索折乾借馬等錢者該州明登號簿聽本院按臨之日查閱究治如隱漏不報或事後覺發或本院訪出定行　題叅決不輕貸

有報如不報者有報反不如不報者查閱究治隱漏何爲

爲嚴禁私幇以蘇民困事照得該州四驛自有額編正項與外解協濟今正項之外加派多至十倍本院痛釐此弊除勘合火牌照牌應付一切紙票槪不准行卽先自院衙門始折乾借馬嚴行禁革已經行州置立循環登記聽候查究所有額設協濟站銀已未解數目另行該府徹底清查爲此示仰宿州士民人等知悉除春夏兩季已經收過姑免究外自今以後科派私幇分文不可再收倘有驛棍奸胥通同蒙蔽再行科派養馬幇貼橫索窮

黎者許被害士民即行赴院陳告以憑立拿審明究罪倘該州徇縱不行覺察即刻 題叅法在不宥

站銀不清私帮藉爲口實膏肓之疾治標兼治其本

爲嚴禁冒濫優免以均差徭事照得宿州路居孔道差務殷繁民生最苦每有勢豪奸蠹藉名衙役躲重圖輕冒濫優免以致偏累小民含宄莫訴本院訪聞於此殊切痛恤除行州禁革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該州士民人等知悉凡有一切差徭見任在籍鄉紳士衿照例優免至於吏典須驗納銀

庫收吏劄方准請豁其餘大小衙門人役俱照民間一例當差不許仍前冒濫倚將應免姓名併革除過某某造册報院查閱如敢朦朧影射躲避差徭者查明申解

優免有例冒濫自除分別澄汰鉄面婆心

爲嚴禁額外私帮以蘇民累事照得固鎮驛額設馬八十匹今照大店例止用四十匹該縣原額馬價二千兩動用買馬外草料馬夫工食等項又有外觧協濟銀兩在縣者縣給在府者按月支領在外省外府者申驛傳道提發不得正額外擅自科派分文帮貼或官棍包攬或驛丞侵尅一切等弊着印官嚴行禁革如不實爲遵行本院定行痛懲决不令仍前欺蒙也

在縣在府皆不可問外府外省愈不堪言焉得如此洞悉

爲散兵歸農事照得靈璧縣向來添設鄉兵雖稱固圉今時已成平舊時鄉兵二百名哨官八名撤去盡放歸農加派工食即行停止如仍藉鄉兵名色假冒錢粮并於鄉村恣橫生事者許被害民人即時赴院陳告以憑嚴拿决不姑貸

兵散諸害俱散只是爲民

爲嚴禁科場積弊事照得江左闈務闗節盛行士風大壞走空棍徒慣提線索通神衙蠹指詐金錢或說托鄉親或勾連官僕或云漁郎接引或云親見如來或父母作師生或年棠戚桃李吳會街頭公言無忌淮陽舟畔奔走如狂揶揄花園半是闗竅之地緞店當舖遂成封宄之場以致省會神奸藩司猾吏編號則安排布置聚師生戚友於一堂謄錄則好醜天淵變緇素元黄于五色積弊種種筆不勝書蓬戸宿儒廢書自歎商子宦裔攘臂爭先束黄卷而攢青趺駕輕車而走熟路聞之髮指

言之傷心本院垂念斯文力清宿蠹指 天誓日
按本臺源先行曉諭後加體察再有仍蹈前轍者
官屬則飛奏糾參奸棍則立置重典務快士心之
積憤永定釐剔之新規法在必行匪托空談須至
告示者
離照當空魑魅各各現形有法善鐵鏡無敢
施秋夫金針
為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院原籍山右家世書香從
不識門外人從不豫門外事今 御 命江左惟有
氷心鐵面巡行察吏凜凜法紀誰敢輕為嘗試為
此合行關防凡按屬地方但有指稱梓里托言年

誼及夙昔知交詐騙官民者許府州縣官立刻鎖
拿解院以憑重究不報者并治不貸
閉戶讀書光
景宛在心目
為嚴禁營將縱兵擾民事照得駐防官兵執銳披
堅為 朝廷捍禦疆場潛消萌孽近聞各營官紀
律不嚴每每縱兵入市或擁住民居或强行勒索
以致居民受害隱痛吞聲本院攬轡澄清冀安疆
土務欲使兵民相安不負設兵初意除行令各營
嚴加約束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各營將兵
恪守營規不得擅住民房肆行擾害如再故違許

剌入濫受
心上

受害百姓據實擊鼓陳告兵丁嚴行重處營將立
刻 題參赫赫 國法決不為爾恕也
兵假虎威官同鼠膽
汛責營官旁源振領
為嚴禁廳官濫受民詞事照得 朝廷設官原有
專職顧名思義豈得越俎府州縣親民之官也一
切民詞自應印官為政近日厲風盛長府佐竟受
民詞出票出籤拘提肆擾以致衙蠹虎差乘此為
市貧民攫之而家產立破甚之鬻女賣兒而官之
因此為壑者亦不飽其欲不止也除本院另行體
訪外擬合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府廳各官止許奉

到批詞照詞內人拘審隨審隨解不得从羈人犯
致妨民業其書差人等尤宜嚴禁勒索朘剥窮民
自示之後如受民片紙隻字本院訪知定行 題
參該廳自有功名慎勿顧目前而忽遠圖以 功
令為嘗試也
使民帝遠並
欲隔絕暮夜
為特飭司刑秉公讞擬事照得刑官秉憲一郡讞
擬參詳必須矢公矢慎務期肺石無冤芒消貫索
斯稱明允但恐利慾薰心是非無主而聽斷之際
不禁倒置每遇一事不日孰是孰非但日孰貧孰

富及阿堵入神奐又以院件不便空回羅織無辜粧砌多贓希圖允詳及奉文追贓扳累親族不一而足一紙入官十家破産言之深可痛恨吾甚悲汝此副心腸不獨不可見人試回想讀書將本來面目多因捫心自媿特流風積漸而不自覺故至此爲此曉示凡司刑官一應承問事件俱據事直剖不得徇情面而逐賄賂使是非判若列眉原被凛凛帖服神明之口碑載道本院允嘉賴之倘或骫法徇情被害之人不時陳告自簡無私吾曷宜愛可不慎諸

以貧富爲是非渠心竟有耑主○從原本處提醒使其欲泣欲笑自怨自艾

爲慎訪衙蠹以肅憲紀事照得訪拿衙蠹率有明諭必期懲一人而千萬人交口稱快除一蠹而諸蠹役凛凛寒心斯稱憲典年來訪拿一事不爲處惡人而单爲取贖錢但得贓私百千全不寸刑及詳且扳誣完贓相習成風是以本犯被訪輙爲得意而同族里戚反惴惴乎其惧不免也[illegible]勢至此衙蠹肆惡又何所憚而不爲甚至道拿幾人府拿幾人廳拿幾人州縣又拿幾人金錢入手竟行私放不知前此何以拿後此何以放不幾拿蠹之名爲上下射利之場乎言之大爲可恨本院痛革前弊誓不濫取贓贖爲此合行曉諭不論司道府廳州縣衙門但有大奸不法嚴拿解報立置重典以快公憤不許害及無辜不許私行訪拿如有仍蹈前轍一入本院之耳官叅役究决不輕貸

取贖人誰肯與言及此○惡不能處蠹乃並甚楚猿池魚想因取贖使然○心如皎日法似嚴霜蠹惡斷無生理

爲嚴禁刁詞以清訟端事照得詞訟一事原爲小民辯理寃枉邇來棍徒肆騙仇家報怨無情虛詞往往粧點過量初閱之不啻窮凶極惡及審之全

無影响又有一種神奸揑造款单甚入之惡夫膚受之愬猶多不實况他人被害抑何劳爾代爲陳情耶至於舊紳富室更爲群奸側目思得魚肉其道無由勾連營將暗通兵丁加以謀叛通賊題目金錢買命誰敢不從自今以後宜遵　恩例赦前之事一槩不究開单之狀一槩不准該道府州縣共體此意力懲刁風爾等百姓從此肯安分守巳各務生業亦不失爲良民如再不遵揑詞聳聽定然按律反坐天道好還法網不漏勿效吞舟之魚自作菜裹之蝨也

一人含沙人人覆盆豈但不禁抑且故縱言及此髮未豎而心已裂不寃又生何物紳民蘇天今果有二

為嚴禁貪墨以肅吏治事照得懲貪獎廉本院事也年來吏治大壞貪墨非常率由風紀未振勸懲未昭在有司趨利若鶩視民如仇不日與援可恃則日金錢有靈一時道府其賢者亦瞻狗顧慮惴惴乎投鼠忌器而不敢動不然則猫鼠同眠表裏為奸至於暮夜餽送尤今日最妙之一着以為不發則利誠在我萬一事發不特受者不應卽與者亦不認授受縱爾忘言脂膏抑復何堪卒之上下

相蒙不啻鐵壁銅山及院檄嚴查據其回覆此日某某還有才彼日某某也罷了半含半吐無是無非吏治若此不識此日之民生何如也今本院按部江左務期激濁揚清諸司賢否必以聞見為真果能洗心滌慮廉明有聲便是好官縂開報參差本院自有耳目倘沉迷弗悟陰恃與援賄買開報希圖漏網彌縫雖工風聲難掩本院一有所聞卽行入告　清法森嚴關係不止爾等功名也可不猛省

與受同科不能禁受適以教與有此可以平反真闢見在輿論不在與援錢神何為不靈

為科場事照得南闈之弊往日雖有不謂近科為尤甚前本院入省卽行嚴禁今時已七月場期近矣爾等省棍官僕正是賣弄關節揑提線索之時此日迎房考彼日接主司求編號買謄錄白鏹無徑青雲有路幾以　國家賢書等於壟斷若輩固不足怪獨異三吳文物之盛甲於海內使風聞鄰國輕　朝廷而羞當世莫此為甚本院深痛前弊定欲盡革無遺除另行體察外為此再行曉諭有能拿住真正關節前來舉首者童生秀才移送學院或准青衿或准幇補平民歲免爾門差花紅獎

賞其作奸犯法立置重典至房考主司亦必飛章叅糾斷不敢少惜情面貽羞　大典

廉恥為重則功名為榮冷水一澆汗浹頂背

為永止孝廉考察事照得孝廉雖登賢書猶然下帷攻苦無與吏事考察何為在明季偶一行之今清朝定鼎並無此例查得廬陽一郡前院尚爾開報考察除備行該府轉行各縣知會外恐州縣官猶借舊時題目以圖鈐制而該房吏書仍復借名造報合再出示曉諭今後不必仍前開造取寃未便

作偏原爲鈐制此
真有感與共之談
爲嚴禁報錄以遏横恣事照得南闈　賓興在卽
每于放榜後多有不法棍徒借稱報錄横索不已
甚至無名棍徒蜂擁搶掠此風到處皆然而徽俗
爲甚是諸生甫一作賓　王家而先受若輩索掠
之苦矣擬合預爲嚴禁爲此示仰該府縣凡有中
式舉人着令快手把截本家門首如有奸徒再以
報錄爲名横恣索掠者卽稟該府縣嚴拿鎖解本
院以凴盡法究懲决不輕宥
想頭甚奇惡
風非此不除

示諭江寧府知悉南闈獘端謄錄爲甚除行布政
司每書手一名用麻繩一條鉄鎖二把一人一桌
鎖至桌上不得互相換卷仰該府官吏速做新夾
棍二十副新大枷四十面如有買進謄錄或是換
卷或將寒生好卷有意謄壞本院查出夾責枷示
性命攸關勿徒騙錢
妙法何處得來析楊
森然闈之締首股慄
示諭南闈編號之獘本院久已聞之仰應試諸生
定限初四日赴司投完彙齊送院所有坐號本院
親用小印以杜司蠹積獘如過期不投不准收卷
勿得遲遺自悞功名
此等關節
倩誰與通
示諭南闈做卷之獘本院久已知之仰表背各匠
所做試卷俱是一樣如有長短闊窄不同卷中分
行粗細不一本院查出該匠定行枷號游營仍重
責八十板决不姑恕
心細於髮
法戾於山
示諭照得鄉會硃卷每篇以五百五十爲則自巳
丑科已有成法誠恐諸生未必通知合行曉諭凡
爾諸生務宜恪遵前數不許溢額重行如過五百

五十字之外者卽行貼出断断不准發謄功名所
係毋得忽畧
示諭取到簾官徃科入簾分校損箱書籍批語硃
墨等件無不帶進今除隨身衣服鋪陳等物外臨
期廂內本院一一親行查點如有片紙隻字照依
諸生懷携之例不准入場仍行　題參
閱歷得真
防閑得密
爲禁約事照得南闈之獘不啻百端士子不以倖
進爲耻而鄉里亦不之羞今　功令森嚴不比往
昔本院釐剔豈同前時與爾等洗心滌慮改換肺

腸官裔資郎且讓寒生一頭不期痴心不改妄想猶存見今吳會街頭哄傳三百餘名不知賣者何人而買者三百兩等豈不思正額幾何而買者如許郎令假者盡得真者不中亦不能如爾之願望也此必舊日棍徒巧騙人錢不知者墮落術中而不自覺爲此嚴諭諸生各宜閉戶清心休得奔走那徑此時紛紜不足深信放榜之後如有人言哄傳某某倖進本院定須根因到底不獨功名無成身家隨之痴生不信請看本院之憲法也

酩然酩然蕉耶鹿耶醉夢當不至此大声疾呼俾能嫉而善入若誤作嚴刑峻法則夜半

深淵到底不見彼岸矣○仁心仁言後果繫之丁酉噬臍何及

示諭取到簾官郎稟藩司差官請封封鎖如視此日關防爲往日套典或與省城知交暗行往來及借名叅謁院司名色街上出走者本院查知不准進場

針線周多關鎖森緊

爲再飭關防以清本原事照得南場之弊相沿有年士風至此幾不可言然要買舉人先自買簾官始今本院誓日矢天端本澄源情面賄賂有一于此鬼神共誅天日共鑒諸生豈無耳目今歲

簾官亦曾聞有尚費一錢者乎簾官不用錢買而欲將舉人買錢凜凜法紀肯爲爾寬或日下江各官稱係隔屬本院欽奉簡命監臨全吳非獨特嚴上江也諸生慎勿執迷不悟鑽營倖竇休說中舉一羅憲網求保故物而不可得至於各官雖是畏法還是洗心若念頭兩可不定萬一發覺豈止已成功名空自搭賠功令森嚴重典難犯爾其慎諸

簾官不值一文錢舉子斯爲無價宝權子於毋見利思害始可謂之良賈畏法何如洗心功名何如性命苦海慈航各宜猛省

爲曉諭事照得前場錄舊固是要貼至於後場向多抄襲今新令甚嚴雷同不錄

示諭彌封所知悉照得謄錄生作弊多由彌封所買號該所官須一一經目嚴督各役關防慎密不許與謄錄生暗通消息致蹈夙弊身命攸關毋得泄視

搠名外加密一層

示諭謄錄生知悉務宜恪遵憲約各守位次靜心楷寫不許交頭接耳出席換卷該所官須一一過目稍有疑竇責有攸關本院仍不時臨所抽點各

役身命所係毋圖愛錢

示諭對讀（易書中更進一着）所知悉務宜嚴督諸生細心朗對該所
官於對過各卷逐一檢明如遇謄寫不堪及一篇
之內錯落十字以上者即便呈堂究治不許各生
通同作弊本院執法無私決不姑容

（意在華奬不第亥豕混淆而已）
示諭蓆號新設火燭宜嚴巡綽官嚴督各軍晝夜
巡緝毋得偷安但不許喧嘩致亂文思如違重治
不貸

（愛士右文切膚一体）
示照得今歲蒙恩廣額添有蓆蓬號房已示巡
綽員役謹防火燭外凡爾多士進場時須宜謹慎
以防不虞先此曉諭勿致遺悞未便
（風簷寸晷又恐士或不暇自愛）

示照得各所供事人役均應嚴加關防如有不在
本所辦事敢於別所往來者即係關通本院不時
親臨察訪不惟該役按法究治即該所官亦難辭
其責矣慎之
（弊中尋弊）

示諭諸生不許彼此換卷本院不時吊號親查倘
中後仍行移取學院考卷查對若字畫可疑定行
處分不貸
（法外立法）

示照得貢院附近一帶不許閒人往來窺伺已經
嚴餙外誠恐愚民不醒合再申禁自示之後敢有
諸色人等在於棘墻以外及水溝等處窺探者不
拘何人許巡緝員役即便擒拿解院定以大法重
治決不姑徇
（倖竇已尽惟恐留餘真如穹窒薰鼠塞向謹户）

示諭應試諸生知悉照得往時場外傳遞場內割
卷多於夜晚更深乘人困倦紛紛滋弊今諭諸生
務宜靜心構思即有完篇交卷者必俟天明放出
自然弊無從生設有真病不能完場者本院臨晚
親放一次即封鎖號門不許再開
（思作睿睿作聖通神入化非關闇見所及）

為曉諭事案照順治七年八月內原奉恩詔四
年錢粮再免拖欠一年今詔復撤又經户部題
奉聖旨四年拖欠錢粮前既蠲免今若復徵豈
不苦累小民仍與豁免以示朕恤民之意欽此欽

遵台行曉諭爲此示仰按屬府州縣衛軍民人等知悉遵照前頒　詔款四年拖欠錢粮俱實實蠲免倘有官役通同朦收者許被害士民赴告或本院訪聞定行　題叅治罪

宣德敷惠不在官妨在民

示諭壽春營官兵知悉照得營弁縱兵擾民業經本院出示禁諭不啻諄且切矣邇聞該營弁仍然約束不嚴以致各兵藉以護送銀鞘爲名往來民家需索酒食鞭笞愚民恐嚇鄉婦種種不法本應嚴拿重處姑再出示申嚴自示之後凡爾兵官務宜恪遵法紀各守本信遇有護送銀鞘必須自裹餱粮如再擅入民房不分內外勒民酒食及無端嚇詐者許被害之人赴該府縣具稟容揭報院該弁分別叅拿兵丁以大法處治法在必行毋貽後悔

曉狗領忌只爲面覗心寒容揭二字於此獨爲要訣

爲嚴禁積弊以清屯政事照得屯政之弊至今日而極矣率由無賴百總鑽營徵權既有所費豈能無取是以臨屯徵收任意需索端難枚舉今本院痛懲前弊除去百總盡革不用惟許旗徵旗解至

于千總不過催徵起解不得經手錢粮起解到省守備隨即交倉不得復落歇家上下使費一切陋規盡行革去爲此出示曉諭千總官臨屯敢有要屯丁一錢者計贓治罪守備官分文苛求者重處不貸管倉官役如有尚索舊例者官叅吏究爾等屯丁但有要錢之官赴院告理　國典昭然于今爲烈況本院執法無私勿徒受若輩之魚肉也

事事皆然可恨可歎　處處釐剔全爲杜塞歇家弊孔

示照得前此惡報已經重處兼爲嚴禁如有不法棍徒借報錄名色大肆需索者許本生家屬擒扭府縣先行羈禁速申本院以憑重法究治不宥

爲曉諭事案據鳳刑官呈解犯人方經文招由到院查得本犯詐贓纍纍除經批免外仍有亳州騙經紀銀一百二十兩給王瑞陳完一等又各行銀一百兩給張華李春芳等散給四十行收領批行去後誠恐經承不行票追合行曉諭爲此示仰經紀行戶知悉前赴該刑官照數稟追如經承侵漁及本犯抗延者許卽赴院陳告以憑拿究不貸

或不肯遽追或不肯盡追官飽吏肥一一照徹

爲嚴禁武闈積弊以收真才事照得　國家開科

取士文武並重年來武科一途盡是情面紛紛請
托沿爲舊例一榜之中求其真者百不得一言之
不禁浩歎究之說情者之所得多者五六十兩少
者二三十兩功名之路乃　朝廷鼓舞豪傑之權
何爲以科名重典致令無藉棍徒竟以幾兩臭銅
若取諸其寄也本院法紀無私文場剔釐爾等諒
已共悉今武闈屆期一切夙弊定欲痛革爲此合
行嚴禁凡應試諸生果係真才自然收錄切莫擅
求囑託妄意倖進如不相信但有一字到本院之
前者除不准進場外仍重責八十板枷號三月今

昔不同時勢亦異爾等當自兢兢　國法也

匪維大典愛惜真才視文武不作隔膜但前
已凡煩意匪故至此不勞餘力功在當時業
在千
古

爲嚴禁稅課積弊以甦商困事照得商稅一節自
古有之思以裕　國先當通商本院巡行江南到
處問民疾苦念商民皆吾赤子不作異視今訪得
亳州商客爲稅所苦幾不可言如客貨一到多方
搜求借題漏稅任其苛罰輕者資本一空重者性
命淪亡又如納稅給单每单要銀二錢一客數貨
則一客數单計入詐錢錙銖不爽異客含冤言之

痛心除將三五蠹役嚴拿重處已批鳳刑官查明
稅額勒石永守不得分外苛求如有肆惡不悛各
商赴院陳告官參役究決不輕貸

國家自正賦而外莫大於關稅何其並無定
額處處皆然耶凡稅皆宜查明定額各關俱
當勒石永守商人至此何幸而至彼又何辜
耶快心擊節不能已於祗旋

爲再禁徵官橫收以甦軍困事照得江南屯政大
壞蓋緣居上不潔致徵官多方横索以圖逢迎今
本院按臨茲土稔知前弊深憫窮軍遭此害除
一面牌行司道衙門及守備等官痛革蔡棄石頭
及衙役陋規外今管屯千總開徵務要一洗陋習

粮米責令旗徵旗解不得仍蹈百總故套到任則
有公座蓆薦下馬則索酒肉飯米至于醬麦塩菜
各色多端無所不派尤可恨者徵牌到手輙招收
多役渡江則大轎執事虎嚇鄉愚徵收則加五加
六之外又有管家伴識門子小票使費諸如此類
不一而足本院既去百總而用千總澄清其源爾
等自應潔已奉公止管督催不許經手倘有遵禁
痛除陋規完粮獨先者不惜奬賞苟横索如故法
紀不畏者或本院訪出或經人告發定行卽刻鎖
拏捆綁重責八十板革職示懲決不姑息

源潔則流清人所皆知而不肯言　持斧在
手斬釘截鐵蘇黍蚕食百啄俱息
爲禁約事照得行戶窮民不過營生度日以保旦
夕那有許多本錢爲官者自當照依時價平買毋
得輕自虧損據各行紛紛稟稱各衙門每日取物
全不給價又無砝票可凴此皆衙役兵丁借官詐
騙爲此合行嚴禁如兵役撞詐稟明本官究治若
係官虧行戶赴院陳告以凴查究重處決不輕貸
載米懸魚不信古人果有此事推示中之意
冰可飲蘗可茹脂膏必不可噬懸之國門覌
者如堵窮巷幽谷中
亦競傳而樂道之矣
爲禁約事照得郭鎮兵眷奉　王差蝦守催赴粵

所需船隻嶺寓道自有料理今　新命森嚴本院
欽承　特簡凡有官兵騷擾立行指叅合行嚴禁
爲此示仰各將領等官知悉務宜恪遵紀律收拾
起程如有借口討債或搬取什物騷擾地方驚散
百姓該州印官即便據實揭報以凴　題叅若州
官隱匿一體治罪本院執法無私爾各將官各自
守法毋貽主帥戚也愼之
主同猫鼠因而兵如虎狼主既芒刺在背兵
將無不胆落
爲禁約事照得屯田之獘一言難盡本院反覆告
戒眞爾等罔心奉法不意奸宄不測百計以撓我

法即如歇家一事歇家改而爲里保里保改而爲
住戶今方嚴懲住戶又改住戶而爲飯店豈　朝
廷之法竟不能爲爾何也吾不信也更可恨者向
有住戶猶有定規一去住戶串通倉蠹多方需索
其所費有過于舊時數倍者是本院此番剔釐不
能除獘反以貽害數日來寢食不寧誓必澄清此
獘以期更新不則令巨惡障天安在其來巡行也
至于住戶之獘已難言矣而奸民之充旗甲每粮
一石加米八斗加銀一兩此更駭人聽聞此獘不
除屯政其何能清爲此曉諭凡從前住戶有敢容

旗甲一人者立正大法旗甲有敢仍宿住戶之家
者一同治罪倉中諸蠹有需索刁勒者擎鼓陳告
旗甲有科派花戶者查出不赦至夫經屯各官另
有森森之憲法在　國典無私言之已早勿謂本
院不教而誅也
如鬼如蜮定當投畀豺虎　指天誓日切齒
痛心諸蠹能無戰慄　罪有首從律無縱赦
爲禁約事照得屯粮住戶本院已經痛葦積年拖
欠俱發右布政兩都司勒限嚴追此水落石出之
時務期澄清到底誠恐住戶陰用巧計暗通倉蠹
刁勒需索且又有奸民投充旗甲借以使費各色

為科泒花戶題目此尤在各守備官潔已奉行為此合行示諭今後守備起批解倉須要親自交納如住戶尚留旗甲吃飯者立行鎖拿解報旗甲在屯征收使費者並行拿解兼外新規分文需索者據實申報在守備官仍舊作弊者定行拿問本院從來不出套示如有撓我法者是以性命為嘗試也思之慎之

示成書套不止一人一事一日看此中搜弊懲奸有一習套否扶杖刮目想見當年

為禁約事照得屯政之壞蓋緣陋規相沿行賄搪比為牢不可破之局今本院極意剔釐諸弊盡革

茲值徵收之期相應立限嚴比為此合行示諭每月以十五日為朔右司會同屯田都司公同齊比依期完解者免其責懲不及分數者重加懲治每限將比完分數具文報院查考閘舊日每遇比較書吏一衞要銀二三十兩不等今該司等衙門管屯書吏先各具名申院如有需索舊規一分一文者或經人告發或本院訪知該役定置重典此何足惜体察不嚴恐其咎又不耑在下矣慎之

籠鳥釜魚若不亟亟悔悟此名即登鬼錄

為肅清屯政出示曉諭事照得江南屯衞敝壞已極查從前舊規每米一石非得三石不能交納憶屯軍之苦一至于此矣今本院耑　勅理屯細加採訪初聞之大為憤恨數月以來諸弊頗悉袪除維力如屯田道掌印都司管倉等衙門茶菓担頭及各衙役陋規守備起批千總催徵常例并跟從使費種種積弊盡行除去至于歇家一節包攬侵漁百弊之源皆生於此業已力為嚴革斬草除根以斷蔓延又有司道等衙門原泒表文貼備人役工食亦經盡革不得再泒守備進表十三年為一輪唯一衞寫表銀伍錢廂損銀伍錢出自守備不

許科泒本官盤費亦係自備不許別衞幫貼永為禁止進倉使用除船錢驢脚隨時酌量外所有扒抬夫篩夫籮夫蕣塲簽繩蘆蓆茅竹修倉等八項本院會集戶部分司并司道各官每米一石定銀伍分八釐花戶以此付旗甲旗甲以此交守備旗甲多収守備稽查守備多収計贓治罪本院此番釐剔斟酌合宜期垂百年非為區區一時之計除一面具　題誠恐爾等窮軍未能遍知特令江防趙同知单騎歷屯張示曉諭以示本院今日清屯至意斯言一出萬耳共聞撓我法者自有典刑罔

循情面有始無終豈第見笑爾輩且昭昭之 天
日可鑒也守備千總徵收肺屯单騎寡從止帶四
人如跟從多役及坐轎擾害者告發嚴究
僉謀寔出獨斷法律經緯在人意想之外
此心此言至誠惻怛可以对人可以告天
爲禁約事照得屯政之壞其原總起于歇家包攬
上飽官慾下剥民膏本院已經責華具疏 題明
外爲此合行列名示諭凡各屯戶不許仍投舊歇
如違許該守備指名報院以憑拿究倘守備容隱
即係通同作弊本院別有所聞官歇屯戶一併嚴
拿重處不貸

罪魁一手擒定下筆如刀出語成案不爲失
入何須疑重
計革歇家朱均等共六十一名
爲禁約事照得米價騰貴萬口嗷嗷近聞文武衙
門因革硃票取米於是有不用硃票而止用白頭
銀封任意強買者且勒令行戶挑送殊爲不法又
有指稱衙門販米外來不自發賣強付行戶爲之
代賣窮人糴米銀錢不無碎細又逼令成錠且要
重收病商厲民莫甚于此合行嚴禁凡各官買米
俱照民間市價不得指官要挾各處販米到省公
平交易聽其自便不許指官強付行戶如有不遵

赴院陳告究處不貸
既要強買又令代賣內雖刻尺磨不能賢可
柰何天地好生水火中幸有拯溺救焚之人
爲嚴禁騷擾以肅郵政事照得驛站苦累已極郎
有心蘇困而積弊日深徒托空言者多矣本院入
境之初首爲嚴禁不意猶有泛泛相視而敢于藐
我之法者據江南驛傳道趙僉事呈據盱眙縣知
縣吳國泰申稱福建副將陳尚智差丁王有才等
騷擾驛遞夫馬以一索三緣由隨經具疏糾參奉
聖旨陳尚智着從重議處王有才等該撫按嚴拿
究擬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報到院合行申

飭爲此示仰按屬各驛及過往差官知悉自今以
後凡遇應付悉遵部頒勘合火牌一毫不許需索
如有多索一夫一馬者許該州縣據實申報以憑
題參若通同與受一併究處 新令森嚴各宜懍
遵本院行法無私決不爲爾等少寬也 榜示各府州縣
王有才巳作前車與受並究示出自當速於
置郵
爲曉諭事照得江南水災業經本院與各院會疏
具 題造册報部今奉部覆各省漕糧除未被災
傷地方盡徵本色升合不容少欠外查果被災地
方災輕者量折四分極重者以折五分爲限每石

折銀一兩四錢并隨粮各項應徵銀兩及時完觧
等因題奉　聖旨是依議改折欽遵在案除一面
照冊查核酌議分折外誠恐小民無知苦于催比
合行通知爲此示仰按屬地方冊報有名花戸知
悉各宜靜聽議折明白再行查照輸納毋任奸胥
粮里欺蔽重徵其不被灾傷者不得藉口覬望（恤灾又恐貽灾拳拳爱民至意）

爲肅清關弊以甦商困事照得設關抽稅　國家
自有常典前代已然非從今日始也不意近年以
來諸弊叢生一夥棍徒結党挿盟盤踞虎關魯不

少念商賈遠客彼其拋父母撇妻子間關跋涉以
遊茲土無非欲獲錙銖之利以養其父母妻子乃
每至過關胆慄心悸視爲畏途而不敢至一到關
上先投保家每单一兩保家則要二兩三兩不止
堂房書辦五錢委官三錢農民一錢舍人一錢皂
快三錢買单一錢傘扇一錢巡兵四分副巡兵三
分而加耗之重不與焉種種弊端未易僕數而究
之皆由保家始是以商人亦有怨其太苦而不投
其家者彼即曰我但要寫单錢你去自已交納殊
不知表裏爲奸安能逃其圈套及去自納所費必
倍自後商人雖明知之而不敢不投保家也言念
及此髮指心裂今本院持斧巡行通商惠民盡汰
陋習申明大法凡商客至止許照依內部原定則
例商人親身詣關照单納稅交完即便放行分文
不許需索至保家盡華不得復用委官盡裁不可
復留農民舍人皂隸快手傘扇巡兵水手等項自
有額設工食何得剥削商人自今以後使天下之
商賈望蕪關而至止不至如往日之苦者端自本
院懲創爲之通商裕　國惟茲爲最而不然者森
森憲法將從而繼其後也（虎豹當關前此何以如聾如聵何物么麼有此通神欺天手段掣肘無患行止自如商人乃有今日）

爲出巡事照得巡方入境而不山搖嶽動者謂之
不職本院持斧江左半載於茲氷心鉄面爾地方
料已聞而知之特以文武兩關久駐金陵近訪民
情望我甚切是以不避隆冬驄車巡行念爾等百
姓年來遭逢貪官汙吏不見天日之事不知凡幾
何矣今本院面承　天語叅賍拿吏凡地方不肖
等官一有所聞即當入　告甚有一種奸貪有司
不思洗心滌慮以補前愆乃自本院入境以來道

路之間處處咨訪求障院台之耳目至于按臨之
日又四路差人攔截百姓告狀且咨囑無耻教官
傳諭諸生不得輕言地方官事更買求數十劣衿
出面保官希圖塗飾自已罪過而不知此段舉動
早已欲蓋而彌張矣况本院巡歷所至耳目所及
各官臧否自難逃鑒別掩著何益祇滋罪戾若夫
府廳猫鼠綱紀久已掃地亟宜改過各盡職業庶
表率刑名兩爲不負否則赫赫　王言誰能少逭
撫膺三思其爲勗諸

聯雲望霓民情豈能强致防口甚於防川
彼烏知之責州縣不及府廳州縣必至叫

屈此底無
枉無縱

爲禁約事照得巡司員役與守汛官兵惟以盤詰
奸細爲本此外毫無職掌邇來么麼吏弁越俎受
詞兼以一二三巡兵如狼如虎外而偎偪登臺內則
猫鼠作伴一紙入官便云捺縱在我三尺可假不
難嚇詐其人如獲莪港帶管巡檢趙世燧之擅受
民詞加責宋文奎也奎以債負小事自有該管有
司亦無可枷可責之罪除將世燧責治枷一月滿
日革逐外但恐各官之類世燧者亦定不乏人合
行禁約自示之後凡一應文武巡職務要恪遵憲
約各守汛地凡民間詞狀一槩不許准理如再故
違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定將官役嚴拿重處不
惟即行責逐即身命亦隨之矣各宜慎之斷不姑
息

雀角鼠牙中有魚肉存焉懲一警百後來者
並受其福皆當尸祝世燧矣

爲嚴禁巡兵事照得巡兵之設原爲沿江偵探用
戒不虞年來每一巡兵帮役數人每遇客船指稱
驗单各色肆擁船頭如同搶掠船之小者五七錢
船之大者一二兩不等商人忍氣吞聲幾莫可言
本院通商剔弊申明大法除具　題外已移本部

酌量名數印給號衣腰牌爲此合行示諭自後江
上棍頭如有假借巡兵生事害人者定行重究决
不輕貸

巡兵爲害已甚那堪助紂爲虐兵可假印
給衣牌必不可假斥逐帮役不怒威於鈇鉞

爲嚴禁私帮以除民害事照得驛馬一項奉　旨
官養自有額設錢粮本院甦恤驛困一切差使及
緊急會稿並未取用一馬本院如此司道府廳州
縣可知以原額之站銀供節省之馬匹自未有不
足者不意年來奸里積敝詭私帮爲津貼欺罔鄉
氓每田一畝仍津貼銀一二兩不等有司假爲不

知且有一等棼官因以爲利爲此示仰按屬官民
知悉遵照原編站銀縣官喂養或有不敢呈詳兩
院示行如州縣官敢任兇里歇需索一分一文者
許諸民從實首告地方不許攔截一經審明本官
叅拿奸里積歇加以大法決不輕貸
不知者少爲利者多相比爲奸亦相連受禍試問此時爲利几何雖欲假爲不知得乎
爲嚴革粮里加派事照得州縣銭粮粮里催排年
排年催花戶此正經門差從來舊例不謂近來粮
里公堂有費書吏有費下至皂快亦有花紅等費
且分日打卯那有此理一年之內凡過往滿洲經
臨使客上司交際本縣酒席供應一應等事槩派
粮里粮里從而派排年排年從而徵花戶本院八
悉此弊今至南陵細訊粮里一一不爽如此情事
不禁髮指眦裂今歲已將終正更換粮里之時止
可照甲公點使費盡革一人終年着役粮完告退
再不許分日打卯其粮里應役止照催收正粮一
切養馬過往供應絲毫不得再派加蹈前弊仰官
則　題叅拏問粮里立斃杖下性命攸関爾等仔
細休得漫視
分日必有日進陰謀勝算斃絶風清終年俱是化日

爲嚴禁粮里養馬事照得站馬奉　旨官養嚴禁
私派不啻三令五申本院經臨南陵查此中馬匹
各係官養實係粮里私相幫貼問之縣官而佯爲
不知問之經承而經承互相支吾及詢之里粮始
據實供稱該縣八十九里兩里催一夫養馬官銀
二十兩私幫銀三十兩每年共幫銀二千六百七
十兩咄咄怪事日日禁私幫而私幫愈甚殊可痛
恨合行申禁爲此示仰闔邑里民人等知悉自後
官馬實照原編銭粮縣官責令兵房催夫自行喂
養止照火牌勘合應付一切紙票不許徇情濫應
若再敢令粮里津貼于編額之外多收一分一文
者即係私派即係悖　旨爾百姓即時赴院陳告
官叅吏拿决不輕饒
私帮二字官與經承皆利之即粮里未必不因以爲利害既尽去利乃怖之百姓
爲禁諭事照得鎮防兵丁視百姓爲魚肉領兵將
官不體總鎮爱民之意庇兵爲虐本院未出都門
即已廉得其槩有三五比肩出城接貨鄉民之柴
炭皆轉手貴賣者有物價本貴而强買者有色銀
不足而强用者有賒取食物而經年不吐者以强
梁之壯兵當孱弱之小民恐氣吞聲甘受凌虐本

院持斧南來而承　天語豈容姑貸合行申嚴爲
此示仰官兵民士知悉以後柴炭悉聽鄉民進城
買賣不許出城攔截一切貨物俱照市價見銀平
買不許短價低銀賒取有一如此許百姓赴院陳
告兵丁鎖拏大法處治該管將官特疏糾參本院
言不虛發如官兵不信且看本院之執法焉愼之
四面皆網道路以目○有弊皆除無微不悉
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示照得府縣各官有錢穀刑名之司關防最宜嚴
密邇聞各官竟令家人相公出入街上有未告狀
先自講通而後准者有原被會緣暗行線索而顛

倒是非者飲酒宿娼無所不爲宅門大開甚非法
紀自示之後不惟有司佐領嚴禁關防不許家人
相公出入宅外即教官雜職一併嚴密如有不遵
有司即刻糾參佐領以下拏問究逐憲法無私各
宜愼之
絶賄賂肅法紀恤体
統一禁而三善備焉
爲再禁捕害事本院屢閱招情見捕役之害人過
於强賊業已通行禁諭自後獲有真賊止許府正
佐州縣印官親審以初供口詞爲憑申詳批緝不
許衙官審理致滋捕陷通行已久不料各屬仍有
未遵者每一獲盜延捕員役私拷其干連何人某
某殷實强盜以此爲贄禮捕役以此爲漁獵後來
辯白而身家已破矣無怪百姓之不畏賊而畏捕
也自示之後凡遇地方失盜事主告明州縣入門
幾人或强或竊失物若干州縣即日據實申詳該
管上司批行緝拏到之賊對明月日審取真贓
即以本犯供報申詳再緝再緝之賊若有再扳姓
名者止許立案不許緝拏捕役隨獲隨解有司隨
解隨審當即通詳稍有耽延即係通同害良捕役
處死經承提究該有司定註下考本院職在安民

毫無寛假仔細思之勿錯
捕甚於盜未必無更甚於捕者体恤民隱天
地父母之心○立案使盜無冤服緩捕使民
無罹羅隨解則漁獵不能逞隨審則鉗網無
所施條條可捕爰書
爲肅清漕弊事照得官旗領兌自有行月二糧糧
里催收自有一定會計花戸以此交倉糧里照數
兌出官旗各照派定糧數升合不容增減邇來積
弊相沿盤量有費驗米有費自府廳縣役莫不需
索有費又有一等敬家串通奸旗百般刁索花紅
酒席淋尖踢斛書會等項明加暗加廳縣各官止
做好好先生全不想民疾苦茲據溧陽士民連名

請禁誡恐各屬之如溧陽者亦斷不少合行通飭
自示之後爾糧里百姓悉照會計糧米公同官旗
如數兌足挑運上船不許歇家於中興事監兌廳
官大破情面潔已肅下其以前陋規盡行革除如
官旗指勒衙役保歇通同作弊者即刻按法懲處
若運官不法該廳飛揭報院一面拏究一面糾叅
官旗百姓其悉知之勿忽
於自已好故於衙旗保歇亦好乃爲好好先
生但不知糾叅之後其疾苦視民何如讀至
此而不喪胆華
心者非夫也
示照得士子閉戶讀書率皆遠大自期是以有志

者羞入公門乃年來有司不知重士糧里排年競
僉生員爲之青青子衿何以別于齊民甚爲非體
自後縣官有敢仍前僉報者定行重處諸生各宜
愛惕勿負本院貴士之意
士不自愛者甚多先言有司不重士而末方
徵擊冷覷依然愛士之心
爲嚴禁擅用行戶事照得行戶之禁不啻三五令
申邇聞文武各官陽順陰逆猶然擅用硃票賒取
各物如溧陽知縣吳元玠已經　題叅拿問外合
行申嚴爲此示仰按屬文武各官知悉自後務
宜恪遵悉照民間市價平買不許賒取短指如違

道路有口後車宜戒斷不能爲爾貸也
陽順陰逆必不獨溧陽爲然望玆示也宣第
法度可畏事事宜存留餘之志人人當慕斷
帶之
風
爲禁約事照得慶　賀大典乃臣子分內之事本
院昨已具　題各衛守備輪流齎捧其寫表盤費
皆係自辦今據安慶衛守備王弘量呈稱表箋七
道用過一百四十兩仍循往例每戶科銀八分二
厘五毫隨糧帶徵殊可詫異除批行右藩查報外
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旗人等知悉自後表箋俱
係衛官輪流齎捧寫表一道止給銀伍錢亦係衛

官自辦如再明科派屯丁一分一文者諸守備官
一面拏究一面　題叅爾衛官其各愼之
齎捧者何止一衛王弘量自行覺發殆神人
共憤民困當甦耶
爲懇除積弊以救殘黎事據石埭縣生員汪斗等
連名呈稱石埭錢糧官徵民解并私設鄉勇二弊
重累情由隨經批行池刑官查議前來據此惟照
額編錢糧官徵官解久有成例何獨該縣不然任
其奸棍包攬魚肉里糧至鄉勇一事非奉部行無
庸輕設今且濫行派餉殊爲悖　旨兼以段月各
邑恣意科擾如此厲政小民奚堪除嚴批申禁外

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閤邑士民人等知悉。嗣後一應錢粮甲戸自封投櫃。官徵官觧。不許僉點批頭。包攬科費。鄉勇一節。該縣地稱山僻。已行該廳酌減議餉。另詳定奪。惟不許派民分文。其里長段月使費。尤為科派之源。槩行禁止。敢有再指前項故違者。許爾等即時控院。官參役究。决不姑貸。

徵而不觧明為包攬者咨覈審量重輕看後來二字定案

為嚴禁遏糶事。照得遏糶之禁。早已諄諄申諭。邇聞富豪之家。坐擁沉腐。閉廒待價。零星不肯分賣。彼里閈窮民。那得三兩五兩。一時兌糶。乎安危利

灾。不惟無守望扶持之義。即自已良心亦過不得矣。合再勸諭。為此示仰按屬四民人等知悉。務將有餘之稻。乘時出糶。不論本土外境。但有一石二石。即便開倉零賣。其有好義之民。爭先平糶者。該有司指名報院。以憑給扁奬勵。如仍前坐擁不肯。周里定以懲惡之條加之。周急濟困。仁人之為。爾百姓勉效大義。勿以嗜利貽悔。

禁遏糶用重典似乎不情先賞後罰先動其良心而後繩以大義貧有濟富亦無傷故謂之勸諭

為曉諭事。照得稅契額銀每兩三分。此外毫無耗

費。近聞各州縣多有硃墨等費。殊非法紀。除通行申飭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各屬官民人等知悉。凡稅契銀兩。俱照三分為則。一毫不許多收。其藩司解部。即於稅銀內抽給水脚。如奉行不力。官參吏處。斷不姑息。

藩司久有司不得不奉行即稅銀各項可准

為曉諭事。照得新安之民。惑于風水。經年訐訟。破家蕩產。殊不知風水二字。從古未聞。夫以杳冥難辨之事。一經搆訟。先無益而有害矣。合行嚴禁。自示之後。敢再以風水具告者。道府縣俱不許准理。

若隱情捏告。審出定行反坐不貸。

民情甚愚諭以理或未必觧不准反坐訟必乃自釋然

為再禁住戸包攬屯粮事。照得屯粮之蠹。住戸為最。本院已經題明奉旨。自宜上下共遵。乃近聞在省諸戸。猶有陰行包攬。奸究謀利。怙終不悛。深可痛恨。不識管屯衙門耳目何在。為此再行嚴飭。如有包攬屯粮者。住戸自置重典。管粮各官一併指參。

屯官若能潔已不信住戸肥真可包天一併指參語出聳人耳目懾人毛骨

示。照得祁山磁土。倏開倏禁。半為有力所踞。自今

以後聽民自便勒石垂示永無封禁違者重爲究治不貸

欲開故禁既禁自難空開永無封禁有力將安用之

爲嚴禁私泒事據江刑官呈詳江浦縣馬夫戶差緣由到院查得該縣每米一石私貼馬銀六錢九分又幇夫銀六分五厘自夫馬而外領解錢糧每平米一石泒水脚銀五分至備辦豆麥苓應過往大人每粮一石又泒銀二分沿以爲例官胥猫鼠小民魚肉種種私泒閱之殊堪髮竪除將經承究處外合再嚴禁自示之後一切夫馬俱照原額編

銀馬係縣官豢養夫照原額支給絲毫不許幇貼其領解錢粮官微官解併不許私加耗費如該管有司陽順陰違一有訪聞印官飛章糸處經承嚴拿處死勿得以身輕試之也愼之

但係科泒上下必要通同一掛弊章所關不獨功名胥役茉棗亟耳性命夫何足惜

爲再飭保甲以安善良事照得保甲之法本院業已通行嚴飭至再至三若印捕各官果能力爲奉行何至盜賊横行合行申飭爲此示諭按屬人民知悉凡鄉村市鎮以十家編爲一甲互相訊察如有容留匪類公同舉首若隱匿不報事發一體連坐决不輕宥各宜愼之

見成法一經申飭讀之肅然

爲嚴禁積歇事照得催收錢粮里長催排年排年收花戶照額收納此定例也邇來有等市棍慣走衙門起滅詞訟串通書快表裏作奸名曰歇家最爲民害合行嚴禁自示之後凡在城積歇盡華不用如敢明去暗存侵粮包告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定行嚴拿重處不貸

禁歇家三令五申一市棍耳乃致大人劳心至此

爲永折事照得浡米改折原省二一六軽齋以抵虛

糧本院　題疏言之甚悉今奉　旨改折其輕齎款項自應查照當年舊例舉行除已行分守江寗道查報外其八年分粮米徵收在倉者仰該縣照數退還百姓以廣　朝廷恤民之仁印官仍當親爲給散如致胥吏中飽該縣不得卸其咎也

非親給必至中飽慈祥而周到

爲嚴禁交際以覩永清事切照交際之道從來有之禮以達情此就無所防閑者而言之也至于上下衙門法廉所在何等關係況一介寒士驟釋蔬蹻而拜一命欲其截篋篋而供庭實其勢必有所

不能是以一二廉吏進退維谷而不肖者且借餽遺之名巧剥膏血莫道一盃一幣科派里甲歛取衙役卽一程一饌無不取之于民甚且有上司不收而前此所取之物半付貪吏之囊中者 功令清嚴司道府廳日以虛文相束而交際如舊毋惑乎下吏之聽而罔聞也自今以後凡遇佳節生辰一槩交際通行禁止端本澄源法自近始使其治日進而風日古不亦快乎匪然者豈獨致干 新令試問夙夜如何

賄買上司收則藉此可以弋賄不收則已見受其賄甚矣交際之名歸上寔歸下而害獨

歸之於民也然上若一槩不收下將何以爲辭端本澄源善哉言乎

爲嚴禁舡季以甦商困事據池防官呈稱池舊例凡通江鄉鎮有舡之處俱應官差一年三百六十日派定日期名曰舡季仍有地名埛窰向派舡季七日今已無舡將彼處農夫不論舡之有無照田輪當兵書積快包攬欺騙等情到院據此爲照貫池百姓以民舡而當官差苦已極况無舡而編派農夫書快藉以挾騙尤爲厲民除將各役嚴拿解究外相應嚴禁自示之後凡一切民舡不許答應官差其從前舡季名色禁革不用敢有名去寔存仍前派充及無舡而編舡甲者許被害之人據實赴院首告官特參究吏役處死法在必行勿貽後悔

但禁無舡保無無而爲有者有無尽革風波俱息舟子揚帆而歌孰不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爲極憐驚天事據分守江寧道呈詳溧陽縣民史坦智等條陳緣由審明報院該本院細閱招詳除馬草顏料等項業已會 題外如易知由单則任憑書主持使民間苦樂不均錢粮耗費則任經承高下使官旗得以刀勒甚而縴手籮夫亦藉手勢

要銀匠傾銷亦明加外勒皂快一名而有數人衙官小事而行倉禁倉夫凌虐無所不至魚鱗册籍五年不完一任册書索費民間私債代抵官粮以致小民逃亡種種敝政眞堪髮豎其經承蠹役謝兆宗等依律擬首批行訖合行嚴禁自示之後凡一應編粮悉照易知由单逐戶遍給粮米無分支解苦樂均沾兌運一切使費盡革不用如官旗措勒指名報院重處縴手籮夫與傾銀工匠聽民自便不許把持皂快自經制而外一名不許多加至于衙官不許擅受民詞已有嚴禁若小事衣倉皮

分蠹夌雲者查出定行重處魚鱗冊籍責令各里自造小民債務不許抵兌錢糧爾百姓各宜遵守如奸胥撓法有謝兆宗之榜樣在本院法行無私勿致噬臍

標出榜樣各蠹役抱頭鼠竄保全首領者皆仁人之賜也

爲嚴禁積歇以甦民困事、照得歇家一項非市井無賴之徒卽巳革蠹役之數慣走衙門交結水黨視鄉民爲几肉以打點作生涯錢糧則包収包比一分而索取數倍詞訟則包告包准隨事而自爲起滅因而侵欺酒派聽其破家蕩產在彼坐收漁

利習以爲常此歇家之弊在江南爲第一合行嚴禁自示之後凡以前積歇盡革不用其應交錢糧里排催收甲戶自行投櫃不許歇家包攬至於大小詞訟不許頂名代告于中唆謊所在有司極力釐剔如有名去實在本院別有訪聞歇家卽拿處死若奉行不力該有司定行重究不貸

各爲積歇窩穴深根蒂固術法密羽翼多不處死奸心不歇重担子究歸有司彼家乃無東道主人

爲申嚴防兵事、照得防兵之設、原以衛民遡來分防將領擅作威福縱容兵丁有占住民房內外不

分者有強買貨物虧損價值者甚至派民供給恃強搭飯而十不及一者更有無名僕卒府縣関說而毫無忌憚者流害至此 朝廷養汝何用合行申嚴自示之後凡防守官兵悉住無碍官舍如無官舍僑寓空閑寺觀不許仍住民房其各兵飯食自有月糧不許派民供給日用食物俱照時價與民平買不許短尅所在有司與該弁不時察訪民間果否兵民相安如仍前不悛許有司不時據實揭報不論是兵是將立拿正法有司隱匿一体治罪憲法無情各宜恪守勿貽後悔

爲嚴禁擅用民舡事、照得拿舡之禁、久奉 嚴旨

有司隱匿乃無可柰何而然一体治罪明假有司以權兵與將畏覷俱喪

各院申飭不啻再四以爲庶幾其可巳矣乃不肖有司漫不爲念將民舡而應官差編立季頭分日輪值逢迎上司差官承含撥舟致送折乾刁勒而經承胥役因以漁獵上下猶鼠最爲厲政昨據安慶知府池州同知各呈詳到院除將作奸書快嚴拿究處外合行通禁自示之後凡一切民舡俱不許答應官差其從前埠頭舡季名色盡革不用敢有陽奉陰違仍前編派者被害之人許卽赴院陳

告縣官特參胥役立斃杖下斷不少爲姑息使
王章若弁髦而窮百姓身受其苦有口難分訴也
析乾之爲害猶小漁獵之爲害甚大官參吏杖誰敢陽奉陰違
爲預禁衛官徵銀加派事照得省衛額設新增沙
荒丁租等銀例于麥季開徵查防衛弁每徵銀三
錢竟加至一兩二錢而衛有識字伴當額定使費
再加之不肖衛官串其供給醬麥等項是徵一而
加四五倍矣從昔司道都司等衙門官吏立有一
定不頭陋規上下通同任縱軍受其剝削而弗問
嗟此煢煢遺其苦害有年矣本院來風茲土將及

一載稔知屯中積弊與年已端本澄源將各衙門
官吏人等使費陋規并將衙門人役工食表文等項
盡行痛革具 題矣衛官除舊應使費則錢糧自
應照額徵收以冀積困爲此示仰各衛官軍人等
知悉凡丈納增荒丁租等銀俱照原額數目投納
倘奸識積甲仍復生事派分文者許軍丁赴院
據告審明立將官識甲皮以重法至司道都司
等衙門官吏仍復勒索衛官舊規使費者亦許衛
官具揭報院以憑立刻參治本院執法無私愼勿
自蹈憲法莫謂示之不預也

科欽原係上下交征領心惧法所不必言 如此方令衛官斂手
爲嚴禁舡差事照得民舡應差本院已出示嚴禁
今據道詳窰屬每日派舡七隻答應官差夫窰屬
盡係支河又無勘合火牌其所以撥舡者皆有司
逢迎過客以民膏而作人情耳除一面禁革外合
再申飭爲此示諭窰屬官吏士庶人等知悉自示
之後凡一切民舡不許答應官差自不待言卽奉
有勘合火牌亦止照陸路應付毋得撥舡敢有不
遵該有司定行查究不貸
照陸路應付櫓不搖而帆自收狂瀾怒濤中砥柱屹然

爲禁約事據高淳縣申稱本縣無知惡少舊習相
沿傳有歌案每于春三月間演戲迎神傀儡塗飾
遠近聚觀晝夜喧雜不顧父母之養典衣枵腹殊
非美俗請示嚴禁勒石永革等因到院據此爲照
山川鬼神官民自有常祀非禮致祀神必不享語
云淫神無福徒以取褻耳矧此梨園之場悉係萑
苻之藪而無知惡少易於生事合行嚴禁除行縣
勒石外自示之後凡城市鄉保各宜恪遵禁約敦
崇樸實敢再塗面裝神及迎賽演戲聚衆歌謡者
卽是奸民許該縣印官密拿解院定將爲首者加

責重處決不輕貸（壞風俗傷礼義耗物力真乃無知悪少釐愚頑當以嚴法及之維風亦其一端）

為曉諭事照得一切関政本院業已肅清特題免息所有鹽属支河如牌湾新庄等處合行嚴飭凡一應客舡如関政内所應抽者止許在彼報単候到蕪湖交納毋違（報単名色甚輕鷹鸇何處為虐）

為嚴禁私幇事據寧國府呈詳犯人陶日升等招由開稱八年分通縣八十九里共計幇銀二千六百七十両除僱用打點貼馬外仍存一千九百零

二両奸書馬户猾里烹分閲招至此深可詫異隨經本院批開陶日升等一党豺狼視夫馬為奇貨歳歳科派賍罪貫盈若八年分之賍特其一端耳檄寧道將日升等責四十板紙罪一通豁免賍銀速給還各里仍詳撫部院示行批行去後恐各里甲户未必周知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南陵縣通郷甲户知悉本院斷還私幇銀一千九百零二両照數退還各里分散甲户寔寔收領如有延捱不給許諸民赴院陳告定行拿究重懲不貸（已剥之膏復还已出望外又必照数又必寔收直令貪墨不得染指黙黎个个稽顙）

為曉諭事照得江北地方幅幀遼濶官吏不法相沿有年本院入境之初稍經懲處貪風稍戢乃數月以來驅車南巡不肖有司華面而不肯革心未必不以為法違難及恣睢行徑躍而欲逞今本院渡江按滁尋及盧鳳如有奸貪剥民之吏一經訪實即登白簡或日道府彌封已周本院耳目可欺不知小民之口輿情逼真采風所至聽百姓據實陳告即是公論如敢攔阻不令民情上達該地方官一體治罪不貸（百計彌縫何當一旦敗露墨吏覩此應自悔計拙不如早早弥縫百姓）

為曉諭事照得鳳属地方田荒民窮目今亢暘不雨赤地千里本院巡行至此已為惻然念錢粮為軍國急需誠不容緩郡縣有司當于催科中寓撫字止用勸諭勿用鞭朴戕虐遺黎再干　天和爾等百姓隨便輸納亦勿以抗玩拒公負本院體恤之意也（諭官以仁勸民以義彰民瘼何难格天心）

為嚴禁邪教以安民生事照得百姓安居樂業自是爾等本分乃今有奸民倡為佛教鼓惑郷愚小民無知悞墮術中若以為真佛出世其初不惜傾

家廢產以供教主久之男女混雜昏迷不悟竟置羞耻不顧堪恨此輩不過騙財騙色之徒借口佛法包藏禍心爾等百姓豈不思佛那有在人間之理試問州縣錢粮佛能完否民間私債佛能償否無衣無食佛能與人否誠能如是是佛之靈也不然家業蕩盡婦女淫污即此得罪名教便是佛法不容爲此合行州縣遍示曉諭務宜耕鑿相安毋得聚衆爲非如再痴迷不醒立拿教主正法以爲榜樣決不輕貸

三問曾無一應所謂七能安在可恨賊子竟云教主非肆諸市朝焉能維風易俗

示照得舊時前院巡歷十八州縣輪流伺候今本院按臨鳳陽日用盡從儉省止着鳳陽一縣供應完日開報其外十七州縣不必伺候至於陪巡道廳日用蔬菜該縣登號簿一併報院查發施行

借端供給茶苦中饒有井蒡振查則弊竇盡塞愛人固先節用

爲曉諭事邇聞盱眙一帶盜賊橫行鳴鑼立寨幾至燎原本當提兵撲滅但念無知之民飢荒所迫不忍不教而誅合亟差官亟示曉諭爲此示仰諸民知悉各宜互相勸勉解散歸農即便嘉予維新亦不失爲良民若再茸心從賊官兵一到玉石俱焚身命所係爾輩其熟思之

飢荒無知聞此言便令刀劒盡賣綠綠縫裾尚費許多工夫

爲再飭橫徵以肅屯政事照得屯官額外加派大爲屯害本院業經痛革上下陋規嚴示曉諭不啻再三務期徹底肅清近訪得江北各衛徵米麥一石猶折銀一兩不止是一倍加徵一倍矣爲此示仰各衛軍民人等知悉以後交納米麥各照原額折色五錢赴交敢有不肖官識伍長借端多索分文者即赴本院投稟以憑立拏處以重法決不姑息

橫徵已成痼疾調劑須用瞑眩借衛官發之針刺者豈第衛官

示好訟之風鳳屬爲最有一告不准而更名疊控者紛紛雀角下水拖人破家悞農可恨孰甚所有未准人犯速即迴家各安本業再有更名易姓敢來纏擾者查出定以大法枷示窮追不貸

好訟雖係習染亦由於砌詞無法且或藉此以行其苞苴此示一出穿墉屋者讓畔路矣

爲禁約宴飲事照得村署之風十道猶存今歲久旱不雨禾麥未登秋成難期嗷嗷八口已羣悲俯仰無計矣所在有司不爲蒿目時艱宴飲如昨殊非修省之意合行嚴禁自示之後各道府州縣務

宜齋心節儉不得仍前般樂夜飲流連至于境內
優人之流槩行逬逐民間一體申禁以省物力倘
有司奉行不實即以不職叅處幸體此意奉迓
天和

衣出爲民父母心腸使司牧者如醉初醒雖
宴不樂赫炎中布此良言何異雲行雨施

爲嚴禁交遊事照得淸嚴兩字從來相隨若做官
不愛一錢則干求者不必杜門相謝自是望風而
却步若夫躬行不檢竿牘之進雖欲麾之而不能
彼有所挾我有所畏則官箴之難言即此已大可
見矣近奉　新吉嚴禁請托凡按屬各官果能力

破情面即是自好之吏如蹈循故套相習不改聽
斷之際顛倒是非熱腸軟面吸小民之脂膏而潤
他人之橐槖致令百姓負屈含冤飲恨莫訴捫心
自思能不汗背本院訪知自有奕奕　功令幸共
遠嫌謝交愼勿輕干法紀

勢利之交無過畏挾二字然我無所畏彼將
安挾故惟一淸字能爲畏者張胆能使挾者
喪氣不惡而
嚴此之謂也

爲曉諭事照得泗州素稱孔道南北通衢舊設浮
橋被水冲沒年久竟未修造往來病涉可虞今本
院議爲修舉甾令單同知督造不日造成但恐各

役欲速工完潦草了事難以垂久合行曉諭爲此
示仰匠役人等知悉每日工食按名給發務要用
心修造期于堅固永久如有苟且完工許本官指
名申報重究不貸

聞此工甚大費將及萬並未取民間一文錢
千載而下試問造橋者何人又微直甘棠蔽
芾而
已

條教號令聖人以爲末務蓋謂行其本也言
其末也是欲先本而後末非謂有本可無末
也後世本之不務併其末而亦失矣其在於
令行與言大相徑庭固已且有倩筆藍本希

以塗飾耳目而當事者心不注目不屬率意
施丹完不知其所言爲何事者始吾得此集
儿以爲具文而忽之若日文章中有昭華固
不可無沃焦煦强試讀其一駭然非耳目間
物再讀其次則爲國爲民寔心寔政語語自
肺肝中出於是穷日夜之力手不停披幸已
粗涉其槩翌日早起往復尋味不禁掩卷而
嘆曰有是哉言必可行行必有效言行相顧
而天下事之無不可爲也據文相事文既悉
事亦遂核吾目中從未見條令中有此文意

天下所當急見此文者又不在吾一人倘肯佩服其言庶幾矜式其行也夫

誠正齋文集目錄卷八

祭文誌銘

祭少宗伯河陽薛夫子文
祭少司馬泰陽劉夫子文
祭嶺南李夫子文
公祭河陽薛夫子文
祭潚洲大司寇能老先生文
祭大司寇東谷白公文
公祭少宗伯見齋呂公文
公祭少司空伯珩張公文
祭同門張伯斫年兄文
祭大司馬中丞膠兵貢公文
祭江南提台懷赤管公文
祭薛太夫子文
祭侍御張羽王親家文
祭安陸道前侍御馮恒山年兄文
祭侍御錢大士門人文
祭四川副使田弱水門人文
祭兗州道周在中年兄文
祭工部郎中華州張華友門人文

祭黔蓉潘公祖文
祭封君味澹高公文
祭陳封翁文
祭[illegible]涂父母文
翼城涂令君序引
祭內兄湖廣益陽令常滬池文
祭仲兄中州叅憲文
哭李琳枝
哭張碧藕社丈
仲兄行實

祭洪相國師母文
祭黎陽本房劉老夫子師母文
祭一品夫人薛師母文
祭一峯周年兄夫人文
祭侍御張巢阿太夫人文
祭提台周曆長太夫人文
祭鹺台黃萊圃太夫人文

誌銘

湖廣荊西道加一級山東道監察御史馮公墓誌銘
四川文衡覺海席公墓誌銘
泰山李公墓誌銘
昌黎令碧藕張公墓誌銘
內弟癸卯孝廉揀選知縣仲平錢公墓誌銘
表兄茂才卿雲李公墓誌銘
誥封孺人張母王太君墓誌銘
曲沃李孺人墓誌銘
余內君常孺人墓誌銘
五妹李母上官孺人墓誌銘

誠正齋文集卷八

驪城上官鉦松石甫著

祭少宗伯河陽薛老夫子文

師道之重。同於君親。而百年之內。聚散存亡之感。興焉。雖其時勢異宜。乃道固不隨時爲變易也。夫子德業開望。度越古今。昌黎廬陵後先一轍。自作令以及史館。豈弟作人之雅。其在當時爲最盛。淸興之初。首典成均。八旗子弟。以及四方書升之彥。咸稟裁成焉。迄今滿漢之思服先生者。無異七十子。而公卿大夫之選。皆出先生之門。在昔宋訥爲祭酒。稱爲得人。吾師其堪並轡乎。旋擢學士。教習館選。滿漢諸賢。共宥大冶之中。嗣以羣望共推。特簡宗伯。以司典禮。維時 世祖皇帝。殷殷以敬天尊祖爲念。凡 朝廷郊廟大典。吾師綜核古義。斟酌時宜。仰副 宸慮。戊戌春。物棠 恩歸養。優游東山。承歡膝下。以遂定省之志。噫。遭逢至此。難言之矣。計吾師通籍之始。二十有八。翱翔蓬路。三十餘年。忠結 主知。汲引後進。爲國名臣。至使天下之士。仰望宮墻。而頃心杖屨。不賢而能之乎。昔孟子尚論夷惠。而稱之曰百世之師。舍先生其誰

與歸。今致政之後。優游綠野之堂者。又復十年。日侍尊人。斑衣戲彩。河陽之濱。築有翁園。方諸三槐。辭白何多讓焉。况長兄震聲青瑣。昌言日拜嘉謨讜論。屢形奏牘。他日史臣能記之。而列兄雋學稽古。不啻玉筍仙姿。由後而觀吾師之燕翼。可知也。鉦晉部豎儒。辱承衣鉢。蓋二十有五年矣。屈指及門。存亡增慨。今暮春之月。忽聞夫子訃音。擗踊悲痛。情猶衰經。奈何受終身之教。而不及三年之場也。有媿端木子多矣。虔修牲醴。用靖微誠。百年山斗。悵惘無從。嗚呼哀哉。

聚散存亡者時也。其中原有不得不變易者在。今天下隨時變易者豈止此道。而此道中隨時變易者政不少。二十五年後無變易。則終無變易者矣。端木子三年築場。盖言其心喪之期。即此以概終身耳。若將獨居三年解。實則大悖前賢之意。又烏足以識作者之心。

祭少司馬黎陽劉老夫子文

嗚呼師生之義昭著天壤此自尋常言之也至於一人之身經歷常變中間生死存亡艱難險阻之故無不備嘗則非復尋常之可言我夫子海內名儒早掇巍科三試花封甘棠日茂迴想壬午晉闈分校羲經鈺以葑菲獲列公門及展謁平水般般提命情同父子不獨爲感知遇之恩癸未禮闈鈺與伯珩兩人同捷南宮不負夫子知人之明無何瞬息滄桑塵氛蔽日舉世惶恐莫必始終至今追懷夫子骸骨相託之言不禁淚下沾襟雖世兄輩亦不能知當日之苦此乾坤何時也幸皇清定鼎天日再睹先後入都陟身達路旋遇天祿鈺與伯珩得隨夫子之後咸列台班朝夕獻納諫院風清未幾先皇帝親綜大政憲臣甄別台臣六十員中僅留二十人嚴刻非常中朝動色師生飲冰仰承睿鑒及再遣巡方夫子山右伯珩兩淮鈺忝江左共攬轡四出矢志澄清先皇帝銳意圖治臨軒召見賜坐賜茶叮嚀告誡[illegible]喜起之風曷以加茲此又千載一時也後[illegible]一[illegible]伯珩以司空節鉞三秦其亦備官廷尉我夫子晉秩司馬[illegible]

壽惟幄策安社稷功名鼎盛可謂不世之遭逢乃夬意還山不少濡滯迄今流連山中者既已十年南面千峯野鶴飛雲長兄承顏順志晨昏定省一堂之上子孝孫慈自非厚福不及此鈺栖遲巖壑久謝賓客意想倦倦所不能忘情者日在夫子杖履之間茲者菊秋之月十有三日警聞訃音五內摧裂計從夫子三十五年風雨晦明之況猶在目前一旦騎箕天上兩楹與悲太山梁木之感其何能已鈺昔[illegible]今也皓首蒼顏言念今昔爲之愴然今當大變之臨又以山川迢遞撫棺無由耑遣一介潔陳穀觴千里懸懸翹企陟降望[illegible]悲號不自知其聲淚之長也伏惟尚享

知遇在一時道義在千古今人輒以知遇二字了却師生之義無怪乎荒莊多而好腳蹤寡也文從尋常中尋出非常迫履非常後仍不改乎其常撫今懷昔之間節節俱痛筆筆是淚情同父子更甚於父子矣師生之義[illegible]此可以昭著天壤

祭嶺南李老夫子文

嗚呼士生百世之下而過賢人之丘隴則唏嘘憑吊有曠世相感之心此無他惟其賢也若夫當吾世而遇君子得以身親杖屨從事左右之列至三十年之久一旦而兩楹興歌則其唏嘘憑吊之情爲何如哉吾夫子產自潮陽蓋潮陽者昌黎先生遺風在焉自總角讀書首以聖賢爲法弱書初奮軌得冠軍後二十年而魁大廷道德文望之隆巍若山斗蓋與昌黎先生如一轍云筮仕晉鄙敷化剪桐殷殷然愛民課士士之嚴師而民之慈母雖

戎馬生郊而擁爐城頭猶然譚經講藝夜分不寐桐士人因科第得夫子而造就之數十年後人文之盛爲三晉最冊調曲沃課士之意猶如在翼先後五年喬擢木天日侍廷英獲遂生平之志癸未分校萃經一時入彀者率多知名之士蓋夫子讀書汲古出於天性是以言及作人之雅則欣然忘倦而海內翕然景仰其宗風　昭代蔚興詔求隱逸粵東撫按諸公首疏上　聞乃夫子以怡情箕山遜志典籍著有文範一書筆削之嚴如親見古人而高下論思其雋倩經史八十年如一日至其素逸二種忠憤虹流擊句血出殆不啻三閭之吟生平文章氣節眞可壽天地而泣鬼神小子輩何能傳習萬一也芝蘭翩翩書香克繩而孝廉高世之材終能探秘天祿石渠則恢弘先志知其無難耳某以忝宮墻親事杖門年來南北各天而八千里外鐸音歲至每一啓封儼如提命鳳闈健飯齊眉無恙訃音忽至凄其悲愴雖然失聲相向不能築室返場握井求泉而水在是庶鑒平寸誠之歆香

當年作人雅意誠有如文所言但星移物換畢竟與身親杖屨時有形迹情踈之異讀至南北各天耿耿此心天不能限亦不能阻而時勢不能爲之移易公不忘先生者造就之功先生頼有公者表章之力也

公祭河陽夫子文

天地正氣關自鴻濛日星河嶽英靈攸鍾我公翼運 命典秩宗煌煌 朝廟禮樂肅雍德業文望一代稱隆正言不阿大臣之風十年綠野椿萱雍容芝蘭遠勝瑣闥清忠山斗方峻羣仰宗工兩楹忽悼百川誰東爵等夙慕哲範大道爲公典型云邈守待無憑潔陳牲醴聊展微悰泣洒河洛悲動邱嵩

公典中寓有親師重義私情故長太息者二而勝於痛哭流涕如許

祭肅洲大司寇能老先生文

於惟先生之德蓋莫可得而形容也居公卿之位而勤於稽古歷刑殺之官而藹若春溫蓋魯齋先生後一人而已其等夙沐正教親聆典訓見其非聖賢之言不出諸口非聖賢之行不見於事往往時過先生之門促膝接語而不忍言去雖云官僚之舊好而繾綣雅誼不異尼山杖履之情今天不憖遺老成而木萎山頹臨風長號洒泣千行獨計先生往矣而清風高節百世如生是先生往而未往也不腆椒漿几筵是將嗚呼哀哉

寥寥數行一語可當千百言讀此乃知丈六金身原來只是一莖

祭大司寇東谷白公文

嗚呼公蓋當世之君子也古之君子處爲眞儒出爲名世幸而遭時遇主得以展布生平於以高坐論之風奏弼亮之績至使讀史者想見交泰之盛焉此慨慕之所由而人情之所同也及功成身退浩氣常伸不徒以文章自樂而以身心爲業孜孜然惟日不足此流俗之所難而賢者之所獨也吾鄉大司寇析城東谷先生癸未會魁前代吉士清輿之初洊歷宮坊少宰以及秋憲仰荷　睿鑒非關廷推　先帝知公之深信公之誠公於時處乾乾之地夙夜匪懈矢志寅清凡諸大案幾經躊躕然後定偶觸　天威詰責公輒曰臣刑官之長臣實爲之不以推諉同人其毅然担當眞不媿古大臣公以此勉循職業上答　天子特達之知中朝嘐嘐以爲一心一德之盛不啻堯舜夔龍無何澹情圭組移病還山在事諸君尤日引領大行望公再起以資啓沃乃山居兩年決志懸車至於讀書汲古理性靑山其年日高其學日進讀公桑榆諸集一如武公勤學不倦前此往來山中者見公之鶴髮童顏天和自足飄飄然若神僊中人而且

名利中人不知此爲福所以不能享

長君孝廉端凝沉毅王尺手標他年必能踵闕苑之花而繩曳履之跡一時諸孫林立伯仲爭美王謝家雍容揖遜何多讓焉起視一堂之上祖孫三世天性怿愉非甚盛德孰能當此凡人功名赫奕者多矣終其身名韁利鎖中而不獲優游綠野南面千峯以享天之餘福此魏公醉白之築子瞻所以艷稱而樂道之也乃今春仲之月倏爾騎箕天上嗚呼公眞處眞儒而出名世也計至之日相爲殞涕於焉悲老成之衰傷吾道之寵噫難言矣山河千里音容在卽虔將牲醴芳靈咫尺伏惟尙享

出處合一之謂君子觀於功成身退天和自足則當弼亮寅清時視君國事皆如身心事矣乎富貴人別有一種清福然而富貴人偏不能享則以其役役韁鎖之中而能出不能處也亦未奉教於君子耳

公祭少宗伯見齋呂公文

公葢當世之君子也。世之公卿大夫。其功名顯著聲施赫奕者。豈乏之人哉。乃內而攷諸立身行已。俯仰之間。愧怍不免。君子傷之。公自屬户讀書。首以多明理少嗜欲爲兢兢。至通籍後。始由史館。浒歷春卿、在在砥礪名行。矜飭廉隅。以此律已。即以此事君。楓宸啓沃之日。無與諷詠古道之時。仰荷世祖章皇帝睿鑒炯照。中朝咸爲歎服。乃急流勇退。力請休沐。杖屨田間。優游薰風之亭者。十年於今。讀書課士。維挽風俗。古所云鄉先生者。非其人耶。先是公艱於舉子。今國器九齡。已登温衾之年。清白書香。可以傳之奕葉。而公之甲子。適當古稀之期。夫復何憾。獨是老成凋謝。哲人云亡、吾儕蘭譜、聞之、不禁唏噓涕零、河山修阻、執紼無從、椒漿陳奠、泣洒悲風、

聲施赫奕明理少慾者所不貴壽而有後則雖亡猶存矣好讀書如見齋而其於諷詠詩章之餘以妥以侑果當何如

居心無忝 自信過人 處在此

西山清風 高節

公祭少司空伯珩張公文

古。今。不同。而人。情。無。異。也。士人入官居乎膏腴之地而不能自潤者。流俗之議所不免矣。是以清。風。高節。君子貴之也。乃世之清。節亦有二。清而刻者。標廉潔之名。而急刻覈之實。一以矯情。一以震物。清而恕者。持正直之心。而存忠厚之道。既不失已。又不失人。乃吾之所取則在此不在彼也。公之通籍二十餘年矣。其砥礪名行。在在表見。冰玉貞操。世無間言。獨其忠恕之心。得之天性。則可以自信。可以告人也。自弱冠登朝。翱翔達路。內陟司空之階。外膺節鉞之重。雖屈志閫海。捐館强仕。而人世寵榮既已翻反而盡歷之。夫又何憾。日碑七葉。晋公三槐。仁者有後。尤爲明驗。以公生平。况之他年之燕翼。可期也。同朝知已。仰公之德久矣。聞公之計。洒泣悲風。幽明雖隔。寸誠可通。爵酒陳詞。籩豆洛洛。高山流水。朗月孤松。

今論居官者但得一清字便已異於流俗而恕與刻則未有能辨之者伯珩正直忠厚皆於達路翱翔時見之文故不多及其寵榮事業而於屈志左遷曾不少諱君子哉若人知

心哉斯文

誄意可麻

同語述其大綱以下則月映萬川處處皆圓

百姓無傷故能道

升沈不易老成如是

祭同門張伯珩年兄文

上世之風朴近世之情僞至於誄辭而僞極矣聲聞過情君子所耻何取玆無稽之辭飾於蓋棺之後乎公少年登第輙有老成之風洊歷華膴不忘寒素之志其行已也則天日可矢鬼神可質也其接物也則春風吹襟霽月入懷也其官方之餙則泰川士民淮揚商賈萬口同聲也其遭逢之盛則世祖皇帝膺鑒特達中朝無二也雖有華藻何用多言惟是公之清操介節既已振衣雲霄世之公卿未之能知卽知而未能詳而草野百姓自有能道之者則三代之遺在也至馳驅烟瘴關河萬里曾不以升沈之故易生平之素則公之學問識見非復常人可及矣今日者公之名完矣公之節全矣青之竹册同譜增色德等聞音膓裂涕泗交流望風長號撫棺無由實斯世之爲慟寧知已之我喪典型云遠蒼天悠悠嗚呼痛哉

憶昔曾與伯珩共事一方亦常重慕其人而未及深悉其後之爲人但少年老成則将在心上口頭讀是文依稀想見當年而名完節全一語舉公卿所不能詳者詳之百姓所樂

道者道之作者斷腸隕涕聞者瞑目含笑闡
幽表微幸有良友

大小任分人誰知其並重

悱惻之中[illegible]

祭大司馬中丞滕侯賈公文

嗚呼士大夫立身行已其大者在綱常名教之間其小者在然諾取與之際兩者並重不可不愼持斯道以揆當世不數數見也吾滕侯賈公三晉人傑倜儻不羈大材晚成里人共期許之及長文章則堪躋司馬韜鈐則不減武庫昂昂然不可一世洵命世之英也　皇清肇興豪傑奮起首爲攀龍附鳳上佐　淸時起家西台掌理京畿此日聲施藉藉長安仰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之隆擢任冬卿督工　奉先而公亦憂勞拮据克慰　先帝展

親之孝思自是而節鉞中州節鉞西秦淸風高節禮賢下士籌兵孫餉靖盜安良賑貧恤孤修廢舉墜纂輯通志表章先賢百寮振肅庶務更新此秦豫二省之所同若在豫則分山東河南驛路以甦百姓重困在秦則修關南漢中棧道以免行路艱辛二省各有其特恩凡十五國之節度無不望公之風而爲之折節至於救人之危濟人之難慈祥愷悌不致一夫隅泣而然諾取與生平必謹古稱慷慨之士微公其誰與歸乃當壯盛之年遽爾眈情綠野築喬山之園於燕台之間日與吾儕獻棋

不逢今日[illegible]其人

剪燭春風秋雨時眺西山之嵐與梁父之吟雍容
淺淺古之香山洛社未之或過余躬逢斯會從事
數年近雖里居而風淸月朗之夕未嘗不爲慨想
倘與把臂名園樽酒夜話無何而公竟騎箕天上
也噫公往矣而公之肝胆義氣不與之俱往世之
白首[illegible]相聆者在在皆是如公之熱腸古
道者幾何人哉余不獨爲公慟而兼爲斯世慟爲
斯世慟而益不得不爲公慟也總之公於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倫無不克盡而朋友一道眞切款
恕之誠尤有季路之風今日者生芻一束義重情
親知己猶在聞我悲音伏惟尙享

大凡豪傑擧動功業綽有可觀然諾取與恒
以其小而忽之彼烏知莘叟一介自任以天
下之重耶至朋友一道隙末凶終今古同慨
如文所云膠漆固良友矣哉而烏能以無慟
然世之友不如膠漆與有友如膠漆而不知
慟者往往然也文所以不獨爲膠漆慟而兼
爲斯世慟也歟

人知其學

素心握手

眞情[illegible]

祭江南提臺管公懷赤文

古之所謂大丈夫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
屈備斯三者而後可表表天壤間也以語懷赤管
公殆其人歟公早歲從龍百戰賈勇乾坤肇造樹
沐功高吾不殫述獨是余葦隨公有年其所以知
公而信公者不在乎紛華靡麗之場而在乎素心
握手之情世之人種種勢利之交而鮮肝胆之託
甚至交徧天下曾無一信心之友抑獨何也似余
與公經年之中杯酒不接而每促膝移日不自知
其言之長者視世之交情何如也今公脫塵凡而
仙逝矣弟腹痛之情烏能已已爰采椒漿以招芳
魂臨風洒泣與聽知己之赫音

樽俎洽比勢利中焉有肝胆當今紛華靡麗
之中管公誠大丈夫詠音盈耳洋洋如在信
心之友想當然耳

祭薛太夫子文 太夫子年九十

於惟天地中和之氣萃於中州古來大聖大賢理
學節義文章之士往往多出於其間披覽史册指
不勝屈鉉晋鄙一介負笈從遊得稟裁成於河陽
夫子之門者蓋二十餘年矣溫恭慈良之德如同
一日也大夫子碩德淳龐風期古處春秋九十而
神清氣爽體輕若仙雖在少年亦或有所不能其
生平磊落瀟洒之況全不屑以世俗之念介我胸
中將古之所謂有道者非耶是以夫子典禮於
朝經筵進講朝夕啓迪格心正君之功多焉一時
學者爭爲北面至比之泰山北斗及至長兄振聲
披垣丰采稜稜補衮拾遺仰荷 睿納直言敢諫
之風天下咸慕而聞之因思凡人享有大年者未
必能後裔繁衍即曰繁衍而未必能掩青衣紫簪
笏滿床甚至功名鼎盛輒矜一時之榮又未必皆
積德力行孳孳然濟世利物唯日不足而能以聖
賢自期許也今太夫子忠厚仁義佑啓後昆理學
文章之臣彬彬庭闈之間 紫誥花封輝映鶴髮
百年齊眉曾玄在列箕疇五福至今而備誠人世
不易遘之遭逢而自我得之夫復何憾乃證正果

忽登莊嚴老成逝矣聞訃潸然鉉素仰山斗親炙
龍光薄采雞絮唏噓旁皇雖千里之云遠知芳靈
之洋洋冀鑒微誠來格乎歆芬之香於戲哀哉

誄章一道人多撰襲哀詞說得極其痛切而
公之爲誄則篇篇要說到極快暢處何也誄
爲亡者非爲生者也亡者之情慰斯生者之
哀盡如太公春秋九十理極數過非復尋常
存歿之感但看享有大年一段將一家中累
世以來繩武聯芳濟世利物種種福澤說得
愷至詳盡質之太公不亦快暢而無餘憾矣
乎吁今而後余知誄之所以爲誄矣

不見公却
新說見公
惝極忘慟
字字有血
痕淚斑

祭侍御張羽王親家文

嗚呼天地真蘧廬也哉百年瞬息人生幾何此逝者之所以興歎也於惟我公事業在朝右孝友在宗黨誄公者何用多言獨是吾輩枌榆之交早歲相從見公之下帷攻苦見公之陟身青雲以及簪筆 楓宸揚鑣吳越光景在在目前宛如昨日至公 予告旋里得以追隨東山猶幸三五良友倘然滿座把酒臨風肆志於高山流泉以寄曠懷不謂數年之後竟落落晨星也徃者讀公應世諸作篤寔光輝彬彬然大雅之章而燕貽啓佑如日方

升仁人之澤寍可意量于其間乎今者來復之月將駕雲軿而蹐玉京悼後進之矜式悵吾道之典型某誼切葭莩情深周行虔治牲醴率瀝村誠望風洒泣愾然悲鳴洋洋陟降咫尺几楹

生平時時見那堪一旦不見旣真而篤復褒以旋不用多言寍忍多讀

祭安陸道前侍御恒山馮公文

嘗觀士大夫功名顯著後之人取史册而讀之不襟連愾歎而攷諸幽獨先不能以自信其人葢可知矣公冀北人宗昆仲濟美蘂榜一發讀書中秘已有聖明其君之志不敢以一日之榮名而易我生平之素及珥筆柱下直聲奕烏奉 命視漕鋭意釐厰一時奬絶風清爲前此所未有 世祖親政甄別臺班五等考課留公第一旋蒙 特簡按部山左無利不興無害不除二東之間吏畏秋霜而民懷冬日埋輪破柱庶幾漢代之風矣至於殫

心刑名篤意生全一切招册無不反覆推求稍有一線生機必爲委曲矜宥雖伏暑冽冬不憚况瘁公之好生葢其天性使然也事竣之日亟疏陳情制報曰可公驅車雁門晨昏定省五世一堂熙熙雍雍可謂得天獨厚者矣及其再起田間會值考績新行當事諸公攷公上等夫以十年山中之人初履朝端輒登上考非其聲望之素著而能服人若是乎未幾分節荆西質心實政峴山墮淚前後一轍景陵沔陽修築長堤爲方城萬世之利鄭白諸公曷以踰此嗣後慭息東山猶日望安石早出

以霖蒼生無何浥露興歌騎箕雲鄉也夫公之忠君孝親信友愛民凡此者皆不負所學也而要自不欺其心始僕與公周旋二十餘年遇公最久知公最深聞公計至而不覺聲淚俱下也嗚呼痛哉公之話言猶在案頭而竟飄然長逝不復再聞公言矣生芻一束洒泣千行幽明不殊來格洋洋

天性好生吾鄉居然有此仁人功名聲望皆原於此不負天子不負所學總之不欺其心文能曲折潆洄而出

祭侍御錢大士門人文

嗚呼公蓋當世之賢人君子也士人功名鼎盛光映竹書事功之士能爲之此無足以爲難惟是恬靜自持淡然無欲不矜名不炫功而衾影無媿俯仰皆愜則非靜修之力不及此公江左俊彥射策天門初任大行旋擢烏府遭時遇主之榮得以行其所學迄今讀入告諸章卓然有古名臣之風嗣奉　簡書巡視茶政潔已惠民通商格國過秦川而聽口碑父老猶然傳播也報績之日　天子嘉賴未幾請告旋里晝錦椿庭極色養之歡而篤愛日之誠雍容一堂祖孫燕衎三公之樂未足易此及其再起田間晉補台班正色螭頭風生對仗中朝之人無不望而起敬而公之意慮獨冲然自下不以區區擊斷爲名而以積誠格君爲正是公之品格端凝誠有以遐乎人也無何彼蒼難問蝶夢郵清斯世斯民之痛將與公而俱深矣某幸獲知交素履夙聞俚言是誄匪敢云文虞具椒漿香烟氤氳尚冀公之降鑒而聽知己之云云嗚呼哀哉

不矜名不炫功俯仰無愧積誠格君此作者

一生本領而其高足有然足徵沆瀣一氣

祭四川副使田弱水門人文

嗚呼人生離合之感深矣不若死生之難言也昔孔子晚年回憶陳蔡諸賢輒以不及門爲憾余今日不能不興歎於弱水云自乙酉之秋以文字見知一日之長與百年之雅也及其筮仕鄖令鄖在楚封界連巴蜀秦豫諸省山遂嶺峻盜寇竄伏誠盤根錯節之秋也弱水甘心守貧奮志廉吏壬辰大計褒叨　曠典以數十年焦勞之身而得邀儀曹之選非利器素優而能之乎典禮三載出守鄉邑寬仁慈惠樂只興歌大有潁川渤海之風焉任

滿之期　特簡蜀憲方琴鶴西歸馳驅雲棧乃當事爰採峻望爲地擇賢念滇國兵燹之後非豈弟仁人爲之撫殘黎而拯孤獨鮮有起色特疏上請改官南詔　制報曰可弱水於是星軺南指匹馬萬里間關跋涉自惟以東西南北莫非　君恩不敢以途路艱遲而有勸志行至貴竹之間浥露焦顛嗚呼弱水平生閱歷大半皆艱難險阻之區顧以王事之劳而不惜捐糜至此噫爲臣盡忠不虧所事在弱水已得其正矣又何憾焉特弱水與余杖屨之誼已二十年矣異鄉之悲胡以自遣薄採

生忽聊中哀悃謾云幽明之懸隔倘彷彿乎其聽余之一言

天生豈弟仁人專爲艱難險阻而設自恒情看來捐廉未免有憾然仁人不避艱險勞於王事固已盡瘁而正命矣弱水河地而以之爲宇田公其仁人歟其仙客歟文中雅意惓惓謂百年如一日可也

祭兗州道周在中年兄文

吾嘗歎人生百年而百年內之春秋眞如瞬息耳以公論公早歲能文有如出水芙蓉一變而矯健靈奇河漢星斗之章世所希有此公之始也迨釋褐而後一行作吏守其寒素尺寸不踰猶然風雨雞窓之志屢含香之署而氷蘗霜潔踏百粵之地而茹蘗如飴豈非所謂有道君子乎此公之中也嗣移節闕里得近聖居水陸交衝之衝漕帆咽喉之地夙夜況瘁齋志東土此公之終也今日者公不負所學不負君親假以遐齡令聞愈彰胡爲乎跨鶴西歸徒令人悵惘典型也所慟者椿萱正茂堦蘭方長此則公之未了事耳某恨不能馮棺長號寧止車過腹裂他日求聞公一言而不可再得矣生平知己朝酒涕人情至此慟心難已嗚呼哀哉

自始迄終不負所學在中可以已矣惟是椿萱正茂言之令人悽傷若有難乎其爲在中者雖然在中未了事文能補出則在中事已了矣作者稱補哀才故又有此補天手

天不可問 入何能解

祭工部郎中華州張華友門人文

吁嗟乎以華友之賢而至此也夫以西京之彥品金玉而度珪璋乙酉之役余得綢羅而入發馬歲丁亥成進士綰符花封琴鶴鳴高清風百里冠冕南州之吏余采風江左絃歌之聲洋洋乎盈耳焉逆 俞綸內召拜命冬官榷稅吳楚惠沛商民蒼庶幾歌舞之載途焉庚子秋讀禮已畢爰供舊職朝而考職夕而課業可謂能其官矣乃俸滿待擢而二豎作祟物聞之猶以爲采薪之恙耳再一相見而知其劇甚也爾時尚望其徐有起色而乃秋

風驕厲卒而長往嗚呼斯人也而竟至於此梢膺咽哽其何能已因謂世之享長年恣溫飽而行誼之不愧衾影不愧屋漏者幾何人華友夙夜內省不疚登之君子之林眞可以無愧色非獨余之相信當亦華友之自信也子輿所爲存心養性修身以俟而壽夭不貳者其謂是乎猶有鬼神不以吾言爲誣也不腆雞祭酒布几筵幽明隔絕情誼依然異芳靈之如卽曷禁臨風之惓惓

開口嘆其賢涕聲潸然至初聞再見等語義則師生情猶父子悽愴淋漓幾令讀者不能卒業

祭黔藩潘公祖文

古者天子列爵之榮內而公卿外而方面兩者益並重云今之方伯昔之行省是也於惟我公鍾長白之秀擷鴨綠之潤早歲櫛沐從龍入關筮仕花封游歷邦憲以言乎仁則藹若春雲以言乎義則凜若秋霜迄今度鴈關過洮水芾棠之咏猶奕奕口碑間也嗣膺 簡命屛藩黔中牂 天子柔遠至意凡所以調劑軍民苗譯者籌畫周詳俾遐方化外之人無不畏我之威懷我之德嗚呼賢矣哉治某昔也鵷班夙聞令譽嗣與次公有一日之雅

世好尤殷殷也甲寅之冬南服倉卒公則惓惓故國未嘗或忘其忠貞世篤不啻涕泰庭而賦無衣悲愴之情萬里猶如見之辛酉之春次公以治浮循績特舉卓異行取入都備官冬曹朝夕歡水尨其藏業柰公計適至殞身絕域視之如歸丈夫鬚眉固自有在今次公數千里扶櫬江漢還公薊北孤臣之志孝子之淚雖爲之悲忠烈而抱終天然而耿耿丹心昭耀青史俯仰天壤賢橋梓可以瞑然而無憾矣夫復何言鉏栖遲山椒聞訃潸然執紼無及臨風哽咽恪修牲醴虔薦几筵千里咫尺

洋洋在天

文心所至不在表其事業而在闡其節義節義炳然是文可當竹帛旂常區區作誄詞觀則負此文心矣

祭封君味澹高公文 公年九十

嘗聞之富不如壽才不如德身貴不如有後人持三者以揆當世不數數見也蓋其人必有潛修默行發光養晦積之終身之久然後足感召穹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是厚其報以酬之其理彰彰古今不爽今觀味澹高老親臺殆其人與公資秉英特好學深思簡牘攻苦風雨不輟蓋闇然之君子也其孝親友弟敦仁崇讓之風匪特俗可及猶記四十年前余尚髫齡晤公最多接公最久一種謙遜之光冲抑之度溢於眉宇間所謂恭而安者

唯公有之起視英敏少年往往賢智先人不可一世而朝榮夕瘁其不可問者多矣公初艱於嗣五旬而舉中翰以常情論若以爲晚乃公輙鞠育調護視其成童舞象以至奮起青雲高捷南宮追後擢任紫薇出入清禁稽古榮名炫燿一時而華髮童顔懌愉高堂之上既親見其子之榮而又爲之含飴弄孫享人世之極樂視他人雖早歲有子而能如公之壽躋喬松秀映芝蘭者幾何人哉總之公之德壽固所兼全而燕翼貽後尤未易量屈指中翰　簡拔臺諫珥筆　彤墀端謨補衮以霖雨

天下之蒼生可翹足而待也至公壽考之永踰於髦髦俄驚鶴馭悠然九臯此理與數均處其極豈復尋常存殁之感嘉平之月上吉歸藏素車白馬古道悽愴鉦誼忝至戚生芻是將臨風洒泣不禁旁皇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有德者必有壽必有後凡暮年舉子以爲晚者恐其無壽不能見子之成立耳乃壽而無德則有子不肖遲早亦復何鎰篇中推本於德而其有壽也所以成乎其後詩曰俾爾壽而臧天人相與理有不爽得名手寫出翁當爲之一快

祭陳封翁文

維乾坤之清淑兮鍾醇氣於敦龐乃哲人之挺生兮同源深而流長於惟我公至德聿彰鴨綠擷潤長白呈祥生平襟期爽豁志氣激昂既言坊而行表抑課子以義方品高月旦行重圭璋太丘嗣見彥方齊芳鶯生方穀桂窗分香初鳴琴於桐水旋鶯遷乎雎陽際仁聲之洋溢種兩地之甘棠 龍章鳳誥 丹詔輝煌無何鰈夢遽爾雲翔某誼叨世好情切周行聞訃山椒洒泣旁皇虔修生芻薄奠椒漿芳靈不昧陟降洋洋

因其子以及其父有是父故有是子乎文生於情吾獨不難其情而難其文爲此文者甚難當此文者亦難

祭涂父母文

嗟乎公之撫桐三載於茲矣而甘棠之澤則百年也自公下車以來重學校愛百姓輕徭役均編審犬吠不驚市肆無擾身任郵政備極況瘁而不恐勞民入疆問俗者熙熙然見三古之風焉一時孔邇之懷既已家謳戶訟雖云賢父母廉慈仁恕大有造於斯土而寔桐之人邀有天緣獲享仁人之賜也今鄰邑鼠竊弗靖高枕不遑視吾桐夜不閉戶蓋不啻霄壤也此日節度方岳師帥諸君無不知公之賢服公之操而並藉公之長地方相安無

事巋然金城之倚蓋在乎是矣無何當三年有成之日忽興兩楹入夢之歌桐之白叟黃童惶惶然如失怙恃匪慟公之萬里扶櫬煢煢藐孤舉目無親不忍見聞寔慟繼公之後而莅荐將作求向日之安枕而不可復得知今日之慟公固深異日之思公且不止如今日之慟也請懸斯言以驗異日可乎某等幸受一廛聞訃悽愴悲鳴琴之不再悼斯民之失望潔陳牲醴餱芬是將臨風哽咽酒泣千行廉吏難爲覓泪他鄉行人殞涕知己裂腸嗚呼哀哉

翼城涂令君叙引

士君子克自樹立盡其在我惟有彊爲善而已數之修短天也非人也吾邑涂令君治桐三年潔已惠民父老能言之顧今日之民牧最重者盜案一事年來言路條奏制撫請命多矣終無良法以救積獘今令君智慮先人獨爲童牛之言弭患未形桐之犬吠不驚夜戶不閉非令君不及此今一旦捐館桐人如喪怙恃萬里孤櫬煢煢藐孤目擊心惻行路哽咽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悲夫敦懇仁人君子篤意周恤以憫無告至於同寅同譜同鄉更爲

關切倘肯格外垂慈施恩不報誰云古道不彰彰於今日也是爲言

祭內兄湖廣益陽令常渑池文

吾嘗壯公之志高公之才而未始不悲公之遇也世之人學不逮公而多遭逢適意者何至公而獨不然公之少年亦一介單寒耳奮志螢雪以博一第乃公車數上两尉副車數也可柰何迨授教護澤嘉意作人如是者五年綰符百粵南四月而丁外艱急遽奔喪哀毀盡禮起補楚南之益陽維時正苛政如虎之日守令之遭其炎削者不啻褫日如歲公周旋三年未之有失益人之咏甘棠者亦復循環不輟無何積勞成痾竟至不起了然一身與造物遊矣而室家子女之事多有不同問計之際輒不禁悽愴泣下以為公之高才博學而遭遇之不齊如此今公之两弟扶公櫬而旋里矣余以千里羈跡撫棺無從特布雞絮以鳴哀悰匪獨以慟公也蓋兼以慟世也

天地間可恨一遇字最為志士才人坑塹墮落其中者志不能伸才不能展而遭逢適意者且以為其志不壯也才不高也何遇之堪悲若是則其堪悲愈甚渑池之遇固有堪悲而文於其堪悲處一一歸之於遇則其志其

才自若也其遇亦不必悲矣世不少遇如渑池者而焉得有悲其遇若悲渑池如斯文者

誠正齋文集　卷八　三八

辛酸之極

聲出淚湧 淚尽血繼

喜從悲生 愈切

祭仲兄中州忝憲文

於惟五倫之中天合者骨肉之親人合者名義之存是以爲仁之本首在孝弟吾先大人三十二而生長兄三十五而生仲兄四十一而生不肖蓋中晚之年也某自孩提稍長受教於兄回想當日高堂之上椿萱駢茂起視堦前棠棣聯輝旣翕洽而親心順叠太和在一室中也祇是家無厚産日事舌耕三人劳劳機杼組織文章此外別無生業無復他想惟牛玆諸生門户家雖貧亦不自知其貧巳卯吾兄捷書至兩尊人怡怡然此後㘴繼登朝

卜年之間獲邀　華袞榮及雙親至於驅王事南北各天中間會少離多不知幾番悲幾番喜百年嚮息不堪回首自兩親背戊戌巳亥同朝兩年又復分首甲寅之冬始得歸里又値長兄之變弟在病中不克任事一切喪禮賴兄治之幸聚首東山方及五六載而今又先弟而去人到白髮故人尚稀而況兄弟能不悲哉往歲逆料弟百年後吾兄壯健尚可統家政繩子弟今弱者存而强者亡且老態漸見隻影堪怜又多一番辛酸後之子孫或執父書而不忍讀手澤之思未免撫時感傷而此軀已化猶有鬼神厯人所知仲春之月卜吉安厝玉京永懸白雲百世今日者尚在兩楹之間得申撫棺之慟庚脩牲醴對越在天人生至此毋容言亦不能多言也惟吾兄其俯鑒之嗚呼哀哉

哀情在筆墨未着之先慟聲在字句不到之處自總角迄黃髮覼縷究拆有如家人面談而其中由散得聚從悲尋喜百感交集寸腸欲斷字句之中皆有血痕淚班至於雁行失序隻影孑立則哽咽几絕淚血俱盡矣而世乃有甘爲角弓相瘉不思鄂韡且孺者讀此何以立於天地之間

哭李琳枝

君不見巧宦安驅餒公卿脂韋態度善逢迎又不見貪墨恣睢壑難盈金玉山積自崢嶸楚相當年稱廉吏子孫蕭條不聊生吾友琳枝產東土一從特簡資衮褊英風破柱與埋輪誰謂今人不如古豈道不爲時俗容飄向東萊卧長松　世祖辨開言路骨鯁孤臣再升庸十年散落潛山沼重來金闕瞻帝扆珥筆朝端讀彈文觸頭正色仍矯矯省方覲民仔肩難攬轡澄清㕵江寒氷心鐵面提山岳獨留淸風拂江干抗言偶逢聖主怒三㕵童叟泪如雨湏史昭雪故物還涓蠹依然凜繡斧國賦頻煩司農憂荒歉不淸古豫州御　命一至涇渭辨兩河士女共吟謳十六年來畏行露百折不回守寒素　世祖特詔陟淸卿肅朝相慶公舉措一旦浥露殞厥身室無升斗灶無薪五行氣盡理則已（公臨終惟元日不言氣盡則已絶家計）無忝所生若而人哂彼流俗何足道終朝營營聚金寶回首石火與電光一生身名俱草草吁嗟琳枝猶有知伯牙摔琴謝子期頑夫廉兮懦夫立東海洋洋百世師知己哽咽有餘恫匪闗秋雲并春夢泰山梁木異昔時唏噓泣麟而悲鳳

始終要是一哭字哭字意在字句中亦在聲韻間不但用眼觀亦湏用口咏又湏用耳聽玆篇中字字實却字字虛句句落却句句轉分之則各爲一段合之則如出一氣橫看成峰側看成嶺珠聯璧合藕斷絲連莫能瑜其文心之靜密筆法之圓妙但覺淒聲冷韻掩卷尚自悠然

言之慟甚
開米撲然
四無人声
声在指間

哭張碧藕祉丈文

茫茫天道無常親得失窮通豈由人吁嗟廉吏徒
高潔室無升斗灶無薪吾友家世席淸白科第蟬
聯嗣濟濱文成先生親執耳培風鐸振一時新鹿
洞春深開絳帳曾黄次第列朝紳兄弟軼才追軾
轍燕山佳氣萃靈椿作述似續青箱素首步廣寒
攀桂輪芙蓉出水映旭日翩翩筍姿越風塵繼承
先生主文坫筆剪墨尺陶群倫棠棣教思尤殷篤
枌榆佳士亦奇困公車數上志弗懈鶴髮齊眉八
十春捧檄毛義情頻切宰割百里膺褒綸昌黎丰

采秋霜冽氷寒子夜悚要津介節肯因五斗折蕭
洒琴鶴不言貧解組嘯傲穿林澗鄉黨之間日怐
怐君家孝友推張仲梁孟唱隨敬如賓余亦杖屨
東山日脫粟時兹步莎茵花晨月夕頻携手不彩
不緩無懷民天涯聲氣知多少惟君坦然率天眞
良友騎箕歸天上車過腹痛淚沾巾嗚呼流俗何
足較眞情古道如其仁聰明才智遍當世回首郊
原盡青燐須臾覩面成千古唏噓悲鳳與泣麟人
生百年終有盡丈夫鬚眉自長伸

揮毫已隕涕開卷便成淚使我讀之一字一
哭雖然我與碧藕公良友而關情者讀之哭
宜也若使不關情者讀之亦莫不哭文之入
人心而移人情如此

公侯中物 以負朋世 獨佔樂

仲兄行實

余兄諱鏞號金之字炳千世籍桐封臺三百餘年
云五世祖諱〻 高祖諱 曾祖諱 世有隱德
不顯於時祖諱 前贈大理寺副父諱 庠生
勅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嗣以余官少廷尉
恭逢 覃恩吾祖吾父今俱 誥贈中大夫大理
寺少卿加一級如其官祖妣王氏前贈安人妣王
氏 勅封孺人今俱 誥贈淑人祖孫三世寵
恩載錫奕葉箕裘獲荷 曠典余先君積學修行
孝友仁讓桐之士咸楷模之爲諸生六十載始膺

監察御史之封壽躋大耋歆於鄉卒之日鄉謚文
孝先生同胞者三先君行一生余兄弟三人伯鉉
巳亥科進士任太原府署教授仲即爲今中州叅
憲余其季也余兄生而穎悟岸然自異操觚即能
爲文不煩師傅之訓十二歲補弟子員大司馬劉
玉獨先生一見輙奇其才庚午鄉試擬副車癸酉
廩於郡庠其於舉業一途蓋深造自得而至於左
右逢原者也曩時桐水風氣未改邑侯李二何先
生來令吾翼振興文教拔桐士之異等者親爲陶
淑一時英才濟濟兄輙首與其選壬申秋冬適値

後果不負所望 無學無敎 敎法自與人異

秦寇擾我晉疆督師張公戎馬之暇蘇訪佳士邑
侯以余兄與余同年史君文起二人對時從行間
譚經蒞癸酉文起幸捷余兄下第督師公從雲中
寄札慰勉云不佞南征喜得二妙今史子雖捷門
下但令力田不憂不逢年也切望切望余幼從兄
學舉業中儘多岐路未得其傳畢生茫然余得早
歲登科賴余兄之教聯翩南宮至余爲諸生時余
兄燕閒之暇時爲吾娓娓古典余雖不披覽史漢
迨後流覽所及舉屬家珍耳巳卯秋吾兄學問日
富持滿而發居然决科自命會少司空河南傳夫

快心樂事 花開錦簇

子司理上党分校晉闈得列賢書榜發之日桐人
相慶以爲文壇夙將今始得志鹿鳴宴訖適逢先
慈六袠椿萱並茂花蕚相輝丹桂氷桃一堂燕喜
於斯時也三樂之慶媲美公卿哉 聖清肇興奮
闢天衢高第禮闈改授潞庠以篤嗜古之志日與
生徒朝夕考課淬勵多士厥後班班登籍者三秦
文衡呂君和鍾主政王君綸世解元程君正緒孝
廉溫君子儁君而人是歲聘考中州分校戴記得
士七人張君濬翰林郝君翀翰褚君振聲劉君之
琮牛君君藩均成進士徐君印昌司理翟昌賈君

郁猶上公車丁亥余以秘坦　欽假省親還遇上
覚既翕歡洽戊子之春先大人曾之法上以覲作
人雅化洎三月　詔入成均時少宗伯河陽薛夫
子爲大司城兄與同年畢頡雲兩名士分督六館
菁莪樸棫爲之一新秩滿轉計部主事轉餉甘固
駐節臯蘭前是出此差者多爲侵扣軍資余兄悉
炤藩司所發原封經付邊將一時三軍感泣歡聲
偏於玉門癸巳正月有先妣王淑人之變維時祇
長兄在籍親視含殮余遊江左兄偕泰邊共抱終
天迄今猶有餘憾余二月奔喪抵里兄以代者遲

遲十月始旋抵里後猶得侍先大人晨昏者數閱
月甲午仲秋又遭嚴君之變氣孰藐孤蓼莪茲慟
一年內外大故雙臨兄弟一室相對環泣噫此何
時也乙未夏四月勉爲襄事安厝郊原圖書栝棬
手澤尚新風木之思未之有已丙申服闋丁酉夏
日相繼入　朝余以深資領袖台班兄以夙望
簡擢天官兄弟清華靖共爾儆知已咸艷稱之已
亥長兄成進士引見時　世祖章皇帝問爾與掌
道吏部可是兄弟長兄唯唯　先帝爲之動容余
兄晉陟銓曹游歷諸司玉尺冰壺銓政一清庚子

春三月特擢　簡命備兵嘉湖越省夙稱難治余
兄坦懷期物潔已惠民惟以至誠惻怛行之事不
煩民不擾浙之民歌頌不輟三年考陟旹　令甲
命督撫分别諸司等第于時督師趙公撫軍朱公
列兄一等上之　天子以旌廉能　制曰可未幾
擢陞中州叅憲分守大梁濟而且惠汴水有召伯
之戴後河道議裁時難其人撫台潔源張公嘉兄
之賢題請兼理又未幾各省守巡盡裁計百餘員
獨留河道海防二缺兄於是嵩力河干拮据經營
核減民夫椰稍歲省民間數萬金幸河伯效靈安

瀾無虞繼以河工就緒波恬浪淨三省艷生白公
題兼河南通省驛傳塩法遴有　俞綸勉爲視事
往時涖斯土者類借查驛名色索取驛站常例凋
彼私橐以致驛站苦累公私交困兄在事數年誓
不取驛站一錢各州縣站銀先儘該屬正項動用
不足者再爲撥補於是官民共便驛困立甦迄今
兩河父老能述之及後酌復道員又以開封歸德
河南三府分守事務屬兄管理夫以一人之身而
兼三郡地方錢穀刑名吏治民生兄驛塩紛沓急
需綜理兄任事後飲氷茹蘗此其素履爲然而慈

愛民而民愛之寮屬何能使其惓惓以仁相感無物不化
樂然及不在衆持此爲兄樂

祥豈弟愛民如子仁聲千里不約而然中州百姓
倚爲慈母遍視寮屬披仁風而懷清節者又多惓
惓也甲寅之冬兟倩薛蘿鮮組桐水余亦從長安
西歸兄弟聚首而譚天倫之樂事往年余年六泰
兒輩爲將薮水賓朋咸集肴蔌在列兄弟同蹉差
强人懷戊午夏赴　召弘詞部檄頻至勸駕長安
復與二三知己啣杯燕市以叙疇昔之雅嗣以泉
石情殷星言而西數月來猶扃牖讀書傳覽古典
不問門外事至十月十一日巳時無病而終經宿
之後容顔如生嗚呼痛哉吾兄一代之儒生平孝

羽化登仙誰厭誰厭

寄決心印情世無待之有未情世無可傳者

親愛兄友弟無不篤於天性於書無所不讀舉業
一塗特挾其與余親爲受業得力獨多且勉以崙
精制義雖聲律詞賦不許旁及科第眞諦蓋在乎
是有手錄易經講解一部閱文每日百篇桐水諸
士每科房社必求吾兄選擇然後讀自諸生至服
官五十年無日不以文章爲事即總憲環溪先生
爲先祿時佰以制義相折衷云他人評文猶可移
易唯入吾兄眼中則爲定評舉業至此吾無間然
矣其服官也清風勁節松竹爲心而紛華靡麗不
以攖其念在浙省則南國家絃而戶頌在中州則

讀後愛去愿到此方見其矣

豫人里歌而巷謠兄來浙之後督師君鄰趙公偶
過嘉禾旋省之日向司道言曰一路來見嘉興百
姓不知何以謳吟思慕嘖嘖然爭言前道賢也豈
三代遺直猶在斯民乎爲之喟嘆再四若夫居鄉
則月旦名高邑有利病不憚慷慨大吏之前而肝
胆照人眞倩古道有非尋常可及吾兄之教澤將
以興起百世而況於親炙之者乎一時學者稱爲
文貞夫子嗟嗟吾兄往矣風雨晨夕誰復以弟爲
念手足披離不可再得與言及此聲淚俱下雖一
切含殮悉遵文公之制一如昔日之事吾先君者

吾兄如兄者亦鮮有吾兄如親者乎我固知難公有之心我不意今世有此人

必敬必誠而鶺鴒之戚其何有極嗚呼痛哉兄生
於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寅時卒於康
熙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巳時享壽七十歳元配史
氏余同年癸未進士福建漳泉道叅憲文起史公
之妹先兄而逝初贈安人繼贈宜人今　誥贈恭
人事姑孝事夫敬琴瑟静好相敬如賓二十年如
一日桐水罕見繼娶陳氏側室周氏男一澤歳貢
生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周孺人出女一適附監生
衛繩康史恭人出狀祈名公大人俯賜瑤章俾琳
瑯之輝得照耀泉壤之間翹瞻鴻慈存歿均感謹

綜行實以備採擇

所言者人皆習言之而言之未必悉則以其知之有未詳也何也少年讀書將以天下爲已任耳享溫都厚何必讀書投艱遺大奚暇讀書益惟讀書一道是公一生受用故於經史百家恣取之而惟恐有遺至於珍好阿堵中物則棄之若將浼焉而或以天生仁人君子必有淸福以貽之公自成名後一路淸華終身顯要視俗吏中蹊逐趨途者相去固霄壤也不知好讀書者無時不可以讀書貪取

利者無在不可以取利公之所履淸要處皆極華膴非其天性使然何爲一介不苟若此此文詳而悉而不外乎人所共知共言斯不失行實二字若今之所爲行實者皆不實人亦皆知其不實究使實者湮沒不彰終不可考其實嗚呼九京仙子其抱戚悵悵者豈少也哉

祭洪相國師母文

古者姜嫄之風遠矣後之公卿大夫能建大業以造國家者內助之賢居多茲相國先生佐命興王功高伊呂入關之初酌古準今典制詳備規模宏遠爲前此未有招撫江左兵民安堵市肆不變視文惠之下江南無異 世祖皇帝親政殫心啓沃大經大法無不共謀繼而經略黔滇車書一統其功不在馮鄧之後也及 王師蕩平馬首北歸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南之功又高出尋常數等凡此皆先生生平大略也所以無內顧之慮者以閫

政之寄有太母在焉乃太母家居勤苦淡泊儉素日勉其子端亮正直以報 朝廷於是畏軒世兄謹遵母教初授儀曹矢志寅淸値 世祖皇帝修明典禮郊廟禋祀一一經畫既已委曲而周詳迨擢尉丞國之大獄平反有聲斷不肯輕自扶同以屈其剛方退食之暇定省殷殷愉色婉容以養親志方期含飴弄孫撣愉萱堂胡爲鶴馭仙昇飄緲雲鄉淸標等夙侍數仭久慕圭璋聽秋風之凜冽感白露而悽愴爰饈芬鉍薄陳椒漿追淑德之難再不禁洒淚而旁皇

相國壹政豈比尋常箕帚居家勤苦敎子端亮便已盡其大畧故前叙相國後及其子非爲相國與其子也盖以安邦定國正直剛方皆緣於内顧無累毋儀可師而然文有體裁善經營如輪扁斲輪得心應手處口不能言

賢淑有福其福必其賢者　能成夫之　賢助其賢爲何如　遭逢若此時命可知

祭黎陽本房劉老夫子師毋文

師毋之賢而淑也古之賢淑者多矣而時命不齊遭逢不偶則其人之福澤可知若我師毋之貞靜素嫻福祿綏將有非尋常之可跂則其所以得眖於天者蓋有所獨厚耳吾師德業聞望曼絶一時求諸前古其臯夔之儔乎自振釆蘭台攬轡澄清天下久已仰其手裁迨晉爵司馬入典樞密精核庶務少年弗及而且戴星出入風雨不避中朝君子求其勤毅如吾師者何可多得蓋由賢助在内專理闔政絲枲鹽米一毫不以關其慮所以吾師

得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故至此也吾師以王事在躬十載春明丁未初夏蒙　恩予告入里之日師毋尚自健飯違時長兄侍側欣逢椿萱並茂得以優游膝下而兩大人在上復有含飴弄孫之樂一堂之内祖孫父子雍雍洩洩遭逢之異非盛德而能至是乎乃師毋輙捐煩囂跨鶴雲翔計至國門無不念令德而愾慕也某爲夫子門下士今負笈二十七年栝棬之思猶於長兄庚脩牲醴望風洒泣倘芳靈之不昧與千里之降鑒

婦人之賢若止就一身論卽括盡宜家善政

猶夫人之所謂賢而已盖婦人之所理者家所重者私此其分在則然也乃能相夫致主忘私忘家則非猶夫人之所謂賢矣故凡鋪揚先生德業處皆是賛嘆夫人賢淑處文不滿尺幅而蘊藉弘深組織精密卓然垂世名篇

祭一品夫人薛師母文

嗚呼兩間淸淑之氣鍾爲名賢其在廊廟之上則旆常鐘鼎軼前越後而功名弘開千古其在閭閻之中則螽斯麟趾承先啓繼而椒實繁衍一門我河陽薛老師母趙太夫人葢其人云某夫子癸未禮闈老門生也釋褐至今歷四十年曩時春風桃李出入於門而今則皓首蒼顔杖屨綠野回想戊戌春初夫子觧組還山某尙在强仕之時與長兄掌科同列班行二十餘載升沉雲泥存亡聚散未免時異勢殊之感自夫子騎箕後師母獨秉閫政

慈育備至而鶴髮龐眉優游萱堂俯視堦前伯仲叔季兄弟濟美蘭茁昭蘇相繼而起較之太素家風箕疇五福又何多讓焉掌科十載棘寺矜全之德過於釋之定國今秋一歲三遷　詔擢淸班冐秩廷尉其視九棘三槐直旦暮事無何師母遽爾雲翔扶搖淸虛掌科急急扺里終喪同朝君子相與泣送靑門某孤雲野鶴伏處東山遙聞訃音望風嗚咽潔陳牲醴虔告在天敢冀芳靈之降鑒而彷彿乎几筵之間

人情自禰以上便已尊而不親若乃師生之

誼推及所尊猶復戀摯乃爾或云惟其情真所以文至予曰觀其文至愈見情真

非身親閱歷何其言之切摯如此

女中君子

鳩鷙不偏辛苦長年咄咄恪事

祭一峯周年兄夫人文

古人以妻子好合之義喩之琴瑟豈無故哉良以兩人之和係一家之休戚也庶民之家荊布自若所慮者衣食貧賤之事耳朝夕唱隨可以情感可以意解進而卿大夫之家左右侍妾之不能盡絕嫌疑猜忌之難以悉釋脫有不調詬厲滋甚以語琴瑟之好盖亦難矣以今閱於閨中周年嫂盖閨中之淑媛而女中之君子也少歸名門秉志貞肅虔職中饋黽勉紡績善事夫子相敬如賓而且待庶孽猶姊妹撫諸子若所生噫賢矣哉宜其百年

齊眉而高堂怡娛庶幾無負半生之劬勞而慰嚶昔之况卒也乎何意浩然而長逝也在丈夫失伉儷之良友在諸子喪鞠育之慈親其等聞之亦悲慟嗚咽歎賢德之難再也牲醴不腆俎豆是將芳靈未遠來格洋洋

荊布之婦可以情感意解者一唱一隨止此琴瑟耳若乃庶孽如雲則覘視竝陳噌呟迭奏琴瑟紛然而亂我先自處於不好不合而動以悍妬繩內子噫亦過矣故凡婦人之妬者其宜也而有不妬如周夫人者則其賢也

文能酌理以原情不第使賢者慰並可使姤
者媿吊賢文抑亦療妒方也

賢能蒸蒸
故不曰慈
而曰賢
領便愛恭
諭之慈母
道兼師乃
爲賢

祭侍御張巢阿太夫人文

人生難得者子而子所難得於親者壽若夫生有
賢子而壽幾百齡雖云遭逢實開至德太母吾桐
之賢淑也其貞靜寧一舉女乘所載諸名媛未之
或過自少課侍御籌燈芸窗歲時罔怠旣以母道
而兼師道乃侍御敬承母教學古入官謹身脩行
惟恐尸素貽母氏憂及巡仕花封循良大著亦可
謂能其官者未幾　部拜西臺丰采稜稜擬於二
鮑長安豪右行行且止爭避驄馬之威焉嗣以
門難治　天子越資特簡巡行所至壁立風清錫

可謂不負
其母

强禦而矜鰥寡未嘗少遺餘力每自念曰畏此
簡書在此役矣尋還班行　龍章方賁得邀翟茀
之榮以上萱堂顯揚之盛於斯爲烈乃其意唯
惓將母情慇菽水遂決志終養　恩予告聞
之日介馬西馳不崇朝而至於今得奉膳寢視
昏者亦旣四年矣一堂之上母子祖孫優游懌愉
太母賢而侍御孝庶幾交至而無憾歟甲辰冬杪
之月鶴駕西賓遨大臺之遐福知蕙紉之長春某
等誼切葭莩洒泣沾巾鷄絮不腆望風枨陳洋洋
左右環珮若親顧言來格籩豆之濱

母賢子孝誠爲備美然子之孝實母之賢所致熊丸荻畫往事猶屬耳食若夫人奪壄教子則邑人所耳而目之者巢阿揚名顯親辭楓宸而依萱闈雖以盡其子之孝僅以酧其母之賢慧蒿几筵間得此愷惻之章靈不昧而神或憑之矣

祭提台周層長太夫人文

粵稽有邰之瓞肇祚八百而探本溯源以爲姜嫄后妃澤焉逮至卿大夫文伯有勞逸之論永叔有畫荻之誠母教父訓二者盍並重云我太母周老夫人清淑之氣鍾靈閨闈貞靜和懿內則夙嫻雖古女史所載曷以加茲乃積德發祥篤生司農以豐鎬淮沛之英當　熙朝受命之初振起東京息從燕閩中間視漕江干理鹾津門種種異績有足述者及擢喉舌翔翔清班夙夜匪懈以答　楓宸而愉色婉容所以得歡萱蘐者無不篤摯周詳兼以內助之賢忘兄弟公輔之貴而曲盡子婦之禮晨昏定省與司農共爲周旋欣逢　衮典翟茀允彰捧象服以上高堂孝子之心庶幾少慰萬一嗣是　詔推計部總督倉場乃拜　命未幾旋釐山甫以控晉疆在司農方將宣猷疆場出奇制勝表裏山河之國砥若磐石之安而太夫人勉曰　君恩深重王事況瘁其無以母氏爲念於是司農畏茲　簡書提劍西指茸旨之奉諄諄內君爲託無何鏘鏘環珮之聲驟爾搖曳西池之上孝子終天之恨自此其莫觧矣鉦也交歡司農情同兄弟聞

計心推望風洒涕潔釆生芻以申猶子之誼尚冀
芳靈之來鑒而洋洋乎几筵之間也伏惟尚享

父生子而訓之其分也惟母教最為難得觀
遅暮之年猶以王事勉其子則周公一生宣
猷懋績皆本於母教可知文中脉絡縝密無
懈可擊

備商民錯愕寫出堪哀情狀[illegible][illegible]點水之想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故

祭鹺台黃蓀圃太夫人文

古者歌公卿大夫類高素絲羔羊之節至於閨範
所稱則咏葛覃卷耳之德風雅所載可攷而知也
惟蓀圃黃公祖典鹺河東玉立風清一時商民翕
翕然沐浴棠蔭不啻戴堯天而咏舜日也乃驟聞
太夫人之訃音其德行淑質彰彰耳目之前自有
家乘備述之獨訃至之日商民錯愕以為池鹽波
魚國課維艱公方拮据焦勞極力挑濬與成功旦
夕之間胡為而有萱堂之痒悠悠彼蒼其如民生
何某忝世誼關切尤篤首以為國課憂而次以為
桑梓惜溥採生芻以實樽俎山川脩阻寸誠可通
望風惆悵芳雲咫尺環珮珊珊左右來格

一人之存亡而國計民生之休戚係焉此其
人為何如故為國課憂為桑梓惜所以為夫
人哀之而惜之也文特持重得大體落俗手
則變質萱謝茶蓼風木一切唾餘滿紙矣

湖廣荆西道加一級前山東道監察御史栢

山馮公墓誌銘

公諱右京字左之號栢山其先山東青州府東光縣人明成化間始祖盛初遷居於代之振武衛盛生時時生天祿以子仕封昌黎令祿生子四長諱忠次諱恩以一榜任昌黎縣尹三諱惠武闈鄉舉加授指揮僉事即公之王父生子二長諱良期文華殿中書舍人次諱亨期鎮江府幕以公貴 皇清覃恩 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妣 氏勅封孺人生子二長即公也按公生而明敏喜讀

書甫能言即授毛詩強記不怠稍長貫徹微旨逆發人所不發識者曰馮氏有子矣年弱冠廩於庠氣象軒舉同郡先達爭延致之未幾萱堂疾作親奉湯藥日夜侍左右罔懈及卒哀毀骨裂父命之曰少自寬脫有不虞如我何勉期成就足慰若母自是兄弟時勤定省並力攻苦不輟歲乙亥直省貢士如科場例以兩塲取士公首膺書升之典一時稱快 清與丙戌再行秋闈公歌鹿鳴於鄉丁亥聯捷成進士廷試二甲讀書中秘從亨兩載爲館師所信重改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正色台班

科第蟬聯或者好生所致

手裁岳立都門有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之謠已又秋 特簡巡漕時漕事蠹壞公矢志飲冰銳意釐剔甫抵道即催船南下以杜攬載及至京口痛革陋規禁絕濫差嚴除包攬代運力防水次折乾又畫定小册二十隻榜日漕院斛舡提兵五百名駐節江干每運至即次第盤覈是以積弊一清飛輓北上受事僅八閱月而督催漕白至三百餘萬爲前此所未有恭遇 世祖章皇帝初攬大政相國洪公出典風紀甄別台員以五等黜陟六十員中遴選者總二十八公以廉能之譽得居第一會

有復遣巡方之 旨公遣山左余亦附驥金陵同時 陛辭親承 綸音諄諄以安百姓禁强暴爲論賜茶賜坐恩寵優渥公介馬東指繡斧肅然夫巡方入境而不山岳動搖者謂之不職公首糾大寮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者接踵凜凜然不寒而慄及監臨秋闈悉心體察周詳備至二東之士無不式歌且舞尤加意讞决凡按部所至必細閱罪册至於日不暇食夜不暇寐盛暑隆冬備極况瘁不憚再三反復爲求一線之生苟有可救必委曲務全之周爰諮諏廉訪疾苦有議蘇民困四疏一日

富貴驕人誰復知有

淸查包荒二曰驛站錢糧三曰徵解漕米四曰臨
淸倉疏入奉有切寔爲民之 旨下部議覆有見
在遵行者若夫擒斬巨寇周魁軒舉積來嘯聚之
党一旦剷平雖非公之職掌而志在安民爲地方
造救寧之福巡歷旣訖舉劾文武允協輿情一時
公論翕然歸之癸巳春余江左役竣讀禮山中公
驅車入 朝士大夫相識者咸嘆服曰公神人也
何其行之不可測如此也時封公年踰古稀白雲
思深急疏陳請 制報可星言遄駕得以承歡膝
下一堂之上祖孫父子雍雍孝慈藹然可風及封

公考終哀毀如前日考稽古典喪祭盡禮終天之
際庶幾無憾服闋例應赴補曰予豈耳升斗哉得
策杖林間吾志也居嘗勇於爲義周急賑乏待舉
火者凡數十家二父執仰體先人志各贈莊田一
所贍給終身一切桑梓利害留意興革而人罕有
知者弟溶卽余之壬午同譜也高才冠世筮仕
令不數月而病歸竟艱於嗣公取族人子以繼
之且增置其產令訓之家塾與其成立泰山魏公
亦不嗣舉從子以承宗祧不幸夭折遺孤襁褓公
保護撫育已賦採芹聘韓生女以爲之室族有贅

撫覽此言

幼孤而貧力不能娶公貲給聘定今舉二男夫妻
父子晏如也 今上御極科臣奏請查催在籍官
員再起田間復補蘭台遇考課新例公雖初入國
門淸風介節中朝咸共仰之資深望著輒居一等
遂協理河南道事夫以十年山中之人甫履朝端
獲膺上考非品望素著者不能也未幾順天癸卯
秋闈公奉 命監試余時在京兆有提調之役共
事浹旬風雨連床得以敘歡生平甲辰春公有荊
西之 命握手青門感慨斗酒幾不忍言別先是
楚之西山逆寇盤踞大兵征勦久未下及公至方

城卽偵奏凱前此百姓饑運之勞困苦方極乃調
護長養以培元氣事關興蹙再四申請務必行而
後卽安楚故澤國潛江沔陽景陵間水患尤劇廬
舍遷諸魚窟南畝鞠爲萎雀每歲修堤築防糜費
不下數千力已竭而無補公親行省驗大集紳衿
耆庶擬議開河以分水勢乃相地而築之延三百
餘里名通順河河成萬世之利自此始矣待屬吏
開誠布公坦懷示人無敢干以私者撫君嘗曰使
天下之官皆如公存心行事奚難立見治平居三
載所郡士民頌祝如出一吻後立懷德碑以誌去

恩丁未春公以　天壽至都猶得從邸舍接公顏色把酒譚心爲十日之歡未幾辭余南行至秋會議撤天下監司公以是年十月抵里着東山之屐泛北海之樽方將優游懌愉徜徉百年無何越二年而飄然長逝嗚呼公之大節卓然不苟而出處之間能得其正其矢志則玉潔冰肅其行誼則日白天青生平務實不喜近名而胸次磊落光明洞達之際曾不猶人求諸當世士大夫中指不多屈嗚呼公生於前明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時卒於清康熙九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子時享

年六十有五元配魏氏縈峙貢士諱愼公長女幼聰慧雅不喜玩好相者曰他日必貴及長端肅言笑不輕未及笄于歸公成禮後舉動得大體未嘗讀書事爲嘿相符合事翁姑孝謹飲食必親寒暑弗少懈御下以嚴不責小過親党貧窶不吝周給教子以正孩提時禁僕輩無得誘以戲玩兢勿傳益加嚴飲食之物性有不嗜者寧稍食以待再飯不遽易他食一切嗜好不使任情大率本先世家法云已丑秋先公而逝公終身義不再娶毋忘戾戾之情順治八年　覃恩贈孺人生於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初八日戌時卒於清順治六年七月十二日未時享年三十有九生子二長曰雲龍陝西盩厔縣知縣娶劉氏次曰雲奏貢監娶施氏繼娶黃氏女三長適定襄縣舉人薄海淸次適廩生元錦時三適庠生張綸世孫男三長曰慶衍廩生娶魏氏次曰慶餘增廣生娶馬氏俱雲龍出三曰應有聘施氏雲奏出孫女三未字俱雲奏出曾孫男四大善二善慶衍出三善四善慶餘出曾孫女二幼俱慶衍出今年辛亥六月盩厔公不遠千里走一命以至京師云　月將塟公於州之平原祖塋

之次且云生平之知公者惟余求爲公誌余往昔哭公今復誌公管鮑情至嗚咽繫辭銘曰中流誰砥柱賢者植其綱吾友真君子至誠貫彝常君親能仰答德業炳天壤千載牛眠穩燕貽世澤長

余於恒山不知其爲何如人讀是誌始慨然想見其爲人娓娓几二千言有美畢搜無行不核文如其人而人之藉文以傳者多矣夫人之貴有相知也皆謂在百年以前而詎知其在百年以後耶

四川文衡席公覺海墓誌銘

平水之席氏古陶唐老師之後裔也沿及元世有
大司馬宣仕振興其間迄至今日而有蜀文衡覺
海公雋生康衢𣁋然爲一代名儒余世居桐野距
公百里聞公高風㝠嚮往之癸未禮闈追隨驥尾
把臂長安之日恒以遲暮興歎公之丰範庶幾親
炙之也風雨之好二十八年無何古稀未及輒爲
捐館矣戊申秋公之嗣子堯福不遠千里遺尺一
之[illegible][illegible]先人丐誌銘焉余與公有蘭譜之誼弗
克辭攷公之先世曾祖諱倫鄉者有德祖諱文魁

壽官克紹前業祖妣朱氏考諱周邑庠生讀書稽
古一經垂訓妣杜氏先卒繼安氏貞靜宜一嫻於
內則生丈夫子二長卽公也生而穎異長而嗜學
其才華磊落丰標絶不猶人游泮後試輒冠軍孝
事二親宗族稱焉仲弟詢事教誨婚娶皆躬任之
撫且愛姪如子撫摩鞠育延師肄業大第黌序中
殷殷棠棣之愛藹然可親歲丁卯舉於鄉癸未成
進士初仕浙江溫州司理士民感懷浙人刊有東
甌輿誦會丁外艱回籍讀禮服闋補江右九江司
理刑清民服郡人刊有德政遺範內陞冬官再遷

秋曹咸能共厥職焉嗣以西蜀兵燹文教未敷
特遴公望往典文衡下車之日首以培植人才一
時人文蒸蔚則公之大有造於蜀士也觧組歸來
築室汾水之陽朝夕釣咏適其林壑之性如是者
十年嗣子堯福克稱象賢諸孫林立雅有王謝家
風公之生平可以暢然而無憾吾又何以誌公要
而論之平水南宮之捷癸丑而後三十年已絶響
矣至公之身而毅然奮發崛起文壇豪傑之士無
待而興者其公之謂乎初仕東浙再補西江原本
仁恕之旨而敬愼從事約法遺意唯公近之嗣是

卿
命西蜀愷悌作人荆棘草萊之間而復見菁
莪樸棫之化明刑課士公旣身兼之矣余是以服
公之出處攸宜而歎吾譜之多君子也銘曰姑射
天半汾流千里惟公振興八代崛起藥榜先登絶
響嗣美造士多方翩翩桃李顧茲佳城典型尺咫
起覺海而問之快心暝目毫髮無遺憾存斯
誌也人人皆知覺海世世如見覺海矣

泰山李公墓誌銘

公諱都蕃字維翰曲沃之義城莊人其篤學嗜義昔聞其高風矣乙巳之春以泰岳之誼視余長安孟夏西旋菊秋而終業八年於今是歲仲冬將厝元堂命余誌公誼弗可辭考公始祖進辰前朝應詔輸粟特嘉旌表歷五世而至世賢公諱宗書者家聲益振旌其門曰崇義祖諱遇春生子三人長諱永壽仲諱永嘉爲公嗣父季諱永亨爲公生父母梁氏生公三日卽見背賴祖母張氏撫育之後出繼仲父永嘉爲嗣公生聰慧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未幾廩于庠屢科未遇下帷攻苦不輟讀書大尖山雖環堵一室恒以當世自命承繼之後續生二弟且公子女漸多食旨盃繁于是恪遵父命營居別室後又讀書本村慈雲洞手不釋卷者数年凡遇同人不惮多方鼓舞一時名宿賴公造就指不勝屈及遇父疾親嘗藥餌數旬之間衣不解帶捐館之日擗踊號泣幾至骨立時諸弟尚幼公獨襄大事祭葬如禮迨分析之際產業器皿唯母王氏是命毫無爭攘癸卯生父七旬會集親友製錦稱觴以博親心之歡無何數月浥露興悲公寢苫

枕塊哀毀踰禮友愛諸弟殷殷懇懇篤摯周詳不賢而能之乎生平不妄交一人不喜譚人過且通財好義有古人之風至于排難解紛務求其兩相安而後止素與修義莊匡宇王君善王物故子俱幼衣衾棺槨代爲周旋其處友生死不易如此一切男婚女嫁延師擇友罔不殫心是以年未四十卽髮白齒稀癸卯生父與伯兄价人公相繼卽世骨肉慟心爾時不自知其成疾八月晦日猶與二三知己譚叙門下日余自揣無不可對人言者吾欲終竟可終矣是夜疾劇詰朝而逝嗚呼公盖篤

行之君子也孝友之誠出于天性事其生父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允屬毛裏之仁事其嗣父眷戀愛慕無以異于所生可謂仁至而義盡矣且以一人之身經理两門兄弟既翕手足恩深方之近代實難其人若夫奮志青雲皓首窮經雖和璧三獻而壯志不懈居齋八年指顧脫穎會新令停貢致稽公遇乃今歲例舉行君子惜焉然公之後昆振振繩繩知必有能紹公之志者今太孺人優游萱堂綜理閫政諸子奉母之訓不敢改父之行四子六孫卓爾不群公亦可以無憾矣公生於萬曆四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寅時卒於大清康熙四年九月初一日辰時筮吉長至月十有三日葬公于本村之南經營新阡以綿百禩公娶孺人張氏楊談村義民張公喬女生丈夫子四奉天武庠生娶前給諫趙公鐸孫庠生輔世女次敬天邑庠生娶許公元寬女出嗣福建崇安知縣价人公爲嗣三尊天娶定州知州楊公泰徵男庠生道洽女四憲天娶前青州府通判許公日强男舉人許公元運女女四長適庠生陳于庭先卒次適于㭒　誥封淑人三適楊六村楊唐胤四幼未字孫男六滂澤奉

天出濬深敬天出濟注尊天出孫女五一奉天出未字一敬天出字國學生傅錫蕃次子一尊天出二憲天出俱幼未字爰摭行實以爲公誌銘曰

惟公仁人攸敘彝倫孝親友弟追美君陳德造大雅學詣真醇三代而後復見先民後裔林立玉樹嶙峋卜吉封樹嵐紫千春

張碧藕社丈墓誌銘

余嘗讀易至智來藏往喟然歎曰天地間理與數而已儘古今人世往來於其中而卒不能外也知此者可與言易知易者可與言天可與言人余向社友直隸昌黎縣尹張公諱廣乘號碧藕之同石里人先世家譜詳載封公誌中高祖諱[illegible]高祖妣[illegible]氏曾祖諱[illegible]曾祖妣[illegible]氏祖諱[illegible][illegible]舉人山東莘縣尹祖妣王氏考諱[illegible]號五雲歲進士鄉謚文成先生主盟正社桐封科第雲蒸多受裁成妣王氏賢淑有德以子貴膺[illegible]褒綸詔封

考如子官妣孺人兄弟二人長即公次則龍芝名下士今爲首齋公齒少余一歲家世青箱前二十年遭逢順境履其順之庭而孝親友弟俯仰無憾君子人歟君子人也戊寅拔萃至辛卯而宴鹿鳴稽古榮名致身青雲此亦吾公分內事無足爲者嗣繼文成接踵文壇殷殷棠棣教思而兼及枌榆德造之功尤大且內君貞靜芝蘭林立宗支之繁可謂極盛獨是一行作吏輒嘆岐路逝人一事無端受誣在前與後皆邀曠典而公以數奇值之公論太息解組之後椿萱相繼見背皆壽躋大年雖

爲小人斯富貴爲君子必貧賤能與不能皆天也達觀於言可以換骨而開之

官况蕭然而菽水將歡井臼弗缺所謂養志之孝也令嗣四人出繼者一此日芹茆之香自非素封之家未免望宮墻而却步特也可若何公嘗曰卜者皆言吾艱於一第而且無子吾曰不然吾有科星而無官星是以不能致身通顯有子而孛星在宮是以子孫功名蹭蹬職是故耳數寔爲之於我乎何尤余因是重有感矣天能予人以富貴而不能不使爲小人能予人以貧賤而不能不使爲君子公困於遇而亨於道阻於人而達於天况世之艶情華膴封殖之厚亦自快意旦暮而跡其所爲

返之夙夜能不疚心胡若公之介然一身含笑泉壤之爲得乎公亦盡其在我而已他何知焉吾於是益釋然理之故矣張氏之族有頌楊生賁經商江湖卒於旅邸財東孖櫬歸里其妻尚肆無厭公曰負人之貲而還其骸骨此恩寔深尚何多言其排難解紛從不出口不惟他人不知即楊生亦不得而知也公平生爲人正直忠厚類如此銘曰

不求人知吾方天知嗚呼天亦何知

迺行誼於疇昔孰是知音羡孝友之真至宗支如林悵身世之紛沓岐路盡窮跨鶴翶乎天半桐月松岑

亨於道達於天即此可以含笑泉壤矣覆歸之於數可見人定勝天不過勉人之詞究竟天不能勝碧藕公千古如生賴有斯文

內弟癸卯孝廉揀選知縣錢仲平墓誌銘

余內弟仲平錢公雋偉曠達當吾世而見之葢斐然君子也其高材壯齡方望其康濟民物建豎功名廓清皇路一旦賫志而終桐之人惜其才而悲其志者咸慨嘆而不能已余之慟公尤過恒情今卜於陽復之二十七日塟於城西高原闈而嗣君以誌銘請余徃來君家六十餘年自公孩提以至成名皆所深悉不敢不勉爲質言而重煩他人也

按狀公之先世高祖諱　曾祖諱　祖諱　祖妣陳氏考諱　號翔山爲余之外父明戊午科舉

於鄉初授陝西鳳翔府推官廉靜寡慾明允有聲兩攝府篆三攝縣篆所在惠政宜民百姓歌思至今冊籠之閭猶頌其德不衰所著有二如堂兩不負記后以紳衿殺招撫官執法過嚴謝事歸里閉戶養高絕跡竿牘至蒙馬一節關係闔縣利害不憚極力相爭月旦之評以故高之前妣王太孺人余先祖姑之女也繼妣周太孺人爲余內君淑人之生母生妣李太孺人爲公之生母生子二長諱正九歲而卒次即公公生於崇禎癸酉二月念二日即外父司理泰鳳時乳名日鳳是歲余年十七方賦釆芹九月西入秦關與伊姊錢淑人完婚爾時公甫生七月尚在襁褓中余讀書之暇輙撫摩之未幾長兄逝外父哭甚哀春來公少知嬉笑差爲慰藉六月余以學使考試期廹旋里應考至乙亥十月外父亦解組公隨外母李太孺人及姊先抵里舍後外父西歸維時兩尊人在椿萱駢茂三世一堂家庭藹藹不羨鼎食之榮也至丁丑兩尊人賓天相繼只間七日外父哀毀骨裂然事事遵文公禮不敢過亦不敢不及異人久爲從俗見復古禮輙異之三年讀禮封樹既訖履道安貞孝慈

可風矣至甲申而公十三齡矣無何滄桑變起虐燄燎原外父餉事受累公與太孺人崎嶇北山備歷艱辛寇退事平骨肉團聚丙戌　月泰岳終於里公甫十四齡既無伯叔又寡兄弟煢煢孤百務交萃爾時人方岌岌顧之公苦塊之際克總大綱黽勉襄事人嘉其孝丁亥余假旋里門見其舉止深靜且悲且喜因爲之延師梆君景午館於家之東偏景午方嚴之槩不媿師範扃戶課業如是者兩年庚寅學使張公芹沚科試平水公以韶齡爲吾翼童子冠軍是年即准入闈觀場以厲朝

氣余時遊楚湘聞而喜之以爲泰岳有子矣遊泮後愈勵於學芸窓攻苦寒暑不輟後入東社時社長張五雲先生主盟文壇多所陶成公折節從事文章一歸大雅壬寅余官京兆公千里來京磐桓數月余每五鼓入
朝時聞書聲肆力探索學業日進瀕行之際目送之曰秋中佇聽好音也癸卯余時督順天學政提調京闈出場三日得晋錄公果列賢書余不禁喜溢襟裾翩翩鳳毛得嗣書香一快也公車至都深爲慶慰公早歲失怙止待母氏十五年來雞窓夜月凄風苦雨若他人處此不

知歷多少艱辛而公之愉色婉容耳旨必親晨昏匪懈亦可謂善體親心者矣甲辰六月適值太孺人六袠公在京製錦西歸將歡菽水一時同年兄弟爭爲賦詩以歌咏之在太孺人三十年而舉子在公三十年而折桂且蘭茁秀出琪華雙美含飴化日優游怡愉豈非人生樂事乎計登賢書後猶獲事其母者八年公之交游日廣譽望日隆磊落倜儻之槩梓里咸仰其高風大孺人亦欣欣色喜方期祿養輒爾浥露公慟滋甚感風木而悲終天自初喪以逮祔葬無不加禮三鼎五鼎之異前後

不同也過此以往數上公車爲文未嘗不滿志以數奇見格兩年來長君乙卯遊於泮次君戊午遊於泮花蕚掩映棠棣交輝公前揀選知縣今又援納先用一腔經濟躊躇待時胡爲鶴夢之遽翔也大約公事親孝天性亶肝胆眞切意氣慷慨樂於道人之善而亦能含容不肖以揮霍不羈之才當菁華果鋭之年借使早膺民社於以幹濟時艱福澤蒼生涉身淸華爲國賢臣從此照耀靑史眞旦暮可待耳况余今晚年屈指親知中其能如公之熱腸古道者不可槩見尚冀公步天衢返林臯爲

吾輩他日後勁今若此豈非天乎至公以髫齡持家能讀父書能悅母志立身揚名分香桂窟又前後經理家政者三十四年哲嗣三荆孫枝一葉夫亦可含笑九京之下矣系以銘曰公性純篤兮克將母歡早歲冠軍兮繼步廣寒坦懷大度兮世俗所難天生奇才兮不及一官壯志未伸兮誰灑寸丹芝蘭繁衍兮鳳翥琅玕埋玉崑崗兮佳氣翔杳億萬斯年兮松楸石磐

以蔦蘿之誼爲肝胆之言亶從襁褓說起而淬志芸窓而分香桂窟立身揚名光前裕後

四十餘年中時時克自樹立事事大過乎人後之人知吾邑有仲平若而人者此文之力也

表兄李慶雲茂才墓誌銘

公諱雲卿字慶雲世居桐之氷清鎮其先世代有潛德敦本崇寔高祖璉曾祖仍祖師顏父曰麟母王氏卽余之從母也生子三人公居長次雲乘又次雲衢公生丙辰長余一歲庚午上冬年甫十五與余同受書于吾兄以從母兄弟而共事筆研雞鳴風雨之夕極爲資益至乙亥公採芹泮水戊寅補增廣生先是李氏皆以良賈起家後有子衿季叔一人及公之身而書香始振乃父經商于外久客彭城公讀書之暇日與諸弟承歡母氏菽水不輟邑人稱之甲申之變公扶父病從亂兵中間關抵里中閭數窘于寇雖貲斧無遺而父子猶獲保全尚得侍湯藥兩年餘公之初配薛氏繼娶衛氏先公而卒至順治丙戌始娶余妹丁亥生子擻卽余甥也今年已二十一歲矣計余自乙酉登籍至于癸巳數年之間與仲兄皆以薄宦萍踪甘旨闕畧依依先大人膝下惟伯兄在焉其次則公與余妹朝夕侍之己丑姜逆煽虐城危累卵先大人馳驅山谷以避寇氛公追隨左右未嘗或離公視先大人猶父而先大人亦愛公如子也癸巳甲午先

大人相繼見背余妹素善病者哀毀益甚余昆弟分財置產以慰其心丁酉余讀禮畢出山遺公門戶爲余譁嗣鑰者又數十年余之子女在里與公同處賴公撫綏尤多壬寅余從母王孺人捐館公親含歛一切棺槨衣衾罔不殫厥心致誠敬焉乙巳三月余接璥甥于長安肄業家塾雅知勤學余心嘉之是歲正公知命之年方幸公之有子而得見成人乃冬至之月十四日竟一疾不起今歲丁未仲秋十二日將葬于祖塋之次璥甥自里求誌於京余與公五十年兄弟不敢以虛文欺公也謹

撮其㝎而言之大約公謹飭之士也事父母極孝待諸弟以仁居平坦懷待人人有不可其意者造次之間忿然發數言責之過後不宿於中朋友落落而直率之性人亦咸諒之求之斯世庶幾近古公生於明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辰時卒於清康熙四年十一月十四日酉時初配薛氏平陽里太學生養氣公女繼娶衛氏同石里省祭官良謨公女早逝繼娶上官氏即余妹也丈夫子一曰璥上官氏生娶孔氏東南里興經公女銘曰

太朴無飾木訥近仁我公之性既真且純孝親愛弟克篤天倫有子穎異炳炳麟麟牛眠封樹蔚蔚千春安貞之吉永維哲人

只一天性樸直而孝友仁恕皆是率性而出任天而動至半子之誼能代甘[illegible]之相其子女可以相托其人其德超出尋常萬誌中隨手指點行核事確足令億世而後

慶雲知生

詔封孺人張母王太君墓誌銘

張氏世籍吾翼東河下其先科貢聯發縣誌及張氏家乘詳載之至有莘公承家學搘源萬曆乙酉舉於鄉授山東東昌府莘縣令生封公歲進士五雲先生配孺人王氏封公行年八十有五尙健飲無恙孺人以是年卒長君昌黎令祈余爲誌余不敏誼弗克辭按孺人爲前陝西慶陽府同知王公諱三錫女母常氏贈宜人孺人早歲喪母哀慕終身隨慶陽公抵陝西成縣乾州任幼習儒書通曉內則大義孝敬勤儉罔不深悉年十有五于歸封

公爾時太公任莘縣已捐館四年惟有太孺人在堂煢煢孀節孺人卽能仰體其心而晨昏奉事罔怠衣之澣濯食之烹飪悉手治之不以假人太孺人端肅莊嚴婢子之屬偶不得當輒變色見孺人則爲之改容其得乃姑之懽心如此嘗曰吾得吾婦增一孝女矣姻戚鄉黨咸以孝歸焉及太孺人春秋高病痿數年不特躬親藥餌卽起居楡沐皆親爲之以故劳瘁太過右臂瘇痛結一瘰核後雖愈瘡痕尙存幾半指深崇禎辛未太孺人歿世佐封公襄大事始終如禮而哀毁過之封公無兄弟

止一姊孺人事之如母奩自處不足以奉姊氏姊之子女撫育婚嫁與已之子女無異慰姊心以慰乃姑之心又如此封公性嗜恬靜朝夕惟勤學誨人爲事家務咸聽於孺人每日雞鳴而起二鼓而寢躬先操作董率家人至於籌畫事宜悉得要領每有出封公所不及者癸酉遭水災廬舍漂沒家計日窘甲申寇變縉紳之族無不破家獨賴孺人勤儉之功不至披離嘗聞封公之教子曰汝母仁孝有聞婦德咸備自萬曆甲辰以迄於今六十餘年敬戒無違奉烝嘗則虔而潔教子孫則慈而嚴

睦姻族則周而悉御婢僕則仁而恕汝母其賢矣哉其夫妻相敬如賓有足風者長公廣乘辛卯舉於鄉康熙庚戌除授直隸永平府昌黎知縣四月抵任五月遇　覃恩詔封父如子官母孺人未幾以逃人詿罔正在辨雪間孺人於冬至月以疾終嗚呼箕疇五福以壽爲先其間琴瑟調叶百年偕老何可多得况乎芝蘭繞膝曾孫牽裾尤人深願而不可必者今孺人與封公春秋八十有餘生有令子綰符百里獲邀　詔典庶幾無憾方優游高堂起視階前伯仲連城諸孫繼起均在成人之列

而曾孫輩芽茁方新大有蕡蕾之勢今孺人雖鶴駕翩躚而封公以父道兼母道一家之中孝慈百年孺人亦可以含笑於九京矣爰爲之銘曰於惟孺人貞淑允藏齊眉大耋福壽永康厥嗣聯璧玉潤珠光諸孫林立琪樹庭芳新阡卜吉佳城鬱蒼頤瞻紫氣長發其祥

宜家之道盡善盡美者固少要之克盡其道只是適得其常惟是姑嫜姊妹之間無論常情所難即賢淑者亦多不能善處茲且事姊如母能使嚴姑愛如孝女德足相其夫子而父且持其母道以教子求之內則載籍猶屬空言而此其母儀之躬行實踐今古所不易覯者也垂誌銘於後具可奉爲謨訓而方之彝鼎

不易之理
不朽之論
人皆經得
到說不來

曲沃李孺人墓誌銘

人生五倫一家之中所朝夕唱隨者惟夫婦之時爲多妻子賢則父母順兄弟親門內雍雍一堂之大和萃焉否則闔闢詬誶牝雞家索此關雎之化所以播諸風雅也曲沃義盛里茂才李公娶西亭里許孺人貞靜之譽聞於閭黨不幸先公而逝今將厝坤堂茂才走狀命余誌夫茂才余內兄也弗可辭按狀沃邑許氏爲邑望族累世簪纓冠蓋相望至乃父許公元寬母李太孺人即茂才家姑定生孺人幼字茂才爲婚兩姓之好自此始茂才生而穎悟聰明絕不猶人太公常奇愛之十二歲即受知文衡時山右張公芹沚遴其青年雋才錄之膠庠至十五而娶孺人及奠鴈而拜李氏之廟事翁姑以孝聞相夫子敬如賓妯娌燕好婢僕咸宜三十年如一日柔順慈祥天性然也嗣因伯父介人公中丙子鄉試授福建崇安縣令違官閩海卒於任所遺命擇茂才過繼用承宗祧孺人同茂才斬衰三年乙巳生父捐館例應降期猶服三年戊午祖妣辭世又承重三年先後數年頻經大變終天之慟接踵而至所以爲孺人者蓋極難耳而且

余內君常孺人墓誌銘

余五十年來絃凡三斷雖命寔爲之而所以當此
則極難也自癸酉（崇禎六年）五月進學九月娶錢孺人蓋
先岳錢公司理鳳翔之時至丁丑（崇禎十年）六月止四
年耳先我而卒巳卯（崇禎十有二年）再娶李孺人余壬午
登鄉書癸未成進士甲申隨遭闖亂與孺人避寇
山寨者周歲至於乙酉順治二年　皇清定鼎筮
仕薇郎巳丑（六年）按部湖南辛卯（八年）再按江甯自巳
卯至辛卯凡十二年李孺人生產瀚兒之故彌月
而卒及壬辰（順治九年）先慈猶在堂爲余娶常孺人蓋

東王里福建汀州府同知常公之三女也至癸巳
正月先慈見背余使江左尚未旋里一聞姑喪倉
皇過門余氏族頗大事務甚劇况遭北堂之變而
新婦入室烏能上下咸宜不得巳調停周旋閱歷
數載始克綱領大畧迨丁酉（順治十有四年）余讀禮畢旋
軫春明孺人隨余至京又經五年至辛丑（順治十有八年）
八月生兒祐聰穎異常雖口不能言而能識人意
一似有宿根者自癸巳至壬寅凡十年乃孺人又
卒於京邸十月祐子亦亡於里爾時痛子傷妻幾
不能起嘗自悼云欲釋心中恨除非到九泉計人

內難橫起外侮紛沓丙午又遘橫逆之來兩人設
計脫身以避任鋒而終獲即安歷十餘年之兇瘁
不知幾經披離幾經酸辛至今日雍容齊眉琴瑟
在御庶幾差慰疇昔乃積勞日深至丙辰而疾作
雖染病卧床而男婚女嫁尚能周旋無缺風雨之
夕追叙昔時婁其之狀不禁相對哽咽爲之泣下
沾襟回想當年流離困苦婁楚備目寗知異日之
穩舟乎今安常處順正宜相將百年而孺人乃跨
鶴空中茂才之慟於是乎深矣讀其行實情悽愴
而言逼切裘腸真至匪復吺吺兒女之私嗚呼慟

哉夫斷絃之悲古今所同夘患難之夫婦余於是
從而誌之于以見茂才之義孺人之順均足當世
風也銘曰閨中良友百事宜平生安危共唱隨吁
嗟唏吺懸終古長楊日暮朔風悲

誌銘與行實相表裏相其洞原鏡委由始迄
終行實中未必有此周悉

中年不幸今乃曉暢其文

入人臆心

生百年而百年內曾幾何時家人之情何人僅有而余狼狽披離頻經新造今以五十歲蓬鬓老翁筋力已疲乃口用左右不復見一老成知事之人禹錫所謂我悲祇自慟匪止爲君悲者得無同耶孺人櫬歸五載未能殯土心刺刺不寍今歲丁未八月十二日特命弟鎌擇地於祖塋之左别爲一阡暫爲寄瘞特嘆余匏繫一官而不及送孺人於土吾子幼冲不能歸襄母事用是悵然謹約而誌之俾吾之子孫有以知先世之因也云爾孺人生於崇禎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子時卒於康熙元年

六月十七日巳時銘曰孺人令淑兮十載追隨主我中饋兮百事允宜拔今歸藏兮寃鬼有倚他年同穴兮彼此何知

三日入厨小姑嘗羹言新婦之難必有所依傍則效而後可況閥閱之家大事待襄者乎文所誌者常而必叙自斷絃之始一再及三總以見屢變愈難至斯而極末語同穴何知道盡人情世事令我讀之喟然與嘆人生斯世大抵如此不第一人一事爲然也

殺葬之章良可稱賜

五姊李母上官孺人墓誌銘

孺人者余之姊也配同石里茂才卿雲李公爲繼室卿雲爲余之表兄先孺人十四年而逝蓋在康熙四年乙巳十月十四日也今歲巳未七月十九日孺人即世享壽六十歲余甥廪生瓛筮定是年十二月初九日將啓卿雲公之窀而合葬焉丐余爲誌銘以他人之言不若余言之眞且切也念昔卿雲公之殯余既約畧生平悉之片石間當不復縷縷兹爲孺人誌之顧余兄弟姊妹共六人惟孺人最少先大人文孝公及先慈咸篤愛之而孺人

天性仁孝復能承顏順志盡愛親之道自拜李氏之廟事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御衆以寬中饋鹽米之細衣裳澣濯之勤無不親自操持從未嘗以兄弟之貴輕自驕人閨党之間以是賢之卿雲公爲從母之子爲人質朴無華有君子之風而耕讀自若則內助之力居多計自乙巳至今捐館十四年孺人從凄風苦雨中茹蘖畫荻督子肄業始而游泮水繼而食廪儼行將振聲藉茂顯親揚名則母氏之教彰彰也有孫日曬年甫十齡孺人含飴撫摩愛如掌珠未始須臾離左右其孳孳乃孫視子

遠暨叢集
極生人之
樂仁孝之
福

無二也憶自癸巳甲午先人見背後余兄弟讀禮既訖蓬官二十年孺人乙巳曾至長安丙午至太原癸丑至大梁歷至任所以觀仕宦之榮今歲三月爲孺人花甲之期甥輩爲將歡菽水而余從諸親之末獲御賓筵方期善飯以臻耄耋乃自仲兄京旋相見之後一疾不起至七月十九日而終病中對骨肉親族以及𡡉婢服役無不以溫語與訣衣衾含殮之事預經心目雖至彌留不迷其性則生平之不肯草草可見也孺人生於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十三日亥時卒於康熙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寅時丈夫子一日撤邑廩生娶孖岡村孔公與經女孫一日驌聘賢宣里巳酉科武舉王公紹攸女今以季冬之月九日祔孺人於茂才公之墓暨元配薛孺人繼室衛孺人而合葬同穴禮也系之以銘銘曰惟靈之敬勤而不倦兮既兄卒以畢生係風雨之淒清兮能貽子以令名儼家聲之振起兮當含笑於九京望松楸於丹岩兮歷百禩以永貞

自巳人家常話但期事之可紀不務文之可觀而貴而不驕則實爲撫循之本愛親故親愛之敬兄故兄敬之相夫則夫有君子之風教子則子有吉人之譽女史揚徽疑其文勝於質不若此誌之朴率而切實也誄章則有十二郎一篇誌銘中則僅見此嘖嘖千古空前軼後

誠正齋集八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上官鉝撰鉝字三立號松石翼城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入

國朝官至副都御史終於太常寺卿是集自一卷至五卷之前半爲襍文五卷後半至六卷皆詩七卷以後又皆文且第六卷詩集未完又襍以對聯其編次殊爲無法其詩文惟意所如不可繩以格律